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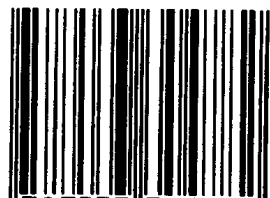
第一〇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〇七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俟後編六卷附錄一卷補錄一卷

〔明〕王敬臣撰　附錄〔清〕彭定求輯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彭定求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俟後編六卷補錄一卷附錄二卷》提要

重刻王仁孝先生俟後編小序

有明理學大儒繼宋蔚興若河津江右嶺南浙東諸境後先倡道教衍風行近在三吳則梁谿道南特著我蘇竟響應寥寂也迹其巨人長德清修勁節與夫經濟有爲彪炳史冊者豈其無得於學而能之特未嘗爲學者啓闢奧而立其宗沿習漸遠駸駸乎標末遺本而道德文藝判若二途不得不遜夫他邦講習孜孜匡扶墜緒之盛亦風氣使然哉嘉隆間有王少湖先生者以孝子而成大儒旌於里選於學薦辟於朝一時視若景星卿雲智愚貴賤之倫靡不喁喁景從此以見聖賢實學有感畢應又不可以時地之說格之者矣先生身教多言教少晚歲始成俟後編一書舉夫六經四子精微廣大簡易直截之理悉返而驗諸倫常日用之際而造就人材警世勵俗肫肫有不得已之心然後見之於言則其自序所云罔非重躬行之實者是也詞以簡而彌該義以顯而益密質諸濂洛關閩以來無不刮其膜而吮其髓而於有明數大儒之書幾不能辨其孰先孰後也當先生時吳中儒行衰弊相率而浸淫於富貴沉溺於詞章國是淆訛清流扼鄰絶無以幾希一脉爲之警覺而提撕

先生天挺人豪矜修養邃確乎龍德而隱故聞其風者不以爲褒衣博帶受徒編牒之流直以爲坊表攸歸廉頑立懦而不能自已比其殁也鄉先賢達以尸以祝儼若明神用是激發人心而樹干城於名教洎及璫禍沸騰運丁板蕩猶有致命遂志者出不至盡入於洪涊婞婀爲儒詬病謂非先生守先待後之力潛移而默導者與迄今荏苒百年故老凋零舊聞散佚我蘇前哲挂人齒頰猶多至先生而傳述殆鮮殘編廢燬莫由復覩余小子忝通門後自垂髫歲即知拜先生像長而濡首帖括混迹浮沉無能究先生之

所以爲學近始得購是編回環尋繹益悔問途不蚤疲薾無成而先生俟後之精誠亹亹洋溢簡端雖塵封皮閣之餘卒不得而湮晦也因與同人重謀剞劂更廣其傳嗚呼吾蘇賴有先生肩荷儒宗闡明學脉幾如一髮之引千鈞在當時爲天下士在今日爲百世師則此書之模範士林不以少而益貴乎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願爲是編敬誦之

康熙己卯八月朔旦通門小子彭定求謹序

王仁孝先生遺像

徵君國子博士王先生傳（載姑蘇名賢小紀）

後學文震孟撰

王先生敬臣字以道學者稱少湖先生陽湖叅知王公庭子也世占吳中儒籍陽湖公以進士起家有經世志時事一不當意即挂冠歸耿介自守與先太史王吏部陸尚寶諸賢游從甚洽時稱名大夫先生甫十齡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焉陽湖公里居三十餘年所以娛侍者

百端備極色養比老時得瞀眩疾先生臥榻下衣不解微聞聲欬躍起視安否公每出歸舍則迎於門風雨迎於途手調養老諸藥餌而進之其事繼母郁安人如事父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即洸潰擊牀毀器先生跽而解不得蒲伏戶外頃之日且旦矣久而郁安人格其誠竟蒸蒸豫也歲甲子天台耿公察先生純孝俾得越次超貢强之入試以親老不行而唯以坊金分貽族屬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謂聖賢無獨成之學由是以彙鑰後進爲事然其學唯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議擔當於是學者咸知有的矣後以臺臣交薦授國子博士不赴年八十三而卒

論曰余以通家子時時得侍王先生云其言皆庸德庸行無新語高論可喜也而德容熏蒸使

人房皇而不能舍憶余初登鄉書見先生先生老矣握余手曰子名家少年厚自韜歛猶恐其露何遽梓其文以行名心一毫不盡則實心一毫不篤余蓋至今味其言有餘愧也夫吳人之不講於學也久矣或有講者縱橫馳驟聞者傾折顧睨其名實或不能相中更令人疑而諱且謗也夫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王先生之講學也則有不信焉者哉

仁孝王先生俟後編序

余六七齡時。先君提耳訓之曰。吳俗輕薄。然患不修行耳。如王孝子。誰敢非之哉。十齡時。先祖曰。王孝子。心乎愛矣。儀文之間。一毫亦不敢略也。是以告終之朔。尚謁其先屬纊之時。必端其首云。既而聞先生之家。有俟後編。亟取讀之。先生邃於易。嚴於禮。訓學詩曰。士人所急在躬行。須要吾心種子眞人不見中存。戒懼聖賢事業此爲尊。又曰。惟暗室屋漏閨門衽席不愧甚難。

其序四禮也。曰。予年幾耄。每慨禮教不行於當時。思欲及未填溝壑。稍申明之。又曰。吾人讒絲竹於期功。可見晉代風流。一時清議。猶知喪禮爲重。憤士習之不振。則曰。宋朝試錄。二本僅傳。有朱文公文文山二人在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此之謂大丈夫當更增一句云。詞章不能奪方足。憤邊事之將壞。則曰。一通馬市。而邊防遂弛。世宗皇帝享國長久。中土不受邊塞之禍。惟其寧與戰。不與和。蓋公之籌邊至今猶信矣。嘗謂學者每略躬行之實。念實傷之。而於易尤深惜焉。讀貢之初。喟然歎曰。享小人之奉。處潤澤之中。非所願也。至哉先生之論政也。國家之害莫大於名分之不明。邊防之不飭。用人行事。好惡之差誤。其所以處之者。在豫在速而已。是以眞道學之名。王曾子之號。袁安節君子儒之疏薦。公皆若弗聞也者。其用心遠矣。

後學陳仁錫譔

俟後編自序

孔子刪述五經而於易獨爲十翼又欲假年以學可無大過而小過尚不敢自謂其無也蓋以易爲五經之原天地鬼神之奧故特重之耳而人其可以弗學乎是以伊川於卦爻辭特爲之傳而不厭其煩是亦孔子作十翼之意也夫聖人作經垂訓蓋欲人見之躬行非徒誦習講說而已也而晚年學者毋畧躬行之實念實傷之而於易尤深惜焉夫卜筮也命題作時義以干

祿也果躬行否乎果易道否乎過不自揣作爲易說三篇蓋所重在躬行之實故不得不更爲敷洩以竊附伊川之後非好爲贅語也次若諸經說及平生論學論治諸說其所以覺世淑人者亦皆重躬行之實而不事浮辭復有壯年時應酬吟咏之作皆發性情之正取思無邪之旨以儆省夫人非以靡麗相誇耀也又道之所進莫先於家而閨門則風化所自起修身以善刑于之化尤不可缺者也故復有家禮疏節及女教諸篇亦罔非躬行之實人人可共遵者分爲六卷總名曰俟後編蓋不敢自以爲是用俟同志君子更商確於後焉耳

萬曆壬辰仲冬吉旦長洲王敬臣叙時年八十

重刻俟後編目錄

長洲後學彭定求訂

俟後編卷一

長洲　王敬臣　著
同邑後學陳仁錫閱　彭定求重訂

易說

易也者爲開物成務而作者也故其辭皆言利不利焉將以利天下也乾之利使民各得其分之安以和民情也坤之主利以成就養育萬民也其道公而大是利也即義也君子之道也天下和平而人已胥利焉者也若世俗所謂利者

乃專利其一身而人不與焉者也其道私而小小人之事也人情怨惡而思奪之矣是利也即害也人已交病焉者也亦大乖乎易之旨矣

易首乾坤者太極分爲兩儀也天地初立之象也次屯者洪荒之世立君以統治之象也君道也三才之義備矣次蒙者民方顓侗立師以教之象也師道也作之君師民不亂矣無以養之不可也次以需者飲食之道也養之義也又有待之義焉君子之處世義與命而已矣二者缺一不可者也需也者盡人之義以俟命乎天者也

小畜小人衆而君子獨陰盛以制陽而陽不能抗之時也時爲之也聖人其如之何哉夫惟盡誠以求助韜晦以善處不犯難而行焉斯其可耳彼小人者犯非其分亦豈能滿而不覆哉

君子所以能謙者何也君子性秉明哲所見者大知道之不易盡也故德盛矣功崇矣君子以道觀之恒存乎見少也不見其爲多也故常懷

歉然而已矣惟昔大禹秉此見此心故不矜不伐顏淵知此見此心故願無施伐爲進德之要廣業之本也蘊宛若地之蘊山而不有其高也夫是之謂謙也若後世所謂謙者飾貌而已非其誠也非古所謂謙也非謙卦之義也君子恥焉

已之從人人之從已皆隨也惟守正而無邪秉公而無私則胥得之矣否則胥失之矣夫惟正惟公者從道而不從欲者也以誠而不以僞者

也非明哲之君子其孰能之以此居下而論交是初之善也以此居位而事君是四之德也若五之好善將天下從之矣君道之吉何以加於此焉

夫履霜金柅此乃炳於其微君子知幾之明也若當豐而戒日中處臨而憂八月則無微可炳而有以知其理之必然此乃君子知幾之豫也不但知幾而已嗚呼以此爲戒而彼昏不知乃毎躭於逸樂而忘戒懼竟淪胥以敗焉謂之何

哉彼程書傳餐以聽政者似勤於保治矣而均於敗者則失知臨之義故也夫惟無虞而克知警任賢而不自用者茲所謂大君之宜乎

夫初盥之誠一塵不雜天之純也君子不可以不知也人能常存此意則其天不息而聖域優入其德盛矣即不在其位民猶風動況居尊者下觀之民夫安得而不化乎若夫賢人君子道在焉者也民之觀仰固在也夫安可以位之不在而忘戒懼乎

賁也者致飾於外者也文明之小者也夫惟誠能動物斯無不利若威儀之飾則所感者淺矣故僅足以小利攸往而已惟明遠識微斯足以洞情僞而決獄若近小之智則僅足以察庶政而已折獄夫豈敢哉夫賢人在下其所自賁者剛明之德也豈厭徒步而羨非道之車乎亨小人之奉而處潤澤之中非君子所願也遇有適然亦固守其貞而已豈可溺於晏安而受其侵侮乎若夫知繁文之害道而有返本之思焉則

上九其超然自得於風氣之外者矣此孔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願從先進者歟

豫其爲最勝乎幾未萌也度其勢之必然而奮然即有以處之此難能也失之於豫乃圖之於幾兆雖微而已萌矣奮然即有以圖之此所謂知幾其神者也失之於幾乃圖之於要事已成而費力矣於其機要而制之是亦可嘉也若三者之外則無策矣幾何而不敗天下事乎

人知無恒之不可而不知久於其道乃可謂之

恒否則爲固而已何取於恒也聖人恐人之徇其名而失恒之義也故曰利貞道者貞而已矣

行道濟時君子之心也遯也者君子之不得已也貴早貴速貴斷遲則無及矣有所係而弗舍則不能免矣君子慎諸

晉也者君子之盛遇也其道在弗孤其遇以負其君而已矣非自昭明德之君子其孰能之夫惟自昭明德故失得勿恤而純乎道義若夫患得患失者鄙夫也不恤其德而但顧其私者也其何以能之

難之既解志每懈而邪易入必有小人以導欲其間矣故爻辭每以解小人爲言所以杜其機也其先見明而致防豫者乎夫君子小人勢不並立者也小人不解則君子畏其害已而不敢進矣天下其有不亂乎

聖人於去小人之卦而名之曰夬何謂也夫有國家者小人在所必去者也而去之不決則爲害日深矣夫是以特名之曰夬也夬者決也所以示去小人之則也去之之道卦辭備矣傳曰健而悅決而和斯揭其要乎若夫自治缺而形外露則人將制我如之何其制人也

天下之事皆起於微也苟忽其微後將莫可救藥矣慎微之道大矣哉豈獨取女爲然而女者國家成敗之本所係尤大也故特以女壯勿取言之也然人情易溺於私而忽者衆也故聖人於家人揭之不足而復於姤揭之其將警天下之盲瞶乎其懇惻之意至矣

困君子所不免也困其身不能困其心窮其遇不能變其道斯其所以異於小人乎夫如是吉且何咎之有困非有言之時也是故君子戒之也君子以遂志爲大命非所恤也命且弗顧而況其他乎

觀於家人與咸而知聖人之重陰教也是故君子修其身以正內所以端天下國家之本也及觀於姤漸與歸妹而益知聖人所爲天下後世慮者至深遠也皆致慎於女也夫漸之義不止

於女歸也而曰女歸吉者其擧尤要者而言之乎其杜萬世淫亂之原乎夫漸則正在其中矣故曰利貞也漸也正也人臣之仕進君子之爲學何莫不繇於斯也歸妹少女也而說以動焉欲感情勝邪肆而天理滅矣以是取女害可勝言乎是故凡事皆凶而取女尤甚也

易餘

易分上下篇何義也其上篇皆天道也本天以之人者也而首乾坤焉固以易從是出也其終

坎離何也坎離天地之用也其象則日月也水火也其氣則陰陽寒暑也皆坎離也所以代天地行事者也其下篇皆人道也率人以從天者也其首咸恒固以人道始於夫婦而夫婦之道不可不久矣其終既濟未濟何也世道盛衰之相尋於無窮也經分上下而三才之義其備矣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重者時義而已惟大聖大賢能識乎時義孔子之時聖王久不作綱常廢聖學晦義所急者在正綱常故作春秋也在明聖學故講學於洙泗之間刪詩書贊周易也孟子之時功利熾異學興孔子之道微義所急者在明王道故斥伯功也在正人心故闢邪說也在續斯道之傳故作孟子七篇願學孔子也若夫子之與管仲意亦如此否則其人雖賢而無補於世道豈夫子之所與哉聖賢達時通變萬物一體之義蓋如此

夫自冬至一陽始生繇是生生而無一息之停

焉然必積之百有八十日而純陽之體始成矣君子之爲善也善端之萌猶之一陽之生也夫苟時保擴充之功不續焉其何以造於純乾之體而爲聖乎是故非聖之不可學也在乎不息其功而已矣大象傳曰君子以自强不息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善法乾者必也其如是乎

書說

舜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乃謂堯於知人猶以

爲難不敢忽也非謂堯不能知人也故如衆謂丹朱啓明矣而堯獨知其嚚訟衆謂共工可用矣而堯獨知其庸違象恭衆謂鯀能治水矣而堯獨知其方命圮族孰謂堯果不知人乎然鯀獨不免再用而終以敗績者非見之不明而疑其尚可用也意者當時司稼敷教司禮典樂明刑納言各得其人而獨治水之才禹年尚幼餘莫如鯀故不得已從衆議而姑試之耳堯既以知人爲難詎肯斷然謂鯀終不能改而遂弗用

哉吁知人如堯而猶不果於自用此聖德之盛而人之所以難及乎

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以己不及堯舜致民麗罪之多也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有慙德以己不免用武不及堯舜之揖讓也觀此而後世薄德之主稱亂之臣視禹湯之用心爲何如者其眞愧死也哉

盤庚三篇所以諭臣民者所稱先王稱天命必欲紹先業續天命不獨盤庚古之人皆然也蓋人必本乎先本乎天若忘其先忽乎天尚何所儆動其心乎哉

觀仲虺作誥稱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則知民以從欲故亂立主以統治亦惟正民之欲而已及觀湯誥萬方稱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而已古之聖君賢相其達天人之故如是不於古訓於何其訓哉

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旣歷引商先哲王及周文王皆勤勞以致多壽又引商先哲王及周文

王但知自反厥愆受怨詈而不怒故稱迪吉以此反覆教訓而歆動之故成王養成盛德彌留之際精明不亂洮頮水被冕服憑玉几面見羣臣出格言以敎訓嗣王史臣作頌命以爲萬世帝王臨終之法此皆得之於周公平日之所造就也若商太甲之克終厥德則得之於伊尹平日之所造就也自古若堯舜禹湯文武君臣相與之盛不可及矣嗣後若太甲成王君臣之相與其最矣哉

周公訓成王以立政反覆曉告以克用三宅三俊雖綴衣虎賁之屬皆用吉士者用賢也又戒以勿誤於庶獄庶慎而尤重於獄者重民命也末乃告以詰爾戎兵者振國威也此三者成王所以致盛治者也

皇極敷言雖述於箕子之口而實始於大禹之時蓋所謂無偏無陂遵道遵義而無作好惡以會歸於乎且正直者此所謂惟皇建極之大道也緬想夏商及周盛時卽閭閻小民亦咸得聞

之而後世雖老師宿儒亦莫得而聞其說則民心何自而淑民風何自而化乎古之民一何其幸而後世之民一何其不幸也此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孔子所以慨其有志未逮也與

後世謂箕子所述大禹之洪範乃出於洛書果然乎曰否孔子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曰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總之爲五十有五又論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聖人所用以畫卦揲蓍者皆本乎此是其則河圖以作易

者信也至若洛書則孔子未嘗明言所以則之者而後人亦不可以妄論矣而孔安國劉向父子獨以洪範牽合焉謂大禹則洛書以敘疇而後儒皆因之審若此則箕子之告武王何不一言及於此也況以洛書之文配之洪範之數則多寡前後次序皆不合焉又何可以强同乎哉然則尚論者當何定乎曰孔子既未嘗明言則缺之可也缺之者後世失其傳也如三墳五典言三皇五帝之大道八索九丘言八方九州風

土物產此惟楚左史倚相能讀而後世皆已不傳其所傳者僅黃帝顓頊之丹書太公以告武王夏之小正孔子有取焉而今存之大戴禮穆王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而獨楚子革能記之以告靈王故至今得聞之耳則古書之不存者固甚多也豈獨洛書之僅存其圖而已哉若洪範九疇則箕子明言天以錫大禹者乃三才之大道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而與洛書何與焉然謂之天錫者正如孟子所謂天

與賢與子但論天人一理之自然者云耳而非諄諄命之也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蓋鯀既汨陳五行則洪範一無所用而彝倫從此而斁矣是卽帝之怒而弗之畀也若其爲舜所殛亦卽帝殛之也及禹嗣興順導洪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是範疇咸於此布彝倫亦於此叙矣是卽天之喜而錫之也若舜授以天位亦卽天之所授也然則謂天錫禹以洪範九疇不亦

可乎而後世必徵之洛書而後足者乃欲神其事而不知其謬也曰蔡神與宗洪範以爲皇極數後世用之以筮亦有驗者何也曰凡卜筮皆本於人心之靈此程伯子所謂汝欲有卽有若心不起念者則占亦不靈也蓋卜筮特假借焉耳故舜謂朕志先定則鬼神協從而洪範稽疑亦必先之謀及乃心人心之靈與神明相爲流通故亦自能決疑豈有假諸卜筮而反不靈者故子雲太玄郭璞洞林關朗洞極司馬公潛虛他若火珠林及外夸毀兎卜雞剡蒿之類用之以卜往往亦皆有驗何必盡緣諸上天之符瑞也哉

詩說

關雎之詩后妃所自作也其云淑女乃后妃所博求以共事文王用廣循嗣者耳所謂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者也或云此詩宮人所作或云文王所作皆非也昔匡衡有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不可以奉宗廟

神靈之統故知后妃者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其德眞可侔天地而奉神統者也衡去古未遠其說有所傳受非漫云者關雎風化之首孔子稱其樂不淫哀不傷非后妃其誰能作之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若周南不明又何有於召南乎

詩果孔氏之舊乎王者采民風以觀俗設教則美惡兼收矣聖人刪詩將以垂法也豈若是哉

且詩而曰刪必去其當去者也則莫若鄭衛之淫辭矣告顔淵爲邦嘗欲放之豈欲以示後世哉漢儒見孔子嘗有詩三百之言故取刪去者以足其數竟不察放淫辭之明訓而强爲牽合亦誤矣且正考父嘗叙正商頌得十二篇今所存纔四篇耳詩莫古於商頌乃詩之最善者也孔子豈刪去哉夫亦秦項火焚之耳繇此推之孔子所存古詩亡失者多矣乃漫取淫亂之辭以足之何居甚矣傳經者之誤也然則詩果孔

氏之舊乎誦詩者愼取之可也

秦項火餘詩之殘缺錯簡多矣姑舉一二言之如野有死麕與何彼穠矣二篇相連穠矣之詩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則平王宣王時詩可知與周南何與死麕之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春之意與豳風女心傷悲之意不同誘女之人豈可稱爲吉士以此二篇而附於周南豈其類哉

騶虞天子主苑囿之官也故曰天子之射以騶虞爲節子曰騶從曰虞人豈曰獸名而不食生物者哉其曰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云云者蓋文王仁及草木禽獸故草木蕃殖禽獸衆多而詩人因歎騶虞之善於其職乃卽所以美文王之德爲鵲巢之應耳以此釋之亦未爲不可也而何必强爲之說哉

挑兮達兮之詩乃父兄懷念少年子弟恐其遊蕩恣肆意欲提撕約束之故爲此言耳非淫奔之詩也其他鄭衛之詩亦非皆係淫奔觀小序

可見小序之說亦自有所傳受不可盡不信也

燕燕之詩衛莊姜所作以送戴嬀之歸也莊公之暴致州吁興亂以弑戴嬀之子莊姜戴嬀不惟無怨尤莊公及州吁之心及戴嬀臨行且朂莊姜以先君之思何其女德之厚也噫非戴嬀之賢不能爲此言非莊姜之賢不能述戴嬀之善不惟可以勸薄俗亦可以風人臣矣易所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義其淵乎韓退之作文王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意亦猶此皆厚

德之至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人與勝己者友乃大有所益與尋常人友則己之識見亦尋常矣譬之履一扁石増高幾何故必登東山乃斯小魯登泰山乃斯小天下焉耳

春秋說

春秋之亂名分之不正也名分正則天下治矣孔子之作春秋爲正名分也周天王之政令不行於天下當時名分之不明甚矣孔子不得已

修春秋舉魯史所記當時之事蹟而加筆削焉其魯史所書而是者則孔子因之不必更加筆削也其魯史所書而非者然後加筆削焉然非出自己見而筆削之也亦舉周之舊典文武周公所遺者以筆削之耳孔子豈敢自以己意爲之哉若自以己意爲之則爲不臣而犯僭竊之罪矣而何以服天下叛亂之人乎竊怪後世之釋春秋者不明此意也乃以孔子平平蕩蕩之書而疑其字字句句皆有褒貶之深意若湯杜之鍛獄然而必牽合穿鑿以求之其亦失孔子之意甚矣而孔子修春秋之心果何自而明乎余始讀春秋見首書春王正月曰春書時也正月書月也王周天王也書時書月而皆歸重於周天王若甚嚴毖而不敢犯也及讀至終篇其所書繁矣乃歸重於周天王者絶無見焉不過天王狩於河陽天王使家父毛伯求車求金及賵成風仲子數事而已寖寖若諸侯行事然降天王之尊而下同於臣子而未見其有卓然政

令行於列國者也乃喟然歎曰天王徒建空名於六服之上此所謂政繇甯氏祭則寡人者與孔子蓋不得已存正朔之名於歳月之首所謂愛禮存羊之意云爾其綱紀之不正如此於此蓋見孔子之於春秋有不容不修者也

春秋有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者如天王使人求車及賵成風之類其辭若無所貶而其義自明矣何者以天王之尊而下求於諸侯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以是並書於冊其失尊

甲之體顯明甚矣豈待更加一辭乎又如壬申御廩災遂繼書曰乙亥嘗總隔三日耳乃用災餘之米以嘗褻祖考甚矣其視必親耕所藏然後供粢盛者其意何如也何必更加一辭而後明哉其他如會盟侵伐之類皆無王命而擅自舉事者也亦何俟更加一辭以貶之哉至如會戎於潛則亦不得已待衰世之意姑取其肯來會好猶愈於橫肆侵陵中夏者耳故聖人不拒絕之所謂夸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若其書吳楚

及越之事則所謂中國而夸狄則夸狄之者也亦何待於繁辭哉

是故如欲觀春秋行事之詳則備之於諸傳耳如欲觀夫子作春秋之大義則亦存乎正名分焉耳而據事直書之中其義自見矣又何待於傳乎故昔人謂三傳束閣而獨究遺經者其亦有見於此乎

春王正月周正也爲下不悖也行夏之時夏正也爲萬世立法也

三代之正皆緣革命易代與天下更始焉耳蓋一爲一歲之首一爲朝會之始一爲頒朔之初而實未嘗以此授時作事其所以授時作事者大率皆用夏正耳此蓋自唐虞以至於周未之有改者也豈特夏哉何以明之觀二典紀羲和四時之命及巡狩四岳之時皆夏時也周豳風所紀七月流火之類及明堂布政之月皆夏時也則其在商也亦若是而已矣然則孔子夏時之說特申明之耳非謂夏獨用之而歷代皆不

用也故曰孔子爲萬世立法也雖然郎子丑二正自古亦迭建以爲易代更始之用但不以授時於民耳故夏書甘誓責有扈氏以怠棄三正然則三正之來其久矣乎若夫夏時冠周月紛紛之說如之何曰其奈爲下不悖何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非邪

魯桓公時書十月大雨雪此周正之冬十月乃夏正之秋八月也又書秋大水無麥苗此周正之秋七月乃夏正之夏五月也以大不時故並

書以紀異耳繇是觀之周不獨改月亦改時矣蓋孔子作春秋以尊周爲本其書春王正月及周正建子改月亦改時者也況書法明白如此復何疑乎彼後世紛紛之議夫亦不考於斯耳後世談春秋者莫近於胡氏然其傳春秋也將以經筵進講勸其君報讐攘夷狄以尊中國其意雖正而其說時或少偏牽聖經以就己意而經之本旨不免於或晦昔者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而或誣或短或俗各有其敝今胡氏之敝雖不同於三家而其不能無敝則均焉爾噫春秋之旨其亦難言也哉

首止河陽桓文事之大者而釋之者皆不足以明聖人之意夫惠王將以愛易世子其邪心也齊桓獨不可以諫止乎而私結諸侯與世子會世子亦不俟王命而私出與諸侯會雖能定世子之位(卽襄王)而君臣父子間胥失其道矣美何足云會於夏而盟於秋故再書首止不沒其實後此葵丘之再書亦然非美桓也夫晉文急於入覲而將假王寵以誇諸侯故左氏書晉侯召王(卽襄王)以諸侯見聖人以不可爲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所以正王體而文之罪自著矣豈曰聖人嘉其尊王之忠乃曲解之邪若爾則臧武仲以防求爲後夫子何獨譏焉而後世亂臣賊子恃強脅主者皆得遂其私以竊美名者矣而可乎

董狐證趙盾弒君而左傳述仲尼惘惜之辭則凡弒君之賊越境皆得倖免邪而大奸大惡將何儆焉其誣聖人而失良史之意也若許世子嘗藥之事亦然其父飲藥而卒而奔於晉是避討也其能免弒逆之罪乎

歸鄆讙及闡龜陰濟西田說者以爲聖人自叙其績然與曰何其識之卑也陸淳明得之矣曰此齊魯互相攻侵日久及此魯與齊平故歸其侵田耳此事無國無之故聖人據事直書之耳何意於其間哉此無改評矣

孔子知道終不行而自衛反魯時且老矣故思

著述以傳後而春秋最後作間一歲而夢奠故如陳恒弑君之事所嘗請討者而且不及書故僅止於獲麟葢曾之史記適至於獲麟而孔子因而終之云耳而豈知反以誣之也哉況獲麟而死於鉏吕之手祥邪否邪此先正王文恪公之論也亦無改評矣

禮記說

禮記一書皆孔氏門人述其所聞於孔子者而游夏居文學科所記爲多亦有其他弟子所記

者故其間純雜不一他如月令王制諸篇一出於呂氏一出於史官要皆漢初諸儒之所掇拾然其時去古未遠格言爲多又孔門最重喪禮故記之獨詳但内多重複惜乎無刪正之者耳

俟後編卷一終

俟後編卷二

論學

有志之士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何况壯年自當勇猛矣若年少之士正發軔之初尤當倍加淬礪譬若蛟龍方出母腹雖未騰雲而已有食牛之氣有此風骨方稱爲蛟龍耳若當發軔之初而無鳳翔千仞之志僅僅小異於俗而已則他日亦安能遠到與三代之英並駕哉然此皆非勢分之謂也三代之英乃不依形而立不恃勢

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人今不存矣而理在人心萬古不泯恒若日星之麗天果何時而已邪彼勢分之云倏忽而已矣所謂民無德而稱者惡得與首陽並論乎噫志士可以猛省矣

鬱邑之氣非能自達於鬼神也乃將之以吾心一念之誠也否則其氣散於塵土耳矣焫蕭之氣非能自達於鬼神也乃將之以吾心一念之誠也否則其氣散於空虛耳矣何者人與鬼神

皆以吾心一念之誠相通者也三物者不過借其氣以達之耳譬之焚香然亦借此香氣以達吾心一念之誠也香豈能爲力哉是故吾人惟此心之舉念爲最大乃所以通於天地萬物者也可弗愼歟故大學諄諄以正心誠意爲教良以是哉

斯世所以知有稼穡人倫者皆稷契所遺也故稷契功在天下萬世斯世所以知有盡性安民之學者皆孔孟所遺也故孔孟功在天下萬世

是故君子法古爲學用則爲稷契不用則爲孔孟皆以天下萬世爲度而毋自私自利以自小焉蓋君子所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以天下萬世爲度者也

儀物中惟圭璋特達不假餘物人道惟誠信特達不假餘飾人惟誠信不足故假言貌威勢智術以爲之助誠信若足則天地鬼神尚能感動而況於人乎故舜舞干而苗格文因壘而崇降而一事一物亦有然者若李廣之射石而沒羽昌黎之論鱷而遠去孰非其精誠之所貫哉噫學者可以有志於誠矣

君子亦求諸己而已矣已誠是矣雖衆皆非之無傷也若夫志於古而畏譏於今遂俯而從之豈所謂豪傑之士乎夫不畏得罪於聖賢而畏得罪於流俗亦多見其不智也昔孔子稱獨立不懼不見是而無悶孟子惡夫奄然媚於世者其爲人也見稱於孔子而不見惡於孟子不亦善乎

隱惡而揚善何謂也曰聖人念念惟恐人入於惡故隱惡而不宣者恐興起人爲惡之念也聖人念念惟欲人入於善故揚人之善而不匿者欲人人皆興起其爲善之念也此見聖人欲人爲善去惡之心無窮也若曰不言人惡者長者之道揚人之善者欲使其人之益勸於善也則意亦淺淺矣而豈所以語聖人之胸次哉昔人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此僅可形容其半耳蓋未盡也聖人無私心邪念故澄然湛然如不

波之水不塵之鏡然其中涵惻隱活潑之仁焉故能贊化成物豈若水鏡然一於不動者哉此學問緊要處學者不可不知也

不忘恭敬而戰兢惕厲則能生萬善任其怠惰而頹墮委靡則能消萬善故丹書以敬勝怠為訓禮謂君子不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又謂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程伯子又謂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聖人以此事天饗帝故篤

恭而天下自平君子修己以敬則可以安人安百姓然則曰恭與敬其道豈不大乎

君子之於小人必不可以其小者而遂信其大者終受其禍悔之無及夫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至言也

凡見幾乃謂其理之先見者人心至靈故自能覺但纔見其幾便當立斷乃為有益最怕怠惰因循反生狐疑不能勇決則幾雖善而終無成就幾之不善者雖能見而禍終難避此與不見

幾者同耳何足貴哉故聖人不徒曰見幾而必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意懇切如此

周公係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又曰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此即孔子人不知而不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訓也此最上學問也不如是此心何以有江漢秋陽之體哉

論鬼神必有所司昔者帝項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然後神人不相雜揉民得以安大舜郊祀天地禋於六宗望秩於山

川徧於羣神周公祀洛咸秩無文夫是以神人以和天下大治子產有言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凡鬼神莫不貴有以統之其統之者必出自天子之命天子者代天以理物者也百神之所聽命也鬼神之所宗也是故其威靈赫然自能攝伏乎諸鬼神耳若叔季之世上無明天子下失所司百神無主匱神乏祀夫是以妖邪並作民多夭橫

人能羹牆見堯步趨見舜念念不忘聖賢若漢

文帝之思良將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則可謂有志之士矣

箴銘之作也久矣曰以儆懈焉爾古之君子其進道也甚力無須臾之懈焉然猶不敢忽也故有箴銘以致其儆後之君子未嘗有古人之心也而箴銘是託其亦失古人之意也夫

夫人與聖賢均是人也其所誦習者皆聖賢之訓也而乃有徒誦其言漫莫省爲何說者今試舉而言之如昔者孔子嘗發憤忘食矣不知其所發憤者何如顏子嘗欲罷不能矣不知其所不能罷者何如漆雕開嘗斯未能信矣不知其所未能信者何如弟子服心喪於墓側至於三年何懷念而若是將歸而哭皆失聲何思慕而若是子貢獨心喪六年何爲而懇惻一至於是夫聖賢之聰明其不以不切之事累其靈明可知也其所加意懇惻者必其有大不容已者也學者可不思其故乎苟思之而得則吾心與聖賢之心相去不遠矣

眇乎小哉其知之所始乎而美惡原具矣百行統是矣可弗愼與知之所始大也遠也高明也中正也全也則終之所造亦大也遠也高明也中正也全也知之所始小也近也卑暗也偏邪也缺而不全也則終之所造亦小也近也卑暗也偏邪也缺而不全也譬知之所始其猶草木之萌乎萌之所始其圓若半菽其尖若棘之端然而其枝葉花實千萬其繁者皆完足於半菽棘端之內矣不惟如是其半菽棘端之微而草木之芳者穢者良者毒者其花實之赤白青黃巨細圓橢味之甘苦酸辛無不悉蘊蓄完具於其內而無少缺矣夫知之所始亦若是而已矣而所係不亦大乎一具於始而終弗能更焉其可畏也哉是故君子知幾而謹微

冬至一陽生於積陰之下其氣無一刻不升騰於上自此更無間斷日積月累直至四月純乾然後六陽充滿宇宙而萬物發生者亦充滿宇宙矣夫造化尚須積累之功而況人乎故人心

一念善端之萌卽一陽之生也由此一念之善念念相繼無少間斷日新月盛直至無一念非善則仁體充滿而萬行無一非仁矣仁體充滿與四月純乾何以異萬行無一非仁與萬物無不發生亦何以異哉

詩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何謂也曰此卽人之常情以戒人愼終如始也是以易稱盥而不薦詩貴賓之初筵以一歲言之則如歲朝以一日言之則如平旦皆其始未有不善其後寖以怠肆者也故人當常存兢業之心而不放臨祭則常如未薦讌賓則常如初筵以一歲言則常如歲朝以一日言則常如平旦則豈有不善乎

親未底豫負罪引慝事親之道當然也有苗未格振旅敷文待夸狄之道亦若無異焉何也但知反己而不知尤人聖人之心固如是也然聖人於此豈直躬自厚而已哉天下有感應自然之理焉獨聖人深知之而深信之焉耳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濯

物之不潔必也其非江漢乎暴物之不乾必也其非秋陽乎知其理之可信而深信之斯其所以爲聖人而已矣是故反己愈至則自治愈密德盛而人自化之矣

夫士顧立志之何如耳若能慨然以天下蒼生爲己任而盡洗其富貴利達之心則卽此便與聖賢之志同而去世俗遠矣若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師而舉世非之而不顧則可謂大勇而古人不足讓矣

治家者不敢侮於雞犬而況僕御親屬乎故能得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治天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小國之臣乎故能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夫士修其行不敢褻於幽獨而況對父母妻子乎故能聚百行之善以成其身

夫居上不能建千萬年之策安國以潤生民而僅僅補塞罅漏居下不能明先王之道以覺斯人以開來世而僅僅謹飭自守則亦中人能之而非有大關於宇宙治亂之數而不足爲豪傑

之士矣
夫趨榮而競得者其所日夜勞心以從事其間倖遂所願者不過百人中之八九耳其九十餘人者則皆槁死而已然而人不知悟繼踵效之者如夜蟲之赴火可憐也其八九人固獲遂其願矣然惟福被生民道格上帝者乃能令聞長世耳否則大禍隨之尚不可測也幸而老死牖下然福氣淺者不過享受十數餘年福氣深者乃可享受三四十餘年光景一何短也然無善

則遺後復以其平日之學術志趣教其子孫故不一再傳而敗矣
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却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畧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汨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一旦如此故學貴乎識得貴勇貴豫貴無間斷貴久也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來縱得其一二亦只是天資美禁得耐得非眞有所見眞有所得但可謂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琢磨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也蓋從心體

上琢磨者乃德性所發一出自然足以進而可久可無滲漏若只勉强於外焉能保令久而不變無少滲漏乎而勞亦甚矣豈君子大本達道一以貫之之學乎
人有九不幸惟秉明哲體至虛者乃能知而亟圖之而氣高志滿者弗屑也何謂九不幸位尊則人莫敢面言其非道尊則人莫敢面拾其短分尊則人莫敢面斥其過齒尊則人莫敢面匡其失文盛衆尊則人莫敢面刺其愆學博譽尊

則人莫敢面陳其謬情疎勢遠則人莫敢面詰其違氣高色厲惡聞善言則人莫敢面攻其缺自足其智自以爲是謂天下莫己若則人莫敢面舉其疵此九者人之至不幸也而能免焉者鮮矣其性明哲乎斯能察矣惟至虛而弗自滿乎斯吾樂求而人樂告矣

誠而不至不謂之誠也然天下之誠者寡矣容有誠未至而似於誠者矣故聖人別而言之有至誠之稱焉以見必至誠乃可謂之誠也非誠

之外更有所謂至誠也然於何而驗其誠之至與不至也故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曰不動未之有見誠之必動也惟動然後見其誠也曰未有能動見不誠之必不能動也惟不動然後見其不誠也

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何如斯可謂之敬事矣曰盡其心焉爾凡事君者職無崇卑皆有當爲之事也必盡其心爲國家久遠計焉此之謂敬其事也是忠臣也若夫爲國家計一時者此未可謂盡其心敬其事也是具臣而已矣彼計其一身爾者噫吾弗知之矣

以帝位與人大事也而四岳所推乃獨於虞舜之孝友堯欲試舜乃獨以二女觀之若孔聖誨其子不學二南有如面墻亦以文王之德全在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也由此言之夫人孝友刑于之德果如舜文則爲聖人治天下而有餘而才能智識之美皆非所先矣其故何哉蓋舜文孝友刑于感孚之妙非極其至誠

惻怛內外一於恭敬如是久之不可果能養成此德其優入聖域化乎天下亦何難之有哉後世乏好古敏求之學悟於古人之道君臣上下惟專事以才能智術相高故遂成澆薄之俗而人心風俗人品治道俱不如古人遠矣

於屋漏而不愧可以聞雷霆而不驚矣然君子敬天之威猶恐懼而修省不敢自謂不愧而肆然以慢乎天也見大心泰養定不動可以投諸可欲而不亂矣然君子惴惴小心防非訖欲放

鄭遠佞不使聲色貨利邪佞之士接乎吾前也與偕而不自失磨涅而無磷緇至公而無所嫌矣然君子以不可以爲訓避而弗近遠而弗親明白其心而亦明白其迹也是故子道克盡矣而親未底豫以爲已忒故號泣而思罪君道克盡矣而苗未率服以爲己辜故振旅以敷文人倫之至可爲天下萬世師矣而四者未能以爲己責故言行之庸必致其信謹蓋君子知道之無窮盡道之不易故其心常惴惴爾常翼翼爾

是以語聖人之德者必曰德盛禮恭必曰至誠無息噫學者觀於聖人可以爽然自失矣夫可以頓消釋其虛浮之氣矣夫

夫人一日不食則飢不能堪數日不食則死然食之所需穀粟穀粟所自則生於天作於人遲以時月致以勞苦然後乃具者也食之不易也如是天與人之有德於我也如是人當每念及此常思有以報乎天報乎人不敢虛竊天地之養窒辜斯人之力乃爲有人心者彼任情自肆戕性戕人乃悖逆之輩所不足道若但悠悠度日貪食自養月復月歲復歲無一德於天無一德於人是曰頑鈍無知幾於木石者爾豈可謂之有人心而曰人者乎故君子達則思爲禹稷以利濟人窮則思爲孔孟以教導人均之爲天地爲斯世斯人而不爲其一身之私均之毋敢自逸以報答乎天人也則亦庶可以無少愧也夫

大哉聖人之道乎得其一體者亦足以成德而

超越古今矣而况造其妙會其全者乎是故明目達聰取人爲善大舜盛德之一也諸葛公得之則爲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其人品相業超越古今矣痌瘝乃身大舜盛德之一也文正公得之則爲以天下爲己任先憂後樂而其人品相業超越古今矣然二公所造雖少不同而其無人無我則一而已何者開誠集思諒非有人我者可能而憂樂其於天下亦豈有人我者哉雖然二公心無人我地位已高而或得於性生

或得於有所悟入則未可曉然大槩性生悟入其根亦一蓋根於性然後有所覺悟其有所覺悟者亦因其根於性也今觀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之說觀橫渠讀中庸之說則二公必自有悟入處但所以無人無我之理其原頭甚微妙甚大二公於此不知曾透徹一番否耳若果於此透徹一番則是所謂知及之而後仁能守之者入聖之階基已在於此無論其一體全體自可以一通萬道自一貫其地位所造尤

高矣今亦難以輕測二公但論其理如是用以告諸同志云

夫大人者秉一念如天之仁勃乎其不可已也其不能自遂者勢力也其無方無窮念念不忘者志願也故大人者以兼利萬物爲懷以澤及萬世而無盡爲心者也故其願常有所不滿歆然而已矣故其精神常與造化並流於寓內形骸有盡而精神無盡故曰痌瘝曰泣罪曰如傷曰非斯人誰與安懷一世而垂教無窮也

夫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己者而獨其好學不如己焉敢闚夫子所好之學又有出於忠信之外者乎曰善乎此之問也古之人蓋以忠信爲學也忠信卽誠也卽帝降之衷也帝降本無不誠而人失之者甚衆故有終身學之而不能至於誠者誠卽完其帝降之衷矣卽道矣卽天矣而可易視乎哉夫自唐虞三代典籍所載曰欽曰敬曰祗曰恭曰愼曰畏言雖不同然皆所以求至乎誠以完其帝降之衷而已奈至夫

子時此學寖已不明故有以讀書爲學如子路所譏者又有以傳經爲學如子夏者以多聞多見爲學如夫子所稱知之次者以多學而識爲學如夫子所以詰子貢者以稱述聖訓爲學以頴悟多寡爲學如子貢疑夫子之無言及答與回孰愈之問者蓋紛如也而孰知其皆非古人之學而所謂古人之學者乃不出於充其忠信之質以完其帝降之衷者乎故夫子特發明之而孰意後之學者至今猶弗悟也聖學之不明

一至於此然則學者所謂學將何學乎不得其學雖終身從事焉如耕石田將何獲乎是誠可悲也已夫降衷爲吾人之恒性根於固有無弗厚者故雖十室小邑亦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矣顧形生神發之後日薄日漓故忠者漸以不忠矣信者漸以不信矣苟非戒懼顧諟之功無須臾之間其何以完之此之謂好也卽如孝弟稟於性之良乃不學不慮而自能自知者所謂恒性之厚也顧自知好色以至有妻子事君其慕

親之性屢遷而屢淡矣此書所謂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者也苟非兢業精一如舜其孰能終身慕父母乎大舜聖由性生而猶不忘好學如此而況下此顧欲不好學而自克完其天性乎此孔子所以惓惓於好學而且以此自任之外獨推顏氏一人則學之不可以已可知矣而豈知千載而下學之一字尚不能明而安望其好乎噫學以完其帝降所性之眞初不在外也求之在我則又非難也而人顧罕於好學者一則不

外所謂學而求之遠且難一則又以欲速好名之心爲之累故其好學之心雜而不純不純則何以完其天而克底於誠乎故夫子又每每有衣錦尚絅人不知而不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訓焉蓋必如此乃爲眞好學也而意益懇至矣

道義一也而有正有權要皆不失乎道義者也蓋權也者輕重得其宜之謂也故非其道義一介不以與人理之正也然冉子請粟苟非再三

且自與過多則夫子亦無言矣豈不以友誼師弟之誼爲尤重邪此權也是曰是非曰非理之正也然昭公非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豈不以諱君之誼爲尤重邪此權也卽此推之而權之重從可知矣故君子之處世事有定理其方合卦之德而又圓神易貢合著德爻義而時出之要之皆不詭乎道義斯可矣故曰旁行而不流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非是之謂邪他若微子爲商王元子以宗嗣爲重則

不死其難而去之箕子以傳道爲重則不死其難而受辱遺體不敢毀傷也而曰予在回何敢死則以師難爲重而父亦不顧矣然必已非宗子而宗祀不絶已有子或兄弟有子而親身有賴則可否則法微子可也顔子亞聖所見必卓人見其言出倉卒而不知其非漫然者也凡此皆權而不失乎道義者也

昔謝良佐與伊川別久伊川問所用何功答云祇去得一矜字自覺平生諸般病痛皆從此根

發故不得不力去之卽此觀之良佐之克己何其勇邪楊慈湖嘗自謂舍己從人惟己能之後讀虞書至舜稱堯之言然後不勝自愧自責可見此地位之信高而學者不可不以此自勉也

人之通於神明者一念之誠也神之錫福於人者欽其一念之誠也若爲善而有徼福之心則誠意全無無可通於神明亦不爲神所欽矣何福之有昔孫叔敖爲兒時出見兩頭蛇知其不祥懼他人復見之也殺而埋之自憂終不能免

見母而泣母慰之曰汝有陰德無傷也叔敖後果相楚夫當叔敖倉卒埋蛇時其年正幼乃純然愛人之心豈有一毫求福之意哉然此其一念之誠固足以通於神明而爲神所欽矣此其所以錫之福乎且其母所謂陰德者非以其既無求福之心亦無求知之念乃闇然而爲是善邪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叔敖之謂乎善學叔敖者當學其視人猶己一念懇惻之誠毋徒羨其獲福云

終

俟後編卷三

論學

衆人言命聖賢亦言命然衆人所言不過富貴貧賤禍福得喪之間其精神所注總爲其一身而已若聖賢所言則異於是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精神所注總爲斯道耳何嘗念及其身也哉

士生三代後必有超出一世直師古人之心斯

可耳然意興雖高而猶未免依違於俗情則終未能一洗凡陋脫然爲古人也譬若珍木爲藤蘿所纏必盡解其藤而後枝幹乃得條暢若解之未盡猶有一兩條藤蘿束縛其間則豈得脫然大遂木性乎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時行物生無少差謬此其所以妙也今高明者喜談空寂似卽天載之旨也而事物應用類多疎脫其亦異於造化矣此乃好高之過以心迹爲二途貴心賤迹而不識有無混一之常者也豈知道者哉

莊生爲善無近名爲君子謀也爲惡無近刑爲小人謀也君子當常防其近名之意洗濯其心一無所爲可也小人當常懷無近刑之慮克自抑損可也若夫緣督爲經卽守中之旨守之以爲常故謂之經乃至德事也大中之道渾然天命之本然也善且不足以名之而況於惡乎

士人所稱愼獨本於學庸者也然學庸之旨一而已矣而人之所稱意則有二曰燕居獨處之

獨以身言者也曰己獨知之之獨以心言者也要而言之獨知之獨旣愼則獨處之獨在其中矣若但愼獨處之獨而本原之地不加之意焉則恐尚未能表裏一於恭敬而極其瑩徹也雖然獨處之愼苟極其密而無少間雜久而熟焉則此心亦漸進於純一矣但頗費力耳此坤道之學也若天分高明者一惟於吾心之獨致力焉尤捷徑易簡耳此乾道之學也

虛能通物實不能通物故君子貴乎虛也何則

虛無物若空中然故無不通實則吾亦一物而已豈能有所入哉蓋虛則通實則窒理固然耳心不持則放逸持太過則拘礙故君子一秉乎正而不作正想孟子所謂勿正也何者至虛中本無不正而且能志秉乎正斯亦足矣若又作正想豈不又多一層乎夫如是則其虛也不墮於頑持心得其妙矣此之謂正心之學亦誠意之學也能常如此而不昧乃致知也以此貫通乎事物乃格物也

金須百煉然後精人亦如之

人孰不知讀書爲學而漫不知所學者何事則猶夫未嘗讀書也可愧也已且如七十子之於孔子蓋終身從之或相與講於洙泗之間或相與周流於天下雖畏於匡伐木於宋飢餓於陳蔡而不舍顏淵至謂子在囘何敢死則捐軀亦所不恤矣此何故哉學者讀論語至此亦嘗思而得之否乎又如孔子旣沒諸弟子相與心喪三年喪畢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其悲慕一至於此若子貢則又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思慕倍常又如此此又何故也學者讀孟子書至此亦嘗思而得之否乎夫孔子平日惡干祿而賢簞瓢其不以富貴利達教諸子可知也孔子取辭達恥巧言上德而下技藝其不以辭章技能教諸子可知也孔子貴依乎中庸而黜索隱行怪其不以智術教諸子可知也孔子鄙求富安於疏食水飲終身不遇其無貨賄以厚贍諸子可知也孔子惡求聞美

闇然日章謂道之行否有命其不爲諸子游譽揚達又可知也凡世俗所賴藉取重者孔門師弟子皆無之然則諸子果何所爲而感孔子若是之深哉或曰師弟子恩誼重故也然其所謂恩誼者抑果安在是可不深思其故乎夫苟不深思其故則其讀孔孟之書也要不過循行數墨而已其可謂之善讀孔孟之書者乎夫苟深思而得其故則必惕然有動於中必將以諸子所以惓惓於孔子之教者自淑其身心而不徒

爲誦習文辭利祿之學亦不肯汗漫苟且一無所事以終其身而已嗟夫孔子平日所以教諸子諸子平日所以佩服孔子之教者眞若飢渴之於飲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孔子之教一念離之則爲禽獸一念存之則爲聖賢存之而久則德性常用而上達無難離之而久則其心已死不過行尸走肉而已可不懼乎是知吾孔子之道乃性命之存亡所係人獸之界限所係天下國家之治亂所係造化之範圍萬物之曲成

所係其功如是以是而造就諸子其功眞與天地之覆載父母之生成君長之統治等夫安得不生則歸依之不舍沒則感戴思慕愈久而不忘也哉嗟夫人特未之思耳不觀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又不觀孟子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中庸又不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學者果能知此則知孔子之

道之大而甚切於吾人而諸子之感之深也殆有由矣若夫子貢尤感之深者則更有說焉獨不見孔子之造就子貢者乎蓋孔子自顏曾以下獨深留意子貢如歎回之安貧樂道卽以不受命勵子貢知子貢不及回卽以與回孰愈儆子貢以一貫進曾子亦卽以敎子貢凡性與天道之說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之說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之說莫不以示子貢聖人之教固非有所私厚然亦未嘗不因人而施而所以造

就子貢者獨至矣則子貢所以報孔子者安得不尤異於諸子乎嗟夫諸子惟有見於孔子之道之至切於吾身而不容已其所以感戴思慕孔子者若是之至而學者於此乃類莫之省漫不知其所謂至切者爲何物豈不深可憫哉且孔子老至矣而猶發憤顏子不用世矣而猶竭才欲罷不能漆雕開可以仕矣而猶歉於斯之未能信諸若此之懃懃懇懇者果皆何謂邪豈古之大聖大賢其智反不若今之人故事此不

急之務今人之智乃反賢於古之聖賢耶殆必不然矣此眞可浩歎也且聖賢所造不出吾人性分之內如曰性與天道曰一貫曰下學上達曰天不言而時行物生曰修至德而凝至道曰過化存神若斯之類皆聖賢所造實境皆非空語而學者於此類莫之省此豈不可浩歎也夫省非空省也乃實體之身用力以求造其域也否則猶夫弗省耳何足道哉

持守未得安妥故須提醒若持守得安妥即吾

心之本體矣未嘗不醒又何用提人所以患提醒太煩者皆因持守未得安妥如行路之人雖投宿廬舍終非已有投舍雖屢出舍亦易未免又須尋舍若持守得安妥者如人在家更何用尋舍

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不可不察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子論用人用刑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謂不自用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察而眞見其可否然後信之若察之而未有以眞見其可否亦必不以衆謀之同而遽用之也至若舜又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斷之以己意然後參之於人與鬼神者可見古人或先之於衆論而後審之於獨見或先之以己見而後稽之於天人其愼重不苟如是然則所謂舍己從人者亦謂其言之果是者耳豈謂在己泛

然無定見而惟人之是從哉然世無聖人之虛心明照則又不可自謂有定見而果於自用也愼之哉

聖賢之籍載道之文也假文以明道者也春秋爲史載事之文也假文以紀事者也皆不得已而有言非有意於爲文者故其辭不以雕琢爲工而昭世垂訓其功在人切而甚大若布帛菽粟然愈久而愈不能廢若其非爲道之不明也非爲事之莫紀也而惟掇拾裝綴鏤刻以爲能

是逞博炫奇耀彩而已矣浮泛而無歸汗漫而不切乃專事乎文以爲名者也非有益於世用者也其失古人敷文之意不旣遠乎

禹稷胼手胝足以免民昏墊之患以開民粒食之原其功大莫並矣此全民之生命者也然使不敎民以禮義則胥戕胥賊無異禽獸其何暇安居食粟哉而生命亦不能以保全矣此契之功所以不在禹稷下也三聖輔相天地大有功於斯民故其子孫皆有天下或四百年或六百

年或八百年而其爲諸侯也禹之後至千四百餘年稷之後至千餘年契之後至千二百餘年而又生孔子大聖敎澤被於萬世其子孫亦享萬世上公之爵噫何天道報德報功之不爽也計三聖當時惟兢兢焉懼不足以濟天下而豈有一毫逆爲其子孫之心哉噫此所以克享天心者與蓋天之祐人常於無心而爲道者夫無心而爲道則其爲道也誠矣此天之所以祐之與其所爲者大此其所以報者亦大與

黃叔度無言論風旨而見之者無不欽慕蓋德之所感也彼僞爲撰述者鄙矣郭有道處亂世不立異以自標榜而亦不溺於流俗二人皆天資近道者與文中子敎授河汾有古人風其上策乃不以其君爲不足與言仁義猶孔子告哀公以文武之政孟子告齊梁之君以王道云爾漢儒如董子之正誼明道而無謀利計功之心其醇矣若縱陰閉陽之說倘亦有先王藏冰出火燮理陰陽之意乎屈子狄公與殷三仁何異

孔明人品事業得於寧靜致遠寡欲養心之助爲多謂之三代人物非過也汲長孺謇謇諤諤趙充國忠信是秉百折不廻其皆三代之遺直乎

惟道集虛故君子之心莫若虛盍不觀諸蓮乎夫蓮徹上徹下根莖花實無不虛者故自卯至午陽開亦開自未至酉陰闔亦闔卷舒闔闢與陰陽之氣朝暮相通焉陳堯夫有言天地萬物皆我之師胡爲專守古人糟粕達哉言乎

我師練塘翁云人之目力能窮乎九霄之上而足不能離地以寸故君子所見雖極高明而踐履處不可以不篤實易所謂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是也

象山愛韓子兩言磨礱去圭角浸潤著晶光

夫植物生於地則有萌蘖之生及其伐而爲器也不能復生矣然其氣長存而不毀者何哉蓋其內之生意雖絕而天地間中和之氣升降飛揚滾滾然靡所不貫故物皆得是氣以衛養之

所以不毀也若暴之風日之中者其中之精氣爲天地所奪衰敗之甚而不能受其所補則不可長矣其理微妙矣乎

字之形體各有所取固不可易其聲形亦有不可得而移者蓋其形其聲乃上世之人通神明類萬物與天合一者之所爲則所呼之聲音一天之元聲特假口於人耳故曰聖人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字之不可易者以此若後世之字畫則已屢變非復古之字畫矣亦不得古人之心思矣

人但知自赤子至成人其頭面手足身體髮膚俱漸漸生發長大而不知其心之智慮亦猶是也其在赤子時純一未發固其眞性然微而未大蒙昧而未長故曰物穉不可不養若以理義養之則其生意發達至大至盛夫安可量今之人其形體漸大而爲耳目之所入習俗之所染其中亦日益生發但生發其不善者而剝落其善者是以追慕赤子之心耳不知赤子之心尚

有俟於養也養之則大矣此爲大人而已矣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子有道則四體不言而喩威儀言動皆自吾心而出也心不在焉則威儀言動皆血氣之用事陪臣當國而興類且操戈而入室矣

人欲自識其眞心亦何難哉聖賢嘗言之矣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此在靜時識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在動時識也嘑而與之行道弗受蹴爾與之乞人弗屑此在

死生危迫時識也識之而存以至於存存是謂道義之門

存虛明善矣然不可玩虛明景象玩虛明景象則着於清虛此不可以應事接物者也

學者須卓然以古人爲師一言一動念念不忘師古誓不作後世人物如此乃爲有志若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其鄙陋懦弱不亦甚乎

學者須無一點世俗氣味乃不愧古人然必於心上洗淨若僅飾於外病根未消其去古人遠甚

學者須斷定此心立得主宰定外物分毫不能動毀譽分毫不能奪如此方可上達否則終未免爲尋常人物耳

學者事無大小纔覺心所不安便斬截勿爲如此乃得遂其本心乃不挫其浩然之氣卽此是謹獨之學若優柔不斷終爲內省之疚悔之不亦遲乎

會言

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受天地之中以生函五倫之美具中和之德也顧形生神發之後壞之者衆矣則非學何以全之哉故帝堯以明倫之敎屬之司徒蓋欲其盡倫也以淑性之敎屬之典樂之官蓋欲其協於中和也然此論爲學之大端云爾而其發原致力最切實處則莫先於孝弟莫要於閨門是尤不可不知者也故四岳薦舜以孝友爲首稱堯之試舜觀厥刑于二女而孟子亦以孝弟爲仁義智禮樂之實身不行道則道不行於妻子豈不以良知良能惟孝弟爲最先儀刑乎化惟妻子爲難飾耶

論治

皐謨所陳莫大於知人安民禹歎以爲惟帝其難而孔子亦以不知人爲患且云安百姓乃堯舜所病由此言之爲治之道蓋莫先於此矣夫巧言象恭十居八九信而用之必至僨事從而親之必爲所惑此知人所以難也而心不懇惻

慮不周到乏精密之智少深長之思民必有不得其所者矣此安民所以難也是故去好惡偏黨猜疑之私持公平正大虛明之度參伍熟審反復久照則人可知矣切如傷若保之念行與聚勿施之政委曲體悉以盡其私去弊防奸以全其惠長慮深畫以久其仁則民可以安矣雖然有遺論焉知人安民雖各一事而理實相通蓋未有所用非人而能安人者也故臯謨以知人先安民而易大傳亦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

下然安民本於吾心之仁而知人則本於吾心之哲故孔子云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蓋果諒其人之爲君子與則不可以一時之小失而遽疑其平生之不足信也果諒其人之爲小人與亦不可以一時之小善而遂疑其人之或可信也何者君子小人之人品既定則雖一時小有出入而其既定者終不可改是乃知人之大法也此見既定人莫能惑浸潤膚受皆莫能行非甚明哲何以能之噫有治

民之責者可以深長思矣

古之司民牧者必糾之以義示之以禮漸之以仁訓之以忠信勵之以廉恥詠歌以興起之旌異以激勸之教民之道備矣其弗率者夫然後嚴斷刑威以創懲之故民可得而理也今數者無一而僅有刑法不關其爲善之路而但禁其爲惡之迹迹可得而絕乎此豈有意於化導斯民轉移風俗者哉然則終歲勞勩不過從事於獄憲文移而已殆非致理之猷也且古之司民

牧者必薄其稅斂輕其徭役憫其勞苦豫其備蓄恤其災患察其飢寒助其不足宥其不逮甄其鰥寡孤獨廢疾之人而養之撫民之道備矣民無不得其所矣故立之程限以督其征稅民是以悅從而無辭也今數者盡廢而專事催科懷保之政不聞而督責是急民何以聊生乎此豈爲民父母育養元元之道哉然則昕夕鞅掌亦從事於錢穀簿書而已未達爲治之理也人心風俗之壞悉由監司守令莫知留意於教

化而僅惟國課刑獄簿書爲盡職之具亦由銓
曹執此以爲遷轉則監司守令不得不以此爲
重而自無暇於教化之急矣是其勢固然也若
其他又有可歎者則鄉之士夫不惟莫用爲憂
不自飭勵以爲之表率而或反揚其波以導之
則人心風俗亦何自而善乎吁斯誠可爲太息
也矣

合天下歲供銀不過四百萬兩而今邊餉馬市
所費幾三百萬兩止存一百餘萬兩以供官府

百官賞賜之用財力安得不匱如此不已而無
善處之道將來必不能支矣可憂何如自世廟
以前馬市三五年一舉馬匹亦無定數俱臨時
取自上裁至自世廟則定馬市之禁但言開馬
市者斬穆廟時新鄭江陵執政王崇古方逢時
先在宣大彼俱在本兵彼時因邊外俺荅子逃
入中國乃議欵貢以撫荅子每歲一舉馬市其
馬匹亦有定數然費銀亦止四五十萬兩當時
猶以爲多而僥倖其定爲要約不內侵中國故

曲就之在廷諸臣悉無先見之智不知此隙一
開則戎心無饜必至每歲漸增而難於支應矣
而今日遂至此無有紀極豈知世廟時每歲與
之戰亦不過所費百萬何至若是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非是之謂乎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
彼狃一時之安而輕廢祖宗之法者何其爲謀
之不密乎君子貴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何況國
家治亂之幾關係最大者而可忽乎夫君子以
痌瘝乃身爲學故雖不在其位亦未嘗不懷其

憂若享祿位而任其責者其憂當何如固當亟
爲之處斯可耳

讀孟子至引周公鴟鴞之詩稱未雨而謹桑土
之謀而孔子贊其知道喟然歎曰此所謂周孔
垂名教者與爲國家者詎可不省於斯乎夫國
家之害莫大於名分之未明邊防之不飭用人
行事好惡之差誤其所以處之者在豫在蚤在
速而已矣故方其始也苟能即知其有將來必
至之勢而遂奮然爲之圖絕其萌芽斷其根蔕

防之必密慮之必周豫思有以善其後而無一毫避嫌畏難因循苟且之意則為力旣省而且收效甚速矣否則事端生出漸廣漸多大壞極敝不可救藥在目前則致禍自我無可推委在日後則貽禍後人人肩其難均之關係社稷生民不測之憂非細故也凡此明若觀火胡可以不猛省乎哉奈何俯仰千古蹈襲者多令圖者寡豈非忠義性薄世俗情深有以昧其衷故耶可為長慨

俟後編卷四

書簡

上耿尊師書 萬曆乙酉二月望日

時方清平正君子可為之日瑣屑無大緊要者日宜姑置惟是關係國家大計及事有將來勢所必至及今當熟議而早圖之者固不可姑徐徐云爾也天下事如人一身內而心志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無分彼此必使其精神貫徹而後康寧無病天下亦無分彼此諸君子在朝亦欲

其精神互相灌注但恐其至誠懇惻之意澹薄不能相孚不必互相嫌疑互相推諉要期於共成天下之本而已如此而後可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如此能造社稷無疆之福也

復曾長洲金簡公書 萬曆乙酉正月

夫子嘗論君子易事而難悅夫易事者無求備于一人其事尚易惟悅之不以其道不悅此則非卓然自立毅然不惑之君子不能而凡脇肩諂笑令色諛言曲為承順者皆在屏絕之下而

凡所相與者皆謇謇諤諤之士矣是其所謂不以其道不悅豈但聲色貨利之類而已哉夫子又嘗言知及仁守而臨不以莊動不以禮猶爲民不敬而未善蓋道無內外隱顯精粗之別若其在外者未是足見其在內者未完也後世學者之弊全在是內而非外重其隱且精者而略其顯且粗者殊不知其所謂外者顯者粗者果何從而出也美其無聲無臭而不知其有時行物生無少差謬之妙是可謂之知有無混一之常識斯道之大全者乎故君子致力於大德敦化而尤不忽於小德川流斯道之全體本如是也聖人之道大極於發育峻極而細入於三百三千信乎大莫載而小莫破焉君子其可徒以在內之隱且精者爲是而忽其在外之顯且粗者爲不足較乎此又君子所當深究者也

復張近初公書

嘗觀古人毋論顯晦日必有所事事如孔子不違仁於終食孟子必有事於集義伯玉欲寡過

而未能蓋念茲不忘於心是以咸底於聖賢之域也僕誠耄朽然思前途轉迫則於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之誠愈不敢忽然尤必仰仗海內高明如公者時策勵之令不頹惰庶有以善其稅駕焉耳

一問吾儒與異端 至 豈皆誣哉

中國自有中國之政敎外國自有外國之政敎其制各不同而偏全亦異蓋其始也實各隨其國風氣之宜而爲之迨其久也遂習而安之以爲俗耳夫西方之所以異於中國者亦由是也殆非固欲自異於中國亦非欲自外於聖人也若吾中國則聖人所自立其風氣乃陰陽五行之會故其政敎亦仁義五常之中乃中國之民世遵以爲俗而士世守之以爲學者非若他國之偏而不全者所可倫也安得棄此取彼而有異議乎哉其有異議者夫亦學者所見不弘而心有所蔽焉耳文中子有言無益之辨不急之察君子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根

五常本天性遵則治悖則亂者乃吾儒修己治人之大道所當日切磋而不舍者也今不此之急而顧彼之馳騖吾見其祇以滋惑也已果何益哉區區此論乃原本之論一出乎平平蕩蕩無所作好作惡之胷襟者非蹈常襲故掇拾而言之也惟賢友濯去舊見虛心以省焉

一問後之儒亦非大異於異端至皆愚之所未喻也

仙之與佛大同小異亦吾儒所不必辨者若濂

溪堯夫之疑乃其各有所取若孔子聽滄浪之歌然而非遂宗其學也二程門人之論乃當時儒者往往有之不止程門也蓋亦似是之間析之未精耳其陽明精氣神之論則其立論之不謹而致良知於事事物物畢竟與明心見性空虛者不同不可過於歸咎也

一問人生行樂耳至世豈有有陽而無陰之理哉

吾聞詞不勝理凡以詞勝而不以理勝者終必

受屈夫以強詞奪正理者此所以為諸子百家也一歸於正理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吾輩亦明吾正學而已矣毋區區與異端辨

詩篇

彈雀行

螳螂捕蟬雀并啄之雀未下咽彈射及之嗟螳螂胡不見雀貪蟬之故嗟雀胡不見彈欲啄之

故利令智昏古有遺言出爾反爾往訓昭然嗟爾螳螂爾雀曾不是念微軀用捐夫亦誰憐嗟嗟斯人毋蹈厥愆

中丞華陽宋公過臨兼惠詩奉謝

束髮慕孔聖白首轉多愆日與二三友窮巷相磨研但念日月馳安知世所觀遂甚玄冕鼻翻愛荷衣寬使君敦古誼棨戟臨茆簷高情薄層霄清論摧琅玕副以瑤華音鏗然清廟絃三歎有餘賞沉痾悉除蠲諸侯不下士世變久相沿

幸睹干旄風愧非浚城賢何以佐嘉謀安民載虞篇賈晁談積儲君子防未然願言敬在位永享無涯年

癸丑八月十有九日往茗溪謁陳棟塘尊師

秋半氣澄肅湖水殊悠悠侵晨理征棹言往西南遊西南欲何之謁我陳夫子夫子實吾師睽違今二紀德容曠莫覿微言絕於耳豈不勞夢思未若親承敘揚帆駛中流沿洄遡清渚永懷

濯者歌還契原泉語矯首睇空雲意欲凌風舉行行道已遠遂届君子廬巖洞夾修竹宛若桃源居君子被繡服腰帶黃金鏤鬒鬢皓玉雪清質癯且修驚喜迎問予吾子來何時至止何神速慰我契闊思相對連日夕話言惟書詩皇皇周孔情要予千載期坐我陽和中陶然遂忘疲久切日星仰頓解長渴飢感德何以謝矢言慎操持覲始還戒終古人相與馳服訓永無斁用酧君子知

憲副雨泉陳公之任滇南敬賦古詩一首奉贈

黃鵠翔四海潛虬樂泥蟠飛沉各異途言就性所安公行越萬里予留守故灘公勵王尊節九折驅無難予含令伯誠有懷良未殫俱奮古人心咸思效寸丹臨岐申贈言睽離何足歎相期慎明德歲晚同金蘭

對月有感

要眇清廟音相傳自羲軒古奏久絕響舉世與誰彈惟有青天月照臨徽軫間清輝澹人心相

對了忘言撫絃一長歎此意會者難

感興三首

人生若山木華瘁紛然殊稟氣各有初定分要可諭愚夫昧天道得喪與悲愉與悲詎云是妄愉良可嗤偉矣彼達者不爲光景移委云符玄化恬然任所之

河伯侈秋水囂囂自矜誇一聞海若言頹然喪其多覆載會有終百年能幾何營營靡朝夕所

皆塵沙哀哉復哀哉是不可已乎省此苟不早貽笑大方家

月圓還復缺缺矣又重圓圓缺相倚伏造化良自然萬事皆如此孰能測其端君子通大道曠然釋嬰纒寸心艮已罄付之蒼旻天

偶述

吾人所可畏意念微茫間微茫忽差失華夏與戎蠻區區救末流紛紛何足言是以貴主敬此心常肅然肅然惟一直純然惟一天無動亦無

靜吾天自乾乾流行皆妙用存主愈淵淵此是作聖境其妙難爲言

示同志

士乃烝民秀秉志當不羣挺身蹈大猷遐繼周孔塵豈其效鄙夫憧憧喪其眞亦豈學懦兒俯從流俗情進當安羣黎退亦覺斯人生乎鳳與翔死則爲列星元氣相盤礴風霆與流行豈曰小成哉虛死與偷生流光轉眼非紅顔能幾春及時當奮發勉旃勿逡巡

入泮詩四首

須把身爲天下身德成還欲濟斯民此志要從今日有臨時矯強豈能眞

堯舜勲華但等閒孔顔盛德只謙謙古來賢聖心胷大不着纎毫俗態牽

士人所急在躬行須要吾心種子眞人不見中存戒懼聖賢事業此爲尊

心體原非有睹聞渾無聲臭一天眞聖賢只此常兢業成性存存道義門

感興辭

藉二五之偶合兮託靈明以爲人惟有形之不可久兮終紛散而飄零形既塊然以槁朽兮寬獨宵宵而長存慨有生之未經淘汰兮黃金與沙礫而混幷太極二五相混淆兮誰爲之主誰爲臣遊魂與生同一揆兮兩昏亂而無成哲人以天性爲本兮不逐七氣以紛紜久之而性眞長王兮七氣咸化而清純君王有道而民皆醇兮何况輔弼與臣鄰聖人由此而得不死兮堯

舜至今而猶生衆人謂窅冥而難信兮常鹵莽
而任情是以凝道古今其無幾兮徒共浪死與
虛生我鑒往古爲此文兮匪騰臆說誇難明天
下豈無明哲兮應知此論爲堪憑

仲冬之夜長至八日更深獨坐慨然有感念
人生爲萬物最靈不可苟焉已也而流光倏
忽恐逝者之難再援翰書之不覺盈楮用以
自儆譬若鶴鳴雞唱不得不鳴不唱不自知
其鳴唱焉爾

俟後編卷四終

俟後編卷五

禮文疏節 附便俗禮節

四禮總序

予年幾耄每慨禮教不行於當時思欲及未塡
壑稍申明之輯成四種曰冠禮節略曰婚禮釋
要曰喪禮補遺曰祭禮補遺每種各加小引於
首以見纂輯之意蓋闡大義以覺當世冀此禮
之漸行於時庶不至於全廢墜耳然其篇條甚
簡總爲一帙名曰禮文疏節道其實也另輯便
俗禮節數條以便民俗附於四禮之末焉嗟乎
予之爲此其眞有所不得已者乎時萬曆庚寅
八月既望日

冠禮節略小引

冠爲四禮之首將責之以成人之道故嚴重其
事告祖廟筮吉日具賓贊冠必三加彌尊志用
世也祝必成德備福期遠大也責望者重則冠
者亦不敢以自輕矣今乃忽而不行令冠者了
不得聞古訓不聞先生長者之言則亦安能有

所興起哉故終身懵然雖既壯且老猶有童心何可勝慨竊思冠禮之所以不行或者以其繁乎輙不自揆取古禮稍刪以就簡為之圖說使明而易曉約而易行庶幾其有興乎若好古君子自當考全禮而行之無賴是也

冠禮經文

孔子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古禮初加緇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故云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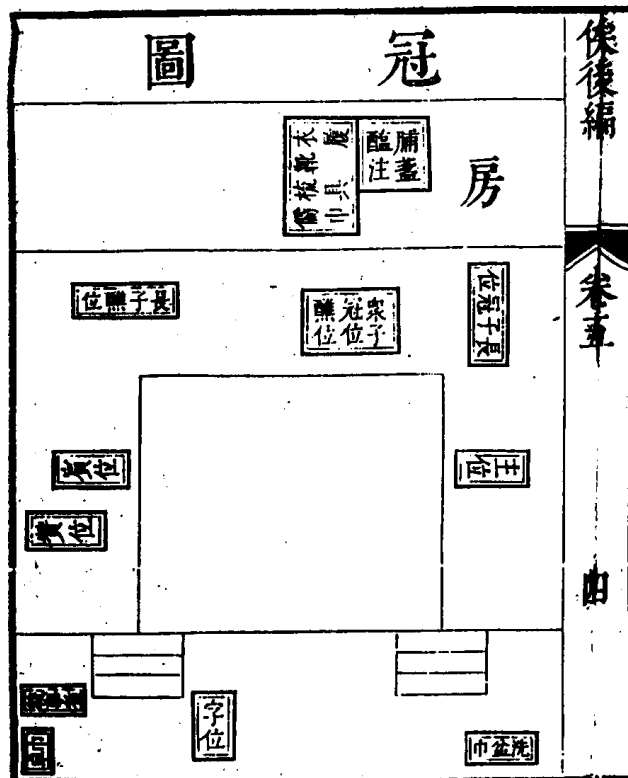
尊以用世期之故云諭其志

冠義曰冠者成人之道也將責之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於其身可弗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冠說

冠者禮之首也其來久矣不可以不知也昔者文王蓋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魯襄公十二而冠孔子二十生伯魚春秋傳曰冠而生子禮也則前此亦必冠矣曰男子二十而冠者聖人特為之品節所謂禮言其極不是過耳何必盡如是哉冠者將責以成人之道也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其年漸加其於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道皆與聞而領略之矣故時其冠而責之以此也豈限之以二十哉冠用深衣古之人上下皆服之非必夏后氏養老用之也冠而必醮乃酌而無酢酢之名醮必於客位者以賓禮禮其子敬成人也冠而字之者成人之道

所以尊之也昔孔子作春秋於其善之可與者則字而不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得字於孔子者才十有二人耳子思作中庸其於孔子也亦稱字以是為尊祖也賓字而復說其義以誨之及出而見鄉先生與父之執友復誨之非瀆也昔晉趙文子之冠見於欒武子武子誨之見於范文子文子誨之見於韓獻子智武子及張老獻子以下皆誨之其辭著於國語非冠者有徼於先生執友也先生執友以尊自處則誨之

而已所謂禮也古禮不行於今也久矣故間有冠其子者而人視之漠焉然此在庸人則然耳敦行古禮以爲世俗倡則士君子之責也苟當世士君子能自奮於流俗於有家當用之禮皆舉而行之雖衆口咻之而不辭舉世非之而不顧則久將人得於觀感而樂效之與行者衆矣三代之風不可復見哉

冠禮節略

冠必以四孟月上旬擇吉日蓋加冠於首乃衆體之上故也孟春爲最孟春尤一歲之首故也必父母及將冠者無期以上服乃可行

先三日主人具香燭糕果肉脯酒茶拜告於祠堂

先二日戒賓近則主人親往遠則遣子弟致書賓擇有德者

先一日宿賓遂宿贊者幷告於兄弟

至日夙興設冠位醮位賓主位分畫階級陳設各物於房中及東西階下如圖式將冠者立於房中

賓贊至主人迎於大門外平揖主由東賓贊由西相揖入門主人由東階賓贊由西階三揖升堂各就位東西相向再拜贊者立於賓左少退亦東西相向再拜如子弟爲贊則不拜　贊者降自西階盥手入房取梳具儒巾置於冠席之左將冠者出房南向立賓揖將冠者即冠席西

向。跪。贊者跪於其左亦西。向與之櫛髮加儒巾。
贊者起。西向立。 行始加禮。主揖賓降自西階。
詣盥所主人降自東階。從之盥畢。主揖賓同升
復位。執事者以盤盛始加巾。至西階。賓降階一
級。受之詣將冠者前。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
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
加冠。贊者助之。如先生長者。則不跪。賓復位。冠
者起。西向立。賓揖冠者適房。易玄色方領素袍
革履。冠者出房。南向立。 賓揖冠者。卽冠席西

向。跪。如初。行再加禮。執事者以盤盛再加巾。至
西階。賓降階二級。受之。詣冠者前。祝曰。吉月令
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
受胡福。乃加冠。如初加禮。賓復位。冠者起。西向
立。賓揖冠者適房。易深衣大帶純黑履。冠者出
房。南向立。 賓揖冠者。卽冠席西向。跪。如初。行
三加禮。執事者以盤盛三加巾。至西階。賓降階
三級。受之。詣冠者前。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

之慶。乃加冠。如再加禮。賓復位。冠者起。西向立。
賓揖冠者適房。易襴衫皂靴。贊者撤櫛具入房。
冠者出房。南向立。 賓揖冠者。卽醮席南向跪。
行醮禮。贊者自房中。捧醢置醮席。左復自房中
斟酒於爵。捧至賓前。賓受酒。詣醮席。祝曰。旨酒
旣淸。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
壽考不忘。冠者受酒。跪置於席左。賓復位。冠者
南向再拜。賓東向答拜。如先生長者。半跪鞠躬
答之。冠者跪取酒。左手執之。右手執脯醢。置席

前。空地傾少酒於地。執爵起。就席末跪。啐酒。贊
者跪受爵。撤脯醢入房。冠者起。就席前再拜。賓
答拜。如先生長者。半跪鞠躬。答之。冠者再拜。贊
者。贊者立於賓左少退。東向答拜。 賓乃字冠
者。賓主相揖降階。賓立西階下。少西。東向。主立
東階下。少東。西向。冠者降西階下。少東。立南向。
賓詣冠者前。北向。命辭曰。禮儀旣備。令月吉日。
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
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冠者對曰。某

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南向再拜賓答拜如先生長者則半跪鞠躬答之　主人揖賓及贊者出就次主人率冠者拜告於祠堂設物如初告禮次拜見於父母尊長　遂禮賓贊及兄弟無過侈中禮可也蘸畢則歸俎於賓贊非必糖果卓席卽席上果肴麪包之類可也倘賓贊非至親相厚而乃尊嚴貴顯者則賓用紵帛贊用書帕其受否各隨其意冠者家貧則止用歸俎可也次日拜見外尊長及鄉先生及父之執友皆具服

婚禮釋要小引

昔溫公因古禮而定爲家禮文公又斟酌之今所頒行性理內文公家禮是也玆錄其婚禮內親迎成婚二節最要而世所罕知者粗釋其義於左

親迎者男先於女未唱婦隨之義況夫婦者所相與共承宗祀共事父母以似續其先者也故禮載國君冕而親迎詩載文王親迎于渭況士大夫乎若不親迎而女子自往乃謂之奔則爲妾不謂之娶妻矣

奠雙鴈而拜者非拜鴈也乃行贄也與冠禮用幞頭義同均行大夫之禮謂之攝盛所以重冠婚也奠者安置於地以俟主人侍者之自收也

家禮壻升賓階北面拜主人西向立不答拜今考外甥女壻拜皆半跪而扶之依此可也

壻親迎無欵宴之文蓋婚娶必以昏取陽往陰來之義故今人家每以半夜五更娶均非欵宴

之時況以親迎爲重亦不當論宴飲也或設糕茶足矣姆奉女升車壻乘馬先行徐徐以待婦車之至婦車隨壻而行至壻家壻先下馬俟於廳事前婦至廳事前下車壻親導而入遝至臥室中設二紅單夫東婦西相對而拜次行合卺酒禮設酒肴果品二卓於室內夫東婦西相對而坐斟酒十盃交換而飲以成夫婦之禮猶世俗所謂結親也夫婦之禮旣成然後夫可率婦以同拜於舅姑及諸尊長矣然後至三日主人

可率子婦同拜見於祠堂矣倘夫婦結親之禮未成何爲而相率以拜於舅姑尊長祖先哉豈不紊其次序乎必以三日見祠堂取義於月與日會三日而後明生也

拜告祠堂止用香燭酒脯糕果新婦具茶不必設祭主人焚香酹酒四拜祝曰某之子某以某日婚畢新婦某氏敢見子婦並立香案前四拜主人進酒新婦進茶主人再四拜子婦再同四拜辭神

家禮成婚全是壻爲之導引姆爲之扶掖輔助姆卽伴婆或更着知事老成家人婦一人摯之尤好婚娶大禮尤重男女之別萬萬不可用男子混其間唱禮以亂男女之別若其他一應醜怪惡俗如坐牀撒帳種種等項理應嚴加禁絕毋使汙士夫之家以爲風俗之表率可也傳云禮不下庶人以其未嘗讀書學問不可槩責之以禮也若士夫之家又棄禮而不行則竟使誰行之乎念之

喪禮補遺小引

余所纂禮文疏節大槩一以文公家禮爲主而備其所未備也然獨以文公所輯喪禮視冠婚祭禮爲特詳故士人宜悉從之若喪服則當遵朝制正禮也似無俟余贅爲之備遺者但竊傷今世之於喪禮往往隨衆行事而曾不顧其敗倫傷化則風俗何由而善哉故不得已復纂數條其禮文則一以文公家禮爲主若喪服則一以朝制爲主而其他末俗之敝則盡革去之庶

乎四禮完備而可無遺憾矣乎

夫喪以哀爲主也其有悖乎哀者皆非也故君子之論喪禮也亦執此以斟酌之而已矣茲以敝俗之當革者言之如水埋火葬與弒親無異惟最無知小民行之士人決不爲此自蘇郡外卽小民亦未聞有爲之者不必論矣其他若送喪者具酒食以邀喪主主喪者亦豐飲食以爲歡樂或用鼓吹以爲得意皆不孝忘親之人也若用僧人響鈸及多設紙人紙馬紙獸紙衰綵

亭之類以爲觀美亦無知之輩也其悉當革去也決然矣至若貴顯之家酌其所當用者如明器祭卓鼓亭類以白布爲之此外白布毬二三對其亦可乎其他則悉當革去也決然矣如擇其可通行者惟歌郎五人唱蒿里之詞以助悲哀乎斯則稍爲近古云爾若以居喪之禮言之其巾屨則當用粗麻之巾粗麻之屨或用草屨切不可用雲頭以爲華飾也其衣服則當衣白布服在裏麻服在外其鋪臥則當用白布被褥

其几席器皿則當用樸素几席器皿其飲食則當用蔬食菜羹可也若羸瘦有疾之人則當暫用酒肉俟病愈仍用蔬菜不可執泥也以言乎慶弔則弔而不慶其弔也用素冠素袍素履可也若已有重服則以弔服蒙重服之上弔已仍服其重服可也以言乎居處則外寢而不內寢正禮也若已之年漸老而尚無子則重後嗣卽所以重祖父期年之外便當內寢不可執泥也但不可年非向老子孫衆多而漫以是借口云

爾以言乎招飲則槩不敢赴不但不赴戲飲而已亦槩不敢具宴以延賓不但無戲宴而已以言乎婚嫁則必上無父祖重服大無期功之喪乃可否則當悲痛之日非行吉禮之時且忘親悖道斷不可爲也凡此之類悉無所犯斯其爲君子居喪之禮乎

弔婦人之喪者必此婦人年高至六七十吾與其子列行此婦人爲尊行者然後乃可至其柩前叩首否則止可於廳事前與其主人相對叩

首而已不可直至年少婦人柩前叩首也

凡喪禮男子居幕內之左方女子居幕內之右方然其用幕以蔽內外者此爲婦人而設也若男子則當用衣帶掛起幃幕之左令人明見答拜可也不然其不肖子孫欺外客不見而答拜不盡禮者有之此尤不可者也

凡弔服其襯裏之衣亦不可用華色者下拖及袖口露出炫耀人目俱爲不恪非哀死之道不可不慎也

凡弔所以哀死弔生必有哀惻之辭與喪主當面相慰方可稱弔若拜後寂無一言便出外走相慰之意安在此皆相沿循俗而不知其非也惟出殯上香乃全是爲死者加禮與弔生不同況拘在三四日內賓客疊至喪主答拜不勝不必用此禮矣

祭禮補遺小引

夫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由人心生也故禮雖未之有者協諸義而協是卽禮也今以原諸人

心之不容已協諸義而允宜者約爲數條曰祭禮補遺蓋卽予所行於家者摛諸翰墨云爾

祭禮補遺　此特補所未備其詳當考諸文公家禮行之

凡祭必於四仲之月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故曰時祭其歲除之祭則曰歲祭其分至之日倘有不得已事則或先三五日或後三五日皆可但必先三日預告清晨拂掃祠堂主人具服啓櫝詣香案前四拜進每龕神位前各恭揖如事生禮仍還香案前跪祝曰維年月日孝玄孫某敢昭告於顯高祖考府君顯高祖妣某氏曾祖以下稱如常茲有時享之禮將以是月某日奉薦謹此預告以某某祔至期尚格饗之祝畢四拜惟歲除之祭不必預告凡祭須暫卻人事專心致志於祭主人及子弟俱不飲酒茹葷祭器必平日另置鎖於祠堂櫃中勿雜用臨時必洗滌潔淨牲物四五品必肥潔芬芳麪及米飯必精好果品小菜必佳美主人及子弟咸具服肅恭僮僕供役者悉衣帽惟謹毋得袒裼諠譁凡臨

祭必具服率子弟同詣祠堂內焚香恭揖跪告曰孝玄孫某謹擇以今日特設仲春之祭夏秋冬倣此恭請神主出就廳事用申奠獻謹告廳事近北預設淨卓四張主人捧高祖龕子弟以次捧曾祖以下龕置於卓上高祖在中之左曾祖在中之右祖在左首考在右首俱南向如待賓禮各有龕相隔不嫌並列其祔食者男祔於祖考及考之旁女祔於祖妣及妣之旁俱東西向倘未盡另設卓於兩旁次序東西向中設香

案置香燭紙錠祝文於上前設祭主拜單兩邊少退設子弟拜單席亦可各卓及香案前俱置一滴酒楪此以上迎神之禮也主人拈香四拜酹酒於香案前復四拜皆子弟同拜此降神參祔之禮也主人詣各龕前獻酒執事者設拜單從高祖起以次及曾祖考每詣一龕前卽捧酒跪滴酒每盞滴少許於楪內所以代祖考祭酒也滴過卽兩手擎上子弟接置神主前主人俯拜而起每龕皆然各祔食亦以次獻畢幼者則子弟獻可也獻畢主人復位跪讀祝祝文具文公家禮讀畢四拜子弟同拜執事者撤酒再斟主人再詣各龕前獻拜如初但不滴酒祔位亦然獻畢主人復位撤酒再斟主人再詣各龕前獻拜如初祔位亦然主人復位執事者獻麪及米飯獻畢主人親執酒注詣各龕神位前逐盞斟滿畢幼者子弟斟所以勸祖考也斟畢主人復位四拜子弟同拜此辭神也執事者焚紙錠及祝文焚畢撤拜單及滴楪次撤酒次撤祭品

諸物撤完主人親捧高祖龕送入祠堂子弟捧曾祖以下諸龕如初主人詣香案前同子弟總揖告曰謹奉安神主凡祭畢辭神之拜必遲緩若有不忍辭之意拜畢旁立常拱向祖考勿背也既奉安神主而還廳事必猶然有若祖考在上之心不敢遽爾正坐也其焚紙之灰不敢弃之褻處必浮之河中不敢褻鬼神之餘也祭餘酒餜必與親族子弟同享所以樂祀禮之成敬祖考之餘也

凡俗節薦以時食每龕神位前設時鮮一炙脯一時果二米麪節食一或二小菜二清晨拂掃祠堂主人具服啓櫝詣香案前焚香四拜祝曰孝玄孫某茲以其佳節敢獻時食進神位前每位恭揖斟酒三巡還香案前四拜

其非俗節而止獻時物一二品者有鮮則獻酒具小菜命子弟具服詣每龕神位前各恭揖斟酒三巡無鮮則不必具酒菜止具時物如新果新茶新豆之類亦必命子弟親奉薦詣每龕神

位前各恭揖如前凡獻必啓櫝焚香
凡朔望清晨必令僮僕拂掃祠堂具香燭主人
率子弟具服啓櫝於香案前四拜仍進每位神
座前恭揖如事生禮有時物則薦時物或新茶
或果品或魚蟹或一物或二物不必其初出必
俟其體質完就滋味佳美乃獻若尚未完就佳
美則姑俟之雖非朔望亦可以薦必誠必信不
可苟也凡月朔午前獻茶如無時物午間止獻
飯必用精米用肉脯一魚一共二器必芬芳鮮

美者設小菜望日則止設茶及點心糕餅隨便
必佳者凡朔望器皿必洗滌潔淨
凡祖考妣及考妣忌日必辭客以致其誠敬肴
四品必芬潔果四楪必佳美器皿必滌淨具香
燭紙錠祝文主人率子弟具服詣祠堂香案前
焚香恭揖次詣應祭神位前恭揖跪告以故奉
龕出正寢致祭如常儀凡龕中有二主者則連
龕捧出如曾繼娶有三主者惟祖考及考忌日
則連龕捧出如祖妣及妣忌日者則不必捧龕

止捧當祭神主或祖考或考同享以二妣存日
原不相識幽明雖異情理實同必不來享不請
可也祝文具文公家禮
凡遠出遠歸必具服焚香告謁祠堂香案前四
拜仍詣各龕前恭揖婚喪大事亦如之詳具文
公家禮此不重述
一祠堂中四代神龕位次一如廳事祭享之儀
事以事生之禮不敢二也
一四世以上五世六七世神主禮宜遞遷者如

祠堂寬廣則另設一小間於旁或有後間亦可
俱南向中藏遷主外設總門啓閉或祠堂隘則
於四龕上另設一閣中藏遷主外仍設總門啓
閉此惟歲除即就其處奉薦亦不請出廳事歲
朝則獻以節物香燭其祝文則各從其世數稱
之云第幾代祖考妣是也子孫亦各從其世數
稱之云第幾代孫是也不必用來孫雲孫仍孫
等字面凡冬至新歲則供遺像設糕果香燭照
俗禮冬至三日新歲四日初朝則具服率子弟

既葬餘日則具服率子孫恭揖可也日滿則主人親身拂拭遺像用紙裹藏之

凡墓祭春則雨露既濡清明時也秋則霜露既降八九月也孝子慈孫履之皆有怵惕追遠之心故有墓祭墓如多家貧路遠者或不能遍則新墓一年二祭世遠之墓一年一祭可也凡祭墓必先墓左先祭土神各祝文俱載文公家禮此不詳及

凡水火急難之事必先捧神主鑰於箱櫃中臨

時即挈以行其次則父祖遺像手札製作家譜及先世遺衣俱總鑰一箱櫃中臨難可即挈以行遺像軸長難以入櫃另作一束仍加席裹亦可

凡子孫晨暮必詣祖父母父母前定省晨恭揖暮不必揖不可怠惰既以盡子孫之禮且以垂法於後世子孫也

凡朔望謁祠堂後即以公服詣祖父母父母前恭揖

出必告返必面非有不得已大事勿外宿凡出必早歸或赴讌如不可辭者亦勿夜飲不敢勞尊長倚門之望也

凡有要事必虛心請問反覆熟議而後行勿硬執己見徑情直行所行雖是亦不得爲孝也況未必是乎

凡居家必深宮固門開門勿太早夜閉勿太遲必令年長老嫗司之男年十二以上即勿入內女年十歲以上即勿出外凡婢僕皆然所生男

女年六七歲即勿令同飲食同席坐男年十歲即出就師傅誦習外宿非有大故勿輕入內女年十歲即就女師誦習古訓及學紡績織紝烹飪之事晝不遊庭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便俗禮節小引

禮不下庶人以貧賤之家不能備禮故也然使存其大略則亦勝於蠢然全不知禮者故特創爲庶民之禮務簡而易行民其庶幾興起乎其士大夫家則自有文公家禮在若亦用此是下

同於庶民而爭趨於苟簡究惡乎可哉

便俗禮節

一冠禮　冠者成人之道也男子年二十內外擇日將冠主人具香燭告於祖宗率其子同四拜冠畢主人又具香燭率其子見於祖宗同四拜次請祖公祖母坐四拜次請父母伯叔父母坐各四拜次見兄嫂四拜如有姊亦四拜如有弟妹則各相拜揖明早到各尊長家拜揖簪帽等飾稱家有無衣服隨便不可用錦紵綾羅玉

簪金鑲雲履等既過於奢華又且僭分只要向上學做好人靠本等做生意務盡孝悌忠信守禮義有廉恥不習下流之事與好人交往不與下流人交往如此則在家出外無不敬重不枉做人在世矣

一婚禮　婚者人道之始也男年二十內外女年十七八主人及男女本身無期功以上喪乃可成婚先詳細訪問其家不習為非無過犯其父無隱疾其母孝順端謹有廉恥勤儉者方遣媒議親用茶棗簪珥衣服之類聘定女家只要教女學好男家只要新婦學好財物嫁送稱家有無不必計論婚姻須要和氣切勿言語相爭擇日將娶主人具香燭告於祖宗率其子同四拜新婦入門夫壻相對各兩拜次請祖公姑坐夫婦同四拜次請公姑坐夫婦同四拜次請伯公伯婆叔公叔婆坐夫婦各同四拜次請妻父母坐夫婦同四拜次請外公外婆坐夫婦同四拜次請姑娘母舅舅母姨及兄嫂姊等凡在

家者俱夫婦同四拜其姑夫姨夫等雖屬尊長但常規例皆辭避甚為得體只新壻出拜不必新婦同行禮可也次主人宴客男坐於外女坐於內切不可混坐一處以亂男女之別三朝新婦烹茶具糕果香燭以獻祖宗主人率子婦同見俱四拜遂以茶果等奉祖公姑公姑及在家一應尊長至親

一喪禮　喪者人道之終也氣將絕不可諠擾恐驚亂其神氣絕鋪薦褥蓆於地遷尸在上男

女被髮跣足擗踊號哭不食至入斂後乃食粥
几父祖年高當預備壽木如未備病篤時作急
營辦各隨力量務要堅厚合棺須仔細親身自
看分付匠人底蓋四圍各要抿縫棺內用油灰
護縫草灰鋪底上加風化石灰上用褥席衣服
須用新者三四件身體額面俱要向上端正兩
邊空處用舊衣及紙裹生炭塞緊此是送終一
節大事不可輕忽次設靈座每日上飯一如生
時不時哭泣人來弔者答拜且拜謝之擇吉日

出殯請好地師選擇墳地拜選葬日墳地不可
太高露風亦不可太低防水四圍俱要有空地
不可太逼水又忌溝港岸塍反背冲射及斜飛
向外及忌屋脊冲射須擇略高燥向陽地岸塍
溝港俱灣轉環繞墳墓後忌低陷須有略高基
地墳墩作靠方好墳前須要開爽不可有高山
墳墩屋宇大樹逼塞在前墳兩邊須要或闊岸
或他家墳墩基地夾護不可空缺風吹如此者
方可用葬日最忌神殺相犯須訪有名地師一

二位各自參看方好難獨聽一人之言及輕聽
無名地師之語蓋凡此皆關係禍福死者安則
生者安不可苟也決不可聽俗人之言將尸棺
投之水火此乃忤逆不孝悖禮之人與禽獸何
異大凡喪事以悲哀盡禮為孝不可放縱飲酒
若吹打樂器及僧人響鈸之類皆不知禮者也
若知禮者決不用凡為父母公姑及承重孫孫
婦及夫喪俱照依大明律斬衰三年其餘悉照
依大明律內服制一槩不可苟且

一祭禮　祭者人道之厚也寒食七月十五日
十月朔則祭墓請親族兄弟同往如家貧不能
具物請親族只一壺一味一飯獨身自往焚化
紙錢亦可或家貧不能一年三次上墳只一次
二次亦好勝似經年無子孫到墳也端午歲除
則祭家內祖宗父母忌日則特祭父母祭品稱
家有無除夜祭竈祭家宅土神凡祭必盡其誠
敬不可用見成祭過鬼神之物及請客所剩之
物及陳宿氣味不好之物主人不可酧酒食蒜

及服汙穢不淨之服。凡此皆爲不敬祖宗神明必不來饗。有禍無福。戒之戒之

凡子事父母。婦事公姑。孫事祖父母。孫婦事祖公姑。必以孝敬爲先。凡飲食衣服時新之物。必先以奉尊長。然後方敢自用。尊長有病。必晝夜看顧。左右扶持。奉侍湯藥。不敢怠惰。或有事不得已他出。必急急回家。不可在外遊蕩。煩尊長掛念。

凡爲子孫者。必向上學做好人。勤做活業。凡百節儉。不可妄費。小心謹慎。守正畏法。不敢放肆。與正人往還。不與輕薄遊蕩人往還。勿扯牌擲骰串戲看戲唱曲。勿宿娼婦。勿上店飲酒。勿扛挈紮詐誆騙。勿敎唆詞訟。凡此皆下流之事。害及身家不小。有一於此。卽爲不肖子弟。敗壞門風。羞辱祖宗。不但一家父母兄弟妻子無不怨悵。卽親戚朋友鄰里鄉黨無不人人厭賤唾罵。豈可爲人於世乎。戒之戒之。若一心向上。要做好人。諸邪不入。不犯刑憲。則不但本家父母兄

弟妻子俱和好無言。凡親戚朋友鄰里鄉黨。亦無不人人親愛我敬重我矣。豈不增光父母。長養門風矣乎。勉之勉之

保後編卷五終

俟後編卷六

女教

女訓

末世不知禮義往往有四大事人不明白在男子則出仕之義不明弟兄之義不明在婦人則夫婦之義不明母子之義不明男子學古出仕上以爲君下以爲民今乃止爲自己一身一家以求富貴故世多不忠之臣此出仕之義不明也人必有兄然後有弟兄先弟後兄尊弟卑故古人每以父兄並稱是兄與父同一尊也又每以子弟並稱是弟與子同一卑也又每以孝悌並稱是既當孝其親又當悌其兄也今人不知大義皆謂弟兄只是同輩無有大小故肆無忌憚敢於悖逆其兄此弟兄之義不明也夫婦雖是男女匹配其道甚大等於天地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尊卑之分出自天然豈容紊亂故丈夫之服三年妻之服止是一年世間萬事皆男子所爲婦人止司內事何可相同今愚惷婦人不

達道理將謂夫婦同體原無尊卑欲每與丈夫爭論不肯相讓以至惡言相加甚至不顧其夫此等悖逆天道自作罪惡神明豈得佑之此夫婦之義不明也人家以子嗣爲重故前母後母正出偏出總是接續祖宗一脉爲母者但當以祖宗爲重一體養育一體教誨既不可二三其心亦不可避嫌不管總是私意豈爲達理爲母者以一體看待其子其子豈無孝敬之心母慈子孝人家安得不昌大乎而世間紛紛不一每每母子參商以致舅姑不悅夫婦不和家道由此乖離漸致零替此母子之義不明也男子無此二蔽乃爲賢明丈夫婦人無此二蔽豈不爲賢明之婦乎

凡子女雖幼小亦不可使同一處飲食游戲居處不問自己親生及婢僕皆然漸成褻瀆無恥他日有不可言者

紡績織紝裁剪補綴浣濯烹調飲食製造醬醋醃臘及諸蔬菜果品整頓器皿於以奉祭祀於

以奉舅姑事夫子以待賓客凡此皆婦人職分內事所當用心精細不可忽略者也否則一切顛倒婦職既廢不成人家矣

自古婦人晝不遊庭夜行以燭無外出之禮亦無合伴交游之事故父母沒雖兄弟在亦不許歸寧況其他乎後世婦人喪其廉恥每每假借他辭出游無忌與游蕩娼婦何異是父母兄弟之恥舅姑丈夫子孫之恥名門舊族之恥也其敗壞風俗何如切戒切戒

女故事

妯娌俱賢

處州黃夢庚妻葉氏夢裴妻魏氏聞其夫議鬻田贖兄罪輒從旁贊曰勉之勉之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使爾兄弟生還吾屬餓死無憾二人易白金北行七千餘里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出兄夢池復職君子以爲黃氏兄弟友愛固矣妯娌皆非常人也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數茲獨以道佐夫子嗚呼賢哉

貞女踐盟

貞女胡廣女解縉子禎亮妻也廣縉侍宴太宗曰二卿少同業仕同官縉已有子廣女宜妻之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已而貞女生遂訂盟未幾解遭誣舉家戍遼而廣縉俱故胡諸父欲以貞女他嫁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因曰薄命之婚君主之父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若背君違父何以生爲洪熙改元解赦還貞女歸禎亮事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浣滌穢汙皆親爲之且通經史性柔慈側室子女視同已出卒年八十五噫貞女上稱君父下誓己節孝姑敬夫慈於妾子其女德之備何如豈惟不愧兩家之裔亦大有助於盛明風化哉

烈婦俞氏

明顧烈婦俞氏者儒俞楫女吳縣學生員顧春妻也幼讀曹大家女誡及文公小學即知大義春年二十餘患瘵症將絕念俞年少家貧難守

丁寧不已。不能瞑目。俞思無以自明。遽用指摳其目。睛。眞付夫棺中。殘形以安夫志。而睛不得脫。乃以繡剪刺其左目。流血遍體。仍欲刺其右目。姑高氏大駭。抱持曰。今吾已無子。猶幸有幼孫在。吾夫婦及幼孫所賴惟汝。留一目可也。乃止。夫日遂瞑。吳縣令吉水劉公恒高其行。脫夫人簪珥。聘杜侍御女。配其遺孤。且買宅范文正公祠旁。以居之。請於本郡。月給以米。俞晝夜苦志力女工。以養舅姑。舅姑歿。喪葬盡禮。年七十

餘足跡不出閨戶。雖親戚亦罕見其面。病不肯延醫。曰。吾寡婦。死即死耳。豈可令男子入室以手指按臂診吾脈耶。聞者凜凜。郡守聶公嘗令吏押一不潔婦往拜烈婦。以愧之。且以勵世風。烈婦以見此婦爲汙。竟弗肯見。雖太守命不顧也。其高潔如此。嘉靖間天水胡公纘宗奏旌表其門。

文氏貞女

明貞女文氏者。吳郡文中丞公森季女也。妾張氏生。貞女而卒。育於嫡母謙恭人。嘗許嫁禮曹郎陸子由子錦甫。四年而錦卒。中丞公尋亦捐館。貞女時方十歲。即斷葷。誓不二。每自念命屯黯然潛泣。嫡母不知其志。而憐其少。欲更許他氏。年十九。乃有欲聘者。女即持剪刲壞其左顴以自見。母不敢強。而尚意或可徐爲之謀也。他日長姊歸寧。母語以故。姊因以己意勸諭之。且曰。母老矣。非可依也。汝獨不念此身竟安歸乎。女意怫然歎曰。吾所重者義耳。若此身非難也。

吾惟速死焉耳。乃復持剪刲其右顴。深入至骨。血淋漓遍體。姊大駭。不能仰視。奔告其母。則已并剪去其髮。暈倒臥地矣。母至呼號。乃甦。大悲傷之。因撫慰之曰。汝何自苦至此。我今已一聽汝矣。諸姊妹莫不歆其烈。分其髮以爲髢。由是專居一室。獨持縞素。足不踰閫閾。御史舒公汀按蘇大書貞烈扁其門。嫡母卒。貞女哀毀骨立。姑陸宜人歎曰。貞女以死守義。爲吾家也。今其母亡。我當迎之。即往迎女。女欣然曰。是吾志也。

遂往從姑曲盡事姑之道請姑立伯氏子汝傳爲後曰無使夫無祀也姑嘉其志告廟而立之貞女所以抗義方之訓於汝傳者甚至年三十七而卒臨絕顧謂汝傳曰致夫有後吾願畢矣目遂瞑

孝婦事舅

孝婦者失記其州里姓氏既喪其姑又喪其子惟舅獨存衰老甚矣且更無其他子弟所賴以奉養者惟孝婦耳而家甚貧窶婦竭力紡織以

備甘旨然又恐舅見衰麻則思死者不免悲哀也於是在私室則服衰麻至舅坐堂上婦捧盤進食則去其麻衣以常服見置食案上退立堂柱間以俟徹器其恭敬之狀儼若弟子之事嚴師焉親戚或偶見之輙笑曰學生子又來上學矣夫觀孝婦事舅進饌之儀及易服以安舅志卽知學者亦不過是矣而一婦人能之此豈但能孝且有德也其賢矣哉

孝婦事姑

孝婦者失記其州里姓氏事姑孝謹而家貧無業姑每好竊食其鄰家之雞必令孝婦烹之如此者不知其幾矣婦心恒悲之恐傷姑志不敢言最後姑復竊其鄰雞令婦烹之婦烹以進不勝其悲泫然泣下姑怪而問之婦對曰自傷家貧無以供母令母食他家之肉是以悲耳非有他也姑由此大悔悟更不竊鄰家之雞夫不食鄰雞義也不拂姑志而竟能以誠心緩辭移易母志此其孝心懇惻尤難能也可不謂賢乎

吳婦節孝

節孝婦者歸封君倖之中女故儒吳天倫妻也貞靜寡言夫婦相對儼若賓客天倫夙有心疾哭生母劉氏過哀病劇不起痛念親老家貧兒女尚襁褓垂絕而目不瞑婦卽剪髮誓以身殉姑瞑從此擗踊悲號絕粒待盡及葬躍入壙中時隆冬盛雪嫡姑羅氏泣抱不已婦指雪止乃還示決殉也俄頃雪果止大慟而歸遂茹素斷葷手書內外倫理四字揭戶外暑夜不取凉童

穉不許入兄來稟姑方與相見然終不踰閫其母張宜人憐其貧而往逆之輒辭曰翁姑老矣朝夕止有妾在敢頃刻離左右乎封君不能強爲改卜數椽於城奉舅姑徙居焉日端坐一室紡紝供養暮夜課子動引經傳格言以示法程姑多脾疾躬浣濯汙穢夜不解帶遇翁病湯藥必躬親病篤以身禱壽亦愈翁年七十九而終歲丁卯永年蔡公守蘇伯叔兄弟亟欲舉揚之固謝中寢終六十歲無聞焉嗟乎如吳婦者節

報夫子孝事舅姑生不求聞死而益顯古有哲婦斯之謂與予是以特敘其事俾傳之於後世云

俟後編卷六　終

仁孝先生事略附錄

後學彭定求輯

先生世籍金華南渡家蘇之陽城號愛山八世祖也歲祲獻粟高皇帝義之錄子孫襲稅戶人才官以世愛山不仕授其兄子再傳爲樂閒公好施生心古公三十始知書壽以貢能於其官父陽湖公（諱庭嘉靖癸未進士）按察甌閩有廉惠聲叅藩豫章遽謝病歸與衡山（待詔文公諱徵明）酉室（吏部王公諱穀

祥）五湖（尚寶陸公諱師道）隆池（先徵君先公諱年）雅宜（太學王公諱寵）五

六人交賢達之趣勝於仕宦之樂（陳文莊公撰墓誌）

先生幼失恃育於祖母俞引經史訓忽問曰讀聖人書何故不做聖人俞曰兒有志自爲之入家廟習登降之儀如成人初授蒙課手摩書角父戒之終其身所熟讀書不復觸手授詩辨野有死麕之詁曰世豈有誘女吉士哉（墓誌）

先生年十四隨陽湖公宦京師誦程子四箴又悟勿字似旗脚之題得孔門求仁宗旨歎曰學在是矣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整襟

危坐無惰容洛閩源流錄
陽湖公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強之歸十九補諸生謁魏莊渠先生考道焉時士子爲文爭尚奇詭先生獨謂學不聖賢雖凌厲適上君子不貴也閩洛源流錄
先生本陽湖公鳳翔千仞之誨畱都歸悉謝餽遺書於旅次曰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泊平康里歌呼徹夜正襟危坐旦啓扉命徙其嚴重若此墓誌

事王母俞口嚼飯而進之陽湖公晨出不歸廢食暮出不歸廢寢正衣冠迎送候入出於門之下夜半不怠公好佳客則開別墅老而連榻公不寐亦不寐夜起亦夜起通宵傾耳以伺聲息歿而盡哀然不以是稱孝稱孝乃自繼母郁郁性嚴核督過必跪而請得解乃起或至夜分出就寢室發書讀之其聲朗然陽湖公詢故曰夜來阿母偶責婢子耳或微言疑子之狗內言也先生聞之如旱得雨如盲得杖如入深山雲霧中天爲開霽曰吾知勉矣乃遂絕內年方壯盧與郁鬨門對峙朝以入趨而出暮以入趨而出勤侍郁母不反顧歷十三年如一日而郁大感悟一日手持茶甌驚擲於地曰汝乃眞孝子嗚呼盧不愧仁孝夫人也十三年而無間然先生曰成我者郁安人也郁卒哀號孺慕如喪考先生以是致愛致慤於祭禮尤兢兢焉人稱王曾子墓誌
先生子殤陽湖公爲置媵先生不欲陽湖公曰

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哉乃勉諾及數年仍遣之洛閩源流錄
陽湖公性慈愛然先生居恒侍立不坐公亦不命坐飲食候公畢而後退食惟逢佳節一同舉巵聞呼召雖盛暑昏夜必整衣往墓誌
先生無兄弟友愛諸從昆姪輩開館勵之學婚嫁必任自奉則糲食布袍五十年如一日嘗命僕以銀器質典庫踰年取歸誤與金器促還之典家以布勞僕僕不受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

乎（洛閩源流錄）
歲大祲躬啜麥粥平糶爲富室倡饑民載道轉
飯裏薑浴遂施之歲蓄精粟以待軍士之需曰
荷戈可念（墓誌）
姊沈氏有甥貧而瞽邀與同居每飯一蔬一肉
必置肉其前而擊其缶瞽甥下筯淋漓滿案觴
且盡矣如是十餘年未嘗憎慢郁舅氏以田售
乘間一言立返田券鄰富人侵其居地家僮欲
止之曰否不察者或乃以我爲侵（墓誌）

從游四百餘人先生刻厲相責然學惟慎獨爲
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又戒曰學
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
大又曰六經文之本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
無於是學者知有正鵠（洛閩源流錄）
親朋朝暮見來必迎去必送坐必拱入而對盧
碩人碩人肅然起立先生於爐香椀茗種竹栽
花非其好也矢爲詩歌亦根極理要書法勁秀
（墓誌）

陳中丞公（文莊從祖）孫元爽入泮先生贈詩四首其
一曰三千荷敎已勤渠更欲開來乃著書作聖
良方昭揭在諸君何事獨踟躕其二曰學憲甄
才育聖宮青衿濟濟最相崇須知爲國求賢意
莫作榮階眛爾衷其三曰須把身爲天下身德
成還欲濟斯民此志要從今日有臨時矯強豈
能眞其四曰消除俗態方稱俊未洗塵心正可
嫌卽使能文登上第還須體道作高賢（陳氏世藏先生墨蹟）

管東溟先生曰吳有隱君子曰王博士某嘗與
余論烝烝乂不格姦之義曰人子最忌傷父母
之心格其姦則傷矣舜但烝烝自進於義不敢
格父母之姦惟其不格所以久而自格知言哉
博士事繼母最孝此正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
切而有味也（從先維俗議）
王弇州先生題陽湖公像贊曰成進士而不靳
榮以文行著而不希名有子孝廉能以德承憲
將挾軒冕者望車闕而却軌騰頰舌者指圜廬

而吞聲者耶（弇州山人集）

高忠憲公建言謫尉揭陽作三時記云候先生於吳門（時萬曆甲午七月二十九日）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待文王而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儒弱了余猶記去年先生一見謂余曰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實當終身誦之（高子遺書）

嘉靖四十四年提學御史耿公（定向）補廩次年超次選貢萬曆十三年禮部據巡按御史宋某保

奏覆勘孝行奉旨給劄旌表（舊刻侯後編後下同）

萬曆十四年南京禮部尚書袁安節公（洪愈）奏云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所謂君子儒者乃眞也何也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尚行而不尚言務實而不務虛也若求諸人而不求諸己而言過乎行名勝其實則爲小人儒矣小人則僞而已矣臣見長洲歲貢生王敬臣自少閑詩禮之訓稍長習聖賢之業讀書必體之身心躬行必先乎孝弟親嘗飯以養其祖母

鬻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分空室以居之計饔飧以給之不自知其家之不足也門人受業者敎之以思誠之學孝弟之道惟恐人之不爲善也事親之禮巨細曲盡而無替於始終檢身之功夙夜匪懈而尤嚴於愼獨淹貫五經而講究不倦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和易而不流直諒而不亢紹伊洛之正派實聖世之眞儒寧使之終困於流庶同腐於草木而已哉乞勅下行查或特行召見之禮或專授翰林之職必能敷陳道義贊襄謀猷所益於聖治豈淺淺哉

此臣特以所灼見者言之耳天下之爲眞儒者或不止此舉一人而諸臣皆知所舉矣

禮部覆奏云古之儒者出於一而後世雜之以僞於是有眞儒之名辨之不可不早也夫天下非無儒之患而無眞儒之患禮有儒行之篇傳稱君子小人之儒則品藻之大較可睹矣去古益遠此道鮮聞弓旌之典不見於山澤谿谷之間久矣今據禮部尚書袁某所奏長洲歲貢生

王某學本身心躬行孝弟歷歷有據及查先年本生曾以孝行旌表可以知其爲人恭候命下移咨吏部將本生遥授兩京國子監教職之銜以示激勸（得旨依擬行吏部遥授國子監博士）

萬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公（价士）奏云國子監博士王敬臣孝乎輿論學懋躬修當此頽風靡靡之中獨詣君子慥慥之域卽其操履清修學術醇正誠足廉頑立懦庶幾聖賢之徒但年力業已向衰仕進原非所志所當特賜表揚仍行

儀徵錄　附　八

有司時加優禮以示後進之趨者也

吏部覆奏看得巡按御史甘某請將國子監博士王某特賜表揚仍行有司優禮一節爲照士必有眞修斯有實用而拔幽奬恬躁競者愧此勵世維風之意以臣等所聞王某砥節好修終始不渝雖無仕進之志亦宜旌異之及應請命下移咨應天巡撫及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備行該有司將王某時加優禮以示崇奬（得旨准行）

萬曆二十一年應天巡撫劉某奏稱篤行君子如國子監博士王某該親訪禮待

萬曆二十二年應天巡撫朱某奏稱國子監博士王某力挽隱怪之習獨尊關洛之宗揮毫矢口都是格言兒童走卒皆稱孝子該表揚優禮

萬曆二十七年巡按御史劉某憲牌行縣訪得長洲縣已故欽授國子監博士王公學問淵宏涵養純粹入孝出弟久矣躬行君子履規蹈矩直是潛修逸民三公不易東山百世可師南國本院仰止山斗蓋亦有年及覩風茲土而公已

儀徵錄　附　九

作古人殊以不及親炙儀刑爲恨夫吳郡卽多賢達未必並軌芳躅乃聞宮牆之側俎豆尚虛豈非該府第一缺典乎爲此仰司行府卽備查本宦生平行實緣由速詳學院崇祀鄕賢并轉行縣動支備用銀置扁一面（扁題敕世先民）照單開題額如式登梓再支折帛銀六兩一并導送其第用示本院追崇之意（是年四月送入鄕賢祠）

楊莊簡公（諱成解元維斗先生祖）祭先生文曰嗚呼余於少湖先生之亡豈徒以生平友誼爲痛哉蓋痛

吾吳之學術士行大有賴於先生而先生亦可復作也吳之學術肇自言子而其學也大都先之躬行厥後以詞章爲學而文日盛士爭趨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不一二數况足以語道而傳之哉先生生千百載之後仰承其遺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所不能窺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而先生之首敦孝行務重躬修則固田畯傭販豎子之流猶能誦述而稱羨之者蓋守孔門之身法以爲程

故一時從游士咸奮激自勵而吳之學始彰彰於天下今先生棄多士而往吾何能已於慟耶先生有因材之教陳說理義亹亹不倦士大夫有事兹土者靡不禮於其廬上不敢以秕政虐先生之鄉下不敢以穢行貽先生之辱若先生者假令應時獲售策名巖廊之上而大行其道於世教寧小補哉嗟乎先生年踰大耋不爲不壽身享令名不爲不華學爲人師不爲不達道崇先哲不爲不尊吾於先生無憾獨以學術之

方明士行之方有興起而遽喪典刑也痛哉仰秋旻以長歎想音容兮如存薦明水而揮涕瞻身範兮無憑痛士類之靡依幸遺訓兮昭明莊簡公文集。莊簡公三子俱爲王門高弟端孝先生維斗先生嘗會友論學於祠中家訓師承具見於此

門人楊時偉奠窆文曰嗚呼哀哉夫子遂棄小子而長往耶其亦有形往而神存者乎夫子存而吾黨尚無以得其門又况乎音容几杖之日遠而倀倀者將何以爲生蓋自孔子沒而泰山

梁木之愴深其悲思哀慕者雖各致其依依而肖貌於江漢秋陽者獨以爲皜皜而若新然後知傳而能習固不以存歿爲離合而當時所爲諄亹懇欵者不能不俟後之人今吾夫子之道小子烏能名獨其幼成若性歷耄耋而彌貞固已脫然於功利詞章之外而無忝乎洙泗濂洛之英今特指而告人曰是間世之人豪能倡道東南以力扶千古之絕學其說可必於信後而未必可以信今然自夫子之老於鄉也黃童白

叟村夫里媼莫不尊而稱之曰至孝曰眞儒夫苟非甚盛德卽智可以欺王公而烏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蓋嘗妄意夫子之道以倫常爲實以踐履爲眞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汲汲乎羽翼先聖成就後學之念無瞬息之或停亦無幾微之不純光霽則茂叔春和則伯淳其篤行粹養豈不斷斷乎伯仲餘干而後先河汾矣乎而或嗛於夫子者必以爲鮮著述而乏經綸曾不知其心醉六經目營四海者固已爲經綸之府

著述之林而特恥以功利爲用詞章著聞譬之古松堅柏豈與榱桷爭衡深淵邃壑黝然而蛟龍集滃然而雲雨興殆將久而論定而未易爲世俗之私評嗚呼夫子旣全體百行而備有五福小子復何憾哉而有不勝其悲哀思慕蓋存歿之至情則今之深痛夫子有不在音容几杖而平生所爲諄亹懇欵其惟嚴事於影象舊刻編後

○按此文闡發先生教學灼見元本是必入室之賢也又見楊公合刻諸葛武侯陶靖節先生二書論斷皎然信爲吳中遺獻而配享之列則未之及何與識此存疑

蔡春臺郡侯建四塾以造士延先生居與仁塾表其里曰仁孝仁孝自茲始也非歿之曰乃私謚也俟後編登八衮而門人刻以壽焦太史弱侯與金陵人士奉先生配祀天臺耿公余卜地買廛祠公費二百有奇仍捐田十畝歲以所入作香燭供噫告終之朔尚謁其先屬纊之時必端其首表薦充貢辭召不行就家拜官後爲盛事然先生經世才可將可相博士奚足云墓誌

先生曰孔子誌延陵數字而已吾墓愼勿諛誣

故隴上之文闕如也余旣貌祀之壯繆廟右精忠至孝炳炳焉於是周中丞綿貞式而禮之史太守彥冲採文祭之請祭于謚公議僉同而蓋棺時卽有請從祀孔子廟者余安能銘公哉誌延陵數字不爲少誌先生千百言不爲多雖然躬行君子亦從其少爲貴矣先生生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三十日卒於萬曆乙未八月十日葬於吳縣吳山之陽墓誌

崇禎三年蘇州府長吳二縣三學生員袁一鯨

楊肇祉陸時登陳允吉陳禮錫陳智錫文秉姚
宗典鄭敷敎陸驤姚宗昌王屏申傳芳劉曙沈
元符袁衡金汝鍊宋學洙管宗曾管正傳金階
升何兆清彭德先彭行先顧予升陸世廉呂一
經周茂蘭張明勲張明烈王宋陳宗之等呈爲
崇祀眞儒以隆治化事竊惟　聖廟獨尊昭德
克侔乎天地賢祠崇列維風首著於人倫追想
伊人爰貌祀之百世緬懷厥澤宜食報於千秋
茲照欽授國子監博士孝子王某三吳間氣一

代眞儒方蒙養而題淸明之句以醒人心初知
書而辨野麕之訛謂非聖筆功先謹獨割袵席
者十三載而毋氏終以克諧學尚躬行編俟後
者數萬言而著述堪垂不朽是以王曾子之號
垂邑志眞道學之名載口碑弟子不下千人而
立訓必歸倫物至老不倦斅學而旨歸必依中
庸告終尚祀乎先屬纊必端其首溯道德可垂
奕禩惜經綸未顯當時雖受知於耿天臺名登
選貢適親年向邁而終養難違及膺薦於袁安

節秋授成均沐曠典非常而輿情稍愜當事先
入賢祠士紳特隆貌祀於是陳宮允追先訓而
感慈恩孝思維則捐家貲而構巍宇公帑不煩
因長洲縣界關帝廟右址卜基令本廟道官袁
履貞督修世守神依壯繆使忠孝雙昭閣寄文
昌俾人天並仰郎行闢門通路且請賜祭專壇
期共欽瞻先題扁額事實關乎風化是敢陳情
禮宜肅夫典章仰祈申飭俾蒸嘗時舉洋洋乎
殷薦馨香庶人士咸歡赫赫乎於昭明德院道行府

專祠春秋致祭

蘇州府知府史應遴祭先生祠堂文曰維公理
學淵渟丰儀嶽峙古貌古心寢興不愧衾影庸
言庸德敬信可孚神明型家首重彞倫入孝出
弟範俗尤敦經義左史右圖迥異說之狂瀾的
是程朱正脉屹斯文之砥柱聿追孔孟眞傳督
學見此欽風冠冕多士宗伯藉爲儀世領袖薦
紳偉哉三吳之碩望卓矣昭代之人師某謬筝
茲土仰止高山薄陳蘋藻之儀敢云生芻一束

嗣佐樅鏞之響願言俎豆千秋

按文莊公撰先生墓誌排纂俟後編累幅如全刊帙中覽者似覺複舉因將格言懿行分段書之或可免僭妄之罪其別見於他書者復綴數條及考長洲邑志則先生姓名僅附陽湖公傳尾曰能色養人目爲王曾子何其闕略乎若梁谿洛閩源流錄所敘則皆相傳於高忠憲公者也聚奎閣專祠祭典舊與王文恪公周忠介公同越鼎革而裁減康熙乙

丑歲湯尚書公撫吳文莊仲君爾興（楨濟）請復牲牢全祭重得如舊并刻仁孝祠記以謀修葺定求亦久爲募序而迄今未獲鳩工是編之梓幸賴同人樂襄梨棗凡三月而告竣王子賓日（恒）以祖雄飛公配享先生祠特首倡賻助云

南畇定求附跋

男始乾

正乾正字

仁孝王先生俟後編跋

孝子以道王先生與先君子交甚厚蓋自先生父少參公即折行交先君子云予舞勺時數數見先生杖屨相過每去則先君子必提耳命曰此孝子王先生聖賢中人也小子勉之先生歿三十餘年而人心寂寂幾不知有先生者方怪近代盡生空桑而宮諭明卿先生起捐貲搆棟宇先簿正俎豆表章孝子以教通國若揭日月人心始共有先生焉遡厥淵源則自幼時乃祖

敬齋先生教以做人必學王孝子略如先君子提命不肖也乃宮諭又擊節語予曰先生非闊袖大帶人也讀其俟後編經濟有大用勿論裁定禮儀折衷千古即其縱談軍國歷詆時貴往往出自己手眼拓一世心胸嗟乎予乃知先生所以爲孝矣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夫細之而一樹一獸危之變之而戰陣罔非孝所在矧天下事則先生寢門跪泣眞有塞天地橫四海者矣予猶記先君

子居恆每歎先生斯人可用恨當國有心成均一銜反如處士賜號巧錮之林泉不出也則宮諭所云經濟前輩固有惋惜其不用者矣然則兩家祖父教做人必學王先生孝者政學其定省中塞天地橫四海有用之孝也其在宮諭乎若予不肖以無用自錮林泉與忌先生有用而巧錮之林泉者等爲不孝也夫而況巧於出焉事君不忠莅官不敬者乎敬以宮諭命書之若此。

通家後學馮非熊跋

崇禎十四年十一月蘇州府知府陳其㨿紳衿公請詳憲批允及門諸子以次送祠配享

中祀

欽授國子監博士仁孝先生少湖王夫子神位

左右配享

朝議大夫廣東布政司叅議道聚伍子袁萃

蘇州府文學德甫管子士珩

無錫縣文學景先范子可宗

長洲鄉飲賓私謚誠孝復恒金子光裕

兵部觀政進士從祀鄉賢原樂彭子汝諧

吳縣文學闇卿范子爾章

蘇州府文學成之傅子之信

吳學文學鄉飲賓文思陳子爾學

長洲文學節甫朱子篁

吳縣文學道夫鄭子光宙

吳縣舉人保定府同知肩昌姚子光祚

長洲處士舉孝廉行卿蔡子大道

廣東雷州府徐聞縣知縣冶心趙子一鶴

長洲處士私謚潔孝明府金子文裕
浙江嚴州府推官雄飛王子騰程
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叅政汝化袁子一虬
宜興學博栗菴毛子文炤
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汝充袁子一鶚
吳縣文學曾唯何子一貫
蘇州府文學汝躍袁子一鯨
吳縣文學正甫徐子獻科
吳縣孝儒詠莪李子春先

奉議大夫廣西梧州府同知伯子楊子大潤
奉直大夫山東莒州刺史瑜菴毛子文煒
文林郎南京右府都事樹德楊子大滋
吳縣文學端孝先生子澄楊子大溁
吳縣貢生滁州學博公耳沈子柱臣
長洲縣文學君實湯子重鼎
吳縣文學應房王子士駿
吳縣文學伯闇陳子國是
長洲縣文學貞叔王子大亮

俟後編補錄

長洲　王敬臣　著

同邑後學陳仁錫纂　彭定求重訂

訓言

學者不可有遜避古人之意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阿衡大聖也而即以此相期可見吾人必以古人自待不可蹈世俗之見蓋必有天大的胸襟方擔當得道其何可以不勇即如舉業今人所藉以進身豈可忽畧但求開卷不愧臨

文不作是就舉業上幹聖賢事非有二也圭璋乃玉之最純粹貴重者故不以他物儷之而特升於堂禹告成功惟執玄圭良有以也人之誠信猶圭璋然人惟內之誠信不足而欲勉強應物故有許多假借文飾卒之不免於心勞而日拙若誠信則無往不孚何煩一毫襯貼自古人君無北面之禮太公以丹書之旨出自黃帝顓頊故命武王北面而已南面授之及觀其辭不過曰敬勝怠義勝欲而已

昔文王之治心也曰小心翼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武王之治心也觴豆几席刀劒戶牖莫不有銘至於大帶前垂者且有箴曰火滅修容戒愼必恭恭則壽蓋人情當大庭廣衆簡束常易惟暗室屋漏閨門衽席不愧甚難故古人工夫全於難處着力卽與今之勤擧業者一般可惜今人一生精力都用在科擧上博一擧人進士名目卽傲然自足獨不思三年一試士海內中式擧人千餘進士三百若

三十年則擧人萬餘進士三千矣所謂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固若是多哉可笑可笑宋朝試錄止有二本至今尚傳因有朱文公文文山二人在上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人須是具大眼目當以千萬世總看自覺目前所爭甚爲微細文章不足以觀人故夫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今禮部不知以正士習爲急而區區勤正文體之疏於是學院命諸生詳改試卷諸生越數百里而呈試卷於學院師生面語無一辭及文藝外無惑乎風之愈下也

問宋儒所謂家禮多有難行於今者而今日世俗之禮文鄙陋之甚似不可從奈何曰今日安得有禮近作家禮補遺等篇皆吾所躬行者大抵禮以祭爲重祭以誠爲本

劉懋中問求誠之功何先曰司馬公言之矣立誠自不妄語始劉元城學之七年而後成迫其卒也轟雷繞於正寢惟其養得此氣剛大故然而不妄語之功用亦弘矣哉蓋中心有主然後

其言無妄久之心口相應誠自此進矣

古禮久廢謝安期功不廢絲竹人共非之可見晉代風流而一時淸議猶知喪禮之爲重今則無論期功而父母之喪且有作樂飲酒而恬不爲怪者敝已極矣古人制禮皆有深意卽如始死用魂帛栖神旣葬則用桑主而練祥後乃用栗主蓋始死甫脫形骸如小兒初生其所棲宜於柔煖之物故用魂帛而桑木差堅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辭章之習乃三代以後工夫而非三代以上工夫古云玩物喪志言喪其求道之志也

先父存日只是侍立不敢坐先父亦不命以坐飲食時必待先父食畢而後退食惟逢佳節先父命之侍坐以食乃敢坐耳有命呼必不敢褻服以見盛暑中昏夜有命亦必衣服以往不敢以暗中爲先父所不見而敢有褻也惟求此心之安而已

穆宗朝過信虜情與通馬市而邊防因此遂弛故有今日之變今傳聞朝廷割三州之賦以欵虜而虜兵始退此亦暫寧耳乘此選將厲兵猶可若恃此而解弛如故則其禍將有不可言者宋之事可爲明鑒周公作鴟鴞而發未雨綢繆之說蓋以此也今萬國欽劾相天子寬其責止於降級調外而虜兵既退更召閣臣諭以邊防宜飭眞英主哉

國初開墾屯田而兵食有賴及爲宗藩內臣奏討而民不得耕又朝臣有起科之議而民不願耕此制旣廢乃全仰給於東南民所以愈困也

長洲縣陳公以今農收之際一槩錢糧停比止比官戶是有愛民之心者

顏子合下便曉得天理是如何人欲是如何只一克己便仁省許多工夫如乾之知大始故曰乾道仲弓以下不能如顏子了悟之早須是極力用功乃得如地之順承天施故曰坤道其成功則一也丹書曰敬勝怠義勝欲克己克字卽是此勝字子貢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

靡麗而悅此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人須是要戰勝人欲每戰輒勝勝慣了人欲自然退聽故曰日日克之不以爲難若稍有且讓他的意思則終日被他來擾何時而已

或問中庸不覩不聞之旨先生曰此非主靜之謂蓋言君子用功甚密不但共覩共聞戒懼而不覩不聞亦戒懼故謂之無須臾離不覩不聞卽所謂獨人方以隱微忽之而君子則以爲至見至顯而愼之宋儒說者分爲二項其論誠善

人能依此用功固好但恐子思立言之旨不如是耳今人倘有不以昭昭伸節冥冥惰行者則其人品儘高拜之為師可矣

所謂下襲者以理言不在形迹上比擬水土一定不易如南方所有則北方所無北方所有則南方所無是已孔子雖號時中而理則一定上律中自有下襲下襲中亦有上律也如高柴守不徑不竇之節孔子謂之愚蓋當患難則徑亦可竇亦可故孔子微服過宋誠以明哲保身之

道合當如是亦即是下襲處柴之不徑不竇是死的下襲不是活的下襲君子臨大節則當捐生以殉若守細行而喪其軀則與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何異哉

怒於甲不移於乙此在善人質美未學者可能何以為顏子所謂不遷言怒在物而我無與此中不為物所遷耳且如犯而不較亦不可看淺了自古聖賢專於自責自修不暇與人較量行有不得皆反諸已如大舜遇父頑母嚚則以為自己必有不孝處遇象傲則以為自己必有不弟處蓋聖賢眞見天下事未有己感而人不應者事事自責初無道人不好的意故應接間其氣自然謙和與物無忤顏子得此機括所以幾於聖人若只說付之度外不與計較則稍有含容之度者類能之何必顏子哉

子夏見天下人捐大節而事曲謹故有激而言之畢竟小德不謹終累大德大德敦化而小德亦欲其川流豈可聽其出入哉

生員無送官府之禮若至門外則已過矣今聞有送幾百里外猶未還者又聞糧塘里老共作錦軸往送僞為涕泣之態亦往日所無諂媚成風愈趨愈下汝等當作中流砥柱毋為世情所遷石府尊以正直不合於時其言曰今日勾了官即角巾歸田有何不樂此正是志士不忘在溝壑念頭人須常存此念頭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方可立得脚定若石公者眞所謂剛不吐柔不茹不侮鰥寡不畏強

禦艮大夫也惜其以一人之力欲挽回風化更
無一人挈助其勢實難耳
伯夷頌曰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
天下非之而不顧范文正公何等人品而手書
伯夷頌極其端楷此其所以爲文正公歟
漢金日磾手刃二子以其與宮人嬉戲也雖不
脫胡人粗暴氣象然爲君者重大義滅親比之
霍光陰妻邪謀酖后赤族相去遠矣孰謂外國
無奇傑之人哉君子臨事變須是斷以大義略

容一毫姑息不得
章東陽將赴縣令之任問居官之要對曰有三
事最要一曰若保赤子一曰靖共爾位一曰說
之不以道不說也
學者須是爲己切勿務名中庸末篇論君子入
德必以闇然爲基蓋暗室屋漏不可欺寧歆共
鋤地見金歆以寧之揮鋤而不顧也故雖捉金
而終擲之中實係戀而外姑棄捐即非有爲己
之實心者故其後乃至輔操弒后此所謂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也亦可畏哉
家難而天下易君子須於難處用力凡父母妻
子僕妾皆要化之其有未化畢竟是自家有未
盡處大舜遇父頑母嚚象傲只是自責所以終
能化之厥後有苗不服亦惟反躬修德而有苗
自格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君子修己化人
之要法一家之中惟婦人執性而愚最爲難化
然不須性急性急則日日爭鬭或致乖離務要
從容化導身教言教無一日間斷久之或十年

或十五年自然化矣書曰敬敷五教在寬須要
耐心相做去心堅石穿豈有終不可化之理
論交友曰朋友有過若在衆人面前規諫彼必
內慙而飾非拒諫交情從此踈矣必於無人之
處開誠曉喻未有不得其心服者
劉懋中問格物致知之說先生曰朱子之注格
國初魏莊渠王陽明等俱不服蓋必待窮盡天
下道理得其表又得其裏得其粗又得其精然
後有一旦豁然之日則頭白矣夫子試子貢學

識而即曉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正格物致知之要大學白文以畢其義朱子補傳毋乃添蛇足乎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則知誠意者即誠身之謂也明善者即格物致知之謂也格致總爲一事陽明之說爲長

問忠恕一貫之旨先生曰忠恕所謂一也以忠恕應事所謂一以貫也天地亦不過忠恕所謂天地變化草木蕃是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心同天地故謂之天德達之即爲王道蓋

天人一理更不分別希聖便是希天世間豈有兩箇道理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一哉王心皆一貫之說也

有吳淞江人許淞田者近與談數日嘗言韓文公作李愿歸盤谷序云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文公平生豈妄言者必有徵驗陸廬江督學山西道經山東登首陽之巔想見夷齊凜然若有生氣又謁孔陵詢知其地不生荆棘鳥雀不敢遺糞焉詎非鬼神守護之驗哉又有一掌教者見泮池中乃有蝦蟇數十羣聚而鳴問之諸生乃曰此池內舊以磚列爲八卦故不聞蝦蟇聲今水涸而八卦爲羣兒搬亂所以若此於是更爲排列一如其舊蝦蟇不復鳴矣八卦乃伏羲所畫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鬼神護之如此可見人而爲善則鬼神欽敬不善則鬼神厭惡可不畏哉淞田年七十五無妻兒僮僕與居躬自炊爨而學問博洽行誼甚高又有張淇泉其齒德與之相類特韜晦不自表暴故知之者

少耳又昔吾師陳棟塘先生嘗於座處貼一聯云鎮日攤書對古聖賢坐有時携杖與造物者游何等胸襟此濂洛關閩流派也

學者當尚友千古而况生同其時俱未相識哉先儒云無好人三字非長者之言蓋我自不肖豈可謂天下人皆不肖乎中庸曰隱惡而揚善舊說謂隱惡者存厚道也揚善者使之益勸於善也如此則所及有限而非所以語聖人之心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

以動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人於善故每每稱述善事令聞之者欣慕而效法此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心所以爲聖人耳

吾師陳楝塘先生少孤其母太夫人節婦也延師敎先生極其尊禮而師復嫌供給菲薄太夫人乃以家寒不能供盛饌爲言楝塘先生時正幼亦云云太夫人卽厲聲呵之以爲此言出於我則可爾乃其弟子豈可爲此言哉門內有一井鄰里共汲水其間一地師云此井不移他處

令郎難發科第太夫人曰若移此井鄰里無從汲水矣且科第自有天數聽之可也楝塘先生有此賢母宜其德器宦業俱過人哉

人生世間倏忽耳吾甥湯時升號新吾者自幼聰穎遇考必在首列及三十六而卒矣此人處館能得主人之心其卒也主人以十金助葬亦人情所難者顏玉門於其卒後以女配其子可謂篤於友誼矣袁吳門之喪王鳳洲以同年故往弔吳門之夫人以其子姻事未定傳言托鳳洲主張鳳洲沉思良久乃竟以己女妻之以此視存歿易心輒爲背盟者賢不肖豈不相越遠哉

士君子不當以一身一家爲憂戴天履地六合總爲一家治則均享其福亂則均受其禍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故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

一日見先生適有廣東客謁見方別別後先生言此客乃詩文山人也彼來謁予予告以詩文

之學縱然極做得好只到得相如子長地位此上更推不去何足爲重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今更當增一句云詞章不能奪方足蓋孟子時雖有諸子百家不若後世之靡麗故竟不及此耳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子此言正爲才美者示戒也今作文者乃曰才美且不可驕吝况無才美者乎殊不知無才的人自然不敢誇能如無錢的人自然

不敢誇富驕吝二字正從有才而生人情一有美才便按不定而至於驕吝故孔子以爲深戒也

王文恪公因與逆瑾劉瑾不合而歸其出處甚正公有布衣交張本者其人品亦甚高有一友藏金於階甚多而其子不知本獨知之此友既殁其子蕭然貧窘本乃指示藏金之所使之復富本無分毫利焉此亦一偉事也

張淇泉取程朱以下諸儒論說擇其要者分類

而書之所以便觀省也昔孔子刪六經亦病載籍之浩繁耳孔子之後文愈繁矣故文中子起而刪之是亦不得已者人乃以僭王譏之過矣文字繁必有刪之者而後有統紀猶世亂必有剪刈羣梟者而後可以漸定曹操曰向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其言亦是顧其意則歸於僭竊耳獨司馬溫公看破他分香賣履心事惟其誠故生明也蓋誠明二字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未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

近日士風已敝極矣朋友會聚惟事戲狎有言及經書中語即以爲大怪此何爲也士當斯時不能挽回頹習而復以身徇之何以爲豪傑向有一少年倨傲無禮人所共惡我於途遇之彼果仰面而來全無作揖意我呼而與之揖彼不得不揖矣可見習氣不善者亦由人但知惡之而不能以禮化之有以釀成其惡也士君子居鄉不能化鄉人而異日出仕將何以主持教化

近日諸景陽纔登第即上疏言事謫歸素與不

相識特承來顧且求宿燈下對談久之意思瀟灑既而起爲南陽教授復過言別時予正臥疾即到榻前談論良久又取架上羅念菴文集玩之歆慕其人不忍釋手此等動作大與俗態異矣

劉懋中言景陽與術士王姓者相善先生曰王生每日服椒一掬其術亦無甚可取徒以虛詞惑人景陽失於過信耳不逆不億固好亦須先覺乃不受人欺也

顧涇陽兄弟人品俱高涇陽以一時名進士而居鄉乃處館設教且其館穀止二十金此秀才中等館穀而涇陽不以爲菲此其意思必有超然者在耳

姚胥昌下第而回略不介意是所難者

前吳縣尹馮公清廉之甚無以賂當道乃置之閒散十年不遷近日訪能甘清苦官員馮亦與焉始有升擢望矣此山西王相公及冢宰陸五臺之力居多焉吳縣新尹楊公少年進士胸中

甚是耿介今雖以忤時改教而人品固自不可及也

劉愁中述近時爲相内官出報聖上起居言語即加重賞故每日有百金之費先生曰要震服人心亦必由平日聞望假令海剛峰作相人誰敢索其錢乎聞望由積行致然非可以一旦襲而取也

海剛峰無子此所未解君子但求自盡凡屬諸命者不能必其盡合也朱秋崖後裔亦甚寥落秋崖清介不讓剛峰但失之過刻耳

殷高宗少時學於甘盤及即位甘盤遯入荒埜其人何高先儒有歷寫聖賢姓名時時觀看者彼其胸中凡聖賢事跡已稔知矣故止書姓名蓋將睹名而思其事起效法意也

程明道陸象山謝上蔡語錄甚佳象山甚有喚醒人處且何嘗不道問學朱子議論偶與不合而後日且自悔矣

陸象山嘗指階前牝雞示門人曰牝雞終日營

營無超然之意若野鶴之在雞羣自然不同又曰學者氣象愼勿滯滯泥泥此等語甚醒人大有儆於學者蓋氣質不好亦大爲德性之累也

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從古以然向有南京人李逢陽者府尹延之敎子李因其子不帥敎即收拾書箱歸去府尹不能挽及有司錄科擧誤認李與府尹有隙遂置李不錄府尹知之力爲之扶持使得入場俾肆力於文字李因中擧且聯捷焉此賓主兩人皆古人也故爾相成如此又

有楊希淳者亦南京人黃提學請爲子師其子沿舊習裸形聽講楊令隔之以屏已而不復如令楊乃棄館而歸提學以一年館穀餽之楊辭不受此其狷介與李逢陽同二人後皆早卒無嗣此天道所不可知也堯舜而有朱均之子皆數之偶值聖人亦不能如之何矣

皇極敷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云云此皆當時百姓所詠歌者皆天德王道語也乃今雖老師宿儒尚猶不能達此人生三代時誠爲至幸

本朝王陽明陳白沙皆理學之宗又有王心齋者就正於陽明此人見道甚確嘗於座設先聖畫像而已立於其旁因讀論語首章即向聖像而請問曰先師教我以悅以樂以不慍皆在心上說然則心之外無學乎此等見解其透悟爲何如

會場出智及之全章題場中多重仁守講不知智與仁並重孔子集大成以智爲金聲則智豈易言哉智但言及是僅及之而未精也仁但言守是僅守之而未熟也故必莊涖動禮乃完智仁之事

先儒有指庭中二雞爲喻者言一雞隨人所擲從而啄之其一雞獨翹足而立側目視天略不俯顧此豈無意乎可見雞中亦有超然者也

陳國是見先生看山西王相公乞歸疏深歎以爲直氣凜凜而惜其略少含蓄蓋抗言激論是諫垣事宰相職在輔導尚當放些從容故曰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今此奏章一出天下

無一人不知天子過失如此臣子之心似不安耳漢廷汲黯不願之淮陽而以出入禁闥補過拾遺爲請是正直忠厚兩全者武帝知其直而畏之托言不久召還已而終不召矣然黯數言張湯必壞天下武帝後思其言湯竟伏誅

一日見先生適值天旱問祈禱之術先生曰惟誠可以動天自古術士以符呪致雨者雖亦有之亦因此術士平生有德行故能感動上天不然符呪之法未嘗不傳於世何後之祈雨者多

不效邪嘉靖年間有一廣東人不習舉業而篤於孝行其父客死於外此人欲扶柩還葬路遥無資因隨路爲人賃作取其錢更雇一人同擡父柩及到廣東肩已磨穿矣崑山魏莊渠先生深嘉之錄之學校使貢爲教官及之任時值荒旱府縣祈雨不應占者謂必得有德之人祈之乃可致雨於是設壇及香案等相率請此教官祈雨固辭不獲乃從之甫登壇大雨如注矣孝行之動天如此蘭臺佛經四十二章末章謂事

父母卽是事佛是佛教猶重孝而况吾儒乎昔有不孝者雷霆下擊置其身於大樹穴中以示衆正所謂天道至教周公因流言之惑而居東是時風雷大作禾盡偃成王因而發金縢見請代武王事感泣迎公歸而禾盡起歲則大熟蓋人有一念之誠一事之誠皆可動天而况聖人全體皆誠乎李廣見寢石以爲虎也射之沒矢飮羽及知其爲石則雖盡力以射而矢弗入矣當其以石爲虎之時其心甚誠誠故可以貫金石及明知之而强射之心便不誠故弗能入也今有同一善行而天報之不同此亦有故無所爲而爲善者是眞善也天必福之苟事雖善而一有納交要譽惡聲之意便不能動天矣詩謂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可見聖人只靠一明德不但聲色不事而知識亦可不用大舜以此豫親化弟而至於有苗不服亦以舞干格之明德之外更不須添一物故曰明明德於天下

四勿總是思無邪意心上纔欲視覺其非禮便勿視四句皆然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看二未嘗字何等決裂蓋人心如水程子指盆水而言曰淸淨中不可着一物假如投之以一盞醋其味卽酸投之以一莖柴其體卽爲所礙誠見及此自然容私意不得

朱子一生精力俱在小學四書上朱子手錄小學凡六次今人教小兒必當先教讀小學而日爲之講明且當躬行善事以率之記曰幼子常

示毋誑蓋身教言教缺一不可而身教爲本其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者正爲其無身教也然教亦須從容涵育

論寧夏之變曰當初不過一時軍亂平定之甚易而當事者失計遷延至今遂不可支矣昔郭子儀軍中作亂悉伏地呼子儀萬歲子儀亦伏地與衆軍同呼萬歲軍亂卽止此眞善應變者當今邊報日急國勢倉皇今某被召至中途稱病而還蓋此時若出居首相之任須幹得旋乾

轉坤之功方爲稱職苟力不足以辦此不如勿出矣

莊子甚高曠使在聖門則爲曾點之流如秋水等篇其胷襟曾何纖毫塵障且其言有曰久與賢人處則寡過是眞確論說劒等篇語意不倫非莊子作如文中子一書言言見道乃其子補幾章以爲房杜等俱出其門下是豈足爲文中子重哉老子比莊子又高一步如三十輻共一轂云云何等見解後人譏其用術老子何嘗用術如柔制剛等語自是天地間道理如此非術數也申韓則學老子而差者非老子之罪

夢寐最可卜所學淺深昔日魏莊渠有一門人於夜半深自歎息刻責其妻問之答曰纔夢一花椒客開包我因無人潛取一把納之袖中如此不長進奈何自此刻意勵行莊渠深器之常述以示學者金谿之學必欲學者夢寐無一不善稍有不善卽是其眞情發露處最不可掩故曰其嚴乎

一日見先生述虎丘有番僧坐關者能手托熱滾湯爐酒淨有一鄕宦平生好怪慕而與之見先生曰人心不可着妖昔有女子死焚其尸而心不化切而視之片片如其心之所念又有心內生石觀音者心是活物何爲如此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又聞獅奴二人引獅子於岸下飮水對岸亦有人引犀牛飮水犀牛日生恐懼至其死也切其角片片皆有獅奴引獅飮水之影鬻之遂得重價可見心最不可有所着所謂淸

淨中不可容一物也

一日同二劉兄見先生語及鄉士夫在林下者先生曰人之處世必有所爲若因宦歸而博奕飲酒虛度光陰殊爲可惜士夫歸鄉必正身率物與可爲一鄉儀型乃爲可貴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謂此也

劉懋中言舊有一鄉先生宦歸即收美童教演梨園曲戲遂至以恣欲喪身其子懲艾覆轍盡以戲子送親友家用先生曰所送之家分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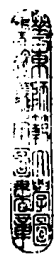
火鴉飛至矣昔人云堂前無俊僕室內無艷婢便是好人家此言甚可念也

先生所著俟後編刻完懋中問有序文否先生曰何必作序此書可傳則自然傳不可傳則將廢棄全不以序之有無爲增損也

學者須卓然以古人爲師一言一動念念不忘師古誓不作後世人物乃爲有志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乃學者每日用功最切要事終身就業惟此二者若遷善不敏僅守一善

以自足豈能日新日進集衆善於厥躬改過不勇過常在身豈能洗淨舊愆立於脫然之境良可惜也

俟後編補錄終

俟後編六卷補錄一卷附錄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敬臣撰敬臣字以道長洲人歲貢生萬歷丙戌南京禮部尙書袁洪愈薦授國子監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見魏校傳中是編凡經說一卷論學論治共二卷詩文一卷禮文疏節便俗禮節共一卷女戒一卷其補錄一卷乃其門人所錄故其中時稱先生刋本亦題敬臣撰校讐者誤也經說論易頗切近如其爲人論書洪範非洛書亦爲有見論詩以三百篇爲秦火之餘後人竄亂蓋陰祖王柏之說不知其謬論春秋亦平允說禮僅一條謂王制出於史官與漢文博士之說異未詳所本其講學以立志爲本以愼獨爲宗謂學者不可單看虛明景象蓋參酌於朱陸之間所定四禮大抵以朱子家禮爲藍本而參以鄉俗亦呂坤四禮翼之支流惟補錄一卷頗嫌駁雜如謂朱子誤解格致不及陽明之說又謂朱子後日自悔又謂王守仁陳獻章皆理學之宗王艮見道甚確又謂莊子甚高曠使在聖門則爲曾點之流老子比莊子更高一步皆不可訓蓋敬臣之學本從姚江得力後乃覺其虛無參以朱學凡補錄所載皆門人過尊其師一字不欲散佚掇拾舊論復成此卷而不知皆其師所已棄也至於軍中呼萬歲亦下馬呼萬歲乃宋張詠事而補錄以爲郭子儀則記憶偶訛又其小疵矣

趙氏連城十八卷

〔明〕趙世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趙氏連城十八卷》提要

趙氏連城十八卷　明趙世顯撰　明鈔本　四庫底本

客窗隨筆六卷

芝圃叢談六卷

松亭晤語六卷

按四庫存目雜家所收祇此十八卷而按千頃堂書目尚有一得齋瑣言一卷聽子二卷惟千頃堂無趙氏連城之目此書雖有引言但又未詳其子目究竟有無遺佚抑連城僅止於此頗難考證付之闕疑而已据存目稱書或引古事而稍附以己說或自作數語近乎語錄又或但引古事一條無所論斷似乎類書蓋全無著作之體者凡意所不合之事無論巨細輒云恨不縛之生飼豺虎何其褊躁也云云

似不為無見然書中尚有旹僧為禿與每讀三國志恨不食操肉世人猶常稱曹公而不名豈以犇盧呼犬邪云者其褊躁之情更躍然紙上惟著者之性情褊躁殊亦自知故書有予素伎衷不善涵容及有每讀史見一善行欣然有當於心偶見一惡人必憤懣唾吐之真見其敗亡乃止此亦可以驗人之良心矣等語故如存目云云實出於良心之主張其直亮慨爽究不失為光明磊落要與心地洪恐態度矯妄者弗可同日而語況名言至理時尚見於字裏行間固與純為褊躁者亦復不同又烏能以此而少之是存目所見亦未免隘矣　乙卯大雪日　劉明陽讀記於靜遠堂

蘊題酉芝園稿廿六卷明萬曆間刊本傳本極稀

王靜宜漫記

考張爲吳國倫明卿之門人明卿者嘉靖進士工詩有甔甀洞稿與李攀龍徐中行等號後七子

靜宜又記

趙氏連城小引

長日無營園居多暇時披腹笥間檢遺編或記憶乎塵談抑感觸乎時事凡情之所鍾意之所會輒命毛頴載之簡端聊以備遺忘存觀省耳客一覽而寶愛之手不忍釋命之曰趙氏連城噫嘻世方黃白佳冶是珍目此窾言麼之當不後於碔砆燕石客乃弗隨陋俗弗我吐棄更錫予以嘉名詎不好奇甚哉天水趙世顯志

客窓隨筆序

明興著述之盛莫右於成都楊太史吳郡王司寇其鉅麗者無論即玉屑碎金如丹鉛伐山巵言宛委諸篇攷覈則博物議精評騭則雕龍遜雋斯亦辨囿之珍芭執海之奇錯也然徒取誇闘閒涉齊虞技止騷雅無關名教論者猶不能無遺憾焉廼若可玄可白可經可緯可以針砭可以鼓吹則吾閩趙先生隨筆足當之矣先生與先大人同舉南宮主海内壇坫之盟幾四十年其所譔業已彬彬郁郁成一家言大方之家定鑒具在有喙三尺無庸贅一辭至於此書先生不過偶就耳目所經興致所會意識所獨到者有得輒録不復銓次傍訊廣括無分門彙然而妙析玄超品評卓逸澹詞雅謔使人心凉莊語法言又能使人神竦蓋其標韻彷彿臨川而不以巧累理其辨博則出入成都吳郡而不以僑傷道夫非皮有陽秋胸無煙火安能尋微裁中開朗高徹若此竊窺先生微指顧猶大有所寓今天下學迯二氏風宗典午輔車建鼓茅靡波流先生固已正襟而嚴距之而是篇之中惓惓亹亹排斥剖擊尤不遺餘力皮相者徒以文人貌先生耳夫文人結習類多煩熱世網以梵界爲清凉弢紲禮法以方外爲解脫抑孰有行應規表言必準繩壁立砥峙如先生者哉蓋先生品格清峻真如白鶴朱霞挂冠以來園居掩關左圖右書焚香宴坐而已故其詩文氷心玉骨在彭澤左司間即矢口縱筆亦皆泠泠塵表令讀者躍然而若思爽然而自失也然則是篇雖不足以盡先生而先生生平大槪亦可想見於此矣小子狂簡樂以操翰當執鞭故不敢謝不敏而僭書其膚臆以請質焉

孫昌裔子長譔

閬中趙世顯仁甫著

待繩削而正者非正也待局鑰而固者非固也待矯揉而直者非直也至正不陂至固不觧至直無枉天下皆曰自然

霸者之世非無王道也難乎其爲王道王者之時非無霸功也難乎其爲霸功聖人之門非無庸人也而庸人化故翳木之下無豊草和璧之上無纎瑕檃栝之旁無枉木

䑳銜不運則編梓疾之矣騄駬不歩則駑駘先之矣賁育不敵則處子勝之矣聖王不作則霸術高之矣

人皆知鑑之明已而不知道之明已以鑑明已别媸妍以道明已辨臧否

情合則異域爲肉骨志異則共處若讎仇故周公順矣不能緩管蔡之誅湯武仁矣不能遜夏商之伐

富貴於我何加也得之則如獲萬金之璧失之則如沉千仞之淵功名於我何與也得之則榮如春華失之則萎如秋草賢者猶不免焉哀哉

鵲巢知風蟻穴知雨禽虫知其所知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天地不知其所不知也

猨猱之便捷不若駑馬之致遠猩猩之能言不若馴牛之服重蕭艾之盛茂不若芋栗之可飡利口之紛如不若重厚之可貴也

離朱雖明不能自見其睫郢匠雖巧不能自臧其巠術有所窮也大橈善曆不能使夏爲冬牙曠善音不能以商爲徵能有所不可用也稷善稼穡不能蓺草成禾奚仲善車不能涉江以渡物有所不通也

薛收曰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不知聖人在上所以治也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不知聖人在下所以亂也孔子當之矣通也何足以語此

洪鍾奏矣而瓦缶不輟其音麒麟遊矣而鹿豕

不潛其步、聖智出矣、而俗士猶騁其談、悲夫、其不知量也

海之廣矣、舟能浮之、天之高矣、曆能測之、吉凶之奧矣、卜筮能知之

木枉則棄、繩枉則亂、故君子貴直也、繒薄則裂、墻薄則壞、故君子貴厚也、水滿則溢、月滿則虧、故君子貴虛也、刃剛則缺、火剛則滅、故君子貴柔也、車斜則覆、屋斜則傾、故君子貴正也、

湛盧之斂、不遇薛燭、屈第於鉛刀、連城之璧、不遇卞和、損價於燕石

烏獲之勇、扛鼎有餘、杜預之資、手不穿札、所稟者然也、天命有在、假以王郎、人心一搖、倡於陳涉、所託者然也、蔡澤入秦、應侯去相、蒯通說齊、淮陰終悔、所激者然也、

忘滔天之水、而怪行潦之污塗、恕蛇虺之殘、而罪蜂蠆之毒螫、略鵂鶹之慘、而仇麴蘖之昏、瞶世、必謂之失輕重之人矣、

火齊之鏡、用以蓋庖、千里之駒、責以捕鼠、嗚呼謬矣

鵂鶹群噪、鳳皇不改其音、豺獺爭趍、纖離罔更其步、陰霾晦塞、山嶽不易其方、故以商紂之貪戾、無能變首陽之廉、以戰國之紛爭、無能渝魯連之操

以愛子之心而愛親、天下鮮不孝之子、以理家之心而理國朝廷、罔不蓋之臣

鵷鶵戢翼、嚇於鴟梟、蛟龍失水、困於螻螘、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人能之而我不能、吾之恥也、我能之而人不能、亦吾之恥也、故君子必俱立俱達

天下名山大川、未及登覽、然黃輿不移、尚有登覽期、若夫世之賢豪、一不晤對、無論河清難俟、而人境人言萍遂、恐終無遇合處

世之貪濁之吏、大似蠟心燈炷、始焉剝膏脂自潤、不旋踵亦自銷滅

垢面污衣、人與之言、則喜而滌文之疵病、人言

之則弗改而怒噎亦惑矣
覆載間必有蛇虎蚤虱始成其大人欲察惡必
盡亦難矣
周家數聖相承帝王繼踵而姬公公孫碩膚亦
曷几几何等謙抑今人稍擅末技一接纓冕
便自謂英杰世家仰睇姬公寧不媿死
今人見鬼神則敬而信而率慢乎君親是謂惑
於不可必而昧其所當然惡乎可
遭逢視不若已者則心安學業視勝已者則德
進
人之窮通得喪靡匪天定時至事會若左契然
營營無益也不然何以有數千年前夢兆者
同道相愛同術相傾心之公私致然也
密語私圖々謂靡有聽睹鬼神暗底笑人
造化神矣然不能使夏卉冬生春果秋實間一
有之則稱災異人欲違時以徼不可必之富
貴豈欲求勝於化工邪
大丈夫不愧乎心即所以不愧乎天吾唯求無
負於天已矣人之知不知奚計焉
風浪橫生神情間逸亦在我已曰時俗所趨不
得不然者皆自棄也
人於暗室作事謂無人知不知凡明處皆天也
凡暗處皆地也天地既知人豈有不知者
賦比興皆詩也遣事抽思觸景摛詞事以載理
景以寓情譚何容易昧者弟云流連光景不
足觀也此曹憾不縛之以投餓虎
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又花落訟庭閒予視
篆至德深得是趣
爵祿者興道致治之資非酧恩怨之具也今人
沾一命而思報恩不失爲厚乃有驟一得志
而即曰某嘗恥我某嘗困辱我某嘗無禮於
我某嘗棄我括貧賤之日一切睚眦之怨日
求所以報復而中傷之乃已噫斗筲人哉富
貴不可常吾恐其報怨無日矣
高帝封雍齒封憂羡雖云雜霸之風然其豁達
大度自有不可掩者

吾師吳明卿贖故人彭年之孫友人林惠白亡友顧聖之之寄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今見其人矣

唐妓薛濤造箋極工緻仍自珍惜乃故狹其幅而用之今蜀子所藏薛箋大濶幅而且麁薄一見可知其爲贋矣然薛濤井至今在焉

張良人傑也太史公以其狀貌如婦人好女而疑之然則女流中獨無豪傑乎世之魁梧奇偉者不少吾未見其能傑也還之言謬矣

曾見沈太史一貫于上春官時書留城張良廟門對云掉三寸舌爲帝者師曾識橋邊黃石封萬戶侯弃人間事終期海上赤松皆用吏漢語融化無一字不自然真斵輪手也

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世以爲名語予謂不然心固欲小矣然不曰致廣大休休有容乎至於膽大之說尤謬人惟膽一大則何所不至彼操懿温莽斯高之徒底緑膽大壞事

殷浩云官本臭腐嗟夫官何玷於人亦人負官耳

字心畫也柳公權謂心正筆正是精於書者今人喜用偏鋒而談者謂正以立格偏以取妍終非定論

黠鼠賦乃是蘇長公遊戲翰墨故生此議論要非其情實耳

予友陳履吉曰王元美先生云手宋人之陳編輒自引寐此山房中睡訣也固矣然曰困倦欲睡時誦子瞻文及小詞亦覺神王其祛睡魔訣乎

蘭亭序以絲竹管弦不爲昭明所錄似矣第古人文政自不拘如簡文曰鳥獸禽魚禽鳥抑亦何異

宋子京修唐書偶寒索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子京避厚薄之嫌竟忍凍無敢擇取多嬖之累人如此哉可發一笑

自來政府喜用老成人有急於大拜者服藥速

令鬚鬢改色然往往有不得執政而賜閒退者予戲贈之曰未爲黄閣老已作白頭翁聞者絶倒

唐人云含情欲問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讒人之可畏也如是

九華之景妙在東崖其餘只一味險峻耳白嶽清曠當是玄帝所都齊山閎而不揚幽而不秀華蓋九曲二洞差足凝神不堪游目

予嘗登屴崱峰望海見小琉球如一彈丸或明或没

漢陽有晴川樓取李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蜀有錦江樓取杜錦江春色来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作門對皆足千古

冬青樹一名女貞木以其耐歲寒也

西王母者金女也厥姓緱氏女子之登仙者咸隸焉此亦道書附會之談耳

風動瓢聲於許由何與也取而棄之由也未免爲瓢役矣

王徽之爲桓冲騎兵參軍冲問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問馬數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幾何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光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

吕希哲與人云自少守官處未嘗干人薦舉以爲後生之戒

白樂天醉吟先生傳云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有旨哉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嘗謂子弟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其知止足者乎

張策少落髮爲僧黄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可謂不忘本者

無錫惠山有泉池所謂第二泉也張祜云泉聲到池盡足稱詩史若山色上樓多猶可氾用

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

唐將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爲祥瑞朝士中號爲玉笋班

蘇長公云不見不聞還是礙殆深於禪理者又云耳疾當割此語最有味今人爲病所苦正坐不能割捨此身耳

古云厮養卒蓋折薪爲厮炊烹爲養

蕭穎士御奴嚴刻或諷之去奴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嗟夫奴猶知愛才彼世之弃才如遺者智弗奴若乎

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唐詩雙膝過頤頂在肩本此

至德多虎予令人往捕至則云虎悉宵遁浮梁矣予始疑其誑也詢之浮梁人果謂其地之居民邇來日夜喊虎不寘噫莫猛者虎猶知悔罪遠徙以全其軀彼狡獪之民猶恬然邑處而不知避何其見幾之不虎若乎

易云復則不妄矣楞嚴經云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乃空滅旨雖相符然易簡而盡

韓非子云目見百里之外而不見其背明有所不及也

荀子云目不兩視而明然有一目十行者

昔人評美姬謂肥不賸肉瘦不露骨書法亦然

太宗召馬周未至間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悅

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乃召問明主好文千古盛事每讀史至此令人快心

開元間龜茲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盡在夢中帝名爲遊仙枕

王鈞父在沙場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杜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本此

吳道玄畫地獄而市絕屠沽愚民惑於不可必之禍而忽於所當避之刑類如此

沃焦山石磨色染物晝隱夜見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晝見夜隱

蘇長公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奕者識得此意亦可以解忿忘憂不然以怡情之具而萌克

伐怨慾之心何益哉
伊尹生于空桑空桑地名也如諸馮岐周之類
　世之人不察遂以尹爲空桑中所産謬矣
盜惡名也直不疑買金償同舍辛告歸者至而
　還金設不至而不還也不疑不將終身冒汚
　辱之名乎竊謂不疑非中道也
刑天獸名也喜御干戈而舞故陶云刑天舞干
　戚
凡碑刻四周如龍形者名屭贔屭贔龍種而好
　文故用之若負碑者名覇下喜負重獸也
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
　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孫忠自信
　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遣人主爲知己今忝
　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哉其
　自守如此
崔子玉座右銘云施人勿望報受施愼勿忘眞
　可爲處己處人之法
李誠之詠秦所封松云半依嵓岫倚雲端獨上
　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
　夫官亦有情致
許敬宗性輕忽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
　君自難記若曹劉沈謝暗中摸着亦自可識
　噫人詎可不爲名士哉然敬宗亦孟子所謂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
魯男子不納嫠婦謂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恵
　之可其自知明而有制此其所以爲善學也
黃魯直書祝林宗帖云士大夫胸次不時時以
　古今澆之則俗塵生於其中蘇黃門云人生
　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學者皆不可不知
　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愚謂不必
　沾一命而後能然匹夫匹婦能無傷害卽其
　濟物處
周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曰税官物也公爲節
　度使不先輸税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
　代人輸税以免楚撻時邪今士夫家往往怙

勢逋賦其亦未聞斯言也已

王導嘗與其子悅圍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爾邪晋人之放曠不撿類如此

晋謝奕桓温辟爲安西司馬奕在温座岸幘嘯咏人或非之曰我方外司馬也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此徒助予鼎俎詞雅而逸

虞松當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卧酒不可後時語雖雕奇然終不如王子荊枕流漱石

史以昭鑒千古之勸懲係焉惟其公也魏收作北史乃言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抑之當使入地是以愛憎爲毀譽矣其何以服天下後世而垂勸戒於將來

香山九老會中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旣壽而康真不易得也

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爲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怒而殺之諺云用巧成拙其師偃之謂與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道人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其相反有如此者

谷梁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剪髮也

魏湛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和帝分遣使者微服乘車至各州縣觀採風謡使者二人當到益部私投李郃候舍郃問曰二君發朝廷時知遣二使邪二人驚異因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是以知之

劉孝標論陽文之與敦給咸得之於自然陽文美姬敦給醜女也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此亦所

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者

韓信一士卒耳一出能决劉項之雌雄蘇秦以白面書生遊談之間六國阨塞虛實如視諸掌其取將相如拾芥非倖也宜也今之措大掇拾紙上陳言以庶幾一遇弗遂則歸怨主司吾不知其所醖藉視二子何如也

訊獄最忌株連雪冤最忌猶豫株連必波及無辜猶豫則久困囹圄率至殞軀地下多含冤之鬼矣

善養苗者去其所以害苗者而已吳育治開封法先豪猾育也其可與論政者乎

遇吏卒不可不嚴待人民不可不恕

客窗隨筆卷之一終

客窗隨筆卷之二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陳仲子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其知道者乎

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

王摩詰云窮居荒凉草茂樹密出無驪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

萬事隨緣是安樂法

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五百皂卒百丈牽舟纜長年三老柁師也

吳人謂筆爲不律

飄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故有志得意滿而氣燄赫然動人者非家之福也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

者安人也又何校焉

細其心入於至纖至密之中平其氣出於匹夫匹婦之下此語凡居官者尤宜寘之座右

楊子雲云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面而不心路人已矣朋友云乎哉

甘羅十二而仕秦太公八十而始遇惟其人之可用不必論其年也

陰霧晦冥不辨陵谷天地猶不可迷况於人心乎

人之身家常有欠闕處則可以集福延年若慊然滿足一一如願非人之福也

凝重者集福之具輕浮者招損之凮是以君子愼威儀也

唐人云微官是何物詩曰廢吟詩廢詩猶可甚有日坐奔馳餐寢俱廢者宜叔夜絶交于巨源而淵明辭榮于五斗也

嘗謂涉水者必探其源登山者必窮其峻故學今人詩弗如學古人詩觀今人画弗如觀古人画匪舍近圖遠術業各有所從來也

人生寓内等是逆旅富貴聲華靡匪夢幻豈必跋涉寄寓而後爲客熟寐遊魂而始稱夢耶

善舞之門多劒士善醫之門多病人聲應氣求之理不可誣者

五代劉玭爲令自衣帛別子贊以布自肉食別贊以蔬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噫陋矣哉玭之教其子也學以干祿而仕以爲肉義方之訓固如是乎

賈彪兄弟三人號賈氏三虎許劭兄虔亦知名號二龍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暄而已客問王氏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然則人其無尚口辯哉抑嚋謂晉人徒喜清談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已累今之官人也以已

爲天下累善乎皮日休之言之也然則官人者愼無以己爲天下累哉

孔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别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噫可以人而不如鳥獸哉

譏美德也而行之於王莽則譏之賊也故君子貴誠

天下有偶惡之君子無作善之小人

天下有理有數遭遇不常惟聖賢方可言數若吾人竟是德不足而何數之敢云

人身之慾眼爲罪魁故聖門四勿先視易稱行其庭不見其人吾取以爲視法

君子之愛人也必先自愛不自愛而愛人非眞能愛者也

蔡澤既辭唐擧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王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言不及道德而惟榮利是圖戰國之士所志之陋若此烏足與興王業乎

古詞情短柳絲長人遠天涯近可謂妙極模寫

讀易必明於陰陽消長進退存亡方謂之善易如云閒坐小窗不知春去此豈可與言易者哉

天下道理自是精及無形粗及有象來知德數以男女之形解專直翕闢俗之乎其言矣

還往自變門每值驟雨見巖石險處先崩乃知奸田必先及禍

仙純陽鬼純陰純陽故白日飛昇純陰故多夜見一毫陰氣不絶不成仙一毫陽氣不盡不成鬼

學進則識進氣衰則才盡故識隨齒長而才逐年衰

目以神用手足以形用耳鼻則以氣用者也故鼻稱聞而耳亦稱聞要之形氣神本不相離特擧其重者言之耳

程子云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忍愛是情情

多有過處若仁義者性也過便不是仁義蘇
子謂過乎仁過乎義未知性矣

六角不律所貴者輕以其便運也癡重雖美亦
奚以爲

高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凡制草悉焚之曰玉言
不可存於私室馬周疾甚盡焚所上奏草曰
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忠而且
公二子於是乎不可及矣

著述必可垂世立教如虞初夷堅之類動稱鬼
物以恠誕惑人直可覆瓿詎堪傳遠

凡言遇仙皆山精野狐之類即天台劉阮亦莫
不然世豈有凡心未盡而登仙籍者

唐太宗以計取蘭亭是以至尊而行狙詐之術
何以示天下

創業之君多儉素繼體之主易驕奢自非明智
而能約以守成者鮮矣

予閩多種茉莉厥花吐三番則早稻熟矣驗之
良然

今人縉紳其服乃故奴隷其巾低
不容髮而衣長曳地間以紅紫爲之婦人上
衣長與男子等閨閤之媛與娼優同飾是服
之妖也近聞男子有服朱裙畫褌者不更可
異邪

自昔奸邪之悞人國匪特心術相同而語言亦
若符契焉李勣之對高宗也曰此陛下家事
何必更問外人至李林甫對玄宗亦曰此陛
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豈其相師乎何前後
之如襲也卒之武氏后而太子殺悞國之罪
皆不容誅矣

古今未有非武王者而夷齊獨非之亦未有非
孟子者而李泰伯獨非之要之各有所見

人居朝市當有山林意處山林不可有朝市心

張元宰云市攫明廉暮餽暗饕其辭激矣其殆
爲口夷齊而心盜跖貌孔孟而行穿窬者發
邪

倚恃貴倨利人之有而奪之者衣冠之盜跖也

依講學之門戶異掩覆其織行者。孔孟之罪
人也。
蛇虎肆其惡毒、吞噬無厭、一遇周處無噍類矣
晋平公問師曠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
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
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
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學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
穆叔以立德立言立功爲三不朽、愚謂不朽一
耳何以云三夫有德必有言言德音也有盛
德必有大業功德行也言而非德、妄言已功
而非德苟行已、何以垂不朽故、君子務立德
友無當於五倫而居五倫之一。以其常則規過
養德變能扶顛持危也。若徒食飲戲笑而寘
顛危若罔聞焉用友、
氣不可使鬱也。人氣鬱則病。天氣鬱則雨。天下
鬱則亂。今天下鬱矣奚其治。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宦歷五朝身事十主、

馮道其婦女而須眉者乎王安石稱其爲佛
菩薩之行其自處可知已
杜必簡自謂吾文章可使屈宋作衙官吾筆當
得王羲之北面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
詩父自古文人矜誇類如此要未若謙受益
耳
唐陳陶隱西山長於雅頌操行脩潔嚴守牧豫
章故遣小妓蓮花以撓之陶弗之顧妓以詩
辭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
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噫若陶
者其真皭然泥而不滓者乎
每憂鬱時讀太史公文及陶杜詩亦覺神暢
山棲寡侶。對名花好鳥。不啻勝友良朋。饔餐之
資。烹筍蕨。作芋羹。何論八珍五鼎。
漢任隗拜司空義行內修不求名譽以沉正見
重於世
今夫人隆之以周孔之稱靡弗喜也加之以盜
跖之名、靡弗怒也、好惡既若此矣、而行則悖

馬何哉

顏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子產謂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孔子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孔子其中道乎

孔子對季桓子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聖人不語怪乎曰非不語也不常語耳

足足鳳也般般麟也薛道衡文足足懷仁般般擾義

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草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予恥與鬼魅爭光其曠達不羣如此

謝安語王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夫以王謝風流猶不免此乃知人情不甚相遠而謝之平日矯情於其所忽見之矣

戴顒春日携斗酒往聽鶯聲曰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謂詩腸鼓吹似矣若俗耳恐匪鶯聲所能醫也

唐昭宗時李茂正令搉油以助軍費因禁松明優人張廷範曰更當併月明禁之茂正笑而罷松明之禁蜀禁釀因及釀具簡雍指行道男子曰彼欲行淫何不捕之先主曰君何知曰彼有淫具與釀具同先主大笑遂弗禁釀具也二人可謂善進言者矣

劉延祐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出人上至言哉名者忌之府服官者不可不知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龎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此亦可爲用人之法

毛伯成嘗言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大丈夫當如此也世之人溺意敷榮至有蘭玉

化爲蕭艾者詎不深可惜哉

劉孝標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書淫可對水厄、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爲苦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語則福全老子云我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皆持身者所當念也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爲之流涕其人有泣聲而無淚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便是旱雷耳、又宋孝武與羣臣上墓令醫術楊志爲哭殷貴妃志甚嗚咽人問志那得此副亟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予謂如謝公言則志淚可稱時雨聞者絕倒

五言古詩十九首漢魏至矣六朝其庶幾乎余讀李于鱗唐詩選弗善也獨愛其言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殆先得我心者

宦途溟渤人心太行良可深懼早惟謝絕軒冕逍遥林麓月夕風晨與高朋勝友升高眺遠薄醉清吟乃爲得耳

松江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嘗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其知道者乎

劉禹錫說笛歌云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孫生飽風雪此二言可爲製笛取材之法

鏡以照形卽極媸而人不怒推其公而已

汲長孺云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至李德裕積薪賦乃云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焚然則人亦何病乎久淹而何榮于速化乎

曹操用盡一生奸僞秪博得篡弑之名漢陰丈人區區守拙至今不失令聞用智術亦何益哉

蘇軾之稱韓愈也曰文起八代之衰我朝何李詩文政未須論其瑕瑜要之擧元季委瑣之餘習而振之則復古之功于斯爲大

唐征南詔四十萬人無一回者宋征安南以三十萬回者僅二萬餘人邀功遠夷者可以鑒矣

高宗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將卒之志素定器械軍需素備故耳其終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之將兵者多不簡練於平時而欲倖功于一旦謬哉

掃堂焚香展讀古書摹臨法帖披玩圖画摩挲彝器時啜天池茗一杯向花底閑行朗吟古詩十九首此樂何羨三島蓬萊

憲廟每接覆死刑奏牘輒自惨然或當飧廢食或以手拒牘謂左右說與刑官盍少緩之天性仁慈如此

高廟時山西都指揮郭敬性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輒成音調

李時勉以大司成忤權奄王振致被三木囊頭而上不知也奄豎擅權之漸其可長哉

吳太宰嚭私於越勾踐滅吳而誅嚭丁公私漢高帝帝得天下而斬之賣國者可以戒矣

裴頠茂才遠識身爲外戚之屬每有除拜未嘗不殷勤固讓然而終不能免者以戀滯中立不能一决於退故耳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近有實氏傳奇至以儀綴爲兩狀元而其中如花精金精尤備極諸醜事既牵誣詞更鄙惡何物村學究吐此臭穢憾不生縛之以飫豺狼

揚子雲作太玄以擬易不知有易則太玄可以無作也矧其說終不出易之範圍乎

卜式牧羊肥息武帝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勿令敗羣嗟乎豈獨民哉君子任人于國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一不肖壞之而有餘吾於卜式牧羊之言而又得舉措之法

祝希哲云觀宋文無若觀唐文觀唐文無若觀

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本朝雖佳者亦無必多視又云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堠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可謂名言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故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蘇長公云人心真不可縱放閑散旣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此陶侃所以運百甓而孔子所以責宰予也

夏坐訟堂俾左右交扇益自炎汗何如北窓一搨神氣俱清

桑民懌對丘文莊曰翰林虛無人今之稱山人者滿朝市矣然則謂巖穴虛無人可也

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動也人若過於閑靜枯坐則氣凝而生疾要之動靜惟時乃爲得耳

黃老之術不可以治天下王生善爲黃老言至使張廷尉結襪而廷尉亦跽而結之王生何妄而廷尉抑何愚也豈自託于子房乎然良之所受者與漢之書王生之說視黃石何如者廷尉大臣可輕爲之屈耶

莊生云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然則肩鉅任者烏可不度德量力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智永退筆至成丘塚吾鄉鄭繼之銳意倣古不覺積至十大甕楮灰良工苦心所以不可及也今鄭書真者亦自難得

牛之斃也革猶以冒鼓人沒世而無聞焉可乎

善乎蘇子瞻之論書畫也曰譬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詎直書畫凡人之處功名富貴者莫不宜爾矣彼患得患失者亦獨何心哉

申屠狄負石沉河屈原赴汨羅以死雖憤其身之弗庸要未免傷於激矣是以孔子有取於三仁

宋末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不至
豈其天乎

梁張褒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之褒曰碧山不
負吾遂去故杜詩云碧山學士焚銀魚

晉向秀在山陽聞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
想曩時嵇王遊宴之好作思舊賦

獬豸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
任法獸故柱史取以名冠

陳叔達隱葡桃陸績隱橘皆以奉母今人輒以
遺子寧非陳陸罪人乎

李涉之贈剽刼者曰世上于今半似君語固有
激噫亦太甚矣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乎
然盜寧取詩亦千古快事

客窓隨筆卷之二終

客窓隨筆卷之三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善夫莊子曰井蛙不可語于海者拘于墟也夏
虫不可語于氷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
道者束于教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茅容殺雞供母而自以草蔬與客同飯以此見
賢於林宗然與必請所與者異矣且令母不
獲與陶氏之母爭賢也庸非賢者之過乎

韋表微為御史不樂曰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冐
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
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是心也可以忘世可以養
生

語云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故兵機貴
神

晉夏統為母病舟中賣藥目不顧紛華元末倪
瓚有潔癖為母迎醫不辭垢穢皆可謂孝於
親者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輒引至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要之壙中無不可遊䙲中亦何地不可樂惟無心乃爲得耳

秋日寢百花帳中大似春林酣卧第少差池語燕睍睆流鶯耳

江行見水勢如海桑田盡没巨浪間而農舍民居半爲黿魚窟宅當事者不曲爲之處預爲之防恐將來之患不直阻饑而已

舟行之景春風山足夏日柳陰秋月溪橋冬雪釣畔各有奇趣而最奇者日暖風恬波光如鏡漁笛榜歌間發汀花綠醑香馨不必歌扇舞筵自是瑶池天府

病中静攝覺都不佳惟流觀名画坐看古書可忘困頓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語悲而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語壯而悲

車中偶見蒼嶂千叠野水一泓古樹横斜水濱茅簷錯出樹外不覺心神曠遠踟蹰不忍去者久之

世有盲有司以吏卒爲衣食父母監司臺臣一或鞭其吏卒即没齒不能忘此豈足與論公法者哉若果如彼夫之見則禹當仇視大舜弗與共戴天矣

唐徐彦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以龍門爲虬户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嶽以芻狗爲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然此正所謂宵寐靡禎札闥洪庥何足以法

神宗嘗與韓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人不可有功名心無心而成功名功名亦道德也若但志於功名者功名已尔終與道德有間

世廟時楊侍御爵上疏觸天怒繫獄五年備極危慘而楊講學談藝無異平常視囹圄不啻福堂真所謂堅鋼百鍊者同時有周主事天

佐浦御史鋭皆以救楊獲罪笞下獄周三日浦七日相繼而斃嗚呼烈哉周吾閩人浦曾人楊闢中人也

醉者墜車不傷其神全也人平時須有定見定守庶卒然臨大事遇大變不至倉皇

寇豹不知何許人與謝觀以詞藻相尚謂觀曰君作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内子多才何不作赤賦豹未搜思厲聲曰田单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駭云

宋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對上大喜謂子美詩可爲一代之史然王摩詰云新豐美酒斗十千此又何也

殷光禄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洪喬不能作致書郵噫過矣既弃之胡爲受之受寄而投諸江忠信者固如是乎

長日寡營清齋獨坐栢影堦前鵲聲簷際静憶杜五郎清話不覺灑然

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巢鵲之巢明鳩之拙也月令鷹化爲鳩夫鷹鷙害物也一變而鳩其善變者歟故與其鷙而害仁毋寧守拙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於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絶倒

人多欲作神仙余謂人世亦父母妻孥昆弟友朋聚樂耳若飡霞服氣雲行天飛一來則衆必叢觀以爲異物去則挽留而不忍舍詎不困甚哉

昔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存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

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予深服其言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意欲扳公入其黨中因閒語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意嚴而對捷

天地鬼神實司禍福之柄富貴福厚君由人造則造物者無權而人當居二儀上矣何以曰天地人乎曰人定勝天竟是偶然要非通論

蔡邕才名冠世董卓何如人邕受卓薦逮其誅戮不勝惋歎其見殺于王允宜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詩曰自作孽不可活邕之謂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語最宜深念人多肆惡於閒居縱情於幽暗不思墻壁有耳鬼神難欺慎無若錢鳳之密謀第當如趙宣孟之恭敬

昔東漢喜標榜晋世好獎飾雖不無過譽而實可以興起儁才善乎龐士元之言曰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今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夫古多善俗或者用此道也今世聞人之善則加嫉至使賢者往往蒙譏謗而自沮豈不哀哉

宗子相開樽銷夜獨聽雨長春蔬婉麗深至不減王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此涉世訣也

瑯琊王肅謂茗飮爲酪奴俾崔舌蒙恥一遇陸羽盧仝便自吐氣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已何以異是

柳侍中世隆謂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固是極論然終未若司馬公積德之論爲長

智者見事于未形君子相時而後動昔文公弃荏席後黴黑而舅犯辭歸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而待其明此道者乎

淮南王父名長故鴻烈諱長爲脩
居官之樂在於報主樹勛利人澤物時可有爲
勢足行志也若徒秉堅策肥麗妾豊貲良田
廣廈彼蒼忌盈是則可憂何樂之有
玉宇瓊樓綺窓朱戶富貴人之所安也以入画
則易俗、短墻莎径草屋茅簷窮賤農氓之所
處也、入画則佳非以質任自然者爲可貴邪
天下大寳也名美器也以辛姬賈國呂覽賈名
古今名利之大賊其不韋乎
閑課家僮窓前雜草誤斬菊苗因憶友人陳履
吉禍延杞菊之言真得嚴居之趣者
逃禪子撰酒史有取於坐端凝而神爽逸與夫
持屈爵不分愬、怯猛飲而惜終懽之徒至謂
議朝除譊家常刻觴政附耳聶語、輿居紛紜、
會客不投、妓驕而樂澁、醒木訥而醉勞曹、爲
不歡之候、真得酒家三昧者、
吾獨笑項氏國破家亡他無顧慮獨拳拳一女
子欷歔涕泣所謂盖世之氣安在乎
嘗讀李陵詩悲壯高古論才遠駕蘇屬國然甘
心虜庭萬事瓦裂雖小有才將焉用之
魯宗道召自酒家謂中使曰飲酒人之常情欺
君臣子大罪卒以實對爲帝所嘉臣子對君
當以宗道爲法
山匪不峻鳥更增巢淵匪不深魚猶穿穴安身
之道不得不尓彼云以天地爲室廬自是曠
譚要非實論
余嘗由虎丘抵金山歷試諸名泉甘美潔清要
當以惠山爲第一彼中冷何以稱焉世之無
實而冐虛名類如此大難與耳食者道
余嘗以仕宦辟之宴席初升筵而辭杯杓者十
人而九逮讌酣則沉湎而不知止甚至主人
諷之歸鮮有不怒且罵者噫富貴溺人何以
異是、
齋頭啖笋喜其清潤戲命之曰玉友因名其齋
曰飡玉
仕宦焦勞日多逸樂日少所謂身逸而心勞者

詎若林居身心俱逸

百舌雖云巧何如鳳一鳴所貴德音奚庸喋喋

人食形養形鬼食氣養氣人食死形以養生形鬼食生氣以養死氣

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噫牙過矣道苟自信奚庸人知

司馬相如慕藺要之非藺匹也持璧睨柱氣盖宇宙屈志㢘頗義掩日月彼挑新寡於臨邛者烏可與同年而語

劉子威氏言伯政雖去王遠與衰亂不侔意盖有取於商子其有激於俗之漓乎

曩余曾梦李青蓮貺筆一既梦俞中丞憲寄二墨邇乃梦陳山人遺予五色箋三數幅意甚樂之所媿才謝江淹藻非韓洎安克有此意造物者以是鼓其進乎

董子曰聞見愽而智益明智吾智也聞見其資耳孤陋寡聞識何能遠

甚哉矯枉過中之爲害大也夫士固爲知已者死杜厲叔因莒敖公之不已知也竟死其難且曰吾將以媿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噫若厲叔者豈中道乎哉

人惟自處卑汚則一物無所見余嘗因視洪水巡郡國第從高處望之則一覽無遺信知人之自處不可不擇

呂覽云民農則重去其鄉而逐末則易於遷從農少私義而末多巧詐其知本之論乎

庖丁誠乎牛故所見無非牛伯樂誠乎馬故所見無非馬人誠乎道則何所見而非道乎

世人不學御龍而學御馬急所用也饑者不愛尺璧而愛豆羹急所需也

戰國之士最該愽有經略者莫如蘇季子惜其心術之不正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蜀花蘂夫人云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個是男兒又嘗私祠蜀主像于宮中帝詰之謬以張仙對夫人雖不能死國其志亦足悲已

疾病者保身之基逸豫者戕生之本

杜詩舍南舍北謂舍之南北也楊用脩指其地
似失之好奇

虎丘之奇。大爲梵刹僧廬所掩。入其中。喧俗無
異闤闠。安得霹靂盡掃除之。早俾山靈吐氣

莆諸生李姓者醉應督學公試不覺于衆中度
萬里奔波之曲吾閩至今傳爲笑資彼得全
於酒猶外不見人若是矧醞釀道德者何物
足以介其懷

世之官達不務垂光竹帛銘勛咢彝而徒欲多
樹棹楔此特可耀市童耳試思漢晋以來宫
闕有幾存否

王元美接人温然如玉至於雌黃之筆凛若秋
霜吾師吳明卿不少假借同調乃孚徐子與
却一意平和要之侃侃誾誾各得聖門之一
體

紂爲炮烙之刑卒自燔以死庸非天道之好還
乎

范增旣知沛公有天子氣而復請亟擊之甚哉
增之愚也有天子氣而可擊者乎

劉基善天文胡惟庸憚其剛正伺基疾密遣醫
害之基不能知竟服其藥至死豈明天道而
闇於人事者邪則何以稱明智也

須賈患范雎之以國事告齊也惡之於魏齊
因而僇辱之二人雖見之不明何莫非爲國
乎雎憶念而深讎之其仗義忘私不逮廉頗
遠矣

世稱東陵瓜從邵平始平之名不以侯顯而以
瓜著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是之謂乎

諺云雖有金鍼無布焉補雖有巧婦難炊空釜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百雉之
城不下十萬之師而下於仲連之一矢噫謂
人心不以信義屈乎

文人惟紀事最難寓千歲于寸晷羅萬有於筆
端非識擅五車胸吞雲夢者不能

每讀三國志憾不生食操肉世人猶常稱曹公
而不名豈以韓盧呼犬邪

予閩中每詩成吟罷輒投草屋瓦尹位甫見而
戲詠云許多詩句鵲聲中天籟鳴來自不同
予隨口戲續之曰爲語傍人休掃却春來留
伴落花風相與大噱

學杜語須擇其雄渾悲壯如雷聲忽送千峰雨
花氣渾如百和香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
樹失山村之類庶几善學若但取其無食無
兒舉家聞若欸一切麄豪等語摹之以示人
曰予學杜也此何異好古者舍商彝周鼎天
球赤刀而徒拾取周公之溺器孟母之淘具
遂誇人以爲得古翫也識者能不掩口胡盧
耳

遠嫁單于莫匪漢恩苐毛生得肆厥奸爲可憾

曰子規曰杜鵑曰杜宇曰望帝曰蜀魄曰謝豹
一鳥而數名

鹽雞一名蠓郭璞云蠓硿則風春則雨硿謂羣
而旋飛春謂一上一下也驗之良然

詩言有鱣有鮪鱣俗名鰉口在頷下大者至千
觔可作鮨鮪俗名鱘似鰉而小江州最多

人生於世苐須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愼勿大奸
似忠也

古人書法妙處如印泥畫沙惟詩亦然此可與
知者道

商音的非商也曾見文毅公題詠署厥姓爲商
豈才可三元而於字學未之攷與抑後人之
贋筆與

俗稱雹母非也雷公雹父風伯雨師父音甫故
俗訛爲母耳乃蘇長公詩亦云駕雷公驅雹
母何邪

詩國風伯兮朅兮邦之桀兮疏云伯者婦目其
夫之字也閩人稱父爲㜷伯本此盖謂㜷之
所謂伯者其意甚古昧者以其呼郎罷而笑
之謬矣

客窓隨筆卷之三終

容窻隨筆卷之四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吾閩詩僧無可云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岐賒並可與靈徹皎然方駕

宦途之險浮於孟門太行孟門太行有形之險也有形者可以豫而圖仕宦之途無形之險也無形者不可以測而備要在達人蚤斂足耳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點化之丹也寡欲養心房中之術也仁禮三自反白日飛昇之訣也

奕與詩均一貫神弟詩可傳而奕無足傳者不爲可也況爭勝於方罫之間殊非雅道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

蘇云紅燭照庭嘶騕褭黃雞催曉唱玲瓏玲瓏商妓餘杭善歌者元白極愛重之

越僧以詩索畫於沈啓南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上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詩中有畫矣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茆屋入深居以是知隱者入山惟恐不深也豈羨乎世之華靡哉

凡花皆怯雨惟海棠着雨尤妍其仙品也鄭都官云穠艷最宜新着雨寫出花神矣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聖人盛德大業盡於此矣佛氏以艱深文淺近欺世惑人好奇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自以爲超凡出世不知禿鬼實吾儒罪人且未責其無父無君即虛無寂滅可以言道否

聖人之道猶五穀然不可一日無也人有厭聖道之平常而故欲譚禪以自異者辟猶舍五穀而嗜野葛則足以害其軀而已昔栁渾曰

去聖教崇異術不如速死至哉言乎

諺云三嫁女千金之產置十宴賓百金之室空聖人寧儉之言夫豈欺我

弘治丁未蜀吉士鄒智以星變抗章欲黜學士萬安等上怒下獄免死謫石城吏目寫懷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陛辭詩云再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正德己卯閩黃武選鞏諫南巡下詔獄杖幾死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二子忠肝直節千古如生矣

交固不可不擇然亦當取其所長勿以一節而蓋其平生可也

宋元祐黨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門生子壻相繼得政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人爲魑魅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鶩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

涼炎之態匪惟市井尤甚於縉紳忌嫉之私詎第路人或深於骨肉

大丈夫寧爲蘭摧玉碎不作蕭敷艾榮世間俗子借鄰壁微光濡氷山餘潤揜以自矜不知天道若轉環榮赫幾何銷亡無日矣

世間惟漁子最爲清適唐人詩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又山雨灘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又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又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每一諷此良用快心

唐鄭雲叟詩曰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今之遺女者綵緡滿車珠翠盈篋奇服異飾寶髻珍奩富室損貲貧家破產侈靡之害於是極矣司民風者曷亦

爲狂瀾之一障乎

鶴仙鳥也厥意趣在静立時清唳時若舞態雖翩躚未免墮入凡格矣善乎白樂天之言也曰誰謂爾能舞不如閑立時盖深知鶴者

徐宗伯學謨云惡如椅杌必有好辭送歸地下言雖過激要之墓文歎情實亦自古而然昔劉乂持韓愈金數斤以去曰此諛墓中人得之不如與劉君爲壽近楊循吉亦曰文壊於墓銘以其不足傳信也然則當如何曰爲賢子孫者當使生人言之而死者不愧則善事先矣

説者謂織女以七夕嫁牽牛雖幻妄不經固於義未害也至謂西王母以是夕降武帝何爲者哉鄙哉盲儒徒欲倡異説以惑人不如其陷於非禮矣

世多以上書及門爲韓退之病不知其志在行道耳試觀其佛骨表鰐魚文豈苟且赴功名者可同日語邪

茘枝珎菓楊姬絶色一時相値宜唐帝醉心太真厄於禄山宋樹剗於黄巣均之不幸弟太真身死而名終辱宋樹暫賊而品猶奇姬也千載而下視宋茘不有餘愧乎

龍眼雖後熟于茘枝然甘美圓融有所謂寶圓者自可與茘枝伯仲昧者目之爲奴徒欲爲茘枝張價要未識龍眼之真耳

予友陳平夫祖中丞公名達村坻有與公同名者公戯謂曰爾奈何同我名坻對云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公大嗟異

辛夷花木本柿葉初出如筆開花如蓮紫苞紅焔一名木筆或呼樹蓮白樂天詩紫粉筆含尖火焔紅胭脂染小蓮花可爲實録田叔禾西湖志以其似杜鵑躑躅誤矣

宋辛卯之火太廟倶灰而韓侂冑府獨全盖殿帥馮時力爲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

等矣

謝皐羽哭文天祥慷慨激烈其過故宮詩云複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樹着凌霄野鴉引子紛來往覆盡花間翡翠巢又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千古而下讀之猶令人酸鼻

初學奉朱註如功令稍得志則厭棄之挺奇標異大肆操戈斯人其忍心負義者邪道理無窮朱豈不知特筆其最近是者以垂世耳執所見而排之可乎

柳條金嫩不勝鴉清粉墻邊謝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又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又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漣漪分明一枕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此女仙詩也亦宛麗可愛

楊載其先浦城人後居錢唐有湖上書所見詩曰採蓮女郎蓮花腮藕絲衣裳難剪裁暫然一見唱歌去荷葉滿湖風雨來楊與虞伯生揭曼碩范德機齊名時稱虞楊范揭云

楊廉夫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舞有嘲之者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近江州張直指科家畜歌姬五十餘人視楊不啻過之矣

西湖竹枝詞不下數百首皆豔情曲耳惟李守道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黄金臺高倚回首南高峰頂白雲飛可以教孝非漫詞也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工詩善書事母孝謹三十不嫁與楊廉夫為文字友嘗和其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嬌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風致雖可尚然去女道遠矣

元員外張光弼詩時非上巳不爲節春到牡丹纔是花琢句雖工未免繁蕪意勝而識見近

俗
瞿宗吉佑題眉黛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
鴻案上生可謂佳絶又清明絶句蕉旬蹈蹬
在京華又見東風御柳斜客裏不甘佳節過
借人亭館看梨花亦有情致
白樂天自警詩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
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虚苦辛彼
終日營營死而後已者其亦未之思乎
張郎中子野以樂府馳名嘗自負為張三影謂
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墻送
過鞦韆影蘇子瞻倅杭時子野年八十五矣
尚聞買妾蘇贈之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
子歸來燕燕忙皆用張事然則子野殆老而
不羈者歟
陳雖過葛嶺懷古詩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
酒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
年當時中外戒嚴似道方與諸姬鬬蟋蟀客
戲謂曰此平章軍國重事邪賈亦弗之校嗚
呼似道悮國之罪於是乎不容誅矣
釋典緇流予所最惡然其言亦有不可廢者如
員脩語白樂天佛法大意曰諸惡莫作衆善
奉行宋中示衆云説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説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宗杲對宋仁宗曰
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如
此數語殆庶几近道者
來復見心洪武初以高僧徵仕至左覺義善詩
有西湖六首芙蓉灣口綠陰斜吹笛何人隔
淥霞驚起沙頭雙翡翠斫魚飛上刺桐花流
觴亭子鳳山阿都護行春小隊過咲擲金錢
花底醉玉箏彈出白翎歌寶網金幢變刦灰
瞿曇寺裏盡蒿萊烏巢無樹山夔迻不見談
禪太傅來雨後湖堤樹色寒杏花風颭酒旗
竿紅舟載月無絲竹野水疎籬正好看蜃霧
初消海日升隔江山色是西陵潮生潮落無
今古似與人間説廢興西泠橋下水生烟屬
玉飛來近釣船荒盡梅花三百樹孤山何處

訪通仙畫洗鉛華鬱有佳致
忠孝之名非臣子之所樂也盖必有昏暴之主
而後臣以忠名必有頑嚚之親而後子以孝
顯歸過於君親以成厥名吾何忍乎故曰忠
孝非臣子之所樂也
黄子久云作画抵是個理字最緊要與融詩良
工善得丹青理画而背於理雖工巧無足觀
矣
張靖之題戴文進芭蕉士女圖賜來紈扇過秋
閒閒摘芭蕉暎小鬟拈筆欲題心尚懶怕隨
流水落人間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市之太學生詩云昨夜
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
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貪鄙悞國之夫貽笑
千古
客有譚子郡之懷安陳復者正統間爲杭郡守
公正廉明濟以簡靜尋以憂去民遮留之起
復再任竟卒於官貧無以爲歛憲使鹿邑軒
輗倡賻之民爭來助其子畫郤之曰不忍鬻
負以死吾親也予聞之盖不勝高山之仰云
戴進善丹青然頗以技自驕有憲使某者索戴
画不時應使怒摯以徽纆裸縢跪堦下逼令
画神荼鬱壘予聞黄方伯公素習進見而大
驚爲之申鮮乃免彼以勢而困名士者固非
矣而挾技驕人以自取辱進亦與有失焉
王元美謂以萱擬母爲無謂盖萱有一種黒子
生葉間花開悉委而下垂俗名回頭顧子花
然則擬母以萱亦自有説
李涪謂唐世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不
可加而以婦拜姑章必四爲非禮然則彼時
不行四拜也方千處士每拜必三時謂之方
三拜宋朱元晦孫爲淮東提刑與顯者書必
云萬拜時謂之朱萬拜方未免好奇之過朱
則諛佞喪厥祖風矣
傳咸傳云攀蛟髯附蝸翼卑哉恥乎其視攀龍
附鳳者何如也

魏曹洪名其駿馬曰驚帆吳孫權名其所乘快
舫曰馳馬二事正相反而名亦奇甚
蕭敬範爲湘州好賓友酬讌彌日嘗謂湘東王
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
上看屋梁而著書豈如臨淸風對朗月登山
汎水肆意酣歌也予謂遇良朋合幷則欣宴
閒居獨處則著書二者不可偏廢若一意酣
飲亦虛負此生
白樂天詩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布及千門
三千宮女如花面幾個春來無淚痕然則有
才而不盡遇亦理勢之必然無足恠者
吾閩陳仕賢爲杭州守斬楊璉眞伽之像而梟
之誅兇殘於旣死大是古今一快事
煬婦詩吹火紅唇動擔薪玉腕斜遙觀煙裏面
一似霧中花語亦新妥
包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神精老健賈
似道問其攝養之方曰恢服了五十年獨睡
丸又一老言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
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肌麗快則抵爲糟
粕塞腸胃耳又一老言生平臨食只喫其半
常留有餘不盡之心蓋人無壽夭祿盡則亡
未見有暴殄之人能皓首也三老人言皆可
爲養生之法
瞿宗吉漫興詩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
愚蒙筆端花與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文
士多窮良可永歎
宋慶之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宋且以入然字爲
韻求七夕新詞遂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
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聲叩軋尤雲殢雨正
歡濃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搖銀燭馥
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何時
結然語亦奇警必有文人附之者
徐延之號擇冠道人洞曉音律工樂府嘗雜瓷
甌數十枚考其音之中度者奏曲一章茶頃
而協
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然不得

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想唐制亦然也、噫設妓俾之役而禁其淫、正所謂不揣其本者

劉士亨景泰間隱處為詩小驢馱醉踏殘花朶綠陰中一徑斜、日暮歸來問童子、春衣當酒在誰家亦自灑然

思聰為緇童日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之句、東坡大稱賞、後挾琴遊中貴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

嘉靖間僧法聚題抗州西湖憑虛閣大堤回接鳳山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烏梛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西湖凡三千八百畝、平章蓋指賈似道、

真德秀會試於行都乞靈于梓潼廟題其鼓曰、大扣則大應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動五湖四海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及第、

元凌彥翀蝶戀花詞云一色杏花三百樹茆屋無多、更在花深住、旋壓小槽留客醉、舉杯忽聽黃鸝語、醉眠看花花亦舞、風妬殘紅、飛過隣墻去、恰似妝、童遙指處、清明時節紛紛雨

宋沈括舉進士博學能文、而喜恢謔、一日括方澡體盆中、劉貢父見之、便慟哭、括驚問故、劉曰盆盛括死矣、括亦大笑

僧皎如嘗作卜算子詞送春云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著來、何似休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語亦婉麗、然未如燕子啣將春色去、紗囪幾陣黃梅雨

王安石商鞅詩曰、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鞅之徙木果誠乎、且不聞誠信為驅民之具也、安石平日仕進則羨馮道、至行政乃右商鞅、心術如斯、豈不足以禍天下、

謂英少不宜輕訾名宿、直是抑浮薄、要當品隲

亦難模稜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千古稱確訾亦奚病但自己功深識到方可開口論人耳

客窻隨筆卷之四終

客窻隨筆卷之五

閬中趙世顯仁甫著

張乖崖以一錢斬吏雖欲以懲凌上之習要非持法之平爲千古羅織作俑

程師孟光祿乞生基誌於王安石習學撿正張安國願死托生以嗣王雱何物諂奴喪心至此與之同朝者良可懼乎

胡汲仲送蔡如愚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因指以語蔡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噫此頗會入聖訣也休糧云乎哉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舉爲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出試官覽之歎息稱善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時人語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是知詩文貴精而多非所尚也

予嘗愛司馬公解禪六偈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日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

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事功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信夫吾儒之道大無不包。彼談禪者徒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不自知其入於妄矣

梁敬叔云。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斯言其先得我心者乎

才士詞人。志意浮蕩。淫心橫溢。往往假托古昔貴嬪淑女與之遇合。甚至天神地祇。亦恣妄談。筆之簡策。污衊神人。害理傷義。縱漏明刑難逃陰譴。予每一覽之。憾不生拔其舌

宋儒云。古之學者為己。故其仕也為人。今之學者為人。故其仕也為己。格言哉

宋鄭可簡以貢茶遷福建運使。其子待問以獻朱草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唐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觧之事。

宋景德閒。賈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眾。欲令就御試。王文正公議曰。舍註疏而立異論。將令後生務為穿鑿。竟黜之。邇來士子率立異說。以為奇。背傳註以為高。離經叛道。恬不知怪。其亦文正之罪人矣

終慎思家貧苦學。董嗣以書薦之于所知。不遇取書歸董。啓云。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文山公二子佛生環生。皆以流離中死亡。詒命以弟璧之子陞為後。至元皇慶中。陞復仕元為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閒讀史各君臣。噫。同氣之閒。其心各異。如此。又何怪於非我族類者邪

宋王嗣宗爲節度使性剛正嘗卧病家人爇紙錢以祈福嗣宗知而大呼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賄邪今人疾病不求醫藥率先媚神殊可笑也

侯味虛著百官本草云御史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奸回振沉滯攻擿濁服之長精神職此者可以深長思矣

宋王安石退居與郭功父同坐有士人上謁視其刺則曰詩人龍大初功父叱之曰相公前敢稱詩人令賦沙詩頃之即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閣筆由是知名東南

隴西李微陳郡李儼同登第微偶疾化而爲虎儼以監察奉使途遇虎而人言叩之則微也微餓甚不忍食儼以同年故與之馬亦不食曰恐傷吾故人噫微不幸虎矣而猶知有故人今之賊害同年者視斯虎不有愧邪談此爲之色變

野寺不宜獨遊尤不宜止宿蓋髡徒多無賴嘗有小則喪資斧而甚至殞軀者可不懼哉

佛果何如以舍身爲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侯景之禍以莊嚴爲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于倪唐以持誦爲獲報則周嵩事佛精進王敦害之臨刑猶如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

曲帥端統兵日有叔求爲將戰敗端據法斬之乃成服發喪祭以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如端者可謂情法兩盡矣

爲詩始貴苦思及其既就讀之渾成不見痕迹乃爲高手孟郊苦吟而語多險澁故無足尚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

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爲然
僧
紹隆朱槿花詩朱槿移栽釋梵中老僧非是
愛花紅朝開暮落渾閑事衹要人知色是空
此髠亦可謂善警世矣
白
長慶逸詩結交行云一曲瑤琴指倦彈拔山
容易結交難傍人莫訝門如水廷尉年來已
罷官又得意論交總肺肝陳雷鮑管日相欣
須臾世事滄桑變百度過逢一餉難世態如
斯良以永歎
窮奇惡獸也似牛而犬聲逢忠信之人則齧而
食之逢姦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噫今之
爲窮奇者亦衆矣
康伯可附麗秦檜諛佞人也題徽宗画云玉輦
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
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詞致可誦不可以人
廢言
沈啓南画手精絶詩作無以逾人乃吳中諸先
哲稱不容口至有以爲神仙中人而師事之
者得非以其人品之高乎嘗聞沈有詠懷詩
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
不能閑管得後園踏雪看梅花風致可想
文
徵仲名重華夷然亦寠甚吳門一區舊宅環
堵蕭然此老請脩始終無玷乃知其流聲當
世者匪直以藝文也
曽
見春風詩云淡蕩無端入画堂簾櫳微動晝
初長煖催花底鶯聲滑輕拂簷前燕翅忙酒
醒香塵凝座榻夢回芳草滿池塘飄揚不觧
留春住又逐鞦韆過短墻世傳謂于謙作以
公精忠大節而賦筆雅麗如此其亦宋廣平
之梅花乎
傳
奇祝英臺事甚不根或以木蘭予折者不知
木蘭爲父老弟幼不得已代父出征以全忠
孝若遠遊從師是亦不可以已乎甚哉傳奇
之妄也
福
唐蔡伯禧四歲對真宗誦書授校書郎春宮
伴讀齒猶是三週故真宗賜之詩曰七閩山

氷多才後三歳奇重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資初知學步來朝謁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

太祖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内作偈諷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渡江世之待零落而始知空者詎獨一後主噫

高越遊河朔有州牧欲以女妻之越作鷂子詩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空專候整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馮太傅端嘗書云鳴骹直上一千尺天静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謂坐客曰可圖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詩也

僧乾康以詩謁左補闕王仲時知未州令康賦雪消詩康曰六出奇花已住開郡城相次見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天上來仲始輕其老醜及見詩大驚異待以殊禮

老杜所以爲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爲工蓋其語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卽朋友黎庶視流連光景者何如

鄧仙客瘞麻姑山人謂仙去有人題詩云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世塵同既言白日昇天去何事人間有殯宮大抵神仙之說多出方士之妄談

張文潛與蘇黃論說鬼神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今人博士業其殆然乎

王安石云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劉季孫對云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安石大笑

老杜詞玄元廟詩曰鳳笙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許彦周云嘉祐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曰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牀銀牀井欄也莫知誰作

人主當草昧之時莫不欲人之曲附於已及成事之後亦未嘗不厭薄其為人如漢高祖之於丁公宋藝祖之於陶穀我太祖之於危素正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者彼賣國求容亦何益哉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賛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噂短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群玉咏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賛寧笑謝而已

有降紫仙姑者令作雨詩頃刻滿紙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

唐李敬方詩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予謂春雨特碍遊耳若識賞則雨中景色未嘗不佳如此春光亦未宜虛度也

元馬祖常玉河詩御溝春水曉潺湲直似長虹曲似環流入宮墻纔咫尺便分天上與人間宋本海子詩度橋西望似江鄉隔岸樓臺罨画粧十頃玻瓈秋影碧照人騎馬過宮墻景趣恍然在目宋本亦元人

岳墳詩惟高則誠最為悲壮高云莫向中原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忽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又曰孤塚有人来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千古令人涕下

到茂謙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名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夫天下有才患上不知知之而復贊美為豈非一時盛事

雖有嚴父不能淑不順之子雖有賢君不能化

不令之臣

方輿非不廣畸人無措足之地穀祿非不贍窶夫無擔石之儲天若有以限之者惟知命者能安之

劉孝子失其名　世宗晏駕諸司方哭臨劉執茶一枝并詩麻衣披髮入城徑至御座前慟哭詩云鼎湖龍去　帝升遐萬國臣民淚若麻螻螘微忱無可獻慇勤跪進一枝茶諸司異而留之不顧而去

任瀚云文章無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子衰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爲文降於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大抵文章亦存乎其人未可以時代限也

鄒志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至言哉

李本寧題漁父圖曰一個老兒三尺長一頭挑網一頭筐有魚無魚且歸去金谷名園空夕陽庶几乎達者之言矣

沈麟士爲人認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君屐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屐麟士曰非君屐耶復受之與物無競若是眞可爲處世之法

至正間吳門薛氏二女曰蘭英蕙英者嘗作蘇臺竹枝詞曰姑蘇臺上月團團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眞娘葬虎丘虎丘山上塔層層靜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裏去自將釵釧施山僧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烟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父江楓對客眠荻芽抽筍楝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頗有才情但其中有非女子所宜道者未幾果皆失身於鄭生

咸通間同昌公主出降有却寒簾瑟瑟幕鷓鴣枕翡翠匣蠲忿犀如意玉九玉釵郎九鸞釵玉香囊辟邪香瑞麟香其饌則有消靈炙紅虬脯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茶則有玉花紫英之號又有澄水帛可消暑白猿膏云可愈疾皆異寶也

石崇在荊州劫商致富不貲卒以綠珠之故死於趙王倫之手疇謂天道不好還乎

稗官家載仙姝遇合之事最為可厭夫神仙之說本自荒唐縱或有之亦必絕凡心超慾界豈有離瑤島之清虛受塵凡之穢濁而仍得飛昇者至假天帝譴責尤為誣妄辟之人間婦女犯法官都不加以罪祇罰其適人而成伉儷有是理乎

劉阮天台裴航藍橋等事縱或有之亦皆狐魅之假託耳脩文之士乃極意妝點以惑世誣民誠為口業

東方有鳥名曰諫珂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之當事者率惡苦口而悅狐媚其為諫珂者衆矣

石入水則沉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南海有沉水之木

許公言云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患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甚靳者

春夏生長未嘗息雷霆之威不以發生廢摧折秋冬搖落未嘗無雨露之潤不以肅殺廢發生

曾見女伎作男劇者褒衣博帶束笏垂紳語默作止儼然丈夫也及解衣卸妝特至下賤無恥之一婦人耳今世之稱丈夫者往往若此哀哉

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可與旱魃作對

出山經外傳蜀王衍乾德三年見紅樓

古人印章元自圓整有殘缺處乃沙土久蝕而然今人乃以新製者故擊碎而摸糊之以為古大非也且以施於泛印猶可若自己姓字

必殘缺磨滅而使之古何為者哉

孔明不出國鼎未必三分孔明不死國鼎亦未必三分謂諸葛成何事薛能於是乎失言矣

予讀書羅山嘗于夢中得句云雪殘花有淚風細竹無聲殆是神來非思所及

抱柱而溺雖難語信然終不失為守貞之士彼有口血未乾而即背之者視斯人寧不愧死

客窓隨筆卷之五終

客窓隨筆卷之六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胡元瑞云古人虛心畏哲故其就益高後人矜視前脩故其造益下洵哉是言可為坐井自矜者之戒

夷人範銅作鹿聲誘鹿至而射之一日虎聞之以為真鹿趨之則人也噬而啖之噫世之作偽以戕人者可以戒矣

士大夫胸次不日以理義培之今古澆之則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賦詩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年來貢職不脩徒事剽掠欲其詠花得乎

李昇既畜異志雪天大會出一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丘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徐融意欲挫之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收融投之江

江南一驛吏頗善脩飾厨傳每庫必祀一神酒
庫祀杜康、茶庫則陸羽、至菜庫亦有一神、問
之曰伯喈也聞者捧腹
姮娥詠嫦娥、嫦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
還后羿遍尋無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奸、按張
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
娥竊以奔月、事本不經、可供一哂
宋辛幼安名弃疾號稼軒居士字宗朝奉自勇
退悉以家事付兒曹作西江月云萬事雲烟
忽過。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
宜遊宜睡。早把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
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旣拜而鬚拂
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撇地、楊起視其仰壓
日、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梁棟隆吉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宮宮殿迷
煙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
如歸去、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
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却布袴、提葫
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
換起醒三閭、提葫蘆、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
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
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深遠、諸作不及
李賓王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
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
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顋頰
棊濤好奕棊、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
者多廢事、不分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
棋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宋孫明復蠟燭詩六龍西去入崦嵫、寂寂華堂
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爲灰燼亦無辭
七賢過關圖唐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
白李華王維孟浩然鄭虔出藍田關遊龍門
寺、鄭虔圖之、遂傳於世、張輅詩云二李清狂
狎二張、吟鞭遥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
摩詰圖中詩興長、

李西涯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桃始放衆哂其易欲對閣公曰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蕭山來主事子禹言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二人刺骨遂作荊釵記以玉蓮為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

揚尚書仲舉有厚德居京師乘驢鄰翁老得子驢鳴輒驚公聞賣驢徒步久雨水溢鄰穴垣洩水公家家人欲與競公曰晴當自涸鄰牟頹垣侵公地公不較以詩寄其子曰我度書來只說墻百年業主亦何常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金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公始以揚文貞公薦為景皇潛邸宮僚至通顯

楚國一遊民素善畜猴入山取一猴子猴母怒而爭之乃撲殺其母持其子以歸適遊民夫婦俱出獨留一嬰兒在家及返見猴負屋隅捧兒嘆之肉骨碎裂肝腦狼籍亟為追捕猴已逸矣嗟夫人殺猴之母猴食人之兒蓋畜類亦有靈哉而報施信不爽矣

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畿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咲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郡照王尚文詠棉花曰釆釆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閑花艸無補生民也自慙沈啓南詠蠶曰衣被深功藏蠢動碧崖火熳起眠時頗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也

徐天明不知何許人上書言國家災祥修短之數上惡其惑衆問曰汝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于緋衣小兒之手上故令一老千戶衣

青押出斬之斬後方知監斬千戶姓裴名嬰
蓋所謂緋衣小兒也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甍于位有吊以詩曰何
事先生蚤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攉塡門客散
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利
水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為道羅
倫已復官亦詩史也
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
出入怒其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
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揔被倪尚書
誤却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
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
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
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
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
倪尚書謂文毅也
淮安鹽城大縱湖漁父弋一雄𨿅刳剔置釜中
煮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
投沸湯中死漁父見之大駭不敢食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男頲詠尹字曰丑雖
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
如此
高季迪詠芙蓉行香子詞云如此紅妝不見春
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雁來時候寒沁羅裳正
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　蘭舟不採寂寞橫
塘強相依暮擲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
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
卑鄙猥賤之夫最不可與友蓋其言辭濁穢動
止柔邪惟勢與利急附而趨其炎冷之情媕
阿之態往往刺人眉目同遊值此頓令人意
氣索然禮而遠之可矣
三百篇以前非無詩也元聲未嘗以故聖人刪
焉今人乃欲搜其遺以補之不幾於蛇之足
乎三百篇以後亦非無詩也言有五七隨時
可耳乃必欲撰四言以為古不幾於蚕之負
乎

蘇長公吉祥寺看牡丹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
　應懶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爭笑。十里珠簾
　半上鈎。此老胸懷灑落、至老不衰
宋理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三不足之說爲
　萬世罪人豈宜崇祀孔子廟廷、合應削去以
　正人心、息邪說、卓哉皇言、厥謚曰理、固其宜
　也
言者、心之聲讀諸葛武侯表岳忠武文信國詩
　義膽忠肝千古如見
先妣邵太孺人最不喜人畜禽鳥、嘗云鳥之畏
　樊籠猶人之畏狴犴也、無故而下人於獄以
　自娱可乎
終日窮經必思盡性至命、窮年著述尤須謹行
　修身、若徒事空言、或口談心背、仰惭往喆俯
　媿田夫
竊主上之威權以戕害乎縉紳者、國之賊也竊
　主人之貴勢以戕害乎賤貧者、家之賊也竊
　親知之氣燄以戕害乎州里者、鄉之賊也陽

德田光冰山遂泮公慶三賊將安歸乎
士君子可使人愛亦可使人畏以其度量宏容
　色和、學術正而操守定也、若徒隨世浮沉猥
　云與物無競、其不淪於汚下也者幾希
日夜出月晝見天道之反常也、花實不以其時
　亦草木之反常也、反常則變矣是草木之妖
　也、指以爲瑞可乎
才美若周公猶極譏抑、此聖之所以益聖也、今
　市井小生、纔能綴五字便妄自矜持、旁若無
　人、寡廉鮮恥、靡所不謟、而昵友私衷又從而
　奬譽之、以成其惡、卒使身名俱滅、與糞壤等
　穢、草木同腐、哀哉
神仙事、予素不喜談、嘗見夢蕉詩話云、唐開耀
　間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泰
　之女常欲絶俗去遊羅浮、父母恠之、至婚夕
　不知所之、惟硯屏間遺題云、麻姑恠我戀塵
　囂、一隔仙凡道路遥、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
　黄鶴聽鸞簫、意好事者爲之

百戰百勝唐皇以茲奄有而項籍卒無成功百戰百挫漢祖竟以開基而昭烈終於弗振天乎人邪天也

世人學古人書大抵各隨其資之所近縱使逼真亦或時露本色優孟叔敖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予友雲間莫廷韓才敏拔俗有饋袁公履善枇杷者誤書作琵琶適華亭令在坐偶見之笑曰枇杷不是這琵琶履善曰只爲當年識字差廷韓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絃管盡開花令賞譽再三遂爲莫逆

處官事如家事愛百姓如己子遠貨財如蛇蝎省刑罰如自惜肌膚能是四者足稱循吏矣

白孔六帖紀事蕪雜無足觀者

俗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故呼雞皆曰朱朱不經甚矣

道書載日月雷雨海嶽諸姓名如張表文申之類幻妄不經最可鄙厭元美述之卮言何也

駕長駕篙舩長也訛作家長非

離騷詞多誇誕屈原爲人如此宜其取忌於子蘭而及也

或讓韓退之上書及相門不思周流列國孔孟不免彼皆爲道也以取青紫則非耳

忽憶匡廬不覺神情飛動卧聽三更簷溜渾疑瀑布泉聲

風無形而草木以形其形草木無聲而風以聲其聲一氣之相爲感乎

昔人云米鹽之賤米鹽亦非可賤者蓋民以食爲天而國以煮海爲利嚮謂米鹽賤乎

闗雲長之殺顔良不如其爲劉耳知則必不殺史以刺書謬哉

張翼德釋嚴顔大有國士之風若曹操解人之縛待以上賓殺人之軀而表墓哭祭悉詐耳賊乎將誰欺乎

山中多雨暑月多汗皆鬱蒸之氣致然宜有以疏導之不爾則成疾

王導有辛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云

凡講問席間函丈函容也容丈足以指畫

孫策下令曰公瑾與孫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江淹曰逯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不直銜杯酒而已

余尼時嘗有俞憲者遺墨兩圭不省俞為何人及北上道經錫山果有俞中丞公憲號是堂盖輯皇明詩選者

杜審言云吾之文可使屈宋作衙官不無妄自誇大至杜牧序李賀集謂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未免過許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從學焉

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惟見可欲不亂其心乃為純一若不見不亂已落第二義矣

王莽簒漢使安陽侯王舜索傳國璽于太后后責舜數語慷慨激烈至今讀之猶有生氣誰謂女流中無丈夫哉

政不必執泥要之利民行不必矯情要之潔己

世風之敝也極矣不肯者壞之昧者習而安焉起而維之其必由禮乎

六經至秦而厄文至六朝而厄詩至宋元而厄曲至隆萬而厄曲調之有青陽也亦猶六經之遭秦火乎

應龍所以能騰空飛天者惟其無欲故也有欲則不能神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教人學問之極功耳若聖人則固不知有矩而未嘗非矩故曰大而化之聖不可知又何心何欲之足云

厚貌以釣賄陰於穿窬作威以網利慘於剽擄

白司馬云本以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噫嘻富貴何足待哉五十無聞没世不稱聖賢所憂在德業耳

烏鰂見人則吐墨染水令黑以晦漁者覘墨處反取之世之寡學強談以自文更令人得窺底裏者何以異是

聖賢成我猶君親然世人賴聖賢之教稍知義理即弃正學不譚而倦倦倡明二氏此何異背君親而從盜賊者

予蚤歲好奇頗涉獵道書釋典間或發爲文章既覺二氏之旨爲聖言括盡庸心外道徒憊精神而已

寧爲百鍊剛莫作繞指柔人須有丈夫氣方可與成天下事若一意愞熟難矣

士君子固不可拂人以從己之欲抑不可拂己以從人之欲固不可枉己以狥人抑不宜強人而狥己固不可以恕人之心恕己抑不可以責己之心責人

人爵在人天爵在己善夫來知德之言也曰公卿難到聖人可學

善養身者以神馭形不善養身者以神事形

語云家家有路透長安人患不學耳若學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或問蜀女善奔俗語多疊予戲應之曰疊語效鄧艾若奔淫則作俑於文君而略誘則相如爲之祖耳

富萬卷於胸中貴乎善運譬貫而多財必若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乃稱良也否則淹貫如李善書簏已矣該博何爲

人心忍難而爭易端陽俗尚競渡忿爭囂雜今歲禁勿競俗用晏如彼忍事而享平寧者何以異此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警身要語觸來莫與競涉世通方

牛驥同皁猶且不可妓何如人今也堂堂縉紳乃與之分席而坐並器而食交口而飲動則藉口東山不知謝傅望重蒼生即使諸妓日侍宴遊未必允狎至此矧望匪謝安時非晉代甘自同於汚賤哀哉詩曰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

俗士以梅子爲書公以鵝爲羲愛性往載之儀跡固可深慽乃蘇長公何如人而亦云傾白墮夫白墮造酒人也指以爲酒可乎

爲聲伎而費錦纏頭孰若散以周貧餓傾貲以營佛刹何如瘞無主之枯骸乎

漢高帝對父以其生業與仲爭多不慊於嫂而以戛羮封姪所謂豁達大度者安在乎

趙明誠挺之之子妻李氏能文號易安居士有樂府詞三卷號漱玉集或謂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旣而反目有啓與綦處厚學士猥以桑榆之晩景配茲駔儈之下才夫易安夫明誠官郡守且景薄桑榆寧有改適之理此必好事者爲之也

人生富貴賤貧壽夭窮通靡匪數定予目擊二事友人姑蘇顧聖之工詩嘉靖乙丑閱遊以無子之九鯉仙乞靈得夢云潘太守而子也顧必得潘姓妾以符夢乂之弟娶金氏以歸育一女乙亥復來閩客觀察王公喬桂署中已如汀州暴卒時汀守爲潘公明謨一切身後事皆潘爲之治非子而何又江公文沛以嘉靖乙卯舉于鄉有老農來賀曰吾夢至一所曰棋盤街見迎新制抖公在焉江久不第至隆慶甲戌農族有殺人者從末減戍遼僉農管押果至棋盤街而江登第數之先定如此人徒役役何爲

抱朴子曰水至冷而有温谷之湯泉火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然則火亦有寒者矣

韓致堯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静初聞放轆轤批頰催明之鳥一名夏雞俗名隅隥雞

誰謂風柔能摧至剛誰謂水弱能陷至堅此老子所以謂柔弱生之徒

商山之老乃子房僞飾之以動帝心者觀其欲爲太子死數言可知非茹芝口吻矣唐人識之曰翻嫌四皓偏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又

云如何鬢髮霜相似叟出深山定是非真所
謂癡人前不可說夢者至云自是無人有歸
意曰雲長在水潺湲識其出而不返尤爲可
笑
宋禍之始基也吾不罪丁蔡諸奸而罪王安石
二帝之不復返也吾不罪秦檜而罪高宗
貴翁孔鵬賤視儒素肥飼猿鹿瘦役輿臺富而
知禮義者不爲也
象以齒亡翠以羽斃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
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其
山故君子不先人以賢智
事之成否靡匪由天故仲尼曰知我其天天生
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也而子輿氏亦曰天
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大聖大
賢皆以天自解其理有不可誣者世之人頓
欲以智巧而勝天謬哉
老子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
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人亦慎其
所樹而已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
老矣何以教之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
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
矣何但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
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殆壯矣何老之有孟
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慚色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
知暴貪者不知富樂飲者不知醉好色者不
知病
韓子云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
則爲鐵室以盡備之夫人之一身攻之者衆
亦無鄉之矢也能盡備之斯善養身矣
或曰孺悲欲見而辭以疾然則聖人亦有誑與
原壤夷俟而扣以杖然則聖人亦忿戾與論
絃歌曰前言戲之然則聖人亦詼諧與惡子
路曰野哉由也然則聖人亦怒詈與見南子
而矢之曰天厭之然則聖人亦詛誓與而安

在其能太和也曰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夫七情不甚相遠惟發而中節則固不害其為和耳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有心於勢利者湯火不避也禁之而愈競無心於勢利者氷炭不入也招之猶晏如

接輿荷蕢沮溺丈人輩之言要皆出處之大節特未知聖人救世之微權耳世之俗士猥云以仕為通甚至朝秦闇暮燕壁惟利祿是圖者其視聖賢之出處天淵矣

莊列山海出有入無多非情實秦漢以還轉相祖述荒唐謬悠如神異洞冥述異拾遺雜俎夷堅之類率假托名流恣言六合惑人視聽蓋不能無憾於作俑者之非矣

伯陽道德猶切事情蒙莊寓言洸洋自恣故子謂莊生之十萬不如老氏之五千

客窗隨筆卷之六終

芝圃叢談序

夫譚理竅者嗤餖飣爲匪𡖖恥危言者厭敍帛之未適要以新陳岐尚奇正殊材自非通長難以閑甍是故伏軀之礎[illegible]歷塊之足飛天之乩無轉丸之用物固有爾士亦宜然吾友趙君仁甫質乃知生學兼鉤賾辨瑯琊之稻少驚人於一鳴焚天祿之藜脫息心於五總羊腸世路哄斗米以折腰牛耳詞壇吐青蓮於廣舌逍遥芝圃蒐剔叢談或幽探宛委洩千古久閟之奇或力剖玄黄揦一家獨得之語天心月脇抉清都之丹樞児斧神工謝人間之藻棁上者羽翼丘索弘闡宗風下者揚扢雌黄隱針頹俗至於秕林瓦礫之藪片玉必収野史秕稗之譚遺珠是採雅俗並陳情境俱到譬之参苓溲渤共佐神功臬楔棟枋都成譙麗是集也張之則詞林之赤幟藏之則石室之玄文矣仁甫每為余言窮通者時得失者性遇合者支體之約寄文章者神

理之緒餘昔日之事人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是故挂冠以來塵鞅都絶咿唔伴蠹吾亦自笑其書淫篆刻雕蟲人或竊譏其訑覆然而有當於予心故終不以彼易此嗟夫子期不作玄晏已死目論者鼠可嚇鵷耳食者腊且混璞碎胡琴於都市古已無易賞之音埋寶劍於圜扉今亦苦難售之貨乃獨仁甫爲之而不佞序之要亦自適其素懷非徒相憐於同病而已

萬曆丁未立秋日友弟陳留謝肇淛序

謝字在杭萬曆進士博學能文富收藏精校勘著有五雜組長溪瑣語文海披沙小草齋集滇略方廣巖志小草齋稿等

吉光王蘇州題記

芝園叢談卷之一

閩中趙世顯輯著

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觴爲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班班剥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

有士人袖芭蕉葉問乩仙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懐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窓前數點聲

又有以鴈来紅草索詠者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遙空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十一度秋來一度紅意妥而辭亦工此必有詩人之魂依附之者

人須是素位而行順時而動耳若謂富貴之必不如貧賤仕進必不如隠居生之必不如死自是一偏之見矯枉過正之談明智君子所不道也

粉飾以自矜者娼優之醜態與人而揚已者牙儈之用心今之不爲娼優牙儈者亦鮮矣

温庭筠贈彈筝者詩云天寶年間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此作感慨悽惋得詩人之怨伊州曲名天寶中西京節度蓋嘉運進北庭伊州樗蒲三曲鈿蟬者筝飾金鴈筝柱也謂鈿蟬金鴈爲歌妓名者非

人讀書談吐當於真實處留神諸荒唐謬悠之談勿多寘之心口

貢泰甫題陶淵明像云竹杖芒鞋白鹿来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殆深得淵明之心者靖節在晋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字元亮晋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胥失之矣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張儀從楚相飲楚相疑張儀盗其璧世之不知心者大率類此

世稱寧王畫馬明皇愛之而馬失顧愷之畫龍一點精則龍飛要以極贊厥畫之神而匪其實也且如吳道玄周昉韓幹輩皆善画佛画人不聞其像之飛動此又何耶

蟹稱内黄侯會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嘆賞内黄侯風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蹣跚付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亦有奇趣

何子元曰史稱張茂先博物洽聞世無與比然斗間紫氣亦待孔璋辨之嵩高山竹筒非問於東廣微亦不知爲漢明帝陵中物也張司空尚爾世人無三十乘在胸中而强顔待問豈爲知量若哉

蚊咂人揚厥聲人固惡蚊矣而尤惡其聲彼小人之剝人膏脂而洋洋自得者何以異是

小人不可責望其腹心君子必可相依爲手足

司馬相如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

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敬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逮其旣死猶奏封禪書陷君於有過若相如者文人而最無行者也曷足貴乎

漢元鼎間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于甘泉殿有髮白者以此石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作方伯惟願拭肝石然則髮之惡白也其來久遠矣要之白髮亦何負於人人第恐皓首而無聞耳故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髮於人何負乎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遺殿上者主事曰行法安世曰何以知非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是吾人所當法也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荅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今之人率傲視其父執而爲父執者亦往往自貶以徇之其有媿於馬援遠矣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獸似虎而絶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夫莫猛於虎而猶有酋耳在也噫

魏左相證善治酒有名曰醽醁翠濤太宗文皇帝賜公詩稱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

梅福字子真尉南昌知王莽欲簒漢棄官與妻子俱去變姓名爲吳門卒後不知所終蔣詡字元卿王莽居攝以病免歸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廉介逃名之士嗚呼知亂而退如二子者賢於揚雄遠矣

冬煖而春必寒夏潦而秋必旱審乎此者可與通成敗之因識盛衰之道矣

芍藥之華豔而無實蕣華之麗妾不崇朝海棠
無香薔薇多刺有齒去角天之道也

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應物得陶之清故其爲詩亦酷肖之

吳祐爲新蔡長時公沙穆來遊大學無貲糧乃
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于
杵舂之間穆無貲糧而不妄求祐于杵舂間
能得士二子之賢皆未易及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慎有人以物問之初不
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如君所言
亦復佳若德操者可爲處亂世之法

凡處大事應大變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
舄几几是已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
轉肹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
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
類也歐陽公謂其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極善形容彼一攫投
閣與爪入溥手便溺俱下者烏足與任大事
乎

馮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數月不一見琦謂其
傲以語富弼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
爲宰相而京不妄詣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
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其三見宰相以此
觀之京此高於師德而韓之見猶不逮王公矣

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答曰吾平生未
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蓋
深得養生之要者宜其壽考而康強也

咸通中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乘馬一時皆跨
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勑下盡騎驢短轡長鞦
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以鄭肥偉故云然亦可謂善詼諧矣

晉裴楷營新宅甚麗將移住從兄衍心欲之而
不言楷知其意便與兄住其義讓如此此又
難於薛苞矣世之緣財產而鬩墻者視楷不
有餘愧乎

今之宦途多以書爲贄彼雅尚黃白之夫不辨

古今而混然受之積案堆几徒以享蠹甚者
斷裂之以累槖中裝及諸什器噫書何其所
遭之不幸邪
士人奔競自古而然昔有德音捜訪懷才抱器
不求聞達者有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
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聞者捧腹
晉人器度自是不凡如嵇中散燈下彈琴見鬼
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吾恥與鬼魅爭光了
無疑懼臨 刑鼓琴自若謂子紹曰巨源在汝
不孤矣生死不以介於懐豈世之齪齪者可
比
郗正字令先安貧好學弱冠能屬文遷秘書郎
性淡榮利尤耽意文章及當代美書正殆先
得我心者
莊周釣濠成伯耕野仲子逃相灌園魏野卻召
棲陝懼爵禄之為已累也
魏侯嬴貧而且老滞跡監門信陵君欲厚遺之
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信
陵之餽非賢而能若是乎
宗少文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
山欲懐尚平之志疾還江陵嘆曰老疾倶至
名山恐難遍歴惟澄懐觀道卧以遊之凡遊
履皆圖於室撫琴其中欲令衆山皆響予自
幼有少文之好年來抱霜露之疾不可以風
頗妨登涉稍需霍然仍得歴覽奇勝未肯安
心於卧遊也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方讀
書為歐公所許人有志向學不患遅也
自古人之高品皆自清心寡慾中來稍有濃豔
氣便堕落世網如陶靖節張志和陳希夷杜
正獻王文正輩雖出處不同而其清心寡慾
一也
人能變化氣質不患不成名蕭思話十歲時未
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
之自折節數年遂有令譽
李益詩早有名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畫為圖障

回樂烽前沙似雪天下播之聲歌唐人之樂
善也如此
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按行府庫見局鑰甚嚴發
之得寶貨數千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
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宗嘆曰府庫之物有
籍會贓者尚冒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乎賜
錢二百萬以旌其潔此誠居官者所當法也
寇萊公少時頗愛鷹犬太夫人怒舉枰搥投之
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毋已亡每捫
其瘡痕輒哭幼能改行貴不忘親若萊公者
可易及邪
居常無事閉戶讀書最是清福昔盛文肅公度
好學家居惟圖書滿前每歸休未嘗釋手或
勸之少休曰吾自樂此非以爲勞也
司馬温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
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此可以
見公之好學亦可謂善學
世事反覆不常自古而嘆之人多迷而弗悟耳
蜀棧古壁有號研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
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裏
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名言哉
人身誠係於所養辟諸草木得雨露則敷榮遇
旱乾即多悴人能避風濕寡嗜慾節飲食慎
喜怒自可以卻病若曰養之而至於成仙能
白日飛昇無是理也
居高處危是在位者最切務昔趙南仲赴鎮日
曹西士賦高竿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
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牢穩多少傍人冷
眼看亦可謂格言
蘇長公在黃岡所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召飲者
預以此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
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夫人得飲酒食肉其自
奉良不薄矣乃必欲沉酣竟夕而窮水陸之
珍不亦過乎
長公極善詼諧在維揚一日宴十餘客皆名士
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

人皆以芾爲顚請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事貴熟思審處寧緩毋急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當官臨事如何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

陳并已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故君子無一事不可與天知對人言

釋典吾所厭談但云鈌陷世界亦自有理胡文定與楊訓云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胡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紀用夷變夏殆由於此誠確論也卽此一事便是安石得罪名教處更有何顏而入孔子廟庭乎理宗黜之宜矣

每讀史見一善行欣然有當於心偶一見惡人必憤懣唾吐之冀見其敗亡乃快此亦可以驗人之良心矣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噫人惟中心無主則於非義之事將靡所不爲能如衡者鮮矣

胸中無萬卷不可妄下雌黃昔韓㬎性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爲銀其謬妄如此

呂本中云忍者衆妙之門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要法非空言也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不則胸藏萬卷雖多以奚以爲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自擧日試萬言詔中

書省試陜令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賜縑帛拜太常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又長沙王璘詞學富贍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使解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筆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廻飈所卷泥滓沾漬璘曰勿取但將紙來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未亭午已七千餘言時路嵒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俟見帝嵒大怒急奏廢萬言科璘杖策歸放曠盃酒間恒自稱日試萬言王某云右唐二事絕類皆試萬言皆至七千而止璘未亭午已就較張尤速張竟獲官而璘徒步當事者固有洪濫然亦孰非命也夫

游道每戒其子士幼士慎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子孫不足以師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雖然剛柔並用乃爲適中過剛過柔皆匪中道游氏父子胥失之矣

端午不但五月五日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行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人有智愚賢不肖之異其等夷狄禽獸之異其心問所以處之之方亦惟曰恕而已

程子云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孰此以往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相如子虛之賦李嶠汾水之詠韓翃寒食之作白樂天楊柳枝之詞咸鑒在帝衷元稹連昌宮等辭與李賀樂府李益篇章悉傳之禁苑每覩玆事常為才士快心

古今高才多招俗忌忌則謗之所由興也吾聞歐陽詹乃韓文公同年進士其人品考之文

公哀辭可知矣而唐小說載詹感於太原一妓爲賦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爲之死若然則所謂於慈孝最隆者安在哉必當時忌其名者誣之耳今但以韓文爲信可也噫劉京之誣伊且不免况於詹乎

張良博浪沙之事良非獨免并免其客可謂能矣先儒云天下苦秦無道莫不欲擊之故有爲良隱者真確論也後世乃疑良有遁形之術豈足信哉

宋齊丘攘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義於向秀雖能作僞于一時卒以貽譏於千古正所謂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者亦何益哉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它人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庾公有焉

朝聞道夕死可矣予抱病常經旬不服藥未嘗一日廢書稍一廢之則病轉劇古有書淫庶几近之矣

芝園叢談卷之一終

芝圃叢談卷之二

閩中趙世顯輯著

古玩有好事賞鑒二家惟書亦然牙籤緗帙錦帶縹囊列架充棟闘靡誇多此好事家也尋行數墨考訂校讐勤攻强記醉其醲而飽其腴躭玩不醳涵泳無已非賞鑒家乎書不逢賞鑒而遇好事始於汗牛而終於飽蠹吁可哀也哉

嶺南俗以未瞬小鼠蜜漬而食之聲唧唧然不問而其味之惡可知至於鵂鶹夜鳴尤其聲之惡者予家女奴烹飪惡甚每餐無一中口而女孫夜哭動至深更令人無寐毋憶蘇長公詩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鵂鶹庶幾近之矣

逆耳之言好諛者之所嫉而有道者之所樂聞阿世者之所括囊而直諒之所必進也昔嚴光與侯霸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絶噫非嚴先生孰肯以此言進乎

禰正平忤曹操責為鼓吏禰裸身更衣顏色不怍孔北海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是在操賊固不以禮處人而正平亦不知以禮自處矣融其衡之益友哉

范蜀公與司馬温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紙為帖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夫茶具何傷温公之驚見蜀公之留與僧皆過矣

人只一味端嚴便足占其所養昔劉元城對賔客或燕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反至於終日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由是觀之則二公之所養可知矣

華歆與邴原管寧三人共學時號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嗟夫歆讀聖賢書而甘心助逆牛後之不如而奚龍頭之有

世間剛狠之夫雖云暴戾猶有發於意氣處惟柔媚之人最難與處盖其立心陰賊舉動姦

回忍於相負待之不惡而嚴可也
富貴可長保朱頓梁竇至今存可也富貴既難久存然則屈已狥人甚至損人利已以求之何益
客夢謂老子曰子受教於常樅謂齒亡以剛柔而存亡似矣雖然筆至柔也而先敗其次柔莫如墨而磨滅隨之莫剛如研而得以永年得非柔者亡而剛者存乎而樅何言之悖也老子無以應予故曰剛柔當並用而偏勝者皆非耳
十戰而九勝則一敗可虞十戰而九敗則一勝奚益故惟以不戰勝則善之善者也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上之人苟誠心於愛人人未有不知感者非感其惠感其誠也
太祖高皇帝太子諸王二十四今天潢殆將數萬繁盛之極前古希有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仁傑以其母老且病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柳宗元還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古人友誼如此謂可與同患難非邪
梁益州記曰浣花溪水居人多以造綵箋國史補云紙之善者蜀之金花魚子今蜀紙大不佳即薛濤箋亦失其造法徒有名存耳
炎附寒棄自古而然不獨翟廷尉也廉頗免長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又至頗怒曰客休矣客曰吁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怒乎真可為世情一慨
老子贈孔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管寧語邴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二子之言吾人當銘諸座右

急流勇退人之所難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官祖餞御製詩賜之可謂榮矣但知章以望九之年更需卧病而始乞身不亦晚乎

天下之至閒者莫如僧有詩云青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雲至三更去行雨回頭却羨老僧閒李涉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東坡訪佛印于竹林寺印款之坡因誦此詩印曰學士閒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與一笑噫今之僧能閒者少矣

人處富貴固當篤厚謙恭處困窮亦宜謙和遜順若徒怨天尤人憤世嫉俗自謂無諂無求動與物競是亦不善處窮者故聖人教人以貧而樂

讌飲固古人所不廢而沉湎亦聖人之所非昔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勵之辭非實然也子高之言得之矣

居官不識字嘗有之如李林甫之錯寫弄麞蕭炅之以獵為臘往往貽譏予竊以為居官不識字之害小不識人之害大字之不識不過文理之訛耳若不識人則是非倒置賢否混淆進退乖錯致使狡詐庸鄙之夫僥倖志得而貞介之士阨於下僚以此居人上是有目而盲者慎天下事必此人也其害詎直文理之訛已耶

嘗見有對人譽其子者衆咸非之唐王福畤子勔勮勃助皆以文著後幼子勸又有文名福

時嘗以詫韓思彥思彥曰昔王武子有馬癖君復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噫有子如勃輩譽之且不可而况非勃者乎

非禮之望賢者弗爲昔白太傅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盖用愛妾換馬事白卽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白之乞馬未爲失而裴詩似涉於非禮矣曾謂賢者亦如是耶

張翼德忠勇威名播於宇內劉巴獨不與語孔明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共語噫巴之失人甚矣飛非英雄更孰為英雄者耶

曹操奸雄素以術籠天下士虞仲翔在東吳操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志節如仲翔彼苟就功名者視之能無泚顙

吾讀隋書至李元操欣然慕之元操少善屬文晩年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已過鬢垂素髮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都盡悲夫每於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元操殆安土敦仁樂天知命者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己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味此語當是謝優

人須平日篤厚謙恭謹之又謹偶然禍患之至方可歸咎於天若暴戾恣肆靡所不為一旦及禍是自作孼也於天何尤

趙清獻公元豊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遊不復有軒冕意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夫夜眠晝閒無大異事人多不能欲累之也清獻置軒冕於身外故宜其宵晝之優悠耳

來知德云人千方百計只是奉承此血肉之軀

大是確論盖人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四肢之於安佚竭盡心力事事要求到恰好處皆不免以小害大賤害貴求其泰然無累而養大體者幾何人哉

世間最勢利者莫如僧昔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繫鐘播題壁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播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二十年來塵土裡于今始得碧紗籠若此禿者可勝誅哉

名者聖人之所重也故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然司馬相如苟爽慕名韓伯休逃名杜預好異代名張季鷹不願有身後名彼亦各有所見要難以强而同也

張子綱絃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磨益光不足以損夫論而無當彼自喪心於賢者誠何傷也犬吠驢鳴君子曾以是介意否

屈平雖不遇千載有餘芳上官大夫令尹子蘭骨與草木同腐邪曲害公竟亦奚益

古人勤於修德而不暇讀書今之人不務修德不好讀書皆自弃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此勤行而不暇讀書者也今之好修若子石子者幾何人哉

死生之際亦大矣人好富貴喜名譽則於死生有不暇擇蘇子瞻云劉聰聞為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皆可發人一笑

無事惟杜門讀書最為有益昔張無垢謫横浦寓寶界寺其寢室有短囱每日昧爽輒抱書立囱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未嘗少懈無垢老而好學雖謫居不廢尤人所難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啖柑嘆其

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路嗣恭以九寸琉璃盤獻唐太宗而以徑尺者遺元載不獨秦檜子魚也以是知權勢所在萬乘猶輕今有失勢之人輒罪媚者之不奉已其亦未有以觀此歟

昔人謂學海詞源以其無底極也曾子固素稱博學能文及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瑮作守因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屢不當其意乃自作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噫以子固之學之才而猶媿屈於伯玉如此世有淺學小才而輒矜已傲物者殆未遇伯玉其人歟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章貢為人豪儁喜作詩自號雪篷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諷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貶衡陽人皆服趙之先見然是詩凡處富貴者皆當玩味不獨姚也

胡元瑞曰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與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要之儒者之學義理經術名物詞章闕一不可

王安石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女寵者姦邪之所寄託君心一蠱惑則邪正莫辨舉措乖錯而國之禍隨之矣謂西施之無害而吳之亡非以西施可乎

平時無批鱗之直臨難焉能致身宋高宗謂張栻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栻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斯言得之矣

宋真宗賞花釣魚臨池御釣久而魚不食群臣
應制丁謂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
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以為莫及自古邪佞
未嘗無才特其心術不正耳

沈周題燕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
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
差分明認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
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
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
棲三復此詩有不忘故之義與飛入尋常百
姓家者異矣

世之求道者騖高遠而好苟難非知道者也孔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
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踏遍隴
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非
有心見者不能為是言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其機捷於影響唐制以
明経為孝廉詞賦為進士凡仕宦清華率進
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極盛
而経學式微間有一二無通蓋不數見得非
時尚有以致之耶彌文盛而實學衰能不為
世道一慨

嚴子陵釣臺有題詩於壁云生涯千頃水雲寬
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裡偶然伸隻脚詎知天
子是何官讀此益見子陵之清風高節非天
子所得臣矣嗚呼若子陵者灑然自適其視
功名富貴不知為何物而或病其釣名者烏
得為公論乎

賦學包天括地畫態極妍胸中非萬卷不足以
充之故屈宋賈馬班張皆冠古今以其繁碩
也然以入詩則不可入古詩猶可一二而於
近體最不相宜宋人不以其學為賦而為詩
六朝不以學為賦而為文胥失之

始終一節乃是人豪士大夫危言直道遷謫凄
凉晩歳收用益當以志節自持若因衰落懲
創刓方為圓始為百錬終化繞指無足稱矣

林君復云平生惟不會擔糞與着棋是使氣語羅大経云棋以不着爲高是藏拙語惟蘇子瞻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是能忘情於勝負然則古今之善奕者莫蘇若矣

竭澤而漁後必無魚焚林而畋後必無獸故善爲治者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

魏徵知直諫爲盡職而不知事讎之可羞樂昌知合鏡之希奇而不知失身之可恥其視王蠋之不肯歸燕與夫徐君寶之妻投塘自殞者不可同日而道矣

君臣對奕已爲非禮乃羊玄保之於宋文以勝局賭郡到溉之於梁武以渇睡取嘲不恭甚矣堂陛分嚴詎應踈簡至是

毛仲權知曹州有書生投書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權嘗聞斯言庶乎寡過李沆不忤狂生於公而兩矣

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横生髮上生蓋鬚腎屬也腎爲水水潤下故鬚須下生眉肝屬也肝爲木木旁敷故眉横生髮心屬也心爲火火炎上故髮上生亦各從其類已

僧無畏好學能詩菴前有松合抱郡將欲伐以構署無畏預命削松皮題其上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緑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飛來縣尉讀其詩而止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黄退故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黄渾退了而說者以爲宮粧誤矣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貴題蠶婦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軽如布争得王孫見此圖　太祖幸中貴宅見之問其名卽召除知肇慶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杜少陵詩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其扶君子去小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

楊士奇年十四過泰和劉伯川是日雪初霽劉

命賦詩楊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瑶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劉喜曰子當大用尚勉之後果如其言劉之許楊得非以襟度不凡故預占其後耶

有尼還俗嫁與張生瞿宗吉贈之詩云短髮鬔鬆緑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免得僧敲月下門聞者稱快噫世之為尼者聞此言不可以省而愧乎

人於學惟患不博於仕惟恐不達以予觀之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書麓已矣仕而有愧沐猴已矣曷足尚乎

芝圃叢談卷之二終

芝圃叢談卷之三

閬中趙世顯輯著

鄱湖之役僞漢圍　聖祖急韓成進曰臣聞古有殺身以成仁者成不敢辭也遂御上服對衆投水敵以為　聖祖也弛其圍厥後追封成以王爵廟祀康山報功之典宜然也紀信之在漢功與成等高祖大封功臣未見所以厚報信者豈忘之耶抑記載者失之耶

有貧生與富翁比屋以居清旦具衣冠之鄰翁請所以致富之術翁曰致富之術無他在去其五賊而已。五賊者仁義禮智信也。五者有其一則窮鬼隨之矣。生愕然曰。此五者予之所以立命也。奈何去之。果若所云。則吾寧為原憲不願為猗頓陶朱矣。遂謝富翁而退。

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然而潮汐以時流必就下非信乎故予謂水德有五非徒

四也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為將者念之哉
盜賊以分均出後為義所謂至為不義然亦有禮樂者非耶
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温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温所奮擊温即令左右殺之宋少帝入海籠中白鷳亦奮擲以從彼甘心降虜者視禽獸何如也
韓通少應募以勇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記其事通之所行若此即古名將猶難之矣
劉貢父晚得惡疾眉童鼻陷蘇子瞻戲之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如此語言得不令人忿憾以是知蘇生平恃才傲物遷謫坎坷皆其自取於人奚尤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子以諂范滂姜叙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萬年反婦人之不若乎
白樂天喜罷郡詩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為已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回看官職是泥沙是真得罷官之趣者
甚矣惑之為害大也黎丘丈人醉歸有奇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及醉醒而誚其子子伏地而泣曰無是也丈人曰嘻是必奇鬼也吾將刺之他日丈人復醉歸其子躬往逆之丈人以為奇鬼也而刺殺之夫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甚矣惑之為害大也
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動故也然曰仁者靜而壽此又何耶要之時動時靜涉世之圓機靜亦定動亦定養生之要術
吾鄉袁達題韓信圖云丈夫未遇之前一飯不

可苟丈夫旣遇之後一飯不可忘至哉言也

人徒知宋之問晦日昆明池應制以落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陡然矯舉爲昭容所稱而不知其用事精切亦非一時可及盖漢武帝嘗遊昆明池見有大魚銜索而來帝命去其鈎而縱之後日於池邊得明珠一雙之問夜珠本此殆非泛用者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五大夫秦爵秩按史記云封其樹爲五大夫盖封之以是爵後人不解謂五松封大夫謬矣

春秋以新墻庳舊墻高舊屋美新屋惡而卜國之興衰信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而藏富於民者乃所以藏富於國也

詩可以感人吳門劉鉦爲僉憲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劉云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激掛冠去

陰符經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蟲噬鶴青腰食虎此以小制大也潛夫論云濯錦以魚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浣布以灰此以賤制貴也類而推之有不可窮者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陰遣檜之謀也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如此當時不能用其言惜哉

楊觀張飛廟詩磴道縈紆僅步趨飛泉落檻碎蠙珠萬崖樓殿真香火千古英雄此丈夫山勢西迴終護漢江聲東去尚吞吳營星不殞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悲壯可誦

韓魏公作相時每見人文字有言人隱惡者必手自封之未嘗令人見賢者之用心類如此非吾人所當視效者耶

友人陳卿仲題醉楊妃圖云卯酒醒來伏侍兒嬌羞無力拜還遲馬嵬山下梧桐雨不見楊妃睡起時盖以恃寵者終及於禍不能久存也意悲而辭婉深得風刺之體

胡元瑞於范增勸項羽除沛公謂其策之善於

其勸立義帝病其計之疎誠爲有見盖沛公不除則羽 心腹之憂也不可以得天下義帝既立則羽當終身事之也不可以圖天下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天大寒筆凍莫能書帝勅宫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蔡攸宋徽宗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少宰王黼得親幸出入宫中預秘戲或侍宴各着短衣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中多道市井淫媟詼浪之語以獻笑取悅其桑邪無恥甚矣

呂榮公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静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干有司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其風節足徵矣

我朝國初皆用人殉葬至　英宗臨崩時召
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
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定制　英
廟好生之德卓越千古矣

吏書吴白樓先生少題赤壁圖云宋家學士愛風流赤壁磯頭作勝遊明月在天天在水玉簫吹徹露華秋瀟灑高邁其貴顯可占矣

武帝於宴上以棗投蕭琛因爲侍臣以非禮矣琛乃取栗擲上中面及帝不悅乃騁其佞辭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之以戰栗所謂事上以敬之義安在乎

張文昌詩六宫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揺手皆舞名也

唐詩如白樂天之淺俗李長吉之奇詭盧仝馬異之怪誕雖與諸名家不侔要不失爲唐人口吻匪世之野狐外道者可與同日而談也

干吉爲吴軍師干寶仕晋爲始安太守作捜神記二人皆干姓世以其姓于誤矣

人須盡人事以聽天命人事之弗盡是不芸苗者也不聽命於天是助之長者也大抵君子

惟畫其在我而他曷計焉
觀世音像或男或女辯者紛紛竟難定執予嘗至杭于西湖肆中得一畫像有沙門明得讃云菩薩既非男亦復非是女無礙大悲身妙相從緣取能救一切苦是故應頂禮斯言足破千古之疑矣

李后主擣練子詞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柰夜深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名擣練子即詠擣練亦工警可愛

古之長於審音者如唐汝陽王璡之知臥吹笛晋王廙之識回飆揭漢蔡文姬之知斷絃皆足稱明悟惟文姬以六歲女子則尤奇矣

伍子胥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韓信寄食漂母而出少年跨下李布匿廣柳而作鉗奴古人忍辱以成大事類如此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温温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曰此辟寒犀也夫天生異物不以畀寒無衣者而歸之萬乘之主何益哉

季布始怒曹丘生及聞其游揚則大喜人無勇怯而罔不好名也如是

揚誠齋開九径詩云三径初開是蔣生再開三径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径一径花開一径行夫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錦障二十里金釵十二行豈不榮豔于時而志士達人寧舍彼取此誠有見於性分真樂在此不在彼者夫人不可不知也

李太白能申救郭令公奴視高力士至於清平調之作引喻托諷意深遠矣疇謂白也徒酒人乎哉

人之和先同塵者。固不足與有為矣。若一意與世齟齬。動與物競。罔克涵容。則亦小丈夫而已。

晋王彪之年二十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幹局之稱累遷左光禄大夫早白者古今嘗有之二十而白蓋亦異矣

卜珝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吾四十一為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之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珝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將也後珝為劉聰軍將敗死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為王敦所殺二子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子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

孟昭圖唐末為左拾遺上疏論事坐貶田令孜遣人投之蟇頤津後人祠之裴徹弔以詩云一章何罪死何名千載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風雨夜杜鵑應作兩般聲夫士之不遇已矣乃率飲恨以死悲夫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世之無故而避忌者聞孔子之言可以深長思矣

胡應麟云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疏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狥名此稱物之衡而尚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己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為大雅當爾耶元瑞此言大抵為楊用脩發亦確論也

堪輿之說未足盡信古今精於其術者非郭璞乎揚誠齋嘗言璞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乃身不免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三復斯言益知其術之無足信也

唐宣宗微行至寺登鍾樓於賈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奪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旣而島知之函謝罪厥後除島為遂州長江簿轉遷晉州司倉卒夫以島之恃才傲忽其功名不終宜矣當時不島罪而反官之宣宗之量真包乎天地之外哉

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夫人情不甚相遠豈以文武懸殊晟以求昏不從恐生嫌怨故作此語以釋延賞之疑此晟之所以為智也

靈武牙將奉敬以一千五百人大破吐蕃十五萬之衆于鹽州以寡勝衆一當百矣是知兵以將勝不貴多也

王安石初參大政閱晏元獻小詞曰為相何可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為之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

張鄧公舉進士與寇準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旣出逢張齊賢王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有四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夫宰相位極人臣宜不世出矣乃邂逅之頃而有四人則亦奚足異哉

死生壽夭大事也而有數存焉今人率謟瀆乎鬼神弗驗則曰吾事神之未至也抑或歸咎於醫藥不治則曰投劑之乖方也是皆未知數之旣定有不可得而逃者

賈似道遭貶有題壁譏之者曰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擠之也今賈亦蹈其轍天好還吁可畏哉

小說所載多幻妄不經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最

可鄙厭詩家亦或用之何也
謝脁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此州都督公比之已老矣脁有慙色夫年少亦何足矜人言亦何足慙士大夫得位顧功徳何如少老非所計也
楊用脩云戰國人有董之繁菁董姓之繁菁其名也複姓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然令尹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則三字名春秋時已有之用脩未之及何耶
鮑明遠文辭贍逸當世推美初入臨川王猶未見知鮑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君名位尚卑不可軽忤大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没而不聞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夫明遠之見固然然而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世未必無蔡邕侯巳士亦奚貴於自炫哉

芝圃叢談巻之三終

芝圃叢談卷之四

閬中趙世顯輯著

天子至貴也而不可以矜子陵萬金至厚也而君平不讓其富大丈夫有所以自重富貴於我何加焉

名人之所好也好之而不以其道則反損厥名矣利人之所欲也欲之而不以其道則反喪厥利矣

誠得長林獨鶴澗水千梅逍遥其中朗吟深酌以此爲樂何論軒冕何必神仙

傲人而復趨人之勢非真能傲者也周人而復奪人之利非真能周者也

草屨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衮服寒泉旨於醴酥藜藿甘於八珍其東有至富至貴者存焉耳

世皆巢許沮溺則天下無治人矣世皆十亂五臣則天下無高尚矣

烈火燎原而盲者晏如疾雷破山而聵者恬如無所感於外則無所動於中也

喜佞舌而惡讜言趨貴勢而輕良士昵便嬖而疎正人殖貨利而賤清修恣簡傲而忘謙約細人哉

歐冶不能鑄鉛爲劍班狄不能削石作鍼下愚之不移也蓋自古而歎之

痰字從火病字從丙人惟火旺則生痰若水能滋潤而火不上炎則血氣和暢而病無由生矣

索吞舟之鱗于牛迹之中求干霄之木于尋仞之壠人必誚其愚矣

世間有請休兵之將無不勸人服藥之醫有惡貪之同寅無不欲官貪之吏卒

奕者無事起爭亟師白日見鬼伎術使之然也

人咸畏師之嚴不知嚴師之有益於學也人咸惡婦之妬不知妬婦之有益於身也

煦煦之恩匪恩也沾沾之恵匪恵也硜硜之信匪信也血氣之勇匪勇也簞食豆羹之讓匪讓也皆覇者之唾餘也故稱王之道者必曰

蕩蕩平平

冬至寒之候也而一陽生爲夏至暑之候也而一陰生爲明此固可以知消息盈虛之理亦可以識盛衰治亂之機矣

陰陽醫卜星命堪輿皆有至理存焉但術人識見有限未能精詣抑或心術弗正敢於欺人又或略涉皮膚用以餬口故未可傾心耳

王摩詰林下清齋折露葵露葵蓴菜也顏氏家訓云有蔡朗者父名純避父諱遂呼蓴菜爲露葵或以爲葵菜誤矣

東漢郭林宗有友人夜冒雨至剪韭作炊餅食之故杜詩云夜雨剪春韭

雨偏勝則澇暘偏勝則旱水旱皆民之害也天地之道猶不可偏而況於人乎

日者談天而不能爲天形家指地而不能爲地天地果弗可爲乎人第求諸心而已

海棠無時不可賞而雨後尤宜陳去非詩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鄭谷云艷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半開時是真得海棠之趣者

凡有生之類無不知畏死者故天地以好生爲德聖人以愛物爲仁釋氏以殺生爲戒

慈恩寺在曲江杏園唐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雁塔題名後人效之遂爲故事

予讀崔鶯傳竊恠元稹士人也詭寓僧房挑人弱女大潰禮義之防甘爲盜竊之行顧乃享有愚福得死牖下殆漏網於蒼蒼者邪

晉阮裕有人葬母不敢借其車阮聞之曰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夫車不借人吾之責也不借吾車吾何與焉焚之過矣

漢制五月五日賜百官梟羹夫惡鳥之味不可以登於俎欲絕其類殺之可耳羹而食之何爲者哉

韓退之詠安石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頭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蒼苔落絳英

雖未渾渾然竟是唐人口吻視蘇黃輩不啻
霄壤矣

陶辭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按
無定河在銀州東北即誾水

江湛為吏部尚書無無衣餘食嘗為宋主所召
過澣衣稱疾經日衣成乃至愚意湛實矯情
者耳以尚書之祿豈不能具無衣乎不過假
此以邀名耳不可為法

衛洗馬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玠其知道者歟

上相千鍾富家萬鎰宴人簞食豆羹皆有得喪
大小各殊其數定一也

孟襄陽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是借對法楊
與羊音同也

人無不可用顧所御何如耳御之得其道貪詐
皆可使也使至於貪詐則何者不可入吾之
藥籠

人須用心于可傳者若琴奕秖可娛一時書畫
亦有時而盡故惟立言足垂不朽近世士大
夫率多好奕勞心焦思以作無益何為者哉

藺相如請秦王擊缶完璧歸趙何其勇也乃屈
於廉頗其公忠體國豈人所易及

嗟夫世之人以財勢而親者十九以才藝而親
者十一以操行而親者蔑如也

人之會聚須出一種好議論庶有益身心而俾
後生小子聞之亦可以法若皓首頹顏猶津
津貨色鮮恥寡廉何以訓後

蕭惠開除少府意甚不得所住齋前有嚮所種
花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
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蕭之為此其志亦足悲耳但以幽顯關情未
可云達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
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
亦各使遂其生耳公殆其心休休者與予素

挟東不善涵容嘗欲書此寘座右

居河濱者鮮溺邇鐵冶者弗隻知所戒也亦子不知憂醉者不知懼全其天也

天下不能常治而不亂故承平與災變常相仍人之一身亦猶是已若長享康洛非天與以至厚福者不能俯仰今昔自郭令公而外指不多屈焉

陳尭佐退居鄭圃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陳答云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夫人當蕭索之際而得佳醞名花良足稱快陳公之意見乎辭矣

胡旦作大硯數尺鐫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冢中夫硯亦何須數尺數尺之硯将安用之人之背理而好名如此䄂足供識者胡盧耳

宋梁篡唐羅隱爲鎮海節度判官勸錢鏐討之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夫隱不遇於唐者也乃能忘其憤怨志於討叛興復大節凛然隱豈徒文章之士哉

漢宣帝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産函德殿銅池中王右丞詎有銅池出五雲本此

盧坦洛陽人觀察江淮時歳旱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狭穀来他州若直賎不来耳可任之既而商賈以米至至米價頓平盖米来既多則直不抑自减此理之必然者救荒者不可不知也

趙鳳爲唐明宗學士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鳳言世傳佛水火兵刃不能傷請驗其真偽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時宫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昔韓愈表佛骨鳳功不在愈下矣

陸昂字元㑺錢唐人博雅善詩嘗作宫詞自捲珠簾放燕歸六宫春盡亂紅飛從来艶色多傾國願得君王寵幸稀意存規諷不經人道

孫一元字太初自謂關中人住杭之西湖稱太
白山人費文憲罷相東歸過訪之值其晝寢
故卧不起久之少師坐益恭孫出了不相謝
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雲起遂接赤
城大奇大奇文憲公出謂從者吾一生未見
如此人夫以元宰下布衣盛甚節也昔魏野
與寇萊公同遊不失為高雅乃一元故作此
氣態恣肆不恭甚矣無怪夫有位者蔑視乎
山人也雖然猶愈於趨走炎門者

史官以匹夫而操天子之權詞人以草野而擅
史官之筆

小人得志則矜見利則爭見色則溺見賢則嫉
見權勢則趨

宋太祖後池對新月召學士盧多遜賦詩因請
韻曰些子兒多遜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
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
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有人譏周僕射頭與親友言戲纖雜無檢節周
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夫經德
不回君子之操若談諧雜纖以曲自居寧不
為盛德之累

史稱哥舒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及戰
敗為祿山所擒乃俯伏謝罪忍弗能死明於
春秋之義者固如是乎

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
近許黃門云黃犢出林知有村語更工警鄭
繼之深賞重焉

居官之病在於矯枉過正天下未嘗無賢境內
賢士大夫正可與洛議賴以替襄者也曲意
以狗之固不可若壹意拒絕而裁抑之俾反
出細民下亦非持法之平者也

荀爽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榮達而遠古
今稀有弟其應董卓之召有愧於申屠蟠多
矣

蚊虻之毒螫未如豺虎之吞噬豺虎之吞噬未
如豪強之并兼豪強之并兼未如貪殘之橫

取

王元美嘗賦梅花見贈云未論詩句清堪比情性都来似趙郎按唐郭令公嘗令韓幹爲其子壻趙縱侍郎寫真又請周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歸省公問何者最似答曰兩画摠似前画得趙郎形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情性王之用事真切如此

賈島以輕狂不遇歸怨於時宰裴晋公作池亭島譏之云破却千家鑿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斯言以慨世則可爲晋公而發則非矣島之恣肆如此其爲時所擯固宜

李清菴曰身心爲鼎爐丹書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將烏兎藥来烹乾心也坤身也烏日兎月陰陽也今人向外面安爐立鼎者謬矣斯言足以破千古之邪妄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吟曰茸毋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倍悽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遥指鄉關涕淚漣夫以萬乘之尊流離至此良可哀矣君人者可弗鑒歟

擲渾詠牡丹云近来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朶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世之華而鮮實者聞此能無汗顔

金人入洛戒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其棺盜謝達犯恵州葺蘇軾故居致奠而去而呂恵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奸邪設心反夷狄盜賊之不如吁可慨也

天下惟疑重者可與任事而輕率者不足與有爲故宋元君召畫史有取於解衣盤礴郗鑒擇壻屬意於坦腹東床

聰明聖智父不能必之於子富貴利達臣不能必之於君謂有可必者殆闇於天道者也

謂天難知則暦數可得而測之謂天可知則聖人不可得而周之

善寫照者求諸神不善寫照者求諸形求諸神則庖丁之技也精於是者其惟周昉乎

林知靖詩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踈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嗚呼若司馬相如者真逢君之惡哉視適有餘愧矣

右和靖書壽堂壁詩也古人謂墳爲壽堂今以稱人之母謬矣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應制賦海東青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年魏鄭公自記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天縱聖明固非唐太宗敢望而若宋之直言唐之隱諷皆無媿於鄭公者即此一事可見當時君臣相得之盛

章惇罷相謫雷州過南山寺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僧言有一詩章使誦之曰如烟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河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章知其已譏也默然去之

魚遊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

夫人之所以樂富貴而惡賤貧喜壽考而忌短促者惟其有欲也善夫呂覽之言曰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故思安其心者必先去欲

唐雍陶詠白鷺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宋謝無逸詠蝶狂隨柳絮有時見飛入梨花何處尋明袁凱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三作似相祖述而工警亦伯仲

三代而下惟漢高可與權是故雍齒可封不必以直報怨也丁公可戮不必以德報德也然而去王道霄壤矣

老卒以片言領張循王五十萬之海外田易獲重利以歸再遣則辭弗往其智計詎出陶朱公下哉然循王因老卒一言遂畀以五十萬

弗疑亦可謂知人善任者

宋劉穆之凡覽訟牒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隋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遺失世間有此異人乎或傳者之過耳

陶辭園日涉以成趣涉如涉獵之涉謂日涉之也或以園非水不可云涉遂改涉爲陟何其妄下雌黄乎

苻堅伐晉大敗於淝水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齊沈攸之率衆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奔還聞城外鶴唳亦以爲軍聲眞破膽者歟

匹夫稍一得志媚者替揚之不暇以新莽之威權而上書頌功德者至四十八萬宜矣惜也才學如子雲亦著論以美之喪終身之節貽千古之譏

晋桓温有大志不時就嘆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齊王融年三十急欲爲公輔嘗嘆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温尋卒融亦被收夫人不務脩德而徒急於顯榮天其與之乎

兒子豚犬此忿詈之辭耳今人動以稱其子曰豚兒或曰小豚曰小犬大謬夫人於子孫不以賢人君子期之而故畜之以狗彘豈得爲義方之訓乎

今夫醉者酡然喜者解頤怒者色變懼者唇青愧者亦汗由中達外如鼓應桴

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菱寒而芡煖其所感者殊也

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人皆藏去以爲榮王獻之嘗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

後漢王良東海人爲司空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吏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人也故來受書良妻曰無書恢嘆息而去若良者所謂苦節不可貞非耶

武后時洛濵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奬佞崇邪真貽笑千古矣

芝圃叢談卷之四終

芝圃叢談卷之五

閩中趙世顯輯著

陳遵爲河南太守嘗遣從吏召善書吏及前治私書謝京師親故憑几口占書數百緘親疎各有意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常置坐側隋煬帝嘗愛柳䛒刻木作䛒像每飲酒嘗置坐隅二主所爲殆與夢卜求賢者異矣荒淫若此其亡也固宜

李斯嘆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冨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斯既爲是言奉身而退奚不可者乃阿順苟合導主嚴刑知進而不知退知禍而不知避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蘇秦之遊說也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張良之狙擊也不惟自免而并免其客嘗謂秦之智也而良若乎

韋應物答人求橘詩云憐君病後思新橘始摘猶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夫橘產洞庭美矣然非霜後亦未可食是以君子貴脩德以需時也

謝夫人問太傅何不教兒謝曰我常自教兒夫人能教子以身固為善教然必身範克端而後為子者有所視效若自行邪僻而冀子之能賢是猶立曲木而欲其影之直也胡可得乎

人不患無才患在恃才若禰正平者自不容於世似難盡咎於曹黃也

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為君人者發也夫以萬乘之尊猶不可以享此樂今之富人子大半若是如之何不敗且亡也

著述貴在簡而當質而不浮若徒搜奇以顯已宏博標異以炫人聽聞高論以詆毀聖賢輕訾名宿麤雜繁蕪妄意藏山不堪覆瓿

虞伯生云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至於蘇黃而魏晉之法盡矣及吳興趙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直吳興體耳非晉書也良然

宋陳同父上孝宗書曰今世之儒生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世皆安于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目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予此言誠中當時之弊矣

同州澄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道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曰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聞者為之捧腹

唐鄭仲賢送客詩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命意雖善然造語終欠渾融竟是晚唐聲響

瞶者之於聲目而未之耳也盲者之於色耳而未之目也昧者之於聲色耳而目之矣未之心也正其心而俾聽睹不淪於邪惡微君子

其孰能之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卽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編修

宋賞花釣魚詩排佪無別押者優人有太多之誚予意遲佪可用唐人有車馬繫遲佪也胡元瑞見與予合且謂上五字誠工卽排佪百押不妨愈出愈奇不爾卽佪字百易無益也其知言者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壯哉至忠之言視承望風旨者不啻河漢矣

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按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于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縉紳用妓也如此新話作詩者亦不可不知

宋洪景盧知舉試卷中有用董公遁說事誤以董公遁為三老之名主者大笑此事容或有之若歐公主試扣蕭問堯舜者吾未敢以為然或記傳者之誤也

隴右記云武都紫水有泥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謂紫泥封

歸崇敬奉使新羅至海中流風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一念之善轉禍為福捷於桴鼓有如此者

古之人有懿行可稱而名不聞於世者若魯之兩生歐子之三友江上之丈人陳留漢陰之老父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南公董公韓生輩史皆失其名可為深惜

漢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

歸鄉里道逢友人升曰德之不遇人之無援将性命之不免柰向因相抱而泣有老父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羅網高懸去将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齊范元琰見人盗其園菘元琰遽退走母問盗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復有涉溝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盗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疇謂厚德而不可以感人哉

善觀人國者觀其始興而已唐文皇雪恥除凶之詠開一代之詞章宋藝祖開門正心之喩肇一代之理學然而唐之雜夷也宋之削弱也亦似二帝有以基之何哉

今夫人之失意者必怒而亦必遷怒也大醉者必詈而亦必漫詈也貪欲者必求而亦必妄求也皆心為氣役而不能自持也

今夫雞之司晨也狗之吠夜也鶴之警露而鵠之呼風也豈有所拘迫之哉其天性然也然則人子之孝也人臣之忠也女之貞而婦之烈也詎匪其天性然乎

漢末劉平遇盗扶其母奔走兄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還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遂去不顧夫仲女匪宗嗣所關視已子輕重懸矣乃忍於棄其子是不仁也違母之命是不孝也不仁不孝何以為人乎此其失尤甚於鄧攸矣

宋徐適暮年方得特奏狀元作詩云白髮青衫晩得官瓊林宴上酒腸寛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醉後看夫晩暮遇時正當喜行其所學也乃徒留意於平康而看宮花於醉後何其志趣之卑也哉

或問楊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愚意雄不過大言以欺人耳當雄之時安所得賦千首乎脫或有之而皆可讀者乎

杜陵杜夫子善奕棊或譏其費日杜曰精其理

者足以大裨聖教夫聖教綱紀人倫經緯天地奕何事也而足以裨之乎杜直強詞已矣

禍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禍其不可避乎則自孔子之微服以至范蠡之五湖張良之赤松梅福之掛冠有避之道矣必也盡其避之道然後聽於天斯可以言命

胡元瑞云賓王起義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三與上官啓皆以捧檄負米爲言至裴行儉辟爲記室則辭以母老不堪遠行情致酸楚詞旨真篤郎李令伯表不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言不答半千諭以干進則守道不回凡賓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班班學者徒泥裴語何哉元瑞可謂公論矣

駱答裴書云義士期於壯夫忠臣出於孝子旣不能推心奉母亦爲能死節事人駱之器識如此而裴以爲浮躁淺露何耶

雖然裴之論駱固未必當矣但其士先器識之語實千古詞人藥石未可盡非之也

晋世士人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卓哉二子其不同乎流俗者矣

唐鄭虔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絕特置廣文館命虔爲博士榮寵殊常矣而晩節淪落君子惜之

汲汲於名者猶夫汲汲於利者也然曰疾沒世而不稱則爲名之人聖人猶有取焉何哉蓋人而爲名則必植德勵行脩撿節而謹廉隅特不無矯枉過中之弊如鄧伯道之棄子阮宣子之焚車不可以訓然其于禮義之閑未嘗踰也故君子猶有取焉若孳孳爲利者將無所不至矣詎可與之同日而談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有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曰彼何人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慚夫富貴貧賤何族無之若以

賤貧爲恥而輕棄焉如倫理何如祖宗何處富貴者必以此翁爲法可也

劉輝發判哀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吳文肅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爲之士君子尤以爲難予族多貧亦竊有志焉

五代王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及宋太宗朝以太子太保罷歸年纔四十二前所未有但其國亡不能死抑弗能去蜀豢富貴苟取榮名區區早達亦奚足貴哉

君子愼其所好古之人若葉公之好龍也衛懿公之好鶴也王武子之好馬也右軍之好鵞也王子敬之好驢鳴也劉伶孔羣輩之好飲也此皆所好之偏者是以君子無取焉而好德之數聖人所以惓惓也

宋陸靜修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産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古人之物梁昭明以瓠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贈卿古人之器事不相同而語亦太相襲矣

唐章孝標下第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章意怨而不怒故足以感人而梯進也君賈島之刺晋公幾於詈矣固宜其終不遇也噫

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此石曼卿詠松之作也蘇長公誦以謔妓其人之雄偉可知

士君子平時皆知排斥異端至於疾病旱澇則必伏黃冠浮屠醮懺祈禱豈謂吾儒之誠反不能感格乎是何其果於自輕而信道之不篤也

項羽廟災有人作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

關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二月是
何人羽誠有靈聞此言亦當忏赤
世代遼邈英彦逝與文章要害處悉爲古人占
盡文之必以西京爲的也猶用兵必準孫吳
而吾特以心運之矣如必自出一機軸猥云
自我作古以炫奇新恐難擅雕龍竟成畫虎
宋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
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短同列
戲之曰公宜爲隆儒殿學士
歲饑民餓豪家不以其故損奢世亂國危賊臣
不以其故悔禍安危利災亦獨何心哉負薪
而反其裘識者知其害不遠矣
宋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
正獻與御史程伯淳俱言載賢者不當使鞫
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爲之事耶弗許當
時爲二公者第言館職非典刑獄之官可耳
乃謂賢者不當爲此然則臯陶之爲士師張
釋之于定國之爲廷尉豈不皆賢者哉固宜

神宗之弗從也
閻立本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虛得名耳明
日更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十日不能
去歐陽詢見索靖所書碑駐馬觀之良久而
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
宿其傍三日而後去古人於技業篤好精專
如此此其技所以大過人也
唐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楚假温庭筠撰密
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温又
嘗傲宣皇於逆旅其識相國無學也曰中書
堂上坐將軍温之浮薄如此殆與賈島之睨
宣宗而毁裴度者如出一轍矣又何恠夫世
之以無行目文人哉
成敗得喪之相爲倚伏也若循環然使皆成而
弗敗得而弗喪則金張許史陶朱猗頓至今
存可也彼既弗能久存而夫人斤斤然以成
敗得喪爲欣戚詎弗愚甚哉
北史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卿更須讀書

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百萬斯人也
而可與言哉

駒小馬也蟻曰玄駒黑鯉亦曰玄駒夜光璧也
螢火一名夜光月亦名夜光劒名魚腸竹亦
名魚腸莫難黃色珠也扇之奇巧者亦名莫
難芙蓉芙蕖也劒曰芙蓉山峰亦曰芙蓉肥
遺蛇也見則大旱英山有鳥亦名肥遺食之
已癘玉樓天闕也道家兩肩亦謂玉樓似此
頗繁難以殫述

呂公著爲人平生未嘗鼓曲直聞謗未嘗辯少
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恢乎有
容矣學者能是亦養德之一端也

人之賦性有褊急者要須力學以涵養之魏王
思爲司農卿性躁暴嘗執筆方書有青蠅飛
集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以手揮之不去投
筆于地踏壞拔劒逐之殊可笑也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
巷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斯言雖過然曰惠
休淫靡情過其才則鍾嶸亦病之矣

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無忘此至論也漢張蒼
當斬王陵救之及貴以父事陵陵死而蒼相
每洗沐先朝陵夫人然後歸家唐崔湜坐罪
當死劉幽求張說力救免之及湜相而陷幽
求逐張說二人厚薄相去奚啻霄壤也卒也
張蒼壽踰百歲而崔湜身罹大戮亦其報與

自心先生曰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
則常足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恥又曰立身
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
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馭下皆至言也

晉石虎之於揚軻也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
臥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
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曰昔舜優蒲衣
禹造伯成魏式于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
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
悅其言而止夫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
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而若道集者亦可

謂善進言矣

魏文帝與繁欽書云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絳樹宋臘二人名或以絳樹為舞名者誤矣

醮讖可懸以延生則修德者廢矣智術可以得衆則行仁者怠矣粉飾可以取名則敦實者病矣

北史崔罔戒其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乗福輿者侵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可不誡歟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於朝集會同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夫十室尚有忠信羣公聚首豈皆無可與言者乃反與騶卒語孝綽可謂傲放鄙夫矣

胡銓乞斬秦檜被貶盧溪王廷珪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寺丞陳剛中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乗下澤之車亦貶安遠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然其大節精忠猶乎與日月爭光霄壤共敝者則固無弗同矣

孔光不言溫室樹素稱端謹乃不恥與董賢共事阿附取容患得患失張文潛詠云試問不言溫室樹何如休望董賢車其詩中鈇鉞哉

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傅延年菊也見本草如此用事亦覺妥而新

芝園叢談卷之五終

芝圃叢談卷之六

閩中趙世顯輯著

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然則勿用勿勞可乎曰去其太而可矣

宋太宗聞郭忠恕名召入館于內侍竇神興舍恕先長鬚而美忽盡剃其鬚神興驚問之答曰聊以效顰耳神興怒白之除國子主簿忠恕病狂喪心至此乃弗罪而反官之何耶

天地何如為心哉宋值金元生靈之受禍極矣聖祖開基未忘殺戮猶謂治亂用重也成祖稱兵建文遜位死義之臣乃有臧至十族者腥膻既清殺機尚未消歇天地何如為心哉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有味乎其言之也

麒麟鳳皇其性善也梟獍蛇虎其性惡也氣乎亦理哉

王婉容從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為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瘗之道傍可謂英烈矣宋子虛詠史詩云貞烈那堪黠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使隣青塚地下昭君見亦羞隱豈特昭君羞哉李陵衛律輩無弗泚顙矣

鷗峰子曰余觀世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貲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之主張吾人何若是謬哉吁有齒去角此乘除之恒理也而奚謬之有

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王道詩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

野無蚊蚋則露宿者怡矣箐無蛇虎則山行者適矣國無貪暴則耕鑿者嬉矣

冒風以涉江靡弗懼也避暄而就蔭靡弗愜也際變而宅憂靡弗悲也酣宴而微歌靡弗樂也豈人情之頓殊所值之時異也

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唐韓偓詩有鵞兒唼啑雌黃嘴鳳子輕盈粉膩腰正謂蝶也

雲未嘗有香也盧象云雲氣香流水雨未嘗有香也元稹云雨香雲淡覺微和李賀云依微香雨青氤氳雪未嘗有香而太白云瑶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柳本無香太白云風吹柳花滿店香枇杷與竹亦無香也而子美云枇杷樹樹香風吹細細香想數物與花氣相間風至各聞其香耳曰風從花底過來香是亦一證

唐寅題畫菊云黄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顔色付西風其流落不偶之懷於此詩盡發之亦可悲矣

吾鄉鄭蒲澗禽言云快快揷禾清明穀雨天氣和田中水滿禾好揷轉眼便是人催科快快揷禾此猶是曩時事今則無日不催科不問禾之曾揷與否矣

高季廸詠卓筆峯云雲來初潑墨雁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意揔而語後或以太着題譏之過矣

劉夢得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元章殆二於融者乎

操漢賊也橋太尉玄語曹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夫不知操之逆志而許以安民操豈安民者哉謂玄知人吾不信矣

孔极侍郎朝回避雨於一吏之廡下延入廳事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吏曰某寒熱風雨俱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紹興間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只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鵞鴨時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此鵞鴨諫議也可當龍虎大王蓋當時虜中有稱龍虎大王者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坑焚激於誹謗黨錮激於清談新法之禍臺諫

激之白馬之禍清流激之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羣然和之卒之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世之能言者楨旃

劉齊賢爲人方正唐高宗甚重之爲晋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晋州産佳鷂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耶卿無以此待之若高宗者可謂能知人矣

劉子曰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羮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爲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婁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盗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群爲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婁護之譏乎

段成式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尫衍氣多仁陵氣多貪此亦道其常耳要之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未必盡爾也

李安義謂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昔揚子雲以富而無禮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然則安義之喻非過

傳慶方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嚋謂淫富而可恃乎

白樂天題繡女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緑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亦有情致

桓玄簒位登御床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悦南燕汶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

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
龍卽席爲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恨
付哀絃夜深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何别船
呂見之大慚龍蓋識其負宋而降元也
元主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
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矣及大明兵
至而元亡數之先定也如此
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與之飲博取骰子擊盆
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芒碭一百姓遭逢天子
用汝爲四鎭節度使何負於汝而滅唐家三
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壯哉全昱之
言唐室諸臣視之不有餘愧乎
嶺南有驛名翠嵐往來者多飼馬堂上吏止之
不聽乃題壁云犬馬本非堂上畜莫言郵舍
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聽鶯聲可奈何
聽鶯聲者蓋昔人爲驪唊牡丹賦云屐似鐵
之雙跡驚回蝶夢聲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

詩言本此吏亦黠矣哉
土伯厚云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
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其師盧植鄭玄
之於馬融也噫氷水青藍賢者固常有之而
來不拒去不追亦豈虞其累乎
謝石善相字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地上書一
字令測曰土上加一王字也終當王天下及
都杭州書杭字曰兀朮又來後果再至
馬援嘗謂賓客云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
壯凡殖貨財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真有道者之言哉
齊張率能詩虞訥見而詆之率更爲詩託云沈
約作訥嘆嗟稱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唐李邕常不許蕭成書蕭乃詐爲古帖令紙
故持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賛美誠以實
告遂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噫世之貴耳
者獨邕訥乎哉
唐詩還梳鬧掃學宮妝獨立閒庭納夜凉手把

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閑掃妝唐末
宮人謩名亦猶盤鵶墜馬之類是也

元處士王紹文示子孫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
雖獨力亦當爲之害人之事雖戲謔中一念
不可妄發此語宜書之座右

司馬太傅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謝尚書石因
醉爲委巷之歌王孝伯正色曰居端右之尊
集藩王之第而大肆淫聲欲令臣下何所取
則大抵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人胡可以不慎
威儀乎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
致者惟楊廉夫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諸路
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
衣御酒賜士誠士誠即命飲以御酒廉夫作
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
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
知其不可屈遂不強留

張天覺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詩索筆疾書滿
紙使其姪録之當奇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
書問何字丞相熟視詬云胡不早問致吾忘
之此真可爲笑資

周長孫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雅好賓客接引
忘疲自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
歸每勅中廚別進異饌留之夫澄不自勝盃
而喜人酣暢惓惓愛客極意留歡澄亦奇士
哉

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
知爲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
義山後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
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
坐客大驚詢之始知其爲義山也

謝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
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
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
能屈夫談對何關婦人事道韞乃不勝技癢
突爲小郎解圍越禮甚矣縱能屈客亦奚以

稱哉

天下莫柔於風然而飄瓦石拔大木發大屋者惟風能也亦莫柔於水然而藏蛟龍載萬斛懷山漂郭者惟水能也疇謂人之柔也而可忽乎哉

甚矣貪之爲害大也飛鳥弗啄則虞羅虛張矣遊鱗弗食則網罟空施矣虎豹弗噬則陷穽徒設矣惟其貪也故不免爲噫

王義方將彈李義甫之奸以問其母母曰昔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奏之左遷華州司戶參軍桓彥範謀誅張昌宗張易之以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賢哉二母其有光于史策多矣

賈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韓愈曰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人之恥相師者亦惑矣

吳程普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此可爲處已處人之法

謝超宗爲義興太守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其見重如此

治亂用重古之經也如必曰懷之以恩俾其自化是猶以鄉飲之禮理軍市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猶不廢霜雪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而必曰齊之以刑如使刑而可廢則四凶可以勿罪防風氏可以無戮少正卯可以無誅而聖人之所爲皆無足法乎

王伯厚應麟曰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卒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唐德宗聽政之暇博覽群書一日問宰臣古詩
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
卽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妃有斵粟金跳脫
是臂飾人君而能務學窮理其於政治不爲
無裨而或泥帝王韋布之說迂儒哉

唐李益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道路難磧
裏征人三十萬一時迴首月中看宋栁如京
鳴骹直上三千丈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
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命意頗同而聲
調迥異此唐宋之所以分也然栁詩在宋人
中亦不易得

唐伯虎作小畫贈陳憲使題其上云紅樹林間
飛亂雲白茅簷底界斜曛此中大有逍遥處
難說於君畫與君情致灑然殊可愛玩

夏尚書公原吉德量寛厚喜怒不形或問公量
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
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然
何嘗不自學中来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
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使交趾瀕還國王贐
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已
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
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存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
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祖
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
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
善夫樂廣之言也曰名教自有樂地何爲乃
爾惜諸人之迷而不悟也

人主之逸豫恒起於承平天寶中天下無事選
六宮風流艷態著名花鳥使主宴㦛賞一開
遂若火然泉達弗可禦止而卒以基播遷之
禍悲夫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
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詩卽云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来寒隨一夜去春逐

五更田氣色埊中改容頽暗裹催風光人不
覺已着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将軍
聞謗而怒者。謗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絶由去媒。讒佞遠矣。噫。世之不以謗譽爲喜
怒者。幾何人哉。
詩采葑采菲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
菜也按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
人之生也必學以資之教以成之不學而知不
教而善者千不得一也故曰必恃自直之箭
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
士相見義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
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欲成人者當三復
斯語矣
唐僧貫休以詩謁錢武肅王領聮云滿堂花醉
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王愛其詩遣人謂
改州爲四十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
難改閒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去入蜀休亦
可謂守志不回者矣

甚矣問之有裨於人也以夫子之聖入太廟每
事問至其稱舜之智曰舜好問文子之文曰
不恥下問故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
問以辨之老子亦云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
問者勝甚矣問之有裨於人也
人之學貴有用無用則豺鹿之儔已劉子云鹿
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
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
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蘇子瞻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
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求食飽則
具雞黍以迎客淵明殆任真而達者耶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人乎
哉
漢和帝時南海獻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
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爲臨武長上書言
状和帝罷之一時明良流德遠矣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懐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

未之知也舊所知者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疲乎與之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此與綈袍事絕相類彼待以不死而此酬以祿位其報德均矣

周家不獨曆數之長聖賢繼作而其壽考亦世所稀文王壽九十七武王九十三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告老出入且百歲召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傳稱召公百八十穆王五十即位在位五十五年總而計之得百有五歲歷世壽考如斯天之所以福周家者何其厚甚哉

孟子謂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非以不仁而得之者乎然不二世而亡則雖得之必失之矣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氏劉氏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僎坐于賓東尚爵也

墨庄漫録云西京牡丹聞於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于梁棟柱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也夫花之可貴不貴其多如牡丹者少則一枝多則數朵即可遨歡對酒娛目暢懷如漫録所云大是兒戲且使滿屋盡花亦有何佳况乎

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毋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為女子者可不慎歟

白樂天為蘇州守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于郡圃後人目之為白公檜以況甘棠焉

王義方為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未酬直親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此佳樹非他物比召宅主付之錢四千人之好立異以買名類如此

趙德麟喪偶欲得善配未有久之王氏有老女未嫁作詩曰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見詩遂求婚焉明王旬孚子宣作宮詞云南風吹断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凉多仁和俞友仁見而大悦遂以妹妻之皆二十八字媒也

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故君子去泰去奢

醉人無夢酒亂其神也寤者必懼神搖於中也奕者多迷神役於物也盲者多察神清於内也視日者多眩陽氣盛而神奪也故善攝生者必先養神

齊景公好馬命画工圖而訪之殫百馬之價朞年無得焉按圖索駿景公之謂也

唐劉訓京師富人也梁氏開國常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勝賞訓邀客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此劉家黑牡丹也守財虜不殺風景甚哉

予嘗夢中得句觀古人夢中詩亦殊有佳者如許渾登崑崙山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断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王安國遊靈芝殿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覺時皆可誦

王充著論衡蔡邕得之珍秘以為談助或謂充無甚高論曷以見珍細讀其中精見卓識足以破戰國以來浮詭不根之習殆匪隨聲附和者宜其見取於中郎也

芝園叢談卷之六終

松亭晤語序

近世士大夫退居田間日僕僕然爲子孫脩牛馬之役曾不知天地之爲蘧廬而其身之若寄也間有泉石操觚藩墻置筆勒成一家言思以藏諸名山則相與目咲之謂夫夫也嘐嘐好古奈何土苴稷穀而欲釜甑爲餘糧哉嗚呼此局夏虫之見耳余同年趙仁甫氏自挂冠歸遯囂掃軌結社賦詩立索靡所不探著述幾於充棟間嘗出松亭晤語眎余因得而卒業爲上而分予之數中而得失之林內之理性宣情外之紀物訓世言天徵人言古驗今於宇宙之間則備矣若夫松濤方靜午夢初迴車馬不喧羲皇可遡機息於無營之圃神棲于常澹之鄉一手是編行吟坐嘯良可以悟莊生之逍遥而洞老氏之止足哉昔宋洪景盧著隨筆傳入禁中時壽皇稱清之燕屏絶珍玩垂注簡編見而喜曰大有好議論今仁甫所著豈遜景盧儻亦有傳禁庭而備清燕者手當不後壽皇之愛隨筆矣詎直觀省之助足裨於士大夫也

萬曆丁未冬月之吉年眷弟林材譔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進士
天啓中任南京通政使
静宜

明 趙世顯仁甫 撰述

秦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亦不覺膝之前席不特文帝之於賈生也惜鞅綽言覇術賈誼論鬼神若數陳王道人主亦未必樂聞矣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壹獨長揖逢望而異焉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噫上下之不交久矣若趙之自重袁之禮賢皆足為法

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今川貴土司亦多婦人主事當事者不可以其女流而忽之也

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告歸留一絕末句云莫訝杖藜歸去早舊山閑却一溪雲予意作孤却一溪雲更勝

李庭訓詠公孫弘云古來好士數平津我道平津未必真一箇仲舒容不得不知閒閣為何人仲舒出相膠西實弘有以忌之使弘聞此詩亦當愧服

愛人而不可為也天下可以無仁矣利人而不可為也天下可以無義矣仁義既不可無愛利之施胡可已也

正月一日為上日見玉燭寶典杜簡薛華醉歌云開筵上日思芳草蓋正月朔日也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驃褭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座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

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隨目便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恍夫疾行宜無善跡今二子以立談之頃矢口成章思敏語精眞奇品也

昔人詠鄰舍云井泉分地脉碪杵共秋聲下句欠切又云籬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似矣然太着相予嘗得句云戶外分垂柳墻頭過落花頗自謂無愧於古人

物之貴者人亦貴之非人貴之也物自貴耳物之賤者人亦賤之非人賤之也物自賤耳夫人愼勿自賤哉

張在詩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又回惟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噫牡丹之愛舉世皆然貞栢緻耐歲寒孰知而孰好之耶可以爲世道一慨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只二十字情景躍如可愛可玩

我明最號該博者無如丘仲深楊用脩王元美陳晦伯胡元瑞用脩著述甚盛若詩與文則元美元瑞其卓然者

或病楊用修撰述率多訛謬胡元瑞曰楊子蚤歲戍滇罕攜載籍紬諸腹笥千慮而一其論公矣

牙人之牙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爲牙因訛爲牙理或然也愚意二家貿易物價之低昂多寡皆在其齒牙間則稱之爲牙於義亦當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爲對無一合者試目如此亦太奇僻矣

吾閩自楊文敏公拜相之後百六十餘年寥寥無步武者茲丁未夏六月予同年葉進卿李爾張一時並　命實異數也二公生平體國之公誠持身之嚴正操履之潔廉如出一轍葉相度恢然李相才卓絶謀斷相資同心一

志以輔佐　聖明于二公端有望焉
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就中當以皇甫冉爲第一冉詩云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渾成流麗直逼盛唐近閱胡元瑞耽林學山見與予合楊用脩却取王無競何也
李憲副顒題閩都闔王勝鄒金亭詩云懐金相送獨能辭高搆華亭照路岐不比當年胡刺史平生清節畏人知胡刺史胡威父也清畏人知今王之建亭則惟恐人不知而其激名甚矣雖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王亦未可少也
宋時閩中風景多見詠題呂伯恭詩云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窓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謝泌云湖田種稻重收穀山路逢人半是僧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今人文十倍于昔僧寺十九頹廢七塔僅存其二異端消歇而文教大興實吾鄉之幸也乃好奇者往往招遊僧而富家每營佛刹詎非名教之罪人乎
謝皐羽詩警拔奇峭大有唐人風骨鴻門宴云火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鶻鵝猝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長吉復生亦當心服
林鉽侍御嘗訪孫一元山人孫留坐竹下贈林詩云清泉長日漱潺湲多史峩冠訪竹闗自笑道人迂野性相逢先問武夷山詩思清逸絕無塵氣其多史峩冠之句頗譏林有貴倨態夫山中唱道誠爲殺風景矣予獨怪今之士大夫既謝事林居乃章服不離體以角巾野服相過者十不一二貴倨之態退而愈甚老而不衰誠可歎也
杜甫之才雄李白之才逸孟浩然之才清王維之才俊白居易之才淺盧仝之才俗溫庭筠

之才豔李賀之才詭學杜李孟王不至不失爲雅逸之士餘子猥瑣縱學之而成要亦無足取者是以君子慎所學

嘉靖壬戌馬司徒公森平衛軍之亂顯時弱冠爲諸生有詩紀之云衛士如雲倚劒喧風塵乍起海天昏歸來疏傳名偏重老去汾陽望愈尊即喜氷霜消虎帳仍看鼓角靜轅門元功未食天朝報芳聞應知萬古存父而忘之近見高子元鶴汀私抄徐興公榕陰新撿俱載是詩因録出馬公今報功亦有祠矣

大丈夫可使人親不可使人狎可使人愛不可使人媚可使人敬不可使人畏可使人相忘不可使人忽可使人倚賴不可使人假託可使人推崇不可使人忌

世道之壞也其佞人致之乎愛人不以德而以爲愛也狗人以非禮而以爲恭也掠美市恩而以爲惠也

香奩集率以爲和凝所撰而託名於韓偓者予覽偓集亦多有情詩淫媟可鄙宜和以香奩託之也晩近世英俊之士不修端行輒肆荒淫徃徃以挾妓爲風流贈妓爲高致得非聞偓而興者予是可嘆也然此猶謂綺年血氣未定耳乃有頭童齒豁溺意市娼讌聚之間非是人弗樂者何以訓子若孫宜家範俗

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二句名字互用此最惡劣不知揚用修何以稱焉

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貴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禄山茘枝専擅縱淫馬嵬之死晩矣

趙季仁謂羅大經曰予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大經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此最確論

黄魯直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槩山林十蕙而一蘭也噫爲士大夫者聞此言可以省矣

書籍謂之卷者蓋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
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其後以卷舒之難因
而爲摺久而摺斷乃分爲簿帙以便檢閱徒
存卷之名而已
宣德間慈溪有一令初至謂群下曰汝曾聞戚
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中有一父老對曰某
自幼讀書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令爲
之黙然
王摩詰老將行云恥令越甲鳴吾君越甲至齊
雍門子狄死之曰爲其鳴吾君也事見說苑
或改作鳴吾軍殆未深考
孟浩然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常建夜久潮
侵岸天寒月近城句法雖同而孟入化境
永樂末詔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
淨身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
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　張太后
崩權傾中外歲己巳北虜入寇勸　上親征
乃沒土木之難夫宮教職以訓女官固非盛
世事以儒官而肯就宮其薄劣無恥甚矣斯
人得志貽國家禍固宜
王建當窗織歌云當窗却羨青樓娼十指不動
衣盈箱羨作笑爲長青樓娼何足羨乎
韓偓字致堯按列仙傳偓佺食松實嘗以松實
遺堯偓字取此而唐書與諸記載悉譌爲致
光萬姓統宗作致元失之愈遠矣
有周行可者再娶陳成玉賀以詩云十分春色
海棠開雲雨漫天暗裏來可是東君勤愛惜
烟簑乗夜護花臺行可多鬚故以此嘲之陳
亦可謂善謔矣
宋白玉蟾送王秀才集句云富貴必從勤苦得
名位豈肯早微休勸君更盡一盃酒與你同
消萬古愁語意渾成略無痕迹
劉基初謁　太祖賜食詢其能詩因舉斑竹筯
令賦之基云一對湘江玉細攢英皇曾灑淚
痕斑　太祖笑曰秀才語耳基續云漢家四
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　太祖大悅味

基之言自負不小而千百年昂袢定於邂逅
言語之間基殆異人乎

濬公之楚歸州市中說法州守惡其惑衆執之
令供詞濬云家住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
花紅于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
住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于今不在
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守異而釋之後竟
不知所往

張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
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墻送過鞦韆影
並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按子野湖州西溪
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道
舟度湖中景況宛然在目尤可愛玩

吐綬鳥名錦帶功曹鶯名天女又名金衣公子
鶺名神女雀名嘉賓蜻蛉小而赤者名赤衣
使者一名赤弁丈人猿名嘯參軍羊名髯主
簿亦名髯鬚參軍狐名玄丘校尉蠏名內黃
侯烏鰂魚名白事小吏龜名玄衣督郵鱉名
河伯從事鼉名河伯使者鯖魚名河伯健兒
又虎稱虞吏狼稱當路君麋稱東王父鹿稱西
王母狐稱成湯公鼠稱社君見抱朴子又狐
稱阿紫蠻人稱虎爲羅羅

鄭弘採薪得一箭有人來取之弘還之問所欲
弘識其神人也曰常若若耶溪載薪爲難願
旦南風暮北風許之故若耶溪風至今爲然
人呼爲鄭公風唐詩掛席樵風便本此

弇州山人曰自東方曼倩陸沉金馬爲大隱朝
市之說其流弊至於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
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甫希之也見桓
玄傳黃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好修鍊見蜀
檮杌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
隱終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何點
與弟胤也遨遊人間見本傳愚謂隱者忘情
當世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若有意
求聞詭立名號者皆隱士之罪人也烏足述

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鶯回一覺

遊仙夢村巷傳呼寧相來此魏野謝冠相公見訪詩也予每誦之未嘗不嘆魏之高逸冠之愛才古今不多見

白樂天詩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絕惱嵇康索報書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盖嵇正懶於答書未嘗索報也今曰絕惱嵇康索報書白誤矣

七月七夕牛女二星會於一處世俗遂有織女嫁牽牛之說訛以傳訛無所底極騷人墨客播之篇章傳之千古真可笑也

揚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詩云人間無處不夭公却笑黃金餽夜中今日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起清風噫使揚當日而受其餽未必能安享於一時而其辭之乃流芳於奕世雖震非為名然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矣

古今記載之最誕妄者無如銀河之聚合天台之奇遇高唐之夢思其事率淫媟荒唐第膾炙人口故人喜談而樂道之予蚤歲好奇亦間有篇詠茲覺其妄不足傳也

好名者有所不為也好利則無所不為矣人而至於無所不為而其去人道遠哉

人之充腹所需幾何也而汲汲於求田容身所需幾何也而惓惓於問舍甚至計奪諸人以自利為罔種福田而身為怨府樹荊棘以遺子孫智者固如是乎

古之多壽者錢鏗其選矣前此則舜年百有十歲老聃二百餘歲周穆王周公皆百有餘歲召公百八十歲見諸史伊尹年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太公百有十歲見金石録後此則魏竇公為文侯樂官至漢文帝世猶傳樂記二百八十歲見張懷瓘書斷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百三十歲見華陽國志羅結為侍中百二十歲見魏史李元爽百三十

歳見白樂天九老會涪陵譙定百三十歳見蜀志旣壽而康皆不易得也

按引後進奬借英才是吾儕第一要務凡有所長者必不可使之泯泯也昔楊敬贈項斯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此可以爲法

唐王勃能文請者金帛盈積人謂勃舌織而衣筆耕而食吾閩見人有善詩文及工書者往往坐而白索爲應之稍遲不怒則懟得之以去亦未必知所重也使勃生於此地此時欲倚舌織筆耕凍餒烏能免乎

史筆最難今有事出卽時而彼此言之不無同異者矧夫羅八埏于寸管詳千載于晷刻烏能免於掛漏舛錯乎

僧懶可詩云琴到無聲聽者稀古今惟有一鍾期我回擬鼓陽春調月滿虛堂下指遲蓋傷知音之不易得也語意含蓄不露所以爲佳

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按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卽緘也謂烹魚亦譬況之辭耳非眞烹也若眞鯉魚腹中豈可寄書乎

松亭晤語卷之一終

松亭晤語卷之二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尭時有指佞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見博物志按此即所謂屈軼也彼司言責者與邪佞同朝顔乃三緘其口爲視斯草不有媿乎

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按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予嘗至匡廬驗之不誣也

爾雅注榮木梧桐也豪鄂皆五陶詩冉冉榮木結根于茲是也或以爲榮華失之

王微之云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嘗蓄疑之後偶得所考鏡令人豁然胞懷開朗心暢神怡殆匪獲珠船所能喻也

陸機與弟書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

竹葉間開花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歲乙巳予園中竹半花實如前次歲年穀果不登嘗見唐詩云老屋茅生菌餞年竹有花乃知肇荒之說其來舊矣

曩在蜀中過一郵舍見其屏墻畫一大烏正未解其說及讀楊用脩紀行詩山遥延鷺堠江逈畫烏亭自注云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又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烏始得畫烏之義

造物於人富貴無所靳而所最靳者閒與名與壽耳故與之以高貲則必使其經營而奔走畀之以盛名則必使其否塞而坎壈或得志於少俊則必嗇其年壽間或永年則未能無破缺此天地之大機權而世之英雄豪傑率受其牢籠制使而不自覺噫縱人多智巧亦烏能與造物者爭衡

淳化中綿州貢桃紅犬嘗馴於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瘦瘠見

者隕涕參政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館末
云赤麟白鳳且勿喜願君書此懲浮俗嗚呼
是犬之知義蓋無忝於唐昭宗之猴矣彼食
人之祿而忘其君者視此能無愧乎

人之一身攻之者衆第須保守靈臺俾天君常
泰則外患自消矣

經筵承事張茂招諸講官啜茶觀畫程明道曰
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觀畫竟不往夫啜茶觀
畫亦一佳事于盛德無傷也乃堅執不往固
哉且也以折柳細故而禁主上以明堂大享
而不弔司馬光種種迂腐宜蘇長公目之為
鏖糟鄙俚叔孫通也長公素滑稽然未聞歌
則不哭之言却中理

予友周汝熙泉上春官時有蒼頭周六者從之
行汝熙道從一達官借官舫且受其寄託盜
闚而睨之艤舟嚴瀨夜將午盜突入舟汝熙
倉皇出走被搶墜水中周六即躍入水持抱
汝熙出之得不死汝熙創甚六百計承奉湯
藥賴以得全汝熙官終郡丞久弃人間事而
六今尚無恙嗚呼六其義僕也哉

聖人之所言者言乎不言也聖人之所不言者
不言乎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亦存乎
其人已

予鄉張司馬經總制七省開府兩浙勞苦功多
賊臣趙文華視師海上公不為賂為所誣陷
身死西市天下冤之迄四十餘年厥孫懋爵
伏闕訟冤冤白復爵贈官　予塋　賜謚弁
錄其孫　帝恩汪濊數賁存歿疇謂天道無
知哉

閩清冼令效嶺南人性好施與尤愛士凡人士
之貧者悉周之不足則繼以官帑會查覈失
額論罷行槖只餘七金適遇鄉人客遊閩困
甚無措冼傾槖與之而自鬻衣以行予時率
同志稍為助乃得發

赤壁之脫全操賊也縱奸宄以竊神器江潮不
至佑胡羯也助黠虜以亂中華天道安在哉

有周姓號古奕者好奕甚佃客每俟其戲酣時求免租無弗許者或告以無衣立解衣與之無吝其意孜孜然惟恐一失手而負也其溺於所好如此

文人之推佯於人主何則華衮鈇鉞在其筆端也然而考據貴實弗實則甲乙淆是耳談也品騭貴公弗公則是非紊是臆說也烏足尚

王伯厚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剌故曰無傷吾行胡元瑞曰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冒足大可惜也余時不解冒足之義讀此了然

論衡辯儒者說麟為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麒麟五十一至章帝豈聖人也此韓子獲麟解所謂雖謂之不祥也亦宜論衡之言當矣

孫明復曰揚子雲大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然則劇秦美新亦疾莽乎鄙哉陋儒之見也

髮曰短矣而心則長齒已衰矣而氣猶壯疲於應酬而力於探討怯於貨色而勇於德義此予之所以自信而難以語人者也

道書以一卷為一弓佛書以一條為一則吾儒舍巳正學反樂用此以為奇正所謂變於夷者也弓音周玉篇音卷

漢高祖為項王追急遯于井有雙鳩集井上追者以為無人遂得脫及即位每元旦必放雙鳩噫高祖既不忘禽鳥之報矣奈何視韓彭輩之弗鳩若乎

鄭畋詠馬嵬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太平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予嘗愛其新特且不失為尊者諱及讀老杜北征詩云未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乃知子美更善回護有含蓄按褒妲當作妹妲

聖王於鬼神祭必以時者要以展如在之敬寄不忘之思耳若曰當祭之時必來歆享籩豆簠簋則不祭之日鬼神將寄食何人乎故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正以見人之誠敬眞實而鬼神則若有若無之間耳着一如字聖人之旨淵哉

或問曰鬼神果有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鬼神果無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蓋聖人正恐言有以惑人之志言無以怠人之思故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學者可以愼而思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該之曰無不敬學者明此而博約之義昭矣

岣嶁山人李昭道棄千戶侯隱西湖上循西山而行沿溪脩竹半里許門徑蕭寂啓扉行竹間至一小亭山人野服迎客坐亭上煑清泉一歃味勝醍醐亭有門對云是心身性命之理宜窮非山林丘壑之事勿問其風致可想矣旣相與登小樓樓窓三面皆竹翠靄在戶清風襲人案横遷史數帙復酌泉焚香談對意灑如也

老杜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要之瓦盆亦何不可以盛酒而以瓦盆盛更增野況深知醉鄉風致者定不以爲嫌也

予見宜興瓦注有絕佳者奇製古色以盛酒茗何論金玉若汝官諸古窑其視金玉又不啻過之然而杜之所謂瓦盆第據田家日用之常亦不必求奇至此也

鐘一百八聲蓋取一年之中十有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也而或以爲天罡三十六地煞七十二者非然其音節亦隨處各異如吾閩則始七卒八中三三十臨後三聲共一百八越州則緊十八慢十八六遍湊成一百八抗

州則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台州則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漸臨後擊三聲三通湊成一百八台鐘先後與吾聞同苐中間稍異耳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宜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見揚用脩丹鉛録

陸游漫抄載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遇黄蘗禪師詠瀑布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為續之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詩為之兆也夫詩言志以為踐位之兆似矣但以宣宗之後接懿僖之時海内不靖為作波濤之語讖之是何詩之多讖耶使宣宗而更有詩又不知為何讖耶以一韻而求兩讖甚哉迂儒之難與言詩也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句踐長頸鳥喙禹亦長頸鳥喙而長頸鳥喙不必皆不仁相因難於盡信要亦未可盡非殆難以執一論也

司空圖云觧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吁以吟僧為俗則彼蹻卧而思門鑰者雅矣以舞隺為卑則向客氃氋如羊公之所畜者勝矣吟舞以時其亦無不可乎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愚不可及也小人智足以飾非其智不足尚也故守道者寧居已於愚

阮籍詠懐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按谷永傳成帝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又叙傳成帝爱幸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出為微行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阮詩指此顔延之以為趙飛燕李夫人者誤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揚用脩謂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雖然八月秋高風怒號子美已先得珠矣

賈島詩有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之句可謂佳絕乃弗此之奇而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自負不知何見也

李商隱四六啟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半豹蓋本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滅陸士衡盖惜其有才而寡學也

詩之稱賞不必在多如黃雀鷓鴣之一篇海日暗香之一韻澄江倚樓之一句一遇賞音流馨千古連城照乘詎須繁夥而後為奇

揚用脩云宗岳二公以忠節戦功冠于南宋戎馬倥偬筆硯想無暇也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挪絲如織映人家

又云營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武穆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後漢謝夷吾傳註引謝承書壽張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皆為聘娶成善士夷吾為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復雨門戶天下固有如此高潔女流出於常情之外者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魏閔謙傳趙昱歷年不窺園不窺園特言其志向之專要非學者之所尚也孔孟周遊列國而見益高司馬公登泰山涉汶泗遍遊天下名山大川而文辭益進曾謂園而不可窺乎故曰不窺園非學者之所尚也

徐長谷曰茶經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鬻茶者至陶陸羽像置竈突間為茶

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茶復廣之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茶榷始嚴皆貞元間事也吁下以養人而上以足國茶之利亦溥矣哉

蘭廷瑞夏日詩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洒鵞黄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挑上詩成喜不睡起尋筆硯旋呼燈銀餅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氷題嫦娥奔月圖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蘭滇之楊林人

世之亮直者多不見容於流輩而其行誼殊非庸俗之所能幾後漢平陵魯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衆咸以為輕薄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世人如敞者豈多得乎

語云酒不解真愁不特酒也良辰美景本可以游目而暢懷自鬱悒者見之則一草一樹一石一水皆足以致悵而增悲故杜子美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其情蓋可想見

唐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小臣一絶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蕚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上大喜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攉足相濟隕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檀弓蓋謂細人之愛人是婦女小兒之愛也

唐六典有裝潢匠潢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作平聲讀者非

何子元曰張湯之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為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之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冑之為孫而有韓琦之祖人之賢否不係於世類於舜禹朱均已見之矣

杜詩喜用逐字如老逐衰人行村逕逐門成自醉逐浮萍雲逐度溪風錦江春色逐人來挑花細逐楊花落柴門不正逐江開俱飛蛺蝶元相逐大家東征逐子回諸逐字俱新妥惟逐子回太險澁戾眼耳揚用脩欲易逐作將雖妥而弱

錢起郎士元並擁大名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子無詩祖餞時論鄙之今之索詩者無停晷恐亦只隨聲附和耳果能重我如錢郎否耶

皇甫汸云杜甫晩於律細故林逋謂詩應細評然又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漢矣殆有見之言乎

詩以思苦而工即子美亦自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而其寄裴廸亦謂知君苦思緣詩瘦矣今人乃以太瘦生作詩苦之言為李以譏杜眞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者耶

耳目之玩弗可蓄也縱或蓄之弗可恡也求則與之斯於人無怨惡矣近王中丞思質以清明上河圖忤嚴相竟殺其身噫詎第王哉趙之和璧石之綠珠皆已覆前車之轍矣

嘗恠金山中泠泉味劣甚彼品水者何稱爲近始聞泉舊在山西南水中石排山之上味清冽其傍有石刻蘇公碧潭萬丈四大字李衛公所取謂是也然波流迅急取汲頗艱寺僧憚於涉險而苦於游客之需乃於佛殿西南下穴一井詭名中泠以紿求者丐名賢題刻以實之宜其味之劣矣

文辭景觸意會信筆而成初何心於刺譏亦何心於避忌也昧者往往摘其句語謂為已嘗

生疑蓄怨吁寃矣哉善夫唐明皇之語楊國忠曰賦擲為識卿則賦李為識朕可乎洋洋乎聖智之德音也千古而下作者聞此言罔弗稱快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莊逸得中最可録愛原本但二百四十餘字蓋化度寺邕禪師塔銘也宋慶曆初河南范尚書雍嘗過關陝一寺即邕塔所在見斷石砌下視之乃此碑驚喜讀羨以為至寶僧誤聽以為石中有寳俟公去破石求之無有棄寺後公再至詢得其實則已断為三矣以數十縑從僧得之輦藏于家既靖康後其子弟厭求搨者之煩乃自搨數十本已遂碎其石夫疑寶而破石禿固不容誅矣范氏子厭煩而碎之其罪詎出僧下哉禿愚而貪范氏子忍而俗率更之書何其所遭之不幸耶

王長公謂我　明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然長公亦不可謂不遇矣

謝山人榛云作詩譬諸用兵慎敵則勝命題雖易不可率然下筆至於渾化無施不可愚謂即渾化亦竟以慎重為長

松亭晤語卷之二終

松亭晤語卷之三

閬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潘逍遥寓居錢塘嘗一至陝觀華山留題云高愛三峰挿太虛昂頭凝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時魏野在陝有贈逍遥詩云從此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閬倒騎驢二人之高致皆飄然於物外者

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出人猶言過人語云出人一頭地今俗本作出入者訛

宮詞貴樂而不滛怨而不怒幽寂而不忘君元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両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容葉上霜其幽寂之况望幸之情於筆端寫盡矣

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弗克兼長無妨獨至也如李之絕句子美不能為杜之七律太白不能到李之少作七律竟是自護其短耳皇甫司勳乃謂李薄七律不為然則鳳皇黄雀何其比擬之惓惓乎况七律亦何可薄也

人之得靡弗喜也要之其得也亦奚以喜失靡弗悲也要之其失也亦奚以悲不觀塞翁之馬乎而徒擾擾者何為也

胞中事少腹中食少口頭言少三少非異事也而古人以為神仙之訣者盖食少則脾不傷言少則氣無損事少則火不動而神清誠養生之要術也

貪得者無厭盖自昔嘆之晉王戎田園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筭計而儉嗇不自奉養人謂戎為膏肓之疾梁武帝弟蕭宏百萬一聚黄榜標之千萬一庫掛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計錢億餘萬帝少子綏作錢愚論以譏之夫人之一身所需幾何乃厚積於無用之地眞愚之愚者也

何子元云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夫人固不可同流合汚。若立己太峻。令人畏且忌焉。亦匪居身之福也。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云
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
作靈物問知為儒生胡閏及即位閏以薦至
授督府經歷建文時以旨諒知名遷右補闕
進大理少卿北兵至不屈死之籍其家古今
忠臣義士平時必有以自許卓哉閏也靈物
飛騰之語其不虛乎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時嶺
梟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
插梅花一兩枝嗚呼黠虜導其主奪人之國
乃以不帶江南物自矜所謂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者耶
秦少游詞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本隋煬帝詩
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然在詩則靡而弱
以為詞則麗而暢
炎夏薰灼引領清秋入仲以來如火益熱每誦
杜老赤脚層氷之語不覺爽然
胡應麟云自三百篇以至於今詩歌之道無慮
三變一盛於漢再盛於唐又再盛於明典午
創變至於梁陳極矣唐人出而聲律大宏大
曆積衰至於宋元極矣明風起而制作大備
其知言者乎
周岐鳳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
嗟嗟儉其非人哉而奚足道也融闔門爭死
不失為盛節儉欲倖生而累人以死縱能自
脫亦正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耳儉其非人
哉
李太白云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曹丘生云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彼
固文人俠士耳吾鄉先達林中丞廷玉高憲
副文達馬司徒森先後屢平衛卒之變一言
雄於十萬師君子之居於人國也泰山九鼎
可與論輕重哉
水之靜也風過之而文生焉林之靜也風入之
而聲出焉詩文大業豈紛擾能工人惟養之
於靜感物而時發焉則洋洋乎若水波林響

悅目暢耳趣味無窮矣

今有作者血氣方剛詞氣宜壯也而反委弱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詞氣宜其弱矣而更悲壯蓋其問學涵養致然于血氣之盛衰無預也

鄭繼之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眞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眞處盡處所以失之此雖未必中杜之病而其言實辭苑指南學者所當玩也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彊唐子見而恠之墨子曰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夫周公吐握下士嘗聞之矣讀書百篇今見墨子然則周公之聖亦未嘗不讀書矣

唐書挽西石弓不如識一丁字續世說謂此乃个字蓋丁與丁相似誤傳寫也愚意丁字象張弓發矢之形作丁亦未為無謂以个字改之似太鑿

世人大抵重色而好奇如御溝流葉一事不過怨女之佚志淫奔之濫觴而何足汚人齒頰也世既傳盧渥而又稱顧况或言于祐又謂李茵紛然以為奇遇而憾不擅厥名不知投葉者固昧女貞之戒而得之者未必為淑女之逑而又奚足羨也乎

唐韋承貽咸通八年登第省試有詩云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報道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寫難成以是知唐試闈中亦給燭至盡三條則幾於徹夜矣故韋詩又有三條燭盡鐘初動之句

王摩詰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王半山亦有絕句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只數字同異而金鐵判然人之才情優劣詎不遠哉

韋蟾贈商山僧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夫重聽李耳病而不聞是非則與世相忘反成佳景信夫詩人之筆能奪化工也

壺丘子謂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内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内觀者取足於身是固然矣惟予則以遨遊暢志静坐頤神時動時静乃善養之方也若徒事内觀亦是一偏之見

梟惡鳥也朝野僉載韋顓舉進士放榜之日風雪嚴寒杳無音耗顓方擁爐愁歎忽有鳴梟來集竹上逐而復還顓謂僕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罹凶災及禁鼓鳴榜至顓已登第然則梟亦不可謂不祥矣

甚哉賢士之有裨於人國而禮士者為政之所必先也劉子政云介子推年十五為荊相仲尼使弟子往視爲還曰庭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按此又一介子推與晉文公時不言禄者同名

張文潛謂蘇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文潛之言藥石也子瞻飾非好勝亦未加之何耳近莅定山詩有云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尤堪捧腹

鴈秋至而春歸燕春社來而秋社去禽鳥猶知去就以時矣彼持禄固寵者何其二鳥之不若乎噫

人之所欲無窮而心亦無所不至不以義理束之則若駟馬之橫馳洪水之奔潰不至於困頓流離不止也

兵法先據地利者勝昔淝水之戰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百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卒當朱全忠八州之師卒皆取勝者扼淮之險也

我　明文教四迄夷貊罔不知詩占城使人入

貢江樓送客云青嶂俯樓樓俯渡遠人送客
此經過西風揚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
亦有聲響

唐曹松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将功成萬骨枯
残民於鋒鏑之間良可深痛第甚亂除暴亦
有弗可已者惟可已弗已乃可非耳宋劉貢
父乃云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
夫征討懷柔權在主上上欲偃武修文孰敢
邀功啓釁欲保我黎民無故授下以黃金之
印不濫予甚乎貢父於是乎失言矣

色以目受緣目生好故非禮勿視為克己之首
務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故節飲食謹言語為
頤養之大端

蘇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
人投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
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揚為
廢法夫丈田固亦良法然行之貴得其宜吾
閩亦嘗有此舉第上罔實心而下容奸宄賄
匿那移弊竇百出害多而利甚信有治法無
治人也

主上之恩至矣高爵以榮之重祿以厚之貴及
其父祖母妻而蔭延其孫子如此之恩即覆
載生成不足比隆謂宜如何報者乃賤士狗
利以肥家中人謹身而保位所謂國爾忘家
而致身報主者百不得一也詎不重可嘆哉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博考績
在部選曹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
法自我始矣嗚呼使江陵相而能為是言其
去禍不亦遠乎

魯魚亥豕點畫易訛鬱郁釐來聲音易亂史記
杞世家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
云名鬱來盖鬱郁釐來聲相近也世代遼邈
訛以傳訛則不可究詰矣故善讀書者與其
臆改莫若闕疑

王右丞詩對坐彈盧女按樂志魏武帝宮人有
盧女者故将軍應叔之姊七歲入漢宮善鼓

琴今云弾盧女是以盧女爲琴也然則白堕
之謬不獨蘇長公矣
蜜名甘少府見夢得方書著名趙逵見釋常談
銅鑼名却老先生見南康記鐵名上清童子
見博物志皮履名下邳侯見退之華葦傳硯
名玉帶生見文山集
糯米一名金釵王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浪
雪來天際一派泉春碌釵碎盖謂水碓舂金
釵糯也
語云人不婚宦情欲减半夫不宦而隠不失爲
清高若不娶乏嗣自斬厥宗不孝莫大焉昔
元紫芝爲魯山令六十不娶种放隠終南山
至老不娶周續之布衣蔬食終身不娶俞紫
芝弟俞澹與王安石還往亦皆不娶以終
其身是皆不得爲孝而大有罪於倫理矣雖
有他美奚足稱哉
宋曽端以十花爲十友各爲之詞茶蘼韻友茉
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淨友巖桂仙友海棠
名友菊佳友芍藥艶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
張敏叔以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
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
幽客蓮靜客茶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
莉遠客芍藥近客予亦嘗以竹爲俊友梘爲
清友梅松爲老友奇石爲貞友以琴爲韻客
書爲益客畫爲逸客酒爲歡客茶爲雅客香
爲遠客居閒無事池館風清日長山靜安得
此勝友佳客萃於一處日與之相周旋
古人每食必祭今之道釋食時猶祭而士大夫
乃反不行是吾儒顧彼輩之不若矣但彼之
所祭者佛老非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失聖
人之旨雖祭猶不祭也
樂平彭嬾農福自秦川罷守家居縣當大造其
子屬司書者飛税他戶嬾農知之延司書者
飲戲而問之曰洛陽城中挑李花飛來飛去
落誰家荅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
姓家嬾農曰吾不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

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挑竟止顯聞吾鄉夫田時一二縉紳恣爲飛詭殆未聞斯言歟抑聞之而不悟歟

人能厲操於芳時而多不能堅持于晩節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晩節難在北門九日讌諸曹有詩曰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晩節香觀此而公之所養可知矣

宋高溺意湖山般樂怠傲二聖蒙塵之慘置若罔聞國初張來儀題徽廟折枝桂云玉色官緋出内家香泉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凉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詩所以責高宗者辭不迫切而意獨至深得風人之體

格物致知理雖偏廢古今人於物理知之未眞多由限於所見耳如淮南子以蛩爲蟻蠓高誘以乾鵲爲蟋蟀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詩義以蟊爲螻蛄近田叔禾以山躑躅爲辛夷楊用修以蠣房爲江搓柱皆失之遠矣

金輿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妨偶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寳貨爲人所竊皆不加罪夫偷何事也而可放乎醜虜之敝俗殆與鼠狗同群矣造物者不之殛而顧佑之何耶

隋曲有踈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關中人謂好爲鹽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

世人往往好爲異說以資笑言如湘竹謂二妃染淚成斑遂傳聞千載亦蔑有辯之者惟高駢有詩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知多少直到如今竹尚班讀此可以破傳聞之謬

私恩小惠固非君子所樂爲然有觸而施亦情之不可已者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而執炙者爲督卒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

田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鐙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擒鐙行觴者掖之得免夫一念之施何心望報而人心之感積久弗諼卒賴其功以脫虎口流播千古固不獨淮南之守卒翳桑之餓夫矣

松亭晤語卷之三終

松亭晤語卷之四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帶牛留犢人但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篇篇乃祜之兄子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産犢及還而留之篇後封鉅平侯奉祜祀

盛衰之相為倚伏也若晝夜之循環焉人不明於盛衰之故是未能通夫晝夜而知矣昔者蘇秦之佩六印也何其華也而車裂之禍基之范雎之摺脅折齒也何其阨也而秦之相印肇焉盛衰之去來詎有定乎

詩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蓋秦火之餘率多散逸如素絢棠棣貍首鑾桑諸篇皆不與而宜放之鄭聲乃尚存而不删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乃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載者足之而不辨其非也

柳公綽家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色采尤華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一本

又次者後生子弟為業皆有厨格部分不相絫錯公綽好書之癖古今鮮儷乎

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由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温庭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夫詩喜嘲譏固非厚道然使附炎者聞此言亦可深愧

披裘公顧季子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又南史甄彬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質錢後取苧中得金五兩送還寺道人以半酬彬彬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哉二人皆五月披裘負薪而皆不取金高行如出一轍誰謂天下無賢

王晉賢字恵風王夷甫女也為愍懐太子妃洛城亂劉曜略晉賢欲妻之晉賢大駡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胡羌小醜敢欲干我乎言畢投河其侍婢名六出亦投河死夫晉賢固甚烈矣而侍婢尤難皆足以風世也

凡物産之殊異者多不為祥元帝時王敦在於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五六日而萎落干寳曰榮華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屍焉

南史柳津字元擧性彊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以書為鬼名則貨賄其人實乎噫今世之畏鬼名者亦衆矣近友人徐輿公謝在杭聚書若渴其卓見過人遠哉

賤者之惓惓於貴人也以其能振己也貧者之惓惓於富人也以其能贍己也卒之振且贍者百無一焉賤貧之望始孤

主上溺於貨色羣然非之而為人臣者自不免焉胡不以責君者自責也己之有過率多自文而於人之過責之備焉胡不以恕己者恕人也

戰國策曰唐雎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列士傳曰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

貫日愚意白虹貫日亦皆偶然耳夫天心固
可以誠感二俠士所為皆非聖賢中正之道
烏足以動天文

馬援云積財而不能散直守錢虜耳此最名言
尚書令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塡門常曰天下
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
意不泰雅殆積而能散者歟

奸雄叛逆之徒為身後謀皆可發一笑桓溫塋
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為封域於墓傍開隧立
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不知所在此與操賊疑
塚異世合轍者吾誰欺欺天乎

為人父者未嘗不樂其子之勝已而為子者亦
何樂於掩父之名也况未必能掩者乎晋謝
安嘗問王子敬卿書何如右軍荅云故當勝
謝云物論殊不爾子敬曰時人那得知一日
右軍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
其處私謂為不惡右軍還乃嘆曰吾去時真
大醉也子敬乃内慙子敬苦不自知而欲勝
父真妄人矣

何子元云并州妬女泉婦女靚妝綵服至其地
必興雲雨述異記有之與段成式雜俎臨濟
妬婦津事相類大丈夫行義不能振一時而
婦女戾德至神于後世可歎可笑愚意述異
雜俎皆附會之談耳不足信也

蚤魚變幻亦常有之昔謝靈運守永嘉游石門
洞入沐隺溪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以詩嘲
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隺試問浣紗娘
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紗
誰氏女香汗滴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
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
罷自還潭去踪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

李觀初為太學官以言事出判處州題詩曰十
謁朱門九不開利名㴱數日徘徊自知不是
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設使朱門而開則
江山可無夢矣是亦豈能忘情於軒冕者哉

唐太宗有馬名獅子驄猛悍無能調馭者武后

侍側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撾撾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后之智略如此其竊弄神器非偶然也

娶瞽女人知有劉廷式而不知有孫泰泰山陽人少師皇甫頴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乃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

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二名奇甚

文子云孔無煖席墨無黔突淮南子云墨子無煖席然則席不暇煖墨子亦然矣但其徃徃以孔墨並稱豈聖人之道猶未大著抑世人知聖者之稀耶

武帝見上林一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数歲復問朔曰名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異何也朔曰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愚意朔實無知妄對辯口餙非耳若其果然何不即曰此樹昔名善哉今為瞿所乃俟帝詰責而始譊譊也嘗謂朔之謾侮非止一端其獲逭於斧鑕之誅者以帝之惑於神仙故耳

古今能任大事者悉自寡慾中來漢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黒面或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吁此孔明之所以為孔明也寡欲養身以圖大事豈世俗之所能識哉

孔融薦禰衡表引古語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揚泉物理論引古語云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桓温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荅云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不見其比噫温之心術人品不堪與孔明作僕乃思妄擬忠武

何其不知量耶

夫人修德於已固不宜責報於天然而積善餘慶亦理之不可誣者昔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請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宋王祐手植三槐意亦同此後果亦食其報噫人其可不務修德哉

夫妖之興也可以惑愚民而不可以欺剛正之士芮祭酒燁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盃堰歲數壞人以為龍所為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為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即舉笏斬之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為名臣所謂妖不勝德非耶

予令朐䏰時忽勦足迹至傳牌稱玉皇殿下瘟部大王焦索輿從供需之物甚備令厲且急詢之至自射洪沿途禮拜醮祭處送公私所費不貲予惡其妄率吏民持至郭外碎而燬之衆咸失色時儲二守佶署郡篆業備物伺之聞予燬牌大詬禍至孰當也予曰我身任之後竟無他佶始愧服

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太后金縢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魏王岐王皆由普以死後普病見秦王坐于床側與之忿爭而卒嗟夫普既無希夷之高不為子房之遊抑不能為少伯之遯忍於戕人骨肉以自保其身普之死晚矣何顏見藝祖于地下乎

淛之魏塘寺有一老僧方出定見戶外有女人行僧叩之曰戶外誰家女答曰堂中何處僧僧伏錫逐之至一處女入於地闕地得一泉甚甘冽遂名慧泉

大鵬之運背負青天焦螟之息巢于蚊睫物有

纖巨其受氣均也長鯨一吸幾竭百川鼷鼠飲河不過滿腹量有臨洪其資身一也人之富貴貧賤雖有不同而其秉彝之性曷嘗有異耶

今夫度厓者俛其首蒙塵者闔其眸杜臭者擁其鼻歷險者側其足闇行者前其手人之大情也然皆有所畏避乃爾矣至於遇壬人而弗緘其口詎得為知避者哉

夫人靡弗欲其族屬貴盛也王安石引用小人以行新法而其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此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而匪貴勢所能移也

晋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焚孔子履高祖斬蛇劍王莽頭中書監張華懼難作列兵防衛夫以聖人之履與賊臣之朽骨並蓄而兼収固宜祝融之奮其烈也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塟其中喪事輙辨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貴顯不絶疇謂堪輿家之言足信乎

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之所共害故宦途不振作遊山九吟辭曰盖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矣明帝異其文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位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此與君王后碎玉連環事絶相類要之連環無不可解君王后實不能乃故用巧以掩其拙亦狡甚哉

李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按魏裴潛為兖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壁李用胡床事本此

忠義之士每為造物所矜憐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遁將帥慮失大魁因戮貌似者二人函首以獻後敬業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遍遊名山至靈隱寺以周歲卒當時天下共憤武氏之不君故亦不深求於二子要之二子之得全其軀亦靡匪天為之默相也

庸俗之夫一得富貴則必多營第宅售妓妾以快其所欲而多有不克享者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云黄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作令人愴然得志者戒旃

民間值兵燹之後家破里墟子孤妻寡耕作既乏其人世業復失其舊器械亡缺賦調頻仍稱貸無從愁怨鬱結沴氣薰蒸多致疾疫羸憊死亡非徒旱乾水溢而已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其言信有驗也

科名靡不有數非人力所能為永樂甲辰讀卷官初擬孫曰恭第一以其卷進呈文皇曰曰恭一暴字矣因撿其次即邢寬遂親寘第一而寘曰恭第三夫國家貴得士名亦何足為嫌因其名而易寘之其亦數定乎

涪陵有刁斗銘張巽德所書也張士環有詩題其祠云江上祠堂嚴劍珮人間刁斗見銀鉤美其書也世徒謂飛武人詎復知其工書乃爾

周世宗毀佛像鑄錢曰佛教以為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世宗亦可謂不惑於異端者

鬱林時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始入為後宮司儀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為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為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見金樓子

隋煬帝荒謠敗度穢惡殊常楊素有美妾時千牛桑和有祓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

煬帝容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
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所為若斯不亡
何待

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
燕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又張融曰鴻飛天首
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故陸佃
謝吏部尚書表云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
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不惟對待精嚴用
事亦妥

邪不勝正此常理也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
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術令巫詛
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
巫忽死世人謂天憒憒豈其然乎

君臣之恩朋友之義一也曹操與蔡伯喈交厚
興平中天下喪亂伯喈女文姬沒于胡中二
十年操痛伯喈無嗣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
璧於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都尉董祀夫
文姬之不恥妻胡又復改適無足責矣曹操
忘君臣之義顧乃厚於朋友之倫豈盜賊亦
有禮樂者乎奈何其明於此而闇於彼也

賈誼宣室鬼神之對致文帝之前席河間獻王
來朝武帝與言鬼神王笑曰無端又非上征
伐常陋上所為上怒遣醫持藥酖之夫誼當
從諫之朝不能引君當道河間遇拂諫之主
不憚以道正君獻王賢於賈生遠乎

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
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
不長免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
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
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稱乞命因
之墜馬良乆却蘇左右問故曰見段司農劉
海濱尋為韓旻梟之嗟嗟忠義之士雖死猶
生篡弑之賊難逃天網誰謂叛逆之事可為
乎

聖人稱節用愛人為治國之要若徒事侈靡而
弗恤其民何以為人上昔杜亞為淮南競渡

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数十萬于峴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荊南打獵大脩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乾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此三郡因而空耗窮奢極欲至此能無招怨速禍乎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凄凄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文彥無窮體裁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昔以李太白蜀道難之作爲譏嚴武其實西蜀之險字內所稀李身履其地故云然未必爲嚴發也予宦蜀時王百穀嘗寄贈云鳥道如天隔人境猿聲終日在官衙又云黯淡仙霞誰謂險曾經巫峽與猿斜可謂得其實矣文人舌底真有千丈犀微豈區區甕牖之士所能識哉

松亭晤語卷之四終

松亭晤語卷之五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古人以十年為一秩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盖以十年為一秩矣司馬温公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

文學侍從之臣本以代天言備顧問也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旣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窘後錢揚二公作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號最閒司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郤張君房碌碌詞臣取譏當時貽笑後世國家焉用此輩為也

金玉之遺途罔弗掇也芻豢之在案罔弗餔也道義之足珍匪直金玉也而其益人匪直芻豢也乃寘之若棄何哉

山藪之中豺虎常多而麒麟鳳皇弗數見也荆棘常多而松栢芝蘭弗数榮也世間小人衆而君子寡亦猶是矣悲夫

唐有日試萬言科張陟王璘嘗應之又有百篇科吳士孫發嘗舉是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贈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但其詩亦未見盡傳得非疾行者無善跡耶

宋初百篇科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栁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晩僅成十首方欲激勵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以此題為式夫昌國竟日所賦僅得十之一耳乃蒙賜第亦幸矣哉

世多不解三尾之說按龜筴傳褚先生曰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尾而陳之註徐廣云

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蓋以示不全之
意也語云屋成則闕角其謂是乎
李本寧云即事對物情與景合幹之以風骨文
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耳事物情景必求唐
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奇誇新示異過
也近歐楨伯蔡伯華皆稱作者然不無此失
凡事靡匪數定惟智者能前知之僧一行將卒
遺物一緘令弟子進于玄宗帝發視之乃蜀
當歸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
異之
骰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彩戲將北惟
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骰子宛
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
緋因之遂不易此豈人主之當務乎溺於荒
淫宜不免於播遷之禍也
李紳自以久官不至顯用內不自得作五知先
生傳曰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以見志噫
人於宦途而能知此五者可以無熱中矣

飲中遇惡客敗人意最可憎而得佳賓誠可喜
也昔車胤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集而胤不
在皆曰坐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延
致之何次道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賞每云
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喜其溫克也譏飲
而得客如車何顧不樂耶
張巡非徒忠烈而其文與詩亦工警可誦巡守
睢陽玄宗已幸蜀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
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緑耳於玄圃保壽南山
逆賊禄山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七旬
親経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
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
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
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
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
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岧嶤試一臨虜
騎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
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音

夫當戎馬倥偬之時其詩文猶綽然有致如此公其才節之兼全者乎

夫人心可以德化自古而然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贓一囊有帛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忍負也此可以觀人心矣

人非聖賢不能無過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日科頭三朝晏起過必在此夫過而止此聖賢所難吾意寧亦苦不自知耳寧匪聖人乎生之過豈獨無大於此者乎

清美德也然亦貴於得中後漢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注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刀斷衣帶以爲注夫馬之飲水非有所取也而投水以錢續一燈注未至傷廉也乃自斷衣帶如若所爲正孟子所謂必蚓而後可者也

人不通古今則三緘可也顧乃強不知以爲知唐張由古無學術對衆歎班固文章不入文選衆對以兩都賦燕然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眞可爲千古笑資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姑宜覽古綯大怒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人於儕輩勸之讀書鮮有不怒者況於宰相乎庭筠輕於進言而遇令狐之褊宜其不相容也

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盈積或云逵乃舌耕也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勃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夫士生斯世不得祿以代耕乃至取給於舌與筆焉其所遇良亦窮矣

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雷電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蕩盡君不君臣不臣如此其招天之譴不亦宜乎

周山圖爲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塚大獲寳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而還官嘗聞

桓温為塚故謬其處以惑人而竟為盜所發
嗤謂天可欺乎

服食自有常度也世人多失之務外而好奇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是皆務外而好奇者之過也

天下奇詭之事以為果有則吾未之見以為果無何記載之紛紛也漢樊英及欒巴先後噀酒皆救成都火郃信臣噀酒救南陽火郭憲噀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噀酒救幽州火栁成武丁噀酒救臨武火事凡六見予終未之信意記事者之相襲以為奇乎

古人立志高遠有非利欲所能移者管寧見金揮鋤不顧志有在也范仲淹二歲而孤隨母適長山朱氏讀書醴泉寺中日惟一粥偶見窖銀覆之而不取後為西帥僧人求為修寺公使發之適周於用夫公之不取志符管寧矣苐不發以濟人而以修寺未免惑於浮屠福田之說矣詎意賢者亦為是耶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或謂宗正寺玉牒可據虜酋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郎譚氏時為交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中嘆曰力不能遍存也俄虜使至遂按籍以取之凡宗室獲免者譚氏力也然則譚氏其大有德於吾宗者哉

甚哉董卓之愚也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谷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数嗟夫卓身負大逆積財斂怨一旦事敗並身無所乃謂事不成守此畢老甚哉董卓之愚也

學道可至聖賢覊貧終流汚賤讀書日長宏識

談禪抵盍空踈吟眺猶足頤神愽奕空旁機智靜坐大可養身聲色徒以自𢣸人亦奚必舍其所可為而從事于罔益哉

今夫饑者之急餐也求其飽也病者之就醫也求其瘥也遠行者之顧息也求其安也三者要皆為身計矣至於身之𢢆尤乃弗思所以奮發而洗滌之詎得為自愛者哉

予初未解夢禾之說及讀蔡茂傳茂為廣漢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取之得中穗復失之以問郭賀賀慶曰大殿者宮府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也得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禄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代戴涉為司徒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雷電晦冥山嶽自如周勃從容於諸呂之際卒奠邦基狄仁傑委蛇于女主之朝卒安宗社韓琦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其見素定故皆得以成功彼褊淺倉皇者烏可與之圖大事

或言女僧女道士多淫邪予初未之信及讀漢史見神君欲與霍去病交接去病辭不可神君大慚然則女僧輩之淫邪信有之矣

陳晦伯正楊之作固為用脩忠臣但語欠和平往往幾於謾罵胡元瑞學山新録却正而公惟時雜以恢諧殆藏裂眥於嬉笑者

孝義常萃於一門唐賈直言代宗朝父道冲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乃自飲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劲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初直言將隨父流所謂董曰生死莫期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歷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墜以直言而有是妻其方以類聚者乎

王雱卒介甫罷相哀悼不已題詩金陵塚公塔雱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

鳥去千秋梁木摧盖以比孔子也然則安石當作啟聖公矣謬妄如此其誤國固宜

人徒知岳武穆之忠而不知其至孝武穆宣撫襄陽毋死既葬廬於墓側上遣使撫問降制起復武穆累表乞終喪表詞有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内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猶不起勑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以死請乃勉起奉詔復屯襄漢三年不觧衰経

興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盖自古記之矣漢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涿郡故安閶鄉西山光武即位嘉之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高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當時使譚而從莽之亂惡能有是哉

王元美云左太冲謝靈運邢子才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徐孝穆蘇道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雞林購白學士什至值百金蜀妓獲梅都官詩繡之法錦而子雲寂寞玄亭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躑躅浣花昌黎零落窮障寄食人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哉乎其自觧也令数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苐作者不嘗嘗者不作以此恨恨耳

鯉稱過庭顔云善誘漢荀爽與李膺書云久廢過庭不聞善誘則明以孔子尊膺矣然過庭之語竟難泛用而爽之諛佞於此亦微見其心術矣異時固宜其媚董卓之召也

開元中富人王元寀嘗會賓客明日親友問之曰昨來高會有何高談元寀不文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元寀無文猶知好客今之守錢虜視元寀何如也

劉攽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窟之舡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買硯盖用徐淵子事淵子詩云俸餘擬

辨買山錢却買端溪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淵子詞亦清雅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黿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大有情致

季氏旅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竈天子行大夫之事冉求不能救孔子責之李少君之枉其容誅乎惜當時廷臣不能正其罪也

人之才貴乎遇昔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監馬而馬壯事雖鄙足以占其才百里奚以飯牛受知秦穆公式以羊日磾以馬受知漢武帝人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穆漢武雖豢龍之劉累終不遇也

甚哉媚神之罔益也吾而為善縱無求於神神其禍我乎吾為不善日拜而祀之神肯恵惡而長奸乎人惟求諸心可耳媚神何為

撫后虐讎此常理也淳化間彭山縣令齊元振者貪暴苦民王小波剖其腹實之以錢盖苦其誅求無厭也衆推其妻弟李順為帥入成都僭號王繼恩討平之貪戾之貽禍至此官人者可不慎哉

孫權時襄陽李信純有愛犬曰黑龍一日醉卧城外草中時太守鄭瑕出獵縱火爇草信純卧當順風犬入水濕身以救信純因斃於側信純覺而痛哭聞於太守守命棺瘞之今紀南有義犬塚苻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墜而落澗追兵幾及勢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授馬堅攀之得登岸而走廬江夫犬馬賤畜也臨難猶不忘其主彼受人豢養之恩乃不知圖報甚至於相戕者其犬馬之不若乎

開禧追貶秦檜制曰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邉彊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数世之憂百年為墟

誰任諸人之責詳味此言高宗亦當分任其咎矣

自古英雄豪傑之士能知人而亦能自知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荅曰不然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玄德從西階上輒顧視之行殆不能前策亦智士哉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沈約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服自旁而出夫舜當時尚未登庸也即登庸亦安得所謂鳥工龍工之服而御之甚哉總注之妄也

人莫不飲食惟豐儉得宜乃可尚耳晉高陽王雍為相一食数萬錢李崇曰高陽一飯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儉悋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人云令公一食十八種盖謂二韭為十八云飲食一也雍失之過崇失之不及故皆不免於當世之譏

人之心術能使人信而弗疑不問可知其為君子也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夫祜之見信於抗固知其為君子人矣抗祜之交好能使上之人不疑焉非以其平日行誼之皆可信歟

多財善賈長袖善舞胸中繁富者撰乃可觀吾獨惜夫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其中恣為荒唐之説惑世誣民殆有學而不善用者

松亭晤語卷之五終

松亭晤語卷之六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言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也人謂其有家學

李密自立爲魏公檄諭郡邑暴煬帝云先王嬪御並進銀鐶諸王子女咸儲金屋又云潜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邀逆旅又云漢朝星動豈曰勞人晉國石言未爲煩役一時收十歲之祖一日枉千金之費夫行婦寡父出子孤百川沸騰十日並出隋煬之惡真有罄竹難書者其滅亡晚矣

草木春榮而秋悴夏長而冬枯春夏所以生長者得氣之和也人惟和則可以養身而暴戾者失之惟和則可以處衆而乖忤者離之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聖人之旨深矣

凡山川之高曠者其氣必發舒卑隘者其氣必鬱結人亦猶是也其高明者必軒豁而洞達卑汚者必隱伏而柔邪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判歟

古人以物贈入皆有深意唐張文瓘爲并州叅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子無爲嫌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爲用贈君子不輕於投贈如此彼當人之贈者不亦可以深思歟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跋扈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至移鎮諸宮聞樂而預知改移駢亦可謂知音者

文章有似歇後語者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劉盡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卽成帝謂其祖彪曰

蓋實才子却恐鄉文章得無儇乎於貽厥乎
又稱兄弟為在原之屬故鄉為維桑之里稱
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此雖於義無妨然終匪大方家所尚

劉楨辨敏無對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魏武
至見劉匡坐磨石問石如何劉因喻己跽而
荅曰石出荊山懸巖之顛外有五巴之文內
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
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伸

公笑釋之

異教之惑人也久矣裴休性慕禪林往往挂衲
所有兒女多名佛師僧兒潜令嬖妾承事禅
師留其聖種當時士俗無不惡之李德裕性
好玄門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之術求茅君
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竟無所得身
死朱崖二公累代台鉉亦素號高明乃迷惑
異端至於如此况俗士乎

伐暴以仁天相之矣若以亂易亂安克善終梁
武帝殺齊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戮甚衆東昏
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康武帝禁
而餓殺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略無子遺
時人謂景為東昏後身或亦報應之理歟

人主且不宜佚遊涖官亦詎當荒宴唐潘孟陽
為戶侍憲宗詔視江淮財賦所至會賓客留
連倡樂譽望太减後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
卿是行宣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酣飲遨
遊山寺而已有民社之寄者皆當以斯言為

藥石

蕭鳳使王門闢弟蕭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庚
分袂不悲杜送王判官黔陽信使應稀少莫
怪頻頻勸酒盃盖用蕭事也

姜子才少貧賣漿值天凉屠牛賣肉值天熱窮
人之所遇往往而然吁可歎哉

欒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
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夫窮困辱
身固養其身以有待者宜然矣若富貴則當

經世保民策勳報主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乃可長也若徒以快意為事則放辟邪侈害民蠹國何事之不可為者是小人得志之圖也曾謂賢者如是乎

叔敖之蛇楊寶之雀古今類能言之予讀會稽後賢傳又得孔愉之龜焉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經行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買而放之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君子一念好生何心望報乃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錙銖不爽焉噫謂殘忍之事而可為乎

沈約晉書稱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陀治之出眼瞳割其疾而納之傅藥夫人身之皮肉精血相為聯屬者也眼瞳詎可出出而割之詎可復納納之將安屬乎景王豈泥塑人乎甚哉沈約之乖謬也

詩家互詎未可據以為然白居易謂張祜君有問頭詩祜曰何謂也曰君柘枝詩云鴛鴦錦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非問頭而何祜曰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非目連訪毋乎曹唐謂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此乃詠女子障耶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仙子洞中憶劉阮詩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唐無以答要之皆四公相詎之辭論詩者不必爾也

今夫畏山林之寂寞者以朝市為福堂厭朝市之諠譁者以山林為蓬島要之各有所志也苟責金張許史以茹芝強巢許沮溺以擔爵辟猶棲魚於林木之顛敺鳥於層淵之下詎克安而處乎

王介甫集四家詩蔡天啓問何為遺太白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十八九太白詩固

不無酒色而其不道酒色者亦多矣矧感時託諷往往有合於風人之旨其視執一偏之見以新法禍天下者識亦未為不高也噫嘻安石何知哉春秋者聖人筆削之書千萬世之大経大典也安石猶且廢之而況于李作乎

何子元曰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煎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酧無不效者及後時退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今世人功名之會大都亦類是耳

世無神仙則已設有之則必雲行天飛浮游於六合之外而何心於諄諄然為世人傳得喪也無天帝則已有之則必高拱太虛而尊嚴百倍天子肯容黄冠緇流傲坐抗章而請求無忌哉無神則已有之則必聰明正直而不可以纖毫私意干也豈容夫薦羞贄幣通賄白日而遂為之變亂是非倒施禍福以誑惑媒利乎甚哉求仙而淫祀者之愚也

予始讀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句亦覺平平耳一日夜宿江楼四更忽起憑欄縱觀則月吐水明之景宛然在目因嘆杜之描寫工緻絶倫真未易及也

歐公誦唐句有疑於夜半鐘聲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温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楼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為證予觀唐詩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卧常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呉中益驗呉中半夜鐘為信然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

人卽才識絶倫亦不宜輕毀名宿目無前人玉

弼注易輒笑鄭玄老奴無意一日夜分忽聞外閤有屐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耶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心生畏惡少時遇厲疾而卒少俊輕訾者可以戒乎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歳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子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遂留其枕夫百十餘歳固不易得乃九十七生子而自知死期元始其異人乎哉

二江革一後漢時人一梁時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蒙求所謂忠孝江革也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繞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紅巾紅手巾也或疑唐人病僧詩風動架頭巾謂僧不戴巾不知詩意亦指手巾非頭巾也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及唐詩醉月頻中聖之語然齊已栟詩曰濃低似中陶潛酒輭極如傷宋王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予謂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祖此

宋陸太初為文自謂聞之馮夢得氏一俗語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窮則于百氏極于經至無可易而後止愚謂以雅易俗可耳若必易熟以生烏能免於札闥洪麻之謂乎恐非文章大家法也

今有喚狗作烏龍者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俊家有犬名烏龍孫權時襄陽李信純犬名黑龍信純之犬濕草救主以斃無媿於龍名矣善俊之烏龍其亦有報主之忠否乎

孔子未聞有妾也孔藂子載宰予對楚王曰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然則夫子有

妄矣其然乎

楚王好細腰其所好者亦不過宮人耳故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殺食而自饑夫好細腰於國人何預也而承訛至此每為之粲然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颷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風高翔砂鳥暴雨失池魚三公語意如出一轍豈相襲耶抑偶同而不自覺耶

四月非秋也月令四月曰麥秋至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收之義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麥秋至三字亦奇古

先秦文只數語亦古雅不可及張儀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用我若而字回互轉換高古可愛

俗云借書一癡癡乃鴟字之訛鴟夷盛酒器也謂以酒借書耳黃魯直詩曰願君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鴟又曰去止書三篋歸無酒一鴟曰憖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楊雄酒一鴟癡字之訛讀此可證矣

周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此正武王之意也

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

張祜詩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賈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句中三字相連亦詩家一體然亦只可偶然為之非大方家所亟尚也

名家詩亦多有誤用事者如高適詩銀鞭玉勒繡蝥弧毋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数奇不敗由天幸亦霍去病事非衛青盖衛霍同時為將而二傳相近故誤引用之耳

韓信釣於城下漂母食之信未嘗乞也謂信乞食於漂母者誤也若伍子胥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則真乞矣

人謂毛寶放龜非也寶為豫州刺史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墜石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廻顧而去此與孔愉事相類愉獲貴顯此得全軀夫非一念好生之報歟

狐狸多能變幻以惑人昔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狸夫變形而聽講誦狸亦可為善變者歟

濵海之人遠望海水似高于地有如岸焉盖水氣也煬帝望海詩曰遠水翻如岸遥山倒似雲亦佳句

顧況詩春樓不閉萎甤鎖綠水廻通宛轉橋萎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見録異記

真宗時有異人長三尺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丐食輦下叩其所自來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聞于上召見内殿訊其能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宻聯帝座上益異之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像盖卽今壽星像也

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是徐熙帶雪枝海紅卽山茶之小而花最繁者古詩

有云淺爲王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
蜀觧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
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傳一麾二成大紈函
夏之天傳一麾二乃　太祖御製平西蜀頌
中謂傅友德之功第一麾永忠之功第二也
人咸服其博洽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不知先此禹蓋嘗
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
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鳳不
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
粟矣事見鄒子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
謂王霸富國强兵爲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
霸二也富國强兵三也鑽者取必入之義今
人所謂鑽刺亦此意也賓戲用鑽字奇甚
唐張泌詩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驚瀧落夜潭
瀧奔湍也今本作龍非澗石驚龍亦碍理
杜牧之詠鷺鷥霜衣雪髮青玉觜群捕魚兒溪
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時
人謂之鷺鷥謎亦可謂善評矣
有何僧智者嘗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
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
爲狗號耶噫欲爲詩者愼無若僧智之高厚
可矣
寇準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
離魂江花泣微雨妙處不減唐人
古今稱豪宕者必歸李太白太白大能知人有
氣義非徒豪宕也郭子儀初在行伍白客并
州於哥舒翰座中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
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
爲牙門將後子儀戡定安史之亂歷諸道節
度及永王璘反事于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
上許之因而免誅
雲生於石故名石曰雲根元魏裴粲傳棲素雲
根餌芝清瑩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古
詩黕黕布雲根森森散雨足杜詩并邑住雲

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

劉伯寵少貧及壯歷官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利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寵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遂止夫官至郡守祿入亦不貧矣伯寵必有所以致其貧者乃不能安貧而復思營利為鬼所笑宜哉

楊用修云元武伯英詠燭前詩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為一時所賞國朝古廉李公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響聞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詩句甚工而有情致公之直節清聲其詩嫵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落星依遠戍斜月伴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誰謂賦筆獨在士林哉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值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日值昴也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蓋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知彈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之意胥失之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家多祖之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却回權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方千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皆相祖述以紀時耳

盧照鄰詩相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按越絕書薛燭說劍云揚其華如芙蓉始出觀其鈲如列星之行以芙蓉名劍有自來矣寺門四金剛取風調雨順之義手執劍者風也

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蛋也曰金剛者言學佛法者入門此心當如金之堅剛耳

聖王教民自有正大之體使人遵而守之而後可以善治若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皆非刑賞之正道也

士君子感時觸事發為文詞或有所為至於注疏訓詁未必寓意也或謂朱子以韓侂胄柄國殺趙忠定乃注楚詞傷宋之將亡以蔡西山之竄決道之不行乃注參同契致長往不返之意果爾則其平日之注釋經書又何所為乎

唐人稱道院曰洞宮楊巨源洞宮曾向龍邊宿雲徑新從鳥外還劉滄詩沐髮清齋宿洞宮桂花松韻滿巖風洞宮皆指道院也

文人學士著書立言聊以闡性靈昭法戒流來裔而何意於求知也然不求知而人自知之若劉勰雕龍亟稱於沈約任昉結撰三復於王儉楊雄太玄愛重於侯巴王充論衡珍秘於蔡邕至於相如之作深契乎帝衷蘇軾之文搜求於當代則又遇之奇者矣

松亭晤語卷之六終

趙氏連城十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趙世顯撰世顯字仁甫侯官人萬歷癸未進士官梁山縣知縣是書中分三種一爲客窻隨筆六卷前有孫昌裔序一爲芸圃叢談六卷前有謝肇淛序一爲松亭晤語六卷前有林材序連城則其總名也以世顯自序弁之其書或引古事而稍附以已說或自作數語近乎語錄又或但引古事一條無所論斷似乎類書蓋全無著作之體者凡意所不合之事無論巨細輒云恨不縛之生飼豺虎何其褊且躁也林材序稱其松亭晤語不下於洪景盧隨筆今觀所載疏謬頗多如稱永樂末詔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已有子嗣聽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云云考史載太祖不許内侍讀書識字至宣宗時設内書堂令翰林二三員爲教習由是此輩通曉古今作姦爲患不言有學官考滿淨身之事此殆當時稗史誣傳世顯信而筆之殊爲失考又如僞本沈約竹書紀年註所載大舜龍工衣鳥工衣事出自劉向列女傳乃誤以爲約語而詆之併誤沈約爲沈總又古惟庶人稱匹夫匹婦自士以上皆備妾媵禮有明文而此書謂孔子不當有妾駁孔叢子之妄尤爲膠固孔叢子本僞書然其僞不在此等也其他大抵類此以比容齋隨筆談何容易乎

說原十六卷

〔明〕穆希文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原十六卷》提要

敘

懷庢先生說原一編蓋上下古今漁獵百家而成之者也其編摹亦勤矣先生少負逸材聱籍甚諸生間下帷授生徒遍吳越所為舉子業工甚諸生就問業咸以為制義大師云而未測先生之深衷博雅乃龠也夫博士家業已屈首受書類斤又拾餖飣陳言以徼有司之遇烏覩所謂二酉五車之富而蒐訪之其號稱宏覽博物君子者往又出於縉紳先生之宦游者與山棲巖隱之輩以其暇日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勒成一家而又往又縉紳先生多詳于職官輿地車旗制度之鉅且遠而略於其細山林隱逸則泛濫于仙釋方伎稗諧百家之言以究極夫象緯丹藥魚蟲艸木之幽且渺而遺於其要未有兼舉而並收之者

試取先生所為說原受讀則二者備之矣先生身不滿六尺而意氣蓋一世蕭然環堵而遍交天下賢豪長者遍讀天下之書其于國家典故尤莫不按其沿革究其要領非直為游藝之學也執此以往異日立

金馬門下備

顧問固可倒囊而枚舉即

有詔令條掌故得失利害詎敢不讓先生執管畫便宜哉讀是編者可以得先生之大矣彼區又比句櫛字之學安足為先生道也

萬曆丙戌夏仲陳懿典孟常甫譔

說原者原天地人物之理而為之說者也文自發歲即欲撣精抉微類編一帙以為窮理者一助第方操鉛槧以干進而未暇顧浪遊場屋屢蹶屢躓退循初服茲為前所未暇為者仍取埶文經籍志類群書參易寒暑四更稿州研覽詮綜攬擷其玄英者附以己見筆之其諸叢謬者悉為剔正類各有目又各有說先之以天地者人物之祖也次之以人物者天地之所生也而道德藝術又自人而為之故以道術終焉此蓋文欲盡博我識以格物無遺也奚必嘗一鼎臠唉一雞蹠已哉世有博雅君子更出中秘之藏以續其所未備祇是吾師

萬曆丙戌夏仲穆希文識

檇李穆希文　篡
新昌呂光升　校

原天

文按天道沖穆逾探逾難測二曜之經行星辰之旋轉雨露霜雪之下降風雲雷電之吹噓震撼皆氣也而理寓焉然理則玄微唯通微者能識之能識其微則災異禎祥可加謹而益脩矣文以譾劣欲希臆玄緒恒苦於隔暌邇採群籍印正聞見敢敬編摩以俟談天者取衷焉噫此亦管窺之也

原天總說

天地未有之時渾沌如鷄子溟涬牙而鴻濛萌是爲太極又曰太初又曰太一混元分而天地立由是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云

霄壤間一氣而已上清爲天下濁爲地清者如天所包之水濁者如水所乘之地與乾坤定位之理不異

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爲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戌會之中爲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爲一故曰渾沌此子會之始也自此漸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爲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爲天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博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會終又自丑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爲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爲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爲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天地間理與氣而已矣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者陰陽之氣形之始也此氣上薄則爲雨下薄則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天之氣下柔而上剛愈高則愈清清則愈剛故日月星辰歷千古而不毀地之氣上柔而下剛愈深則愈堅堅則愈剛故江湖之底深山之谷類多堅剛

天圜如虛毬地斜隔其中西北戴乎天頂故北極出地繞三十六度東南履乎天末故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地勢本傾峻以其體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北負實東南面虛也人倚北而面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也

夫天地皆氣水也蓋水載地而天包水氣又承天是天地外皆水而水之下乃氣故日月星辰所以能從地下運行而出沒也浮則為氣沉則為水天以氣言故無窮地以形言故有盡

天為陽宗故日最盛是以日常圓而月則缺也地為陰統故水最盛是以水常滿而火則伏也天為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為陰統故水土在下天裂時火光現陽精之極也地裂時泉水溢陰精之盛也

天體北高南下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蚤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蚤故晝短

天南為陽北為陰地北為陽南為陰對待之理也山南為陽北為陰亦對待之理也地為陰故火隱而不現擊石有火至剛而後生也兩木相摩則火至動而後生也剛與動皆陽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當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日落時見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時見日小遠人也日初出時見日大宜熱而尚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日中時見日小宜寒涼而反煖熱者陽盛而陰已消也申未時愈熱者陽積而盛也

天晝夜常見日見于晝月見于夜而半不見星半見半不見尊卑之等也天為父日為子是以天左旋而日右行也日為夫月為婦是以日東升而月西出也

天　天至高無上从一从大為天字天如倚蓋圓象地如棊局方象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東行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在磨盤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天字四畫取還胃四方運行四時之義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春言色夏言氣秋言情冬言位各相備也天神曰昊天上帝

天體東西南北經三十五萬七千里每方八萬九千二百五十里自地至天八萬里

談天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一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多違准渾天為得其情

原日月星辰總說

大荒中有暘谷焉中有扶桑樹長數千丈兩幹相依故曰扶桑日為陽精精積而成象為烏其數奇焉月為陰精精積而成象為兎其數耦焉月中所有乃山河大地之影

日月光之所照經八十一萬里至冬日南行三萬里至夏日北行三萬里東西如之日月之光不至則萬物寢息

日之食也以形月之食也以氣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想太陽乃火之精也火正當氣焰

之上必有黑暈以月正對此黑暈中日必食也然日食少
而月食多者蓋日月行有常度月必一會未嘗不蝕但月
體小日體大故雖行度差路交關苟非相掩太多則日常
不蝕月則稍有交關相射則必蝕蝕且旣也
日射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故日食于朔月食於望日
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有食有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
食也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
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脉絶也山崩地脉絶也當其崩竭
之地則為災海水不潮亦水脉絶也

天雖日光大明未嘗無星辰但光耀而星辰不可見耳天
雖日光燋灼未嘗無雨露但陽盛而雨露不能潤耳日食
而星麗中天日方旲而禾黍滋潤是其驗也
日　日者實也其字五畫四方員也象形眀不虧也日光
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昕曰晞日中為午
日在未曰晡晩曰旰
日在地上時多故地熱而井水寒也日在地上時少故地
寒而井水温也
日為陽宗故煖熱之氣由之凉寒由日氣之不及也日漸
長故煖日極長則熱日漸短故凉日極短則寒暖者陽氣
盛也陽極則熱凉者陰氣盛也陰極則寒廣海冬熱由冬
日南行正當日之下故熱朔北夏寒夏日雖北行朔北正
當陰山之背蔽日光斜及故寒南北寒熱亦日也
月　月者缺也月滿則缺其字中二畫連左不連右其質
常圓其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初一月之朔也三日哉生明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而
望其光滿十六哉生魄廿三而下弦其光半三十而晦其
光盡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
星辰　星精也浮立虛空中有光耀者其字十畫叅三台
七元星之尊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字从日生二十八

宿隨天而轉閃爍光芒五星運行獨無光芒金星各有纒
次無星處謂之辰山川之氣積為列星光芒輝煥精之盛
也精耗神竭則隕星自天横飛而過為流自下復上為奔
自上而下為隕
星陰陽之精也而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邪氣淫曜生
人值此有二形人亦曰兩儀人
彗星首約而尾長散熚熚焰目如掃帚狀彗字于井宿之
閒主大臣去位熒惑入南斗占主東南大荒
斗一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日
一南而萬物死日與斗互行而成歲功也

五星在天高則影小低則影大五星歲星東方木星十二年一周天熒惑南方火星二年一周天太白西方金星一年一周天塡星中央土星十八年一周天

北極出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極爲天之樞軸常不動故天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下日月旁行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

二十八宿謂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星也蓋以角爲角心爲心尾爲尾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故謂之白虎以翼爲

翼井爲冠而軫如項下之嗉故謂之朱雀以虛危如龜而騰蛇在虛危之下故謂之玄武玄武位在西北故曰玄神有鱗甲故曰武宋避眞宗諱改爲眞武

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前成鳥後成龜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北斗魁第一星神名貪陰第二星曰叶諳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仵第六星曰闓寶第七星曰招搖

天河　漢也一名潢以其色白如銀名銀河蓋黃河之精上爲天漢箕北斗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于此往來故謂之津天河與黃河貫相通者也

原雲雨霜雪等總說

雲本氣也陰重則色深黑而風陰稍輕則色淺黑而雨唯晴明則白雲遊颺迺雲之本相日射之則紅而成霞月射之則灼而爲彩皆借日月之光華也天有雲則無露蓋陽氣散而爲露雲陰也陰盛則露微自東自北而風則雨以陽唱而陰和也自南自西則不雨以陰唱而陽不和也

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而爲雨地氣上爲雲陰中之陽也天氣下爲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雲然後蒸而爲雨雨者陰陽之和也月行南爲陽道則無雨月行北爲陰道則有雨

冬雨暖爲水寒爲雪氣方收歛難於雨雪故臘前雪爲瑞雪也陽氣下降陰氣上升二氣交而盛凝浮溫潤方下降而爲雨

天久雨曰霪潦霪潦則有商羊一足之鳥鼓舞而爲水災天久不雨曰旱日氣乾裂曰暵旱乃亢陽爲慾也旱則有旱魃南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項上走行如飛見則赤地千里

風陽也故其氣通而無形雲陰也故其氣昏濁而有象而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其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其雨細而密氣之奔騰凝結小聚則爲風雨雲霧大聚則

為雷電霆雹至大則為驚雷颶風至小則為煙嵐霾霧一皆悉之所為虹霓則又天之淫氣所成

陰陽之氣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温則為雨寒則為雪皆由地發而不由天降至于和氣凝合則為甘露赤水之氣上蒸則為霞而景星慶雲和風澍雨和氣之所鍾也

烟字从火从因盖火氣鬱而成烟絪緼縹緲亦陰氣也雖能籠罩宇宙然日出即消陰不能敵陽也有毒謂之瘴烟抹山腰謂之嵐氣

雨與露不同而氣昏露氣清霧與霧不同露氣清霧氣昏

雲山氣也霧騰水上溢也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陰陽相薄

感而為雷激而為電疾雷為電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雷乃收聲雷公盖震為雷震長男陽也電母盖離為電離長女陰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陰陽相搏之氣盖沴氣也雨氷陽也雨雹陰也盛陽雨氷温炴而陽勢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陽包陰為霰陰包陽為雹盖陽氣無所洩而生雹雹形如串珠其粒皆三出雪六出而成花雹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分也嵩山有大蜥蜴數百聚水邊御水吐雹

離為電電火屬也陰陽暴格分爭激射而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如鉄石相擊則生火燒石投井則起雷是也

陰與陽交而為虹霓盖天地間純陽攻陰之氣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雄曰虹赤白色者雌曰霓青白色者純白者凶兆也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甚有飲釜澳而輦酒灌之吸竭食而垂首似驢之異

季秋之月霜始降盖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甘露降盖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此上天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一名天酒

雨與雪襍下謂之霰霜集而後堅氷至霰集而後雪至霰雪之始凝者也故將大雪必先微温寒雪下遇温氣則搏而成霰霜殺也言其氣凄慘能殺物也露是清肅之氣能

滋物也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說原卷之一終

檇李穆希文　纂輯
新昌呂光升　校正

雲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火雲者氣也地氣異故雲之成象亦異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亦氣異也

周人以二至二分日啓門觀雲氣書之以卜水旱豐凶青為虫白為兵赤為旱黑為水黃為豐紅為凶

風　風从几从虫故虫八日而化陰陽之氣怒而為風箕星風師也封八姨巽二蜚廉皆風神也四氣和謂之景風

南風曰凱東風曰谷風北風曰凉風西風曰泰風[illegible]調風春分曰明庶風立夏曰清明風夏至曰景風[illegible]曰閶闔風立秋曰凉風立冬曰不周風冬至曰廣莫風猛風曰飈凉風曰瀏微風曰飈小風曰[illegible]風得金之氣則凉得木之氣[illegible]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吹物有聲曰籟天籟風也水籟水也人籟笙簧也春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而起夏風橫行空中樹杪多風聲秋風自上而下木葉着之而隕冬風着土而行吼地而生寒

雨　雨水從雲下也疾雨謂之驟雨徐雨謂之零雨三日雨為霖雨久曰霪雨屏翳為雨師春雨如膏陽氣升空而帶之而下故潤物夏雨乃陽方盛滿無陰氣唯龍升則陰附陽而升降則為雨秋雨時時飛洒于地陰氣方與陽氣平布于空而帶之而下故殺物

雷　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天無妄災雷無虛擊歷觀擊死者雖非元惡而不善者俱多故凡擊房屋樹木皆不祥也雷擊之下有物如莖青色上大而下尖世傳曰雷斧

雪　雪者天地積陰之氣溫則成雨雨遇寒則結而成雪

寒盛則為粒珠寒淺則為花粉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交春則五出也雪花曰霙雪雲曰彤雲一白蝗虫子入地三尺三白蝗虫子入地九尺故稱瑞雪雪之神號滕六

冰　冰成于水而寒于水純陰之氣所結也冰凝曰凍冰流曰澌冰鮮曰泮孟冬之月水始冰木得雨而冰謂之樹介介兵象也

原陰陽五行總說

冬春之交夏秋之交多乍寒乍熱者陰陽之所争也陰戰夫陽陽不能勝則成寒陽蕩夫陰陰氣迴避則成暑及陰

陽既盛則寒暑自是有常而不易矣

天惟一烝耳天一生水水滓而成土水落則土出由是山則峙川則流焉然土之剛成石石生金土之柔生木木生火五行生成以微著為漸水火氣微木金形著四時又待土以生成故質最大

水與風一氣也水能載物而風不能者水重濁而有形風輕清而無象也水濁則為土土之大者能負重土堅則為金金則氣不敗而體之不朽又不止於負重已也此清濁浮凝之別也

陰蔭也氣在內奥蔭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四時四方

各一其時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年進也進而前也歳越也越其故限也五行五氣各於其方而施行也金禁也氣剛而能禁制也木冐也華葉自覆冐也水準也準平物也火化也火消萬物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寒捍也捍格也暑煑也熱如煑物也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伸見也昏損也陽精損減也

土雖質大暵之則燥水雖浩蕩煑之則乾火滅則息木久則朽皆自有以歸於無也

五行皆能生物惟金不生克木故也凡山有金銀銅鐵諸礦山必童而不生艸木然五金出世久亦能化仍歸於土如銅之綠鐵之屑錫之灰銀見火則耗金土會則黃化之漸也

五行生中有克者盖木生火火盛則木為灰火生土土盛則火過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物沉溺水生木木盛則生阻滯此生中有剋也剋中有生盖木克土土盛則喜木克是為秀發山林土克水水盛則喜土来構節隄防水克火火盛則喜水来既濟火克金金盛則喜火来鍛鍊金克木木盛則必斧斤斵削此克中有生也

水麗生金非水能生金也金賴水以養之也金出石中乃天地凝固之氣所成如燒石灰久淘地必得銀養鴨水中

淘其糞可得金此沙中金也

五行之氣常不相離如土之為物植之得木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為石擊之得火是也木之為物鑽之得火擣之得水灰之得土草木汁之得水銀銀即金也金之為物鎔之得水鑿之得火淘之得土金生于山山必童而有木至於萬物非水不生木火金土皆生于水也

冬屬水而一陽生夏屬火而一陰生此水火互根也春木秋金而非始生之月此金木不互根也水生于北方陰位而陽已生火生于南方陽位而陰已形故水火互根也木生于陽方陽時金生于陰方陰時而陰陽無所生故金木

不互根也

火日外光照影在外金水内明照影在内陽施而陰受也月亦受光于日而含内影照影亦在外者光盛于金水也

火外明而内暗根陰也水外暗而内明根陽也

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水自西而東流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此亦一説鑄冶家夏月停鑄者以是月金鎔而不流也蓋亢陽之極水氣方弱金不能鎔液而為水耳

水性純冷而有温谷之陽泉火体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

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木此虚實之相反也

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漏水之至精者也昆吾刀可以切玉沉香遇水則沉金木之至精者也而金剛鑽可以鑽石亦金之至精也

歳終祀灶新正禁汲水三日亦除舊更新之義

火性炎燧人氏上覩星辰下察五行知空中有火麗木則明乃鑽木取火教民烹飪

改火革故取新也春取榆柳榆柳色青木之火也木能生火夏取棗杏棗杏色赤火之火也火能生土夏季取桑柘桑柘色黄土之火也土能生金秋取柞楢柞楢色白金之火也金能生水冬取槐檀槐檀色黑水之火也季春火星見于建辰之月出之以宣其氣也季秋火星伏于建戌之月納之以息其氣也

炎月大火當空至七月火西流方四散流遠故秋冬多火灾蓋火本太陽之精而成遍布太空至漸行南陸始流散地下耳

死火餘燼曰灰灰集屋曰煤燒木未灰曰炭月令季秋伐薪為炭一名烏玉北方以煤代薪　大曰薪小曰蒸

原歳月日時總説

自天地辟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歳分為十紀曰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序命修蜚因提禪通流紀

黄帝考定星曆顓頊命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堯舜命羲和正曆夏有昆吾商有巫賢甘石周有馮相保章掌五紀

黄帝受河圖作甲子歳紀甲寅日紀甲子而建正朔唐虞夏后皆建寅商則建丑周則建子秦則建亥自漢迄今皆以夏時為首深得人生于寅之義唐虞曰載夏曰歳商曰祀周曰年自禹即位八年甲子初入午會至元泰定甲子淂六萬三千六十一歳

大撓承黃帝之命以造甲子正時月始作甲乙以名日謂
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干支相配以成六旬即六十
花甲子也
十干干犯也屬陽故曰天干甲萬物甲拆而出也乙萬物
屈曲而未伸也丙萬物炳然著見也丁萬物壯寔之形也
戊萬物之茂盛也巳萬物有形可紀也庚萬物堅強而收
斂也辛萬物方盛而見制也壬癸冬時如止既平萬物可
揆度也壬妊也陰陽交物而懷妊也
十二支支枝葉也屬陰故曰地支子孳也陽氣始生于下
也丑寒氣屈曲而尚紐也寅髕也卯牖也冒也萬物冒地

而出也辰伸也萬物伸而已出也巳巳也陽氣畢布而已
盡也午陽氣悟而仵也未昧也日既中而陽向幽昧也申
持蘭也萬物申東以成體也酉就也萬物熟而成就也戌
滅也萬物將滅息也亥核也萬物堅核而收藏也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
在戊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
曰玄黓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在
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提在巳曰大荒落在
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
閹茂在亥曰大淵獻

黃鍾黃中色鍾種也陽氣施種于黃泉而孳萌萬物也大
呂呂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太簇簇奏也陽
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夾鍾陰夾助太簇而宣四方之氣以
出種物也姑洗洗潔也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中呂微陰始
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而宣氣齊物也蕤賓蕤繼也
賓導也陰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
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夷則夷傷也則法也陽氣
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氣旅助
夷則任成萬物也無射射厭也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
落之終而復始亡厭逸也應鍾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襍

陽閡種也
我朝號為大明大統曆者蓋一人為大日月為明天大地
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極大也大統曆者取春
秋大一統之義也曆者日月星辰之曆象也年本作秊从
禾千者取禾一熟也歲从步从戌者年至戌而終也月闕
也因其圓闕有度故一缺為一月歲有十二月月凡三十
日日實也从口从一以其一度一見故為一日刻鏤也漏
也鍥漏箭以候日晷曰刻箭止也限時而止也候待也節
氣若有所待也五日為一候月有六候三候為一氣積六
氣而成時二十四氣為一歲月初為朔朔蘇也月死而復

蘇也弦月半之名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也
與日相望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
乃成望月盡曰晦晦灰也月死為灰光盡似之也
元朝立簡儀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于其下屋
脊中間開一竅漏日光可以不出戶庭而知天運矣又有
玲瓏儀鏤星象於其体就腹中仰觀之銅漏之外有燈漏
沙漏皆奇製也
夜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更點二十
五聲今府州縣去五更後二點又去初更前二點首尾止
二十一點故曰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五更

鳴鍾前十八緩後十八急緩急每三轉共一百零八擊者
蓋應十二月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亦按陰陽也
日與天會為歲月與日會為月日行地盤一位為時每時
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一百刻也刻分初正由子午中分
天運蓋子初四刻猶屬本日正四刻始作明日算也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二
刻而交節歲字从步从戌从步者躔度之行可推步也从
戌者以木星之精生於亥至戌而周天也故木星曰歲星
歲日與天會之法以節氣為定年月與日會之法以朔望
為定故年必以元旦歲則或後或先交于立春

晦朔弦望時因于日也晦月與日會全無光也朔會而復
蘇也弦有上下相去四分天之一也望則相對相去四分
天之一也每時計九十日每節計四十五日每氣一十五
日每候計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氣有二十四節有八時有
四日有三百六十日也
堯時有艸生于階每月朔生一莢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
六日一莢落至三十日落盡月小則一莢厭而不落堯視
為曆以正朔日
立春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假如戊日立春
立秋則此日不筭故春社常在二月內秋社常在八月內

也
處暑之後秋分之前晴明日沒之時登高遠望其南方若
虹霓斜界纖微雲氣皆不敢侵者此天之黃道也
春日行東陸斗柄建寅夏日行南陸斗柄建巳秋日行西
陸斗柄西指冬日行北陸斗柄建丑夏至後日窮南陸群
陰漸長也冬至後日窮北陸群陽漸長也
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尚餘六日六
個小大餘六日則是一年共餘十二日積三年餘三十六
日以三十日置了一閏猶餘六日又兩年復積二十四日
併前六日又置一閏五年再閏七年三閏十有九年七閏

十九年為章七十六年為蔀五百一十二年為會一千五
百年為紀四千五百年為元
古有數九九語盖自冬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如冬
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之類
古人之節有扶陽抑陰之象如元旦上元重午七日重陽
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至于元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
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耳除夕用火炮火花
亦扶陽抑陰也
自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
末伏伏者金氣伏藏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

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唯立秋
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
自冬至後第三戌日謂之臘臘者獵也取獸以祭先也盖
新故交接大祭報功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八
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猫虎六防七水庸八
昆虫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幔于室中以木
為案每律各如之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于其上以葭
莩灰抑其兩端案曆候之氣至者灰去
二至前後垂土炭于衡兩端輕重均陰氣至則土重陽氣
至則炭重
牛土者十二月建丑丑牛也牛土畜能制水寒將極故出
其物以像之送寒所以迎陽也
占風者以三月初七南風旱北風熟若春得西風夏不實
以西風為盲風也夏秋得東風稻不實以東風為谷風谷
若空也自春初至夏有二十四番風始于梅花終于楝花
謂之花信風
二月八日上丁日祭孔子盖丁屬火取文明之象又云孔
子丁丑日卒故用丁祭之
正五九月謂之無羊之月災月也官員例減祿料無羊上

官者多忌之盖宋朝火德王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故
謂之災月我朝亦以火德王故忌之
春者蠢也萬物蠢蠢然而生盖陽氣動物于時為春名曰
青陽太皞乘震執規司春
正月為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帝太皞其神句
芒律中太簇其德在木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上冰獺祭
魚鴻鴈來立春者春氣始建立也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
車旗服色皆青正月歲之首月取其端正故曰正月正本
去聲因諱始皇政故改為征今當改征為正盖正必建寅
所謂夏正也雨水謂天一生水水自天而雨北風凍之閉

為雪東風解之則為雨水也
二月為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鍾始雨水
桃始華倉鶊鳴鷹化為鳩雷乃發聲蟄虫咸動春分謂一
春九十日前後各半而適中也
三月為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桐始
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榆莢舒驚蟄謂蟄虫震驚
而啟蟄也上巳巳者祉也此日百姓皆禊於水上以祓除
不祥祈介祉也寒食冬至後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曰
寒食禁烟三日蓋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惧火盛故禁之非
為介子推也清明時當氣清景明而萬物顯著也

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名曰朱明炎帝乘離執衡以
司夏
四月為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帝炎帝其神祝
融律中中呂螻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其德在火立
夏者夏氣始建立也穀雨謂時可播種而其穀於水自上
而下也小滿者謂萬物至此而小得盈滿也又曰麥氣至
此方小滿而未熟也
五月為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小暑至
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五月五
日皆陽數故云端午芒種者謂有芒之種可以布種也

六月為季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温風始至
蟋蟀居壁腐艸為螢夏至一陰生
秋揫也物揫斂乃成熟也名曰白藏又曰素商少昊乘兌
執矩以司秋
七月為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帝少皡其神蓐
收律中夷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祭鳥其帝在金立
秋者秋氣始建立也處暑者謂暑氣至此而止息也七夕
之夜洒掃中庭設筵酒脯時果邀河鼓織女二星穿針乞
巧有蟢蛛網於瓜上以為得巧天河之西有星與參俱出
為牽牛大河之東有星在氐之下為織女

八月為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中律中南呂鴻鴈來
玄鳥歸雷始收聲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白露者謂
金氣白陰氣漸重露茫茫而白也中秋者謂秋至此而平
分晝夜均五十刻也
九月為季秋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雀入大水
為蛤菊有華豺祭獸霜始降艸木黄落乃伐薪蟄虫入内
重九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九為陽
數此日與月並應其數也寒露謂露之白者至此寒冷而
將結矣霜降者謂露之白者寒寒者結而為霜矣霜喪也
物皆喪于氣之慘也

冬終也物終藏也天地閉塞而成冬名曰元英
十月為孟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律中應鍾水始氷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其德在水立冬者冬氣始建立也小雪謂天地積陰温成而寒為雪寒未盛故雪猶小也
十一月為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黄鍾虎始交荔梃出蚯蚓結麋鹿角解水泉動大雪謂寒盛而雪大也是月建子周之正月也冬至日南至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至有三義陰極之至也陽氣始至也日行南至也冬至一陽生至日夜半子時之半而一陽生

十二月為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吕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鷄乳漁師始動氷方盛大寒謂盛寒而寒威極大也

說原二卷終

說原卷之三

檇李穆希文纂輯
新昌王光升校正

附原神鬼說

天地間陰陽之氣聚則靈明不聚則不靈明故風雲雷雨之氣聚則靈明而摶擊之威顯焉水火土石之氣聚則靈明而嶽瀆之神著焉手足腹心耳目口鼻之氣聚則經綸運用而精神顯著焉

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

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鬼者魂魄之餘也魂鬼者二氣之靈也其氣聚則其鬼靈其氣久而漸散則其鬼不靈

天地之神天子祭之山川社稷與溪谷之神及能興雲雨者諸侯祭之五祀之神大夫祭之先祖則庶人祭之

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之言歸也

山神謂之離㩻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神謂之鬼土神謂之羵羊水神謂之罔兩木神謂之畢方火神謂

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
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之怪曰夔罔兩土之怪曰羵羊火之怪曰宋無忌罔兩好食死者肝而畏栢與虎故墓上樹栢爲石虎所以辟此邪也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諱回灶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字子郭

古人制祀典如五祀之神曰中霤井灶門戶之類皆自陰陽之動處言之中霤取陽光井取水灶取火門戶取闔闢皆陰陽之動處也若不動則爲純陰純陰則神明不居矣

天地間神明無往不在殿宇土偶反爲厲神淫鬼一爲之依附則犯之而禍之順之而福之亦能禍人福人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人家隆盛與富貴人及正人君子則妖邪不正之氣自不能干其所干者類多妖婦艷女淫邪少年如南方荆楚吳越卒奉五通北方燕趙齊魯率祀靈歌此神能攝財物侵淫疾患及能魅人爲夫婦交合等狀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於庿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言之䰟氣爲神體魄爲鬼

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故在天爲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間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有功德載在祀典如句龍后稷以功孔子以德此聖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誠聚處則祖考來格下而至於山夔土羵水罔木妖或憑其附類或生靈起鶴世間自有此等遊䰟鬼術足以惑人但非正理

人生在世聰明正直死則復入陶鈞沉滯爲鬼者蓋少唯有一等淫厲之氣化而爲魑魅魍魎自能爲鬼亦有一等負屈啣冤之氣浮游上下亦能爲鬼故孔子曰精氣爲物遊䰟爲變

世間山崩川竭殊形異狀嚇世驚人以爲怪者此皆有神氣以爲之也山崩者山氣走也川竭者水氣空也人物禽虫千態百狀種種爲妖爲怪者乖戾之氣致之也故土生山移石長水决甚有鐘飛等異孰非氣之變耶

用物精多則䰟魄強憑依于人亦能爲厲如狐突見申生于曲沃襄公見彭生豕立而人啼此寃抑強死之鬼也魏顆見老人結艸以抗杜回伯有爲厲而殺駟帶及公孫段此報恩怨之鬼也武帝見李夫人于帳中王弼與人墓中談易煬帝見陳后主于雷塘陳喬衣黄半臂而過廊史猶

遠肩輿還家而去此其死于刀兵水火而魂魄不散故聚
而靈明有如此若夫天陰鬼哭陰房鬼火豈盡誣耶
江淮以南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中華禮教狄
仁傑毀江淮淫祀一千七百區所存唯夏禹伍子胥廟今
去狄公未久而淫祀極多何世教不明而世俗好怪耶
泰厲俗名社其類有三曰泰厲古帝王之無后者曰公厲
古諸侯之無后者曰族厲古大夫之無后者
鬼有所歸乃不為禍無所歸多為人害昔伯有為厲子產
立后祀之其禍遂止
世間托鬼而神術者如懸筆作書附童舞劍依巫覡作聲

皆鬼之伎倆也然叩往事則驗叩陰事則驗故樟柳像童
灶神告報類能先知他若道士之呼風召雨呵神咤鬼全
伏自身元神用事如元神耗竭則鬼不從令也
世有六境人境神境鬼境仙境夢境佛境飲食男女敘倫
胎則人境也聰明正直降祥降殃神境也無君無臣以天
地為春秋鬼境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燒走山石無礙步日
月無影仙境也魂歸魄藏緣舊習心夢境也不生不滅不
墮四生六道佛境也

附原釋教說

釋氏稱佛以菩薩而皆冠以南無二字蓋夷狄請拜為膜
稽天子傳膜拜而受若云居南方而拜爾譌為膜因之而
為南無也一說謂佛居西方西方屬金金至南方而無蓋
火克金也佛字从人从弗言其弗是人也如來謂本覺為
如今覺為來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
佛西方大聖人也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釋迦佛生剎利王家年十九出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捧
雙足分手指天地號天人師生于周昭王時住世四十九
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與迦葉至漢明帝夜夢金人遣蔡
愔使天竺與沙門竺法蘭東還始入中國其書大抵以虛

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
惡有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誘勸愚俗精其道者曰沙
門
達磨南天竺國人得般若波羅傳正法后遊南海見梁帝
潛田江北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十九年不立文字以迦
葉授慧可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我今傳汝心印後
至六祖有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須勤拂拭何處惹
塵埃之偈自是宗旨大明
達磨為始祖慧可為二祖燦師問禮于二祖二祖曰是心
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後燦師得道合掌而終是為三

祖四祖道信年十四禮三祖而隱于破頭山五祖弘忍相
奇四祖乞令出家以至付法傳衣後坐逝建塔于黄梅山
六祖慧能聞五祖在黄梅山乃往任役五祖求法嗣神秀
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惠能乃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須勤拂拭何處惹
塵埃五祖聞之乃以為法嗣七祖行思姓劉忝曹溪六祖
砍傳與法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以印心吾受
衣以來多難恐後代爭趍必多即留衣鎮山門汝當以法
身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乃住青原

佛國在雲南之正西即玄奘法祖取經之所名天竺其地

有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北有大雪山葱嶺東有河源崑崙
山即經中所云須彌山也其地有贍部州今僧家以中國
為南贍部州是也稱佛稱羅漢云者即中國皇帝丞相之
謂東印度國係西番人性獷好殺周伯陽父惡其兇殺出
關化之作浮屠法令其内外剪除不傷形体名曰浮屠至
周昭王釋氏生能脩伯陽道國人宗之稱曰佛迨漢明帝
而其法流入中國至晋明帝而法大行其國種類煩盛無
鰥寡孤獨之若故奉其教者曰願生西方

佛始入中國人都不曉其說至晋宋而廣大自勝之說盛
傳共幻妄寂滅之論變而為象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象
學也唯以莊老之說來鋪張梁武時達磨西來面壁后說
出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然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又翻出許多話來而禪學高妙矣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故
言性以空然以性為自在不涉于天不知于何處求天以
山河大地為幻妄有時破壞不知于何處求地以四大為
假合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
建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
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

說原　卷之三

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
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黄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
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又况佛法未
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
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

浮圖氏設立天堂地獄之教蓋引誘愚民為善也考之佛
國即極西所居即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犯罪者掘
地為室以居之即地獄也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九黎
三苗之為者所謂閻羅即刑官也金剛即衛士也

佛家有所謂四恩一父母二師長三國王四施主有所謂

三緣第一了自巳輪廻生死二為給陰三寳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脱有所謂五蘊謂色受想行識色謂身受謂受苦受樂受用想謂思念行謂所行識謂曉世事

戒定慧法要也戒生定〻生慧〻生八萬四千

佛告比丘若欲脱諸苦惱要當知足〻即是富樂安穩之處知足乃足不知足則不足

十二門經云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寳生不持来死不俱去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施恩行恵贍乏救疾務存營濟此佛氏種福田語也

乾坤清寧之體古今從来只是寂靜所以熈熈穰穰而震撼奔驟曾無止息者皆人生有欲以役使之也人當以寂靜為体以應世為用勘破萬縁無非虚妄無徒為物所引馳逐老死而不知止也

人身乃地水風火之氣和合而成毛髪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是地唾涕膿血涎津痰涙精氣大小便是水暖氣是火動氣是風此皆禅家之語也

諸類虫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欻起煩惱為化生于此四生復析為十二類每類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别

僧有德智有勝行在人之上曰上人沙門言息也言与息而歸于無為也晋道安受業于佛圖澄以師莫過于佛遂以佛釋為姓沙門称釋自此始落髪後稱沙彌高僧擲錫杖隨處而住曰飛錫携包雲遊曰行脚僧安住僧曰挂錫

維摩故宅以笏量十笏曰方丈

沙門有三坐禅為上（誦經為中助衆為下禅有五有凡夫禅有外道禅有小乘有大乘有最乘禅律師有袖）

据禅師無涉摸

凡出家必受五戒〻何也葢一不妄殺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

附原道教説

大道不可強名強名曰大強字曰道

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旁山又曰老而不死曰仙世稱八仙要皆漢唐人如鍾雲房呂洞賓韓湘子之流然仙不止此舉八人者葢以見富貴貧窮老少男女人〻可以為仙也曹國舅最貴李鐵拐最貧賤鍾離是武将洞賓是文人張果老最老湘子最少藍采和是男何仙姑是女

尸解本真人之錬脱也有形如生人者有形不青皮不皺者有目光不落者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歛而失其尸者有髪脱而形飛者皆尸解者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次之

日全光月受日光處有半光凡人履平地故所見有限惟

至人能俯倒影而淩三光乃見其全耳
欲長生者必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老而不死可以瓢蔵世界鐺煑山川矣若彭祖之長壽葛洪之尸解梅福之仙去王喬之飛舄長房之竹杖琴高之乘鯉皆可謂之長生也
修真之說如道德經陰符經爲修真家宗祖其黃庭内外景經金碧龍虎等經俱非黃帝所作魏伯陽著參同契一書行世大約說隱辭謬不肯泄漏嗣后有石函悟真等書究窮溟旨止是鉛汞交結二家而已所謂鉛汞交結者不出陰陽陰陽不出坎離坎離不外神氣人能實精裕氣坎

離交搆則修真無餘道矣汞水銀也鉛丹砂也
丹經言鼎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斂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節也龍虎胎息吐故納新此内丹也烹錬金石此外丹也若煉丹則有七還九轉之法導引辟穀之方而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
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艸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於是息慮絶慾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内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于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慾

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内之術故上者任之自然其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學道者有九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
高玄皇人之流此天真道士也杜沖尹軌之例此神仙道士也許由巢父之類山居道士也宋倫彭祖之匹出家道士也黃瓊錢鏗之倫在家道士也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曰身心順理惟道是從以從道爲事故稱道士
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鍾離權授呂嵓與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

石泰石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柟陳柟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北宗自呂嵓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丘處機譚處端劉處玄王處郝大通馬珏馬珏之妻孫不二其外又有全真者其名始嚞嚞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室事之題曰全真故後人遂名全真道士
嵩山道士寇謙之能修道陵之術宋賜號天師餐風卧雲茹芝錬玉雖寓人間寔寄跡老子矣
漢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爲玄教之宗生天目山隱北邙山修煉形之術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源得制命五岳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又得黃帝九鼎丹書感玄元老君

授以經籙法而道成焉後張魯克纘前烈以鬼道教人雄據漢中其子盛魏封都亭侯復還龍虎山升壇授籙傳及五季代稱先生若貞靜先生虛白先生葆真先生虛靜先生而玄教日崇至宋有正應先生守真觀妙先生歷宋而元賜以冲和真人之號傳至正常即國初之天師也六覲京師世領教事乃四十二代也高皇以至尊者天天豈有師耶乃敕令遂革此號稱大真人秩正二品後又賜以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英宗易以金印弘治易以玉印自漢迄今凡一千四百餘年相傳五十代云

附原佛老總說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滅二經皆模倣釋書而悞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誤景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

為老氏之學者其術多稽便有為我意思其高處是清虛釋氏掃去財色直截無為其行超絕至高易以動人故以寂滅為樂猶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為樂

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都言免死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得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

佛氏曰無生是畏死之論老氏曰不死是貪生之說死生天地之常理畏死者不可以苟免貪生者不可以苟得

原輪迴說并附

佛家謂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故謂之因果然觀之人有行仁者種陰德者好生者濟人于難者其所行皆善故後世子孫獲福綿綿雖樹不來白鵲之乳手不植三槐之樹其福澤固自可必若使暴戾好賄尚勇好勝必近禍于身遠灾于後又奚待山鬼之呼祖龍許負之相騰蛇入口而後知哉所行即因也所報即果也

輪迴之說如李白是金粟如來崔曙是泰山老僧張方平是瑯琊寺僧蘇軾是犇星院真戒和尚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史彌遠是覺闍黎馮京是五臺僧真德秀是浦城草菴和尚他如羊祜之識金環丈瀘之取香囊永師後身為房琯張衡後身為蔡邕之類不可一律而論但有入輪迴者有不入輪迴者有為鬼不托生者有托生不為鬼者有為神明者有為異物者有受福報業報者萬有不齊陰陽為炭造化為爐其可測哉

說原卷之三終

說原卷之四

檇李穆希文 纂輯
維揚王一化 校正

原地

文按地道廣遠無根日月經行之內大都自有定限齊諧所稱道里遼邈率多荒誕不經好奇者往往狹于聞見訛以傳訛是夢中說夢耳然宇宙疆域之遠近山川之流峙雨暘燠寒之氣候種種載籍文雖不能身親經歷每於暇中考訂沿革以廣耳目所不逮聊誌此以俟

知者辨焉若夫六合之外君子所不道者姑畧之不敢妄為之紀

原地總說

地 地字加土在一邊者蓋土能生萬物之義也其字八畫載於八方伏羲画八卦推移八節之意其卦名坤其神曰祇大而名之曰皇地祇小而名之曰后土

天有八部九紀地有九州八柱柱廣十萬餘里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極地之深亦如之

圓天為蓋方地為輿故地名方輿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

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若夫國初之東北有三衛西南有交趾其地則不止此矣

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輿地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以有海也中國地氣北燕極寒更極而北邊徼地尤寒多寒則多風南

越多暑更極而南九真日南其熱尤甚多熱則多雨蓋土高者亢旱地卑者而溼地氣之升降有厚薄也中國而外寒暑風雨更自各別

崑崙東南有赤縣神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寰宇中自山陝以漸而高如上黨言与上清為黨也雲中言居雲之中也自是極高而為西域則有崑崙雪山東西南北中印度故名西天言地与天齊也產珠玉瑪瑙琿璖水晶沉香諸物其人亦易為生世稱極樂國也地至東南漸平而濕熱唯青齊更卑下其為生亦不易

中國疆域東為朝鮮西南為安南為占城其外諸國不過
中國一大縣耳北為沙漠西則西域諸國天竺而外則為
波斯大食東南則為大琉球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蓋中國
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

國朝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瀕海北逮沙漠相去
各萬餘里區宇遠逾前代南北直隸二承宣布政司十三
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實計
道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輿圖所轄之大畧也

國朝設九邊以備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
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初增設薊州正統間增
設榆林固原是為九邊

越絕書槜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為戰地即今嘉興也

東方曰夷从大从弓舊稱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其
種有九西方曰羌從羊从人謂西戎牧羊人也其種有一
百五十四南方曰蠻从虫蛇種也其國君臣同川而浴極
有簡慢其類有八故曰蠻慢也北方曰狄從犬从火本犬
種也其行辟邪其俗多淫故狄之為言淫辟也

倭國即日本國乃吳泰伯之後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
句踐滅之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蓋吳倭聲相近故轉吳
為倭也或曰徐倭以為徐福之後是忘其先矣

匈奴有五種有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犢牛所生有短項矮
脾者乃玃猳與野猪所生者有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
遺種也有突厥者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
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纛有塔巴赤罕
之祖乃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稱大
蒙古都長後稱帝居沙漠號韃靼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即
元帝

原分野總說

以二十八宿分屬國朝郡縣角屬河南之開汝亢亦如之
氐屬汝尾屬順河真保永隆萬箕屬順河保斗屬應天鳳

翔蘇松常鎮廬安太寧池徽廣和滁陽淮浙之杭嘉湖溫
處江西之吉瑞袁臨撫建南康廣饒南昌南安贛九江牛
屬揚淮九江溫湖嚴金衢寧紹台福之泉延汀興邵漳廣
東之廣潮南肇高雷瓊廣西之梧女屬廣南肇高雷瓊惠
建福之泉延汀興邵漳溫嚴金衢寧紹台廣西之梧虛屬
山東之青危屬山東之青濟登萊東昌室屬東昌大名府
河南之彰衛懷壁屬大名彰衛懷奎屬兗州婁亦如之昴
屬北之順德廣平真保定山西之大同畢屬北之真保山
西之大同觜屬山西之平澤四川之松潘疊溪參屬山西
之平陽澤潞汾遼大原貴州之順應與松潘疊溪井屬貴

之晉安川之成都保寧叙潼眉嘉瀘雅永龍順應天金陝之西鳳漢平鞏臨慶延寧洮文雲之臨楚徽曲武山西之天遼解鬼屬陝之西鳳漢平鞏臨慶延寧洮文川之馬雲之臨楚徽曲武貴之晉安柳屬河南一府星屬貴州銅仁張屬河南之南陽翼屬貴之黎平廣西之平南慶潯柳桂廉川之夔湖廣之郴安沔永辰常衡長岳荆黄德襄武陝之漢中軫屬平夔漢中湖廣之靖武襄德黄荆岳長衡永常辰沔安郴廣東之廉廣西之桂柳平慶

角亢氐主兗兗屬鄭房心主豫豫屬宋尾箕主幽幽屬燕斗主江湖牛女主揚揚屬吳越虛危主青青屬齊室壁主

并并屬衛奎婁胃主徐徐屬魯昴畢主冀冀屬趙觜主益益屬魏井鬼主雍雍屬秦柳七星主三河三輔三河三輔屬周翼軫主荆荆屬楚

原九州列國說

九州取義蓋以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揚州多水水波揚也荆州得名于荆山豫州帝都之東所在常安豫也雍州在四山之内雍翳也冀州帝都也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兗取水為名也

立國取義蓋以燕宛也北漢平廣燕在涿鹿山南宛然一國都也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若送使隨流東入海也鄭町也地多平町町然也楚辛也地蠻人野數有戰爭辛楚之禍也周地在岐山南其山四周也秦津也地沃而有津潤也晉進也地在北有事于中國而進之也趙朝也邑小而朝事于大國也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也衛衛也取三監守衛武庚也齊齊也地在渤海之南渤齊之中也吳虞也太伯封于此虞其志之不就歸也越夷也蠻夷之國度越礼義無所拘也此十二國上應列宿

都者國君所居四方人所都會也京師者天子之居也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伏羲神農都陳黄帝都涿鹿少昊都窮桑顓頊都高陽帝

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成王都洛邑秦都咸陽漢都長安光武都洛陽魏都許昌吳都鄴蜀都成都晉都洛陽宋齊梁陳都建康隋都長安唐都長安宋都汴宋高都臨安元都大都

原國朝郡縣說

北京古幽薊地南京古金陵地山東古青州兗州地山西古冀州地陝西古雍州地河南古豫州地浙江古揚州地江西亦揚州地湖廣古荆州地四川古梁州地福建古閩越地廣東南百粤地廣西古百粤地雲南古梁州南境為徼外夷地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

北京　北京形勢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天府之國遼元金建都焉太祖設為北平布政司成祖入承大統遂建為北京負重山面平地有魚鹽穀馬之利而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真定北至于永平昔為內地乃今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號稱阨塞故漁陽保塞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之腰膂南北舟車聚會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真保多降胡性獷難制東安壩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兇徒伏匿近山有棋牧之利寔姦人之淵藪也

南京　南京形勢龍蟠虎踞誠有天子氣吳晉宋齊梁陳

及南唐皆建都焉太祖乃定鼎於此其險在于長江故留守以舟師為急藩垣專倚江北徐頴跨於中原爪連數郡淮安控徐揚齊魯文武重臣開府作鎮維職漕撫寔聯絡兩京者也廬民多游手野有遺利鳳陽高墻陵墓供膳繕葺財力冗費豐沛有濁河之患轉餉多決嚙之虞濠泗之間被害尤劇但有醝鹺富商雲集民頗豐洽俗尚浮靡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吳為江表門戶蘇松常市浮于農文賦於貨賦煩徭困兼之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太倉常熟瀕海擅魚鹽之利間作弗靖以故江防海備俱為要害徽州山多田少民逐末利池在山麓江滸多流冦寓匯鎮江豐山通漕潮水下上穀土歲易利歸富豪而民盡貧矣

浙江　浙江之勝大海東環直轉淮揚具區右匯波然圻輔左逾信都即走江西南入閩閩遂連甌越杭州其都會也臨安山水秀麗人慧俗奢米珠是急嘉禾寔与江東相表裏兩稅困人貪流富豜而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築歲傾勞費益甚安吉為盜窟之所廣德寔好訟之鄉笠澤之間塩徒出沒剽掠村墟嚴衢金華以徽饒為鄰郭生理為優征徭亦蘭寧溫台並海而南達於汀漳往來通利而倭夷貪市假貢突至寧波倏去倏來除戎之戒定海是

棘處人視他郡為悍依山盜礦亦難治之者也

江西　江西之地三面距山背洎江漢寔為吳楚閩越之交外析險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南昌圻江匯湖右荊左浙廼一都會也九江獨處上流人有市利南康逼臨彭蠡土瘠盜興饒州稱為裕阜廣信傳道下邑殷盛撫州人悍冦多而衣食自足建昌僻在東南而藩封亦請南安贛州則汀漳雄韶山溪會焉林谷為盜窟也雖撫臣統制而軍費不支袁州地逼長沙而喜獄好爭綏馴不易臨江瑞州素稱樂土安吉地靈人傑利甲諸郡焉

湖廣　湖廣跨有江漢武昌寔一都會南匯湖溪北擁原

陸山靈水秀而承天王氣在焉郢襄上走秦梁德黃下臨
吳越荆顧巴蜀辰圻雲貴彬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岳
水寶之間僅儔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
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利市長沙雖卑濕而民物稱盛顧
穀土泥塗宗藩祿廣而流冗襍沓土酋強橫皆足為慮焉

福建　福建海抱東南山聯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福州寔一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為藩人稠土沃第以礦徒作孽波及古田等處利在魚鹽而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連與南贛互市海物時起兵端人悍嗜利漳州為劣興水文物之盛甲於八閩地利亦豐延平邵武

事簡風淳雖沙尤小竊亦不為害焉

河南　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為都會之地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淮雖險塞不及關中而四通八達道理便焉彰德控魏趙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傳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陝要區殽山南控河北最為形勝汝寧南陽下薪黃入襄郢又與江淮相表裏頃封藩祿廣民甚勞劇睢陽歸德犬牙畿省轄晉雖制而彰德兵民襍集頗為牽連河洛之間憑險鑄獵習於劍弩雖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茂汝寧為優

陝西　陝西山河四塞神皐澳區也平涼固原豐草平野監牧蕃滋鞏鳳之間亦稱雄劇延慶沙葦蕭條而人士精勁寧夏隔在河外水穀之利亦足自贍甘涼以西至于嘉峪左右番達勢為孤危洮岷西寧錯入羌族要在撫戢耳西安會府生理殷煩塞餉藩祿十居七八民甚疲焉漢中西川襟喉潼關保障全陝並為重地也

山東　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憑遼海西走趙魏北界滄瀛而水陸大道並會德州自海運廢而此為漕渠築塞跡濬牽挽舟車勞無休息兖州水潦為害青多礦賊雖禁成山沙門上下礁磧甚險聞諸往蹟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淮北安東北出海滄入北海不數抵直沽此

可濬修以避開洋之險臨青濟寧有喉吭之憂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農桑足贍號為樂土也

山西　山西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北倚重邊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入內郡鴈門南北為虜通衢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逋民要在撫戢若山西四郡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而虜已獲利于潞安而其志在平陽矣

四川　四川長川沃野穀粟竹木蔬果織染之饒自足周贍西界藩部南阻蠻落雲棧之險北出褒斜衢峽之流東下荊楚寔為陸海而成都其都會也然山川防守雖易而

盜奸割據為虞以故松疊威茂安綿叙盧重夔皆有兵憲唇齒利在東南而西北之指臂尤急土番冦自黎文南詔賊由沉黎二虜糾合必由灌口此當凫兵以繕障之者至于劇盜起于重夔諸戎伺于牂牁烏撒捍于鄰夷龍州梗餉道亦非細故建昌西徼與壤民夷頗輯都江水役郫灌為勞諸郡塘堰官課其成而已

廣東　廣東在嶺海間北負韶雄以臨吳楚東肩潮惠以制閩甌內闢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山海包絡嶺南一都會也戍洋守障屯哨勞正韶州嶺險谷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群蠻而兵餉傳鄰仰其

榷利惠州哀廣悍客礦徒勢雖收戢潮州沃壤而內外冦夷為害孔棘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高州海澳獞衢關地除兵亦可耕守廉州層山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田腴壤瓊州僻在海中五指腹心反為黎穴若乃島夷諸處雖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盜邊也

廣西　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于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駛地產自贍桂林其都會也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據肆冦不但古田荔浦苦其吞食也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土蠻巢穴焉雖有屯戍未見摧輯柳慶號為盜區民甚被害替兵制之思恩田寧強悍復肆於殘破之後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蹢交趾寔為桂管保障梧州開府地促民貧費仰東道然諸蠻咽吭列郡襟束形勢便矣

雲南　雲南疊山崇嶂瀰潤縈紆金碧米塩之產稱贍雲南一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壤沃守固華內捍外則元江臨安路走南交金齒騰衝疆隣諸甸永寧麗江聯絡于瀾滄烏蠻蒙撒控彈于曲靖若尋甸上下風土絕異而兵衛漸疎矣

貴州　貴州本隸川湖雲南建省設官始于永樂緣田酋倡亂朝命誅討始置郡縣官襍土流而思州思安三十九

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箐穴氷土不產貧瘠已甚官戎歲給全仰他省況省城咫尺夷土西南諸郡苦於嶺賊思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遍於夷峒閒冦叢軍興有難撫定者也

説原卷之四終

檇李穆希文 纂輯

維揚王一化 校正

原山川岳瀆總說

崑崙乃天下山之起勢處其東西則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漢四瀆之水皆東流焉其西則西域諸國以至流沙水皆西流焉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流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處自虎林以至海都地勢又遂漸而低水皆北流海至南極地逾卑則為尾閭為沃焦山陝至西北極地逾高則為崑崙為葱嶺為流沙大磧故曰形如倚蓋

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閩中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之山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兩廣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嵩泰衡華恒謂之五岳淮濟江河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

水與土本不相離故地中未嘗無水雖高山峻嶺而泉澗在焉水中未嘗無地雖長江大海而地亦載之此兩相附麗也

山 山產也散氣以生產萬物也天地初開只是一氣摩盪凝結擁起高者為山即今潮來擁起沙相似水者純陰氣盛故洋溢在天為雨露在地為江河蒸生於陽而成于陰氣聚而靜則成水觀人之呵氣可見

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為用也山無艸木曰屺屺圯也無所出生也山多小石曰磝山多大石曰礐石戴土曰崔嵬土戴石曰砠

山之項曰峰脊曰岡大而高曰崖小而高曰岑小而銳曰巒石窟曰巖山之平處曰坡山之徑路曰蹊土山曰阜山有穴曰岫山高而小曰嶂山溪瀆曰澗山峻曰嶺山夾水曰峽山尖曰巔山足曰麓

泰山東岳也一名岱宗受命易姓報功告成皆於此蓋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群岳之長也在兖州中有三峰東曰日觀鷄鳴即日出也西曰秦觀可望長安也南曰越觀可望會稽也泰山有東岳廟其神主萬物發生及考掠死魂之事

華山為西岳蓋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名山項有池

生千葉蓮花服之能羽化有三峯曰芙蓉明星玉女
嵩山爲中岳山高大居中央在洛州中有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也
衡山爲南岳有三峯曰紫蓋石菌芙蓉
恒山爲北岳在定州蓋北方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名
蓬萊方丈瀛洲謂之三神山皆在東海中隔弱水三萬餘里神仙所居也不死之草生焉終南山唐盧藏用隱此
琉球大嶠山夜半望暘谷日光燭天
峨嵋在蜀最高峻有三峯曰大峨中峨小峨大峨夜半可望日出九月前可上十月則雪已封徑矣其深邃處六月雪尚未消

廬山高萬丈南有五老峰蓋周武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此故名匡廬
秦望山在紹興始皇登此望東海故名
天台山應台星有樓基玉醴泉等
虎丘山在蘇州又名海湧山有劍池千人石闔閭葬此有白虎踞焉故名
天目山在臨安山下有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張道陵誕生之地
虎林改名武林俗云多虎故也或曰南唐諱之故虎丘亦改武丘
封山禺山在湖州武康縣即防風氏之國也
四明山在餘姚四面玲瓏如牖近日月光故名
靈鷲山在西天竺國有琉璃宮啟七寶池一小峯飛至杭州謂之飛來峯
五臺山在山西五峯高出雲表如樓臺故名文殊所居
溫州有鴈蕩山奇秀絕天下自宋祥符中伐林木始見其勝謝靈運遍遊溫之名山而不見題詠則靈運以前尚未著名也群峯峭拔險怪包在谷中外望不見至谷中則峻凌霄漢想谷中冰激沙盡獨此巨石巋峙之岸如大小龍湫水晶蕭之類皆是水鑿穴出故自下望之則高崖絕壁自上觀之則祇與地平他如吳山之紫陽巖姑蘇之虎丘有千人坐劍石大都相近城市取土供築土洗石出也

麻姑山在建昌有瀑布泉有神泉宜釀酒
茅山在句容形如句字故名句曲山三茅真君兄弟各占一山謂之三茅峰
補陀洛伽山在明州海中佛書所謂海岸孤絕處也觀音所居之地
武當山在均州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洞五臺五井三泉二潭玄帝修煉之所

龍虎山在信州山峰兩峙如龍虎張天師修煉之所今子孫世居焉

巫山在楚州十二峰曰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湧上升起雲聖泉棲鳳登龍襄王嘗遊而夢巫山之女焉

錫山在常州周秦間產錫有古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平漢武後不復有錫故名無錫

金山在鎮江江心其地產金靜夜飛出如螢火狀故名

銅山在臨邛卓王孫鑄錢致富

鐵山在成都府諸葛孔明鑄兵器甚利

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前所紀者特其著者耳出銅

之山四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

凡高大之山內多崆峒如今大山腹內類可通行故張公洞金沙洞是也大抵山高洞多在高山卑洞多在卑有洞之山地氣上升蒸而為水滴流而為泉泉自洞中氣滴而成若山有硫黃丹砂白礬則為溫泉焉

山之洞邃曰洞又有以直者曰洞橫者曰竇曲者曰竅世傳南嶽有九溪十八洞道書有三十六洞天泰山洞考掠死魂之府衡山洞上帝降玉冊寶印之所華山洞巨靈擘兩山通河源之所恒山洞帝藏符籙之所嵩山洞產石髓四明山洞始皇驅山塞海鬼神奔入此避之陽明洞在會稽山大禹藏書處桃源洞即避秦亂處華陽洞在和州中有蓮池石棊局白鹿洞在廬山李渤與兄涉養白鹿于中故名唐以李適為洞主掌教授龍洞在臨平山常時幽晴唯三月八日明豁石壁羅漢頂濕則歲豐頂燥則歲旱

瘴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薰蒸之所成也南方地脈疎而氣泄從陽不收人為常燠所瞨膚理不密一為山水草木之氣所侵遂成瘴

水 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于天一之造化其性趨下入于東復繞于西又縮而升高自上而下焉

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水邊曰涯曰畔曰濱

曰干曰岸峰上地曰滸曲涯曰澳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水注溪曰谷通谷曰壑築土遏水曰塘曰堤水鍾曰澤水流通曰川深曰潭急水曰湍流砂石上曰灘小口別通曰浦風吹水曰波曰浪大浪曰濤平波曰瀾朝至曰潮夕至曰汐渡水處曰津水本曰源源曰泉

東南淮揚吳越之水入海處有五一淮河口一下江口一吳松江口一錢塘江口一寧波江口

四瀆瀆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注海故名四瀆中惟濟最著其中若有神物時顯靈驗唐天寶中封河為靈源公濟為清源公江為廣源公淮為長源公

海晦也王引職渴其水黑而晦盖天地四方皆海水地浮其中包括九夷六蠻七戎八狄故謂之四海東南二海水鹹西北二海水淡東海別有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別有漲海西海東有青海北海別有瀚海盖水莫大于海百川歸之尾閭泄之海中山曰島海中沙曰屿又曰海中可依止處曰島有石在水中曰嶼

海中空闊八面皆可風海水順瀉間有横水善柁者向上順流若横過則多覆溺江自金山以南則深以北則淺

扶桑在碧海中有大帝宫太真東王所居有蓬萊山周廻五十里外有圓海繞山水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唯飛仙能到

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江發源于岷山至潯陽分為九派曰九江若巴江則為三流而中央横貫勢若巴字湘江勢有三十六折俗呼三十六灣岷江為四瀆之一蜀守李陽冰所穿以通舟楫以灌田畝揚子江東注大海北距廣陵所謂長江天塹天所以限南北也浙江源出歙縣經建德過富陽為浙江入于海口海口有山潮水衝山下過十折而曲名錢塘江盖華信募民致土石一斛與十錢由是而塘成故名桐江源出天目山經於潛餘杭入桐廬有子陵七里灘在馬曹姊江在上虞漢曹旴五月五日迎伍君溺死其女年十四哭投江負父屍出故名

河下也隨地下流也其源甚濁故名黄河乃四瀆之宗也千餘里入于渤海其源出崑崙山東北流入中國曲折

論黄河者紛紛其說至謂張騫乘槎入河上與天通見牛女星者甚妄河源雖從星宿海來遠大都因數千里無水積氣甚厚故迸出為泉百泓流衍其勢遂盛耳

江水源小而委大故不決河水源分而委合故決盖江發源于岷山流于三峡至荆襄而始大九江而下衆流合而水益大以深故無決患若河水自星宿海發源泉百餘泓始分為九枝復合為一迂迴入于中國至龍門底柱直下

徐呂而趍淮泗入海其流反狹且石水斗泥其沙漸淤下流愈淺遇夏而時至衆水皆集上流安得不決

五湖太湖之總名盖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又名曰震澤曰笠澤曰洞庭曰雲夢太湖連武進無錫宜興三縣界即震澤也洞庭湖中有巨蚌静夜展一殼波間吞吐明珠與月爭輝青草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故名玄武湖即後湖也在南京太平門外天下之圖籍在焉鄱陽湖即彭蠡也相接鄱陽山故名中有大姑山小姑山及鞋山西湖一在頴州一在杭州東坡連守二州故有我公到處有西湖之句杭築蘓堤于

湖中護水民甚利之臨平湖舊名鬲湖傳云此湖開天下平漢末湮塞晉復開故名鏡湖在紹興漢武時有石鏡背刻篆文云此處開湖國富民豐越守馬臻開之故名唐賜此湖與賀知章焉

水汪川曰溪磻溪在渭陽浣花溪在蜀一名百花潭武陵溪在湖廣晉人捕魚至馬人皆先世避秦者若耶溪在紹興西施採蓮于此九曲溪在武夷山中水流九曲貫于群岫朱子講學于此建溪產美茶虎溪在廬山人過此虎跑地作聲故名世傳三笑者即此剡溪在剡縣戴逵家于此苕溪在餘杭治前世傳夾岸多苕花故名霅溪在湖州四

水激射有聲故名

天台山瀑布泉人一聲則泉飛洒沾衣蓋四面俱山氣充滿其中氣鼓動則泉飛洒耳

溫泉在驪山西人必先祭而後浴不祭則肉爛世傳始皇與神女戲神女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出溫泉洗之

古人品第天下之水謂江心水第一惠山泉第二虎丘泉第三蓋江南數水寒冽清澈故也然天下豈止三水此特論江以南水耳

氷夷無夷即馮夷也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人面魚身若天吳陽侯皆溺死于海為海神

原潮汐說

海潮天地之喘息也往來期信不爽天有晝夜故潮有潮汐隨月進退從其類也是以卯酉之月潮大朔望之後潮大寒暑之月潮大此陰陽之氣所交耳然氣升地沉則海溢氣降地浮則海縮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有長落水則無有增減山海經以為神鰍之出入浮圖經以為神龍之變化莊周以為水池焦釜之生息抱朴子以為天地高卑之消息虞肇以為日出于海衝激而成竇叔蒙以為月從其類盈虛相應又以為子胥之怒濤又以為牛魚之起復皆好異談也

四海之潮皆暗漲唯浙潮勢若山岳奮若雷霆者蓋龕赭二山並峙海口下有沙壅百餘里若檻潮至此不得不奮激起濤耳然欽廉之潮朔望大潮謂之先水一日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月滿則潮盛月虧則潮衰唯江浙之潮自有定候而宋末錢塘三日不至此不可曉

原丘陵城郭宮室等說

山之空處應者曰谷田中高處曰壠大陂不平曰坂墟大丘也市者交易之所也村者民所聚也平地有堆曰墩養禽獸之所曰苑圃平地有叢木曰林墻垣墉也壁墻也又

曰畢者為垣高者為墉路之小而捷者為徑塢堡障也圍外百里為郊野則郊之別名耳園圃所以樹花果蒔蔬菜者也莊者蔵聚之義墅則別業也疆界境界也堠里堠也道人所蹈者也岐路之分者也溝洫田閒水道也晝曰燧夜月烽丘阜也一成曰頓丘再成曰陶丘三成曰崑崙丘

南北為阡東西為陌

田地有横土有立土西北方横土可以穴居以其不崩也立土不可種木江南多斜土以其近海故也

鄉里鄉向也里止也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隣使之相賓

社五土神稷五谷神古者建國立壇壝以祀之周制天子社以五色土諸侯社以當方土大夫以下各樹土之所宜木以為主州縣社壇方二丈高三尺陛三級稷壇如之

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則僭分矣

宗庙之制天子七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廟此先王之制也

天子城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古有定制也環百里謂之城城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内曰城外曰郭城上垣曰堞城上樓曰櫓城下河曰濠城下田曰疇城旁地曰堧城曲曰闉

道一達曰道路二達曰岐旁三達曰劇旁四達曰衢五達曰康六達曰莊七達曰劇驂八達曰崇期九達曰逵

關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度量禁令司門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譏出入不物

宫殿宫穹也穹崇然也殿大堂也秦始皇始作前殿宸帝居也楓宸言植此木于宸中也殿堂象東井形刻水藻等物所以厭火也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其上懸法象故謂之象魏使人觀之故又謂之觀

學有泮宫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宫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盖取諸大壯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正中曰棟次曰楣室東隅曰窔室南隅曰奥屋宇也居處也第次第也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樓重屋也亦閣也土高曰臺齋謂于此平心養思而齋戒之也小閨謂之閤堂謂堂堂高顯貌軒廂也前曰軒後曰輊家亦居也室實也小曰室大曰廈亭人所停集也閣大樓也四隅皆有欄楯可通行者房防也防風雨燥濕也逹遅除也窩穴處也窖地藏也門户字象形兩扇

曰門一扇曰戶又云在外曰門在內曰戶門閫曰扉門限曰樞窓聰也助戶為明者也槅窓之隙也窓之闊遠曰櫳楣檐也椽榱桷也柱主也廊廡也四邊重簷也正寢東西室曰廂梁屋之横木也楹即柱也棟極也欄遮也閭里門也與閈通廬舍也在野曰廬階陛也廚貯也取蔵蓄之義棚搭木為架也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店者殖貨之所也街者通衢也橋水梁也梁石橋也楚人謂橋為圯井以不變為義也井泥不食井門戶灶中霤此五祀也灶創也創造食物也孟夏之月祀之厠穢所也淦水溝也以陶瓦為之取流通不滞之義有曰沛者蓋地上水少於山上置

閘蓄水遇旱開灌田畒沛然之義長安御溝曰楊溝謂植楊柳于上又曰羊溝謂羊喜觸墻垣故為溝以隔之

樵樓謂門上為高樓以望遠故謂美麗樓為麗樵

人居不可木盛蓋樹木盛則土氣衰土氣衰則人病

門上有金玉龍獸以啣環者我朝一二品繞用擺錫環三四品至五品無獸面亦用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

夏獄曰夏臺又曰念室殷曰羑里又曰動止周曰囹圄又曰稽留曰囹圄者言領録囚徒而禁御也曰牢者蓋以室而禁止堅牢之也今在城之更鋪即漢之街弾室也覊所即古之覊留也

府州縣甬路立戒石曰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蓋作于蜀主孟昶而删取于宋太宗者也

殿閣上之蚩尾蚩海獸也水之精能却火災故置其象於屋角以禳之今寺觀上飛魚形尾指上者即是

説原卷之五終

檇李稽希文　纂輯
維揚王一化　校正

附原國朝賦法說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易代之初常耗承平日久則登矣禹分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餘萬四千零民口三千九百餘萬成王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餘萬四千零民口約五千萬二千零春秋時民戶一千一百九十萬漢平帝民戶一千二百餘萬民口六千餘萬此漢之極盛也光武民戶五百餘萬民口二千二百餘萬桓靈民戶一千六百餘萬民口五千餘萬至三國通計民戶一百四十餘萬三千零民口七百六十餘萬三千零晉則戶二百五十萬口則一千七百萬零隋戶八百九十萬零口四千七百萬唐天寶中戶八百九十萬零口五千二百九十餘萬此唐之極盛也宋祖戶三百九萬零真宗戶七百五十萬零神宗戶一千八百萬口二千五百萬零徽欽戶二千八百餘萬零口四千六百餘萬零此宋之極盛也元初戶一千三百餘萬口五千八百餘萬零此元極盛也我朝太祖時戶口尚耗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零口五千八百五十餘萬零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口之入籍者十漏七八戶口之登蓋過于漢唐宋也

古之力役即今之裸役也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唐則二十日宋有差役顧役會民出錢官自募之名曰隨田當差蓋今則役煩而民病矣

我朝立法人年四歲即附籍十五以下曰不成丁無差役十六以上曰成丁始有差役七十以上及廢疾得免差役謂之丁（小字）丙而成于丁也

方曰版　四画也洪武二十一年造為黃冊十年一比

鹽粮口鈔　民以鹽乃收其鈔也馬丁者

太祖以浙直等府州縣市民不務生理令民見丁出錢買馬往北邊當驛站也

國朝夏秋二稅其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京通二倉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運米七十萬石貊二十萬五千餘疋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斤布一十三萬八百餘疋每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餘引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此歲入賦稅之大畧也

附原國朝廩祿說

國朝定制官祿公侯伯歲支米多五千石小七百石文武

官正一品月支米八十七石從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一石從二品四十八石正三品月支米三十五石從三品三十一石正四品月支米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石正五品月支米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月支米七石五斗從七品七石正八品月支六石六斗從八品六石正九品月支米五石五斗從九品五石未入流者月支米三石

國朝親王之子則為郡王歲祿二千石此皆世世襲封郡王之子為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其孫為輔國將軍祿八百石曾孫為奉國將軍祿六百石玄孫為鎮國中尉祿四

百石五世孫為輔國中尉祿三百石六世孫而下世世封奉國中尉祿亦二百石親王郡王之女則為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類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

國朝漕運十二揔計用官軍十二萬有奇船一萬二千有奇運粮四百萬石國初尚用海運因多風濤之患永樂間陳瑄開張湫自通泰至塩城八百里築堤岸濬濟寧至御河築儀真瓜州三壩鑿呂梁徐州二洪開白塔河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所濱河置舖五百六十八所運米四十一萬四千八百石自是而後始用此會通河以贊運而海運遂絕矣又緣堤植柳便夏月行者又樹棗聽往來者採食皆久計也

國朝塩課兩浙塩場三十五處歲辦塩二十二萬四千九十七引二百斤零福建塩場七處歲辦塩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百斤零山東十九處出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零兩淮二十九處塩三十五萬二千五百引一百斤零河間廿四處塩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廣東十四處塩三百五十萬四千六百七斤零後增四川十四處塩一千十三萬引一千四百斤零雲南四處塩一百八十三萬引四千一百七十斤零此見諸司職掌者如此見今歲辦又改為小引大引本色存積

常股折色諸名目而數亦頗濫矣

國朝兩淮兩浙置運司設御史專管塩法官塩每引四百斤帶耗塩十斤為一袋客塩每引二百斤為一袋客一引給半印支塩出塲該塲即為截角各塲灶丁正額塩外夾帶餘塩出塲貨賣者絞興販私塩者同罪有軍器者斬

塩本煮海而成亦有出于井山池木石者劍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有西河縣井漳縣井及今滇南井二十餘永康軍有塩崖冀州河東有塩池有安邑池晉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塩池靈州慶陽會州寧夏俱有塩池東牟有塩泉而出于石出于木者皆胡地

京京營在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步軍共八十四
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歲支俸銀共
若干各邊鎮應援年例并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四
十五萬各王府每歲祿米共八百五十三萬餘石各州縣
府學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共該廩銀若干吏五萬
五千餘若該月粮若干此歲出支費之大畧也

附原國朝官制說

國朝設宗人府所以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
牒書宗室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等
且以達其材能錄其罪過焉

國初承宋元制亦嘗立丞相自
皇祖欲出師北伐汪廣洋胡惟庸府中因有井油之變由
是始制三公內閣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
設皇極中極建極三殿大學士所以預機務出納帝命奉
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以平庶
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
吏部所以掌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有文選驗封稽
勳考功四司以贊尚書蕭行黜陟
戶部所以掌戶口田賦貢役經費之政令有浙江江西等
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及兼領京師直隸之事以贊尚書條
為四科曰民曰度支曰金曰倉之類
禮部所以掌禮樂貢舉封建朝貢祭祀宴享術藝道佛之
政令有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四司以贊尚書
兵部所以掌武衛官軍選授簡練鎮戍廐牧傳郵輿皂之
政令有武選車駕職方武庫四司以贊尚書
刑部所以掌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有浙江等十三
司各掌其分省兼領京府直隸之事以贊尚書
工部所以掌工役農田山川澤藪河渠之政令有營繕虞
衡都水屯田四司以贊尚書
都察院所以掌風紀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

政及百官猥茸貪冒等則刻之以憲綱督監察御史考察
內外百官有浙江等十三道以贊都御史在外有總督巡
撫在內有京畿刷卷提學巡倉巡庫等各掌其事
通政使司所以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移
狀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及軍情災異皆審署參覆而上下
焉
大理寺所以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
太常寺所以掌祭祀礼樂之事總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
禮部有提督四夷館以賓遠人有提點天地日月四壇及
諸陵奉祀十一祠祭署

光禄寺所以掌祭享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名數會出入量豐約以聽于禮部有大官珍羞銀醢掌醢四署

太僕寺所以掌牧馬之政令而聽于兵部有督營馬督畿馬以分理京畿及山東河南六郡孳牧

詹事府以輔導東宮為職左右春坊典東宮上奏請及下啓牋講讀之事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各奉其職而從焉司直郎掌彈劾宮寮職事清紀則参佐之司諫掌箴誨鑒誠之事以拾遺補過洗馬掌經史子集制典而校書正字掌繕寫詮訂以佐洗馬焉

國子監所以掌國學教訓之事而司業諸臣奉監規而損益焉監丞坐繩愆廳以懲不率而博士有廳助教學正學録有正義崇志廣業脩道誠心率性等堂而典簿典文移金穀經籍掌饌等事

府尹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賦節征糾豪恤弱知百姓之艱苦而府丞治中通判推官為之佐焉經歷典文移而知事佐之照磨勘卷宗而檢校佐之凡布按都府如之

鴻臚寺掌朝會賔客吉凶禮儀之事而主簿司賔司儀及丞各司其事鳴贊序班接引齊班之事寄之焉

翰林學士掌詞翰礼文章誥制偹顧問詳考圖書儀制凡經筵講讀脩書之事皆承受而統領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專職以佐之若典籍侍書待詔各供其事而孔目則司文移焉史官撰編二職專脩國史等籍亦得入内閣預機務出考試事詹事府坊局亦如之

尚寶卿職在禁庭守寶璽符牌印章等事

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凡臣民題奏百司失職六科日輪一人侍殿記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則掌科預焉

中書舍人掌書誥勅冊符券事

太醫院掌醫療之事而醫術十三科則醫官醫士專之

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

行人司職掌奉使凡頒詔赦冊封宗藩撫諭藩夷徵聘賑濟軍旅祭祀敘差焉

上林苑掌苑囿池牧畜種樹之事以時經理以供宴享焉

五城兵馬司掌巡捕盜賊街渠囚犯火禁之事

京衛武學掌教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以待科會武舉事

南京參贊機務守備文武大臣掌皇城畿甸留守之事又有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專職江防

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宣播朝廷德澤禁令以先有

司三年率府州縣掌印及首領官朝覲京師陳其屬吏臧否而聽去留焉有清軍分守督粮邊備撫民等各專其事以賛布政使

按察使掌一省刑民按劾之事糾察官邪揜貪禁暴平讞理冤以振揚風紀凡僚屬文武臧否上下其考以告撫按以達吏部兵部有分巡提學兵備巡海清軍屯田水利治河驛傳等道各專其事以賛廉使焉

都轉塩運使司掌鹺事時征貯備以待商人種支以供邊儲京帑之用凡分司塩課司塩倉批驗所各以僚屬分理

馬塩課提舉司掌塩課之事以聽于户部大約与塩運司同事

行太僕寺掌馬牧之事以聽于兵部

苑馬寺掌上中下苑修牧事以聽于兵部大約与行太僕同事

外府掌教養郡民之事凡賔興賦役祀典禁詰旌善刑獄伸冤恤窮糾察吏治而上下其考以告撫按藩臬達于吏部務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驛馬牧倉庫盜賊河渠之事雖有專官皆知府領之而綜督焉同知則清軍匠通判則督粮督造治農修河牧馬推官專理刑名教授掌教訓導助之

知州掌教養州民之事大約與府同事學正與教授同

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凡諸縣事如知州而縣尤親民其丞簿添增無定員典史與州之吏目均典文移與經歷等同

市舶提舉司掌海夷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勘真僞禁通番征私貨閑出入慎館穀焉

襲封衍聖公正二品印誥視一品其屬有管勾典籍司樂又有孔顔孟三氏教授學録學司其在浙東平陽者世襲五經博士而顔孟程朱之後亦襲博士

公侯伯以功封者及外戚皆有流有世並給鐵券凡五等佐高皇者曰開國輔運推誠佐成祖者曰奉天靖難推誠

其餘曰奉天翊運推誠其武臣則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

附馬都尉位次于侯凡尚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並稱附馬都尉尚郡主等並稱儀賓

五軍都督府掌軍旅公侯伯及都督領之其外都司衛所咸得總理以達于兵部

錦衣衛掌侍衛之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皇城四門盜賊街渠等事以時緝之又時奉旨鞫獄録囚勘事與三法司役事焉其鎮撫掌刑名而經歷則典文移

京衛　揮使指揮同知僉事衛鎮撫千户正副百户試

百户等分理庶務焉
都指揮使司掌官軍之政令率其屬以隸于五府而聽于
兵部撫按察其賢否五歲考選軍政而廢置之凡備倭守
備行都指揮事者不得升牙公座
正留守司掌中都興都守護防禦之事
外衛指揮使司掌軍旅防禦之事凡世流廕替給養報都
司以達所隸督府移兵部馬每歲撫按藩臬察賢否而考
選以廢置之
千户所凡治軍之政必聽于衛而守禦等事百户分理之
僧錄司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

道錄司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玄義分領教事
王官長史司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凡請名
封婚乞恩表疏長史為奏以達礼部其屬則典簿典文移
審理掌推按刑懸典膳司祭祀賓客膳羞奉祀職專祭祀
典寶掌王府符牌紀善導禮法而良醫治疾典儀陳儀工
正繕修伴讀教授等各有司存焉
宣慰使司招討使司謹守疆土附輯諸蛮脩職貢供差發
以聽天子有流官者銓于吏部兵部又有蛮夷官苗民官
千夫長百夫長等軍民萬户所並停銓司有儒學制如府
內官監門司庫局分職掖庭以供內事　說原卷之六終

說原卷之七

檇李穆希文　纂輯
晋安黄應會　校正

原人

文按人身廼天地一點真陽之炁周流六虚體之成心之靈耳目之聰明皆是物也善養生者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氣則營衛周密六淫無自而入矣若縱欲以戕之損身以促之祇見神隨物化氣逐神消五官告衰七竅反常耳噫業識茫茫罔有止極人若不知止苦不知足苟知止則不殆知足則不辱矣文考之傳記有可採而傳者謹錄存之以為原人說庶俾養生一助云耳

原人總說

人字二畫左丿右乀分男女二身應陰陽二氣也此氣流行天地間人物初感此氣是謂先天之氣

人之生外濁四大雖自父母而內清一點却自天成其老夭死亡由稟賦厚薄調攝不謹所致耳故臨死時五臟受制五氣散盡這一點靈明之神却為惡濁氣逼逐從口中鼻內飛出不復能歸故軀遂乃觸胎而成人觸類而成物

觸草木而成魑魅唯天全者則太虛無塵萬古恒在
人之生育是父母精血凝結而成自受胎之時至胎完隨地之日共計三十七箇七日而生蓋人乃純陽故必三陽數足然後生育視諸物最貴第一七日狀如酪漿第二七日狀如凝酪三七日狀如藥杵四七日狀如顆樱五七日分頭臂脛六七日肘膝相見七七日手足掌現八七日二十指現九七日九孔方現十箇七日聲音俱足十一七日九孔開通十二七日生腸節孔十三七日生饑渴想十四七日生九萬觔十五七日生八萬脉十六七日通出入息十七七日食適漸寬十八十九七日六根具足二十個七日徧生骨節二十一七日廿二廿三七日生血皮肉廿四廿五七日長血皮肉廿六廿七個七日生髮毛爪分善惡相廿八七日妄生八想廿九三十個七日黑白隨業三十一至三十六個七日身相具足三十七個七日思欲出生至三十八個七日滿十個月向母產門倒卓而生大約三九二百七十足就可生相傳十月者亦乘畧是也
人之胚胎全賴精血凝成至三十七個七日胎完則胞胎便成其中得父母一點神氣日長其精血惡濁之氣日逐潮出候胎完方能出世然惡濁之氣不能盡去又必哇出口中血剩盡胎髮出痘瘡毀齒更生然後氣體漸清知慮漸長別立一個乾坤也

男女生育經行後隻日得男雙日得女經閉則雖施泄而不受或謂經前得之則為男經後得之則為女前說為是經盡一日至三日新血未盛精勝其血血開裹精精入為骨男胎成矣四日至六日新血漸長血勝其精精開裹血血入居本女胎成矣六日至十日鮮有成者縱成亦皆女胎種子者須要識得
男子八歲而陽精生十六歲而陽精泄八八六十四而陽精竭女子七歲而癸水生十四歲而癸水降七七四十九而癸水竭
人之受胎有七事曰相觸即受胎如月水方來喜樂男子時而男子以身觸身即生貪著而便懷胎曰取衣受胎如優陀夷共婦出家情欲不止各相裝問欲精污衣婦取舐之復取內根即便懷胎曰下精受胎如鹿母齅道士精欲心飲之即便懷胎曰手摩受胎如睒菩薩父母俱盲出家為道不合陰陽手摩臍下即便懷胎曰見色受胎如女子月華水成不得男合情盛惟視男子如宮女亦復如是即便懷胎曰聞聲受胎如白鷺柔雌無雄春初聞雷鳴即便懷胎曰齅香受胎如㹀母牛但齅犢氣即便懷胎、
氣者神之盛也鬼者鬼之盛也故人之始生以七日為臘

一臟而一魄成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蓋既生曰魄也
人之初死以七日為忌一忌而一魂散七七四十九日而
七魂散蓋既死為魂也
魂魄合而成形賢愚在德肥瘦在母壽夭在父血盛則肌
肥精足則神壯神和則德全此可見賦命之生由父之精
而死亦由父之精也但養和全德此則由乎已耳
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
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兩眼日月也血脈江湖也氣風也津
水也四肢應四時身長八尺應八節大腸一丈二尺應十

二月小腸二丈四尺應二十四氣骨節三百六十五處應一
歲三百六十日身有九竅七竅現形所以象北斗二竅隱
形所以象輔弼膽容一合主乎天乎心重三兩主乎三公
肺容六合主乎六司肝重五兩主乎五官作則為晝息則
為夜故人身即小天地也
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
舉足履無不通正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礼智五常之
性根于心而著于外得其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
濁者為愚為不肖至于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暴而
剛亦氣稟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礼義者以
其得地尤偏故氣稟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
人之始生其氣日上升故齒壞復出髮剃更生志慮聰明
日長及精溢後氣日漸下初則便溺處毫毛次則兩腋下
毫毛精神已虧于體矣又次則兩頰生髭鬚又次則兩頷
生髭鬚精神已虧于首矣然此時精血充滿髭鬚毫毛尚
黑至中年精血耗而霜雪滿顛齒搖髮落矣
人稟五行之秀而生如肺金也肝木也膽水也心火也脾
土也而靈於萬物者也若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則兼飛
走而食之
肝精不固則目眩無光肺精不交則肌肉消瘦腎精不固
則神氣減少脾精不固則齒髮浮落若真精耗散不已則

疾病隨生死亡隨至矣
人必合精與氣血三者而後形生然精之榮以鬚氣之榮
以眉血之榮以髮又必合觔與骨肉三者而後形立然骨
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人之氣上升所以向上者皆早出氣下降所以向下者皆
後出齒髮眉毫目睫手爪皆向上故嬰兒時即早出鬚髯
腋毛便毛皆向下故必壯年然後出
陽之質銳其性明陰之質鈍其性暗人身陽氣在上陰氣
在下惟陽在上故有耳目口鼻辨色鑒声嗅香知味与衆

體特異且耐寒經風自頭以下為陰氣必食而後飽必衣而後暖自腰以下腥臭又非上體之比至于足之揣摩與手之運用大有不同

心者形之君神明之主也聖人心有七竅竅有九毛眉媚也有嫵媚也人年老必有毫毛秀出鼻者人中之山為氣之户也口為華池齒剛而舌柔剛者易折柔者恒久故人齒壞而舌存也髭口上鬚也髯頰上鬚也髑髏項也顴顱謂之髑髏

形統于首神統于目氣統于唇

髮齒與手甲足甲此三者時時消鑠其舊而旋易其新如

龍之蛻骨如蛇之蛻皮也但髮之易以年計手甲足甲之易以月計齒之易以世計耳

手陽也故指長足陰也故指短上陽下陰人也猨猴四手皆陽也故輕捷而在上猪狗四足皆陰也故奔竄而在下

人徐行曰步疾行曰趍疾趍曰走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户尾閭者精之路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頻好內則精竭時時閉目以養神日逐調息以養氣緊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

精存于目則視明精存于耳則聽聰精留于口則言當精集于心則慮通故閉四關則終身無患

身之毛髮處俱是精之走漏處頭髮精隨上越也眼毛精隨視出也鼻毫精隨氣行也髭鬚精隨口發也便毛精隨液動也蓋精發于竅而氣亦從之其不及隨竅而出者橫溢于旁遂為毛髮耳

鬚屬腎腎為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屬肝肝為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屬心心為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天生萬物有聲色香味無耳目口鼻以收攝之則化工息矣故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香口之于味此天人之所以交也此其所以靈于萬物也

身中六賊惟眼最緊故隄防亦難蓋目中一見則心為之

奔逸馳驟不可復制于此着力隄防似有根柄

人于終日兩鼻翕張而無停息者統轄造化之氣机也人生奔逸勞頓以驟其氣氣驟則出多入少外者不入內者愈虛而死亡至矣故氣能久則形長存

天地之氣與人身相流通故兩鼻孔氣與天時相應合左子右丑左寅右卯以至左戌右亥每遇所值之時以指軋其旁孔此孔氣盛出以為驗惟子亥之交則兩孔俱通冉家所謂玉洞雙開是也如猫眼珠亦然自卯至午漸窄而長自午至酉漸闊而圓諺云子午一條線寅申棗核丁

天之氣自子時上升丑時升至目而神始醒寅則陽氣太

盛而群動紛紜矣自午時下降酉戌過目而神始寐亥則陰氣用事而羣動俱息矣此寤寐之大凡也

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之人智而寛水氣人急而賊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痹丘氣多尩衍氣多仁陵氣多貪也

人生類以眠臥為宴息以飲食為順養不知嗜臥則損神氣多飲食則抑塞陽氣不能上升

睡翁目也臥者精神變化也寐謐也靜而無聲也寢侵也損事功也瞑泯也無知而泯沒也北人以晝寢為黑甜人年少而嗜臥者血氣盛也老人夜方臥而遽醒者血衰氣弱陽沉而不能及下也日方醒而遂臥者亦血氣衰弱陽升而不能及頂也故老人日多臥而夜多醒也

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又曰至人無夢凡人陰氣壯則夢涉大川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浮虛為疾者則夢揚沉實為疾者則夢溺人數遇惡夢一曰夢妖二曰心賊三曰尸賊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然亦有牧羊而夢鼓吹者雖非今日之想實因前日之想也故因與想相連若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矣仁者夢松義者夢金華因五行也飢夢取飽夢與因人情也將官夢尸得財夢穢因所感也其餘因喜夢吉因惡夢凶因貴夢金紫因富夢珠玉此又精神之形見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家政任子孫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人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疾病死喪憂患其中歡笑者一月不過三四日耳人可不省而保身耶

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見則天下治平主壽昌

龜千年遊于荷葉之上鶴千年乃栖於偃蓋之松龜鶴之壽長久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飲其水皆壽青城山有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根能壽

今人謂年老行動不便者曰龍鍾蓋言龍至于老則蟠聚而不能奮飛故以之稱老年人也

男子六十而閉房以輔衰也重性命也七十非人伴寢則

氣衰不暖故復開房
真人無影老人生子亦無影且不耐寒其壽多不過卦氣之數蓋元氣本漓薄也
嬰兒痘發太盛面目麻甚者不壽蓋根元發洩過也精未滿而施慾者不壽蓋命根蚤泄露也形相矬矮者不壽蓋禀氣原不足也耳素聾目素瞽者與手足聾音啞者俱不壽蓋氣血不轉運也若人之初生偶遇雷電之變必病顛狂若社日妊者生而頭白蓋犯天譴也
古人多魁偉今人多侏儒北人多魁偉南人多侏儒此由地氣之澆淳厚薄而然也故防風氏其骨專車湯文俱九尺伍員長一丈眉濶一尺公孫呂衛之大夫長七尺面之長廣俱三尺項羽韓信張蒼鄒食其俱八尺呂大防耶律楚材俱七尺今則不逮古甚至西廣苗夷甚小雖壯年形若童稚此皆地氣之所鍾聚也
無臂國在北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三蛮国人亦食土但二國死則埋之其心肝肺皆不朽久而復化為人

原修養說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天生五穀以養人人以五味而傷生蓋五味過多則五臟偏重遺以戕生五穀如菽麥之類味皆至淡此可見天養人之本意東坡在黃州飲食不過一爵一肉且儉有三益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夫人之氣與力本自相通力從氣出也故叫喊跳歌奔走蹴舞以力從事者類能損氣至於伎倆營營與人角勝作詩奕棋勞神動氣必減年筭何也蓋心動則神疲神疲則壽損也
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冝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
人生食用最宜加謹蓋以氣由之而升降聚散耳何者多飲酒則氣升多飲茶則氣降多食肉則氣滯多肉食則氣壅多食辛則氣散多鹹食則氣墜多甘食則氣積多酸食則氣結多苦食則氣抑善攝生者酌量五味約省酒食則五臟調爕而精神流通矣多食甘者有益于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于首而觔不利多食辛者有益于觔而氣不利
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
人之受胎初生腎天一生水也次生心地二生火也腎主

藏精心主藏神仙家配以坎離二卦攝生者行止坐臥念念不放固守丹田養其精神遠女色節飲食慎起居息思慮少嗔怒去煩惱戒躁暴則腎水上升心火下降坎離自然交媾在身之男女既合則在外之男女自成矣

寡慾則不妄交合積氣儲精待時而動所謂慾者凡心有所動即是欲心主血而藏神屬手少陰腎主精而藏志屬足少陰心神外馳則腎志內亂其於交會之際殊無清靜寧一之氣其所泄者同歸腐濁而已夫人而知寡欲不但從事節省更須心切禁止苟心動則火熾火熾則神疲神疲則精滑而元氣之消損由之

色易以溺人遠之而已遠則馴至于絕也飲食亦易動貪遠庖廚而已旨酒踈之而已此制欲之真方也

人以酒為醉鄉而不知麯蘖寔腐腸之狂藥也以閨房為温柔鄉而不知粉黛廼伐性之斧斤也以官任為帝鄉而不知孤犢而見被文綉辭隱而取譏北山謂之何哉情欲所在雖不能盡絕要當如康節之咏微酡宋王之賦襄王彭澤之賦歸来可也

夫人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脉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人生衣食之外皆長物也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廈皆剩物也人苦不自足如画棟雕闌羅綺文錦三珍九鼎椅卓之黝堊丹漆盤盂之鏤篋朱銛徒飾美觀耳其如費用何

夫人飲食燕席寢臥之間皆有危機所伏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跌人其自慎于危可也

說原卷之七終

檇李孫希文　纂輯
晉安王應會　校正

附原倫理服飾飲食說

天子之父號曰太上皇蓋太上極尊之稱而皇者后也親莫親于父故父有天下傳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人道之極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蓋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也

皇帝嗣無疆大歷服者也其生也有自故附寶見電光繞北斗二十月而生黃帝華胥履巨人跡而生伏羲慶都覩

河與赤龍合而十四月生堯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脩巳見流星貫昴背折而生禹簡狄吞玄鳥而生契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湯太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

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至始皇然後天子獨以為稱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階之下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官家者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也

天子之配曰后后者君也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夏殷以前大率稱妃周則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故正嫡曰皇后漢唐宋皆因之漢制后以下有夫人婕妤昭儀貴人容華貴嬪脩容淑妃修儀唐有貴妃等名

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后不敢以副也諸侯之配曰夫人言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內子言在閨門之內以治家也大夫之配曰命婦言受命于朝以治家也士庶曰妻妻齊也齊等也

皇太子蓋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為長子又曰儲君諸侯之子曰世子本朝東宮稱皇太子親王嫡子曰世子郡王嫡子曰長子無嫡則立庶

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敤手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

歸妹周曰公主者蓋天子女嫁于諸侯天子不自婚必同姓諸侯主之故云公主後代因之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太長公主

黃帝壽百十歲少昊百歲顓帝九十八帝嚳百歲堯百十八歲舜禹湯皆百歲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

師範也法也導之教訓者也徒門弟也類也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昭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尚父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或云黃帝師力牧顓頊師棎圖帝嚳師赤松子古者師死服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凡學之道師嚴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凡講問席間曰函丈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
同門為朋合志為友故孔子于鄭兄友子產于齊兄事晏
平仲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為莫逆于心之友羊角哀左
伯桃為死友藺相如廉頗為刎頸友孔融禰衡為忘年友
范巨卿張元伯為千里信友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賓者主之所敬也其副曰介古者主有擯客有介客者主
之對也主敬客曰獻客酬主曰酢
三公天子之相相助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明
白于德也子者滋也男者任也公者共也與天子共理天

下也士者儒之通稱聞一知十之謂士故字从一從十古
者天子有九士諸侯有上中下三士王制升之司徒曰選
士升之司馬曰造士升之學曰俊士歷代設科取士及第
曰進士無位曰處士
太史公自稱曰牛馬走宋劉凝之自稱曰僕曹操自稱曰
孤稱人曰閣下者蓋三公開閤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閤
故借稱之稱公者謂其年之長老也又有貴之則稱公賢
之則稱君稱先生者謂其學士年長也止稱生者如魯有
兩生及穆生賈生伏生之謂也
稱人父子曰橋梓者南山之陽有木名橋高而仰南山之
陰有木名梓實而俯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稱人長子
曰主器者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謂長子可以主祭也
稱父曰先子先君先人然不獨稱父也祖亦通稱之稱人
母曰令堂蓋北堂萱草之象稱人父曰令尊益以家之至
尊也自稱父曰家嚴者蓋家人有嚴君焉之謂也
姓氏　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
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
為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統系于百世也氏者別其子
孫之所出也後世有以土為氏以封為氏以名為氏以官
為氏以字為氏以物為氏者

名諱　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右手咳而名之
二十冠而字生曰名死曰諱令人稱尊諱非禮也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
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也
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謚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死而謚今也謚者行之迹也號
者功之表也唐制謚法無爵者稱子若隱德著聞亦賜謚
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絶我朝不
由翰林者不許謚文謚者以一事稱者有以全德稱者又

王之文全德也而晉文之興霸孔文子之勤學則一節矣
武王之武全德也而衛武之興基甯武子之復國則一節
矣哉
朝唯武臣有謚而文武如劉宋等皆無謚自姚廣孝謚恭
靖胡廣謚文穆始然亦以公而不以私也
族屬　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也又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為九族葛藟之詩刺平王也周道衰棄其九族
博陵崔倕緦麻親三世同爨李昉子孫數世同居張公藝
九世同居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哉
朝浦江鄭氏之義門尤難

高祖言最高在上也曾祖言推上祖位轉增益也玄孫玄
懸也與高祖相懸也玄孫之子曰來孫蓋無服而意疎遠
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情遠而以礼貫連
之也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礼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
之子曰雲孫蓋遠去如浮雲也
祖者始也故謂之鼻祖孫者續也續祖之後也有謂之耳
孫者言其去高祖甚遠但耳聞之也稱祖曰王父曾祖曰
王大父母如之鼻祖謂人之胚胎鼻先受胎形也
父者矩也以矩度教子也母者慕也為嬰兒大所慕也子
者嗣也息也言嗣續宗祧也先父而生者伯父也伯大也
父之長也後父而生者叔父也叔屬也父之行也又有謂
伯把也把持家政也仲中也位在中也叔少也季癸也甲
乙之次癸在末也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姪秩也言尊卑秩然有序也
人子於父母之生稱曰父母於死稱曰考妣蓋考者成也
言德行之成也妣者媲也言媲助于考也父亡自稱曰孤
子母亡自稱曰哀子父母俱亡自稱曰孤哀子
母之兄弟曰舅姊妹之子曰甥謂出配他男而生也姑者
故也言尊故也姨者平也言與母與妻平也姑之子曰外
兄弟舅之子為內兄弟總謂之表兄弟也姊者咨也長而

可咨問也妹者末也位居末也母之姊妹曰母姨祖之姊
妹曰王姑婦人謂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又曰嫜弟稱
兄之妻曰嫂嫂字从女从叟言年長與母等也長婦謂稚
婦曰娣婦娣婦謂長婦曰姒婦又曰妯娌
母曰萱堂者蓋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謂諼草令人忘
憂且背北堂也母有伯母叔母所生母繼母庶母乳母慈
母養母出母
妻之父曰外舅妻之母曰外姑人稱外舅為岳丈者以泰
山有丈人峯也贅婿者猶人身體之有贅疣也故曰贅
夫者扶也以道扶接者也為婦之夫也婦者服也執箕帚

以供婦職從乎人者也幼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齒伉敵也儷偶也結髮夫婦者稱其初上頭時績紘者言鸞膠可以續斷絃也曰妻者齊也與夫齊也曰妾者接也服事得接于夫者也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辟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有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三年之喪也先貧賤而後富貴也乍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

男字從田从力以其用力于田畝可以養者異男多矣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人生男以桑弧蓬矢設於門左生女以帨設于門右弄璋者蓋欲男之玩而

美也以比德于王也弄瓦者蓋瓦合之象欲其有所配合也又云欲其執勤也女如也言如人也越女多白未嫁曰女已嫁曰婦女子十有五而笄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

奴如也如女之服事人故字从女婢女之卑者故字从卑一說男曰奴女曰婢古者買人以為之厮養也折薪為厮炊爨為養又曰伴當漢子賤丈夫之號

行李使人也今遠行裝束謂之行李蓋不知行李是行使耳傖父吳人罵楚人之辭

父子不同宮兄弟姊妹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男女內外不共井不共逼浴不通寢席衣裳不同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不通乞假皆防之以禮也

冠 男子二十而冠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也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体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礼之始也冠圓象天為冠所以莊其首也其制歷代不同冠貫也所以貫髮也冕冠上橫版前低後高以木為幹布漆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長一尺二寸應十二月天子十二旒十二玉王公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大夫二旒二玉皆垂至肩士以弁庶人以冠古人以皂布三尺裹頭號頭巾後周武依用三尺布裁為幞頭巾韋也帽冒

也一字巾古人謂之岸幘上古衣毛而冒皮後易以絲麻觀翬翟之文乃染以帛始作五采以為服見鳥獸有角遂作冠冕纓緌上古未有絲繒以麻為之緇布冠冠之始也秦礼無文祀天地明堂平冕鄙人不識制為平天冠冕旁纊曰黈蓋黈纊充耳所以蔽聰也紗帽取覆冒之義以漆布為殼以緇縫其上唐制易以二翅下垂

國朝因之橫以二翅簪冠之笄也兒以銅舜以象牙玳瑁之類

古今巾製代各不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自宋迄今士庶咸用方巾盖取天地方圓之象也有所謂綸巾雲

巾玉臺巾萬字巾淩雲巾鑿子巾然皆好異者爲之惟唐巾制得其体惜世人混帶之此在上人風之可也

婚　婚者昏時行礼之謂也姻者婦人因夫之謂也婚有六禮納采將爲婚先納其采擇之礼用鴈爲贄取其陰陽往来之義也問名卜其吉凶也納吉卜其吉而告于庙也納徵納其玄纁也請期夫家卜得吉日使人請之也親迎用鴈爲贄以迎婦也古礼必用昕時親迎必用昏時

奠鴈古禮也雁氷泮北徂木落南翔能順陰陽往來之義所以取此爲贄也或取其不再偶之義恐非吉兆也然大夫執雁而僭用之者古人重婚礼冠礼故服色俱僭用如昏礼服公服乘墨車冠礼用幞頭公服納彝執笏是也

古者女子二十而嫁又重失時仲春不禁淫奔故名野合蓋順群情也媒者謀也言合謀二姓以成姻也妁者酌也言酌量二姓以成親也男曰媒女曰妁

礼合巹而酳以一瓢分爲兩片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注酳畧飲也今誤以酒杯交飲焉或云取合体之義

喪　上古親死瘞之中野至三代始行三年之喪衰疏之服貴賤一也以日易月短喪之詔也後世有天子二十七日臣下二十七月豈古制耶蓋恩厚者其服重故必斬衰三年以恩制也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也師則心喪三年以礼拘也

五服謂三年朞年九月大功五月小功緦麻三月也礼父母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朞而練冠三年而祥三年之内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示有終也女人童子不杖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老病者不止酒肉皆所以權制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其身而已

居喪未葬讀喪礼既葬讀祭礼

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爲父竹杖竹杖曰苴爲母桐杖桐杖曰削居喪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愈則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

居喪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先王中制三年服闋除服也親喪外除謂日月已竟而内哀未忘也兄弟之喪内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也

喪父終天之痛也喪母括髮之慼也喪姑攢笄之慼也喪姊尚右之慼也喪娣爲位之慼也喪夫從子之慼也喪妻鼓盆之慼也喪子鼐慱之慼也

棺者完也藏死屍以完全也椁外棺也虞用瓦棺夏商周始用木棺棺七寸椁稱之天子用梓木名梓宫諸侯用松杉後世用杪木取其能水屍也

窀厚也穸夜也又有謂長埋爲窀長夜爲穸
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也桐人起于虞卿明衣起于左伯桃挽歌起于紼謳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等周之前用塗車蒭靈周以來用俑文公厚葬用蜃灰蛤灰以瘞壙
銘旌蓋死者不可以無別故書生前號職以識之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墓誌埋銘也古者不封不樹恐後世陵谷變遷因記其姓官譜系于石瘞之墓下華表墓前所建石柱爲標也紙錢以楮爲之後世用以代帛以爲死者之用所謂冥資也
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

知生傷而不吊吊字天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礼貫弓而吊以助鳥獸之害也
薤露歌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此田横門人作也一說此歌所以送王公貴人者
蒿里曲曰蒿里誰家地聚歛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一說此歌曲送士大夫庶人者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又曰壽考曰卒老死曰壽終短折曰不祿少壯而死曰夭未二十而死曰殤蓋男女十九至十六歲亡者爲長殤十五至十二亡者爲中殤十一至八歲亡者爲下殤又有以死爲物故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人氣絶曰死罪人曰殺罪及餘人曰誅死于水曰溺戰死曰兵下殺上曰弒獄死曰考竟市死曰棄市斫頭曰斬斬腰曰腰斬車裂曰轘轘散也言肢体分散也鑊煑曰烹槌而死曰掠
祭　祭先之礼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取其物之新也今人惟設庶羞而已春之果莫先于梅夏之果莫先于杏季夏之果李季秋之果棗冬之果栗五時之果寢廟必有

薦而此五果適丁其時故特取之
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曽居中右祖左禰右
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三月上旬擇日墓祭忌日必祭不舉樂忌日死日也
奠酒謂安置酒于神位前而非酹酒之謂也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則傾少酒于地代神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蓋盡傾之于地則是古者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矣謂之

灌者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而下只是代祭先為飲食者耳

古人每飲食必祭先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稗老食猶祭蓋古礼也而今人廢之何也

今人于喪靈前設殺果焚楮錢自五代隋唐已有此風

說原卷之八終

說原卷之九

檇李穆希文 纂輯
晉安黃應會 校正

附原服飾說

緌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國家用緌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華隋而用漢也此則謂之公裳紗帽員領唐制也幅巾傳于漢魏巾子創於武德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襆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我朝則方巾圓領庶民用之

黃帝始作衣裳蓋取諸乾而為上衣取諸坤而為下裳上圓下方法天地也又制為袞衣舜始備十二章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上六章繪之于衣以下六章繡之于裳白與黑相次画作斧形曰黼取其善斷也青與黑相背曰黻画為亞形取其背惡向善之義

紳大帶也垂下取順下之義插笏于帶謂之搢帶以素絲為之絛編絲為之 國朝生員舉監用皂絛吏役軍舍用青絛者民黑絛無職役者無絛

佩者佩服之稱珮者玉器之名佩必有珮者蓋人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故人見其所佩即知其能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之類

且使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故無故玉不去身
綬佩印之組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諸侯玄玉而朱組丞相金印紫綬御史中丞青綬二千石以上銀印綠綬州邑銅章墨綬而我朝則変通之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三才貫珮玉而相承受故名綬
鳳冠自黃帝創為冠冕而婦人無首飾至漢魏於宮掖有承恩寵者賜之霞帔晉永嘉中制絳霞帔開元中令王妃以下通服之今則非恩賜則冠帔皆不得服也
帶垂下之物國朝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四品荔枝金五品以下用銀襍職用角其環分為三台左輔右弼之類懸

以金魚取其堅而変化也朝服則天子用赭黃四品以上用緋五品以下青八品九品綠其幞頭皂靴則上下皆同庶人白員領公服也
國初詔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皂靴士庶則服四帶巾襍色盤領衣不得用黃以後申嚴禁制儒生吏員人民戴本等頭巾農帶斗笠生員玉色絹布襴衫皂緣寬袖示盛天下蒼生之意皂線縧軟巾垂巾農家許着紬紗絹布商賈止許着絹布隆慶四年奏革舉監忠靖冠服士庶圓領宋錦雲鶴綾段紗羅等
袈裟一名無垢衣又名忍辱鎧又名覆膊又名掩衣謂覆左膊而掩右腋也褊衫謂偏袒左肩[illegible]具衣故製為偏衫而全其兩肩也析鳥羽而為裘謂之[illegible]
衣者身之章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古人上下相稱而今人為長衣短裳殊失古制謂之服妖裙褶下裳也袴脛衣也褌一名裩褻衣也裘取其溫厚足以禦寒也襖褻服也
被寢衣也衾大被也裯單被也
屨礼也飾足以為礼屨絢也所以拘足也複底曰舄單底曰屨靴一作鞾以皮為之鞋一作鞵夏商用草為之周用麻晉用絲布蓋鞋者諧也韈足衣也三代謂之角襪前後相承中心繫之以帶至魏始裁縫為之即今樣式也

帊一作帕以羅為之織成班點以舜二妃拭淚痕也褥裀毯撚毛為之一名曰氍毹流蘇雜五采為同心結下垂乃盪線繪繡之毬五色錯為之者手巾中古謂之帨髻繼也女子必有繼于人也
錦金也價值如金故字从帛與金也繡五采備之之謂也織曰錦刺曰繡縱曰經橫曰緯綃鮫人泉客織于水室夏月展之一室凛然絲蚕口所吐者綿繭之為也紗織絲之輕者紬羅皆以絲繒為之綃絹也絲厚而疎者也紵絲之精密者也綾練絲為之出于吳中者為佳絲并絲繒也布以綿紗麻枲縷為之帛布之屬也亦二尺四寸濶廣二[illegible]

四氣長四丈應四時五丈為端應五行蕎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褐毛布賤者之服也

火浣布蓋南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以水沃之即死取其毛織布着垢汙以火燒之即潔淨

附原飲食說

酒　酌少飲也酬主進客也酢客獻主也酺賜民共飲也酣酖酒也沉湎湛溺也酩酊酕醄皆醉甚也霑醉深也[illegible]亂心醒醉解也酲病酒也

酒黍米麴水造者黍熟于八月故字从酉从三王毋會帝

萬山飲以流渾之酒則酒非始于儀狄也造酒稱杜康者以歷山舜祠西有甘泉康汲之釀酒故名然杜康酉日死今人酉不飲酒忌之也酒清為聖濁為賢好者名青州從事以青州有齊郡飲好酒直至臍下也惡者名平原督郵以平原有鬲縣飲惡酒至胸膈上住也一名麴生一名麴秀才一名歡伯一名狂藥東坡又號掃愁帚釣詩鉤

周禮有酒正以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齊和也曰泛齊成而泛滓于上也曰醴齊体成而汁滓相將也曰盎齊成而色翁翁然也曰醍齊成而紅赤色也曰坑齊滓之下溺而老者也酒甘易釀味辛難醞醱酒曰醹淡酒曰醬九酒過熱則酸過冷則辣

宮酒以黃帕封故曰黃封酒醴宿而熟也醪汁滓酒也醨薄酒也酺旨酒也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養老者也唐人多以春名酒滌北竹葉春榮陽土窟春杭人以梨花釀酒名梨花春東坡在羅浮名羅浮春又有所謂洞庭春

旨之飲者有揖讓而酬酢百拜以為礼者有叫號跳舞以為極者有袒裼裸裎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以為樂者有數促斛逖以為豪者

茶　茶者南方嘉木木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

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茶瑞艸也早摘曰茶晚摘曰茗粗者曰荈唯社前者佳禁烟穀雨前者次茶之色紫者上綠者次笋者上牙者次有一鎗兩旗者謂一芽兩葉也茶之著名者劍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明月邛州之龍焙青城之雀舌方山之露芽武夷之粟粒而龍鳳團其上品也蔡確所進小鳳團亦佳品也大約其色貴白而青者黃白者次之蓋青白者受水鮮明黃白者受水昏黑其味主于甘滑如水泉不甘亦能損味茶有真香若雜以珍果香艸則真香奪矣茶舊名酪奴又名酪蒼頭

茶宜蒻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畏濕冷故收藏者以蒻葉兩三日一次火焙之若火多則焦而不可食

煮茶法有三沸湯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

陸羽嗜茶人號爲茶顛著茶經三篇

塩　塩曰鹹醝東方謂之斥其字从鹵故西方謂之鹵河内謂之鹹炎帝時宿沙氏煑海爲塩後青州貢塩盖塩之著名者四種一曰散塩海塩也二曰監塩池塩也三曰形塩崖塩也四曰飴塩井塩也

煑塩如耕種畦隴園塹其外決水灌之候南風塩一夕而

結無南風則失課利或多雨園塹不齊則外水滲雜必戽出外水乃可復成塩煑至八月乃止盖八月無南風矣

穀食　黃帝烝穀爲飯烹穀爲粥淅米炊曰飰以麥爲粉曰麪餅并也搜麥麪使合并也餅曰飥或曰饢或曰餛盖以麪爲食具者均爲餅故火燒而炙者曰燒餅水瀹而煑者曰湯餅籠蒸者曰蒸餅饅頭爲籠餅糗餌粉餈爲糕

九穀謂秫黍稻麻大小荳大小麥五穀謂麻黍稷麥荳也

禾嘉穀也水旺而生金旺而死含中和之氣故名禾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種之爲稼斂之爲穡禾熟則頭低麥熟則頭昂盖以禾晝花麥夜花陰陽之義也禾有一莖六穗一莖九穗均謂之嘉禾此盛德之精華所致也稻禾屬有芒既種之名也然穀有黏有不黏者黏爲糯不黏爲粳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又名稌又有一種曰秈比于粳小而尤不黏其種甚蚤今人號爲蚤稻以粳爲晚稻梁即今之粟類其粒最細而圓梁有三種青梁穀穗有毛米粒微青蚤熟黃梁穗大毛長米粒粗白梁穗大毛多而長穀扁長

稻花午開夜合開合皆于穀中香甚有七開七合者

梁者黍稷之總名也菽者衆荳之總名也梁稻菽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共爲百穀

麥者接絕續乏之類盖方夏新舊未接而麥最先熟故人重之且秋種冬長春秀夏熟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之性唯地暖處則可春種夏熟然四氣不足故有毒麥生于桃二百四十日而秀秀後六十日而成

麥芒粒秋種夏熟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麰大麥也麳小麥也當年杏多不蛀則宜大麥桃多不蛀則宜小麥

麥有一莖兩穗者有三穗者皆瑞麥也

麰生于杏二百日而秀秀後五十日而成然蚤種則虫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又爲性多穢一種之終歲不絕耘鋤之功此後稷播種所以爲艱也

秬黑黍也可以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則謂之鬱鬯實之于
彝而于未殺牲前挹此酒灌地以求神謂之祼将秠一稃
二米亦黑黍也今百穀中唯麥有稃二米想是周所受于
天之瑞麥也又謂之来麰
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稲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隨
地宜種也金勝木禾木也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水勝
火菽火也夏火旺而生冬水旺而死火勝金麥金也秋金
王而生夏火旺而死土勝水菽水也冬水旺而生仲夏土
王而死
大曰菽小曰荳叢生其角曰莢其葉曰藿其莖曰萁當年

李多不蛀則荳多收
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有赤有黑其類有黏有不黏者
如稲之有粳糯也其不黏者以為飯其黏者以為酒別名
秫是也稷者五穀之長故祀五穀之神以稷配社古者號
稷為首種又名粢文名穄
稊稗二物也皆有米而細小水旱無不熟之時滋盛易得
擣而炊之亦可備荳
狼悪草與莠俱是害稼者蓋苗既似禾實亦類粟
麻實既可以養人而其縷又可以為布其利最廣别而言
之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又有胡麻亦有實本生大宛

一名油麻一名巨勝角四稜者為胡八稜者為巨勝
五果為五穀之祥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来年
多種之萬不失一故五果分五行所以表五穀也禾生于
棗或楊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荳生于李麻生于楊或
荆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稲生于柳或楊
蔬菜　菜園圃所萌者葱韭蒜芋均謂之蔬不熟曰饉古
者士師見必執菜為贄故始入學官必行釋菜礼
五葷謂韭蒜芸薹胡荽薤也
韭久也九日一割一種久生故名韭字象其形在一之上
一地也一歲不過五剪剪不用日中蓋韭性内生根也薤

似韭而無實亦不甚葷但葉大耳薤之美在白韭之美在
黄葱葷菜也良地三剪薄地再剪八月不剪剪則葱無袍
而損白肉曰白青曰袍葱通也所以達氣者也
古礼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
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蓋皆熏辛之物所用各有宜爾
薤有赤白二種赤者苦而無味白者補而美養生者服之
可以安神養氣葱有冬葱漢葱胡葱茖葱凡四種脂牛羊
麋鹿之屬膏犬豕之屬藙即今之茱萸也其味苦辛置之
食中能去臭且辟悪氣如雜菊花為餌九日飲之令人長
壽大凡物之英華莫如芝故號達為水芝芋為土芝蜜曰

衆口芝蕪曰菜芝
菘味辛能消食張騫得之西域者菘菜名四時長青如松
之操故名此種北土雖生初年半為蕪青二年菘種都絶
蔓青蕪青之屬一名蘆菔根大而白生亦可食能下氣諸
葛取其有六利可生啖也葉可煮而食也久居味長也根
甘脆可充飢也消食化氣也多食無厭也俗名蘿蔔
薑辛而不葷蓋薑桂之性至老而愈辣也性微温久服能
通神明去穢惡然多食則損目
芫荽胡荽張騫得之大夏亦葷菜也芥似菘而有毛其子
如栗能發汗散氣者也莧種有三紅白紫柔脆可茹莖葉

高大而易見故字从見以莧畏鱉甲土覆一宿変為鱉故
莧鱉不可同食蘩冬水而生夏水而死甘菜也
壺芦似瓠而圓但無柄耳性善浮腰之可以涉水瓠長而
瘦者匏短頸而腹大者瓠味甘匏味苦瓜其實鬚募之間
性惡香尤忌麝〻觸之則一蒂不收大曰瓜小曰瓞西瓜
以其熟于秋秋西方故名西瓜種法宜肥地多鋤則饒不
鋤則無實踐踏其根則瓜苦
葑募菁之類也菲葍之類也上下皆可食其根有美時有
惡時采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并棄其葉也菘子黑募菁子
紫赤蘆服子黄而大不圓且梗長葉瘦高者為菘葉闊厚

短者為蕪青益募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與蘆菔全别、
菰即茭若也歲久中心生白薹謂之菰米其茎中有黑者
謂之茭欝至復結實乃雕胡黑米也、
青笋紫薑蘩芋蓼荽葵藿皆菜也芹藻皆水草芋頭有十
二子為衛應十二月之數藷薁似芋可食白色者善味甘
性温即山藥也掘取時嘿然則獲唱名則不得
胡椒出南海其苗募生葉長寸半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
兩兩相向其葉晨開夜合合則衆子于葉中性極熱味極
辛
茄欲其子多結待其花時取葉布路上俗謂之嫁茄

雞齊一名鹿藿一名黄斤即今之食葛也其生蔓延甚長
掘其根食之甜脆蒸之有粉南康廬陵者最勝多肉少筋
入土五六寸以上者名葛脰服之令人吐以有微毒也
四角曰菱三角曰芰花開背日其性寒也其花晝合而夜
開隨月轉移也
肉食　殽襍肉也膾肉腥之細者脯乾肉也修脯也有骨
曰殽曰腊無骨曰肉曰脯醢魚肉為菹曰鮓醢肉醬也祭
祀肉生曰脤熟曰膰炙膳肉鵝炙雀炙味之美者
八珍謂龍肝鳳髓豹胎熊掌鴞炙酥酪蟬肝猩唇鯉魚尾
大羹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人所不嗜者然中有不盡

之味存焉五味和調曰羹
醬醢也食魚膾用芥醬濡魚用卵醬食鹿腥濡鷄用醢醬
殺其悪氣也造醬煎艸烏水下不生蛆
醋酸也一作醯醯人所掌者糟酒滓也齏醢與醬所和而
細切之者也
豉太苦取豉汁調以鹹酸椒姜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
行故曰豆豉人患傷寒多以此煑湯飲之汗出即愈
豆腐始于漢淮南王劉安之術飲茶始于唐陸羽著為茶
經糖霜自宋蜀遂寧州人貢始蒲萄酒香剤古酒自元朝
始餹物之甜者以米変為者曰白糖以蔗汁為者曰沙糖

其白者為白糖霜盖蔗草之庶出者以節節側生也稠滑
曰餳亦曰飴

說原卷之九

說原卷之十

檇李穆希文 纂輯
茗城丁良知 校正

原物

文按天地間之萬物今乏徵而古則無徵近易知而遠則難知目可信而耳則不可信何者盖物生無窮而見聞有限耳唯據一理以會夫萬物則物統于理理原于心古今一也遠近一也耳目一也何物之不能原而知之也文仰觀俯察寰宇内之物其相生相制相肖相類

變幻不測稟賦異齊吾能以理裁之如氷之遇春如燎之遇颷自了然于心矣謹述群言敢正于博物之君子

原物總説

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人物變化理之自然如雀化為蛤是羽虫化為甲虫也鼠化為鴽是毛虫化為羽虫也松変為老人無情化為有情也婦人化石有情化為無情也牛變虎女変黿馬生馬異劉后生虵獸女子化男男子生子凡此者造物游氣變幻無方莫可窺測常変之兆禎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造化無全功巧其青者拙其羽豐其實者嗇其花與其齒

者去其角與其翼者兩其足故觀鳥之鳴春戀鵯之鳴秋
衆木之吐華而不實者可見然與而去之者非天限之也
齒即角之所变翼即足之所化造化本無心也
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是胎生貴于卵生也卵而陸生
者自能開閉卵而溼生者則不能是陸又貴于濕矣化生
者隨氣化而成物益微乎其微矣是濕又貴于化生也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
無胞常不瞑故不寐化生者眼無竅唯有黑點蛤蚌無目
則又微矣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百鳥先出殼而後生毛毛勁故能飛雞鵝鴨先生毛而後
出殼其毛羽弱故不能因風而起

鱗虫皆卵生也唯海瀠魚胎生故其為魚也最巨
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
濕生類也芝菌化生類也
人順生艸木倒生禽獸橫生故草木無知禽獸知而不全
人則無不知也
動物本諸天故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故根順
地而升降以津蓋動物取氣于天而秉載以地植物取津
于地而生養以天本諸天者其性溫本諸地者其体冷
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肉則死神在中也

鴈順陰陽而南北魚順陰陽而上下鷰燕蛇蛙順陰陽而
出入
凡物浮于水上者性多涼生于水中者性多熱生于水底
者性多溫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性溫如海蜇性涼鯉
魚河豚性熱鯽魚鱔魚性溫
天地間物不獨水生濕化也極南方火中生鼠毛可為火
浣布陰山北積雪生蛆大如瓠味極甘石中生紫萊嵯茶
之屬海底有海樹珊瑚之屬人身中有蛔虫尸虫之屬此
生中有生也死物得風日則生虫此死中有生也磚瓦露
風日久則生艸火退而氣入之也木成炭則不生氣為火

絕也樞尸不朽氣不能入也户樞不朽氣之動也
物漬則生蛆蛆生化為蠅木生蠐螬蠐螬化為蟬
大約物之美者必不能全其美故麝以香賈害羽以翠遇
戕以至蘭之茁松之明之類皆見戕于人是知羽翼美者
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必害其根荄
鉄非可以養生者而有食鉄之兔便鉄之貊齧鉄之獸火
遇物則物化而有餐火之雞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
王辟寒犀置之室內則不必挾纊又有龍鬚布氷蚕繭絲
張之几筵則滿座生涼西戎有切玉刀十洲有起死香
物之生也本無所不足故猨猱兩足夔一足犬豕牛羊四

足蟬蠅六足蛸蛑八足蜈蚣百足均之得于天者各足雖蛇之無足龜之介魚之鱗鶴頸長鳧頸短龍之無耳牛之無齒鵬象之大蜂蟻之小鵝鶴之高飛斥鷃之卑飛尺蠖之屈蛟之直燕之輕鴞之重鷹隼之擊搏鷗鷺之無求亦各以所長而自足而不必于備體也

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雎鳩之夫婦豺獺之報本皆得性之一偏也至于麟虫之蟄如顔龍羽虫之蟄如燕鶯毛虫之蟄如黄鼠介虫之蟄如魚鱉皆其功不能全也

飛者棲木食木故鷹鷂之毛猶木走者栖草食草故虎豹之毛猶草飛之類喜風走之類喜土在水者不瞑在風在

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徙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蟲陰物行必北首蟹海族行必東首鳥雄者以左翼掩右雌者以右掩左故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巨于陸者水中必細〻于陸者水中必巨魚飛鳥類也鳥翼長魚鬣短鳥尾長魚尾短鳥頭小魚頭大此可類推龍蝘蜒類也蟹蜘蛛類也螺螄胎生類也黿鼈走類也鼃黽裸虫類也

陽在上物多小陰在下物多大故鵾鵬為海宇間最大物此因海大勢卑氣屬陰也地之所產惟交象為最大物此地視海稍高其生亦稍小若鶴鵬之冲霄漢視地更高其生尤小益地亢而氣屬陽也

馬蹄圓為陽故臥則起自前足牛蹄折為陰故臥則起自後足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縮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

豕與羊得氣最濁故首與身齊質最愚蠢馬犬牛得氣稍清故首高於身稍有知識猿猱形体似人獨靈于衆獸然体尤似人故能立而行能知設誘主姓名竟溺于酒而不離于獸耳猿食果故多膽甜

丹鳳朝陽而羽有九苞犀牛望月而角能分水猢猻朝陽

能化而為人蚌吸月精能孕生明珠豹隱南山澤霧七日而文章潤鯉朝北斗而變化成狡兔吸月無雄而生鷹搏高風新羽能勁靈龜引氣而千年不化玄鶴閉息而鳴九皐此皆借陰陽二氣而成其變化者也

山氣多蠅水氣多蚊故大同宣府諸鎮多蠅以三關俱崇山也寶應多蚊以揚越巨浸也又有限于地氣者如江南無蝎虎江北無蜈蚣以蝎多喜燥蜈蚣不畏濕也又有局于地產者如廣多巨蛇北地多貂鼠以東廣地熱而蛇種蕃北方地寒而毛溫厚也又有所謂橘過淮則為枳貉踰汶則死蜀郡無兔鴿江南無狼馬朱提以南無鳩鵲此皆

地氣有所限也故楊子大江族類各有所限如江鱭至潯陽則少鮒魚至鴨欄磯則少麵條魚唯城陵磯冬至前後有之

繩畫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知一日之候也馬駒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與母齊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知一月之候也猫犬逢春秋則交鈍虫逢冬月則蟄此知一歲之候也

牛生則拜四方烏魚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祭鳥豺則祭獸此物之知報本也草腐則為螢鼠食塩則為蝠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此物之知變化也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悍而暴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蚕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蝇蚊吳蠟鴟鴉嗜鼠麋鹿食薦蝍蛆甘帶此物性之偏好也

青要食虎蜈蚣食龍罵鼠食象獅食象角端食獅玄龜食蟒蚺蛇食鹿狼鼠貂鶴蝍蛛困縢蛇螃蟹蜈蚣飛鼠斷猿此固物性之相制也獺飲酒而斃猩猩飲酒而仆虎食楊梅而醉猫食薄荷而醉鳩食桑椹而醉雀食木鱉而斃熊食塩犬食木鱉皆死魚食巴荳而浮猫食黃魚而癩此亦物性之相制也

猿有手捕鼠而制于鼠鹿有角觸犬而掣于犬鷄食蜈而蜈蚣食鷄肉蚊噆鱉目而燻蚊以鱉骨蛇能捕鼠而鼠困蛇蟄而食之此彼此相制也

濯錦以魚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浣布以灰此以賤而制貴也鷹鸇能搏雁鵠而反受制于鸛鵮崖鶻能搏鶴鶩而不能得飛鶴此以智而制力也

鶴糞可以化石成塵龜尿可以和墨寫字入石蟾蜍酥可以潤玉利劃是皆物之相制者也

狗馬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橫行蠖却行率然兩頭行尺蠖屈伸行鷹鸇以翼飛烏鶩有翼而不飛龍與螣蛇無翼而飛魚腸屬于頭蝦蟆與蟹無腸科斗脫尾則足生此物之

同而異異而同也若夫蛇之無足而行魚之無耳而聽蟬之無口而鳴與兔絲之無根而生者皆出于自然者也

龍有骨象有牙犀有角鳳有毛蚌有珠鶴有頂豹有皮此其形之所長也牛能服馬能乘駝能負重龍能興雲虎能嘯風鷄能司晨蜂能釀蜜蚕能繅絲犬能守夜此其性之所長也虎善卜鸛善符鶴善舞鷄善鬪鶯善歌鸚鵡鸜鵒能言鳩能步罡此其巧妙于自然也以至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亦其天巧也

鵲巢避風雉去惡卧是鳥之一長也狐性多疑猶性多豫是獸之一短也

蛇蟠向壬鵲巢避太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
猩知往鸛影抱蝦蟆聲抱鶴鵲向日飛鳩喚雨鵲呼晴
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介虫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
龍骨能吸氣精龜殼能卜而知犀角孕星蚌珠胎月麝臍
之香通関鹿角皮表可補獺之肝月生葉而可去瘵猩猩
之血可染物又能知往玳瑁之甲可器鯊之皮可鞘麟角
鳳嘴其膠可續斷絲以至象牙翠羽魚魫均之得氣之盛
而有異于物者也
鳳鳴喈喈鸞鳴雝雝凰鳴啾啾雄鳴嚶嚶烏鳴啞啞鷄鳴
咿咿鷖鳴嚶嚶鵲鳴唶唶鴨鳴呷呷鸛鳴咕咕鵰鳴唄唄

蓋自鷄以下大抵彖其聲而為之名
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鷺目成而受胎鸛影接
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纏枝孔雀因雷聲而應孕
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鷄以嗔睨鴨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
狂盱視也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
凶叫鴟以怨嘯鳴也
鷄至昏時則眼無所見雀亦夕瞽畏昏無光鴟鵂夜撮蚤
察秋毫晝出瞑目不見丘山異其明之不能全也
鷄毒在心燕毒在尾羊毒在駁鳥毒在卵
雀左旋為雄右旋為雌其糞名白丁香蝦蟆東行者為雄

蓋以陽物受生氣也兔生從口中出蛙亦然
蚕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
不食不飲三日而死
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暮死以盡其樂
馬八尺為駥牛七尺為犉羊六尺為羬彘五尺為豟狗四
尺為獒雞三尺為鶤異六畜之異常者也
鱗屬則獺正月祭魚羽屬則鷹七月祭鳥毛屬則豺九月
祭獸戮食蓋豺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亦非祭天也
有雌而無雄名曰大腰龜鱉是也有雄而無雌名曰小腰
蜂蠆是也

水族陰類見火則聚陰從陽也蟹與蟛蜞暑見火則聚魚
亦好火以法制入水中魚則群聚
魚水族也虫風族也故虫皆由風化如榛栗外殼完固而
內生虫非外種也風化使然耳介石虫也故螺螄多附于
石甲虫木族也螢腐草生也蠹腐木生也皆食于草木
而附于草木也蝤蛑蚯蚓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也
蠟魚牛羊禽虫之膏火之類油乃菜荳椿麻草木之液亦
火之類然其性均熱故均之能傳火而燃
禽雄則綵而文猶人之女麗而豔也唯獸則不甚相遠也
物之能害類者皆以虎名之如類雀而啖雀者曰雀虎翠

羽而伺魚啄食者曰魚虎有蜘蛛別種能擒蠅者曰蠅虎
有四腮闊吻專食蝦者曰鰕虎有狀似蜥蜴四足而小專
啖蝎者曰蝎虎
牛觝角馬踶齧天也絡馬首穿牛鼻人而天也
東方之鰈比目魚也西方之蟨比肩獸也南方之鶼比翼
鳥也北方有比肩之民其人二首而一身
物之相類者自為牡牝猶鹿與麋交鱔與魚遊也大凡鳥
之類雄鷙于雌獸之類牝猛于牡故羆為熊之牝而羆猛
狼為貛之牝而狼名獨著也
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鷙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屈

馬黑在脊牛黃在膽凡牛有黃者時常有聲秋月夜以盆
水取之則活可以治痰火癲癇者羊氣在腸形如小鼠子
可治鬲食畨胃狗寶凡狗有寶則瘦弱毛落不腜其勢入
水自濡狀如白石可治毒瘡虎石乃虎精虎目放光射之
墜入地中成物如白石可治小兒驚疾

原羽虫說

羽虫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雄曰鳳雌曰皇其性非梧桐
不棲非竹實不食不啄生虫不履生艸不經網羅明治亂
見存亡其骨黑其雄聲其雌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
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

鳳儀鴻前而麐後蛇頭而魚尾鸛顙而鴛思龍文而龜背
燕頷而雞啄又有六像頭象天而圓目象日而明背象月
而偃翼象風而舒足象地而方尾象緯而五色
九苞謂口包命者不妄鳴也心合度者進退精也耳聽達
者居高明也舌屈伸者能變聲也彩色光者文采呈也冠
矩朱者南方行也距鋭鉤者武可稱也音激揚者聲遠聞
也腹文户者不妄納也
鳳有五多赤色者乃鳳多黃色者鵷鶵也多青色者鸞也
多紫色者鸑鷟也多白色者鵠也
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鸘北方曰幽昌中央

曰鳳皇
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鷫鸘鳩啄圓目身義戴
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發明烏啄大頸脛翼俱
大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礼至則喪之感也焦明長啄疏
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礼至則水之感也幽昌鋭
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礼膺仁嬰義至
則旱之感也
鸑赤神之精鳳皇之佐入夜則歌若懸鏡照之則覩影悲
鳴蓋性好其類為類而感也其鳴中五音見則治也
孔雀鸞鳳之亞不必匹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相

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之類或曰與蛇交或曰聞雷聲而孕今野鷄亦與蛇交孔雀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五歲成大尾春生夏凋與花萼俱榮謝然自喜其尾而甚妬欲棲必擇可置尾處而後止南人取其尾者持刀茂篁中伺其過急斷之若彼一回顧則金翠無光尾端名曰珠毛

雉五釆皆備耿介之禽也故士相見執以為贄取其守介不失節也十一月雷在地中雉先知而鳴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分界不相侵越一界之内要以一雄為主

鶡似雉而大黃黑色故名从褐有毛角專健鬬鬬死不郄蓋鷙鳥之暴跳者古者令武士冠之寔取諸猛

白鷳似雉長尾而白頭上有白毫一帶李昉名為閑客

鷩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緑毛鮮明山鷄有美毛自愛其毛終日映水目眩而溺死翟雉長毛雨雪則惜其尾栖高木杪徃徃餓死蓋雉本輕生故或眩而死或餓以死或鬬以死其性然也

鶴本仙禽也以其於物為壽常夜半鳴聲聞八九里雌者聲下盖夜半水位而鶴水鳥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于中也其性甚警玄鶴鶴之老者也

華亭之鶴多稱下沙盖自海東飛集其地非產于下沙也下沙鶴高大異常與揚州所產太遠青田有雙白鶴年年所生子長便飛去人以為仙雀盖雀千歲則變蒼又千歲黑即所謂玄鶴也雀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鸛長頸赤喙白身黑尾性好旋飛且好水天將雨則長鳴而喜生三子一為鶴盖震為鶴陽鳥也巽為鸛陰鳥也鸛生雀者巽極成震極陰生陽也故雀感于陽知夜半鸛感于陰知風雨

鶴陽鳥也愛陰而惡陽雁則愛陽而惡陰

鴈隨陽故氷泮北徂木落南翔且從風而飛春夏南風則北飛秋冬朔風則南飛秋冬過南食肥体重故啣芦以助風力塞北風高不必用芦故投蘆于雁門關大曰鴻

雁行斜步側身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其失偶也終身不配若大夫之執雁者取其候時能順陰陽也

鸜鵒能言衆鳥趾前三後一唯其四指齊分凡鳥下瞼貶上獨此鳥兩瞼俱動如人目舌赤如人五色者充慧白者次之青緑者為下

鸜鵒身首皆黑而兩翼各有白點性好浴不踰濟五月五日取其子養之教其語

百舌反舌也春始鳴至五月止能變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但不如畫眉之甚巧耳其所以五月無聲者蓋陽氣極于上陰氣極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其有聲則為異

画眉似鶯而小黄黑色其眉如画故曰画眉
鵃似燕紺色雌而青曰翠雄而赤曰翡其羽可以為飾
鎖幅羽細密其毳纖以為布紋如純綪今名鎖伏
鸂鶒大如燕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
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則凌青霄出涼州
倉庚黄鸝也黄而黑章性好雙飛名金衣公子鳴即蚕生
鶹鵂小于野雉常自呼其名每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晩稀
出有事夜飛則以衣葉自覆其背雌東南西翔然開翅之
始必先南嚮亦胡馬嘶北之義也
燕玄鳥也布翅岐尾作巢避戊巳日有二種越燕小而胡

燕大以春分來以秋分去去則蔵深山大空木中或蟄蔵
坻岸去來皆避戊巳日人食其肉入水為蛟龍所吞
杜鵑江南曰子規蜀人曰杜宇以春分先鳴至夏則夜啼
達旦血漬草木人聞其聲則有離別之苦以其音云不如
歸去也唯田家則候其聲以興農事子規即伯勞又名鵙
伯勞五更鳴不止至曙乃息燕晝語夜息伯勞夏至來冬
至去與燕之春秋去者相反伯勞聲惡燕語善伯勞单飛
獨栖與燕之匹栖雙飛者又相反
鶺鴒水鳥長脚長尾尖喙腹下白頭下黑如連錢飛則鳴
行則搖不能自捨有兄弟之義

啄木錐口斵木取蠹雌色褐雄色班以青者為主鸂鶒五
色尾有毛如船柁小於鴨水鳥也
鸕鷀水鳥似鶂而黑嘴曲如鈎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
其骨極硬身臭吐而生子
鷺潔白善客集必飛舞而下頭上長毛取魚時則彌之
鴛央雄曰鴛雌曰央雌雄未嘗相捨飛止相匹失偶則思
而死有夫婦義雀鴿鴛央皆淫鳥雀交不一四時有子鴿
雌反乘雄逐月有子
鴇鳥性淫而無定匹故今指老妓曰老鴇
雀入淮海為蛤雉入淮為蜃雀性多欲至暝黑則盲不善

為巢力能勝燕啣艾于燕巢燕去則居之
鶉鳥其居易容其欲易給竄伏草間尾特秃若衣之短結
然此乃蛙與鼠所化者南方朱雀七宿有咮有嗉有翼而
無尾取象于鶉所謂鶉火也
鵲鳥屬色駁又名駁鳥能知氣候疾徐陰陽向背風水高
下歲必一營巢巢常背太歲而向天一歲多風則去高木
而巢扶枝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早且知吉凶
鵲能制蝟鵲在木上鳴則蝟伏不能行必反腹而受啄
烏名曰鴉小而多群腹下白慈烏也又名孝烏蓋長則反
哺其母也白頸嘴大者性貪慵非慈烏也烏鳴地下無好

人声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

鷹鷙鳥也雄大雌小春則化為鳩秋則鳩復化為鷹一歲為黃二歲為撫三歲為青生于窟者好眠巢于木者常立

隼亦鷙鳥也古者取以為旟以其鷙耳

鳲鳩一名布穀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也取其骨佩之宜夫婦又善養其子有均一之德鷄化為鸇鸇化為布谷布谷久復化為脣隹鳩孝鳥頭有贅拙不能為巢無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雎鳩鳥之鷙者好食魚先儒取其鷙而有別江東呼為鶚又曰生三子一為鶚

梟不孝鳥也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成食母而飛與破

獍食父之數同悪

鬼車鳥十頭其一為犬所噬能收人魂天將而鳴如力車

鵩不祥之鳥夜為悪聲小如雉体有文采行不出域若有[illegible]服者故名鵩

鴆毒鳥也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晴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則陰諧鳴之食蝮蛇知巨石大木間有蛇虺即為禹步以禁之石裂樹倒蛇虺無有脫者其屎石變為雄黃及生金以其羽翮瀝酒能殺人唯犀牛𩕃角于水飲之則解毒其雄鴆拙不能巢而則逐其匹晴則返之

鳧似鳧而小長尾背上有文水鳥之重愿者也鷖鷗也隨潮往来謂之信鳧頗知風而若群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為候人與狎之甚可馴鷖即鳧也庶人以為贄而工商贄鷄鶩取其不遠徙鷄取其識時各有宜也

鶩與鷄鶩皆家禽然二物為贄而鶩性頑傲蓋迫之愈前抑之愈後似不入于禮也吐乳于水中其子飲之終不禖其性警夜鳴警盜蛇聞其聲必遠去自關以東感曰雁主毒以蒼者為良主渴以白者為勝

鷄有五德頭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前敢鬭勇也見食相告仁也鳴不失時信也鷄為積陽火德之精故陽出而鳴馬以類而感也一名翰音

野鷄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

雉火畜也感于陽而後有聲鷄木畜也麗于陽而後有形

大寒鷄始乳鷄不始乳滛女亂男故月令曰季冬之月雉雊鷄乳

檇李穆希文　纂輯
茗城丁良知　校正

原毛虫說

毛虫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含仁懷義行步中規中矩游必擇土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罹陷阱麕身馬足牛尾黃色圓蹄一角角上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音中律呂牡曰麟牝曰麒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騶虞白虎黑文尾長于身食自死之肉不殺生物不履生草西方仁瑞之獸也與麟皆有道則見王者至仁則出

獬豸似羊一角能辨曲直故執法者象其形以繡于服取觸邪之義也本名曰薦又名神羊又名解東北之獸也

獅子一名白澤得金精之剛肉視羣象孩撫熊羆紺眼星懸赤毛焰起銅爪鐵甲鋸牙鑿齒以其尾為拂夏月蠅蚊不敢集其上其糞即蘇合香是也一名狻猊食虎豹者

犀似豕頭似牛大腹卑脚黑色二角一在鼻上長一在額上短得其角一尺長者刻以為魚啣入水水開三尺通天犀長且銳皆額上角角有一白縷直上徹端名曰通天可破水駭雞不霑霧露以其角為箸攪毒藥中皆生白沫若無毒則無沫起中毒箭者以角刺瘡中則沫出而愈所謂文犀辟毒也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

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牽出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作溺着獅體肉即爛也吼猲獗又畏雄鵷鳩引吭高鳴吼亦畏服物類相制如此

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即犀之牸者其角文理細膩可為服飾其革最堅可為甲但不若水犀之皮有珠甲耳

犛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有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可取以為纛上用然彼亦愛其尾

夔一足狀似牛蒼身無角出入水中必風雨其音如雷

虎山獸之君狀如貓而大如牛色黃色班駁不等鉤牙鋸爪舌大于掌硬鬚

虎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顧其傷處跑哮作聲而去去則靠巖倚木而死終不偃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食物著耳輒止以其名耳也虎子生三日如有食牛之氣則留之不爾輒殺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其殺人能令屍自解衣蓋有虎倀也其鬚可治齒痛虎五指為貙乃人虎也虎四指乃天虎也貙能化為人貙虎西方之獸文質皆白獏白豹也似羆而小貌似豹一名執夷幽都之山有玄虎有玄豹豹似

虎毛赤而文黑曰赤豹毛白而文黑曰白豹豻野犬也狱與犬合所生者其形如獄中所画之状

駮能餂食銅鐵及竹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瘟寢其皮而瘦自去溺能消鐵為水有悞食針鐵者服之則化取其糞磨刀可以切玉

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牙生埋必因雷聲其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前左夏前右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二十般唯鼻是本肉耳後有穴至薄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体重其負孕必五月而生

鹿六為律律主鹿故應六月而生然非辰属八卦無主故

有馬似鹿者夏則解角而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鹿是陽獸性淫而游山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之象也麋是陰獸情陰而游澤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陰退之象也麋蓋牝獸之淫者麑鹿子也鹿一千年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五百年化為玄鹿

麢即律也其性怯粗豪之人食其心肝即小膽若素怯者則愈怯矣麞麂麖麃類也其皮作履舄勝于衆皮蓋刑罰得中民不為非則至

麝如小麋臍有香蓋冬食栢葉夏食諸虫尤啖蛇至寒則香满入春急痛自以爪剔出之

兎中秋夜延首望月月明則歲多兎月暗則少是豈顧兎之氣而孕也蓋兎皆雌唯月中顧兎為雄故皆望之生子從口吐出性狡善走齊有良兎曰東郭㕙一日走五百里與齊之良狗名韓盧同是其居號為三窟毫可為筆

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時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羆似熊黄白文長頭高脚其力甚猛能拔木熊有二種猪熊象猪馬熊象馬羆是雄熊之雌者

猩猩小而好啼人面豕身能言語知人名君婦人披髮但足無膝群行遇人則以手掩形好飲酒着屐誘而飲飲而醉則被擒蓋知往而不知來者也與佛佛不甚相遠即今

曰野人也又有曰歸終者能知来蓋神獸也

彿彿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則上吻掩額狀如獮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為髮一名梟羊一名揮揮一名山都又名土螻

猴名狙又名王孫又名胡孫見物輙鬪故稱沐猴與狗鬪又好毀傷物龍尤工捕鼠然伏于鼠以爪不利也猿似猴大黑色長臂但猿性靜猴性躁猿仁而不貪食多群雄者黑雌者黄雄者善啼啼則衆猿相和其音凄入肝脾故斷人腸五月而生五百年則為玃玃父善顧似獮猴而大色蒼黑能玃持人又善盜行路婦人與之生子人行徙走以

楊為姓猢有雌而無雄路上橫牽男子而三合之十月而
生猢子猿類也黑頰青身面白體長三尺尾長四尺猓猢
性仁不忍傷其類見被獲者皆不忍去俱被獲
豺形似犬狼形亦似犬銳頭而白頰高前廣後狽似狼前
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稱事乖曰狼
狽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青丘之國有九尾狐狸白面而牛尾故名玉面千歲之狐
為淫婦百歲之狐為美女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
死則丘首益妖鬼所乘也其名曰阿紫
貍似猫而大性好伏晝伏夜出金眼長尾黑質白章尾紋

九節名九節貍性狡而捷俗呼野猫好捕鼠及人家鷄鴨
之屬其玉面貍飛貍貔貍皆其類也
狐與貍各異口銳而尾大狐也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益
次于豹文者貍也貍性善搏
貉善睡似狐貊與貉異狐能先事後慮貉能無事而息狐
性不二貉性各辨故與貛同穴而異處
貂鼠屬大而黃尾特大貂蟬以為冠者蟬取其清高飲露
貂取其內勁捍而外溫潤且文采不彰而自美也
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與邛邛距虛為比二獸
見人來必負蟨而走以蟨能得甘草故賫負之名比肩獸

鼠之黠者種類甚多鼫則其最小者也鼫與伏翼皆鼠
梧鼠來近人處夜鳴人輒忌之以為旁里人當有死者
且有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
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多技能皆有窮
也即螻蛄也一名碩鼠
猫捕鼠者蓋鼠害苗而猫能捕之則去苗之害故字从苗
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旦暮目睛皆圓
及午即從斂如綫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則煖蓋猫陰
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
獺如水狗食魚率以正月取魚于水傍陳之謂之祭魚獺

不祭魚國多盜賊歲常兩祭漁人候此而入澤梁又善知
水之高下人以其穴之高下為潦旱之候
鯪鯉四足似鼉狀如獺徧身鱗甲色若鯉居土穴中出岸
開鱗甲不動如死令蟻入蟻滿閉入水開之蟻浮而食之
故能治蟻瘻即所謂川山甲也
彙似鼠小耳而毛刺蒼白色見人則藏面腹下圓輥如栗
旁攢毛外刺不可搏執即蝟也然獨畏鵲善治人胃疾
窮奇神獸能食人獬豸觸邪撓之人窮奇食忠信之士性
實相反窮奇似虎蝟毛有翼徇頭人形鉤爪鋸牙故以工
共之專誣害盛德者比之

檮杌如虎毫長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六尺人或食之典獸
鬭終不退却唯死而已故以鯀之傲狠亡身者比之
饕餮羊身人面目在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食人如物蓋
性貪婪食人未盡遂害其身像在夏后氏鼎上故以三苗
之貪冒者比之

橐駝日行三百里負千斤背脊上有一封若封土然其受
負必先屈足所載未盡量終不起能知水源地中有伏流
輒停不進掘地得泉夏日行旅如風將至駝必引頷而鳴
以鼻口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氊蔽口面而避風害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以騋為牝以驪為牡而

生駒玄則謂褭驂也腰褭古良馬也赤馬黑鬣曰騮騮馬
白腹曰騵黃馬黑喙曰騧驊騮騏驥纖離綠駬良馬也龍
媒駿馬也驁胎歎駃騠馬也一歲為馬二歲為駒三四歲
為駣八歲為馴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四年而兩
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至九
年而上下齒盡缺至二十年而齒盡平年之長少唯馬齒
最準故曰犬馬之齒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
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

驢似馬而長耳馬牝驢牡所生似驢而徒于馬曰驘馬父
驢母所生曰駃騠

牛有二種黃牛水牛也水牛大而踈毛角橫善鬭好沉水
中故曰水牛犅特牛父也犢牛子也犢謂之犢牛羊無子
總謂之犗二歲謂之犻三歲謂之犙四歲謂之牭騬牛謂
之犗純色謂之牷駁謂之犖白黑雜毛謂之牻犆黃白色
曰犥駁如星曰牸黃牛虎文曰犃黃牛黑唇曰犉白脊曰
犡又曰將長脊曰犪白牛曰犨

羔羊子也羊名柔毛卿執羔以為贄取其有角而不用如
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于母必跪類
知禮者羜者五月所生之羔羍者六月所生羍者七月所
生羜者羊未卒歲也羝是牡羊之摠名羖乃吳羊之羝者

羘是牝羊也夏羊牝者曰羖其角主明目安心益氣輕身
辟鬼魅虎狼療疥蟲蠱毒結氣止寒洩

豕名剛鬣燕與朝鮮人曰豝關東人曰彘或曰豕南楚人
曰豨又曰豚吳揚人曰豬豥豕之躁者四蹄皆白豝牝豕
也豕生三子謂之豵生二子謂之師生一子謂之特
江南以東羊白而豕黑江南以西羊黑而豕白

犬狗也高四尺為獒其肉宜心愍食飲酒去溺能辟瘴氣
且性熱能補人不宜多食有守狗獵狗食狗三種

原鱗蟲說

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九陽

也六陰也不論大小自頭修脊至尾具八十一鱗自頭至尾具三十六鱗非舉全身而言

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飛之走鷄鶩之類是也

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龍天類也馬地類也

鱗虫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有鱗曰蛟重二十斤之魚曰蛟有翼曰應有角曰虬無角曰螭未升天曰蟠龍龍春分而升天秋分而入川

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

龍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謂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

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物如博山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性麤猛畏鐵愛玉及空青嗜燒肉物之至靈者也

龍門龜魚之屬皆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者甚多得上者為龍龍水神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

龍有九子各有所好好鳴謂之蒲牢好坐謂之狻猊好險謂之嘲風好音謂之囚牛好殺謂之睚眦好吞謂之蚩吻好文謂之負屭好訟謂之狴犴好重謂之霸下唯龍則無所好故能成龍然唯神龍能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董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

龍水物也升則水雲薰蒸而然易云雲從龍風從虎

蜃狀如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霧

蛟似蛇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卵生眉交故謂之蛟

鼉形如蜥蜴四足長丈餘鱗如鎧甲皮堅厚宜冐鼓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蛇怒時其毒在頭尾

螣蛇龍類也能興雲雨蟒蛇最大故名王蝮蛇秋月毒盛嚙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帯小蛇也鰕公喜食其眼蚺蛇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在尾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率然巨蛇也物觸首則尾應觸尾則首應觸中則

首尾俱應

烏蛇性不噬物蝮蛇最毒短形反鼻錦文亦有與地同色者蝮蛇在母胎時毒氣發作母腹裂而生又有枳首蛇兩頭大如指一頭無目無口夏月蛇能食鼠以蛇升屋梁得鼠穴而取之冬月鼠能食蛇以蛇蟄故也燒白芷則蛇遠去以白芷烟能壞蛇目也蛇每草居常飢得食稍飽即蜕殼冬則含土入蟄春則出蟄吐之其土名蛇黃堅如石唯畏鶴與鶩鷔

蜥蜴似蛇而四足長五六寸身俱五色尾青碧蛇醫形大純黃色龍子似蛇醫而小形長尾見人不動蝘蜓形小而

黒喜緑墻壁或以蛇医即蝶螈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蜥蜴守宮也蛇医口常含雹有病則以雹療之蝘蜓人所玩習者守宮以其常守在壁也

鯨魚大者長數千里小者數千尺鼓浪成雷噴沫成雨其雌曰鯢長大相等眼睛為明月珠其死也彗星應之而出

鯨鯢出則潮下入則潮上謂之鯨潮

海鰍甚大海心溟闊處忽見十餘山乍出乍沒蓋鰍背也目如電鬐鬣若朱旗噴氣水散于空中勢若而霧

鰐魚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長三尺長尾利齒以尾取人家羊豕食之亦能食人

鱧魚圓長而班點有七點作北斗象夜則仰首向北有自然之禮故字从膽獨甘人忌食之且謂之厭蓋天厭雁地厭犬水厭鱧也

鱖巨口細鱗黃質黑章皮厚肉緊班文鮮者雄昧者雌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獲其雙雄者少肉生十二足殼可為冠尾可為小如意

魴縮頭穹脊博腹青白而味美即鯿魚也

鯉者魚之主赤者為赤驥青者為青馬黑者為黑駒白者為白騏黃者為黃騅取馬名者以其為靈仙所乘能飛越江湖也鯉三月上度龍門度者為龍退者則暴顋點額

鰷白鰷也纖長而白頭甚尖好游水上

鮧即鮎魚與鰌鱓皆似蛇而無鱗唯鱓性好睡鱓又名鱔

鮒即鯽魚也色黒而體促肚大而脊隆雖小而耐寒大凡諸魚皆屬火惟鯽魚屬土故能入陽明而有調胃實腸之功若多食之亦能起火

鱸魚巨口細鱗身有黑點海中四腮鱸皮緊脆而肉厚名曰脆鱸大者重百斤有江鱸差小而兩腮味淡

鰣魚一名箭魚腹下細骨如箭鏃生江湖水中而海出者尤大甘肥異常味美在皮鱗之交故食不去鱗

子魚長七八寸闊二三寸剖之子滿腹冬月正佳

石首魚生于海似鯢而小大者不過三斤皮紫肉細尾鬣黃色一名黃魚魚首有魫堅如石故曰石首魚一名鮸魚其腸中鰾可作膠名曰魚膠

鯢即河豚也狀如科斗眼能開閉觸物即嗔腹脹如鞠腹無膽頭無腮故肝最毒卵亦太毒人食之必死海中者毒甚江中者次之其出率以冬至後來每三頭相從號為一部人中其毒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服之皆可解若以鴨卵同煮食之則不能殺人

鯧魚縮項區身似魴魚而短鱗細白色生海中以其與諸魚匹如娼然故曰娼魚四月則生六月少矣

鮑魚形類鱅魚生海中其臭似尸臭以無盐也

肋魚似鰣魚而小生海中身薄骨細夏至前後為期惟淮安通州者最佳

鯊魚生海中大者長二三丈能食人皮有沙刺故曰沙魚

鮫魚一名錦魫乃魫魚之别種也胎生子子隨母行波濤雷電子驚入母腹脊上有甲珠文堅强可飾刀靶南海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成鮫綃其眼能泣而出珠

馬交魚形似鱅其膚黑色無鱗有班鋭嘴鷰尾近尾處有一細㘭鮮者味美踰時変味經宿則腐美魚之弱者也

烏鰂一名烏鰂又名墨魚有八足集足在口縮嘴在腹懷板含墨每遇大魚輙噴墨涸其波以衛身止有一骨厚三四分兩㢋極長

秦皇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槊之狀

蝦多鬚善游而好躍蛇無頭目衆蝦附之以行蝦見人則驚蛇亦隨之而沒蛇名水母大者如床小者如斗

原甲虫說

甲虫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名曰玄衣督郵百歲一尾千歲則十尾龜文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盤衍象山四趾象四時文着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睛象日右睛象月千歲則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変號為大腰純雌灼者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後右（凡取龜溺因其與蛇交時取一龜置瓷器及小盤中以鏡在前照之則一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盖性妬故也）

玳瑁龜類也首嘴如鸚䳇腹背甲有紅點班文大者如盤

巨鼇以背負山周廻千里

鱉卵生形圓而脊穹四周有群外有肉比龜為肉骨名曰神守亀蛇相為牝牡䖝鱉亦相須鱉名河伯從事

黿鱉之大者麗状如守宫而大長一二丈背尾皆有鱗甲能吐霧致雨善攻碕岸性嗜睡目常閉皮堅可冐鼓

鱉目白腹下有王字者與不入水者皆太毒不可食又有花頭混尾者有三足者有三爪者名青虬人食之身癢入水則化止餘髮不化凡鱉與莧同食則生血鱉

蟹字从虫古文从魚以其外骨則曰甲虫取其横行目為螃蟹字从解者以隨潮而觧甲也八跪而二螯蓋八足折而容俯故曰跪两螯倨而容仰故曰螯殼上十二點燕脂色如鯉之三十六鱗其腹中虛實亦應月以臍之大小為雌雄雄曰狼螳雌曰博帶生于濟者色紺紫出于江浙者色青白小者謂之彭蜞中則曰蟹大則曰蝤蛑其種有三百六十大小各異其名曰郭索又名曰無腸公子

蟹腹中有稻芒長寸許八月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十月能與虎鬬另一種名黃甲百足蟹出善苑國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

蠃附殻而行種類甚多曰田螺曰海螺曰螺絲而唯海螺為最大蛤蜊候風雨能以殻為翅飛介虫中唯牡蠣是塩水所結成者南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月則否也

石䳍明海中大螺也生于崖石上海人泅水取之乘其不知一捞則得苟知也雖斧斤亦不脫矣

說原卷之十一終

檇李穆希文　纂輯
茗城丁良知　校正

原諸虫説

蠶鶴庚鳴則生其性惡濕火蚕十八日蓋温飽則用日少也寒蚕三十日蓋飢寒則引日多也三眠三起亦有四眠者蓋既老將績口尚含絲也享先蚕乃天駟也桑繭野蚕曰蟓二蚕曰蟁

蝤蠐虫之在木者或又謂蠐螬化為復育復育化為蟬

蝴蝶喜集花間翩翩相逐而適意唯一交則粉退

蜂交則黃退其種甚多其黃色細腰曰穉蜂純雄其黑而大者能螫人曰胡蠭其似蜂而小者工作密千百數中有王蜂群蜂擁之而出入其採花俱置翅間唯採蘭花則拱持入房以獻于王其腰甚細者曰蠮螉毒虫也

蝍蛆善啖龍腥又能知蛇處遇大蛇過以氣禁之蛇即死或蛇入水蝍蛆但浮水上禁之入至蛇處蛇即死或曰蝍蛆為蜘蛛一名蜈蚣

蝎子或曰鼠所化者蜥蜴能食之故蜥蜴名曰蝎虎蝎虎又為蝎牛所食蝎前為螫後為蠆蓋長尾為蠆短尾為蝎

蜻蜓好水上飛有青黃赤三種曰青亭曰絳騶曰赤衣使

者蜻蜓飛無所食則自食其尾食愈甘則尾愈盡而死
莎鷄頭小而羽大有青褐二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如紡績故名梭鷄又名絡緯俗名絡絲娘蓋當絡絲之候也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色有光澤一名促織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織績女工之象性好鬬灶雞狀如促織身軟長鬚食鍋中餘沫庄蝍黄色身匾而臭二物居灶間
青蚨狀如蟬名魚伯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以子血塗八十一錢置子用母置母用子皆能自還名子母錢
螳蜋捕蟬之虫乘寒而殺物唯捕蟬時有進退之勢餘則知進而已名曰天馬

蜘蛛布網于簷以羅飛虫春秋二時得煖風而生旋吐游絲飛揚其身蠨蛸其小者也俗呼為喜子
蝗虫魚子所變者食穀為災吏侵漁百姓所致虫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食苗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春秋謂之蝝又謂之蟓左傳謂之螽毛詩謂之螟兩于宋而茅茨俱盡飛于晉而草木無遺過錢塘而翳日方奏事而敝天虫之為災者也
螽似蝗而小股黑有文飛躍有聲一母生九十九子俗呼蠦蜢
蜉蝣朝生暮死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蚊長喙細身嗜肉惡烟秋後吻破則不能螫秦謂之蜹楚謂之蚊青蠅物之逐臭者也而蒼蠅則其潔者蜚負盤臭虫俗名香娘子蟣蠓似蚋喜亂飛望之如霧
蚤齧人跳虫也緩則失之辨之在蚤故名蝨亦齧人氣蒸而生蟣蝨也
蠹蝻書齋中多此虫蓋好巢于書卷中或在筆管中
螘大者呼為馬蟻冬居山陽夏居山陰能知將雨即封穴戶且有煎弱之智名曰玄駒其性好鬬
蛾火虫性好就火前者已烹後者相繼爭赴蓋趨炎故也
螟蛉桑虫也蜾蠃蒲盧也即細腰蜂蒲蘆取桑虫子及持

而嘔養之以成故人傳會其音曰螟蛉螟蛉似我似我
尺蠖屈伸虫也狀如蠶而絕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
蛭一名蜞一名馬蟥生山中曰石蛭生草中曰草蛭生泥中曰泥蛭並能着人及牛馬身上齧血此物極難死如火炙經年得水尤能活
蛅蟖身綠似蠶而短背有毒毛能螫人俗呼曰刺毛
蚯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是雖微物其啓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蛞鳴後五日而蚯蚓出冬至日蚯蚓結又名曰蟺
螻一名螻蛄一名碩鼠應陰之虫其出入與蚓同時
螢夜虫腹下有火腐草所化一名暉夜一名夜光又名宵

燭赴燈蛾以螢為雌故誤赴火死
蜮名短孤又名射弓又名射影長一二寸有翼能飛如鬬
人聲以氣為矢激水以射著人即發瘡中影者病如傷寒
寄居蔽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居殼間常候蝸開
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蝸牛頭有兩角行則出驚則縮首
尾俱縮藏入殼中又一種無殼形稍大是蝸牛之老者性
好陰濕
馬蚿大者謂之馬蚰逐一名百節虫一名緯骨虫身如槎
節節有細蹙文起紫黑色光潤百足死即側臥如刀環百
足之虫至死不僵則其所恃者衆也

蟫衣書中蠹蟲一名衣魚一名璧魚既老則身粉手搐之
即落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兩岐亦蠶蠹衣
班猫荳盛時此虫多在葉上長五六分甲上黄黑班文烏
腹尖喙如巴荳大
蜩大蟬也蟪蛄小蟬也蟪蛄之聲斷續清亮蜩之聲直率
而厉啞啞不絕聒切人耳身傴而黑含翠織趍高潔不食
生物而飲風吸露春生者死于夏夏生者死于秋乃蠐螬
之所化也江東人呼為遮蟟此物乃以旁鳴非以口鳴也
蟾蜍一名蝦蟇一名蛤蟆腹大背黑以腿鳴頭上多痱磊
頭有角角上有酥名曰蟾酥冬蟄于土春出陂澤間雌雄
相抱吐而生卵十日乃化名曰科斗
鼃一名螻蟈一名田鷄一名水鷄青者名青蛙似蝦蟇而
小有香色者有青色者有班色者
蛜蝛其性最淫甕器底虫形似衣魚而大食之能令善淫

原草木說

草木一荄之細一核之微其香色葩葉相傳而生千載不
變蓋根幹有生死而其神未嘗死也故㨗花接果發當接
㨗上則是花是果當接㨗下則其芽再出而為元花元果
穀植三百六十禾為之長木植三百六十而松為之長草
植三百六十蓍為之長蔬植三百六十葵為之長

松栢有葉有枝荷芡有葉無枝木賊有枝無葉𦯀苓茯苓
馬勃無葉無枝桃李有花有實蓊薹有花無實薇蕨無花
無實
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也歲欲惡
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雨雨草
先生藕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松栢之成也更百年而其朽亦百年楊柳之成也不三四
年而其朽亦三四年蓋因乎材也
槐者虛星之精晝開夜合啓閉有時其花可染黃其子上
房可染皂其根可作神燭蓋老槐生火熱陰生陽也

楩楠豫章皆良木也柟木直上柯葉不相妨號為讓木柟
即楠也楚者楚地所出即荆也凡木心圓而荆心方
𣘻河旁赤莖小楊也葉細如絲天將雨而𣘻先起氣以應之
故名為雨師亦能負雪霜大寒不凋
桐名榮蓋自東風解凍唯花桐先衆木而作花故名榮松
栢冬茂陰木也梧桐春榮陽木也梧青皮白骨似桐而多
子至五六年成材之後一株可得實一石食之味如芡
梓為百木之長楸梓楸檟本一物也而四名
楓似白楊厚葉弱枝而善搖葉圓而岐霜後丹色樹老有
瘿瘤遇暴雷雨瘿上聳出一枝一夜暗長三四尺形如人

鬼口眼俱備謂之楓人越人以計取為神事之其脂甚香
一名白膠香入地千歲則為琥珀楓上有菌食之令人善
笑不止呼為烏相
樞榆之類也江南有刺榆無大榆蓋樞榆北方之木橘柚
南方之木也榆莢之味甘柞生南方可以為梳櫟木可以
為車轂蓋木不出火唯櫟為然亦應陰氣也
樗櫟散木也不材之木
漆木葉如樗椿皮白而心黄六七月間斧斫其皮開以竹
管承之汁滴則為漆
楛堪為矢其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蓍

檿山桑也絲中琴瑟材可為車轅又可為弓
栟櫚名仁頻也尖長而有紫文者名栟圓而矮者為櫚出
交州以南者形大而味澁小者又名蒳子
椰木似栟櫚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裡
有膚白如雪厚半寸如豬膏味美如胡桃汁清如水樹甜
核可作飲器
檜栝也檜栢葉松身樅松葉栢身從者合異而為同會者
聚而而為一故二木合松栢之體而取合從胥會之義
大椿八千歲為春又八千歲為秋千歲之樹精化為青羊
萬歲之樹精化為青牛

桂一名木犀其淡紅者曰丹桂江南之木百藥之長桂有
三種曰菌桂即肉桂也曰牡桂即官桂也曰板桂
桃性早花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俗云桃三李四梅十
二年方結實凡花四年以上刀破其皮結實倍常不然皮
急則死服其花令人好顏李性顏難老雖辣枯子亦不細
桃五木之精能伏邪氣制百鬼以桃作符此意也東海山
名度朔有大花實屈盤三千里曰蟠桃三千歲一子大庾
嶺之梅南枝已落北枝放開寒煖之異其候也有重葉梅
花頭甚豐葉數重層有緑萼梅花純緑枝亦青宋時惟尽
獄有之名仙人花今吳地甚多有紅梅標格是梅色辦似

杏臘梅色似蜜與梅同時同香此二品初春絕景也[illegible]
精龍氣所積而生片瓣形如冰
雪其氣寒香能除眼疾爲毒
梅杏類也實酸花香雖先桃李而花後桃李而實梅花早
而杏花晚梅色白而杏紅梅實小而杏實大梅酸而杏甜
林檎一名來檎言其味甘來衆禽也俗呼林禽又名花紅
橄欖樹大如棗兩頭尖青色三月花九月熟生啖味甘香
核有稜稜內有三竅竅中有仁置茶中食之能解酒毒取
橄欖之法以鹽塗樹則自落故有絲絲紅紫落青鹽之句
銀杏實如枇杷大每一枝百千顆八九月熟去皮肉取核
爲果即今之白果也樹有雌雄雄者三稜雌者一稜合雌

雄種之水邊蓋照影則勤生以其木作樧撥之魚皆浮
白荳蔻出伽古羅國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
不凋花黃子如蒲萄初出微青熟則变白七月採
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夏而熟得四時之氣一名款
冬花廣東人呼爲蘆橘
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聘婦必以茶義取諸此
蒲萄張騫自西域移來蔓延而葉密故多陰名曰馬乳又
名黑水晶可釀酒又名草龍珠
柹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
六嘉實七落葉肥大柹利以作漆漆與蟹性反不宜同食

黃楊木性難長取此木必以陰夜天無一星伐之則不裂
櫻桃爲樹則多陰爲果則先熟爲鶯所含又名含桃
胡桃出羌胡張騫得之西域其性外剛內柔五胡時犯諱
改名核桃出青州者爲佳榧子產玉山縣及東陽諸郡
阿魏出闍那國長八九丈皮青黃三月生葉如鼠耳無花
實斷其枝汁久堅凝名阿魏也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尺經冬不凋葉可書經
榛樹高三四丈實如小栗外殼內實真者少松子松實也
栗味鹹北方之果也南方唯諸曁產者極大栗之生極謹
密三顆爲房其房爲蝟毛其中顆褊者號爲栗楔尤益人

大率栗性溫而宜于腎有患足弱者坐栗木下多食之至
能起行其質縝密故稱玉質縝密以栗遺人以爲饋食之
豆女子用栗爲贄喪事既練則用栗木爲主
梨本草名爲快果百果之宗也其色多黑故稱黎每梨有
十餘子唯一子生梨餘皆生杜
棗大爲棘小爲棗蓋棗性高而棘性低也凡棗花開必先
擎下任花則結實多安邑棗其著名也棗遇霧則損以麻
散于樹可辟霧氣其名有紫棗玄棗鷄心牛頭羊矢獼猴
細腰古者以爲饋食之籩又以爲婦贄以事舅姑
棣實曰棗梓實曰豫章桑實曰椹柘實曰佳

并閭櫻也每皮一匝爲一節其花黄白結実作房如魚狀
其皮爲用最廣二句一割櫻可作繩
荔枝樹高五六尺緑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甘而多
汁有酸甜者赤則可食其性熱日噉千顆必致疾以蜜漿
解之過麝香則花實盡落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
四五日色香味盡变故摘下即當食之閩中有江家緑十
八娘狀元紅將軍紅廣東有朊玉皺玉水晶圓之類
龍眼如荔枝但枝葉稍小耳形如彈丸肉白帶漿其甘如
蜜一朶五六十顆作一穗如蒲萄然後熟于荔枝謂之荔
枝奴唯閩廣南粵巴峽則有之

橘白花赤實皮馨香有味大者爲柚小者如彈丸黄金色
者曰金橘又有柑皮薄而味珍脉不粘瓣食不留滓其核
甚少又有橙木有刺香氣馥馥可以熏可以蜜浸真佳实
也人以菉荳藏之則經久不变盖橘性熱而荳性凉也
石榴張騫使安石國得來故名安石榴一種從海上新羅
國來名海榴又名丹若
草木經冬不凋色常青者不必開花灼艷自有可喜者在
如淇園之竹湖底之松大谷之栢寧欟之石楠天壇之女
貞翠如碧玉綪如青瑶經冬不变千年不朽者也
竹比德于君子者盖以其勁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緑葉
萋萋翠筠浮浮柔也虚心而直無所隱蔽忠也不孤根以
挺聳必相依以林秀義也春陽氣王不與卉而爭榮謙也
又曰其本固其性直其心空其節固本皆中實唯娑羅樹
則中空竹皆中空唯廣藤則中實此因地而反生也
牡丹謂之木芍藥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天下名花唯洛
陽牡丹與廣陵芍藥相埒粗者先開佳者後開高至尺餘
廣至盈手其色以黄爲貴緋紅千葉乃其下者其根主和
五臟又辟毒氣
接花之法剪花之本枝去地五六寸用泥裹封擁以蒻葉
不令見風日向南留一小孔通氣種花之法必去舊土以

白歛末一斤和細土植之能殺蟲澆花之法早晚澆之秋
時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一澆養花之法假如一
數朶擇其小者去之惧分其氣脉也花纔謝時便翦其
勿令結子惧其易老也春初去蒻以棘數枝置花叢上以
避其霜醫花之法時時尋蠹蟲穴竇以流黄花之所忌者
唯恐以烏賊魚骨針之
瓊花一名玉蘂見揚州后土廟蘂花序
蘭香草也蕙即陵零香也一幹一花香有餘者蘭也一幹
五七花香不足者蕙也江南春芳荊楚閩中秋復再芳
茉莉甚香其色白其瓣重單瓣者曰素馨而少香

荷花未落為菡萏已落為芙蕖青皮裹白子為的的中有
青長三分如鈎為薏其味苦語曰苦如意的至秋藏荷蔤
以為餅輕身益氣其花名曰水芙蕖蓮荷實也藕荷根也
藕者偶也節生一葉一花花葉常偶生故字从艹从耦藕
生應月一月生一節閏月益一節

芙蓉一名拒霜

菊以黃為正色故曰黃花九日飲菊以祓除不祥益陽
九而九日用之以時花也神農書以菊為養性上藥服之
能延年花圓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蚤植晚
落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體輕神仙食也

枸杞千歲形如犬久服之輕身不老且能明目

茱萸即今之辣餅樹也其氣辛熱善辟疫癘

菖蒲有一寸十二節者食之長年老則開花色青而白細
者如絲粗者如指葉上長出者不為異一名蓀一名荃

芭蕉一名芭苴莖如荷芋長一丈有角子長六七寸剝其
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能飽人有美人蕉産于廣西
不甚高花瓣尖大紅色甚美又有鳳尾蕉板蕉佛手蕉皆
生子可食

芝即菌也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
玄芝紫曰木芝瑞草也生則時有雲氣覃上其死柱生芝

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黃為喜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
者遠役如龜蛇者丑蚕耗

菟絲雖無根下必有伏菟之根若下無菟則絲不得上生
蓋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在木者曰女蘿在草者曰菟絲

海棠唯紫錦色者為真其餘乃棠梨花耳有一種柔枝長
蒂色淺紅英向下謂之垂絲海棠西蜀海棠獨香故昌州
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

萱忘憂草也又曰宜男俗曰鹿葱世人多女求男服此花
可以宜男神農經曰中藥養性謂合懽蠲忿萱草忘憂合
懽花枝葉繁蕤互相結交每風來輒相解不相牽

梔子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

木槿花朝開暮落一名舜華仲夏應陰而榮月令取以為
候煮以代茗可治風疾然茗令人不睡木槿令人易睡

種樹家謂苦楝樹上接梅花則花如墨梅黃白二菊各去
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菂投靛缸中經年移
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靛水調紙蘸花蕊上用紙裹
之來日開花碧色此皆以人力而奪化工也

茭即芰也花開背日芡即雞豆也花開向日茭寒而芡暖
也荷花晝舒夜斂芡花晝合夜開陰陽之異也芡葉似荷
而大莖與苞皆有芒刺結實在殼子三四十顆白如米人

煮食之可充飽馬
稻麥蓮其花晝炕宵合而向日麥菱枸佛頭其花宵炕晝合而向月親陽親陰性也
有實曰苴無實曰枲種枲早則剛堅皮厚多節晚則皮不堅寧蚤而毋晚種麻熟耕地縱橫七遍已上則無葉是藝麻貴熟耕地也
葛絺綌草也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至根可二十步其花藤皆可醒酒去酒毒枲麻葛三者其皮績之皆可以爲衣
說原卷之十二終

說原卷之十三

檇李穆希文　纂輯
茗城丁良知　校正

附原珍寶器用等說

天地間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然或世亂恐亦少損蓋器用什物珠玉田產屋宇皆財也一經喪亂則所存者唯金銀尚可流轉不敗而器用什物俱成烏有矣
前古黃金如王莽時省中尚有六十餘萬斤後世所耗之途廣則金絕少矣蓋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也
黃金美者曰鏐餅金曰鈑白金曰銀銀之美者曰鐐金五色唯黃金爲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從革不違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是也錫銀色而鉛質爲五金之賊也鉛可燒粉而錫不可燒錫又名鑞又名釟
鐵乃黑金䏻指子午今之羅經用之銅襍錫鑄鏡以水銀塗之則明黃金入銅則聲聞數里如廣銅鼓皆入金者凡鑄大鐘有黃金入鎔其聲清遠白金不可鑄鑄之則凝諸金皆作腥唯金銀不爾錫入五金皆敗鉛入五金皆成
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
珠有九品重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一

邉小平似覆釜者名當珠次為走珠又次為滑珠又次為
磥砢珠又次為官而珠又次為稅珠又次為蔥符珠
龍珠在額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
在腹
珠以一顆至一錢者為貴至若光如常珠而不照乘亦常
珠也此夜光之珠所以為重玉出璞中而水晶琿璖瑪瑙
皆出石中惟珊瑚出自海底珠出于蚌者亦不易致
玉韞石中則氣如白虹丹砂生于石中則光如紅霞白銀
發于山亦有光晶著見玉為寶中之至貴如人身中之髓
也故金特筋也石骨也水血脉也草木毛髮也土肉也山

頭也渾腹也唯玉為髓髓為元氣故至貴者
砆石也五百歲為水銀五百歲生黃金千歲為黃龍
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璠璵瑜美玉也宋有結綠
楚有和璞晋有垂棘
玉比德君子蓋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
義也垂之如墜礼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絀然樂也
瑕不掩靖靖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
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崖不枯蓋珠者陰中之陽也故
脒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脒木

瑪瑙寶石文色如馬之腦蓋丹丘之野鬼血所化琥珀乃
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茯苓千年化琥珀又曰虎目光入
地化物如琥珀琥珀生地下四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
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琉璃有青赤白等十種天生光
彩似玉者今人銷冶石汁漆藥為之虛脆不真水晶產于
石中或以為老氷所化
玳瑁形如龜甲十三斤黑白班文間錯邊欄缺齒如鋸無
足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掉水而行鬣與首班文如甲
翡翠雄而赤者為翡雌而青者為翠鷸鳥也
古玉器細巧似非人為多傳以為鬼造殊不知此皆昆吾

刀及蝦蟇肪脂也所刻蓋蝦蟇取其肥者剉煎膏以塗玉則
柔軟如蠟可加刻工
治玉曰琢治石曰磨治金曰鏤治木曰刻治骨曰切治象
牙曰磋六者皆治器之名也又曰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
謂之剒木謂之劇玉謂之雕五者皆治樸之名也
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而
天下平故湯以莊山之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贖其民
而天下稱仁錢自太昊以來即有太昊高陽曰金高辛曰
貨堯曰泉商周曰布齊曰刀泉言其形也金言其質也刀
言其器也貨布言其用也周曰泉夏曰幣

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制始定周景王鑄大錢穆王有子
母相權之說漢高之榆莢高后之八銖文景之四銖皆輕
重失宜唯武帝之五銖為適中也唐初行錢環法其制失
之輕後改為開元通寶與漢之五銖皆可行者宋之嘉祐
行折二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至有嚴禁不許鑄法始備
矣鑄錢以年號為文每更一號必鑄一式始于劉宋孝建
之時歷代相因我朝國初有大中通寶後有洪武通寶列
聖相承皆鑄錢與前代兼用上下通行公私兩便矣
錢論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嫡婦天性剛堅
須水始終體圓應乾孔方效地

漢武造白鹿皮為幣而用楮後世因之唐憲宗有飛錢張
詠置交子之務宋高宗有會子之設皆以券紙為錢矣至
金元為寶鈔而方寸之楮直錢五萬焉我
太祖則用諸生課業印造而鈔甚嚴矣蓋錢用于陽楮用
于陰華夏陽明之地故多用錢而楮特兼之耳沙漠幽陰
之地故金元則純用鈔也
乳香出大食之南樹類松以斤斫樹脂溢于外結而成塊
有腦子香出三佛齊山谷中經千年老松樹解作板其板
橫裂而成縫有腦出于縫中成片者為梅花腦有沉香其
木類椿而多節積年皮幹俱朽唯心與節不朽取其黑而

沉水者出自真臘為上占城次之渤泥為下
速者有生熟其伐樹去皮而取香者曰生速其樹斤於地
木腐而香存者曰熟速檀香出自三佛齊色黃者為黃檀
皮腐而色紫者為紫檀恐其泄氣則以紙封之
降真香氣勁而遠能辟邪氣麝香出自占城樹老仆地而
腐外黑內黃氣類于麝龍涎出自大石國龍盤澤中之大
石臥而吐涎本無香取其白而膩黑而脂者和香益涎能
發衆香也薔薇露大食國花露也今取茉莉之液以代之
安息香出三佛齊乃樹之脂也形色類胡桃瓤能發香故取
以和香焉聚窟州所出返魂香焚之令人之魂復趣仙香

也香速聞曰馨
器之寶者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越之劍劍之寶于古者
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
邪吳王使干將造劍鏌鋣者其妻也金鐵未流干將夫妻
剪髮斷指投於爐中遂成二劍陽干將作龜文陰莫邪作
漫理干將匿其陽而獻其陰焉楚王作劍一曰龍泉二曰
太阿三曰工市越王聘歐冶作劍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
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
珪璋以玉為之大尺二寸謂之玠珪六尺八寸謂之琰璋
蓋半珪也璧大六寸謂之宣內倍好謂之璧內逾也好孔

也好倍肉謂之瑗孔大于邉也肉好若一謂之環孔邉適
等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秦漢以来易以手版
笏臣子啓君盖書之于笏以備忽忘也
玉璽以玉刻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
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符者孚也證召防僞
節者信也象相合之形印者信也封物以為念者也三王
化偕雕文詐僞並興始有印綬以檢姦萌綬長一丈二尺
法十二月閏三尺法天地人
符者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
合以為信也後世以銅鉄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節亦以

竹為之柄長二尺有旋盖聘于君執以為信也山國用虎
符澤國用龍節
印刻之以合信也璽天子守之以傳國也古人私印有曰
某氏圖書盖唯用之以識圖畫書籍耳今人於私刻印章
誤以圖書呼之唐宋至元無有書進士于官銜之上者獨
楊維禎以李黼乃死節之臣故私刻印章皆書李黼榜進
士欲自附于忠節之後也後人成風効之失亦甚矣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後以紙書故今人尚以刺為名
古人藏書皆作巻軸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
乃分為簿帙以便檢閱今人書籍每冊必數卷此僅存卷

之名耳曰黄巻者盖古人寫書用黄紙以黄蘗染者黄蘗
能辟蠹也倘有差字用雌黄滅之則與紙相類故名
書字从聿从曰聿者古筆字也以筆畫成字載之簡冊也
楚書後孔壁汲冢竹簡蝌科皆漆書籍傳書典籍也
紙墨筆硯文房之四寶也紙自漢黄門蔡倫為尚方令因
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盖古人書契多用縑帛裁其邉幅
書之故紙字从系後人稱紙為會稽人楮先生若明皇之
金花箋薛濤之小箋皆佳製也
墨自唐李廷珪用松煙造龍紋以為之盖上古無墨竹挺
點漆而書之中古方以石磨汁至晉魏始以漆烟松煤夾

和為之後人稱墨為絳人陳玄又封為松滋侯又號為客
卿若龍香劑烏玉皆佳品也
筆自蒙恬以兎毫為之者盖古者以木管鹿毛竹管羊毫
為之後人稱筆為管城子又稱為中山人毛穎又封中書
君若王羲之鼠毛管番禺之羊毛鼠鬚皆擅名于世
硯自帝始造至李賀以端州石為紫雲硯而著名若柳公
權之青州第一東坡之龍尾様賊之銅雀皆絶色者一名
陶泓一名石中虛字居默拜即墨侯又封石鄉侯
發端溪石有三種曰巖曰西坑曰後磨色深紫入手而
潤有深緑圓點者謂之鸜鵒眼乃岩石其晶瑩可愛曰活

眼其不甚晶瑩者曰淚眼內外皆無光彩者曰死眼然活
眼脉淚眼淚眼勝死眼其次色赤呵之而潤者乃西坑石
青紫色側視有碎星光點者乃後磨石也歙縣有龍尾溪
硯以金星為貴

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三象天地人鼎成有龍迎帝上昇
名其地為鼎湖禹收九州之金鑄九鼎以象九州
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鼎也鼎絶大者謂之鼐周礼烹
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濟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
侯飾以白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圓弇上謂之鬲

彝宗廟之器也周禮小宗伯掌六彝之名物謂鷄鳥虎蜼

斝黃六彝也

有虞氏之尊曰泰山夏后氏之尊曰山罍商之尊曰著周
之尊曰犧象犧象二尊刻為牛象形空其背以為尊夏后
以琖商以斝周以爵爵象爵形取其鳴節節足足所以戒
荒滛也觚寡也言飲當少也壺斂也飲之器也受一升曰
勺二升曰爵三升曰觚一石曰壺酒鐏似壺容一斛刻為
雲雷象以施不窮也斝有兩耳受六升實曰觴虛曰觶酒
卮之總名也羽觴言如鳥羽之輕飛也觥以牛角為之受
七升兕善抵觸故制此以罰酒也杯鍾甌皆酒器也篘灑
酒器也以筏為之帘酒家之幟一名酒旗

瓶甖也起于軒轅時盎甕屬缶一作缻瓦器也缸長頸甖
也瓻小罌也榼酒器俗呼為提壺挈榼周人始為之注子
言可釃酒盂飲器卮圜器卲飲食者也匜盥器注水沃手
者盤承槃起于湯時盞一作琖楪盤屬皆所以盛物者吕
秦所造匙紂始為象筋鉼或作瓶羅明所造者缾似瓶有
耳盛水者也甕缾盆盎也砧搗衣石杵椎也

俎禮器盛牲體者有虞氏斷木為四足禹用雕文為飾豆
以木為之所以薦俎臨者制始于夏后氏盖俎以骨為主
骨陽也俎之數以奇象陽也豆以肉為主肉陰也豆之數
以偶象陰也

簠乃瓦器周人制以盛黍稷者外方內圓斗其四角有盖
上刻龜形簋外圓內方有盖象龜形起于堯而文于周也
籩竹器薦果核等者舜作食器黑漆其內禹作祭器黑漆
其外朱画其內盖以堯時啜土硎飯土簋故爾

黃帝始作甑釜甑以竹為之釜以鐵為之皆炊爨具也
筲箕一作飯籮秦漢器也杔子承茶盞者簞竹器盛飯食
者方曰笥圓曰簞筐竹器方曰筐圓曰筥所以盛幣帛者
也盆取配偶之義亦盛物者也篋藏也一曰箱篋笈皆箱
類所以貯物者也

急須煖酒器言以其應急而用之也傑𢡟煖飲食之具言

僕者不得竊食故懵之也
博山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
四環獸爐以塗金為狻猊等狀空其中以燃香香自口出
律為陽呂為陰伶倫取嶰谷竹截為筩以聽鳳之鳴雌鳴
六雄鳴六自黃鍾大呂每一陽間一陰以配十二月
大鐘為鏞鐘空也內受氣多故聲大鐘紐曰旋蟲一曰蒲
牢杵曰鯨魚蓋蒲牢畏鯨魚鯨魚一擊蒲牢遂大吼也
大鼓鼖鼓也伊耆氏所造春分之音蓋萬物鼓皮甲而出
故名中古以木為緊以革為面夏后氏加以四足曰足鼓
商以柱貫之曰楹鼓周人懸之曰懸鼓堯有敢諫鼓今有

登聞鼓鞉如鼓而小兩旁有耳持而搖之旁耳還自擊
伏羲斲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既以合天人之和
制用陰陽木以和其聲桐屬陽為面梓屬陰為底木貴輕
鬆脆滑謂之四善其制龍頷以下名曰軫蓋絃之緊緩由
于軫也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沼四寸合四時長三尺六寸
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
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武加
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遂琴者禁也禁止淫邪以正人心也
凡琴之曲和樂而作曰暢憂愁而作曰操琴第一絃為宮
次絃為商次為角次為徵次為小宮次為小商司馬相如

琴名綠綺蔡中郎琴名焦尾趙飛燕琴名鳳皇
瑟閑也懲忿窒慾以正人之德也長八尺一寸三十三絃
常用者十九絃
琵琶本胡人馬上所鼓者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長三
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
磬無句氏所作乃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其股廣三寸
象三才長一尺二寸象十二月方響以鐵為之即雲板也
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其中空所以受簧也名
曰匏笙竽暖也立春之氣暖生萬物者也
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大者三十四管長一尺四寸小

者十六管大者曰簫小者曰笛笛滌也所以滌邪穢而納
之于雅正也長一尺四寸七孔其音一定諸絃歌皆從笛
為正也蓋伶倫截竹兩節以製之應鳳鳴也
塤篪塤以土為之銳上平底如秤錘六孔篪以竹為之一
尺四寸長八孔
箏長六尺應六律絃十二應十二月柱高三寸象三才蒙
恬所造彈者用骨爪或銀甲以代指彈箏錚然故名
箛胡人以蘆為首以竹為管但無竅耳
阮阮咸所造以木為之可彈琴操故名阮一名月琴
篳篥胡地笳管也卷蘆葉為首截竹為管其聲悲咽

筑似琴以竹爲之大頭安絃十二或五絃以竹擊之箜篌
如琴抱于懷中兩手齊彈本鄭衛三國之音故名箜篌其
制二十四絃柏板以木爲之擊之所以節音也
燕樓畫角曲有三弄曹子建所作初弄曰爲君難爲臣難
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
保家亦難難又難今音之嗚嗚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禮在上鋪陳曰筵在下踏藉曰席卓取卓立之義凳床屬
椅者倚也取依倚之義文王製以養老者有鍋馬其大者
曰鐙錔甃爲所耳三乏溫酒與茶器也
几案屬長五尺高一尺二寸廣二尺兩端黑中央赤古者

坐必設几憑之以安體也大夫七十致仕賜以几杖杖持
也扶持而防傾跌也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
國八十杖于朝
席藉也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席間曰函丈
枕臥所薦首者幔帳屬在于上者曰幃幃障圍也在于旁
者曰幃幄幌也創始于周者四合象宮室者幄斗帳形如
覆斗帳上流蘇乃盤緣繪綉之毬同心而下垂者
簾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又曰箔又曰篷篨皆以青布緣
之屏風障風也扆在後所以依倚也又曰罘罳罘罳者伏
思也蓋行內屏思惟之故曰罘罳

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又名曰簀長八尺長三尺五寸者
曰榻榻狹而卑蓋榻然近地也簟竹席也其粗者曰蘧篨
燈一作釭蓋有足曰燈無足曰釭燈檠長八尺短二尺燈
籠以竹爲之塗油于外用以罩火者
釵婦人岐笄也古者白燕釵九鸞釵金釵十二行笄簪也
一名玉搔頭女媧氏作以貫髮者舜易以象牙玳瑁等爲
之女子十五而笄笄端刻以鷄形故名釧臂環也漢始有
之即今鐲頭也
環耳飾也彎曰環圓曰璫梳者理髮者也一名櫛二十四
蓋取疏通之篆鎞掠髮者也齒口細密即今之編箕也

戒指用金銀爲環婦人帶于指上者蓋古者后妃宮嬪以
禮進御于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
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着于左手既御者着
于右手戒指蒙取諸此
鏡景也有光景也明鏡之始型暖然及粉之以玄錫塵之
以白旃則鬚眉毛髮可鑒又造金烟薰之玉水洗之藏之
泥中亦不晦矣又名曰鑑
扇一名招風自關而東曰箑自關而西曰扇若殷高宗之
雉尾孔明之白羽謝安之蒲葵王珉之白團製以人異焉
拂除也蠅拂也獅子尾拂蒼蠅不敢近龍拂蚊蚋不敢近

舟自伏羲氏刳木為楫剡木為舟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
取諸渙又曰黄帝臣共鼓貨狄作舟一云魯班造舡張平
造杚關西謂之船關東謂之舟吳越皆謂之舡
舟言周流也船言循也循水而行也上下重板曰艦外狹
而長曰艨衝二百斛曰舫三百斛曰艇吳舟曰艑晉舟曰
舶曰画鷁者畫大鳥之象于船首以禦水患也
棹舟旁撥水者短曰楫長曰櫂前推曰槳後曳曰櫓艣以
進船者柁以正船者篙以撑船者篷以覆船者帆以使風
者布篷為之檣掛帆柱也桴小者筏大者編竹木為之
蓋圓象天軫六象地輪輻象日月車者輿之總名蓋服半

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者也大車轄千里其要在三寸
轄轄乃轂端鐵錧也車前橫板曰軾輪曰輞車上門曰輮
轅端橫木曰輗轅端上曲鉤曰軏車軽曰軿重曰輜天子
之車曰駕用六馬諸侯四馬大夫二馬士一馬輦輓車也
輅車也夏商以木為之周人飾以金玉過侈而易敗甫與
乃兩人所舁者即轎也兜子婦人所乘者也
天子乘玉輅卿乘重蓋較其重也庶人乘役車棧車大夫
乘墨車戎者乘軘車畋獵者乘獵車安車蓋屏坐乘今吏
之小車也檻車以檻猛獸軺車以望遠輜車以載輜重軿
車以屏蔽四面與客車皆所以載婦人也指南車周公所

作以賜越裳重譯以示其迷途彼行之周年而還
蓋傘也繖也形圓象天骨二十八象二十八宿下柄象斗
國朝一品二品銀頂四品以上皆茶褐色用紅項五品以
下皆青絹雙簷紅浮磨
丈度也十尺為丈十寸為尺蓋十粟為分十分為寸古者
取長短之數而生度以為分寸則尺之始也
量所以度多寡神農造升斗蓋十抄為勺十勺為合十合
為升十升為斗五斗為斛十斗為石
衡所以權輕重衡秤也權錘也衡取其平權取其變十六
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一斤三

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神農始作陶舜陶于河濱而器不苦窳燧人氏鑄金作刀
蚩尤造九冶鎖鎔鐵為之鑰用之以開鎖者魚鑰者取魚
不瞑目守夜之象也蚩尤鎔金為兵割革為甲始制五兵
弓矢戈矛殳戟之類鈇茲斫刀也鉞大柄斧也黃鉞以金
飾之黃帝采首山之銅始制刀周有赤刀寶物也
刀之末曰鋒刀之本曰環刀之室曰鞘室口之飾曰琫下
末之飾曰琕
劍檢也防檢非常也劍口曰鎧鼻曰鍔鞘曰室函曰匣衣
曰韜匕首尺八劍也頭類匕故名匕首戈平頭戟也單枝

為戈雙枝為戟天子戟二十四諸侯戟十二殳杖也以竹
為之無刃矛長二丈立于地者鎗以木為幹以鉄為頭類
長一丈八尺稍一作盾所以救身捍目即防牌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諸睽弓象
形箭即矢也尾曰羽身曰笴豆曰鐵矢袋曰橐亦曰韔戈
射矢也前有輪者曰熁弓有臂曰弩砲以機發石攻城之
具也蚩一作鉋以鐵為之蔵火以燃之則聲震焉此黄帝
所造以破蚩尤者銲以鐵石為丸亦弩之類也
鳥嘴銃倭人用實銅鑄成以利錐鑽成銃孔不置木柄惟
際繫于臂實藥加丸以火燃藥随發随至且無聲無由閃

避倭奴舞雙刀刀長五尺餘雙刀手舞許開鋒一丈八尺
舞動則上下四旁盡白攖其鋒者立斃又有竹弓長八尺
以足踏其稍立而發矢矢以海蘆為幹以鐵為鏃々闊二
寸為燕尾狀發無不中此皆倭之長技也
甲鎧也所以衛身者也古以革為之後世易以鐵焉
胄首鎧也一名兜鍪俗呼盔乃蚩尤所造者
旗軍中之號也蚩尤戮身黄帝射于涿鹿戮之故今画其
形于旗凡征伐則建之
日月為常画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也交龍為旂画作兩
龍相依倚通以赤色為之諸侯所建也通帛為旃々戰也

[illegible]已而已三孤所建也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
[illegible]據其下也鳥隼為旟旟譽也急疾趨事則有稱
譽軍吏所建也襍帛為旆以襍帛綴其邊為翅尾將帥所
建象物襍也龜蛇為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于
[illegible]度事宜之形兆也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illegible]形似蚩尤之首玄女製之以主兵者黄屋左纛以犛牛
尾為之大如斗繋于左騑馬軛上一名羽葆幢
[illegible]析羽綴旄首所以精進士卒者旄以牛首綴旗竿之首
者旂以帛為之習武事者置旂為轅門盖軍行以車為陣
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刁斗以銅為之受一斗長三尺有柄

晝炊夜擊者析柝木為之夜行擊以警衆者俗名梆子角
黄帝製二十四以警衆示角而力之意鉦即今之銅鑼一
名金盖兵以金退也鈴小鐘蔵銅珠于内以鳴之鹿角即
今官府衙門列木也盖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圍如陣
以防害也軍中塞柵列樹木于外亦此義
縲黑索也洩攣也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也桎木械在手
者即今之手肘也梏以鉄為之在足者即今之脚鐐也枷
囚枷在頸者笄以竹為之長五尺大一寸半薄半寸半去
其節當笞者笞其臀回一作抑即今之国床也荊條長二
尺所以刑笞罪者

鞦馬具古者繩鞚革鞮而已後代以革為之鞔馬啣也俗呼為梗口韁馬勒也青繩紫絲為之靷駕馬具在背曰韅在胷曰靷鞭驅馬策也鐙鞍鐙也槽畜馬食器也

機杼黃帝臣伯余所作機織布帛者杼持緯者軸捲經者又有籰綜梭輻之類籰所以絡絲者以手持之曰棱

說原卷之十三終

說原卷之十四

原道術

檇李穆希文 纂輯
薊北耿慎動 校正

文按道術一也忘其粲而求其真則術即道矣昧其理而求其數則道亦術矣蓋經傳道之精也文史道之華也政治道之推也九流六藝道之散見也故必求道之真一者考究而融會之則其旨要自可稍稍了悟而凡經傳文史政治九流六藝何道非術何術非道耶文淺

劣雖甚每留心于道術而迺紬諸家之要歸網羅遺逸精研窮究凡本末始終同異得失咸得其真而會其理爰訂茲說慎毋以道術為二也而二之

原道總說

道自伏羲畫卦而洩其秘若崆峒砰解愠薦盤銘几杖之作此皆道之見而為文經天緯地者也嗣後而有秋風詞大風歌羲皇篇帝範作孔顏贊要非古聖賢之道也至我高祖大誥之作通訓祖訓女訓之書與夫造曆日脩元史脩集禮定律令洪武正韻存心省躬孝慈昭鑒諸作及我列聖孝順事實性理寶鑑五倫一統志大明會典續通鑑

綱目等書皆古帝王之大學術也孰非所謂道哉
道之大統出于天天傳之伏羲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佚之則小𢿱之則偏襍之
則駁華之則辭借之則霸亂之則狄棄之則猷斯道不傳
者千四百年有宋程朱諸先生出以續其緒世变至元極
矣天啓聖明泰之初也

包羲氏為上古先天之易也文王為中古後天之易也周
公因之孔子為下古終天之易也合三古而為混古之元
還終天而為始天之化此元極之易所由作也元極者混
沌真純有精而無色有氣而無形乃一團元神之極也自
是混沌初竅樞紐作萌一點靈光通徹乃造化欲啓之竇
也是為靈極靈極漸闢而漸虛洞然朗然不清不濁乃元
極本来之全體是為太極太極道之原也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範以極孔曾傳道
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皆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也

帝王之治天下有政焉有教焉改者正也正人之不正者
也故字从正从文蓋昔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大事則大
結小事則小結以紀之至伏羲造書契以代焉大曰政小
曰事教者誨也誨之于道也蓋自燧人氏始立傳教之甚
舜立司徒以教民焉

命猶令也字从口从令故君之旨意朝廷之差除及誥勅
皆謂之命上古謂之命始皇改為之令又以命為制蓋制
者禁也漢初定儀制始有勅然初用白紙至唐高宗用黄
紙今從之

詔者教也詔告天下之民也李斯議以命為制令為詔歷
代因之誥者屬其人而告之命官受職皆用之唐用紙貞
元以後始用綾今從之赦者宥也冊者符命也國朝定制
凡立后王子襲封皆行冊命之禮皇太子親王公主授金
冊皇太孫親王庶子授銀冊駙馬以下賜誥命訓者教也
券以犢為之歷代以鐵券賜功臣表者白也言以情悃表
白于上也漢始有之檄者以辭激勵之也古以木簡為書
故檄字从木旁曹操則揷羽于上故謂之羽檄言如飛羽
之疾也牋奏起于漢啓始于董卓時唐時臣下奏事非表
非狀謂之劄子䟫條陳也臣子言事于君者也牒譜系也
今官府移文亦謂之牒判斷也即批語也引信也書面貌
名姓關津照以為驗也狀所以言之于公上者也示出令
以曉諭手下者也盟誓也國有疑則盟天子用牛馬血諸
侯犬血大夫以下雞血

賦者古詩之流也詩序六義一曰賦謂直陳其事耳由騷
变而為之者其體始則鋪叙華麗後則稱典謨以終焉

記者紀其事也敘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所以備不忘也
序者次第其語不可顛倒跋者取古詩很跋其胡之義蓋
很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峭以其
不可復加也
詞者詩之類也竹枝漁父皆起于唐辭者感觸事物託于
文辭之謂也說者止自已意橫說竪說詳贍抑揚無所不
可歌所以養性情者吟所以呻吟詠者也行則步驟馳
驅斐然成章者也箴則援古剌今規誨戒諭者也贊典頌
體相似形容盛德者也樂府起于漢武時曲起于漢高唐
梨園子弟所唱者也誄者哀死而述其生平行蹟之辭祝

則所以告于神明之謂也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者
獨北樂府耳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惟理學
上接洙泗元朝文法漢歐陽玄虞集是也字學晉趙孟頫
单于樞是也詩學唐楊載虞集是也道學則許衡劉因是
也然皆有所不及焉
唐之詞不及宋宋之詞勝于唐詩則遠不及也
文有似拙而實妙者史記也詩有似拙而實妙者樂府也
拙忌其俚妙忌其纖宋俚也元纖也
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獨韓柳爲最然柳稍不
及韓能詩者獨李杜爲聖然李頗不及杜此非獨造物所
慳惜亦造物所難成也人知李杜爲詩人耳而不知杜甫
愛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李白能識人
故陷賊而有救以其能知郭汾陽于卒伍之中二公之行
之高之識之卓如此
國初稱高楊張徐若季迪才力雙全遠入唐境餘皆元習
嗣後兢稱何李若崆峒之文亦幾矣
皇明詩抄皇明雅音盛明風雅皇明風雅皇明文衡文選
文統文苑文範諸集皆文獻之可徵者也
夫人之性質才思類有不同如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輟

翰而驚夢王充氣竭于沈慮桓譚疾感于苦思枚皐應詔
而奏賦楊滔斷憲而檢書平子研西京于十年太冲練三
都于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遜一夕而賦瀟湘薛道
衡蹋壁而臥捜蘇廷碩占授而劇脫劉敞一揮九制文玦
擊鉢成詩秦少游對客而揮毫陳無已閉門而覓句其性
質才思樹去天淵如此
道學　八卦畫而先天著精一傳而心學明執中建極而
人極立天生素王而顏孟繼作道學之源遠有端緒若荀
卿之勸學諸篇楊雄之草太玄王河汾之講論韓昌黎之
排斥百家雖有功于斯文而非道學之正傳至宋星奎水

洛周子得不傳之秘二程得授受之真而道大明矣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溫公之誠實已爲二程所不滿者刻荆公之三經叛道二蘇之縱橫捭闔者可及哉唯游楊謝蔡李邢尹馬之徒爲一時之俊也嗣後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朱子出爲大成集矣若胡康侯之父子南軒伯恭之正脈陸氏爲金谿之學傳良爲永嘉之學互有得失者他如李道直卿斯道有望而陳方李徐廖蔡各有成就者也真西山魏了翁許魯齋吳草廬亦不失其執焉我朝則有河東之薛瑄余干之胡居仁而吳與弼陳獻章羅倫莊昶章懋蔡清鄒智後先相望皆講學之士也他如

布衣陳真晟何喬新羅欽順王守仁皆卓越一時行表道學可觀者也然文清尚矣敬齋有實踐工夫而白沙則浮于禪一峰楓山氣節崇凜椒丘整菴無愧于陳胡二公者也然陽明亦不在白沙之下定山一個詩人耳剩夫亦猶介之士康齋欺世盜名豈若鄒吉士之風采可重耶

經傳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自孔子刪述之後惟六經耳自畫後而易道著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周文王爲彖辭周公爲爻辭孔子爲十翼而易道備矣至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出而諸儒之論息焉

自叙書斷自唐虞而道得中錄貫哲者[illegible]誓者俱入于秦也伏生之二十九篇謂之今文孔壁之五十八篇謂之古文至朱子屬九峯傳註而書[illegible]焉自刪詩三百十一篇而以風爲首者憫平王也以風爲頌者尊周公也以二南爲首先齊家也以豳風居終亂思治也至朱傳出而詩道定焉春秋因魯史而作始于隱公者悲政教自東遷而始不行也終于獲麟者悲世道之不終也至程胡之傳作而經義著矣禮之爲經有三周禮一書綱領也而儀法度數則儀禮其本經也禮記其義疏也經者常也傳者傳也易詩書春秋禮記謂之五經兼周禮

曰六經連孝經論語曰九經左氏公羊穀梁謂之三傳并鄒氏夾氏曰五傳日月爲易象陰陽也伏羲畫八卦又重之爲六十四謂之義經文王作于羑里故名周易秦焚書唯易以卜筮書得獨全詩有三千餘篇刪後止有三百十一篇漢興分爲四有魯齊韓毛之名以其正而葩故名葩經書舊有百篇載羲皇之事自刪去止有四十九篇秦焚後孔鮒與伏勝各出壁中已亡數篇文帝詔晁錯往受伏生之口傳者二十九篇然伏生老其女傳而教之以其上古之書名曰尚書又名壁經春秋合春生秋殺之意喻褒貶也大義在于大一統褒善貶惡尊王黜伯內夏外夷焉

[illegible]王不易之大法其書始于感麟而作終因獲麟而絕故名麟經禮記出于孔門七十子之撰所聞者冠昏喪祭飲射燕享等禮謂之禮記秦火散亡漢興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為大戴弟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為小戴故名戴經

易之彖象二字假獸以名之也蓋彖為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六牙故取以喻六爻之象也詩言志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春秋春夏秋冬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凉

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國語又名外傳蓋春秋以魯為內以諸國為外言外國所傳之事也

諸子　賈誼新書說經多異義劉向說苑所言不當理王符潛夫論譏時政也荀悅申鑒志在獻替也孔叢子集名盤孟聲隅子義取析物鬻子乃子書之首老子乃無為之宗莊子則詼諧之祖列子則道家之學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墨子之貴儉鬼谷子之尚縱橫要皆成一家之言以名世者也

史學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故周之史佚齊之太史魯之董狐晉之史蘇史黯皆記言事以為職魯之春秋一經孔筆遂與吳越春秋天淵矣而左氏之傳羽翼麟經史家一巨擘也漢史遷繼父談為太史作史記班固因父彪續史記作前漢書范曄作東漢書荀悅作前漢紀陳壽志三國房喬之撰次晉書李延壽之南北史宋齊梁陳代各有史而隋書則顏師古孔穎達修之唐書則韋述撰之而新唐書則又修于歐文忠宋祁馬梁唐晉漢周代各有史而歐陽文忠則又重脩之謂之五代史馬宋有李燾之通鑑長編陳桱之續編揭傒斯之遼宋金三史而元史則作于胡粹中宋濂等纂之而有成書矣若夫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本春秋之法始自威烈終于五季自謂

一生精力盡于此書然豈若晦庵之綱目綱倣春秋目倣左氏為能繼麟經而作者哉

文　典謨以降世無全文六經尚矣孟子以浩然之氣發仁義之言無心于文而自文漢初賈誼質實而或傷激励史遷馳騁而不遠理董仲舒明王道而詞緩至谷永華[illegible]于對偶而古文始衰矣歷晉魏齊梁而光芒氣焰埋蝕而頹波橫流極焉唐文三变王楊始伯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殊乏風骨燕許繼興波瀾頗暢而駢儷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為學者倡柳宗元翼之相與主盟當世下至杜牧孫樵峻峯激流而窘裂邊幅李翺劉禹錫刮垢見奇而体之

渾融皇甫湜白居易間談簡質每見回宮轉商之音而類
鮮韶夏宋歐陽公变為渾厚之体老蘇之文極高頗有戰
國縱横之學東坡勝似穎濵文如良金美玉南豐之謹嚴
後山之法度未免迫促之病耳元室諸公之文如燕市夜
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而風氣日漓雖高而不雅
文理也章采也戰國反覆善辨而屈宋為大宗西漢渾厚
典雅而董賈為大宗唐文韓之雄徤柳之刻削為一代之
大宗宋文歐之雅粹蘇之神俊皆文之大宗也然古文以
理氣為主雖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無排向無陳贅方為大
手筆也山林之文其氣枯槁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豐愽

詩　詩関氣運固不特周召鄭衛可辨也漢世渾厚高古
魏則雄俊秀蔚西晋平典風麗六朝富豔綺靡漢稱東都
魏首建安太康永嘉體分二軸宋齊梁陳氣出一機精鑿
自别詩類其為人且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倣人飄逸詩亦
飄逸子美倣人沉着詩亦沉着如書稱鍾王亦類其為人
詩者文之精也吟咏性情之謂也三百篇後五言起于漢
蘇武李陵六言起于谷永七言始于韋氏律盛于唐作者
數百家獨推李杜為晋宋詩祖蘇黄然比之于唐風青不
類元詩唯巧于詠物餘則叫喊不取也
陳白沙詩極有聲韻莊定山苦思精練觧縉紳則輕脫不
羈而已吾不取也

字學　書法自蒼頡觀鳥跡以製字文而書契始興伏羲
有龍書神農有穗書黄帝有垂雲書太昊有鸞書尭為龜
書禹為鍾鼎書皆随所見而製者也蒼頡四目始造字天
雨粟鬼夜哭即利斗書盖取頭粗尾細象字之意自蒼頡
古文之後史籀作大篆李斯為小篆王次仲為八分書鍾
繇之楷書劉徳升之行書史游之章草蔡邕之飛白此皆
字體之變也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
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楷書謬篆書制書列書日書

月書風書署書虫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横書芝
英隷鍾隷鼓隷龍乕篆麒麟篆魚篆虫篆鳥篆鼎篆牛兎書
草書龍草書狼書大書鷄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檝書景
書半草書
六書之名起于周禮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三曰諧聲四曰
指事五曰轉註六曰假借書有八體謂大篆小篆刻符虫
書摹印署印隷書行書
有字必有音沈約始創上平去仄四韻天竺繼以七音而
四方之聲氣不同古今之語音亦異未易正也我
太祖命宋濂等勅成洪武正韻一書須行天下會之以四

方之極正之以中原之音而字學齒然一新矣
學書者勁健可遒媚亦可清麗可濃厚亦可唯以體勢流
麗為主要在心領神會不必屑屑求似于點畫間方可。
古今書法如鍾繇則霧捲雲收狀若踈而復密王逸少則
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獻之則疲若隆冬之折木拘如
喪家之餓顙筆法之雄健也子雲則行行若縈春蚓字字
如綰秋蛇筆體之和緩也歐頭屈玉咢是岳金李斯何難
羔也行間玉潤字裹金生褚遂良何俊拔也

原立學取字說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

周則東膠虞庠又有辟雍成均之名漢承秦後學校未遑
武帝因董仲舒文翁復立郡學光武中興復修大學至明
宗而臨雍拜老執經問難彬彬乎盛矣自魏迄隋分為四
學唐有二館七學文風頗振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他如
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祗虛設耳我
太祖立太學於未登極之先繼又詔府州縣立學在內揔
之以司成在外督之以憲臣重其事矣第士子應試之文
類不能盡知經義表判論策率皆掇拾緒餘竟不知來歷
矣抄四六顛倒鋪張問刑擬罪殊不合律論策不過以陳
言塞白輳合成文耳有司及督學監臨者雖生平工夫精
細未免為案牘形勞粗心負氣竟忘昔日之筌蹄且揣低
昂于俄頃安能銖兩盡當一旦蒙其超拔者亦自忘其剽
竊而矜誇殊非祖宗立學造士之意也兼之今之所謂教
官徒瑣屑于束修贄礼匀稽廩食背促升散而已孰有大
蘇湖之教如胡文定者其人耶言之可長太息也已
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賢良極諫
之科始于漢文郡國孝廉之舉始于武帝孝宣有經學甲
科之舉光武有歲舉茂才之典隋置進士科唐有秀才明
經明法書筭之選春官之試則自玄宗始廷對之試則自
武后始然唯試以詩賦論策也至宋復加經義之制始定

策試糊名易書之制而三歲一舉則自英宗治平年三者
我朝洪武三年始開科會試而所試尚仍元舊至十七年
定為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皆兼論語學庸孟子義皆主
朱氏集註易主程朱傳書主蔡傳詩主朱註春秋主三傳
礼記主古註疏自是三年一開科取士至宣德始分南北
中三類取人蓋以北方文采不能自見也至正統則量增
取數景泰又復增之如順天應天各一百三十名浙江福
建皆九十名江西九十五名河南八十名廣東七十五名
湖廣八十五名山東七十五名四川七十名陝西山西各
六十五名廣西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名礼部試則臨期取

[illegible]遂爲定額矣

國朝以五經四書數爲時象體制亦佳第流習漸靡遂泆自洪永年間渾厚純朴宣德間體格卑弱弘正浸淫而後派遂嘉靖間變體麗而不雅恠而不典濫而不裁蓋由京官出省主試少年竒爲竒妖而文體壞耳

禮　吉禮以事邦國之鬼神祇其別有十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槱燎四曰血祭五曰貍沈六曰疈辜七曰肆獻八曰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蒸凶禮以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亡二曰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之也三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四曰禬禮哀圍敗同盟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也五曰恤禮哀寇亂隣國相憂賓禮以親邦國其別有八一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軍禮以同邦國其別有五一曰大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均其地政所以憂民也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因田習閱車徒之數也四曰大役之禮以任衆築官邑所以事民力強也五曰大封之礼以合衆正封疆以合衆人也嘉禮以親萬民其別有六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賑膳六曰慶賀

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三揖而至階三讓而升堂盥洗揚觶拜至拜洗拜受拜送凡以致尊敬也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四面之坐象四時坐賓於西北取嚴肅之義坐主于東南取温和之義坐介于西南坐僎于東北祭薦祭酒敬礼也嚌肺嘗礼也啐酒成礼也非專為飲食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鄉黨莫如齒叙坐尚齒礼也然礼有一命齒于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于族此貴貴之義也則叙齒之言亦必縉紳同華方可序

礼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人道尚右以右為尊故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卑于西也後人謂主人為東道主此也世所謂左適左遷皆不尚右意哉

朝官制初亦尚右後改尊左者以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迎侯生之礼也今人立則尚右坐則尊左此禮猶有古意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風曰磔五年一大祭曰禘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宵田為獠火田為狩皆所以講武也

武事　黃帝著陰符經其臣風后著握奇經蓋兵家之祖

也六韜三畧古傳以為太公之書元豐中乃以合于孫子吳子尉繚子司馬兵法李衛公問對名為武經七書而兵家之說益長矣黃帝三陣圖因井田以制兵一井分四道八家出之五為兵法四為閑地其中大將居焉至諸葛亮唯演其圖為八陣所謂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龍蟠是也唐李靖裁去二陣為六花陣此皆兵法之祖也

昔黃帝有五陣而五行之理明太公有三陣而三才之道著孫吳有常山蛇勢武侯有八陣圖此陣法之祖也

黃帝得玄女兵符十二法太公著文武龍虎豹犬六韜法孫武著兵書十三篇黃石公著上中下三畧此皆兵書之行于世者

古者相即将也民即兵也後世文武分而将相異任兵農分而軍民異籍天下事如血脉之不通而聯屬之甚艱矣況衛所與府縣不相統攝錢粮刑名各為總理變起倉卒而取辦于行移此虛文煩而實效少也

國家養軍本以衛民也今顧恐軍之陣陣而律法太重乃反毆民以衛軍巧立名色曰民壯曰勇士曰彔兵曰鄉兵甚至招僧兵借土兵軍民既襍紀律難齊反害地方而元氣頓索奈何奈何

律令　元世祖既定笞杖之刑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故合笞五十者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者止杖九十七我朝頒示大誥令官民人等有此大誥者笞杖徒流罪減一等無此者加一等今斷獄者每曰大誥減一等失旨甚矣

國朝洪武六年命劉惟謙等考定律令共撰名例衛禁職制户婚廐庫擅興鬭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之制舊律二百八十條續一百二十條舊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補唐律一百二十三條與夫洪武禮制諸司職掌大誥三編而廷平之法備矣

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此肉刑也司馬法以箭貫耳為眣刑斷足脛為趾刑斷足為刖剜眼為剭剜心為剚女子嫁之刑為斀剝肉醬為醢隋文帝定刑名有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

檇李穆希文　纂輯
薊北耿慎動　校正

原術總說

星相之術最神者稱袁天罡袁栁莊耳然亦不過據理以推論之也故星家之應多在五星相家之竒多在氣色吾恐五星流轉不一氣色隱見不常要難一一盡信人無全知物無全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是以貴盛者或阻于壽考富厚者或絶其子嗣世間諸福不能全備此命之禀賦不能盡得其純相之具受或有所虧欠耳古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且然況于人乎

伏羲畫八卦文王演易而卜筮興焉其卜字从卦旁也周有太卜之官筮短龜長以龜爲主男曰巫女曰覡

世言老醫少卜老取其閱練少取其明決

符呪之末句云急急如律令者言速去而不得滯也考之律令是雷部中捷鬼善走如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云

星　凡人之命有生死夭壽者有貴賤貧富者要之命當貧賤雖遇富貴又滲禍患而失其富貴焉命當富貴雖遇貧賤猶逢福善而脫其貧賤是以君子貴知命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乎生流行所以定時下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比和兄弟之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處合者極貴術者以年月日所直之時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斟酌推人壽夭貴賤等無不應驗此淺于五行者

術者以年月日占禍福富貴貧賤多驗者盖富貴人鍾靈毓秀其降生必值時月之無衝克與星宿之生旺者若貧賤出世氣類所召必值年月衝搏星宿衰敗其理固然

日月二曜與水火木金土五星共爲七曜今星家增入羅㬋計都月孛紫炁四星共十一曜焉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兎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脾雞無腎犬無腸猪無肋人則無不足也

二十八宿衍禽法角木蛟亢金龍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龍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貐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雉昴日鷄畢月烏觜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栁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

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盖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牛

羊為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如鼠水何不害馬火土牛羊何不殺亥之水耶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者不應大槩相服而相啖者以齒牙頓利肋力優劣也

談星命者有子平有五星有範圍前定諸數惟子平庶幾近理而多中相傳宋有徐子平精星學術家宗之故稱子平者之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陳摶呂洞賓同隱華山今推子平者乃祖宋末徐彥昇

人人有定命術士無全知天機難泄露泄露多陰怨但當

任運而行不必苦求全知恐以矜誇而損福也

祿位神物也數有定分令人因浮名冗利假貴虛榮過求致横死者甚衆豈知窮通有命忻戚由天影外影為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紫綬朱紱與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三台入座與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中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襍劇也當安命而不可妄認為已有

性與命本相通故性喜讀書其命必利科目性善營生其命必豐財貨作事債戾者命多罹禍很疾者命多速亡心慈者命必壽心刻者命必促修德以回天則盡性以至命矣苟戕德以戕福則寧不戕性以害命耶

[illegible]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故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蒼頡四目此皆異相也然項羽之重瞳與舜一也勾踐之鳥喙與皋陶之鳥喙一也殊不知項羽勾踐特駑馬之一毛似驥耳

相形不如論心又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形相隨心滅若專論其形則孔子失之子羽曾肅失之龐統矣

夫人心地邪正見于眸子之明眊性度善惡顯于眸子之光急緩此觀人則祿位之大[illegible]之豐嗇可知矣又能聽其聲之洪遠嘶殺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淺厚薄人焉廋哉

昔人聞聲而知其必滅族遇碁而知其為異物者此也

人之心術與相貌應合如矮人多狙詐醜人多奸險瘦人多無情斜視人多顛利瞽目人多毒害又有因業而害心術者如文人多無行刀筆人多忘義商賈多趨利射獵人多殘忍

龜卜　龜有九種石泉蔡江洛河淮旱海是也春用青夏用赤秋用白冬用黑四季月用黃靈上負象上下二十八匡法二十八宿骨有六間法六府匡有八間主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二時故象天地辨萬物者龜也其灼之之法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

乾草枯骨甚多獨以蓍龜占者蓋龜之言久也必千歲而

後靈蓍之言耆也必百年一本生百莖蓍乃草之最壽者
要之禽獸草木之壽久而後能知吉凶也
枯草朽骨尾礫金石術者緣此以前知吉凶悔吝者蓋以
我之神合天地之神以我之氣合天地之氣耳籤筶蓍龜
蓋無心也無心則公公則明明則先知真實則不偽不偽
則誠誠則無不通也籤與筊筶即古之尾卜蓋擲之以卜
休咎仰為吉覆為凶上為吉下為凶也
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下和平王
道得而蓍莖長丈餘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覃之
吉凶得失不惟蓍龜能卜之也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

襄仲歸父以言卜游夏以威儀卜沈尹以政卜孔成子以
禮卜此亦精誠之極而已

醫

古者醫師掌萬民之疾上醫醫國其次醫人昔神農
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治百病始興醫道時未有文字着
本草藥性黃帝命岐伯作內經即素問也令俞跗察明堂
究脉息太乙雷公有炮炙論秦越人號扁鵲盧國人呼盧
醫作八十一難經長桑君遇扁鵲授以藥方飲以上池之
水治病能見人五臟之癥結張仲景作藥性賦著傷寒論
晉太倉令王叔和撰脉經脉訣脉賦孫思邈有千金秘方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
通也世人不察唯五穀是甘聲色是耽滋味煎其五臟醴
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
神夫以一身而內外受敵必藥石而後能生也
醫者意也湊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間可解不可言
故古人有坭丸簑草可以療病此蘇耽橘井不專藥石也
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也熱之攻寒寒之攻熱此正治也
因寒攻寒因熱攻熱此因治也子虛者補其母母虛者益
其子培東耗西增水抑火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此因
病變化之妙也
形不足補之以味精不足補之以氣此醫家要旨也然甘

溫之味補脾鹹寒之味補腎人皆知之若補氣者蓋藥物
有味有氣如氣清則入首氣濁則入足陽氣則升上陰氣
則下降氣香則竄入湊理氣重則滲入血脉人皆不解必
理會藥品而技之不可按方處治
脉理難明如至虛而有盛候大實而有羸狀如此疑似人
多秘疾以試醫之能否何其輕身之若此也
人之脉氣如長人長脉短人短脉瘦脉露肥脉深性急者
脉弦性快者脉利狠者脉勁慈者脉和不攝者病輕脉重
有養者病重脉輕要在指外盈虛消息之可也
凡風寒暑濕在外者則為氣中于人者則為毒發為癰疽

癰痢不可不謹故人之居止棲息須秘固高燥則無恙臺木滋味本與人身精神不同止是藉其寒溫甘苦性氣救偏補敝耳製附子必須大熟不爾則有癰疽之禍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病有五一稟受之病二果報之病三六淫之病謂風寒暑濕燥火也四七情之病謂喜怒等情也五金瘡之病謂攧撲外傷等也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也輕身重財二也衣食不能適三也陰陽并藏氣不和四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也信巫不信醫六也

神聖工巧蓋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脉而知之謂之巧東垣處方治病藥品極多如韓信用兵多多益善聖醫也他如張子和之汗吐下三法宜于北朱丹溪之補陰諸方宜于南皆良醫也

貴人之病有四難治蓋自用而不任醫也將身不能謹也骨節安逸不能使藥也好逸而惡勞也

治目者大都用涼藥點治不知目者血之華也血得熱則行得冷則凝古人點目以氷片乾薑所以散其邪於外也故精明之府不容一毫渣滓當外傳熱以散其邪則精膜

舒韓內用溫藥以和其血則血脉通利

痘疹之法根于骨髓肺臟與諸瘡不同故出痘切莫用藥用藥則反傷生上痘不必用藥下痘用藥亦無功惟中痘則須用藥以扶持之

堪輿　風水蓋風行水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莫大乎水故擇居點穴莫離乎風水大凡風水一取勢二取形三折明堂四登龍虎五對朝山

山之發腦處此正生氣也窮極處此為絶氣也其枝蔓處乃為散氣欹斜處乃為敗氣而孤弱處亦為敗氣要之得水則氣止無風則氣聚人能知此生氣又知聚法則吉矣

取山者須頂山取水者須近水則易應驗故人欲取水應當築高墳令棺頭見水則刻期而應然近水欲乘氣也而不知地氣居中太近則洩大凡墳樹照水者忌立穴照水者忌居室映水者忌櫓聲響櫛者忌為此也

堪輿家云山肥人飽山瘦人飢山清人美山濁人蚩山完人喜山破人悲山歸人聚山走人離山伸人壽山縮人低山明人達山暗人迷山向人順山背人欺又云以端方而知其忠以傾側而知其佞柔亂以知淫卑劣以知賊粗猛以知惡疲薄以知貧粹美以知慈威武以知斷分窮源大江而知出身之遠近觀城外內局而知器量之弘隘

水本動妙在靜中固矣若靜而無動則一泓蓄水生氣何存山本靜妙在動處固矣若動而無靜則行龍桡棹奔驟未見棲息真氣何居要必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始妙

龍穴生成吉凶未遠合以砂水吉凶始成且如龍者定貴賤知輕重至于穴則能含育亦未能致禍福唯以砂水合成則吉凶立見故葬經云龍為公穴為母砂為子孫水為財源然砂水固宜佳尤以龍穴為主故曰砂如美女貴賤從夫水似精兵強弱在將大抵龍穴不能十全須要砂水相扶若龍穴全美而砂水小疵無妨書曰好龍如桡棹舡好穴如僧坐禪好砂如螳捕蟬好水如弓上弦龍不跌頓

無勢穴不分明無氣砂不朝拱無意水不灣環無趣

田龍比之山龍最得力故曰高山一丈不如平地一尺平地龍若得砂水關護則是平洋不怕八風吹矣須兩水夾送時時隱起堆阜藏踪閃跡藕斷絲連乃為奇而真也至結穴處必隆起高于平田蓋高山取窩平地取突突中有旺氣也

吉地但當培補不可輕于開鑿故云龍不足挑土築砂不足栽竹木水不足開灣曲

天地間大地必心通造化者識之第一要知地此郡鍾聚元氣第二要知時甲子與地氣相合第三要知人其家祖德積善否又必望他方之氣任推遷之運識穴不差毫髮方可若其家不應得而強圖或力小而圖大則術人受殃

生人辭福

夫人之居止日挹山川之氣而鍾其靈秀人之墳墓子孫世守之而受其氣其以類而應者理之必然也然人之墳墓太遠城郭村鎮恐有魑魅罔兩侵擾亡竟不得安妥塋地有五患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

古經謂白虎蹲踞蓋虎身如龍而頭如虎龍有鱗甲虎有毛彩如虎而長者也故其蹲踞非世間之虎蓋取其委曲

蟠踞之象以地之龍虎言之虎之利害尤重以龍不噬而虎好噬龍不帶殺而虎帶殺故塋後不可動動則禍見術家論四獸不拘東西南北但拘左右前後論左山又不拘定左右但拘水之去處為左來處為右猶言上手下手也

指南鐵蓋以針浮水定子午即水羅經也針能辨南北者磁石之氣也術士藏針不離乎石正欲針傳磁石之氣耳磁石乃陽物故氣亦從陽陽氣在南故針峯亦向南針首向比者得氣重濁戀乎陰也近來傳倭法以針入盤中貼紙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謂之旱羅經南方之正當用子午正針江南地偏故用壬丙維針

農　闢土殖穀曰農能曲知時令以耕種故字从曲从辰也三農者謂山農澤農平地農也菑畬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燒草下水種稻益生悉芟去復下水灌草死稻長謂之火耕水耨

剡木為耒柄也斵木為耜起土之鋘也神農創之犁供耕之具以牛牽之耙平田之器鐵齒以除草者也鉏誅助也去穢助苗者也一作鋤鎛鎡也

水車以人轉之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功倍於常者也桔槔汲水器也鑿木架梁前輕後重以挈水者也子貢為之轆轤井上汲水之圓轉木也漢人為之戽斗用手上水者也

有口有柄象北斗形高阜田用之

簑雨衣也江東人取白鷺頭上毛為接䍦曰白鷺簑笠織竹夾箬葉為之戴在首者杵舂具也臼舂也黃帝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碓亦舂也以杵擣米也後世加巧因借力蹈碓而利十倍之彭碁又造水碓水磨公輸班作磨鑿石為之上下相合研麥為麪礱編竹木附泥以破穀出米此漢人製也篩竹器去米皮者簸箕所以揚糠皮者也

季春后妃躬桑禁婦女毋得觀省使親蚕事蚕事既畢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

商　市井古者井田因井為市以相交易故曰市井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會二家之交易曰驓駔者其首率也蓋人或有所廢置彼居邑中乘時以射利也淂利為乾失利為沒乾沒與陸沉之彖同

子貢好廢舉謂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轉而取利也陶朱公候時轉物逐十一之利計然善計筭著萬物録以絶四方之所自出范蠡師之

秦陽以田農富甲一州雍樂成以行賈饒裕猗頓以盬販起家郭縱以冶鑄成業至于蜀卓花孔齊擅山川銅鉄魚塩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此皆治生用奇者也

漁　漁人之職歲五取魚則以孟春獺祭為一季春薦鮪為二秋獻龜魚為三孟冬獺復祭魚為四季冬始漁為五

漁之為事也有釣網罟筌罛罶罩罧涔罾笱籓梁罨算籊銛之類昔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然其始則自燧人氏教人以漁

漁者從水捕魚故从氵从魚釣曲鉤也竿以竹為之持之以釣魚者也綸以絲為之繫之竿上以懸鉤餌者也罾魚網一柱四界網以大繩為綱浮水而牽者也蓋水濶用網水深用罾水淺用叉罩罾之屬蔪編竹為籬置之于水俟水退魚留則捕之大魚跳跋籬扈而出故史稱跋扈筌以

竹為之筒斷竹沉水取魚蝦者也

樵　樵木薪爝火者故字从木焦牧牧牛者故字从牛旁古者州長亦謂之牧取牧養之義也

田獵　獵狡獵也逐禽者也春為蒐夏為苗秋為獮冬為狩蒐者搜索取不任者苗者為苗稼除害也獮者為順殺氣也狩者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義不專在于禽獸也是以古者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獺祭魚然後漁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羅綱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妖夭不覆巢

匠氏　梓慶之木鐻師倕之草人魯班之木機雲梯預浩之撰木經此皆匠氏之精巧者也規以為圓矩以為方準則也繩即今之墨斗也蓋繩直生準揆平取王之器也

追師玉工也鄄匠石工也埴工瓦也甄者冶工也巧冶鉄匠也冶銀金銀匠也

錐鋭器鑽之屬也鑿穿木者也鉋剗同砟刀也鏟平木之器斧斫也柯斧柄也鋸以鐵為之有口有齒嚙木吐屑者也鉋光木之器以鐵為之此皆木工之所必資者也

隱逸　隱逸大隱隱在朝小隱隱山林許由隱箕山漢龐公隱鹿門晋宋纖隱酒泉唐田游巖隱嵩山宋林逋隱[illegible]孤山魏野隱洛下皆隱于山林而為隱士也與世之沽名釣譽者不同

昔人有天隱地隱人隱名隱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白樂天又有大隱在朝中小隱在丘樊中隱在留司之異

畫工　畫者挂也以五色画物象也黃帝時臣史皇作画起然其法后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崔嵬而泉洒落烟雲出沒徑路迂廻松偃蟠龍竹藏風雨謂之入格

画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

画家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氣求也画人最難山水次之狗馬等又次之若樓臺殿閣一定器耳如画花草服飾須要合時桃李芙蓉並画一景胡服靴衫翹施于古衣冠組綬長用于今豈理之所宜耶且皆為非[illegible]所有牛車非嶺南所宜直須辨古今之物商風土之宜方可下筆不然是亦鄭玄之未辨相梨蔡謨之不識蟛蜞耳

作画者清淡可細密亦可老硬可[illegible]亦可唯以氣韻生動為主苟不匠心布巧不聚神[illegible]則[illegible]馬[illegible]擊柳末矣豈足為佳故丈山尺樹寸馬豆人[illegible]最画令畫不傳神遠山無皴近水無波遠人無[illegible]也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神寫影都在阿堵其次在顴頰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于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定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安得其見其天然之真乎画者能悟此意自得于筆目之外矣

傳真寫形似非難寫心之精微為難蓋君子小人貌或相類心實不同世俗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日角也然堯眉八彩禹傳馬卿亦八彩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漢高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王鳳姿李相公亦鳳姿世俗所謂相之至惡者如虎狼豕熊鳶肩也然尼父面如蒙魌陽貨亦蒙魌實將軍

鳶肩馬周亦鳶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超亦虎頭画者徒以其形狀而不得其心之精微豈得為善乎

射　羿射十日而中其九烏甘蝇彎弓而獸伏鳥下養由基百步能穿楊賀援勝走馬射飛此皆執射而以善鳴者也唯吾夫子矍相之圃之射可以觀德矣

投壺射之細也聖人取之以為禮而用之鄉國焉蓋不使之過不使之不及者中也不使之偏倚者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壺徑四寸耳三寸高一尺箭十二枝長二尺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

博奕　堯以子之愚乃斵木為棊梡革為鞠作圍棊以教之至周武帝始造象戲有日月星辰之象與今象棋不同一云戰國用兵爭強之術故時人用戰爭之象為棊勢也王郎中以此為坐隱支道林以此為手談

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子黑白分陰陽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陣行之在人蓋王政也局路三百六十象周天之數也分為四角象四時也隅各九十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氣候也

陳思王曹植製雙陸局置骰子二其法率以六為限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近閑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閑及

前一子謂之坑凡落坑塹者非首采不出凡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踏三馬世之斜率蒲博者謂之囊家蓋賭有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了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博陸采名也

博局戲六箸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閑塞之宜得周通之三路蓋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梟公也六博得公最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世人謂之摴蒲是也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逐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盃投擲之義今作骰者非

俳優雜伎　俳優優人為戲者也俳者言其非是人也以

俳為倡優者言其人之倡狂而可憂者也至唐而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今有教坊司然曲貴熟而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淨閙場而曰淨皆反言之也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也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陳平知冐頓妻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閒閼氏見之慮冐頓納之遂退軍後人番為戲具吞創走索伎倆之奇者也俗名傀儡為郭禿盖當時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以呼為郭禿爾

娼妓娼倡優也古者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唐葱嶺以

東俗喜淫龜孫于閭置女肆以征其錢

藏鬮即今之猜拳也漢武見河閒女子色美兩手皆拳百人擘之莫舒帝自舒之納為夫人稱拳夫人即鉤弋也帝寵之為藏鉤之戲

蹴踘黃帝造以練武事者以革為圓即今之毬也鞦韆北方寒食為此戲長絕懸架上士女坐立其上以習輕趫

說原卷之十五終

說原卷之十六

檇李穆希文 纂輯
薊北耿愼動 校正

附原歷代帝王授受世系國都說

伏羲 風姓代燧人氏而王在位一百一十八年都陳今開封府陳州

神農 姜姓代伏羲而王在位一百四十年都魯曲阜

黃帝 公孫姓繼神農而王在位一百十年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

上自伏羲至神農黃帝為三皇其後五帝皆其裔也

少昊 巳姓黃帝子在位八十四年都魯曲阜

顓頊 姬姓黃帝孫在位七十八年都商丘今開封府歸德州

帝嚳 姬姓黃帝曾孫在位七十五年都亳今河南偃師縣

自帝嚳以前仍舊史志其大畧耳自堯以後則紀其甲子繫其年數焉

唐堯 帝嚳子姓伊祁初封唐甲辰即帝位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始建寅為歲首在位七十二年薦舜攝位二十八年乃殂落起甲辰盡癸未凡一百年

虞舜 顓頊五世孫姚姓在位三十三年薦禹代位一十七年陟方乃死起甲申盡癸酉凡五十年都蒲坂今平陽府蒲州

夏禹 姒姓黃帝玄孫鯀之子都安邑今平陽府安邑縣徙翟陽今開封府鄧州至相徙商丘有窮后羿弒相篡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自

之夏統中絕凡四十年少康中興至桀為湯所放起禹甲戌盡桀甲午凡十七主四百四十一年禹七年啓九年太康二十九年仲康十三年相二十七年羿浞篡四十年少康二十二年杼一十七槐二十六芒十八泄十六不降五十九扃廿一廑廿一孔甲三十一皋十一發十九桀五十二年

商湯　子姓契六十二代孫都亳今南亳今開封府歸德縣至盤庚五遷後復居亳西亳今偃師改國號曰殷紂乃亡焉起湯乙未盡紂戊寅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湯三十三年太甲三十二年沃丁二十九太庚二十五小甲十一雍己十二太戊十五仲丁十三外壬十五河亶甲九年祖乙十九祖辛十六沃甲二十五祖丁三十二南庚二十五陽甲七年盤庚二十八小辛二十一小一二十八武丁五十九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廩辛六年庚丁二十一武乙四年太丁三年帝乙三十七年紂三十二年

周武　姬姓后稷十三代孫都鎬今南安府成都縣平王東遷今河南府至赧王為秦昭襄所弒起武王己卯盡赧王乙巳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武七年成三十七年康廿六年昭五十七穆五十一共十二年懿廿五孝十五夷十六厲三十七宣四十六幽十年平四十六桓廿三莊十五釐五年惠廿五襄廿二頃六年匡六年定廿一簡十四靈廿七景廿四敬廿七元六年貞定廿六考十五威烈廿四安廿六烈七年顯四十八慎靚六年赧五十九年

春秋戰國　周平王以後為春秋之世武王封八百國至是惟餘大國十二與周同姓者魯衛晉鄭曹蔡燕吳與周異姓者齊宋陳楚秦餘小國不盡述周威王以後為戰國之世齊楚燕秦趙魏韓大國存者僅七而三晉田齊已非初封之舊始皇滅六國掃除帝王封建之制是蓋世變之大端也

魯　周公子伯禽受封之地今山東曲阜縣傳三十二世至戰國時為楚考王所滅

衛　武王母弟康叔受封之地今河南淇縣傳四十二世為秦二世廢為庶人

晉　成王弟叔虞封于唐初都平陽徙曲沃又徙絳縣後更號晉至文公始霸傳九世至頃公而公室益弱六卿曰大至幽公時韓魏趙滅智氏分晉地號為三晉晉止有絳

曲沃二邑後三晉以威烈王命為諸侯至靜公而三晉廢為庶人凡三十九世而晉祀絕焉

鄭　周宣王後母弟桓公所封之地本都西周畿內今西安府後徙都新鄭今開封府新鄭縣傳世一十二至君乙為韓所滅韓徙都之

曹　武王弟曹叔振鐸所封之地今兗州府曹縣傳世二十六至伯陽為宋所滅

蔡　蔡叔所封地今河南上蔡縣傳世一十四至元侯為楚所滅

燕　名公所封地今順天涿州三十餘傳至子噲讓子之齊伐取之昭王滇國後喜為秦所虜滅之

吳　大伯仲雍之所封也（今蘇州吳縣）至壽夢始稱王傳二十五世夫差為越所滅（前八大國皆周同姓諸侯後九大國皆異姓也）

齊　太公呂尚所封之地都營丘（今青州）至桓公始覇傳至康公田和受國命為侯遷康公海濱以繼姜祀國遂滅

宋　子姓紂庶兄微子受封也（今歸德州）傳至襄公始覇天下至王偃齊與趙魏共滅之而分其地

陳　媯姓武王封舜後胡公也（今陳州）至春秋公子完奔齊陳遂為楚惠王所滅後完子孫乃大于齊是為田氏胡公至閔公傳卅二十五

楚　本黃帝姓周封鬻熊子繹于楚姓芊氏後僭稱王至武王益強大至文王始都郢（今荊州）傳莊王始覇天下至考王徙壽春後浸弱為秦虜而已

秦　顓頊之後虞時有柏翳佐舜功賜姓嬴后非子封秦秦而始大至穆公遂覇西戎傳孝公國富兵强昭襄乃滅周并六國而稱帝焉

田齊　媯姓陳公子完之後也至田乞事齊景公專政乞子恒弑簡公又三傳至田和以周安王命為諸侯後威王遂大治自田和至王建凡七世而降于秦亡其國

趙　本與秦同姓後造父事周穆王封趙城遂為趙氏都邯鄲春秋時趙夙事晉傳至于朔為屠岸賈滅之後程嬰杵臼立朔子武以威烈命為侯至幽繆為秦虜而已焉

魏　本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都大梁（今開封府）國絕後有畢萬事晉食邑于魏後犨子與韓魏共滅智氏其孫文侯斯以威烈命為侯六世王假為秦滅已

韓　本與周同姓武王子韓法之後國絕其裔事晉為韓氏傳至康子與趙魏分晉地至韓虔以威烈王命為侯傳昭侯始强盛後五世王安為秦虜而已

秦始皇　姓嬴氏名政自昭襄滅赧王而周亡秦楚燕齊趙魏韓七國爭雄正統不續凡三十四年至始皇滅六國庚辰始稱皇帝都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二世子嬰為項羽所滅

起始皇庚辰盡二世甲午二主凡十五年句秦滅周至漢滅秦凡五十年

西漢　高祖姓劉名邦乙未滅秦戊戌滅羽已亥即位都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至平帝崩莽賊立孺子嬰號稱居攝後廢嬰篡位十五年國號新室後三輔殺莽立劉玄為盆子所殺光武中興是為東漢起高祖乙未盡孺子丁卯凡十二主二百一十一年并莽賊劉玄共二百三十年

（高祖十二年惠七年呂后八年文帝二十三年景十六武五十四昭十三宣二十五元十六成廿六哀十八平九年孺子二年莽十三年劉玄三年）

[illegible]賊莽漢法苛令煩民貧盗起四方僭擬其大者凡八國

若劉水據雎陽爲梁劉盆子爲赤眉所立爲漢彭寵據漁
陽爲魏董憲據海西盧芳據安定爲燕張步據臨淄爲齊
隗囂據天水爲朔寧公孫述據蜀爲成
東漢　世祖光武名秀高祖九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都
洛陽至獻帝爲曹丕所篡起光武乙酉盡獻帝己亥凡十
二主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二年明六年章十三和十七殤一年安十九
順十九沖一年質一年桓二十二靈二十二獻三十年
魏　文帝姓曹名丕操賊子篡漢都鄴今河南彰德府至
元帝爲司馬炎所篡起文帝庚子至元帝甲申五主凡四
十五年　司馬溫公以魏爲正統者以漢魏晉授受相接之
年耳此爲帝王授受之畧故亦右魏而左蜀若綱

目以蜀爲正統者所
以正萬世之大義也
蜀漢　先主姓劉名備漢景帝中山靖王勝之後都益州
今成都府起先主辛丑盡後主癸未凡二主四十三年爲魏所
滅漢至此共四百六十九年
先主二年後
主四十一年
吳　姓孫名權都武昌徙建業今南京起孫權壬寅盡庚子
凡四主共五十九年爲魏所滅
西晉　武帝姓司馬名炎懿賊之子篡位都鄴至愍帝爲
後趙劉聰所弒元帝南渡是爲東晉起武帝乙酉盡愍帝
丙子凡四主共五十二年

武廿五年惠十七
懷六年愍四年
東晉　元帝名睿琅琊恭王覲之子至恭帝爲劉裕所篡
起元帝丁丑盡恭帝乙未凡十一主一百年
元帝六年明三成十七康二穆十七哀四
廢五簡文二年孝武廿四安廿三恭一年
兩晉通計一百五十五年合江左以來五胡雲擾正統不
絕如綫夷人襍據迭興迭亡凡十八國
前趙名劉淵匈奴遺種首倡據平陽稱帝國號漢弟聰立
殺懷愍聰子粲爲靳準所殺劉曜代立改國號趙後爲石
勒所滅
後趙名石勒以胡羯據順德滅趙稱帝爲石虎所篡虎爲

石遵所殺篡至冉閔而并于慕容雋
前秦苻洪以氐酋據長安降趙叛趙號爲秦後爲苻堅所
弒篡堅敗于晉子丕立于鄴爲慕容永所殺丕子登復立
迨後爲後秦姚興所滅
後秦名姚弋仲西羌酋長事趙降晉子襄叛晉苻堅殺之
弟萇降秦後據北地滅堅入長安傳子興爲劉裕所滅
前燕鮮卑慕容廆爲寇降晉據遼東子皝受封燕王後子
儁稱帝儁子暐爲苻堅所滅
後燕苻堅敗皝子垂復叛堅稱帝保定號南燕傳寶傳盛
[illegible]爲慕容雲所取

南燕慕容寳以慕容徳鎮鄴中稱帝傳兄子超劉裕滅之
西燕慕容冲叛秦于平陽稱帝號西燕後被弑立其将段
随慕容永襲殺之永遂破秦稱帝爲慕容垂所滅
北燕慕容雲據昌黎稱帝傳弟弘爲拓跋魏所滅
代拓跋氏以鮮卑部長據代晋封椅盧爲代王數傳至左
翼揵爲庶長子遂所弑秦人殺遂而分其國孫桂奔賀蘭
部諸酋長立爲代王後改稱魏據中原是爲北朝
西秦乞伏國仁乘符堅敗據臨洮稱西秦王傳弟乾歸數
傳爲夏主赫連定所滅
後蜀李特據廣漢弟雄據成都稱帝號漢傳兄子班至李

期爲推弟所篡後傳于勢爲桓温所滅
前凉張軌以凉州刺史功封西平公傳子寔寔弟茂茂弟
駿駿子重華稱王數傳至祐至玄靚至天錫符堅滅之
後凉呂光叛秦據姑臧稱梁天王子紹爲庶兄纂所篡呂
超又弑纂立其兄隆爲秦姚興所滅
南凉禿髮孤烏據河西（今之西寧衛）號南凉傳元利鹿至缛檀
爲西秦乞伏熾盤所滅
西凉李暠據敦煌（今之肅州）後徙酒泉傳子士業爲北凉沮渠
蒙遜所滅
北凉沮渠蒙遜據張掖（今甘州衛）後徙姑臧子茂業爲拓跋魏
滅之（已上五凉俱屬陜西行都府）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今之寧夏）稱王號夏後取長安稱帝後爲
拓跋魏所滅赫連定復稱帝于平凉爲谷渾所滅

南北朝　晋室云亡南北分據其接東晋之統而立國江
左者則有宋齊梁陳謂之南朝據有中原假尊號臨天下
則有元魏東魏西魏北齊後周謂之北朝

宋　高祖姓劉名裕篡東晋都建康至順帝爲蕭道成所
篡起武帝庚申盡順帝戊午八主凡五十九年
（武帝三年少帝年文二十世祖十一廢帝二明八年蒼梧王四順三年）

齊　高祖姓蕭名道成篡宋都建康至和帝爲蕭衍所篡

起高祖己未盡和帝辛巳五主凡二十三年
（高四年世祖十二明五年東昏二和帝一年）

梁　武帝姓蕭名衍篡齊都建康至簡文爲侯景所弑元
帝即位江陵後被魏執陳霸先立敬帝遂爲霸先所篡起
武帝壬午盡敬帝丙子四主五十五年
（武四十八年簡文二年元三年敬二年）
後梁宣帝名詧自元帝被魏執之後據漢陵（今荆州）號後梁
傳三十二年（其立國雖似蜀漢然詧爲武帝之孫乃指兵入冠因執季父而戕之且稱藩于夷不得此蜀漢之爲漢討賊者同例）

陳　武帝姓陳名霸先篡梁都建康起武帝丁丑盡后主

已酉五主三十三年而隋滅之
武三年文九年臨海二宣十四后主七年
南朝起宋武庚申盡陳后主已酉凡共二百七十年
元魏太祖拓跋氏名珪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府至孝文改姓元遷
洛陽孝武圖高歡不克奔長安宇文泰弑之立寶炬歡立
善見于鄴分為東西魏凡十三主
東魏孝靜帝名善見孝文孫為高歡所簒
北齊文宣帝姓高名洋歡之子簒東魏都鄴至幼主為後
周所滅
西魏文帝名寶炬孝文孫都長安至恭帝為宇文覺所簒

後周孝閔帝姓宇文名覺泰之子簒西魏都長安至武帝
滅北齊靜帝為楊堅所簒
北朝起自東晋孝文帝之十四年至元魏孝武奔長安高
歡立善見于鄴為東魏宇文覺簒弑孝武立寶炬于長安
為西魏高洋簒東魏為齊宇文覺簒西魏為周其後齊為
周所滅周又為堅所滅起丙戌盡庚子共一百九十六年
隋 高祖姓楊名堅簒後周辛丑建元已酉滅陳都長安
至恭帝為唐所滅起高祖辛丑盡恭帝丁丑三主三十七
年
高祖二十四年煬帝十一恭帝一年

隋末僭偽者一十七國迭興迭已至唐高祖武德七年而
後太平林士弘據江南號楚 竇建德據河北號夏 李
密據洛陽號魏 薛舉據隴西號秦 劉武周據馬邑號
定楊 梁師都據朔方號梁 宇文化及據魏縣號許
蕭銑據江陵號梁 李軌據河西號涼 王世充據洛陽
號鄭 沈法興據毗陵號梁 李子通據江都號吳 朱
粲據荊沔號楚 夏故將劉黑闥據洛號漢東 高開道
據漢陽號燕 杜伏威據江淮號吳 輔公祐叛唐據丹
陽號宋
唐 高祖姓李名淵滅隋都長安至哀帝為朱溫所簒起

高祖戊寅盡哀帝丙寅二十一主共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九年太宗二十三年高宗三十四武后廿三中宗五年睿三年玄宗四十三肅八代十七德廿五順一年憲十五穆四敬二文十四武六年宣十三懿十四年僖十五年昭十五年哀帝五年
梁 太祖姓朱名溫唐賜名全忠簒唐都汴至均王為後
唐所滅起太祖丁卯盡均王壬午二主一十六年
後唐 莊宗姓李名存勗滅梁都洛陽至廢帝為石敬瑭
所簒起莊宗癸未盡廢帝乙未四主一十五年
晋 高祖姓石名敬瑭簒後唐都汴至出帝為遼太宗所
滅漢高祖繼之起高祖丙申盡出帝丙午二主一十一年
漢 高祖姓劉名知遠繼晋都汴至隱帝為郭威所簒起

高祖丁未盡隱帝庚戌二主共四年

周　太祖姓郭名威篡漢都汴至恭帝己未三主共九年

而宋太祖滅之

自梁紹唐統至周恭帝五代共五十二年而爲宋

五代之間四方割據僭僞者凡十國　錢鏐據杭州傳元瓘至弘俶凡五世號吳越王獻其地于宋　馬殷據湖南今長沙傳子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凡六世號楚王爲南唐李昪所取　王審知據福州傳起翰至延鈞子曦爲王曦所篡國號閩凡六世　楊行密據淮南子渥被弒立隆演演傳弟溥凡四世國號吳爲南唐李景所篡　王建據成都傳子衍爲後唐莊宗所滅號前蜀　高季興據荊南傳子從誨保昭保勗凡五世號南平附于宋　劉隱據廣州國號南漢子玢爲劉晟所篡晟子鋹爲宋所滅　孟知祥據成都繼王衍稱帝號後蜀傳子昶爲宋所滅　李昪受吳禪據金陵號南唐傳子璟爲宋滅之　劉崇當高祖之弟隱帝敗已崇乃據太原號北漢後更名旻傳子鈞至繼元爲宋所滅

宋　太祖姓趙名匡胤取後周都汴自太祖庚申至欽宗丙午爲金所遷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　高宗南渡是爲南宋

太祖十六太宗廿三真廿五仁四十二英四年神十八哲十五徽廿五欽一年

南宋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南渡都杭至少帝爲元所滅起高宗丁未盡少帝丙子凡七主一百五十年

高宗三十六孝廿七光五寧三十理四十度十年少帝二年

少帝被元執入燕二王航海至福州陸秀夫立益王是爲端宗後帝崩又立弟衛王是爲帝昺後至崖山陸秀夫抱帝沉于海而宋祀絕起丙子盡己卯共四年與宋相爲終始者則有遼金元爲强盛而西夏止據一隅耳

自宋太祖起庚申至帝昺己卯通計三百二十年

遼之先號契丹太祖姓耶律名阿保機後名億立國建元稱帝都上京今遼東之號遼凡九主共二百九年宋與金共滅之

金　太祖姓完顏爲女真酋長名阿打骨後名旻立國建元稱帝都上京滅遼號大金凡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西夏本西魏拓跋之後唐以拓跋思業鎮夏州賜姓李後據州稱號傳孫繼倖宋太宗賜姓名趙保忠又賜繼遷名趙保吉兄弟叛服不常繼迁子德明襲封西平王子元理僭帝稱夏每視遼金宋以爲向背後爲元滅之西夏即今之陝西行都司甘肅衛也

元　太祖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世爲蒙古都長滅國六

十國夏戲金備帝稱元丙子取宋遂正大統起太祖丙寅盡順帝丁未凡十三主共一百六十三年自世祖忽必烈承宋統至順帝北去凡九十年初都今之宣府後都今之
京師
順帝失政群雄並起方谷珍首亂稱帝據浙東垂二十年
降于
大明徐壽輝據蘄州国號天完敗于元遷洛陽又迁江州爲陳友諒所弑　張士誠據高郵国號大周　韓休兒劉福通都亳州国號宋敗于元福通又都汴元又敗之　明玉珍據成都號夏　陳友諒據江州稱帝號漢　陳友定據福建　毛貴田豐山東何真據廣東　劉益據遼陽俱
滅于
大明馬

說原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穆希文撰希文字純文嘉興人是編成於萬歷丙戌分原天原地原人原物原道術五部裸採事迹間亦論斷其體例在類書說部之間大抵剽剟之談非根柢之學又不著其所出更茫無依據

焦氏筆乘六卷續集八卷

〔明〕焦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謝與棟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焦氏筆乘八卷》提要

筆乘自序

曩讀書之暇多所劄記萬曆庚辰歲友人取數卷刻之餘藏巾笥中未出也迨牽絲入仕隨所見聞輒寄筆札尋以忤權見放弃迸之餘不皇檢括散軼者十有五六頃卧園廬蠹殘漫漶不復省視久矣筠州謝君吉甫見而惜之手自排纘并前編合刻之以示同好余觀古今稗說不啻千數百家其間訂經子之譌補史傳之闕網羅時事綴輯軼文

不謂多取而膚淺杜撰疑誤觀
聽者往往有之余尚欲投一杖於
鄧林間哉顧國家之典制師友
之微言間有存者當不以余之
鄙而廢也在覽者擇之而已
萬曆丙午春日焦竑書於所居
之忻賞齋

焦氏筆乘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校
男焦尊生茂直

仲修勸讀論語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頗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

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已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為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

但終非真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

不改其樂

談苑醍醐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岩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憒憒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曾論此有吳君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有若無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申棖

論語申棖鄭玄云卽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棖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棖卽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膛亦作瞠橖亦作樘鎗亦作鏿六

字並音鐺皆諧聲字也振亦音棖本作㲉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棖史記有申棠無申棖信譌也

騶虞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爲獸因擬之爲鵲巢之應或以爲不殺或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

明矣說文騶廄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即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即周禮[illegible]之屬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illegible]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廐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豝豵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於文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爲鵲巢之應也賈誼

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知虞爲司獸之官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

尚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illegible]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眞古文十六篇出[illegible]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illegible]雜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illegible]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

賚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

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為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氷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

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匕

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詞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

開塞書

商君傳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

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畊督戰爲本不自知其敝耳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

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縻牛繮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靡劘與摩通漢賈山傳自下劘上注音摩厲也剀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𩰫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啟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毋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毋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先

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佛典解易

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千逕九逵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寧差又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横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於佛書耳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爲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當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烝韻而肱鞃堋薨弘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祖則其韻亦韻之祖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爲諼諼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誤認背字又

誤

咎繇鐘繇二繇同音

古尚書皐陶作咎繇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遥遥不至正舉其父諱戲之也今多讀爲由誤

敖誤爲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

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傲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誤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於理難叶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恒雨爲狂爲惡也況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某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皋令印皐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

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
從大能無外嚮之筆皐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
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
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
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
其來久矣

太誓總德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
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猶淫僻者也又

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
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此語書皆無
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寃
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
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决河而見直指
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卽罷者邪

人參贊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故韓翃
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
爲韭感百陰爲菖蒲呂氏春秋菖蒲亦名堯韭唐
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
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那出白
雲來

太白詩誤

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按史記子房授

書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謂橋爲圯二字不應複用

韋莊詩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
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
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
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
玼終損連城之價

一綫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詩宮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禿節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旄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公冶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子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志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庲降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爲訓也如李悝平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揺

莊子逍遥古作消揺宇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氷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而水揺雖動也不傷其内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

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為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正此意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注云澳隈也箓王芻也竹篇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箓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箘簬又曰淇衛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又伐淇園之竹以為矢是淇之産竹自古而然詩曰綠竹猗猗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猗猗毛陸之說未可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

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為常數而莫之畏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為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然觀太白詩

蓋見古語之妙

煮白石

韋蘇州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

所以爲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爲全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即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即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

魏志鍾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合邪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深衣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襟制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衽所添兩襟也更加鉤起於肩上即是鉤邊若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濶而後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剪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吳子行閒居錄

一錢

阮孚曰持一皁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子美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嫠居之善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匠夫執志之不可奪此

詩之妙旨也

采葛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蓋葛可禦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弃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畜久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

今君弃予則病益深矣故興以采艾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之更極其切也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采蕭采艾又爲一意矣豈興而比詩意亦不爍其複邪以勝朱傳聊備載之

八蜡

禮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此經之明文也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詞祀神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草木歸其澤澤音違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邕獨斷載祝詞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與禮文少異

不識一丁

苻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内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恠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

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丄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此則先生每不識一丁矣

賣文爲活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于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于雲郤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脩佛廟成知白召穆脩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脩附名脩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

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賣文爲活段湛事

隕穫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晏氏曰隕如簕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從禾是矣而隕之爲簕則何取乎隕從𨸏員聲從高而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霣如雨此隕字之義也若曰如𨸏之隕而頹落斯得其義矣

師古注誤

司馬相如傳邪與肅愼爲鄰邪當如字讀師古讀爲左者非是蓋肅愼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爲據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束脩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束脩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脩者檀弓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詩用坐字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校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月出

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

夷門歌

右丞夷門歌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出晉叚灼傳灼上書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
何所求哉然語意渾成如自巳出所以爲妙

纒讀如戰

淮南子纒以朱絲纒讀如戰古樂府有雙行纒謂
行縢卽足衣也宋人詩青羅包髻白行纒不是凡
人不是仙以平聲讀之矣

岳武穆詩

鄱陽巍石山有龍居寺岳武穆嘗過之留題云巍
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

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
憂近有集武穆詩文者不載此因筆記之

杜詩重用字

杜送田四弟將軍離筵罷多酒空醉山翁酒一詩
用兩酒字右丞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
馬用兩馬字豈一時趁筆之過邪

就用薛璩語入詩

後山云子美懷薛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
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子
謂卽今者舊無新句共釣查頭縮項鯿亦用浩然
語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

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詠以出納五言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
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
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房中歌七
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爲傅會是矣
用脩乃謂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

半徵蓋牙齒舌脣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謂
七始詠詠卽韻也此說甚非七始本志自有定說
乃云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而別自爲解豈未見
漢書邪且切韻起於近世而謂舜時有之尤舛

召康公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爲兄
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史篇召公名醜奭豈其
字邪抑奭醜字相混邪

老安少懷

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車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蓋二子爲其難夫子爲其易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

匏瓜

臨川人應郴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子桑伯子

劉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

子庸說孟子

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卽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卽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遠勝傳注

桑穀

史記桑穀共生穀音構樹名皮可爲紙故王羲之傳云秃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穀構 穀谷 穀明 今多混

誠明

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明而誠脩道之謂教也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卽寂而照曰妙明卽照而寂曰明妙與此意合

宗廟廏庫

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注謂廏養馬庫藏物欲其不乏用也審爾則何以先於宮室乎意廏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

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

○服制考詳序

吳幼清服制考詳序云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喪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

美于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同㸑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於兄嫂弟婦恝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兄弟之妻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不知古者子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其文昧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孔氏不喪出母

子思不令其子喪出母曰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其於義辨之審矣世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分往往於出母嫁母猶欲持喪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死猶不得終喪三年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故儀禮於出母爲父後者則無服豈聖人制禮顧教人以薄哉匡章猶知此義不欲以改葬欺死父

此孟子所以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宋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又張永德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夫稹與元與永德皆不知大義故溺於流俗私情如此然猶止於心喪猶不敢加於繼母是其良心不可磨滅也近世於出妻者但議出之者爲非而不論見出者之罪爲子者知奉出母爲厚道而忘視死父爲

路人薦紳士大夫於義絕之母率解官持喪而經傳法律悉爲空文矣此陰所以勝陽小人所以勝君子夷狄所以勝中國三綱所以不振世道所以日衰也

戰國策章子母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噫章子之爲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也者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歟抑欲其母之不終弃也而以禮葬斷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威王之令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邪抑從孟子耶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華仲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羸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

意親姑反爲此禍固遣歸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路旁觀之語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耳于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邪遂絕噫朗非不知母之無罪其泣涕亦非無人心也而終不敢以恩害義如此若朗者眞能自裁者也事見後漢書注

師不制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已之恩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按儀禮爲朋友服齊衰三月漢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服往哭之況於師乎宋儒黄幹於朱子之喪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

於白巾經如緦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五百弓

王半山詩臥占寬閒五百弓出佛典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一拘盧舍四里也又紫磨月輪升靄靄帝青雲幞捲寥寥帝青是帝釋寳青色也

濁古音獨

孟子滄浪之水濁兮濁音獨與足叶史律書濁者觸也白虎通瀆者濁也漢書穎水濁灌氏族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醬濁以酒爲喻或作骰突或作糊塗並非

鳥工衣

沈約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塡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不知何據豈因萬章語而影撰之乎

盡心

或問李彦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眞性了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憒不之覺若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文帝書

魏文帝與鐘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

享宴高會陶詩云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正用
其語

摩詰逸詩

冷齋夜話載王摩詰詩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
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二作集中俱不載

隨誤改隋

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妥宋均曰南北爲
隋隋謂垂下也楊堅國號改隨爲隋意義既別音

呼亦殊王應麟曰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
不祥莫大焉而妄改之不學之過也

角里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祿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
又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
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
古有此音非二字也宋史崔偓佺對真宗云刀下
用音榷兩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
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之說偓佺以字學名於
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事爲之立傳亦盲
矣

爾雅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
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
問逸詩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
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
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
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

謔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于九州五方
四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
梁文所補叜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
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
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
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
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
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
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

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
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麄
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
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
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焦氏筆乘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成心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昔至也成心有是而不虛之謂未成心則眞性虛
圓天地同量成心是已離於性有善有惡矣今處
世應詶有未免乎成心卽當思而求之未成之前
則善惡皆冥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佛典解莊子

佛典解莊子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
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
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
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
期都盡可乎

向秀莊義

竹林七賢論云向秀爲莊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
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

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今觀其書旨味淵玄花爛映發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非獨注書之冠也嗣後解者數十家如林疑獨陳詳道黃幾復呂惠卿王元澤林希逸褚秀海朱得之諸本互有得失然視子玄奚啻霄壤希逸乃曰欲爲南華洗去向郭之陋不知陋之一言竟誰任之

向秀注多勝語

郭象注世說謂爲向秀本象竊之耳其自注者獨

秋水至樂兩篇世說去晉未遠當得其實其中頗多勝語略拈一二如曰天者萬物之總名也曰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曰有情以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喪竭於外曰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曰夫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曰凡非眞性皆塵垢也曰哀樂生於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曰知以亡

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曰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曰當其時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曰生之所無以爲身外物也知之所無柰何命表事也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如此類豈後世詞人所能辦哉呂安嘆莊生爲不死有以也

外篇雜篇多假託

内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内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爲田常其爲假託尤明

文中子

文中子動以孔子爲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悦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擧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

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没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啟後世之疑邪

黍離降爲國風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寘黍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

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固幽王以後詩也而反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即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即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爲升降也

紀傳自相矛盾

王應麟曰秦本紀載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又載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

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内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據此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正舉於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

徐廣注誤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刋本誤耳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時以晦旣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竝譴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畫字又作圖實所未詳不知即雷字此以發聲非時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靁通志云回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靁回象雷形古尊罍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

哉

周破胡

齊世家即墨大夫毀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聞而不載毀譽者爲誰按列女傳威王即位諸侯竝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乃破胡其人耳

鄭侯

蕭何封酇侯今世家作鄼侯字相似之誤也酇七

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厚功第一受封於鄼唐詩麒麟閣上識鄼侯按鄼在沛鄼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眞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鄼疑未深考也

孫叔敖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

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伉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馬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逐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乂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耶按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

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棼棼焉尊禮於世正以見碔砆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年月牴牾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

時子思應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然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此兩人同時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竝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荅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旣信壽六十二

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何也書傳年月牴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張祿

范雎傳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邪

史記多爲後人殽亂

太史公殁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

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爲後人所殽亂者多矣古書喪眞可爲嘆息

史公權衡

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謎語也

史公疏漏

史公會粹衆説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醫虢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序漢初專據陸賈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旣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漏蓋不盡無也

漢書眞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

謂今本諸王傳襍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爲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伊川評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

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最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匈奴傳賛

太史公匈奴傳賛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着此二

語可謂微而彰矣班椽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

漢之職官以今制論之太尉卽今之本兵左右前後將軍卽今之五府其各置長史卽今之參軍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卽今之六科期門卽

今之錦衣廷尉卽今之大理治粟内史卽今之戸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卽工部之都水虞衡尚書符節卽今之尚寶太醫卽今太醫院導官卽今儀仗司樂府卽今太常諸屬考工室卽今工部鐵作局與内官監諸屬大官卽今之精膳司與内之御膳監東織西織卽今之織染局而庖人以下又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典客掌歸義蠻夷一名大行令今國家設行人專以使四方歸義蠻夷則以屬禮部之主客司郎中令中書謁者以下今竝爲内官諸屬漢時以士人參之猶不失周官遺意而今不可復矣

古今人表

楊用脩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旣以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爲不愜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范武子卽士會也旣

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旣書范蠡又書計然至於品隲無章是非舛亂則又不可殫論矣

白馬盟

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刻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礪石也言設使河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孝曰清曰愼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咎爾無

渝此盟是直以礪爲堅固之義矣

煮棗

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宛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

薄昭書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國吏二百石及比者

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注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爲眞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卽初試之吏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具之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

搧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六尚

漢有尚冠尚衣等六尚書如淳謂掌天子之物曰尚是尚卽掌字之義也然尚字皆作上音至六曹尚書尚字又作常音按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卽尚衣也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帟之事卽尚舍也周官小司徒中大

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翣羽蓋卽尚輦也秦置六尚又有尚沐尚席而尚書亦預焉則尚書之名起於秦也宋大明中改尚書曰左右尚方則尚方之名又起于宋也宋百官志秦世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夫秦漢魏宋以來皆有六局而皆以尚爲名卽今六曹之尚也特所掌之事稍異而皆主發書耳古字少故多省文以轉注爲義合周禮之言則諸尚字皆古掌字省文無疑今人或從去聲而讀爲上或從平聲而讀爲常如淳知解尚字之義宋百官志知尚猶主也然皆不知從省文而讀爲掌是蓋承譌習舛而不悟也

槀街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槀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

耳程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槀街闐闐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法司論擬宜懸首槀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槀街之文乎

兼稱代魏

元魏石刻有大代脩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云魏自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由是言

之史家闕謬多矣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二號固嘗竝稱歐公豈未之攷與

崔浩受禍自有故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

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爲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頴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鄂不

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花下蕚通作不卽今言華蔕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苕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幷無作逋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

平仲君遷

吳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枰櫨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局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一作梬櫏出交趾溜公云如馬嬭俗名牛嬭柹今本草有君遷又言卽柹漆非也別有梬柹閒居賦梁侯烏梬之柹是也可補文選注

神農黃帝皆作易

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黃帝時蒼頡苐從而衍之耳干寶周

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黄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神農黄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黄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太極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朦昧未分紀瞻云其理極盡無復外形皆善言太極者也近吾鄉張山人好窮天地之説謂余太極者自無而之有不

可以理言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易也無極也乃指理言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老此其證也不然太極爲理則在太極之先者復何物耶余未有以難之

酎金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甚多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黄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黄金也不如法者奪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特詳疏之

荔枝

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勞遞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植所得奇草異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日萎死守吏坐誅者數人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

傳者疲斃於道極爲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罷貢

昆明池詩

子美昆明池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注未詳明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牽牛織女立池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玄址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是也又廟記曰池中有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

昆吾御宿

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子美詩昆吾御宿自逶迤摩詰黃山舊繞漢宮斜即其事也又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御宿園出梨落地則破欲取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梨也

悲五子詩

吾鄉自天臺師倡道以來奮興於學者不少矣李維明楊道南兩人爲其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殁同時亦甚異矣新都潘朝言與兩人相切劘不幸亦早世杭守方思善因余以識三人曾作悲五子詩今載三篇於此其一李祠部逢陽斯道久蓁蕪空言竟何補汲汲李祠部狂瀾廻砥柱超然破藩籬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刊落躬行以爲主忠告敵吾徒四海如同父天道無棄物羣生化時雨豪傑固有興凡民藉鼓舞昊天不憖遺奪我明時輔諸子各天涯念茲心良苦願言一聖眞無勞弔終古其二楊太學希淳嗟嗟楊太學細行難具陳昭曠有獨觀斂德無逡巡洸濫百家言以筏涉其津顏淵不貳過曾子日省身一往有深詣千載會其眞春秋二三子雅言日諄諄大小各有得溫故知其新明德方自茂天道無常親後死將安傚哀哀悼比鄰清風一以諷四海歸仁人其三潘睦州

絲挺挺潘睦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俠節以爲快桴鼓動山城邑人殊不戒賈勇擘戎衣取賊如菅蒯中年契名理問學時靡懈聞過輒自愉求言勤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生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殊自懲孤鴻有高騫吾黨增嗚噫詩成而思善亦殁嗚呼痛哉朝言爲人弃討賊事具余所作傳中

懷五子詩

思善又有懷五子詩今載其三首一李姚安聖人

不克見聖學日荆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風變再振民風醇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蠻貊猶相親況此邦域中負版皆王臣聞君返初服吾亦遊無垠微言共探討乃在江之濆嗟嗟行負俗去去勿復陳二耿次公天臺耿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起吹箎叔也逝吹塤翙翙振逢掖斯文疇輊軒仲氏信仁只戔戔賁丘園步趨迴無因絕塵一以奔靈臺無汨和六籍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

存披雲往無從聞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淵源與君盟歲寒翙翙胡畔援三王隱君王生好悲遯乃在江淮間承家固有道邁跡良自賢振衣陟層巘濯足撫潺湲幽人時往來當路無蹤攀名理析玄晏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靡交驩昔者吾友言閱生時一斑考槃信自矢振鐸寧能諼以兹精進心獨往諒非難譬彼作室家願言開其藩三人皆余石交思善從余識三人而其嚮往若此亦可以知思善矣姚安名載贄字宏甫以姚安守告歸次公天臺師仲弟名定理字子庸隱君王汝止先生仲子名璧字宗順

宏甫書高尚冊後

宏甫解組歸巡臺劉君彙薦紳贈言為冊題之曰高尚宏甫寓言於天台楊子作文一首書其後其平生大都具矣天台楊子曰吾讀劉君高尚諸篇而益信宏甫之不可知也或曰宏甫隱於禪者也夫宏甫年已五十四矣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郡守辛苦跋涉以至若斯之年亦既倦而後去耳

使其先四歲而死亦已不稱夭矣幸而不死而又博高尚之名以去不為宏甫氏其終不去乎且高尚之名非有道之所處也仲尼嘗比之匏瓜之固矣曾謂宏甫而不聞之乎夫大道無高有高則有過至人無尚有尚則有累渠既深於是而猶以過自累也安在其為知道歟噫是非或人所知也夫宏甫非高尚之士也而未始非高尚之士也而與以高尚之名則受之矣且天下之物亦無一而非累也苟不以物累心則終身役一官雖三黜之而

不去可也及其所之既倦則或四五十或六七十辭而去之可也與之名當其實可也與之實而不當亦無不可者若慕高尚之名而後去去矣而又嫌於有其名皆累也予何區區於名實之間揣量而校度之而欲以議至人之出處不亦左歟且吾聞宏甫氏嬾散不事生產作業而兢兢一郡惟恐後時譬則細人之理其家然不爲千歲之計不止也凡一切備禦經久之費靡不日新而孰知其旦暮決去哉雖宏甫自以決去語人人且不信雖其

家之人亦必待既去而後信之耳而或者欲以是而知宏甫胡可得矣然則孰從而名之曰此侍御劉公意也劉公以爲欲以風於世故借其去而以是名之云耳雖然宏甫氏若非今侍御則亦終莫之名矣宏甫爲人一錢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與人如棄草芥一飯之恩亦報而或與人千金言謝則耻之見一切可喜人無有不當其心者而不必合於巳巳不能酒而喜酒人巳不能詩而喜詩人巳不能文而喜文人巳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

人巳不便鞍馬而喜馳騁巳不好美而喜敵道巳不好鬬而喜徘徊古戰場巳不好殺而喜商君吳起韓非之書巳不愛紛華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以身係國家之安危巳不欲以谿刻自處而喜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獨不喜遜牀循墻終日百拜傴僂以爲恭者以故常不悅于世俗之人俗之所愛因而醜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疎因而親之俗之所親因而疎之有時長貧雖必不得巳巳也故終身不肯假借於人有時暫富雖必

可巳不巳也故終其身無一錢之積平生未嘗召客人召之酒則赴平生不禮貴人貴人餽之則受以故雖不悅於人而終不見害於人以宏甫與世無爭故也獨設三科度世最得祖意見上士則誇而肆之與其或我知也見中士則櫝而藏之以待其自知也見下士則時發而後謹閉之恐其不知而恣疑謗無益也以此終其身交游遍天下無知宏甫者知宏甫者疑莫如侍御故宏甫與我言弁出此相示云噫嘻若侍御知宏甫則可以傳矣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其言辯博多前人所未發其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

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以此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别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

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

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

蕩無耻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朱子之説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爪瓊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

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

荆公學史記

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謂之受業弟子可乎向讀荆公短文數首眞可與其論賛相頡頏讀刺客傳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伍子胥廟銘云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仗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眞脫胎換骨手也

八司馬

荆公讀栁宗元傳云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竒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荆公此論亦節取其文學云爾其心未見原也後觀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竒材豈不知趣權利之可耻哉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

公室特計出下下反爲所勝被禍耳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説似終不與人爲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楊子雲始末辯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閲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楊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慠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休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顔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蹈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决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賛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

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

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纂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

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游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戒殺生論

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溺而身為之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斥為異方之學正甫嘗著論一首今載之論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曰是釋氏之訓非聖人所為教是未考於聖人之教而徂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尊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夫無故不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

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柰何以不殺歸釋氏而以樂殺歸聖人夫胡視釋氏之仁而視聖人之暴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祭魚漁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設罻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羣弋不射宿釣不以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為祭而殺然在天子

不過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鬣柔毛曰
肥腯翰音曰疏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
義可陳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
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
義可陳而未嘗有二脩焉雖爲養而殺然六十止
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
不徒食孟子亦曰七十非肉不飽則未至六七十
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爲賓而殺然天子適
諸侯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

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膾
有膾無脯士不二羹胾其在於詩其語嘉旨不過
曰脾臄曰鼈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
簋極矣聖人何嘗教斯人日斷刲之以天子諸侯
無故不殺之物乃取而饔飧焉一膳而斃數命一
飲而殘百種舒鴈之外鼈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
鹿胃麋膏麕麞虎兕以下誅逮犢麛殫山之族而
醢脯之乃至鴈臀鴇與鴞胖雉腒鶩鵠爵鷃以下
磋及卵胎殫林之族而熬淳之乃至鼉鮪鱘鱑黿
鼉鯨鯢蝸螺蚌蟜細極鼃鱖殫水之族而膾炙之
秦漢儒者恣其饕餮附會記者則著之爲教曰大
者爲軒小者爲膴燔烈腫臄猶未饜也乃至薌之
蓼之芥之蔥之桂之薑之梅之藙之椒之苂之粱
之麥之極鼎俎之芳窮易牙之巧將使大羅氏之
適藪澤見毳介之影則啞啞然笑憾不頓四極以
爲之網也大庖氏之入市肆覩魚肉之林則津津
然涎憾不鼓龍泉而爲之割也將使鶬鳥愀然不
安其林穉獸焦然不寧其穴其於天地之心太和

之氣其不奸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甚矣世儒之
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膚甲爲疏毛髮
爲最疏然俾人日殘膚甲而啖之雖悍夫不能日
殘毛髮而啖之雖忍人不爲聖人視喙動皆膚甲
而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之
如理毛髮何至殘食膚甲而教人爲堯舜之政三
王之治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鬯胎生者不殰而
卵生者不殈獸不狘鳥不獝魚鮪不淰四靈可以
爲畜故其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嗚乎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喙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至毒而有父子螻蟻至微而有君臣鴻鴈之有兄弟雎鳩之有夫婦騶虞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烏鳥為其母反哺牛為人代耕犬為人居守此其為仁義何可勝數而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日殘而啖之可乎鹿斃於矢其麛反顧惻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鶵將就食感主人以轉轂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鶵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嗥彼物豈甘

就死亡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為無知既日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焰至誣為聖人之教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或曰子不聞伏羲氏之王也教民網罟以佃以漁王制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而取鼉周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然則伏羲為非教而周之制豈未仁歟曰是不然當伏羲氏之王五穀未生鳥獸至多羽翮之健齒角之獰與人爭櫓而居爭穴而處鷙鷙然相搏哆哆然相噬也生命之害大矣人不得已以其智勝而殺之

茹其毛飲其血而害猶未損也伏羲氏則又不得已教以漁佃使善取之所以消人害而捄枵腹也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乎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德及禽獸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召公戒玩禽奇獸不貴異物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伐蛟取鼉而為政者也禹菲飲食文王惟正之供日昃不遑暇食靈囿靈沼自麋鹿魚鱉之外靡有奇稱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百二十品為食者也月令周禮可盡信乎不然則周

之生民其斃於供久矣漢武之射蛟於江唐憲之徵蚺於粤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子故曰秦漢儒者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是則與釋氏何以別乎曰子以殺生為天地之心乎以不殺生為天地之心乎如以其不殺而已矣則吾知從天地之心以為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與釋氏且夫聖人之教為養祭賓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制固未嘗無別也

焦氏筆乘卷之二

焦氏筆乘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知天說

天臺先生曰余校士泗州爲理者數輩謁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談學者類爲玄虛語如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賢輩茲當以身發揮矣毎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訊少差

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黙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䡾䡾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茲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庶幾乎

余官符臺時適歲大計同志考功君見訪座間慼然嘆曰知人難矣柰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逮通籍爲仕亦大艱矣苟中有生平飭厲而橫遭黜峨誤致錮廢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慼

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黜幽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肅殺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克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內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秉鈞知人要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脩飭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

謹祟渾厚則抑果敢厲明作則迂仁厚温恭進而骯髒退英敏優而沈潛詘是皆以巳格物滯方而有所入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幷包而覆照之梧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著産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殲也夫梧檟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著以宣以補而烏附亦可以袪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餝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秉鈞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幷包

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王先生

王汝止先生超悟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故從之遊者往往簡易直截蓋明興之學至是雲翳盡披而義理益朗矣余不及摳衣先生而從其兩子頗聞緒論欲編輯以傳未暇也内江趙閣學爲其墓銘姑筆之以示同好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脩臞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卽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迺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

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懽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

生悟入之始已能知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内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鶵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

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

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

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眞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

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董先生

董蘿石以垂老之年坐進於道嘗讀其數詩風格翩翩眞奇士也許黃門相卿志其墓今略載之先生諱澐字復宗澉浦人平生樂義好善兄貧割

私產讓之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挾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詞技一善亟稱嘆不已人以此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世俗生作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戚忻慨今懷古一寓之詩家四壁立不以屑意一時名能詩者沈周孫一元鄭善夫皆郵寄賡唱毎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詠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爲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

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聲咻色招之先生曰吾從吾所好而已因號從吾道人先生未復究心内典忽若有悟喟然嘆曰乃今吾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僧法聚糾諸緇素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嗚呼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予盖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嗒然自遺也予愈益恠之莫能闚已觀乎聚之言曰

先生在先劫中殆業豢龍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焉盖先生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爲妄矣尚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慭妄應之邪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脩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巳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花信風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

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棃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棃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醿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

霜天曉角詞

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憒憒也功名大小天巳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命聽自然眞箇好榮枯得失天巳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

銅缾詩

子美銅缾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蓋井幹轆轤有爲蛟龍之飾而塗以金者今巳凋落而黃金爲人所折隱然有荒頹寂寞之感而缺折之餘猶有可折之金則其當時井幹之美又可想見也

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纇不遺餘力

然實子美之知巳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説到盡不必寫到眞而其欲説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眞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剉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巳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爲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

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爲宗而氣格反爲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

古詩無叶音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强爲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豝又音

五紅反而叶蓬與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州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禡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

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余曰葭與豝爲一韻蓬與豵爲一韻吁嗟乎騶虞一句自爲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爲韻麟之定定與姓爲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靁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兎罝仇與逵同韻蓋逵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

𨗿卽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爲渠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

營魄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眞一能保其不離乎楚詞云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魂皆可證

銅柱

余友楊安慶道會博雅士也問余馬援銅柱事不

載漢書爲出何典余曰廣州記云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然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㵐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皐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涪波陵江口名銅柱灘

石留

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石留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留結也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留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

我朝兩木蘭

木蘭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晉卽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卽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近有兩事與此類聊附載之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

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涴有

死而巳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横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奇事厰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吁二女者卽南齊婁逞五代黄崇嘏何以加諸此我朝兩木蘭也

子京用漢書體

漢書息夫躬贊盬牛犇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季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連用七言成文蓋時出一奇耳宋子京作唐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黄屋奔鬼質敗謀與元慼崔栁倒持李宗覆用此格也張表臣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然則漢書非史詞邪

屬負兹

公羊傳屬負兹舍不卽罪爾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兹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漢禮之名言負兹者負事繁多故致疾言犬馬者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言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致疾衛朔屬負兹蓋託疾以免罪也此出漢儒之

意今按兹新生艸也故从艸从丝立意艸一年一生故古人以兹爲年呂氏春秋云今兹美禾來兹美麥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兹兹字皆訓年諸侯稱負兹言巳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叙武王入商康叔封布兹注云兹蓐席也然則負兹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伏枕類耳

地中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穎川陽城所謂地中也草木子云崑崙天下山之頂也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趍也北卽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昆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道經云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

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國南曰積石北曰閬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周公測景之法

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穎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爲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爲中耳既有表景豈非餘陰邪故厯有大小二餘增損積筭時輙差候明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晷無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勑任豫

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卽神州之號也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誌云池名阿那陀荅多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葱嶺以東水注東海達嚫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海以北水注北海水經云無熱丘者卽崑崙山山海經云南流沙濵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

名崑崙丘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即崑崙山穆天子傳云海内崑崙丘在西北帝之下方八百里高萬仞十洲記云崑崙陵即崑山也在北海玄地去岸十三萬里此指佛經蘇迷山也故崑崙近山則西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圖經若崑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攷三教所紀以地理而言雖未必如光成子之說然以水與日景而言參之諸論則崑崙當爲天地之中正天竺大千之界也潁川陽城特中國之中周公宅中圖大必於是求之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

笏制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爲又殺矣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奠雁

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氷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雉奚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鞾執笏與此同義

六尺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夷齊

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爲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爲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爲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則孔子深取二子者但指其辭國一事耳至於司馬遷始以爲不食周粟餓於首陽爲二子之義夫粟則不食薇則食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遷之傳伯夷曰睹軼詩可異焉是采薇之詩蓋

遷之所據也夫山南曰陽軼詩曰登彼西山則非首陽明矣可以爲夷齊之詩而據之邪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集義義襲之辨

余友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爲孟子告子學術之辨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襲而取者也蓋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正與襲取意叶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異於

依乎中庸者以此

踐形

李彥平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踐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而不過其味鼻欲臭而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追蠡

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言未辯其爲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攷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雕琢之義而字書以爲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笄蓋衡笄皆玉飾註謂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註謂追猶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搥而追搥同義楊子所謂搥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榦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搥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騾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祼即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搥

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搥也蠡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久近而樂亦因之初何優劣之有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出生入死

李彥平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死之道因言曰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長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顛頓于死生之塗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闕其一何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得此則翕張造化游戲死生

老子本子書漢景時始改爲經吳闞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脩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

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内有志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繆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通鑑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變邦爲國變盈爲滿變恒爲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僖王曰釐王桓公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鑑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恒之字曰常景帝則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恒之啟之徹之爲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爲字蓋徇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史通

山谷稱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余觀知幾指摘前人極其精覈可謂史家中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浮詞篇云漢書蕭何知韓信賢賢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准陰墮業無行滿盈速禍以賢爲目不能無謬夫賢之爲言異於人云耳而輒律之以儒行責之爲聖人不已甚乎人物篇云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采而編之爲列傳首夫遷書與經典並行世

多其書輒弗論著而復責之以編纂不亦復乎辨識篇云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董狐南史者上也編次成書鬱爲不朽若丘明子長者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當盛周縮史職與董狐南史未知先後而抑居丘明子長之下此何據乎雜說篇李陵與蘇武書觀其文體不類西漢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今李傳幷無其書且陵書爲齊梁擬作遷亦何從逆覩之乎其最甚者夫子謂昭公知禮則譏其飾智矜愚愛

憎由己稱顔子殆庶則譏其曲垂編錄不能忘私至堯之幽囚舜之野死益爲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一以汲書爲據勇於信冢中之斷簡輕於悖顯行之六經幾蓋小人之無忌憚者哉且自云因王充之問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夫充之淺妄又何足法也

史通所載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然半就湮沒如晉書不行沈約而行唐太宗唐書不行劉昫而行宋祁世傳識眞者少古書散軼正坐是耳史通所載多有其名今備疏之譙周古史考荀悅漢紀漢尚書謝忱漢書後漢尚書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典東觀漢記習氏漢晉春秋晉孔衍漢魏尚書王沈魏書項峻吳書魚豢魏略孫盛魏春秋王隱蜀紀張勃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檀道鸞續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裴子野宋略江淹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

劉璠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略姚思廉梁書裴政梁太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姚思廉陳書公師彧十六國史鄴都紀趙紀杜輔全燕紀董統燕史王景暉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梁國春秋張重華涼紀索暉涼書劉昞涼書裴景仁秦記馬僧虔秦史衛隆景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蕭子顯齊書王劭北齊志杜臺卿齊紀李百藥北齊書牛弘周書令狐德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王劭隋書孔穎達隋書

顔師古隋書張太素齊後略皇甫玄晏帝王世紀陶弘景帝王歷虞世南帝王略梁武帝通史元魏王暉科錄晉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語司馬彪九州春秋阮氏七錄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干令昇史議樂資山陽公載記陳壽季漢輔臣記王韶晉安陸記姚梁後略王粲英雄記劉向列仙傳劉向列女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採忠臣傳徐廣孝子傳嵇康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林名士記楊雄蜀記周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

先賢行狀陳壽益部耆舊傳楚國先賢傳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蕭大圜淮海亂離志和嶠汲冢紀年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趙岐三輔決錄沈瑩臨海水土記周處陽羨土風記桑欽水經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常璩華陽士女記會稽典錄辛氏三秦志羅含湘中記潘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記楊雄家牒謝承家語摯虞姓族記殷敬世傳孫氏譜記六宗系傳楊子山哀牢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介談藪韋昭洞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陸景典語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尗異苑

世說注所載史目

史通所載尚未該備梁劉孝標注世說自漢魏吳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諸史及諸公列傳譜牒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

又齊梁以上書也譜牒別傳姑不暇及餘書亦疏其目已見史通者不載謝承漢書張璠漢紀薛瑩後漢書劉向別錄環濟吳紀梁祚魏國統曹瞞傳魏末傳朱鳳晉書虞預晉書劉謙之晉紀晉後略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晉安帝紀晉百官名晉諸公贊摯虞世本車頻秦書趙書名士傳江左名士傳海內先賢傳逸士傳江表傳蕭廣濟孝子傳文士傳華嶠譜敘晉世譜杜篤新書世語竹林七賢論八王故事高逸沙門傳名德沙

門題目永嘉流人名周祗隆安記滿南記荀綽敍州記荀綽兖州記三秦記丹陽記揚州記陳留志南州異物志襄陽記豫章舊志尋陽記張資涼州記西河舊事東陽記永嘉記會稽土地志會稽郡記會稽後賢記洛陽宮殿簿神農書五經通議文字志文章叙錄摯虞文章志婦人集妒記青烏子相冢書相牛經

淮西碑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

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諱辯

資暇集退之諱辯漢有杜度謂[illegible]名同音也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illegible]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illegible]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誤矣楊用脩謂不如用魯有衆仲亦非也衆音終與仲亦不同音

楚詞逸句

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詞云横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横江潭而漁見子雲荅客難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卽後之九歌九辯皆原

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眞有重華可就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别解之不知何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熟讀之皆原自爲悲憤之言絶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爲他人作旨趣故當胥壤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邪

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玄隺射干

賦中三用玄隺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顔籀李善竝謂俗本誤增也其云鵷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槀本射干乃香艸不嫌其複

也又赤猨蠷猱犀象野牛窮奇僈狿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

玉樹青葱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或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此說亦非按王褎雲陽宫記三輔黃圖竝言甘泉宫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卽子雲所謂玉樹青葱者據此則何必巧爲解邪

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來遲之與遲一韻翩何珊珊言其來翩然而珮珊珊然耳許顗詩話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以翩字屬上不惟於韻不叶且立而望之偏是何語邪

前溪歌

晉沈玩前溪歌二首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黃葛結蒙籠

生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宫人包明月亦作前溪歌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窓粗叢切雙疎工切用韻甚古

何遜爲少陵所推

何遜之詩極爲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裘騷頭等語今集中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

花野㟢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遠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諸語皆采爲巳句但少異耳

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天暮遠山清潮去遥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室墮傾城佩門交接幰車蕭散烟霞晚凄涼江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

風初起枝橫郤月觀花遠凌風臺又水影漾長橋蛺蝶縈空戲川平看鳥遠皆秀拔可喜顏黃門乃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不幾於失實乎哉

踏歌詞

崔署踏歌詞二首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繡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豔色動流光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巳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笑樂暢攉情不盡着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妙思前此未有

書事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臠云此詩含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董逌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玉川子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

終始許顗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巳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甚高不爲勢利所汩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用脩云白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

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又丁晉公有白打大蹴斯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詠物之妙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爲着相矣前此何遜枝横卻月觀樹遶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丰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白蓮詩

花鳥之詩最嫌太着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掬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

禹錫誤用事

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蓮花漏

唐張喬詩遠公窓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容十二池心漏薝蔔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

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日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艸

鱖魚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鱖音愧爾雅翼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唯魚不然鱖獨有肚能嚼江南名鯛魚又水經注江水至魚復爲巴鄉村村側有溪多靈壽木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名水底羊云

韓詩用嚇字

韓退之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郵酒時邀迓嚇音如罅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韓詩本此唐馬吉甫蝸牛賦鈇爪牙兮自達無羽翼以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惲於鴻嚇鴻當是鴟字之誤

杜常

楊用脩云三體唐詩有杜常華清宮詩孫公談圃以爲宋人近注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

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以史與談圃參之其爲宋人無疑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觀者不知其誤何邪用脩此言蓋據史以正之耳予嘗見杜常一碑凡數詩華清宮絕句居首前書殿中丞杜常後題元豐年月其詩與今所傳微不同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蓋周弼不惟迷其世代且妄改其詩矣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唐人用事之誤

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則誤以鞭爲策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沉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爲沛公天幸者霍去病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爲衛青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

一麾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爲旌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聞警蹕則以詰旦爲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爲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僑爲王子喬

酒經

萬曆己卯秋同毘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

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讀之知其風流醞藉人也癸未讀田子秇日札載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乃知卽翼中作然又有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前此更有汝陽王璡甘露經王績追焦革釀法爲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爲酒譜竇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胡節還醉鄉小略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略三卷胡氏醉鄉小略五卷皇甫嵩醉鄉日月三卷陽曾龜令圃芝蘭

集一卷小酒令一卷同塵先生庭萱譜一卷近又有酒史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茶經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皎然茶訣三卷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客有北苑別錄田秇蘅有煮茶小品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校
男焦尊生茂直

衛包改古文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圣體休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其柰之何哉

葴橙

上林賦葴橙若蓀李善本作葴持葴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即寒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葴持鈌故詳具之

詩用助語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大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栘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欲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已巳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攪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百步顧又通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若此即韋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二年督理歲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楊鹽利

計賑濟脩圩塍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囤以華逋欠立改兌以省舟費建倉厫以便搬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僞收帶徵以禁馬頭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爲南比部郎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悻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邪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 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卽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廄馬送歸 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療踰至病愈入謝 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秘器眷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况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illegible]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

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欵洽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中列圖史敦彛位置雅潔有酒餚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輙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輙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弟嘗嫁壻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覩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

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去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㸃染天趣迥絶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脩因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暝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歛居士嘗手書數絶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塡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烟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饑明珠不換黃虀甕潄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鑱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

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乃照雪花少年曾醉魯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葅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龎居士蔦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雲裹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蹤跡缾鉢依稀在手中

點朝班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用脩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鑾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摩詰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丘墟願聞第一義廻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

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絶如卽病卽是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眞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食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輈非其見地超然安能鑿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驂尾蕭蕭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丘盜跖俱塵埃用阮兢語詩卷長留天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郤略羅峻屛用孫綽語十日不一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玄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賦語舟人漁子入浦溆用海賦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角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尚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語卽今耆舊無新語用張湛語陶冶性靈存底物用鍾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鄰

雞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一隅不可殫述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郢當是秦城耳

綠沉

綠沉設色名猶今所謂沉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

詩乃謂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鈴臥於苔爲綠所沉此何等語耶南史隋文帝常賜張奫以綠沉之甲薛氏遂以綠沉爲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沉爲竹皆誤也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臺耿師側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棼棼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

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具時事稱爲詩史以此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爲句者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題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爲詩

杜詩用投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爲逗合之逗也又借爲

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一借爲酘酒之酘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栖宿蓋重醞謂之酘酒

杜詩用孫策語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爲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爲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

志既非僻書責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脩云杜詩留歡卜夜閑當是下夜闌少陵詩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嚴大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難出寒韻崔氏草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鵶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芹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辭鄉老大回鄉

音無改鬢毛衰衰字出支韻劉長卿青春衣繡更相宜白首垂絲願不違違字出微韻皆趂筆之誤

金盌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盌即玉盌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恠盧充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幷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冀有識者欻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因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着棺中今視卿盌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

墀曾寵鶴則誤以為墀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為漢之張騫劉越石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弃起圍奔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為笛詩李正巳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禦同藥即欄欄即藥也乘興還來看藥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衡門裏則誤為花藥之欄

子瞻用禹錫詩

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樂天嘆為警絕子瞻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則又以已意斡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詩中翻案須點鐵爲金手今我詩出而前語可廢始得

韋蘇州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脩然在目荆公隣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韋然亦工絕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峰采藥詩連峰數千里脩

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峰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誦二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二詩不如道猷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熙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薺爲筍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文潛薺羹詩論斤上國何曾飽

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眞當家事也魯直作食筍詩乃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以薺爲筍何啻千里

作詩不讀書

葛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又窓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師川乃極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最中學者之病

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鼓行詞場寧不怖死世說王恭有清詞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項名能詩者一事累用殊令人憎弊正坐此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撿看然誤處政自不少虢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

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手花奴指汝陽王璡而以玉奴爲楊妃又戾於前詩矣又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而以爲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中郎解摸金出袁紹檄曹操云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蹤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有路號玉鈎斜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放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事也又代人留别詩絳蠟燒殘玉斝飛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隣是也乃以爲姓西又石建方欣洗牏厠姜龎不解嘆咿嘁漢書本作厠牏蓋中衣也二字亦不應倒用

陰火

木玄虛海賦陰火潜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意玄虛指此耳

撝謙

撝謙撝裂也從手爲聲通作麾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謂指撝皆謙也本義作發揮其謙非

雅春

楚元王傳衣之褚衣使杵臼雅春於市雅樂器也

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筩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組疏畫足言舂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雅舂舊注皆未的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閬也虛壍也

許景先詩誤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許景先詩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誤以蓮為蘭

檮杌

檮杌舊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名杌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犭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秭文志檮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猾夏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騰遠射干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鷲鸑鵷雛翔其上騰猿飛猵棲其下蜀都

賦猨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猨猨遠字相近而誤耶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天馬即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入之

烏鬼

鸕鷀水鳥似鴉而黑峽中人號曰烏鬼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言此烏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元微之云病賽烏爲鬼巫占瓦代龜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之亦奇絕矣夢醒録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

麪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縝客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噫今之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養者乎弟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爲肥家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燄日張一日

楊少師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　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　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其與三楊並推爲碩輔良有以哉

趙清獻王三原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貲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怒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此其所輕爲然令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愧死矣

左右尚書

冢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載公壻當選預求善地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既非善且遠僻壻曰地遠無脚力奈何公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解槽上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薦王公翺自代　朝廷固留之與共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尚書之名前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秦庭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牛言

宦豎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臧至為盜賊所指可為嘆息

魏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壽九十八乃卒噫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為己事安得善終尤為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億

佞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直所行可為萬世法億陞副使吁一副使一副都驅縉紳之無耻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鸛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鸛在陰从雨鸛好霜故从

霜鷺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為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為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藏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

進館閣倘眞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　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寺不當干政　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子稱屈

于　上欲罪儼等　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即令才而屈猶不可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　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遞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尚書巡撫以下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爲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餼羊乃爲無耻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進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

于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戕湣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

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唱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趙古則

趙古則撝謙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校正韻累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六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賛造化經綸圖周易圖釋南宮續史斷童蒙習句南游經詠集攷古餘事諸書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書不報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其說旣沒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亦未板行也夫以謙之學行濂又當時信幸臣而遣子受學不爲不知謙矣亦不能力薦之而竟爲媢嫉讒人所阻以文學之士反詘于右文之朝直道之難容匪今斯今噫可悲已謙書今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

六篇丘深菴李西淮謝木齋皆訪其他書于嶺南不獲

俎豆軍旅

孔子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王道思以爲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凝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卽此事也衛靈自以陳法爲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爲拒也當時

衛公既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于是軍旅俎豆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技爲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朱子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未暇提掇遇精微語輙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糟魄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不嗇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略法

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氏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荀言爲然矣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子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卽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

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隲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剥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棼棼好飲食而拗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翏翏刁
刁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
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
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
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
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況肯會其意乎後
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
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
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

其長焉耳其短者吾直弃之已耳所貴於折羣言
之衷者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隲千
古彈說百家椎擊名士剥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
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
於是某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
同於一吹目爲天籟者乎故予嘗謂學術之歷今
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
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
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

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
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
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
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
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
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涴已顧自處于日
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
以爲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
破碎支離之爲喜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

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
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
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闢禪
而不知其實尊禪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
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
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
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
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
埃濁物昏沉鑽故帋而已邪僕往日讀朱子書其

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抉擿取其合者為一編別為一書以表諸天下凡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為而止也

當歌之當非去聲

㢠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得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聵聵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若以

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誤會用脩之意矣用脩正讀當為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刺閨

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注謂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非也刺即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為解耶

羅先生論仁孝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絕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即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

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為孝子在天地則為仁人

梏亡

羅先生因學者誦孟子牛山一章嘆曰聖賢徹人甚切人未之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其舊為刑曹親見桎梏之苦自頂至踵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為涕下學者曰今人從軀殼起念者皆梏亡之類也先生曰良心寓形體形體既奉良心

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耳目廢置不用雖心思亦皆休歇然後身中神氣稍稍得以出寧及平旦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矣夙思日間形役之苦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之無所從告也哉

人不知而不慍

羅先生因學者講人不知而不慍云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中嘆曰如此則孔子之教有倦時矣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參看蓋君

子直欲與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爲可知而已於人奚慍耶余因覩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曰此即無逃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意與先生所見略同余又記先生入覲時張江陵方爲裕邸講官張與先生同會友也先生謂之曰公今責任甚重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即荅勿容擬議張曰何語先生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意否張沉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先生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而弟爲此言不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曾已部從傍解之曰此亦無可奈何先生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欲爲滴淚而君猶爲諛言以相寬是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日夕營救君此時肯曰無可奈何否聞者爕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柄國且怒先生罷其官歸矣

夫子得邦家

林時譽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

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則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土爲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

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

堅白

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皦皦者易汚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爲

大

竊負而逃

孟子謂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眞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弃遽從而敝屣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一曰議親况父乎或謂不問必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退之衡嶽詩

退之謫陽山令嘗謁衡嶽有詩云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退之卒內召珓固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珓陰陽爲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

天子乎一擲而聖我　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珓卜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予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哉豈天子爲天地人物之主山川鬼神隨在而呵護之邪何其受命之如嚮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也言君子尊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尊

德性之功致盡極道温知敦崇者問學之目也吳幼清凝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得我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則又牽於聞見而不能自信其說矣近王伯安曰聖人無二教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一也可謂獨得其旨矣苟博文而不以約禮問學而不以尊德性則亦何用乎博文問學哉朱子嘗譏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矣若博文不以約禮問學不以尊德性則與彼之俗學何異吳氏所

謂此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也

牧之書夫子廟碑

杜牧之書韓公處州夫子廟碑陰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有陰陽鬼神爲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彼四君若燕昭秦始漢武梁武二臣若李斯商鞅不爲無知一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百家蠭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天下隨時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泊何依而爲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不夷狄如也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一集論楊墨申韓煞透徹其源寔出此耳

詩亡辯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寔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詞而刪節擺脫則情間而理遷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竊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

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傳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因爲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軏

焦氏筆乘卷五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醫方

粱溪漫志云陸宣公在忠州裒方書度日非特假此避禍蓋仁人之用心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特衛生亦可及物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宋人文集及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用予言集以

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此言甚合余意讀書之餘隨疏記數則尚俟同志者廣之

許道幼以母疾覽醫方遂號名醫戒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術可謂孝乎

一方士嘗貨藥淮西值兵變竄入深山中遇老姥年二百許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之醫姥也傳以背瘡方用射干一味俗名地扁竹是也原花園中物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狀每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

[illegible]下即微瀉功效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又傳壽
[illegible]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糝之不痛不痛者糝
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爲末如背瘡大痛者遍糝
於上即得安卧不痛者糝之知痛即可治也 養生主論

[illegible]醫公孫知叔記問該博深明百藥之性創造五
毒之劑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
石[illegible]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
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堥
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效一人鬢有疽一

夕決潰勢欲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差 推蓬寤語

治目障翳以熊膽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
土入氷腦一二片或淚痒加生薑粉以銅筋點之
赤眼亦可用 齊東野語

治疝以薏苡仁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
入鍋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illegible]視之得一白
鼈以諸藥內鼈口中終不死後有乘白馬來者馬
溺濺鼈縮頭藏脚試取溺灌之豁然消成水主人
頓飲一升而愈 志怪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
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
中痛延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
山雞鷓鴣延紹曰吾得之矣治以甘豆湯亦愈或
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
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除其毒耳聞者大服
江表志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
瀹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
裹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
南史

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癰狀頃之大如
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
香甘則是已而果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熟水調二
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癰即
消續[illegible]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 夷堅志

雷州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雞挑生値商人楊一者善醫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脉中有生肉雞形已具康訴於州捕林寘獄而呼楊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而瘦悴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于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飯下鬱金末三

錢毒即瀉下乃以人參白术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缾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温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 夷堅志

宋英宗書齒藥方生地黃細辛白芷蛀皂角各一兩去黑皮幷子入缾中用黃泥固濟炭火五六斤煆令炭盡入白殭蠶一分甘草二錢幷爲細末早晩用揩齒牙堅固幷治衂血動搖等疾 宋周密雲烟過眼錄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梁書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汁飲之即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 西溪叢語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西溪叢語

體中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時失調護耳其二十四五時正如此病因服兎絲遂健啖耐勞今寄方去兎絲子淘擇淨焙乾秤九兩準一勝用好法酒不用煮酒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曬時時翻令瀝盡酒薄攤曬乾甆器貯之每日空心抄一匙温酒呑下久服不令人上壅服三兩月其啖物則如湯沃

雪半歳則大肥息矣覺氣壅則少少服麻仁丸可
也往歳嘗傳此法與京西李大夫其人服小輟腓
任秘書少監與同省啖物作勞如少年人也已七
十四五矣山谷刀筆
婦人多兒女之態外間事不須毎令知也古方有
治百合病者云意欲食復不能食欲臥復不能臥
欲出行復不能出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聞食
氣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身形如和其脉數四物
湯加百合等分同煎煎成調成鍊鐘乳一大錢計

三兩日中可知山谷刀筆
聞苦下痢知向安矣但少服攻擊之劑調飲食之
味日日全矣赤石脂末二錢捜白麪二兩半切三
刀子軟煑調和羊清汁食虛劣人不過兩服即成
藏府矣河魚丸用大芎二兩神麴二兩炒爲細末
湯浸烝餅丸如桐子大毎五十丸薑湯下桃紅丸
赤石脂二兩細研泡裂乾薑末二錢和勻湯浸烝
餅丸如桐子大毎百丸濃粥飲下日三服山谷刀筆
韭多補洩子甚溫俗呼草鐘乳眞誥云務允服韭

煎以入清冷之淵也
茄子根煎湯洛足能治竃瘃竃瘃足趼凍瘡也
蛇蛻塞兩耳治癰疾覆盆子是莓子笮取汁合成
膏塗髪不白麞鹿非八卦辰屬不葷膻能溫補於
人生死無尤道家聽用爲脯
鼈爲臛數食可長髪
以清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
家號爲鐵脚梨清異錄〇段文昌鍬稜木瓜胡㨾桶濯足蓋木瓜樹解合爲桶也

木瓜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楙
名及書上木瓜字輙愈
蜘蛛網纏贅疣七日消爛屢有驗
粳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粳米炊作乾
飯食之止痢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傅之則易差而無痕汗漫錄
重午日午時有雨則急砍一竿竹竹節中必有神
水瀝取和獺肝爲圓治心腹塊聚等病金門歳節
王蕘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

仁可療是疾蕤莨五十石獻之後擢待制揮麈錄

蘵黃茅根也煎汁治消渴秋林伐山

叚成式云龍腦香出波律國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圍乾脂爲香清脂爲膏子主內外障眼又有蒼龍腦不可點眼經火爲熟龍腦續博物志

南荒生笄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尺可以爲大船其味美張華注子筍煑而食之可以已創厲物類相感志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鬢髮皆黑梁書

病疽者但有痛處或有頭或無頭但用大瓣蒜切令厚二分許貼瘡上用麥粒大艾炷灸每灸至十五六壯可換一餅子極甚者可灸至二百壯許但灸勝不灸也灸了服托裹散用菉豆粉四兩乳香一兩極細每服二錢新汲水調下覺熱躁日三服不妨瘡可用追風散洗龍骨五倍子二兩飛礬一兩爲末每二錢沸湯泡取清者乘熱淋洗洗了用官藥局雲母膏貼毒勢盛者日再洗換膏藥如壯熱頭疼瘡根極痛可用大木薜荔二百葉爛研用酒一升杵攪拌裂取汁煎一沸隨宜取盡未解再服三服不妨雖氣弱人且去瘡毒爲上山谷刀筆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爲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豐寧傳

冬瓜仁七升以絹袋盛之投三沸湯中暴乾如此三度苦酒浸一宿爲末日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

辟眼瞷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脚生肉枕裩繫宕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萆薢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血泛經過飲調瓜子款逆數數酒服熱雄遍體瘮風冷調生側附子旁生者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益食加觴須煎蘆朴強筋健骨酒送蓯鱔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急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客齋隨筆

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

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扁鵲怒而投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 國策

東坡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吾平生求醫必盡告以所患然後診之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唐傳張阜疏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

宜着手 芥隱筆記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於麋鹿亦不能辨矣 卮言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窮故膏油所以爲無窮也藥之膏油者無如地黄啖老馬皆復爲駒樂天采地黄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然多食生地黄而不可常致此藥以二八月采者良如許以此時寄惠爲幸欲烹爲煎也 東坡集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鄰人樊滋夫婦臥牀數日矣余自學來聞其家人如殺羊聲不暇去衣巾急往視之見數人用綿被覆其

婦牀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衆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涼水否頷之與水一盆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仍與之飲畢汗出如洗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投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鼎雖赤而氣不升注之以水則氣自來矣遇此等證者不可不知 夢醒錄

舜叔謙毋疾夜於庭稽顙聞空語曰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注無識者乃至宜都郡見山中老公伐木問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毋病即差

朝野僉載泉州盧元欽患大風唯鼻未倒五月五日取蚺蛇膽欲進或云肉可治風遂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頭覺漸可百日遂平復

荆楚歲時記云野人以五月五日得啄木鳥貨之主齒痛淮南子亦云斵木愈齲

太平廣記趙延禧遭惡蛇所螫處貼蛇皮便於其上灸之引去毒氣即止

宋朝類苑載楊嵎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膿血內潰痛楚甚療之百方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illegible]按瘍醫註疏中法製之用藥注瘡中少損朽骨[illegible]潰出遂愈按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瘡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所謂腫者壅腫也潰者膿血溢也金者刃傷也折者傷損也祝讀如注以藥傅著之也劀刮去膿血也殺去其惡肉也齊與劑同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石膽一丹砂二雄黃三礜石四磁石五用黃堥寘五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惡肉破骨盡出黃堥黃瓦器也此當爲後世醫方之祖前公孫知叔郎此方并其創造也

李延壽北史有楊愔塗腫法用麤黃石如鵞鴨卵

大者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擣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酉陽雜俎一方用井口邊草着毋卧薦下勿令人知能止小兒夜啼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失音記得一方將槐花于新瓦上炒熟置懷袖中隨處送一二粒口中咀嚼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

梅聖俞和吳正仲赤目見寄詩云暫看朱成碧雖

逢扁與和金篦昔孰在訶子古方磨自注云葛洪治赤目翳膜方訶子一枚以蜜磨注目中

江少虞皇朝類苑有西岳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大聖中結道友登岳頂至明星館故址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之得歌一首曰豬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煆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固牙髭鬚黑誰知世上有仙方荷葉下注云剪荷葉心子也慮歲月浸久剝裂不完因

錄以歸朝之名卿巨公皆傳之脩用其效響應

江鄰幾雜志云上在青宮苦腮腫用赤小豆爲細末水調傅腮上遂愈

遯齋閑覽云淮西士人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腹中輙有小聲效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其言讀至雷丸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東堅志云時康祖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竅血液常流屢訪名醫皆云不可治又積苦腰痛行則傴僂韓子温爲撿聖惠方腰痛門冷熱二證方示之俾自擇焉康祖自以年老羸弱取其熱劑用鹿茸附子鹽花三分爲末棗肉丸之每服三十丸空心酒下服之月餘腰屈復伸心漏隨愈且精力倍昔其後有吏吳汝弼苦是疾服之亦愈此方本治腰痛不知其效乃爾徧告世之醫者皆不測其故

洪輯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危甚夢一婦人告之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方覺

而依其言煎湯灌兒一蜆殼許喘定再進遂得睡三進而愈此藥不載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歛肺也予素痰疾因晩對孝宗諭以胡桃肉三顆生薑三片臨臥服之畢卽飲湯三兩呷又再嚼桃薑如前數且飲湯勿行動旣就枕旣還玉堂如言服之申旦而嗽止痰不復作輯之事亦類此

胡陽公主難產方士進枳殼四兩甘草二兩爲末每服空心大錢匕如茶點服自五月後一日一服

至臨月不唯易產仍無胎中諸惡病

抱朴子云趙瞿病癩歷年醫不差家乃賫糧送弃山穴中瞿自怨不幸悲嘆涕泣經月有仙人經穴見而哀之具問其詳瞿知其異人也叩頭自陳乞命於是仙人取囊中藥賜之教其服百餘日瘡愈顏色悅肌膚潤仙人再過視之瞿謝活命之恩乞遺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彼中極多汝可鍊服之長服身轉輕力百倍登危涉險終日不困年百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常見有光大如鏡

李畋該聞集云爆竹辟妖氣鄰人有仲叟家爲山鬼所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而妖祟彌盛畋謂之曰翁旦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茯苓久服之顏色悅澤能滅瘢痕抱朴子云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玉女從之能隱能彰不食穀灸瘢滅面生光玉澤

唐書李百藥傳云百藥勸杜伏威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頻欲死既而宿疾都除

抱朴子內篇古大墓中多石灰汁夏月行人有瘡者見墓中清水用以洗浴瘡自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洗傳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

朝野僉載云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其脛骨折處猶有銅束之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蓋蛇虺毒物所熏烝也一僧教使掘地

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令濁少頃待其澄清取飲即解居山者不可不知黃休復客話亦載此

宋戶部尚書沈詵爲人仁厚一兵卒患背疽乞假親爲合藥治之時旱蝗當致齋圜丘猶丁寧料理藥內當用酒恐市酤不中用自取酒入藥服之即愈其法用瓜蔞子一枚乳香没藥各五兩甘草三錢用醇酒九盞臨服嚼没藥一塊飲此酒極妙見韋航紀談

周密志雅堂雜鈔治喉閉方用竹紙滲巴豆油令

滿作紙撚點燈旋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即吐惡血而消

齊東野語云辛丑余侍親還自福建途中有病喉閉者有老醫傳一方用鴨觜膽礬一味研極細釅醋調灌之藥甫下咽大吐去膠痰即差然膽礬難得眞者不可不預儲以備急也

廣五行記永徽中絳州僧病噎不下食告弟子吾死之後便開吾胸視有何物言終而卒弟子依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肉鱗弟

子致器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皆隨化盡時夏中藍盛作澱一僧以澱致器中此蟲遂遶器中走須臾化爲水矣

東坡仇池筆記治内障眼熟地黄麥門冬車前子三味爲細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本草云三物相雜治内障眼有效屢試信然三物皆難擣羅和合異常甘香眞奇藥也

朱子云予嘗中烏喙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淳于衍毒殺許后之證當時在深山中不能得藥須臾徧身皆黑勢甚危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尚可活亟令人多汲新水連飲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虞雍公允文紹興中自衢州守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見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瀉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黄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之如其方服之遂愈

太平廣記貞觀中太宗苦氣痢衆醫不效詔問殿庭左右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有術士進以牛乳汁煎蓽撥服之立差

焦氏筆乘卷六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鄭夾漈論六書

鄭夾漈六書略有云書有古今殊文者如黃帝貨作斤帝嚳貨作八高陽貨作忻又作𢒈之類是也有一代殊文者如太昊金昊作ꝏ又作◎◎高陽金高作ꝏ又作仚又作平堯泉堯作亾又作𡈼又作荓之類是也有諸國殊文者如晉姜鼎通作𣪘孫姜鼎通作亂宋公鼎公作公魯公鼎公作ㅂ之類是也觀此則諸儒以義理說文字者皆非矣夫一貨可說也二貨三貨至於十三貨何說乎一高可說也二高三高至於六高何說乎既有十三文豈亦有十三義乎既有六文豈亦有六義乎況此文盡出聖人之手豈聖人無義而秦人史隸之書反有義乎大抵書以記命為本豈在文義以義取文者書之失也

左氏曰止戈為武武非从止如𣥂茈齒𣥂之類从止武从戈从亾从戈以見義从亾以見聲古文舞作𢒈撫作攺廡作庖於古並从亾於今並从無亡無於篆文亦从亾則武之从亾如戰之从單善戮之从翏六戮之从鼎斜發之从癸皆聲之諧也記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罝姐之類从且徂祖之類从且徂祖無且義又曰刑者刑也若刑之若井而有側之義則㓝也井也耕也亦可曰刑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畐而有福之義則輻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若曰角觸也商章也秋之為揫春之為蠢皆此類也是皆不識諧聲

左氏曰反正為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象形也正以受矢乏以藏矢正相反也邪正之正無所象故正用侯正之正邪用琅琊之邪並協音而借是假借之書也韓子曰自營為厶私厶非自營之義也厶於篆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与了是象形之文若自營之厶与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借之書疊古作疊祭肉之積在器也从晶精象積肉形宜祭器也楊雄以疊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

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不識象形者也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象草木𠀤滋上出則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楊雄許慎猶不逮六書之義況其他乎

○熊朋來論六書

熊朋來曰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

諧聲聲無可諧五不足而後假借世間文字雖多玉篇諸部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於内諧聲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是諧聲居六書十分之九矣漢字猶有有聲無字者畨字則皆諧聲矣荆公字說則字皆會意無復六書矣故王氏周禮新經至六書無可說

用脩論轉注

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是也六書以十爲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漁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之義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義最爲難明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注許慎云轉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老字下從匕音化考字下從丂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爲老也王

栢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訓爲非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可正考老之謬矣又易疏云貢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衰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之極也

周官六書之名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舊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說因名而可以得其義也固意謂六書四者有象可見故

以象名假借轉注則隱於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字也或問假借轉注將無同乎曰假借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爲天干之乙義雖借而音不變故曰假借轉注轉音而注義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轉音頓而爲爾雅敦丘之敦又轉音對爲周禮玉敦之敦所謂一字數音也假借如假物於隣或宋或吳各從主人轉注如注水行地爲沛爲澱各有名字矣是奚可同哉

趙古則轉注論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

字之用者也有因其意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再轉爲三聲用者有三轉爲四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亦有之其轉之法則與造諧聲者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傍聲者有雙音竝義不爲轉注者又有傍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吳棫韻補庶矣傍音之類迄今無書學者引伸觸類可也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爲轉注鄭玄以之而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者耇耆孝耋六字皆從老省爲義以旨句勿占子至聲今夾漈以之入轉注之篇可乎哉又若以日月成易而轉爲明以目少爲眇而轉爲省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按說文省从眉从屮徐曰屮徹也不從少此夾漈臆說

右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首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真中夾漈之膏肓而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音竝義不爲轉注者又云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雙音竝義傍音叶音皆轉法之極也極

則窮窮則變變則通蓋轉注爲六書之變而雙音竝義傍音叶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爲轉注則當爲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是六書之法有不盡而聖人之作遺餘力矣又當於六書之外別立一法以括之乎兹余不得不辨者不敢以疑網墮來哲也

三十六字毋

司馬溫公作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毋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

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毋則名雙聲同出一類則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

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毋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毋下於經堅輕牽擊虔外出局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

伯琦論轉注之誤

元周伯琦云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之變也夫既知轉注爲文字之變是矣而云轉注者側山爲𠂤倒之爲帀何哉若如其言猶是常也豈得爲變側山爲𠂤亦是象形倒之爲帀亦是會意豈所以解轉注哉

夏英公字書

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略夏書籀韻雲臺碑豫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尚書演說文雜古文林罕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孫彊集馬日磾集牧子文古世本義雲章古莊子碧落文華岳文古案經張楫集亢倉子古爾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李彤集古春秋古禮記徐邈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䃭文濟南集馬田碑銀牀頌烟蘿頌荆山文庾儼集古月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庶子碑祝尚書韻比干墓銘衛宏字說具丘長碑凌壇臺文季札墓銘滕公墓銘周才字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羣書古文楊大夫集天台經幢蔡邕石經王維畫記顏黃門說庾儼字書證俗古文王先生誄彌勒傳碑陳逸人碑楊氏阡銘鬱林序文周書大傳淮南子上昇記王惟恭黃庭經趙琬古字略王存義切韻張庭珪劒銘裴光遠集綴郭昭卿字指李商隱略古崔希裕略古丘光庭序文鳳栖記

楊用修字書目

楊用脩聞見字書目石鼓文鄭樵注王應麟注蘇軾注史篇說文
引　九經韻補羣經音辨賈昌朝小爾雅孔鮒廣雅張揖要
雅梁劉杳賈升郎埤蒼升郎漢末元中人糾謬正俗顏師古通
俗文服虔說文五義吳淑說文系傳徐鍇呂忱字林陸該
字林葛洪字苑曹産字苑御覽字府庾元威字府
鐘鼎欵識薛尚功集古錄歐陽脩博古圖考古圖呂大臨
金石錄趙明誠故跡遺文徐浩古跡記北齊李鉉字
辯李熹五音譜七音韻鏡宋吳恭字林音義張揖
誤字周成難字宋庠國語音智騫楚辭音徐邈莊

子集音甘輝魏包莊子釋音陶弘景黃庭經音孫
炎爾雅音釋玄應諸經音義蕭該漢書音義李舟
切韻董南一切韻指南晉王延文字音何承天纂
文阮孝緒文字集略李登聲類李季節音譜陸法
言集韻隋潘徽韻纂孫愐唐韻曹憲桂苑珠叢張
叅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夏竦古文四聲韻
趙克繼廣古文四聲韻郭忠恕佩觿集鄭樵字始
連環鄭樵象類書溫公切韻指掌圖孟景書林韻
會黃公紹韻會舉要吳棫韻補顏元孫干祿字書

婁機廣干祿字書周琦六書正譌王隆小學篇說
文字原劉士明動靜字音唐蒙博物記李肩吾字
通洪适隸釋呂靜韻集周思言音韻文字辨疑夏
侯該韻略杜臺卿韻略楊休之韻略張揖古今字
詁阮孝緒古今文詁班馬字類丘陵文字指要郭
知玄集韻拾遺鄭氏纂髓戴侗六書故毛晃禮部
韻略劉淵平水韻韻總李涪刊誤陳思寶刻叢編
書苑菁華王柏正始之音字提綠格聲本聲緯
　英公用脩有聞見字書目其未備者輙疏於

此

神禹碑李斯嶧山碑泰山碑泰望山碑詛楚文皇
象天發神讖碑石鼓音釋泉志古印式衛宏古文
宮書郭顯卿雜字指衛宏古文奇字僧曇域補說
文字解說文音隱說文韻補古今字書束晳發蒙
記楊承慶字統顧野王玉篇釋慧力像文玉篇趙
利正玉篇解疑司馬光類篇侯洪伯字類叙評謝
康樂要字苑馮幹括字苑葛洪要用字苑殷仲堪
常用字訓賈魴字屬篇鄒里要用雜字王義文字

要記周成解文字薛立字宗文字譜江遂釋文王
愔文字志王氏文字要說難字要覽郭訓字旨篇
桂林珠叢略、隋王劭俗語難字李少通雜字要
僧正度雜字、字整疑正名顏延之詁幼荀楷
廣詁幼顏延之纂要文字釋疑戴規辯字李少通
今字辨疑顧愷之啟疑記啟蒙文字指歸唐武后
字海稽正辨訛僧智光龍龕手鑑僧寶誌文字釋
訓明皇開元文字音義唐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
音書考源周研聲韻呂靜韻集張諒四聲韻林段

弘韻集羣玉典韻王該文章音韻李槩音韻李槩
脩續音韻決疑纂韻抄劉善經四聲指歸沈約四
聲夏侯詠四聲韻略趙氏韻篇李槩音譜釋淨洪
韻英陸慈切韻蕭鈞音韻武元之韻詮明皇韻英
顏眞卿韻海鏡源僧智猷辨體補脩加字切韻李
邕唐韻要略雍熙廣韻丁度集韻禮部疑韻陳彭
年重脩廣韻吳鉉五音廣韻景祐韻王延雜文字
音陽休之韻略陽休之辨嫌音與字同音張推證
俗音顏愍楚證俗音略叙同音聲韻圖郗暉五音

切韻樞切韻指元論僧鑑言切韻指兀疏劉伯莊
續爾雅曹憲博雅曹憲古今字圖雜錄李商隱蜀
爾雅劉溫潤羌爾雅萊子　母昭裔音略陸佃爾
雅新義爾雅貫類宋世良字略徐鍇韻譜劉守錫
歸字圖僧守溫三十六字母圖僧宗彥四聲等第
圖僧行慶定清濁韻鈐切韻內外轉鈐內外轉歸
字郭逸音訣劉鎔經典集音劉伯莊史記漢書音
義徐文遠左傳音李玄植三禮音義公孫羅文選
音義陸德明經典釋文曹憲文選音義許淹文選

音句中正八體書雍熙廣韻王安石字說唐耜字
說集解劉原父先秦古器記張有復古編張有五
聲韻補汪藻古今雅俗字王宗道切韻指玄論倪
鏜六書類釋許謙假借論六書統六書精蘊四書
五經明音古今韻漢隸分韻粲有演說文李行中
字源李陽冰謙卦碑李陽冰新泉銘趙古則聲音
文字通正轉音略字學源流六書指南六書本義
王球嘯堂集古錄高衍孫五書總韻林罕字源偏
傍小說葛剛正續千文字婁機漢隸字源劉球碑

本隸韻佐書韻編洪适隸釋石經遺字碑王楚鐘鼎篆韻杜本華夏同音吾衍鐘鼎韻吾衍周秦刻石釋音吾衍學古編吾衍續古篆韻吾衍疑字吾衍說文續釋楊鉤鐘鼎篆韻宣和譜楊克一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顔叔夏古印譜姜夔集古印譜趙孟頫印史王應電同文備考黄諫從古正文楊慎六書索隱轉注古音略古音餘古音附書學正韻字學集要田藝蘅同文集李宗言釋字

歐公誤以八分為隷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

用脩誤解歲字

用脩云歲古即遂字今文從步從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有也按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其躔度可推步也從戌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戌而周天也謂其始於秦蓋誤

霓可兩音

霓說文屈虹青赤或白陰氣也雄曰虹雌曰霓研奚切又五結切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艸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蜷沈撫掌曰僕嘗恐人呼為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霓五結切范為失韻當時學者為之憤鬱司馬

文正公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按韻書此類甚多有兩音三音而義同者皆可通用

廿卅卌三音

顔之推稽聖賦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二音入而集反說文二十幷也俗音念者誤三十幷為卅音撒先合反四十幷為卌音錫先立反史記秦始皇諸刻石文四字為句正用此今刻本一字改作二字黄花老人詩招客先開卌雙

郤一字讀作二字皆可笑也

甈有三音

甈有三音一在眞韻之人切漢書甈表門闕靈肕自甈之甈一在先韻稽延切左傳左甈右甈軍之兩翼也一在震韻之刃切周禮典同薄聲甈注掉也鍾病也殷寅玄元皇帝應見賀聖壽無疆詩應曆生周日脩祠表漢年無由同拜慶羲抃賀陶甈自先韻旁入眞韻

說文引孔子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於水也又曰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此類甚多豈叔重去古未遠別有所見邪柳孟堅所訶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邪

漢儒失制字之意

漢儒鄭玄賈逵杜預劉向班固劉熙諸人皆號稱博洽其所訓注經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姑以釋親言之如云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孫順也順於祖也男任也任功業也女如也從如人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問也夫扶也以道扶接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妻齊也與夫齊體也妾接也以時接見也凡此率以已意牽合豈知古人命名立義固簡而易盡乎今以六書及許愼說文攷之蓋父字從ヨ從丨ヨ卽手字丨卽杖以手執杖言老而尊也母字從女從兩點女而加乳象哺子

形也兄字從口從人象同胞之長以弟未有知而諄諄誨之友愛之情也弟字上象丱角中象拳手下象跂足不良于行義當從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中象其手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孫字從子從系子之系所以續祖之後也男字從田從力壯而力田供爲子職也女字象兩手相掩斂足而坐淑德貞閑也姑字從女從古齒德俱尊覲舅從臼可知也姊字從女從市市卽古紱字紱爲蔽膝義取在前觀妹從未可知也夫字從天而出象妻之

所天也婦字從女從帚女而持帚承事舅姑之義也妻字從女從尚言女而上配君子也妾字從女從立女而侍立卑以承尊也細玩篆文其義立見乃湯不之省輙爲之附會其說亦鑿矣哉

韓詩誤解字

韓詩外傳云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于得失不知亂之所繇眊眊乎其猶醉也按古文君

字启從尹從口取端拱南面出命令而無爲之意李斯小篆從尹從口許慎說文云從尹從口以發號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此君字之義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李陽氷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此王字之義也師之稱爲先生謂聞道先乎吾如樂克於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之類長老之稱亦爲先生謂年齒先乎吾如孟子遇宋牼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之類子之稱父亦爲先生謂其分之可尊如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之類君之稱臣亦爲先生謂其德之可尊如魯哀公問冉有之言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衛靈公聞子夏之言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之類此先生字之義也古人制字每寓意於點畫之中觀此類可見矣乃以羣釋君以往釋王以先醒釋先生至如司馬遷班固鄭康成應劭劉熙之徒

諸所訓註此類非一則徒以聲之相近者而強釋之初不攷六書之本意其誤後人甚矣

繇有六義

繇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繇咸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猶同一字凡六用

率有五音

率有五音䢪率之率音帥孟子彀率左氏藻率唐率更令皆音律量名音刷督率之率音朔筭法約數之率音類

敦有九音

敦有九音禮敦厚以崇禮音墩詩敦彼獨宿音堆樂記樂者敦和音純詩敦彼行葦賈誼賦何足控敦並音團詩敦弓既堅廣韻天子弓也音雕周禮毋敦一几敦覆也音幬周禮度量敦制注敦布帛幅廣也音準周禮珠槃玉敦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音對爾雅敦丘如覆敦音鈍

離有十六義

離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於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釋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鳥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東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東樂名又說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離木名塋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零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智切輪囷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

苴有十四音

苴有十四音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艸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萶又作沶今作渣非又都

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艸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古字有通用假借用

經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讀者毋不之察如易豐卦雖旬無咎禮記內則旬而見注皆釋均不知旬卽古均字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古作𩇯與蜚字同韻書訓別也則肥當從蜚離卦離麗也

又云明兩作離禮昏經曰納徵束布離皮白虎通
云離皮者兩皮也三五曆紀古者麗皮爲禮離麗
古通用巽卦喪其資斧資當讀爲齊應劭云齊利
也淮南子云磨齊斧以伐朝菌漢書王莽傳引易
句資作齊資齊古通用艮卦艮其限列其夤厲熏
心熏讀爲閽蓋艮爲閽也熏閽古通用歸藏易一
臾與讀爲坤卽古坤字書堯典方命圮族圮讀爲
弊卽古弊字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又和夷底績水
經注和夷底績卽西傾因桓之桓漢書桓東少年

場注桓楹卽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桓譚新論隋
志作華譚桓和華三字古通用又岷嶓既蓺又岷
山導江史記引此皆作汶三國志蜀後主測登觀
坂觀汶水之流五代史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爲
汶川尉徐無黨註汶讀作岷汶岷古通用五子之
歌甘酒嗜音又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二甘字當
讀爲酣古字省文微子沉酗于酒酗當讀爲酌音
煦漢書趙充國傳醉酌羌人顏師古曰醉怒曰酌
卽瓢字冏命伯冏說文八冏作褱唐杜佑奏省官疏
云伯冏爲太僕冏褱古與冏字同音亦相借耳詩
小序娂喪其妃耦妃當讀爲配妃配古通用國風
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顛眉目之間也西京賦昭
藐流盼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皆言美人眉目
流盼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名顛冥三字古
通用小旻發言盈庭發讀爲聒發聒古通用碩人
鱣鮪發發發讀爲潑發古潑字省文小雅采菽平
平左右論語便便言皆訓辨給也堯典平章百姓
史記作便章百姓平便古字通用公劉芮鞫之卽

韓詩外傳作阮班孟堅云弦中谷丙水出西北東
入涇注芮阮雍州川也師古云阮讀與鞫同古字
通用蓼蕭爲龍爲光長發荷天之龍二龍字註皆
釋寵也然不知卽古寵字省文隰有萇楚猗旎其
華王逸云今詩作猗儺二字皆平聲楚辭紛旖旎
於都房相如賦旖旎以招搖揚雄賦旖旎郅偈之
旖旎王褒賦形旖旎以顧眄旖旎卽古猗儺字殷
頌武王載發發讀爲旆發旆古通用禮記月令審
端徑術術讀爲遂術遂古通用又天子乃鮮羔開

氷鮮讀爲獻鮮獻古通用玉藻立容辨卑毋謟辨讀爲貶辨貶古通用又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爲塡顛塡古通用一命緼韍幽衡幽讀爲黝黝黑色幽黝古通用少儀鸞和之美美讀爲儀美儀古通用樂記名之曰建櫜建讀爲展建展古通用祭義燔燎羶薌羶薌讀爲馨香羶薌馨香古通用祭統百官進徹之進讀爲餕進餕古通用投壺若是者浮浮當讀爲罰浮罰古通用又籌空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

寸扶讀爲膚扶膚古通用又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讀爲紼綍紼古通用周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其政政讀爲征政征古通用賈師展其成而奠其賈奠讀爲定奠定古通用司尊彝凡酒脩酌脩讀爲滌脩滌古通用大宗伯攝而載果果讀爲祼音灌果祼古省文司几筵每敦一几鄭玄曰敦覆也敦讀爲燾敦燾古通用鬱人遂貍之貍讀爲埋貍埋古通用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讀爲釋舍釋古通用典瑞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讀爲藻繅

藻古通用巾車輂路龍勒條纓條讀爲絛條絛古通用又蒲蔽棼蔽藻蔽藩蔽爾雅輿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通作茀蔽茀古通用薙氏秋繩而芟之繩讀爲孕繩孕古通用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个讀爲幹个幹古通用輈人輈欲頎典頎典讀爲懇殄頎懇典殄古通用函人犀甲七屬屬讀爲注屬注古通用又眡其鑽空空讀爲孔空孔古通用慌氏以欄爲灰欄讀爲練欄練古通用矢人以其笴厚笴讀爲槀笴槀

古通用匠人爲溝洫凡行奠水奠讀爲停奠停古通用弓人爲弓老牛之角紾而昔昔讀爲錯昔錯古省文又畏也者必撓畏讀爲隈畏隈古省文又中有變焉故校校讀爲絞校絞古通用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讀爲升宗卽古升字春秋宣公九年晉郤缺救鄭成公十七年晉殺郤錡郤犨郤至郤讀爲郄音隙漢有郄正晉有郄超郄鑒郤古郄字左傳隱公元年衆父卒衆讀爲終衆終古通用文二年穆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及上會

士燓士歎士當作土傳譌耳又詩徹彼桑土土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字省文宣四年鬬穀於菟班固叙傳引此菟作檡古通用襄二十五年子産對晉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當讀爲客恪客古通用又衛侯入逆于門者頷之而已說文頷低頭也徐氏曰點頭以應也今作領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介讀爲个介个古通用昭元年趙孟視蔭讀爲陰蔭陰古通用文元年享江芊而勿敬也又昭十

三年芊姓有亂必季實立今氏書有乜姓而無芊姓諸韻書乜芊字同音皆訓羊出聲則知芊即古乜字昭七年隸臣僚僚臣僕僚當讀爲牢僚即古牢字昭二十五年隱民多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詩云如有隱憂隱當讀爲殷隱殷古通用又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讀爲棚箭房之蓋冰棚古通用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爽讀爲霜爽霜古通用穀梁傳以伯宗爲伯尊賈逵以宗盟爲尊盟與舜典禋於六宗宗亦爲尊宗尊

古通用國語王乃秉枹親鼓之離騷援玉枹兮擊鳴鼓枹讀爲桴枹桴古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當爲祇正義云古祇字孟子海河之於行潦潦讀爲澇潦澇古通用素問脉泣而血虚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讀爲澀泣澀古通用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俊古舜字莊子膠膠擾擾膠讀爲攪膠攪古通用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注誰與譙通與高帝

譙讓項羽之譙同何與呵同譙呵如今關城盤詰之例誰譙何呵古通用史記庾死獄中說文束縛捽抴爲臾庾臾古通用有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亞漢書作惡漢條侯周亞夫有玉印其文曰周惡夫印亞惡古通用又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長安狹斜行丈夫且徐徐調弦渠未央淵明詩壽考豈渠央黃魯直木穿石槃未渠透渠字班史及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俱作遽字宋王楙引庭燎詩注云夜未渠央渠當呼作遽謂夜未遽

盡也渠遽古通用漢紀紅女下機紅卽古工字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媢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媢之誅二媢字竝讀爲娟娟娟亦妬也五宗世家云常山憲王后妬娟王充論衡云妬夫娟婦生則忿怒鬬訟媢娟古通用漢書兵難踰度踰讀爲遥卽古遥字又規察規讀爲廉規俔視之義卽古廉字呂紀末敢訟言誅之訟讀爲公古公字又孟光舉案齊眉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卽古椀字又

思玄賦顒羈旅而無友兮顒讀爲獨顒獨古通用百卉含蘤蘤讀爲花卽古花字言辯而确确讀爲確确確古通用又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通用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實一人也市讀爲黻古黻字黻福聲相近司馬長卿大人賦上僊僊有凌雲之氣僊讀爲飄僊飄古通用論衡云伍員帛喜帛喜讀爲伯嚭帛伯通喜古嚭字省文又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天官書一湛一旱時氣也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又

云雖有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巳也湛涔古通用淮南子人間訓置之前而不轚錯之後而不軒轚讀爲輕古輕字泰族訓無隱士無軼民又車有勞軼軼讀爲逸軼逸通又經誹譽以導之齊俗訓聽失于誹譽誹讀爲毀誹毀古通用又鳥窮則噣獸窮則阜噣讀爲喙噣喙通阜讀爲觸卽古觸字兵略訓吏民不相憀憀讀爲睦憀睦古通用又進退屈伸不見朕墊墊讀爲垠卽古垠字又眛不給撫呼不給吸給讀爲及給及通韓詩內傳巳北耕

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由農通風俗通惟神女新從聓家來聓讀爲壻卽古壻字束晳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絜巳乃點乃汚陸厥荅內兄希叔詩旣叨金馬署復點銅龍門點卽古玷字析里橋碑跋云醳散關之嶃漯史記張儀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洪氏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耒又云醳榮醳散醳卽古釋字管子君臣上篇緷絻卽古絻冕字又輕重甲篇鮑卽古

摀字虖蘇頌朝覲壇頌乩虞氏乩讀爲稽古稽字
白樂天詩云誰教不相離相字讀爲廝相廝古通
用金大定中題燕靈王之柩作舊柩舊古通用此
類最多不可殫述苟讀如其字誤亦甚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
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釁之爲祥結之爲解
坐之爲跪浮之爲沈面之爲背糞之爲除皆美惡
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以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
爲四方新辟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
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
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其臭
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
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艸不潰茂以潰
訓遂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縭以結訓
解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
于于江以浮訓沈也馬童面之面縛銜璧面規榘
而改錯面訓背也爲長者糞以糞訓除也

古逸經

初秦之烕學也書藏於屋壁後人收拾散滯遂巳
不全其後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
簡紙以代縑愈遠而愈失眞矣如禾齊貍首見周
禮河水祁招新宮嚮之柔矣雖有絲麻翹翹車乘
俟河之清禮義不愆見春秋傳驪駒見漢儒林皆
逸詩也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消息見左傳疏誣神者殃及三世見劉向傳建其

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又勞而不伐有
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
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
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天地
動而萬物變化見說苑其亡斯自取災見風俗通
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見說文正其本萬事理失
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化民有道對小人處
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
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見鹽鐵論

皆逸易也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見周語聖作則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見左氏維高宗報上甲微見孔叢子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見賈誼書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厥兆天子爵見白虎通前師乃鼓𤖯譟見周禮大司馬注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見國策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見孟子恃德者昌恃

力者亡見史記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見呂氏春秋毋爲權首將受其咎又先其筭命見漢書說文引虞書仁閔覆下則稱旻天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引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文選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皆逸書也半璧曰璜見周禮疏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見文選注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見王度記皆逸禮文也王居明堂位見正義瑞命見論

衡聘禮志見荀子皆逸禮篇名也文翰若采維周成王時蜀人獻也見古今注逸周禮也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見說文古皆沒見風俗通如玉之瑩見文選注璠璵魯之寶也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見事類賦並稱逸論語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法言人皆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紂貴爲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

也見伍被傳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史記六國表注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見鄭玄坊記注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見桓寬論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見文選注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通並稱逸孟子夫諸書漢儒劉向輩校定于前蔡邕輩鐫刻于後嗣是唐有大唐石經宋有三體石經可謂詳矣第不知漢初諸儒之所讐校者何書遂至遺逸如此先儒往往稱外國本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

有而示之三字必有我師焉下有我字後其食作後食其祿唐玄宗亦改洪範無陂爲無頗凡此豈孔壁既出之後殘篇斷簡漢初諸儒攷校弗精以致斯繆後人因而承襲之與

僞書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

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辯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武果衰世乎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之甚竊孫吳之陳而謂太公爲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

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調似指漢武朱鳫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侔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然則釋教何嘗興于漢前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傳是皆未之深考耳

諺有自來

今諺云遠水不救近火此出韓非子以千求請託爲鑽出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以見陵於人爲欺負出漢書韓延壽傳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克責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譍又罵上老狗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曰子細本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罵人爲僕奴本南史王琨傳僕婢所生曰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形容短矮者俗謂之遳文選有遳脆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遳陋蓋里巷常談其所從來遠矣

焦氏筆乘卷之六終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校
男焦尊生茂直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爲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爲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其能默識者即有亦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即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妄也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顏氏散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恒也性有恒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名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亡而實之以爲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爲盈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爲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

不知仕而優即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即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爲二也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杪不嘗離末而求本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後無始終如環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曾晳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

我之目前皆成空闕矣曾晳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即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晳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晳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即經綸也不知學術即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泰以來之夷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

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爲默識耶

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縱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縱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

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奠也安知不舍縱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蘧莊旦暮遇之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示人也不出其位卽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絀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爲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背爲之輸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有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曈體絀聽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常寂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必也

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爲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體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罷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有象可從未竭也竭不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卽不無

千慮一中中以億猶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爲病者緣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卽一也一卽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

異矣要之知卽無知語非冰炭蓋知體虛玄泯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
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歟迨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嘗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言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爲至矣不知實無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衆妙堂記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

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葦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生之念息矣
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爲善以爲不善不知其同也旣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弊弊焉取而爲之愈爲愈敝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巳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爲非我之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滌情歸性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傳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

離意意卽智矣以智而爲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

斯爲何物未信何繇來信而夫子悦之何故此學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者道之毋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眞理而不信無理之不眞信有眞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則不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徼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徼名也不彌甚乎王摩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詘其身知名空而乃不辭其名也

性道一耳孰爲性孰爲道孰聞性道故可得而聞猶成二也不可得而聞乃眞聞也噫世知性不可得而聞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

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

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具也故可爲人師

孔子見南子諸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肸之召所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

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墻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具道閨房淫泆之事聖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見生焉則岐克之所以還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爲

體孰爲仁又孰歸仁蓋岐於己則天下外矣克矣己則天下歸矣歸卽復也克己矣而又言由己何居己之爲己無不自由而有己者悟失之故克己斯能由己也關尹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禮無體也有己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卽爲復禮非己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者豈少也哉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客塵之中而人僞莫能勝君子所以造道也

終日不違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然矣

漸菴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爲剛彼挾用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孔子之爲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而相尋於博物其耻尚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徵生名𤀹字高漢古今人表晉郭子玄皆言卽尾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醯以通鄉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善之

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則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予常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

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以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求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爲多一不爲少文卽禮禮卽文我卽道道卽我奚畔之有故綱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衆目不能成綱人之會道常於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

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脩春秋自魯隱孫五覇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說古矣

君都而臣咈彼吁而此俞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爲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而

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

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韋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

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欬一唾盡成法妙此豈可以容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眞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爲筌蹄千聖爲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徼妙皆爲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圍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界之則爲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即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

巳也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即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份份其可覩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於心者惡能味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巳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巳人也則曰禮皆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慮人之弗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丁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爲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親則凡逆爲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心於不善同歸於難而巳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肸之爲人何如哉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繫如乘桴浮海云耳子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求易得聖人之趣也

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也藉令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斂者莫措其手智者難置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爾爲之

而彌遠日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爲言至也止卽易之
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
父毋之喪天崩地陷欻且不知而奚他意慮之有
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
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爲
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
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

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今孔子而有知其憤樂
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卽道無體無方
其變化云爲如水鏡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
錯行而非爲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是非
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是
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爲無始
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
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
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
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
不遷而常止過不貳而常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
不動則心尚不有怒與過其奚著乎曾子曰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顏曾爲
一道也
素以爲絢兮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
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說乃能及此夫
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

以禮爲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卽如此夫
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
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
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
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
李嚴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
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怨
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時時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无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眞悅也苟離性而爲學刓方爲圓以覬企隺悅其一廢其百作於此輟於彼憂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舉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朋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慍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體萬物之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硜硜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師也楊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錄錄者矣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已而不知有他也知天下未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徹其蔽而還之性耳噫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述於後世論語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

漸菴先生曰黨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矣過之有唯意各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羣有橫生矣糠秕迷目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即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與其進而求之也求之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眞和也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途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秖爲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
道不可名也而人强名之唐虞曰時疇咨若時惟
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
斯焉取斯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特道而豐成之在
人非望道而歉各自足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爲夥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
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
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巳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
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

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
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
賢於有知有爲皆善談無爲者也豈古之遺言二
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苦不自覺故
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
省殆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
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卽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
影事耳非眞一也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
塊然無知者乎與曰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
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
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
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脩者皆孔曾之
弃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人
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而
不知其卽爲道舍無妄而更求是自成妄也故曰
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

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
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燹火滅飢者索食
對燭而坐不知燭之卽火也則終於飢而已忠恕
之論燭喻也

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忒
夫不億不逆而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
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自神
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吾能不以億逆亂之斯
賢於人耳非賢其[illegible]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

余語傅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爲司
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
子則未也傅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
孔子於樊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
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
恭知恭即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
弃也不可弃者即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昧道者務多知進者弃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
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

能輙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
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
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
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
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塗而非數也投
之乎百爲之會而非爲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
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
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而聖人之道愈

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槪滅明之平生子游
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
足于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
狀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以受業退而
脩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擧二事其脩行之占與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
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

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
實雉膏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
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
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
無可無不可豈爲之哉夫有堅必有磷今不曰堅
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有白必有涅今不曰白矣
我無以受涅而奚淄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
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繫
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継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教之以距人師也褊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瞶瞶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嘗論此有門人曰爲是尚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懵不知學而指他人爲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美也善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爲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阨窮抑已甚矣一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蘄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非求之孔顏求諸己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冲冲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諦觀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憂爲樂在瞬息間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爲道一尚無有也然一雖非

所以爲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爲未悟者辨也學者真悟多卽一一卽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已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卽其言而並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柰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

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

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甲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盂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棼棼皆爲妄想

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爲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冰炭不相若乎唯視聽言動默爾證眞行住坐臥寔焉生覺知大身爲非身悟形色卽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爲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求得乃眞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卽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執知爲之爲無爲執之爲無執也耶知爲而無爲執而無執故人卽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已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已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示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況夫分人以財者奚足言哉

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卽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豁然還其本眞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

孔子言已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

荅問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着任緣之解既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荅曰若見寂然卽爲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己而不願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

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奚弗恕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不應斯怨怨斯弃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冀人之應爲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人詳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紐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於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而毋意必固我殆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家學亦詠嘆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已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志於道者舍孔顏所孳孳而弗求則何求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

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

讀中庸

中庸一書孔氏之微言也而解者多失之不知以中庸釋中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釋天命也自誠明謂之性釋率性也自明誠謂之教釋脩道也何謂於穆蘇子曰天也者非人之目力所可至也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蒼蒼耳故謂之玄此命之說

也居見聞之地卽見聞所不及處思爲之際卽思爲所不到非於穆而何故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微曰未發誠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其性而不動於情則爲道誠者天之道也誠明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則爲教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也然則率其性斯道在矣而戒愼之恐懼之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倚於情虁虁齋栗不敢維一綠焉所以愼之也愼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

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也曰動於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知天之君子孰能辨之

中庸之言中猶論語之言仁也子思特異其詞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可覩已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不處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逼而彼塞故謂之達

中和何以言致也曰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遠覺之所以至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皆至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

乎曰中和而惡於致也則道何以言脩哉致與脩非力之也覺而反其本之謂也故不行而至斯眞致矣無所脩之脩斯眞脩矣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之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惡乎不位且育之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

生神無方故彼卽我我卽彼也易無體故小卽大大卽小也未嘗分異隔閡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之極也

薛君采曰中庸精義盡之首章矣自此以往則第二義之談也曰非然也喜怒哀樂皆性也舜之孝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施爲皆喜怒哀樂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亦虞人之異觀之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立也隱也者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言

其一實不免於二之矣

中庸其至矣乎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也不可能則爲至道不能之則爲至德以至德疑至道寔其情以及乎中之謂也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固子思子之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也僧肇云知惱非惱則惱亦淨以淨爲淨則淨亦惱知惱之非淨卽知發爲未發可以觸類而通矣

或疑致中和何以天地位萬物育余曰天地萬物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爲不位不育淨名經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荆棘砂礫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譬如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衆生罪過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

如來咎又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飯豈有異異自天耳

讀孟子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臨濟初覲黄蘗如登天也一見大愚輒曰由來黄蘗佛法無多子至此黄蘗亦不能逃於臨濟故也

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與赤子異赤子始生塊然純樸非無天地萬物而不知天地萬物識未生也孩提之童則知識生混沌鑿矣大人知識千轉萬變而不失赤子之心處弱喪而得大歸者也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皆此意余童子時家有一書專論未發之中髣髴記其二語曰赤子是未發孩提則已發當時深疑之迨今始得其解然不記爲何人書矣

問赤子無知何以應務曰應務不賴知也莊子注云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知以制之哉世人不知知之自知又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又爲見以見之皆附贅懸疣也列子云仲尼能廢心而用形夫能廢心而用形者其惟赤子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即清淨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内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樂非哀樂是爲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已

問夜氣曰頃萬純初訪余僧寮閒談向夜留不能去時春雪生寒僮僕靜默因誦王摩詰之語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閒眞當日

事也久之雨聲暫歇賓主嗒然茗冷燈殘形骸忽廢故知善言未發者無如孟子矣問平旦之氣曰人之旦也一夢甫終諸緣未始靈臺悟曠虛白自生非息之以夜能有是乎學者於此瞥地一下何事不了樂天詩所謂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也

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之言或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

淨則遺垢聖人之道無淨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夫操則存舍則亡者非貴操而賤舍也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出入也言其無出入之時也是心也欲爲之操舍不可得欲求其存亡出入不可得則唯有莫知其鄉而巳矣莫知其鄉卽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也知其爲安身立命之處而棲志於是斯妙於存心者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可以踐形形性豈二

物哉知形之非形則形色卽天性耳莊生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猶二之也至言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巳無巳惡乎得有有則求其爲巳了不可得形性其奚擇乎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校
男焦尊生茂直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黄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荅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紬老子老子亦紬儒學紬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紬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

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撑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

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劒抉盲眼之金鎞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而令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

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愼之矢氐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目中國之人世寶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掩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巳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爲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裔夏寶無裔夏也況裔夏無定名繇人自相指射我指彼爲裔安知彼不指我爲裔耶遠者可爲一噱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況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

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令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眞境未了僧家

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為斷也
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為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䰟也今疏其糟䰟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為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

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為甚偉矣不知道無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可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嚴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溈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經頌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即是仁却不肯自信為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即是知却不肯自信為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廻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夫内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内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説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眞清淨體以無爲爲清淨者非也道家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眞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迷有沒有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卽見清淨眞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卽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眞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秖益煩撓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清明釋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自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内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都廻光自照也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无妄若非輒心入裏而空事多閙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絶未有此論

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蓄未甚分明耳又玄宗内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脩爲曰無始以來無脩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何了

起信論云脩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者是小乘法卽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念予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卽此義耳

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卽今現在何處故經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

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卽過去心現在之心復住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

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卽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盡卽是涅槃

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刼予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刼勤苦修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

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眞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秖屬情塵悉非眞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祛妄懷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卽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眞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迴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覩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

貴復一賤心如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眞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

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實際理地犬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

問悟眞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卽得無疑曰旣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用力普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汙濡首又問設令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恒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衆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尚無疑與無疑何慮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脩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搥胷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竝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旣歸空眞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現前佛後佛萬塵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無方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

現念既無礙法亦圓融是故一念即現三世事物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

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即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遮具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即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眞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淸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即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心性離見即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眞識知心能不動即是眞識無有自性即是淸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即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即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即此一心更無所念即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即如來藏即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菴而臨機應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眞知無念之理

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淸淨門中不捨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風光暫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待觀音大士

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寘一情寘爲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蕊女土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奧袪後學之疑令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

惡爲小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寘爲聖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寘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寘爲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蠡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噫此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

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刼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

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即是菩提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無方便波羅密者爲方便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

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攝土成金攝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羈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麽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爲淸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予夢奚若余曰夢境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既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恒一余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

國祚身命虛僞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晝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慇設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

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即墮凡

夫之執分別姸醜之相深着愛憎領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卽同小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卽眞同法性故若壞方眞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卽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卽是度衆生又了念卽空無有起處卽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此與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眞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無自性爲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宴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卽乖眞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病眼顚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卽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

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卽禮汝爲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卽無作處無作法卽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卽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眞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剎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

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覺觀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褫魄我獨燕處超然卽謂爲神變奚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眞識其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約爲三種謂眞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闇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

想若人作是心是想離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卽於此處有無我離取着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

羅焕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説種子業識卽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眞卽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像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畱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卽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

所説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卽是一性一性卽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卽是徧計從依他悟眞實卽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死由眞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卽生死成涅槃迷眞實性有卽涅槃成生死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卽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脱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眞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着想獨幻師無着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輙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畫娟人殷蒨善寫人面瑱畫

王寵姬而使蒨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是固宜死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旣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咒畢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覘之則一

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覽野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淸淨上座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

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空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目前無物是眞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我愛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眞如性學者不知靜爲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氣何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喩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耶
學道之難爲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爲無捉摸無捉

摸則無處着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着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値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卽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爲己[illegible]今言克己何耶蓋未悟

者當爲巳知巳矣又當克巳余曰克巳所以爲巳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巳乃能成巳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既未嚌其胾佞佛者又第啜其醨執着各相

違戾真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轉更成有皆屬意根强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畧舉數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甚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巳是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真成穢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爲慈悲以貢高心接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即成空執之則法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達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二心致茲得失

智巖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冤太傅曰佉宮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痛切可為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葢世人因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

經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為私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為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二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譌詔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遺文隨方曉答援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頒所定書于天下學者賴之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

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訓得失康定中刊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議政葢自昌朝始

婁公

張鷟朝野僉載婁公事史所未具輒錄之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為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

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食何爲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淅米不得死罪尚書曰有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麄飯共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夔者犯贓都督許欽明將罪之衆鄉人謁尚書請救尚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共坐因謂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

德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母見官職不能謹絜知復奈何將一楪䭔餅與之曰童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丞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其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祗承索漿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敢不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碎事徒涴却聲名若向州縣道你即不在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其行事皆此類司馬徽劉寬之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唾面自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滕公知人之鑒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市人搽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狎不以封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寘堇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捽婦人至市具疏其事俾及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眞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

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

戸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為虜旣達漁陽暮畱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俾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髠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收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閭井桑麻易之他姓子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于門側召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

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壻如何與丐者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況已有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懐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荅以襲衣束素延於清靜處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於卿貳之祿其子竟列閨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宮詞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眞古今絕唱也

蒲禹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符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

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為右補闕嗟乎衍何如主也猶能容納直言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為永歎

顧在珣十在文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諫亦淳于髠優孟之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

北有後唐南有鑾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珦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與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鎭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伉讐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

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謇諤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煩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爇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唯思自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猶憑於內竊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

入掌樞機無謇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月無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衒趣時之伎每爲巫覡以誑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絲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聞在珦之言當慟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賢非獨蜀人而已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揚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薄上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繼室代荅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折唶宇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

正同是先書韻爲鈎坐客均探各擬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鈎探非酬和先倡者爲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榷不能無弊而至官爲糶鹽尤爲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

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竈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爲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榷其稅闘者忻然以爲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榷鹽矣

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吏治尚馴謹賈誼傳孫賈嘉好學遷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

日南

古中土立土圭光景尺寸而占地理遠近不知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侯服間已自差別況異域乎舊唐書日南志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景在表南九寸

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景天竺在中國之西則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閎闊不經論也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即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溫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

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旣破曹操於巴丘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牧備過秣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秣陵形勢可爲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爲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覆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覆舟山西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恃舟爲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爲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淸凉寺癸卯晨乇江寧府今淸凉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滸不啻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壅爲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爲之其言高帝爲太上皇思樂故豐故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櫟陽莫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爲新豐在太上皇旣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酉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雜記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施

晉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注施陳其尸也卽肆諸市朝是已肆諸市朝者磔也梟也皆以戮死爲不足而加以尸肆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而宗族有罪罄於甸人皆一理耳一解施用也不施其親言屬苟在親則設爲流放竄殛之類以代眞刑是爲不施也

三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爲三儒分爲八出意林

亮采惠疇

亮采惠疇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疇也唐虞之師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傳說寔使之也說者謂疇即儔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曰並畔爲疇畔田疆所抵也以疆界相並爲疇即儔朋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史官朋儔也不必以疇爲儔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應天尹少巖鎧父也蒞蒲日有赴鬬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冶令舁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即救死矣死即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證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鬬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即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敷傷

處血即止雖骨破者亦可合有奇效

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萑爲雀老蒲爲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脂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秦不絕儒學

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

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絶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菏誤作河

禹貢導菏澤被孟豬入于菏溢爲滎浮於淮泗達於菏本同一菏字案說文菏字音柯注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與導菏澤同則是達於菏非達於河也許愼所見猶是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遂改菏爲河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導於汴是隋煬帝始通禹時未有也說者牽合傳會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有可達之理傳注亦莫知折衷然陸氏於菏澤下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作菏工可切水出山陽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

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爲滎會于菏注於泗則河爲菏益明矣

徐廣索隱注

史范雎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音同非也二說皆誤用脩因徐說遂以概作同收入古音又泥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索隱注皆淺陋可笑不可勝舉也

提耳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敎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身提黄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爲近雅也

亢倉子檮杌

亢倉子卽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修亢倉子九篇

乘檮杌元吾丘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託言之耳古人有所著作而托於人以傳者不可勝數然其意與劉炫僞造魯史記連山易諸書攫賞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卮言謂亢倉子爲僞書蓋未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予豐南禺道生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𠆸因改篆爲隷遂譌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卽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仙游觀詩

韓翃仙游觀詩踈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烱集二十卷今不傳第詩數十篇耳近童珮搜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嘆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晋代删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晋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爲之傳未就而殁君思崇祖德光宣奥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注周易窮乎晋卦又編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爲之詁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爲文中子非僞書一證

尚書叙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叙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宛書之文義益

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以晩晋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絶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爲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及見吳公書乃依彷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叙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攷焉

千門

王右丞詩鑾輿迥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卻望千門草色閑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鍠觀臥美人詩落釵猶罥鬢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

旁死霸

尚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

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覇古魄字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既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爲武帝病言歷者於星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輙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當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

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爲圓機者也史記黃帝推筴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注疏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事下有司胡旦駮其非案唐制孔疏既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盛人不敢議耳以理推之唐世此詔大爲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爲

衆宰相以其與先儒違異黜之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試館職以詩之綠竹爲題者以竹爲篠簜之竹而先儒以爲王芻蒞試者指爲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宮未嘗定爲一說奉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

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冐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荅聖人正舉末明本豈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忿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徐鍇曰說文無恝字至心部忿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忿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間失聖賢本指甚多而不可究詰

也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間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爲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爲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營田戶是融本語）如此棄地即爲公田矣棄此名營田

者是給公田令浮戸爲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十頃不與編戸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爲之趙充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兵爲之今入民戸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也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關雎棠棣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按均調考擊鍾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爲作也與始作翕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創制此詩也左氏卷六於召穆作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御六氣之辨

李頤云六氣者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并天玄地黄爲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黄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没已後赤黄色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玄地黄之氣是爲六氣

百骸九竅六藏

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即搏扶搖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

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説極可笑然莊子時却自盛行於世如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丈量

涇野曰天下要事惟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

國初丈量田地攢造魚鱗冊以均其稅庶絕重累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既清他政自舉近蘭州人段紹先爲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皆如此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插標於田中畫爲數區每區各註其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冊及躬臨其田隨地掣籤量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寇京兆

寇司寇有善政爲京兆尹時　武廟南巡有太監豫選女子千餘人以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一二十人寇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寇公曰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其姓名臨期召用亦未爲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寇公之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母母拜之此如何可行看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

也某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或比鄰三五輩會食冠者晚令識字者曉以成人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曩嘗遇劉參政謝僉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傳如童蒙時無異言論朴實更無虛文縟禮宛然古人風度可愛也

王三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王三原都御

史先生至京見一閣老以羊毛口袋爲餽閣老笑問之曰此物何爲先生不以爲輕也對曰可盛米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寧有此耶又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更衣而出後來勳業却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史朱公裳甚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白下副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安南

涇野曰安南不征爲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土兵熟知道路且糧餉文便可以奏功其活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窎運其先人亦曾親上邊粟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于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决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遷曰此有源流乃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僕丁祭偵之冀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應曰某有鹿即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遷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用心體認天理焉能記得此事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爲賊而資以守典以止戈爲武而達于用兵以反正爲乏而定伐惡之誅以皿蟲爲蠱而立養生之戒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嵇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頠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

而已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刋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真一恨事也

九萬里

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圍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筭里數似爲可據又鄭玄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寓六骸者寄寓而不執着象耳目者彷象而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爲天之極處疑無有九

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耶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耶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郗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嗚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知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駡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我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尚書古文

余嘗疑尚書古文之僞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二人之言爲據昨偶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中一篇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

專僞爲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恐使僞亂其間邪又幸而覺其僞恐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患不得之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脱一字耳

面朝後市

寓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嘆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應慕所作非全書也

顧彖論易

唐人顧彖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羣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也無方衢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鶩精于擿揥匱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筴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象以致意拂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鈎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物理爲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焉内取諸身者以象焉得樞于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莫知其然雖欲强名措身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于此乎觀顧生之言蓋邃於易者恨不見其他著述以盡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校
男焦尊生茂直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宋儒所僅見者特爲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强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

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不能無議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强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眞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

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曾時事棼棼日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共憂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責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栖采蕨與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

雖不治乎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乎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乎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殆卽令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爲令如退之詩令徵前事爲樂天詩闕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盧爲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擲骰盆呼大

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卽袈裟也內典袈裟字作毠毟蓋西域以毛為之一名逍遥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為二制一為余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一為余座主許少傳吏書贈太傅諡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於王春以穆廟卽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庸非卽位事正原非平聲未為甚愜　今上冊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為京師產而婚期以三月余有語云刻桃夭在望會逢春日之載陽而占羆非遥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為切當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譌者卽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隱君名書傳一為先一為光卽字孝然知其為光范冉一作丹卽字史雲知其為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略舉數人如蔡雍少為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喈喈因字伯喈今作邕者非謝朓字玄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名朏可以類推王簡栖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其名為屮音徹不為巾亦非也說文竹从兩个个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栖知其為个耳巾與个篆相似而誤謂巾為屮是說文通釋用修本此

王司馬

王公誥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為巡撫時行經邊適虜騎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毯吾徐引去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為之計是明我國無

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砲在焉將軍者在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子三人應募砲發聲震天羣虜皆爲虀粉聞者自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都一儒生爲守備前驅所呵因大詬諸生且爲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宜引避而敢爲非禮是於朝廷爲犯分於諸生爲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擯之多言奚爲衆屏息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爲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覩其日横力辭歸江陵籍没時連及其黨數人無指議

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橐饘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背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

王元順

王溥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履洪武中爲欒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尚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贖其父刑今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桑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爲書奏　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爲鄞縣教諭

夏公德量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爲立表於門時囂賓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寧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爲石梁湖上

往來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事懷德爲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遇其鄉人輙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鎮遼東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笥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既歸發書意以家爲托

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養育教導如己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眞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可讀其全文見董逌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菡蒲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眞逸撰焦山瘞鶴銘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棼棼或以爲逸少或以爲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閹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鈐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

十惡二閹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搢摭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獘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

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況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賛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僞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據鄭夾漈金石略指爲秦篆然亦無的証

越絶書

越絶書鄭夾漈經籍略等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

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所謂委時去害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亦自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爲狡獪乃爾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雲盍歸乎薄招雍孝成皙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歸來綏漫十一篇見尚書大傳皇之阤白雲黃竹周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書麥秀采

薇見史記鳩飛支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氏武宿夜采齊貍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之外繫之柔矣祈昭河水茅鴟六篇見左氏淇水見琴錄駕辨見楚詞豐年網罟二篇見夏侯玄辨樂論及隋樂志八閡破斧燕燕晨露見呂覽驪駒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母肅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敖夏所謂九夏也見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

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唯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

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蜉列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又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

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爲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

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丈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弓既平張四侯具良决拾有良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青青之麥生于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爲不多如此類是已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對竝爲稱雙名既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爲長

鰒魚

鰒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鰒似蛤偏着石廣志云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即石决明肉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鰒魚而光武時張

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鰒魚又臨淄太守吳良賜鰒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今則視爲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有時如此

解脫殿鐵鑊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

失故態恠此能獨完是也鐵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三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泥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京鮮八珍典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同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

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鑊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

李杜

謝康樂盧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劒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臥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君惟南唐與蜀最嫺文學宋初取天下典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鍇字楚金少精小學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所讐

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鍇名同楚金字鱷府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嗜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酬之宫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鍾王墨跡然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即張小繖自蔽時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爲節錄以備檢閱仍如法縫粘還之與他書可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爲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子

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齊結實太白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鵞鸛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象自別知雕績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問以三日曰雒日即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即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

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闈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皁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

嘗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雕板印書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秇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

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秇祖甚悅卽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壻也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敝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當千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九辯

九辯余定以爲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一語并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

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怪也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令讀素問一過其人瞿然不敢恣疾漸差昨見范

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不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令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邪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公之賢公之鐫勉如此況他人乎

易簀、

與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簀一條眞足正先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簀爲笫而疏釋笫爲牀版檏史記范雎傳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簀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笫之上有席席上有簟簟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簟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卽童子所謂華而睆者也禮寢簟之制原無貴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簀歟非謂此大夫之簀非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無厭然不若終於常用質素者之爲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日夜卧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簀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簀也倘大夫士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于將死而不易其于禮制無不可也明矣

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于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苻堅

苻姓草下付世爲氏酋其家後池中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至苻洪

以讖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書從符者誤

庾死

庾死之庾音愈在瘐押病也詩交相爲瘉與庾通漢律因饑寒而死曰庾

榷酤

漢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說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彴蓋榷酒之法作俑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議謂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榷時至謂校酤江流見者撫膺椎瞿破缶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且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餉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不爲衰止搜邏之卒旁午逵道連坐之人塡溢犴圄甚至中下之家

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讐嫌動相誣訐龜山先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礬禁等類我朝悉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尚方令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耒陽縣北有漢黄門蔡倫宅宅西有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水排

漢書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橐蒲拜反冶鑄者爲橐以吹炭卽老子所謂橐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橐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銗筩

趙廣漢教吏爲銗筩銗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筩竹

篇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藏缾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匭告密者是其遺法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

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此與古包胥何異而灌以稚年一女子能之尤振古未聞

箴石

漢書藝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卽石箴古所謂砭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在而砭絕矣

令甲 宣帝紀

蕭何承秦法作爲律令經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他如甲第甲伏亦同此說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贄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

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旣相如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任元受

眉川任伯雨有戇草二卷向見於秘閣今名臣奏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太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腑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

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況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選人以啟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事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埽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運冠

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徼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譎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此啟

一出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至今讀之其人可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子事親之法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

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官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

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幷已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卽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

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丹陽刁玄使蜀司馬徽與劉廣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但知爲符瑞未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朱爲之擊節嘆賞曰昔讀丹

鉛錄知紫電淸霜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爲恠誕不取按甘肅志凉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凉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秇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玉帳在戌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磤火井騰光而赫羲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大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宜力任事如此非專

指四臣四行天顛舉於漁獵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

之弟見坊記註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本此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校
男焦尊生茂直

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

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傅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亦臆說也

周禮注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

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
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
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饔食之屬

月令

月令篇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
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
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
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
紀明矣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

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汲
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
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
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
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
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
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
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
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蟆無聲涼
風至而鷂鳴閶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
躍卽今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元宵應制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何事岐公曰
鼇山鳳輦耳子厚以爲陳言且疑爲所紿詩成果
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
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爲不可及事雖尋常只是能
點化用之便成佳句此可悟作文之法

杜詩如吳道子畫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
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
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
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
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爲比子瞻此言可謂
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編年爲正若近世各體
爲類此等處無從攷見矣

夷狄名姓異音

冒頓音墨特龜茲音丘慈可汗音榼寒閼支音烟

支谷蠡音禄黎浩亹音誥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鉛牙先零音銑燐樂浪音洛郎契丹之契音乙敦煌之敦音屯康居之居音渠月氏之氏音支史傳具有音切未易悉舉

三商

士昏禮漏下三商爲昏商音滴與夏商之商不同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舂而起用其語也今人多誤讀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郊社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閟宮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之賜尤爲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王其見乃出平王襄王下哉

肉孔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

也禮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政事疏

賈誼政事疏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出說苑孔子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履雖鮮不加于首冠至弊不以苴履出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

田子春

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未知所出讀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為瑯琊王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乃知即此人耳

子美詩

孫莘老云子美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以此推之如草黃騏驥病沙晚鸛鴒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

禹舉益

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與孟子合符子乃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子之勞矣此莊休寓言之流非實錄也

誦北山移文

种明逸真宗時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廷臣皆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但誦北山移文一過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為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文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即用本朝事入詩中甫三衢人昭陵時

中制科爲從官有名

种明逸詩

明逸詩令無所見小說中得一首漫記之樓臺縹緲路岐旒共說祈眞白玉堂株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冷醮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共淒涼是詠時事而作

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

因仍至此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講論語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嘆蓋人多忽此故耳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椸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費禕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卽足矣楊用修讀史記高祖[illegible]父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是正沿[illegible]之誤其他經籍所具余略條一二俟學者以類推之如莊子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當涇流之大一讀而林希逸以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季布傳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匈奴傳務讇納其說以

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證而用修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修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illegible]效

譌字

替篆文作㬱與暜相近竝下日爲普 浦 竝下白爲暜 剝 郭知玄曰白頭秕苑不知暜普之分青衿小生焉辨商商之別又柳豫大藏音序帔帔則巾小不分㯝槐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支離辨正者少

樂天逸詩

宋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將渡淮獻臣坐所居小樓望見一士夫徬徨阡陌間

攜小僕負一匣埋於僻處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其處宛然尚存啟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朶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眞奇物也今人謂能豪飲者爲大戶樂天詩屢用之此詩集中不載見宋人小說輟錄於此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荅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身處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

以未敢苟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叔師楚騷注曰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琵琶蒲司帆作仄聲

唐詩四弦不似琵琶聲又斷腸猶繫琵琶弦又銀含鑿落琖金屑琵琶槽是琵琶之琵作第四聲讀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近日霜毛一

番新番音飯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燭淚連盤壘蒲桃蒲音浦又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司音伺選詩無因下征帆子美浦帆晨初發退之無因帆江水孟襄陽嶺北廻征帆巴東問故人帆音梵此等尚多周子充跋文苑英華云切磋之磋馳驅之驅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仄音而流俗改切磋爲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

一物數名

蟋蟀一名蜻蛚又名寒蛩莎雞促織蛚子一歲名烏喙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雄廣韻

枸杞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却老枝冬名地骨皮爾雅芙蓉其花芙蕖其莖菡萏其根藕其莖茄其葉荷其本蔤其實蓮其中菂菂中薏以子名曰蓮華以葉名曰荷華以根名曰藕華在陸生秋華者名木芙蓉

蟠桃核

宋學士有蟠桃核賦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今藏大內可謂甚異然洽聞記言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意即此也宋王黼盛時廣求四方瓌奇之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四三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端叔題云覩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題字

鸎桃

櫻桃亦曰鸎桃呂氏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鸎桃也鸎所含食故曰含桃鸎桃二字甚新前人所未用

劉歆顏游秦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班固所保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書多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知班固

師古而已若歆與游秦不知也唐史師古傳略載游秦事而不詳語具顔魯公集中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

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寧馨

寧馨猶言恁的也如阿堵皆虚活字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至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若不見宋太后語當以寧馨爲美詞矣

犧樽

周禮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謂犧象著壺太山六罇是也明堂位犧象周罇三禮圖畫鳳形刻劃犧象于其上此鄙儒未見其器妄想圖形謹按博古圖作牛形背上開竅以注酒曰犧罇如象形者曰象罇據此可證三禮圖之謬

榖璧

周禮典瑞子執榖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三禮圖榖璧畫禾稼之狀蒲璧圖蒿葦之形此亦以意度妄作如犧罇象罇之誤蓋榖璧圖琢拱起狀如粟粒蒲璧畎畫細文形似蒲華即今二璧多有存者世

儒莫辯

黼扆

明堂位天子負黼扆南向而立注狀如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因爾雅斧謂之黼俗遂謬用斧依如匍匐謬用蒲伏猰貐謬用窫窳之類三禮圖傳會其說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取剛斷之義謹按禮書白與黑間爲黼扆則屏障畫黼文于其上取分辨昭彰之義無疑矣今府市幌以黑白相間即黼文之遺制

內則

禮記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稽攷軒字乃幹之訛按儀禮特牲饋食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以爲證

祭法

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幽宗祭星稽攷宗當作禜說文禜音咏設縣蕝爲營于日月星辰山川之壇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

師卦

周易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民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于民則民弗從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从生毋會意毒音獨傷害也从艸諧毒音二字音義皆有別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朱子注木鐸金口木舌稽攷木鐸金鐸各有所用不以舌爲分釋名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古者木鐸木口木舌金鐸金口金舌若以金口木舌爲木鐸然則木口金舌爲金鐸可乎

寤生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據文理寤當作逜音同而字訛逜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以上八則吳元滿說

聯字

俗於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駔儈誤

以儈从馬作驓髫齔誤以髫从齒作齠蹴鞠誤以鞠从足作踘此類甚多皆一時趁筆之誤後多沿其失而不攷耳

种英蘇冠

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种英蘇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竄斥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即明逸冠改名易簡魁天下仕至參知政事近日嚴介溪罷相平日知交無一人至者羅先生汝芳歎曰公當國爭

鄉人孰不治其餘潤一旦舍去太不成模樣矣因日往視之然先生嘗嚴氏盛時實未嘗與相周旋也先生器識自學問中來又非前二人比

尚書多言時

楊慈湖言書疇咨若時登庸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庶頑讒說若不在時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曰誰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庸之蓋時卽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臯陶祗叙叙此也祖考以此而格羣后以此而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勑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蓋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無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非言意所能名後乃強名曰道取道路無所不通之義初無形體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非大聖疇能名之易多曰此此卽時也漆雕開曰吾斯

之未能信斯亦時也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爲道無疑

媵

媵說文送也史載湯壻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故稱有莘媵臣楚辭魚鱗鱗兮媵予爾雅亦云媵將送也卽不指爲妾今攷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及魯共姬嫁于宋而衛與齊晉三國來媵傳云媵淺事也胡氏引公羊謂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女夫魯與衛敵而晉盟主齊大國也共姬雖賢其肯以姪娣爲妾以承事之如傳之言則伊尹爲媵送女與魚之媵予亦謂之妾可乎至于江有汜之詩注因以爲美媵釋名又附益之以姪娣曰媵謂媵承也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婭五品曰媵以陳人之婦與三國之于共姬可若是擬乎

送琉球生詩

樂天題岳陽樓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
安張芸叟用之為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人喜誦之不知實出樂天也友人王元善送琉球
生歸國詩風卷晴沙送客歸片帆南去疾於飛春
濤萬里重回首紅日中天是帝畿尊中國最得體
雖語類前人而氣韻則勝之矣

小學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
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好古

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
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秦相李
斯作訓纂篇楊雄作滂喜篇後漢郎中賈魴作總
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
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少學九篇楊方
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
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
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初學二卷
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
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晳撰張揖字詁
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邸
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周宣王
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
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蟲　典云
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　滿歲為
尚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
訓詁三卷埤蒼二卷並張揖撰廣蒼一卷樊恭撰
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三蒼

解詁

明駝

木蘭辭願馳千里明駝足送兒還故鄉駝臥腹不
帖地屈足漏明則丕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
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又後魏書高祖不
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恒州取水供贍
據此則取水數千里外不始於李贊皇矣

用晉人語入聲律

晉人語一入聲律無不精妙右軍帖云奉橘三百

衩霜未降未可多得韋蘇州用之爲詩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渾化無跡如自作語耳一帖寒食近得且住爲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辭試聽呵寒食近也且住爲佳又霜天曉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凡兩用之當是絕愛其語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未言爲何樹也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

松松在泰山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邵知之耳五大夫秦爵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唐人松詩有不美五株封之句其誤已甚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位皆至大夫因而得名不知者附會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時王梅溪爲郡幕采所聞爲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實然故賦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語且疏云上虞地名五大夫乃始皇封松爲五大夫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非會稽也而梅溪復失於審諦沿襲其誤至此張淏云予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所記云草市五大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立名焉據此不獨可正王之謬亦備吾家一事因具錄之

假借相反字

吳元滿云容齋隨筆載字有假借相反者如臭本腐氣反借香也擾本煩雜反借馴也亂本繁紊反

借治也楊用脩丹鉛錄亦述之不知此六字皆有分別臭音休與嗅同以鼻擥氣也荀子嗅之而無慊於鼻从自犬會意借凡氣之總名香朽羶腥焦謂之五嗅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殠音醜腐氣也水潤下其氣殠皆植書海畔有逐殠之夫从歺諧臭音擾音繞煩襍也胤征俶擾天紀从手夒上音俗訛作擾犪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州其畜宜六犪从牛夒音亂音戀紊也煩擾也史記猶治亂繩古作𤔔从𠬪下指交結之狀𤔔音雉

理致也平治也盤庚亂越我家論語予有亂臣十人从司𤔔會意現石鼓文及宰辟父敢隸楷用治洪楊二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

史記呂氏春秋之異

史記吳起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竟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二書所載即一事耳史記稱田文呂紀為商文所不可曉太史公得于傳聞而呂紀先秦之書或于紀載為覈

孟舒魏尚

孟舒與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

寇得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官事豈有相類如此者當是一事而傳聞異詞史因以為兩人耳

通鑑之誤

通鑑載唐太宗臂佳鷂望見魏徵納之懷徵奏事久不已鷂竟死懷中按白樂天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鷂斃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徵與太宗也樂天去當時未遠必有据依今唐

書徵列傳亦不載此事

左氏史記之異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甚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

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序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叙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忿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巳自相抵捂不足信矣

石鼎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詩有道士軒轅彌明其語往往高古出羣或者謂卽退之所撰特駕言于彌明耳今

按張南軒淳熙間守靜江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石鼎聯句者可謂無其人邪

舉人籍

唐人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其法甚嚴有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斥昔傳說無姓殷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雎改

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以覇張良爲韓報仇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業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外吹毛求瑕務在駁放則小人也邦尋歸路策藜杖着草衣田園荒蕪鉏犂尚在所司不能奪特谷執政收之天下稱美焉

獻書

唐時科目甚多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

文章并上著述之例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頻獻啟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十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諤上叙訓二卷卜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録十卷高嶠上注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霑賞賚若今時用其例尚可得實學者用之豈不勝舉業之流萬倍

說文引經之異

說文引五經文字與今多不同如易服牛乘馬服作犕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於地亢龍有悔亢作忼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觢豐其屋豐作寷允升大吉允作𠃨包荒荒作巟爲的顙的作馰書宅嵎夷嵎作堣鳥獸氄毛氄作毴毛五品不遜遜作愻娶于塗山塗作嵞弼成五服弼作𠇍方鳩孱功方鳩作旁逑藻火粉米藻作璪朞三百有六旬朞作稘剛而塞塞作寒竄三苗于三危竄作𥨍今汝聒聒作懖懖庶草繁廡廡作無若藥不瞑眩瞑作

眄尚桓桓作狟狟彝倫攸斁斁作殬顛木之有由蘖由蘖作𠧒枿詩新臺有泚泚作玼餅之罄矣罄作窒嘽嘽駱馬嘽作痑鈎膺鏤鍚鍚作鐊白鳥鶴鶴作翯翯可以攻玉作可以爲厝衣裳楚楚作髗墉有茨茨作薺綠竹猗猗綠作菉無然泄泄作呭挑兮達兮挑作岁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五經皆古文未變隸書愼當得其眞此後字書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出釆摭日繁雅俗兼載讀者迷其本始以說文所述告之未有不駭以爲

異者也

立碑

唐人在官有善政去任後立碑頌德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國朝無聞奏之例然見任官輙自立碑見於律條其禁甚嚴近日有司身方在官諷動羣小外托辭讓密相督責甚可恥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先爲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洎登廟堂見人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後釋奠日百寮

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蹙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氣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磨滅覆之於南廊林甫何人其羞惡之心猶有存者今之不如林甫者抑又多矣

荆蠻

史記太伯逃之荆蠻考其所都實今蘇常在禹貢古揚州域何謂荆蠻葢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戎淮夷之類徐戎非徐卽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非淮卽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則知荆蠻亦蠻之處於荆者或嘗徙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耳吳卽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伐楚詩曰蠢爾蠻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竄在荆蠻則荆蠻非揚州之產明矣或曰春秋夷吳楚何歟曰春秋夷吳楚以其僭王也夷其道夷其人非夷其地也其地固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胡可夷也

東南西北

史記六國表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

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固無常利也黃帝邑於涿鹿顓帝邑於龍城舜耕於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西土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於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襄漢以南達於湖廣極於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

東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凉之地也自南自北盛
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
論矣

魚龍畏鐵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令李知
遠修之堰將成輙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多知遠
甚憂之或說梁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以鐵數萬斤
積其下堰乃成知遠依其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
壞也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

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鄴
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内
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
公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
之功輙就人以僧爲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

秦會稽刻

史記秦二世東行郡縣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丞
相斯等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然不載其詞
今記於此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
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
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
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
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
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阤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
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
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子見南子

孫季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

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
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遊於市
孔子恥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
適衛至衛而恥爲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
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肸召
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
夫子有吾豈匏瓜之諭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悦
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
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

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與魯也與見佛肸事不
約而合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
矣

星宿

二十八宿之宿韻略宿音秀今俗多作此讀誤也
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為義陰符天發殺
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
衣不覆宿與陸覆為韻則可見矣亢音剛氐音低
觜音訾亦誤爾雅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

宿之長有高亢之義不音剛爾雅天根氐也注云
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如周禮四圭有邸漢
書諸侯王邸之邸不音低西方白虎而參觜為虎
首有觜之義不音訾世多從韻略則不考之過耳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五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六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校
男焦尊生茂直

物名

莫邪作寶劍而名劍曰莫邪劉白墮善釀酒而名
酒曰白墮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常用一藥醫家名
曰使君子人牽牛來易藥因名其藥曰牽牛青雀
盜食脂膏而名竊脂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又易以
木名琵琶為阮咸諸葛孔明教士卒種蔓菁因名

諸葛菜儢句之地出龜則名龜曰儢句蔡地出龜
則名龜曰蔡冀北出馬則名馬曰驥衛地出驢則
名驢曰衛以至鄭國渠劉氏冠謝公墩萊公竹皆
此類耳

居第

宋王宣徽君貺年二十七為正字即起第洛中至
年八十位兩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早殁
惟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也竟未完而壞
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之紹庭又無

予唐封氏記言郭令公方築室偶出門語匠氏曰築須盡力令墻堅匠釋鍤而對曰京師貴人墻皆其所築數十年來但見人物更換墻固亡恙也令公聞之恍然意悟因固請辭位近余鄉徐子仁以詩酒自豪築快園求礎石未至令以木代或曰木不堅豈可用之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墜於徐子仁也至今人賞其達云

俗書之誤

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虺須字作湏不知湏

乃音頮船字作舡不知舡乃音航商字作啇不知啇乃音滴蠶字作蚕不知蚕乃音腆美字作羙不知美即是羔无字作旡不知旡即是旣本字作夲不知本乃音滔盼字作肦不知肦音系圖字作啚不知啚音鄙趨字作趍不知趍音馳如此之類未易悉舉至如暴巳從日又加日而爲曝然巳從火又加火而爲燃罔之崗匆之葱昏之婚女之汝匊之掬與之歟回之廻果之菓席之蓆架屋疊牀觸目皆是而字學埽地矣

范質

宋建隆初春宴雨大作樂舞皆失容上色慍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聞之喜動顏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霑醉所謂宜在帝左右者斯人也

尼善應

偶得鬼董五卷中載尼善應者貌寢陋鄙樸人也晩忽得定慧嘗以錢托魯文之僉憲買牒與侍童以居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妄連其童尉捕之應曰

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土金盜骨肉精血於父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邪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與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眞盜矣羣卒不知謂爲侮巳虐之甚苦至焚艾火熏灼之應笑曰此非我也我出空刼前入空刼後諸佛慧眼尚不能窺況汝曹邪卒暴不得施乃舍去一日侍童扣魯之門曰吾師亡矣魯視

之儼然坐脫移寘他榻坐益堅面淡紅色有異日闍維舍利溢出烟所泊林莽皆垂雜五色珠有光燁然始知其有隱德云

東坡識孫仲益

東坡元祐三年自翰苑出牧錢塘道毗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屋之下仲益方七八歲立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為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璵器仲益應聲對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

贈以縑帛囑其父善視之後果以文名

馬中玉

東坡知杭州日馬中玉成為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

嘉祐治平間中官杜漸好與舉子遊學文談不問是非答親舊書如言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此類甚多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坐子容少息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後子瞻再至問典客曰今與會者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也溘然

公移字

公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楂同水中浮木

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慓同本訓急疾今以為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為巡綽盔本盂也今以為鐵冑鐲本鉦也今以為釧屬又如鬧朝鬧辦課程其義皆未可曉其亦起於方言也歟價直為價值足穀為足勾幹運為趕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犬牙相制

國朝以潁州屬鳳陽亳州衛屬河南以漢中府隸

陝西瞿塘等衛隸湖廣山西磁州千戶所在河南界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内湖廣五開衛貴州黎平府同治一城湖廣鎭遠衛貴州鎭遠府同治一城似此者不可勝舉亦犬牙相制之意

○古今都會

歷代建都之處伏羲都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亦都于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黄帝都涿

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嬀州今朶顔之地少昊都曲阜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遷都亦曰亳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耿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

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宫長信宫俱在此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長安東漢都洛陽魏都洛陽然諸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漢祚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封居長安爲西京遺迹鄴爲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耳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吳初居鎭江都武昌今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今南京應天府也

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建康即建業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改焉宋齊梁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關中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以城狹水鹹與蘇威高熲共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首山都焉煬帝嘗徙都洛陽爲巡幸故也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唐石晉漢劉知遠周郭威俱都汴宋亦都汴南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今順天府時至上都今宣府之外之地我　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于燕爲京師今順天府也

鐵券

高皇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爲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以[illegible]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

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宰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以見美刺袁盎目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眞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皆曰眞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訏勢人稱爲白衣宰相盧懷愼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内相閻立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棱宰相李邦彦爲浪子宰相梁陶弘景山中宰相蘇

環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盲宰相楊再思癡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筌相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眞相李綱爲中興首相王欽若項有疣曰癭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媼相梁師成擅寵爲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琳道人權寵侔宰相孔顗嘆爲黑衣宰相魏野亦稱白衣宰相

錢王券文

唐昭宗乾寧二年越州觀察使董昌僭號詔鎭海節度使錢鏐討誅之賜鐵券形如瓦高尺餘潤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其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鎭海鎭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

者董昌僭僞東昏鏡水狂謀惡貫瀵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陬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鐘繇刻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始終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

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須示天下鏤謝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

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

紀年

紀年之號必擇前代所未有及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即不用矣如淳熙之淳先爲純字人言純字有屯乃易爲淳有因時事而用好字者如 國朝天順之類是也有用先朝字者如唐德宗以建中與元之亂追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各取一字合爲貞元以法象之至宋孝宗遂爲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何也此即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慈憲之類歟

募疏

豐城吳天祐者寄食於杭之陳氏冬無衣絮主人戲之曰能作疏文當爲化之乃作疏曰伏以裋衿

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不免昌黎之嘆含羞在己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常苦饑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媿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饑無所食而寒無所衣灞橋踏雪難堪手足之凌兢剡水乘舟無柰身心之顫掉鄭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筐大簿價輕千鎰之黃金溫藕柔綿色學三冬之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旣民胞

物與之同然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爾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耐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回幽谷之陽春徧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遂爲之占籍仁和膺甲子鄉薦

老泉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驗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邪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衍聖母上表

孔子五十二代孫衍聖公孔之固早卒妾任氏生子湞襲爵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褫其爵任氏上表曰竊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以成芒渭自渭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變清而爲濁蓋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姓之人伏念臣妾之子孔湞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嫡孫五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之固之冢嗣生長從於稚齒提挈至於成人有美維髯遺印在耳雖云庶出實係長房爲經板蕩以來遂失過庭

之訓以致宗族鬨議詞訟無休吾道于是乎不光祀事以之而大缺肝心殞裂泣涕無從但以名隸寡妻身當圮族抱閨門之戚戚望天闕之悠悠所積瀰漫何由控愬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衛之冤茲者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爲儒教大宗師令作中原聖天子乾坤浩浩一新汙俗之餘日月煌煌照彼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顧惟孔氏之家實係生民之望千七

百載厥聞愈彰五十三傳其直如矢自相沿於百代曾莫紊於一朝至於賢與不肖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仍復嫡見天心付與之分明方當朝廷甫定之秋適屬士論向公之日伏望陛下俯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傅之職有教固無類也見賢然後用之上可以立皇朝繼絕之良規下可以導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幸有幽厲之衰柰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蟣蝨輒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栗之極匍

匐待死闕下泣血奉表以聞元憲宗八年也詔憫之遷滇爲維州尹

史法之異

史筆紀載不同如南朝北朝之史皆李壽所作也南史先傳循吏北史先傳儒林南史兼傳文學北史則傳文苑南史傳孝義北史則改爲孝子南史傳夷貊北史則改爲四夷與夫酷吏藝術列女南史所無而北史皆傳之曷嘗比而同乎李唐五代史皆歐陽所作也唐史志天文而五代則爲司天

唐史志地理而五代則爲職方唐史傳后妃而五代則爲家人唐史表世家而五代則述世家與夫循吏酷吏儒學文藝唐史所有而五代皆無之

張曲江世系

劉夢得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晴諸小說皆因之不考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壽

安尉永保先業克惠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又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 子景新景新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鄖湖南鹽鐵判官涓子浩仁化令浩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得非窮語耶一時不根之言未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當不爲少

唐羌上書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漢和帝永元中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觀此則進荔枝不獨唐開元時也永元一詔語簡而意盡得王言之體

劉弘

晉惠帝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反都督荆州軍事劉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攻昌於竟陵大破走之降其衆弘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表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能識侃與初於稠人之中又不以掩於親愛史稱其公當是矣今之用人者非瑣瑣姻婭必其門生故吏耳惡能辨別賢不肖爲國家計哉善乎弘之言治一國宜以一國爲心然則治天下不以天下爲心者皆弘之罪人也

舊曾集諸書藥方嗣得者更錄于此

曾公談錄云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具曰顧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眞再生也

蓼花洲閒錄云治走馬疳方用尾螌子（此蚰子差小未經醬淹者）連肉火煅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蓋之候冷取出碾爲末先滲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於火盆内焚之抱兒於煙上熏即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疳患處

治惡瘡取冬爪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上候爪熱削去再合熱減乃已

治破傷風用黃蓮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

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瘡上炙不痛者炙痛卽止痛者炙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 已上神秘方
宋趙溍養痾漫筆云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聾愈

枸杞子搾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痺并乳鵝蝦蟆衣鳳毛草擂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卽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黃檗皮羌活爲細末生鷺鷥藤擂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卽切破不可倂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名醫陸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微溫耳陸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以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窗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

至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因診脉曰此冷痢也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卽愈德壽大悅就以金杵臼賜之至今呼金杵臼嚴防禦家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摻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但用香櫞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越州

一學錄云少苦嗽百藥不瘵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入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愈

象山縣村民患水腫一人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愈

吹劍續錄云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翼日引驗了無瘢痕宰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痛盡消又有肩髀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傳之立止

故前方大治攧撲後方能巳金瘡

文昌雜錄云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餳能治鯁也後見孫眞人書巳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郴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

宋龐元英談藪云徑山寺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一脚皆爛常住召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一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汲淨水洗病脚腐膿病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匀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水漸少肉漸生一月平復合寺僧酬以錢物云吾與山門結緣豈爲利也却不受主僧曰山中多蛇虺願得奇方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

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鈐本殿前司健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薦孫者光宗時在東宮亟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曰今日進三服病當減三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巳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之曰小兒安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

張知閤久病瘧遇熱作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

餌之茸附熱益甚召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能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須三服乃效今郤可進滋補藥矣

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痛特甚醫以爲脚氣孫聞之曰此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

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頻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但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爲效易矣其奇驗多此類

溧水溧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爲浙西觀察欲絕其源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丸遠近中蠱者多獲濟偵滉小女有惡疾浴於鎮之温湯卽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右與得名僧以守有以竹林市藥僧應者滉欣然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乃刊石於二縣之市唐末石不復存鎮之夏氏世傳其法藥名温湯丸志所自也用五月初生桃皮末二錢蠶蛻末一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生大戟末二錢共三味以米泔淀爲丸如棗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泔下一丸脩合時於淨室中忌婦人孝子猫犬見

吳興莫君陳著書名月河所聞載王駙馬師約年四十九髭髮白醫教之服茯苓每日秤二兩以代晚食其法㕮咀之蜜水酒過小甑微烝令潤匙抄

時以少湯嚥之每次不過半醆服已二年極康強善飲酒楊次公服二十年每日服一彈丸茯苓華山爲上其次東山謂京東諸山

獨異志云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吏時太宗苦氣痢醫療不效寶藏曾困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蓽撥進上服立差宣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疾復發復命寶藏進前藥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云未知文武二吏上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

即授鴻臚卿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臟死則其産移蠱主之家若盈月不殺人則蠱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絶自侯景之亂殺僇殆盡蠱家多絶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每亥夜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吹蠱痛行暉是也范石湖集云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

李巽巖侍郎燾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近峰聞略云予在吕梁時生汗瘢百藥不能愈及在禮部太醫院爭進方藥瘢愈甚及覲歸崑山周春谷訪予以瘢示之春谷曰此甚易可坐而撥也爲灸天突左右各三壯即脫然愈至今不發

皮硝入雞腹中同煑食之可消痞疾

一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呑之有胡僧啖以餳糖半斤即於谷道中出僧云凡誤呑五金皆可啖也

山東一家五百口其爨二百餘年不染疫癘其家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曰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爲末正旦五更蜜調之每人服一匕卽古屠蘇之義

北夢瑣言云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唐崔魏公鉉鎮渚宫有富商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絶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食毒也三兩日得無外食邪僕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曰好

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捩汁折齒而灌之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慰奬資以僕馬錢帛令入京致書朝士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一朝士詣之新曰何不早見示風疾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朝士皇遽策馬而歸時鄜州馬醫趙鄂新到京都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朝士下馬告之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亟

策馬歸以書筒貯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疾遂已却往謝趙生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唐時一婦人從夫官南中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一醫忘其名知所患乃請王姨妳中謹密者一預誡之今以藥吐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只言有一蝦蟆走去勿令娘子知是

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曲洧舊聞云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澁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夏秋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腑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焙之焙乾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腑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爲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凡爲風狗毒蛇齧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

凡禽鳥翅足折者餧之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卽愈有愛物之心者宜識之

造海石法用苦瓜蔞擣碎同煆過蛤殼粉拌勻作餠曬乾入藥用此物最去痰蓋鹹能軟堅蛤生海

中凝結成殼得鹹性多故能破痰之牆壁而瓜蔞又去痰之藥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老痰極有效或以海浮石爲海石者非是

周學士維亨知醫一同官得疾偏體癱不可忍諸醫云中風云中濕云脚氣悉不效周疑氣血凝滯所致爲製一散飲之愈用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常法治之爲末温酒調三四錢隨酒量頻進之以止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道引失節支體拘攣亦數服愈

凡食河豚者一日内不可服湯藥恐内有荆芥蓋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試以水浸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擣粉水調灌大妙

焦氏筆乘續集卷七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校
男焦尊生茂直

金陵舊事上

金陵爲斗分晉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間當興王者是歲元帝登寶位故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

長短句中六州歌頭音節最爲悲壯昨見王潛齋埜詠金陵二闋讀之亦自爽然龍蟠虎踞今古帝

王州水如淮山似洛鳳來遊五雲浮宇宙無終極千載恨六朝事同一夢休更問莫問愁風景悠悠得似青溪曲着我扁舟對殘烟衰草滿目是清秋白鷺汀洲夕陽收黄旗紫蓋中興運鍾王氣護金甌駐遊蹕開行殿夾朱樓送華輈萬里長江險集鴻鴈列貔貅埽關河清海岱志應酬機會何常鶴唳風聲處天意人謀臣今雖老未遣壯心休擊楫中流

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

滄雞皆有魚髮入輙死今湯山下有湯泉屬上元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幐至家開眡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眞御史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然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

茅君種於句曲山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輙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以上八則出酉陽雜俎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刼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刼掠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刼幸老所親哉斂所刼還之且戒曰見幸愼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暴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東坡外集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着痛快眞得其筆勢云東觀餘論今在應天府學

御史劉燾字無言嘗言金陵有唐鄗正臣書本埋

沒國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書殊有虞褚法也今在栖霞寺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蔵真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恠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眞自叙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眞蹟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眞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眞經授弟子瑯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以傳護

軍長史父子魏傳青籙文所謂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黃庭内景乃其一也亦名琹川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為前以通為遍以胥為骨以飛為緋此例甚衆唯華陽登眞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参雠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眞語云政和七年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伯思於丹陽東㘴書

圖經云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土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䕫南部新書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鎮

徐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恐物忌太盛不如少遲之鍇頗怏怏簡言徐出伎佐

酒所歌皆鍇詞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鍇意也鉉聞之嘆曰弟癡絶乃為數闋詞換却鳳皇池乎陸務觀南唐書

徐鍇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指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鍇力居多

柴克宏未遇時其母自表子可將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能任孥戮無悔元宗始用之所向有功官至奉化軍節度使

刁衎事後主爲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淳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棊不交人事孫約亦名士久在三舘晩築室潤州號藏春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丘方柄用虛白曰彼可取而代也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棊博戲酒數行雜出書檄詩賦碑頌使製之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金陵睢昭符刺史常州爲政寬簡甚得民心一日坐聽事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帀案吏卒震仆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昭符神色自若徐命舉索納庫中

李建勳以司空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山中放意水石或謂之曰公未老也而遽爲此豈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來日無多欲求數年閒適爾

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馮延魯銳進而喜言高退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得玄武湖足暢平生矣徐鉉笑曰上禮賢如不及詎惜一湖恨時無知章耳延魯慙不能對

江南後主造澄心堂紙甚爲貴重宋初紙猶有存者歐公曾以二軸贈梅聖俞梅以詩謝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

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鸞臺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榻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江令宅在秦淮上今尚書顧華玉所居云是其處劉禹錫有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淹宅

金陵詞是臺城妓作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窓泣唯有虹梁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鈎立

丹陽記云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蕭管竹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唯此簳見珍故

歷代常給樂府俗呼鼓吹山令慈湖戍常禁采之王褒洞簫賦卽稱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

朱遵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隱居不仕保大中卜築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皆行於世

韓熙載墓在今聚寶門外雨花臺年久不知其處初熙載得罪南遷上表云無横草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汎

病身而前去後主覽而悲之遂免南行尋卧疾終於城南戚家山賜衾裯以殮贈平章事所司謂無贈宰相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有云黔婁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指此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抑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隋唐嘉話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眞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尾官寺脩講堂匠人於鴟吻内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以獻岐王便留不出十二年王家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沈瑀武康人善吏事嘗役民速而無怨開湖熟縣方山埭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 瑀永泰爲建德令

思陵車駕巡師建康詔以防秋在近令侍從職事官各條其利害實可施行者聞奏郎官張虞卿所陳最善其略曰臣嘗歷考前世戰爭之際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吾斥堠既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爲阻可也雖無長江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

及一歛江水謝玄以八千鋭卒破之於淝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王巢以竒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諸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雖濟矣曹操初得荆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荆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周瑜謂舍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羊祜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

復所用他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謂無如瑜者為用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說者謂虜以馬為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為難虜便於作栰而江流迅急非栰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嘗用大栰也州縣有最為要害者津渡有最宜備豫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格蘇峻濟横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横江采石渡者十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尚未論也文多不載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黄金為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書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言凡書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沈存中筆談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延陵縣南有茆山漢元帝時咸陽人茅盈及弟固得道之處

異苑曰丹陽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着履行水上夫壻怒殺之投屍水中乃流至廟處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有形廟左右不敢取魚射獵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為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

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亦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何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可作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令人伺察一郡將庇之獲免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米芾有潔疾方擇壻聞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

謝安石墓在雨花臺畔梅子岡後遷葬長興九鵶

岡子孫因有居其地者謝以文學世其家有集安石而下歷宋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爲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聞爲序

東坡云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既老筆跡尤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復能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葛洪結廬方山山有洗藥池洪有詩云洞陰泠泠風珮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　一云池在興國縣

王彪之與諸兄弟別於方山賦詩脂車總馳輪況舟理飛棹絲染墨悲歡路岐楊感悼

桃葉渡在秦淮王獻之有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桃葉亦有歌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采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待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

吳均續齊諧記桓玄篡位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

軸倚孤木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楚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君迎至廟廟門外置一大甕可受數百斛嘗有風雲出其中廬山君夫人呼其女婉出見著容色甚麗著大悅夫人命婢瓊林取琴命婉鼓之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峩

暘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登太和歌畢卽趨入廬山君因以婉妻著居廣之著求還婉泫然賦詩爲別贈以織成衫袴

十八高賢傳曇勮晚居建康烏衣寺彭城王義康遺之貂裘勮以爲褥義康陰使人以錢三十萬買之不從謝靈運常就問勮經中奇字

廬山疏云僧智瑛上元縣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初行頭陀行爲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

所悟生平不識文字晚乃能詩廬山自天眼後得佛宗旨者唯瑛一人晚年忽語其徒曰某月日吾當逝逝必有風雷之警旣近期又預報廬山諸庵主使來集及期諸庵主集天朗霽無纖雲咸疑其言不售幾罷去旣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威儀禮諸佛退與諸庵主別已而疾風震雷劃掣墮瓦風疾旋自下上轉入空際東南逝視瑛已遷化矣

宋孝武遊覆舟山詩束髮好怡衍弱冠頗流薄素想綵勿傾聿來巢丘壑層峰亘天維曠緒緜地絡逢阜列神苑遭壇樹仙閣松磴含青暉荷源煜彤爍川界泳造鱗巖庭響鳴鶴

華林園卽吳宮苑地宋元嘉中更脩廣之鑿天泉池造景陽樓大壯觀花光殿設射堋孝武率羣臣燕集效柏梁體爲詩九宮盛事予旒纊帝三輔務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夏王義恭 策拙枌鄉慙恩望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 折衝莫效與民謗領軍將軍元景 侍禁衛儲恩踰量太子右率暢 臣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書莊 喉脣廢職方思

讓侍中偃 明筆直繩天威諒御史中丞顏師伯

方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吳大帝爲葛玄立觀於其上謝靈運有鄰里相送至方山詩

鮑明遠有侍宴覆舟山詩二首其一息雨清上郊開雲照中縣遊軒越丹居暉燭集涼殿凌高躋飛楹追焱起流宴極苑含靈羣崇庭藏物變明輝爍神都麗氣冠華甸目遠幽情周體洽深恩遍其二繁霜飛玉闥金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佇宣游神居既崇盛崇險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溢

民記慚無勝化質謬從雲雨浮一作游

三山在城西南三十七里下臨大江明遠有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詩泉源安首流川末澄遠波晨光被水族曉氣歇林阿兩江皎平迥三山鬱駢羅南帆望越嶠北檝指齊河關扃繞天邑襟帶抱尊華長城非壑嶮峻岨似荆芽攢樓貫白日摛堞隱丹霞征夫喜觀國遊子遲見家流連入京引躑躅望鄉歌彌前歎景促逾近倦路多偕萃猶如茲弘易將謂何

明遠行京口至竹里詩高柯危且竦鋒石橫復仄複澗隱松聲重崕伏雲色冰閉寒方壯風動鳥傾翼斯志逢凋嚴孤遊值曛逼兼塗無憩鞍半菽不遑食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今上元東北六十里有竹里橋云宋武帝討桓玄其路經此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賦詩廵蹕望登年悵飲臨秋縣日羽鏡霜滈雲旗落風甸四瀛良在目八寓宛如見小臣竊自嘉預奉柏梁譙

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新林浦去城十八里玄暉有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詩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巳屢旣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

豹姿終隱南山霧

宋徐諼有華林北澗詩總長潭兮栝遠源下洸溜兮起輕泉廻溪峻兮曲沼阻衝波激兮瀨淺淺貫九谷兮積靈芝飛清濤兮潔澄川

新亭在城西南十五里今石子岡處齊徐勉有昧旦出新亭渚詩驅車凌早術山華映初日縱轡且徘徊復值清江謐杳靄樞樹林參差黃鳥匹氣物宛如斯重以心期逸春提一游衍終朝意殊悉謝朓和云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廻

暇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遥桑榆蔭道周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崇堂臨萬雉曾樓跨九成瑶軒籠翠幌組幙翳雲屏階上曉露潔林下夕風清蔓藻嫚綠葉芳蘭媚紫莖極望周天險留察浹神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唐書樂志云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謡今石城之西有莫愁湖亦一證也然樂府解題曰古歌亦有莫愁女洛陽人與此不同豈有兩莫愁耶莫愁

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觀石城西與下揚州二語爲金陵人無疑

景定建康志言金陵有太保王祥墓當是導南渡時奉之以來後子孫七十許人六朝史皆有其傳此古今所未有固由太保兄弟盛德所貽然觀史言王氏世居禁中里馬糞巷門風寬恕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且門中唯劉眞長王仲祖許玄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能世濟其美久而彌昌有以也夫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王氏之家法亦可槩見令人動言江左風流若以爲浮薄者然彼何足以知王謝哉

陶隱居有眞蹟藏建陽徐閣中家今停雲館帖有

之云郭千村者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至山種植於此郭千號因斯兆焉隱居華陽頌所云郭千峙留岸姜巴亘遠蹤正指此也嘉靖中山人郭弟尋至其處以爲奇廣陵朱曰藩贈以詩塘墻新綠影偏偏一笑能來郭四朝疑接土山開靖室且支丹竈向跡寮扣舷慣愛池中戲相杵時聞城上謡見說五遊還有待願因香茗結逍遥

謝公墩在冶城之尾冶城本吳王夫差冶鑄處宋爲天慶觀今朝天宮鐵塔寺謝公墩一脉綿亘皆

其地也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故名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覩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指此也自景定建康志言荆公雖有我屋公墩之句又云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意公亦自疑遂斷以父老相傳之言爲無據不知我屋公墩已的有所指其言樵牧不知特言舊事荒凉以寓其感慨云耳而豈謂非公遺跡也哉李太白登冶城西北謝公墩詩序云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予將營

園其上故作是詩云冶城訪古迹猶有謝公墩憑覽周地險高標謝人諠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其言詳且晰矣太白又在介甫之前即世說與太白詩證之紛紛之疑盡破亦何必鑿空指謝公他子孫爲說耶

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鍾山之下既成劉杳贊之約報云惠以二贊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官罷並無還資籬垣仄陋妻子寒露內外茆屋六間在金陵城東南五里

張文潛云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濠水或流或絕多鵁鶄白鷺迤邐傍山風物夭秀如行錦繡圖畫中

鍾山最秀者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在明慶寺前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悟眞庵又寶公塔西二里有洗鉢池與國寺有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斸

得名宋熙泉近宋熙寺之側寺東山顚有定心石下臨峭壁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又北高峰絕頂有一人泉僅容一勺挹之不竭皆山之勝處

齊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雞籠山高帝嘗就以受禮及左氏春秋

竟陵王子良移居雞籠山下集四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

陳軒金陵集有懷攝山十題曰白雲庵清風軒唐公巖天開巖疊坐臺中峰澗明月臺品外泉醒石

磬石
宋謝朏七歲能屬文父莊遊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
謝公於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表子姓往來遊集肴饌日費百金
湯山西接雲穴山湯泉出其下大小六處四時常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濯之愈鮮茂
杜子美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詩結句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自注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樣
銅山在江寧縣東七十里鮑昭過銅山掘黃精詩云銅山晝深沈乳竇夜涓滴即此句容北溧水西各有銅山皆舊日采銅處
陳永定初王彬聚兵襄陽以窺臺城造黃龍舟千艘忽西南風急張帆直下陳將侯瑱泊舟蕪湖即隨之戰於烈山之下用拍竿撞彬船遇之則破彬擲火焚之風逆自焚遂大敗土人以瑱功甚盛故名山曰烈山以祠之宋晁無咎有詩云山如浮玉一峰立江似海門千頃開我欲此中成小隱莫教山腳有船來

景定志吳赤烏四年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洩玄武湖水南流接於秦淮及楊吳城金陵青溪始分為二在城外者自城濠合於淮今城東竹橋西北接後湖者遺跡固在但城內者悉皆湮塞惟上元縣治迤邐而西循府治東南出至府學墻下皆青溪之舊曲通於秦淮溪舊有七橋晉郗僧施泛舟青溪每溪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至趙宋僅存一曲耳節使馬光祖浚而深廣之建先賢祠及諸亭館其上築堤飛橋以便往來遊人泛舟於中自早至暮樂而忘歸馬有詩人道青溪有九曲如今一曲僅能存江家宅畔成花圃東府門前作菜園登閣自堪觀疊嶂泛舟猶可醉芳樽料應當日皆無恙若說瀟湘不足言

烏衣園有宋張杜柳梢青詞轀藉可喜燕里花深鷺汀雲淡客夢江皐日日言歸淮山笑我塵鎻征袍幾回把酒憑高闌干外䰟飛暮濤只有南園一番風雨過了櫻桃

郭文字文舉王茂弘築臺於冶城以處之今太一殿即書臺遺址嘗手探虎鯁茂弘問之對曰情由想生不想即無人無殺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

吳景伯登鳳皇臺沁園春詞再上高臺訪謫仙今仙何所之但石城西踞潮平白鷺浮圖南峙雲淡

烏衣鳳鳥不來長安何處惟有碧梧三數枝興亡事對江山休說誰是誰非庭花飄盡胭脂井結綺繁華能幾時問行人重向新亭揮淚何人更到別墅圍碁笑拍欄杆功名未了寧肯綠簑尋釣磯深深飲任玉山醉倒明月扶歸

白鷺亭東坡嘗題其柱王勝之龍圖守金陵一日而移南郡東坡居士作長短句以贈之千古龍蟠並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𩣑乘青鸞馭却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荆公因作詩柱上題名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都六花飛舞凭闌處一本天生卧雪圖

洪承相邁云金陵之賞心白鷺杭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蛾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皐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滁之瑯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揖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音品勝於登臨爲宜

丁晉公典金陵陛辭眞宗出八幅袁安卧雪圖付

公曰卿到金陵選一絕景處張此圖丁遂張於賞心亭圖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人以畫蘆鴈易之去

何遜有登延祚閣詩閣在城內西北鐵塔寺中有鞾龍軒王荆公嘗讀書處今王集有正覺院鞾龍軒二詩據此我屋公墩之句正言自鞾龍軒望謝墩耳

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墳典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舊志在鎮淮橋北御街東里人呼國子監巷

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名破岡瀆爲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舟行不復經京江六朝因之隋平陳乃廢

李司徒建勳蔣山寺詩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晩留僧共坐水聲閑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蓮社沈湎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林秋霽向千岑文題道林詩雖向鐘峰數寺運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閑地别着高牕

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倚王門玷玉班

蘇東坡過清涼寺贈和長老詩代北初辭没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瘴未用深藏白氎巾又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汚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顔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劉後村清涼寺詩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層金碧萬緇郎開山佛已成胡鬼住院僧猶説李王遺像有塵龕壤壁斷碑無首立斜陽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納晩涼寺創於南唐李後主山有後主暑風亭井闌刻保大三年字近留題者多誤

宋景文雞蹠集南齊棲霞寺大明法師好談論手執松枝爲談栝

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窰地施僧慧力造寺因以瓦官名之今驍騎衛倉

是其遺址南唐爲昇元寺登閣江山滿目最爲佳勝處太白詩曰浪高於瓦官閣正與今倉基所見同近詔毁私創庵院集慶庵一縣僧輙妄以瓦官名其處因得幸免然於古跡毫無干涉也

李司徒建勳栖霞詩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白下門時色未開山意遠春容猶淡月華昏瑯琊冷落存遺跡籬落稀疎帶舊村此地幾經人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

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周顒素所欽服於所居鐘

山舊館作草堂寺以處顒仕於朝孔稚圭作北山
移文譏之卽此荆公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
歸窣堵波薏帳銅缾皆夢事倏然陳迹騎烟蘿寺
今移栖霞山側

焦氏筆乘續集卷八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金陵舊事下

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夸古胡反）長干延屬飛甍
舛互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北接
柵塘蓋其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
查浦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十里至孫林孫林
南上十里至板橋查浦卽查下也金陵鼎族聚居
横塘查浦間樓閣壯麗天下莫比至趙宋猶然焉

制使光祖詩如今何處是橫塘在府城南淮兩旁
魏蜀兩都皆不似蓬萊三島足相方烏衣巷口棑
金屋朱雀橋邊立粉墻有底繁華難說似何妨把
作畫圖張

茅山玉晨觀許長史舊宅有井色白而甘徐鼎臣
作銘云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
射茲谷鮒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
西尋眞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徽刊翠琰永識

銀牀噫嗟後學挹此餘光
茅山華陽宮有陶隱居井歲久湮没政和初道士莊愼修索得之初去三尺許得甎井闌雖破合之尚全環刻大字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熟潘邏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宣懋書又穿數丈獲一圓石硯徑九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粲然又得銅罏有柄若今之手鑪者今藏宮中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云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左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有云聊褉新而濯故式東流之清軌右瞻則靑溪千仞北顧則龍盤秀出

汝南灣當秦淮曲折處齊陸慧曉淸介自立張緒目爲江東裴樂家於灣前張融自稱天地逸民韋船住岸下以鄰居劉瓛及弟璡二人并居其間水有興味時共酌飲之馬光祖詩當時只號汝南灣後有三人住此間自謂逸民須隱約並稱賢士想高閒秖緣水味都殊異且欲鄰居數往還好事有時相就飲不妨鐺脚對靑山

宮苑記吳大帝遷都建鄴曰太初宮者卽長沙王故府徙武昌宮室材甎所繕也曰臺城宮省之所寓也曰東府宰相之所居也曰西州諸王之所宅也曰倉城儲蓄之所在也晉瑯琊王渡江因吳舊都而居之宋齊以下間有改築其經畫皆仍吳舊

圖畫見聞志云艾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昭厲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靑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爲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曉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

王祥字休徵舊志墓在江寧縣何城寺北祥累官太保進爵爲公年八十五而終謚曰元弟覽累官

至大中大夫年七十三謚曰貞祥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始平太守馥上洛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馥子根散騎郎覽六子裁撫軍長史基治書御史會侍御史正尚書郎彦治中護軍琛國子祭酒丞相導裁之子也世居烏衣巷衣冠之盛爲江左第一

聖宋名畫錄開寶中王師伐金陵府藏悉充軍賞有步卒李貴徑入佛廟得建康人王齊翰所畫十六羅漢鬻於市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

之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並爲所匿訟於京師時真宗方尹京按證其事清教辭屈乃出元畫真宗嘉歎各賜白金十兩釋之後十六日卽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於秘府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康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劍之狀蓋鐘離翁也詞云露滴蘭芽玉滿畦開拖象屐到峰西但令心似蓮花淨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峰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蹊李粹白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蹊徑飄然神仙風度也真本藏建康府治軍資庫○作唐僧貫休詩見弘秀集

江表傳載吳大帝詔曰建康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小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木治帝曰大禹以卑宮爲

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損農武昌材自可用也

潮溝在金陵上元之西張子野長相思詞粉艶明秋水盈柳樣纖柔花樣輕笑前雙靨生寒江平江櫓鳴誰道潮溝非遠行回頭千里情

越用范蠡之謀盡有吳地將圖楚稱霸江淮乃築城於長干里今秦淮南一里半廢越城是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

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徵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愼不爲謟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没而遠俗各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賈黄中知昇州府舍有一室封記具全黄中啟之得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於籍者即表上之上曰非黄中則亡國之寶汚法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天禧中馬亮三知江寧府初亮將代夢舌上毛生有僧解曰舌上毛生剃不得也當再任果如其言

隼旆如歸耄倪相慶林逋寄詩云金陵士著多蒙頼分野三回見福星

光祿卿王隨知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置不聽曰民饑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他郡計口以糴者不能自足多流死

天聖四年江寧童子夏錫纫能爲文召試賜出身

昇州人邵必被差爲編修唐書官必言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

崇寧二年監司薦江寧府進士侍其瑀經行爲鄉閭所推詔乘驛赴闕

石勒來攻建鄴揚威將軍紀瞻督諸軍討之勒退河北帝禱一鼎沈瓜步江中其鼎無文字乃龜形

茅山記曰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銘素璧

蔣山本少林木晉令刺史罷還種松百株宋諸州

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

散騎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遊

阮孝緒因母疾用藥須生人蓡相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獲忽一白鹿導之前行至一所不見就求之果得

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隱鍾山號遺名子顔魯公題其所居之堂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

朱元晦云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盡於九江

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
經潭衣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
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乎建康其一支則
又東包浙江之源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
閩粤

唐地理志云江南道名山衡廬茅蔣

吳使薛珝聘蜀還帝問蜀政得失珝對曰蜀主暗
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不聞正言
經野民皆菜色夫燕雀處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

焚而怙然不知禍之將至是之謂乎帝聞之慄然

吳人陳焦死埋六月更生穿土而出

懸帝建興四年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
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江寧縣名始見是年或
曰永嘉中置

晉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
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

張詠為江南東路安撫使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
陵詠問沿途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以溧鄉邑宰
張希顏對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自入縣境橋道
完田野闢市無賭博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
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
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閣門祗候皆為
能吏

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絶袁崧為
郡嘗登之矚望焉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
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
帶焉視舟如鳧鴈矣

袁崧嘗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
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烟褰雨
霽不辦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
遠峰耳

紹興中上元令李關之言本縣所管金陵鐘山慈
仁三鄉實鄰大江田疇化為水面二稅虚掛版籍
乞除放從之

張孝祥奏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分為兩派正河自
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一為清溪自天津橋出柵

寨門亦入於江緣淮柵寨地近爲有力者所得遂
築斷清溪水口創爲花圃以爲翫賞之地每水暴
至則泛濫城内居民被害若訪古迹使清溪直通
大江庶建康永無水患詔汪澈相定以聞澈言欲
於西園依舊時河道通柵門入江從之
南唐元宗性友愛弟景遂景遏景達出處遊宴未
嘗蹔捨元日雪上召諸弟登樓展宴賦詩詩成賜
李建勳建勳方會徐鉉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
元帝召三人同入夜分方散景遂集名公圖其事

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
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
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臣屬詠
徐鉉爲前後序文多不載
裴硎傳奇會昌中有顏濬秀才遊瓦官寺遇陳宮
人同遊語濬曰今日偶此登臨爲惜高閣不久毀
除故來一別耳後數月其閣果因寺廢而毀
術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聽聲時丁謂先罷參知
政事知金陵一日車從出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

其馬蹄聲大言於衆曰參政月中必召月餘果急
召歸覲再入中書踰歲眞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
王生至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厚待之留宿書院俟
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諸子曰蹄響有西行之
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乃有是說耶
王不對後一朝士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丁果
罷相分司西京繼有崖州之命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
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

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其用筆甚
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
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村落杳然深遠悉
是晚景遠峰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處也
僧皎然送履霜上人還金陵西山詩攜錫西山步
綠莎禪心未了奈情何湘宮水寺清秋夜月落風
悲松柏多
吳雲壑琚字居父留守建康高似孫爲微倖道出
金陵投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微絲多少恩榮世不

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贏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容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明清晩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游從皆極一時之彥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賜樓下設維摩榻酷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迹不至此故高詩及之

杜旟字伯高賦石頭城酹江月云江山如此是天開萬古東南王氣一自髯孫横短策坐使英雄鵲

起玉樹聲消金蓮影散多少傷心事千年遼鶴弁疑城郭非是當日萬駟雲屯潮生潮落處石頭孤峙人笑褚淵今齒冷只有表公不死斜日荒烟神州何在欲墮新亭淚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

周晉仙名文璞宋淳熙間人題鍾山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歲歲鶯黃上柳條

宋景濂學士有晩步清溪上詩溪色涵膏綠溶漾正堪餐十步九還辟清芬襲肺肝渚牙既戢戢岸花亦戔戔潔瀝近宜狎貫舫淯可捫流衾染東際甲第繞其墺南溢綺錢結北津銅網縈倒景漫寥曠蒸氣濕鉛丹有時作清遊肅舲輸軒尊泛爵湛朱組遊筵列蟬冠荆倡逞妍曲秦豔發清彈唯恐懸象墮不憂芳年單繁華隨逝水崇替起哀歎黃鳥背人飛響入華林園

越王臺在長干里范蠡佐句踐與楚爭霸築城秦淮之南臺即越城故址也小說乃謂越女嫁江南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濕遂越土築臺以居詩人因

有爲越臺曲者云玉顏如花越王女自小嬌癡不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月夜思歸淚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地卑濕旋築高臺待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腳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此詞人不根之語殊不足據

謝鯤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曜洪微並以文義賞會共宴處居在烏衣巷謂之烏衣

游鯤五言詩昔爲烏衣游戚戚皆子姪其地在秦淮南

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冶亭卽冶城又金陵有夢筆驛不知在何處

眞誥秦時有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秦孝王時封侯今謂之姜巴路在小茅山後通延陵

謝公思會稽東山於城東築土以擬之一名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日費百金沈約郊居賦臨巽隅兮縱目卽堆塚而流盼雖東山之培塿乃文靜之所宴指此

節使吳琚遊清溪有詞岸柳可藏鴉路轉溪斜忘機鷗鷺滿汀沙咫尺鍾山迷望眼一片雲遮臨水整烏紗鬢影蒼華酒闌却念在天涯幾日不來春便晚開盡桃花

江寧浦在[illegible]南六十里荊公有江寧夾口詩五首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　二　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夜泝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春燈展轉中　三　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高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　四　日西江口落征帆却望城樓淚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　五　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船猶有去年痕

段成式云蔣山有應潮井在半山之間俗傳云與

江潮相應嘗有破船柝板自井中出貞觀中有牧兒汲水得杉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烏二年豫章王子駿之船

陳公堯咨泊舟三山有叟曰來午有大風舟行必覆當謹避之翼日晴明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未發日午黑雲起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行舟皆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江之遊奕將也公他日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宜爲護行願得金光明

經一部乘其力薄得遷職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至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一部公賜以三今連陞數職矣再拜而去

金城戍在上元金陵鄉王敦爲瑯琊内史嘗鎮其地後溫北伐經金城見曩所種栁皆十圍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石城洞一名龍洞石頭西嶺下臨大江當斬絶之處有洞戸眞誥云此小有洞天之南門也世呼爲龍洞口

青溪閣本梁江總故宅徐照詩葉脱林稍處處秋壯懷易感更登樓日斜鐘阜烟凝碧霜落秦淮水慢流人似仲宣思故國詩如杜老到夔州十年前作金陵夢重撫闌干說舊遊

周益公賞心亭詩晉人誇新亭暇日輙高會中間伯仁輩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昔人物已曖昧東郊今保釐翠華記行在佳麗壓淮楚追遊盛冠蓋茲樓冠城雉于邁無小大令威雖不歸靈光故無恙烟雲互明滅川郭相映帶當年烏衣遊此日思勝槩從容直休沐登臨多慷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絶芥蔕已尋詩社盟更許食期戒佳賓常滿座好語來天外舟移白鷺遠目送飛鳥快方種淵明菊粗免監河貸一醉儻可期與君時倒載

米元章賞心亭詩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闌干寒霄低細月

後山談叢云黃巢爲亂將攻金陵人解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則鏁矣巢因自引去

金陵有樂官山南唐樂官所葬處曹景建有序云

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將作樂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名樂官山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霑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

鐘山有一人泉釋寶誌嘗同敎素沈宗師酌而飲之賦一詩鐘山對吾戸春曉開烟鬟白雲峰頂泉紺碧生微瀾經年未一酌對客愧在顔爾翁亦超放痩策容躋攀大千寄一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淡佳處多遺刪立談共嘲謔豪氣破天慳臨川氷玉清風流邈東山茲遊適所願但恨無弓彎東

陽丘壑姿凝絕膽亦頑孤坐覺絕處掉頭不肯還天風吹笑語響落千巖間歸來數清境但覺毛骨寒從君乞秀句端為刻斕斑

溫庭筠雞鳴埭曲云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覺寶馬塵高人未知魚躍蓮東蕩宮沼濛濛御柳懸栖鳥紅粧萬戶鏡中春碧樹一聲天下曉盤踞勢窮三百年朱方殺氣成愁烟彗星拂地浪連海戰鼓渡江塵漲天繡龍畫雉填宮井野火風驅燒九鼎殿巢江燕砌生蒿十

二金人霜炯炯芊眠平綠臺城基暖色春容荒古陂寧知玉樹後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

又有謝公墩歌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蓮春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榭飄飖紫庭客文楸方罫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喧梧竹靜金蟬玉柄俱持頤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江南王氣繫疏襟未許苻堅過淮水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固請點之頃刻雷電作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如此

貞觀初丹陽令王璵調集遭黜璵甚憤惋乃齋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問吉凶靈中年九十矣強為奏之其章隨香烟飛去縹渺不見食頃墮地朱書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二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璵無疾暴卒

周煇清波雜志云煇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姬為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

以實告坐客駱適正卽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覓無痕尚續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今三十年西園賓主無一在者舊事無人可共論為之一嘆

王荊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荊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往者五十年前士人節序亦往致奠時之風俗如

此曾子開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清波志云煇居建康春時偕一二鄰曲至内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庵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illegible]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閣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墾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官者又至白下門齊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巳碎銀一鋌上刻永定公主爲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樣十鋌行人問官殿耕者得珠璣誠不吾欺

煇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彦育序遊鍾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青溪第一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暗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此記其二陳句金人先人嘗次其韻雄壓吳頭控楚腰千峰環拱冶城橋黃旗紫蓋旋歸漢古刹淒涼尚號蕭北獄經行匪濫中相陪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二十年後過之皆不存矣郗后化蟒之地鹿苑院土人名蕭帝寺殿宇猶是梁時建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藴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橋林敏若子邁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荆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煇嘗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爲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愘謁於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卽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温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寮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托其點

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伻圖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追六曹臨幸以設廳爲三省便廳爲樞密院六位爲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人至今能道之

張忠定公詠眞宗朝出守昇州集中有金陵郡齋述懷一首傷人往往羨清塗野逸情懷亦自扶官舍四邊多種竹潮溝一面近生蘆病嫌見客低徊

焦氏筆乘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多攷證舊聞亦兼涉名理然多勦襲說部沒其所出如周易舉正一條乃洪邁容齋隨筆語禿節一條乃宋祁筆記語開塞書一條乃晁公武讀書志語一錢一條乃師古僞蘇軾杜詩註語花信風一條乃王逵蠡海集語玉樹菁葱一條乃封演見聞記語何遜詩一條乃黃伯思東觀餘論語烏鬼一條乃沈括夢溪筆談語倉頡一條乃張華博物志語續史記一條乃無名氏尊俎餘功語如斯之類不可縷數其中周易舉正條末稱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蓋洪邁當南宋孝宗時故其言云爾至明代則郭京書有刊本而晁公武書久佚正與邁時相反乃仍錄原文斯非不去葛襲耶竑在萬歷中以博洽稱而剽竊成書至於如是亦足見明之無人矣其講學解經尤喜禨引異說參合附會如以孔子所云空空及顏子之屢空爲虛無寂滅之類皆乖迕正經有傷聖教蓋竑生平喜與李贄遊故耳濡目染流弊至於如此也

鬱岡齋筆麈四卷

〔明〕王肯堂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鬱岡齋筆麈四卷》提要

余幼而好博覽九流百家之[illegible]探也遇會心處欣然至忘寢食既寡交游無因好可與語者輒々劄記以發識其為諸麈尔性疎懶不耐收拾輒復失去

其存篋者多近年書蓋千百中之一二也猶子懋錕以為有用於世亟復散失因捐資刻之吁余不肖五十無聞正坐分心多岐以至此而後

行此以引後生無乃重吾過也欿然業已踐三意不可以矣姑書以志吾悔時萬曆壬寅臘月既望念西居士王肯堂書

鬱岡齋筆麈第一冊

金壇王肯堂宇泰甫

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夫孔子何以知韶樂之作也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雖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哱然者而已哱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寂然之中聖人與童子一體也感於此應於

彼猶銅山東崩靈鐘西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孔子見之矣不然何以為孔子

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耳目之所接也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哉當於其相生覩之夫哀生於樂則哀無體樂生於哀則樂無體無體之哀樂豈耳目所能接哉故天地之變化初無所動也日月之靡所不照初無所見也孔子發明未發之中莫晰乎

是矣
天地萬物若在此心之外則不應言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山自崩川自竭干人君何
事若信得致中和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人君
失道能使山崩川竭則所謂山河大地皆依
心而建立決非妄語謂天地萬物從太虛而
來從太虛而往無有是處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先儒以爲之
字下脫反字不知上自不妨曰小人反中庸

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
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更無化爲君子之
理而中庸有不偏之處聖賢立教謂人皆可
以爲堯舜悉成謬語矣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
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曰如目焉見
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
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
不執故聖人之無所不知乃由於無知也然

聖人之無知難信凡人之無知易明故以鄙
夫之空空言之叩其兩端謂兩頭把住是鼠
入牛角時也空空則無可竭無可竭而竭所
竭者何物哉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多卽不多不多卽多非不
多而多不存當其多時全不多是多則多非
不多也非多而不多不顯當其不多時全多
是不多則不多非多也多與不多血脉不斷
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以多能爲聖

意雖失之而語則無病子貢以聖又多能則
多能在聖之外血脉斷矣故聖人覺之曰太
宰知我乎
御史大夫李廓庵公嘗問余云子謂顏淵曰惜
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公如何看余對
曰惜它尚涉程途未到得家耳公欣然曰正
與鄙見合今人皆以止字爲上章功虧一簣
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
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公其記之今

暇中憶得因筆於此然學道與行路同而不同路卽非家家卽非路處處是路處處是家迷卽是路悟卽是家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知用筏者不必到岓而後爲到岓卽中流是到岸也會麽

或問雷與風天下之至動也而以爲恒以爲立不易方何哉曰雷與風未嘗動也故能動萬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矣今夫風之飄忽泂洿激揚慓怒至於折大木蜚大屋

也而窓室未嘗有焉顧搖扇而風輒生可謂未嘗有乎然則窓室曠野無之而非風也而其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葢有爲之扇者也夫雷亦猶是也故義海云鑒動寂者爲塵隨風飄颺是動寂然不起是靜而今靜時由動不滅卽全以動成靜也今動時由靜不滅卽全以靜成動也由全體相成是故動時正靜靜時正動知此者可以無疑于雷風之爲恒矣

繫辭顯諸仁藏諸用諸家之說俱未快夫仁不可見者也而曰顯用可見者也而曰藏何哉百姓日用而不知非藏乎所不知者一一鋪於日用間非顯乎

夫天下之有形者未有不從緣而生者也形莫著於地亦莫堅於地且以地言之其成也微塵聚焉其任也大氣舉焉非緣生而何緣生則無自性故幻術者能使縮土失政能使震神通之人能變爲黃金而滄海桑田之變遷

且人人能言之有性者不應如是以無性故緣生以緣生故無性則固一條耳而遡而上之則圓融一際千聖所以同流沿而下之則廻轉萬差羣愚所以淪墜然則遡而上之無器非道沿而下之無道非器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卽器而明道者智昧道而執器者愚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莫能載者卽莫能破者包含於六合之外也莫能破者卽莫能載者全入於一毫之中也吾聞之吾師曰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太山滄海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於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容乎虛空矣虛空無形毛孔能容之況天地萬物乎故曰毫釐非細間關其內宇宙非廣蜿蜒其外

人有過而悔自是好事然内典以為五葢之一又以為不定異熟業謂故思已作而不增長故思已作猶言悔作之也若無追悔不修對治名增長業若追悔等則名不增長而又謂之葢者但了無作自然業空何須追悔故悔卽是障也悔心雖至惡之人亦有之比其久也卽中人不能自克何哉習染滚固執恡而不捨故耳猶欲以物與人而又惜之則將終於不與故古人以改過不吝為難一咎而悔卽隨之一悔而吝卽隨之其幾甚微如憂吝之妨悔則亦於其微處着力如嬾安之牧牛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則可以无咎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也蓮公云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微卽介也動卽震也雖然有咎乃有悔有悔乃有吝有吝乃有咎如環上尋始末無有是處今欲去吝而存悔悔卽吝矣故曰雷長芭蕉鐵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但了心不取境境自不生無法牽情云何成咎

世說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註家以謝有問殷無荅疑闕文非也夫眼往屬萬形則萬形應引眼俱去不復在我而萬形來入眼則眼應眯瞖雖愚之甚者能反而思之皆知眼不往形不來也然則一問之下了知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豈獨眼與色乎若措一語則贅矣或曰如此則眼與色皆無也而又何以能了了見耶曰如人夢中眼閉而形不接然見諸色像不異

瘖時則夫了了見者豈關眼與色哉曰了了見者豈心乎曰心如能見盲無目者當能見矣

世說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否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然則至去初無定名本體元自不動故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客之所以悟服也法華經偈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藏疏之不變肇論之不遷皆謂是耳樂令直以麈尾剖析文句而劉辰翁

王敬美不解以為禪機陋矣乎

世說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荅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荅王敬美以為易理精微廣大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可遠公所以笑而不荅此亦是陋措大語友人董玄宰嘗謂余曰昔訪雪浪恩法師于滅度橋頭拈提中至橋上遇一童子問滅度橋在何處童子不應顧笑而去余謂童子之酬機與遠公等耳

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曰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或曰樂令所剖析謂何曰按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夢有五種：一熱氣多見火謂如人鑽火得火復理火事以煖相分多煖想即

生故夢於火二冷氣多見水謂如人鑿井得水復理水事以冷相分多冷想即生故夢於水三風氣多見飛墜謂如人乘風登高運轉初息以動相分多動想即生故夢飛墜四聞見多熟境謂如人坐禪誦經調練身心以慣習分多所習之想即生故夢熟境五天神與心靈所感謂如人平昔向善喜奉神天以敬奉故念想不忘故夢天神夫熱氣多以至天

神皆因也而皆由想而生豈當復分何夢爲想何夢爲因耶故惟識宗屬之意識以夢中與覺爲定中爲三種獨頭盖一念不生萬像安寄則因亦想也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盖遂夢曲盖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

想之所因豈足怪乎紫栢老人寓余齋中與余讀夢齋銘而示余以偈曰開眼見山河合眼山河見能見旣本一所見豈有二雖分夢與覺能所覺夢等如覺乃有待夢或無待者無待則獨立何塵相引授以此觀覺夢開合見非異但習俗橫執謂夢覺眞僞如開眼無想合眼夢自除吾本來覺者非覺夢所囿只此不囿光照物初無累明了若未忍覺夢亦無地解此可轉經用此經無字無字轉無歇

塵剎熾然說

余一日讀六祖壇經至付囑第十云師喚門人法海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二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問有以無對問無以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成中道義因是而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言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皆取對法也解釋無慮千萬家而以不知對法故愈遠而愈謬不然喜卽樂也而不嫌重出何哉夫人無喜則無怒無怒則無喜此人之所知也當其喜時求怒不可得當其怒時求喜不可得亦人之所知也然則喜本無喜待怒而有喜怒本無怒待喜而有怒哀樂亦然夫相待而有則有待而未始有待也非中而何陰本無陰因陽有陰陽本無陽因陰有陽虧其一必喪其兩是立乎陰

陽之先者也非道而何或曰如是不幾於斷滅乎曰但除相待之名非滅一眞之性且如是立言則卽已發而見未發矣非以寘如木石爲未發也陰陽旣交萬物紛然而無非陰陽未交萬物未生之始矣非離陰陽而言道也一陰一陽兩一字正言其未交也

或曰卽已發而見未發之中是矣則何以爲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乎曰春一至而萬物敷榮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若

齊結實所謂中節之和則春之撒爲紅黑甘苦者也而所謂未發之中則因紅黑甘苦而歸功於春也或曰春發於物矣何以爲未發乎曰春若已發則失自體不能榮萬物且今歲有春明歲不應有春何以故爲已發故

或曰王陽明言衆人無未發之中如隔日瘧雖寒熱未發不可謂無病然乎曰以瘧譬衆人亦近之然於中庸之旨悖矣中庸明許喜怒哀樂之未發卽謂之中而今乃言衆人非無未發但無中耳未發與中打成兩橛是悖也喜怒哀樂皆隨外感而生滅者客也今以感應之交未交而分發未發中不中則客反爲主是悖也審爾則云寂然不動之謂中豈不直截而乃指喜怒哀樂喜怒哀樂未有朕兆逆料而强名之中庸不若是舛矣夫舜誅四凶怒孰大於是而程子曰聖心本無怒也是怒未發也則舉十六相而聖心本無喜也是喜未發也孔子飯蔬食飲水而樂顏子一簞

瓢陋巷而樂周程尋其樂處不可得而悟道是樂未發也孔子哭顏子至于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不自知其慟是哀未發也中庸卽用以明體而陽明離用以言體則幾於斷滅矣是悖也喜而已發則一喜之後不可再喜怒而已發則一怒之後不可再怒知此則未發者豈惟聖人卽衆人時時喜怒而時時未發也特其日用而不知耳今謂衆人無未發則不惟失子思立言之意而孟

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皆成謬語是悖也故知以瘧病寒熱未發爲未發者是義不然何者以寒熱滅爲未發則以寒熱生爲已發使其果已發則一發之後終身不復發或一發之後命根卽斷矣而今皆不然則正寒熱交攻時固未嘗發也

偶讀學齋佔畢有曰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融貫處葢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以致其知求

諸孔聖之言唯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葢松栢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彫是欲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爲眞致其知矣何以見其格之正如禮記所謂如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爲得氣之本而歲寒後彫矣不覺爲之失笑如此則是玩物喪志何以爲格物致知也此本不足辯而措大惑其

說者頗多使從古聖人學問眞脉晦蝕殆盡永無聞道之期淺可歎憫爲此不惜口業爲之說曰昔周子參鶴林壽涯禪師而師以論語示之曰孔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言所樂者境則境無可樂也所樂者道則道豈一物而可樂哉舍是二者更樂何事試思之周子朝而參暮而究一旦豁然如大寐之得醒而因以接孔

孟二千餘年不傳之緒後之教二程與二程之教門弟子皆以是語當參究時所謂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思量卜度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如撒手懸崖如竿頭進步如一人與萬人敵如兩木相鑽而出火卽此是格物致知活樣子也張子韶侍郎與馮給事論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

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閻守居陝西首忽隨地公聞頓領渼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即此又是格物致知之義疏也萬曆丙申紫栢老人挂錫余誠閒堂偶閱普門品至受苦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乃詰學者云稱名者衆生也而菩薩觀之觀音者菩薩也而衆生解脫是張公喫酒

李公醉也如之何其會通耶衆皆未達因舉閻守因緣曰了是則了是矣余因爲之偈曰斬像頭剉射虎石破格物物格兩番話墮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是分明謂形色即天性而措大家輒謂形色之中有宰之者乃天性也則孟子文理有缺欠須待後人補足其義始通何敢於謗聖賢如是芙蓉楷云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則余今日之雌黃措大家語亦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耳玄沙因誤服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沙云膿滴滴地懷和尚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輪上不見蘆花對蓼紅端和尚云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清淨法身只答他道屎臭熏天又云蓮花葉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法華亦有頌云屎臭熏天亦偶然法華爭敢爲君宣鼻中若有通

天竅一任橫行不著穿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夫人類以心爲有存亾出入不知其入而存也存之何所其出而亾也亾至何處試推而究之不可得也故操則存舍則亾者非欲人常操而不舍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其有出入言其無出入之時也然則是心也操之不可得舍之不可得求於存亾出入不可得則惟有莫知其鄉而已

矣覺範曰以智體無所住無所依故若生想
念願樂見之卽如所應現無有處所依止故
猶如空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卽應無
有處所可得故知首楞嚴七處徵心之說則
知莫知其鄉之說也

子夏問曰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
兮何謂也夫笑與盼卽素也巧與美卽絢也
巧與美不出於粉飾而卽出於笑與盼則全
素是絢全絢是素也子夏之見及此而問詞

不露夫子以其平日在文學之科欲挽而歸
之質故曰繪事後素子夏卽繼之曰禮後乎
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草木
在後則血脈斷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
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
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乎者不然
之詞葢言禮之不可爲後而非悟禮之爲後
也此正夫子受用處然當其答問時念不到
此而子夏及之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
詩也已矣詩正在機上用故引而伸之觸類
而通之學詩之道也後來子游譏其灑掃應
對爲末而無本卻又以此見解闢之曰君子
之道豈有本末豈有先後哉如草木焉大者
大小者小榮者榮枯者枯區分類別而一春
之普徧者未常不同君子之道亦若是矣豈
可以先後分別誣之乎夫有始有卒者常人
虛妄分別君子無是也夫惟於無始無卒實

悟實證者乃可言有始有卒必也聖人而後
可乎

或問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集注謂
魯之君臣當灌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
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然乎曰灌
之與祭相去幾何時烏有灌時誠意未散而
祭時卽散者哉古人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
祭者故曰我祭必受福在灌以先不在祭時
世衰禮失而齋戒以交於神明之道無復存

者其所謂祭自旣灌以往莫獻之虛文而已
孔子所爲不欲觀也
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此鄉人卽一鄉之善士也
丈夫當爲天下第一等人與古人齊驅竝駕
奈何以一鄉自限故必以舜爲的而趨焉吾
輩居鄉無一善狀而欲襲取一二事迹於朝
論以欺世盜名豈不愧死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三代
而下人之眞純惻怛處固少然皆能致一時

之治者亦有一者貫於典章法度之中焉以
漢言之如高帝之寬大文帝之無爲武帝之
有爲宣帝之綜核皆是也下此一法之立百
弊竇焉至於不可殫述而一不可見矣
憲問克伐怨欲章時說皆謂仁者無克伐怨欲
而原憲但制之使不行耳是其根猶在故曰
仁則吾不知也此不知原憲之不行正欲剗
去克伐怨欲之根耳然則其失安在曰彼自
謂除莠養禾而不知撥波求水也或曰克伐
怨欲有何利益而必欲存之乎曰均是手也
或擠人而投諸淵則謂之不仁或拯人而出
諸淵則謂之仁人而手未嘗變也均是心也
倏而殘害則求慈愍不可得倏而慈愍則求
殘害不可得而心未嘗變也夫欲去克伐怨
欲之根則去不仁而就仁者必斷手剖心而
後可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字勿草草看過涅
槃經曰發心究竟二不別夫種瓜得瓜種李
得李天下未有發心小而究竟大者也故新

發意者必立弘誓曰衆生無邊誓願度或曰
自性衆生誓願度欲明明德於天下也
聖人隱惡而揚善非存忠厚之道亦非善善長
而惡惡短爲夫人八識田中各有善惡種子
遇熏則現而耳聞之熏力尤重以善熏則善
種子發爲善現行以惡熏則惡種子發爲惡
現行故聖人愼之
或問懲忿窒欲之說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比其末也未有不自悔者也故方其慾時苟能照及其末之所極而以爲創焉則忿心不待平而自平矣若於欲則不然情竇方萌卽從其初而塞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揜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曰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悦人則小人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

天下未有無故而與之者子禽之問雖舉兩端

而實意夫子之求之也故子貢直以求字反之聖人之心無所謂温良恭儉讓亦非温良恭儉讓所能盡惟當與邦君相接之時其德容可象就其煦然春風和氣而謂之温就其平易坦夷而謂之良就其莊敬而謂之恭就其斂斂退蔵而謂之儉就其無我而謂之讓是五者雖不同而皆有不言而飲人以和之意與人巽順浹洽不相違忤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夫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況靈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也不可告以國虚實此拘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温自良自恭自儉自讓邦君接之者胷中雖原有彼疆此界而孤掌難鳴亦一時銷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

君子謹始慮終之説若有味者然思之矣不義之約無禮之恭匪人之因合下便差豈待慮其所終哉然君子與人交接自是一時四方

八面俱照到則慮終是也謂以慮終之故而謹始非也

人之爲境所動者以見心外有境故也貧而諂富而驕陋矣故以無諂無驕爲可然無諂無驕者特不爲境所動耳能了心外無境否乎不能了心外無境而能保其眞不爲境所動乎故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所好所樂非境非道鳶飛魚躍雲淡風輕活潑潑淨灑灑處貧富而無貧富者也豈惟無貧富且

無天地萬物者也非無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一而非吾心也無一而非吾心何爲而不樂好禮亦樂也而貧富殊文者貧無事富有事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佚則淫淫則忘善無他爲富所移換耳好禮者此心疊疊處卽天則也豈惟無驕故貧而樂莫如孔子富而好禮周公其選矣

不知人不必說到無助有損卽此不知處便是失卻眼了也縱賢哲滿前於我無預矣

凡人有所思則着於物着於物卽邪也而曰思無邪則思而未嘗思也自有思而之無思不復逐於物自無思而之有思物來而能名也則思馬而馬應矣古德有聞倡樓淫詞而悟道者大哉思無邪之効乎何處着懲創哉

聞見則欲其多猶易之益也尤悔則欲其寡猶易之損也或謂子張之病專在多見多聞故夫子以闕與慎藥之是殆未然內德論云夫一水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異令法門之專一所謂虛空非相不碍諸相發揮故多與不多見聞與不睹不聞血脉不斷令遇言多聞多見則刻之則血脉斷矣而可乎

康子之問病在一使字夫子之答精神在三則字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

只是一個心以事父母則爲孝以保赤子則爲慈以事君上則爲忠上之與下我之與物此掣則彼動血脉不斷故也

或以儉戚爲禮之本或以爲近本皆非也夫由儉而之奢由戚而之易此順流而下者也由奢而之儉由易而之戚此泝流而上者也泝流而上而本盡是矣不當於儉戚分別是本非本也

鄉愿之塗澤操行純白可觀豈惟衆人不得而

瑕纇之卽妻子亦覷不破所以無可非刺其平生精神只是陪奉世界與自已全無交涉所以孔子惡之今之趨時好名自負修潔而爲人窺其微者輒目之爲鄉愿吁是何譽之過歟

紫栢尊者常舉明明德以問學者曰上明字爲生於明爲生於不明若生於明則旣已明矣何用明之若生於不明則不明安能生明耶

孔門之教雖權然亦有圓頓實教則惟顏子一

人當之夫人無始以來執我不捨而一日克已復禮非頓而何天下亦大矣差別之相何所不有而一念克復天下歸仁焉非圓而何觀吾與回言終日及於吾言無所不說則有不勝紀者矣而見論語者僅僅止此想此問荅於衆中故紀之而衆人所不得聞如此類者固尚多也後世遂以論語皆漸修平實語而以圓頓一着甘讓與釋氏謂孔門無此不知朝聞夕死復是何物愚矣哉

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以拄杖空中敲云阿耶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麽僧云作聲雲門云遮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麽作聲法眼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麽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麽二老所標一破根一破塵皆生公之義疏也以塵言之板頭是聲耶拄杖是聲耶手是聲耶三者缺一則無聲矣分之旣無合之豈有耶以根言之未聞則非聞已聞不更聞捨未聞已

聞復於何有聞以有兩頭方有中間故常作此觀則信得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根塵旣消而覺明皆成圓妙矣故曰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楞嚴經如是六根一段旣以阿那律陀等明六根互用矣而又言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辨知覺是同

者使知明暗二相皆由意識虛妄分別非眼識現量之境也

或問何以知明暗二相起於意識虛妄分別耶曰鵂鶹夜撮蚤虱察秋毫晝瞋而不見丘山人所謂暗彼所謂明人所謂明彼所謂暗若馬虎猫犬則晝夜俱見無明暗之別故知明暗何常之有皆以分別起耳今以人所執爲固然而疑聖教是反馬虎猫犬之不若也然則馬虎猫犬無異於聖人耶曰馬虎猫犬有

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古德有學人問和尚夜後無燈時如何師云悟道之人常光現前有什麽晝夜問何不見和尚光師云擬將什麽眼見學人云世人同將現在眼見師彈指曰苦哉一切衆生根塵相涉從無始來認賊爲子常被枷鎖汝將眼見意識分別擬求佛道卽是背卻本心逐念流轉如此之人對面隔越

法華普門品偈有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蘓長公謂還着本人非菩薩大悲之意當更曰兩家都沒事或問如何曰念彼觀音力時害人者害於人者與觀音同一鼻孔也則當其起一害心而呪詛諸毒藥已着於自身矣非菩薩取此而加彼也高明如長公安得以自他去來之相窺測菩薩非妄傳則戲言耳

萬曆甲申夏嘗過儀眞時同年諸延之館於彼

丁南羽吳康虞有宴坐客頗衆偶談及輪廻延之不信難余曰如此則宇宙人物有數矣余指坐客及服役之人曰此庭甚小而其中主僕不下二十餘人蠅蚋幾以千計棲題堦除間蜎飛蠕動之物與各人之身蚤虱蟯蛔寸白之類雖使離朱扁鵲索之不能盡兄以爲有數乎無數乎延之曰彼小虫也豈亦有輪廻哉余曰若以大小爲靈蠢則象與牛馬其智過於聖人矣延之雖未舍然然無以復

難也

晉僧道生者隱於姑蘇虎丘山欲講涅槃經患無聽徒乃竪石爲講之至闡提人亦有佛性普告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於是衆石作首肯之狀夫石可爲說法則無情非情之別也石無耳而能受受豈耳耶石無心而能肯肯豈心耶則無根塵之別也

法華經首佛旣放光巳彌勒問而文殊答以所驗於過去者知佛將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

爾時佛從三昧起發其端於舍利弗舍利弗請之而言止不須說者再及至五千人退席而後爲之說其所說者不過曰諸佛種種因緣譬喩言詞演說諸法皆爲一佛乘而已後卽爲聲聞弟子記莂及持毀之功德罪殃而所謂妙法蓮華無一語及也以是經爲法華則是經無法華以是經非法華則以爲最後微言而後世之持誦書寫若是之靈且異也將如之何其會通耶曰嘗觀之種荳者矣夫荳兩瓣之外無有也入之土時至氣發苗茁而兩瓣宛然在焉以兩瓣爲荳種則苗茁而故在以兩瓣非荳種則苗非是不茁也夫七卷固兩瓣也卽此而求法華不可離此而求法華尤不可豈惟法華如首楞嚴未說而云卽時如來敷座宴安爲諸會中宣揚深奧法筵淸衆得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如圓覺未說而云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

淸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乃至於不二境現諸淨土是皆不說說則不立文字一着不待末後拈花而已時時全提正令矣世人不察佛經則謂之教祖語則謂之宗豈其然乎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則世間一切境界皆非我障礙而以心外取境故遂成障礙如畫虎者自畫而自畏之也故曰所知不是障被障障所知

或問一切諸佛因地發願度盡衆生生界不盡不取正覺今現見有無量衆生而諸佛已成現成佛者不知數豈非違本願力耶曰以聖斷量言之衆生皆已成佛諸佛皆未成佛何以明之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時於自身中見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是衆生皆已成佛也十明論云十方世界不見一佛已成現成佛者常行普賢行處十方世界度脫衆生無古無今不出不沒但以衆生宜應所見成佛及以涅槃無作菩提何得何證何成何壞但以普賢行物常然恒利衆生而無利者但以無作之智性自徧周應現解迷本無成壞也正迷解時不見迷已不見智慧如善財入慈氏之門入已還合以諸法中實無一法有成壞故若於諸法中見有佛成佛者是無常義是諸佛未嘗成佛也法華經偈舍利弗當知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衆生

皆令入佛道而後又言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常說法教化無數億衆生令入於佛道爾來無量劫爲度衆生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則無成之成無化之化固不可以世情度量作生界盡不盡正覺取不取之解也

李次德看八識規矩五識一頌訖余問何爲性境次德曰性是實義即實根塵四大余曰執根塵四大爲實即是徧計何爲性境次德不能對余引圓覺經曰辟如眼光照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永明曰可證五根現量不生分別其眼光到處無有前後終不捨怨取親愛妍憎醜例如耳根不分毀讚之聲鼻根不避香臭之氣舌根不揀甜苦之味身根不隔澀滑之觸以率爾心時不分別故剎那流入意地纔起尋求便落比量則染淨心生取捨情起覺範曰第六識動有分別不動即等周法界五現量識等一一根皆偏法界眼見

色時色不可得元來等法界耳鼻舌一一亦復如是五識現量名曰圓成永明日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正謂是也次德喜得未曾有余又問五識既是性境現量如何有中二大八貪瞋痴等心所次德不能對余引唯識頌云眼識九緣生耳識唯從八鼻舌身三七益九緣中分別依即第六識染淨依即第七識五識之生既緣六七識六七識帶有染淨心所上門相累故五識中具有染淨心所惟根本中慢等三及小隨十討度而起故前五不具也次德又喜得未曾有

紫栢大師以甲申年至常熟訪瞿元立等諸信士問諸君作何工夫諸君以修淨土對師曰修淨土亦嘗作觀乎曰然師曰於八識中用何識作觀耶諸君不能對師曰若用六識則審而非恒不能專注不散若用八識則恒而非審又何能作觀耶諸君固請師說破師笑而起此語傳聞叢林遂有注八識頌以爲七識作觀者蓋七識亦恒亦審故也嗚呼既學佛法而玩愒時日不學不思乃至是乎按宗鏡錄云八識心王惟取第六爲能觀察問前五七八俱能緣慮何以不取答前五識有漏位中惟現量緣實五塵境第八惟現量緣三境故種子根身器世間境性惟無記第七有漏位中常緣第八見分爲境非量所收今能觀心因教比知變起相分比量善性獨影境攝故唯第六有此功能蓋意識有四一明了二定中三獨散四夢中已得定者即定中意識現量觀故未得定者獨散意識能爲觀體曰既名爲散則何以能觀耶曰別境中有慧以揀去散亂染無記等留善淨所變境而又有定以引之何慮其不恒不審也詳具宗鏡錄三十六卷中宜詳玩之

八識規矩補注中引瑜伽以四一切辨五差別云遍行具四別境惟有初二一切善惟有一

謂一切地染四皆無不定惟一謂一切性初學讀之多不解今解之曰四一切者一性一切卽三性一善二不善三無記二地一切卽九地一欲界五趣地色界四禪四地無色界四空四地三時一切時卽同一刹那時四俱一切俱卽徧諸心等徧四一切故名徧行卽四一切是所行所徧觸等五數是能行能徧故曰徧行具四也別境徧性一切地一切而無時一切以四境各別起故無俱一切以欲

等不徧心故故云別境惟有初二一切也善與不善無記相違無性一切十一數不能同時而起無時一切七八二識無之無俱一切故曰善惟一切地也染卽不善無性一切惟欲界有無地一切不同時起無時一切八識無之無俱一切故云染四皆無也睡眠惟欲界有初禪有尋有伺二禪惟伺無尋三禪無尋無伺無地、一切不同時起無時一切六識所專無俱一切故云不定惟一切性也

心所中易淆難辨者瞋忿恨惱嫉害瞋是總相忿是發於現在逆境恨是逆境已過去而藏蓄不忘惱是已有過而惡人之攻嫉是人有長而惡其形已之短然此五者但言其心耳未必損害及人也害則及人矣慚者人有德而耻已無之也愧者已有過而羞人見之也精進者於諸善法精勤修習也不放逸者於不善法心無染着也懈怠卽精進之反也放逸卽不放逸之反也散亂者心易攀緣也掉

舉者心易尋求也作意者心恒動行也想者於境取像也思者起心造諸業也作意如馬行思惟如騎者馬但直行不能避就是非由騎者故令其離非就是思惟亦爾能令作意離漫行也

楞伽經偈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五識爲伴侶妄想觀技衆言八識受熏持種變起根身器界如牽線王七識執我如應和人五識取塵如共和技六識虛妄分別如看衆人應

和人是打鼓板者共和技即木偶人木偶人須隨它拍轉拍緩則步緩拍急則步急五根亦如是但隨意轉故曰身非念輪隨念而轉大智度論云非耳根能聞聲非耳識亦非意識是聞聲事從多因緣和合故得聞聲不得言一法能聞聲何以故耳根無覺故不應聞聲識無色無對無處故亦不聞聲聲無覺無根故不知聲爾時耳根不破聲至可聞處意欲聞情塵意和合故耳識隨生耳識即生意

識能分別種種因緣得聞聲斯則緣會而生緣散而滅無自主宰畢竟性空故曰雖聞聲佛法中亦無有法能作能見能知有業亦有果無作業果者此第一甚深是佛法能見雖空亦不斷相續亦不常罪福亦不失如是佛法說

紫柏尊者在潯陽邢來慈匡石二居士同聲問曰秦將白起四十萬人一日坑之爲是多人坑一一報多人爲是多人罪重天使坑耶兩者疑結交搆胷中唯願尊者開解疑情頫剖積垢尊者即說偈曰昔多坑一今一坑多一屈一伸箭鋒相值本無所失無失無疑疑既不有將何開解以是印心天遻非理凡有報復情有理無情如夢中理際非夢夢中一多醒後追思何多何一若離一念古今延促多一之辨醉情昧理不以比量折衷非似亢違聖斷穿鑿横計非理設問智者不答茲憐若愚强說是偈自今而後莫生此見當於佛前

懺洗痴垢福慧冥長脫弗痛悛終成魔外吾語不眞吾舌當朽

或問倩女離魂似無此理余問之曰如來千百億化身汝信之乎曰信之曰千百億身之不疑而疑二身何哉

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游泉牽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

大驚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囦或問正風雷震盪時泉大道躲在何處曰躲在龍鼻孔裏

四分爲唯識樞要第一安慧菩薩約唯識門立自證分第二難陀論師約心境門立見分相分第三陳那菩薩約體用門立自證分見分相分第四護法菩薩約量果門立證自證分自證分見分相分量果者心緣境時須有所量能量量果之行相故如尺量物有解數人

故相分爲所量見分爲能量即將自證分爲量果若將見分爲所量自證分爲能量即更將何法爲量果故知將證自證分爲量果方足也亦如明鏡鏡像爲相鏡明爲見鏡而如自證鏡背如證自證而依於背背復依而故得互證也以人言之辟如方寐未熟時雖心自漸閉而猶依稀聞外聲證自證分也已而眠熟内不作夢外不攬境自證分也已而夢見種種境界見分相分也

姑蘓一寺僧賣稀痘藥服之神驗王荊石相公許以重利欲傳其方峻拒之後以十金得之於其徒乃玄參兎絲子二味等分蜜調服也公欲廣其澤見人即說後亦罕驗葢秘方廣傳則不効人莫喻其理紫栢大師嘗問余余對曰衆生業力大製方者之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師擊節嘆賞

或問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何謂也曰寒熱和而爲平氣寒熱離而爲病氣因用則是寒熱過

脉處也

同年邵麟武問欲學醫須識藥性欲識藥性須讀本草乎曰然讀本草有法勿看其主治麟武曰不看主治又何以知藥性也曰天豈爲病而生藥哉天非爲病而生藥則曰何藥可治何病皆舉一而廢百者耳草木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偏則病矣以彼之偏輔我之偏醫藥所繇起也讀本草者以藥參驗之辨其味察其氣觀其色攷其以何時苗以何時華

以何時實以何時萎則知其禀何氣而生凡見某病爲何氣不足則可以此療之矣靈樞經邪客篇論不得卧者因厥氣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滿不得入於陰陰氣虚故目不瞑治之以半夏湯夏至而後一陰生半夏茁其時則知其禀一陰之氣而生也所以能通行陰之道五月陽氣尚盛故生必三葉其氣薄爲陽中之陰故能引衛

氣從陽入陰又其味辛能散陽蹻之滿故飲之而陰陽通其卧立至也李明之治王善夫小便不通漸成中滿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所以不效隨處以禀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氣味俱陰者黄栢知母桂爲引用爲丸投之溺出如涌泉轉眄成流蓋此病惟是下焦真陰不足故純用陰中之陰不欲干涉陽分及上中二焦故爲丸且服之多也本草何嘗言半夏治不得卧黄栢知母利小便哉則據王治而覓藥性亦何異夫鍥舟而求劍者乎麟武曰善哉未之前聞也

面浮胕腫小便閟濇未必成水也服滲利之藥而不已則水症成矣胸滿腹彭邑邑不快未必成脹也服破氣之藥而不已則脹症成矣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黄栢知母之藥而不已則瘵症成矣氣滞膈塞飲食不下未必成膈也服青陳枳朴寬中之

劑而不已則膈症成矣成則不可復藥及阽於危乃曰病犯條款雖對症之藥無可奈何也誤哉

痰火上壅喘嗽發熱足反冷者服消痰降火藥必死宜量其輕重而用人參多至一兩少則三五錢佐以桂附煎濃湯候冷飲之立愈韓懋所謂假對假真對真也然此症實由腎中真水不足火不受制而上炎桂附火類也下咽之初得其冷性暫解鬱熱及至下焦熱性

始發從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火必下降
自然之理也然非人參君之則不能奏功
每見時師治中風初用八味順氣散多不得効
已而用二陳四物加膽星天麻之類自謂穩
當之極可以久而奏功而亦竟無一驗何也
蓋矣以南星半夏爲化痰之藥當歸川芎爲
生血之劑而泥於成方變通無法故也正不
知通血脉助眞元非大劑人參不可而有痰
者惟宜竹瀝少加薑汁佐之不宜輕用燥劑

至於歸地甘粘能滯脾氣使脾精不運何以
能愈癱緩豈若人參出陽入陰少則留多則
宣無所不達哉其能通血脉雖明載本草人
誰信之里中一老醫右手足廢不能起於床
者二年矣人傳其不起過數月遇諸塗訊之
日吾之病幾危矣始服順氣行痰之藥了無
應驗薄暮神志輒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煎進
十全大補湯卽覺清明遂日服之浹數月能
扶策而起無何則又能捨策而步矣經云邪

之所湊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
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是哉使進順氣
疎風之藥不輟者墓木拱矣然此猶拘於成
方不能因病而變通隨時而消息故奏功稍
遲使吾爲之當不止是也姑書之以俟明者
採焉

人身無痰痰者津液所聚也五穀入於胃也其
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胷中
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榮氣者泌

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
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
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
者也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
間行於五臟六腑實則行虛則聚聚則爲痰
散則還爲津液氣血初非經絡臟腑之中別
有邪氣穢物號稱曰痰以爲身害必去之而
後已者也余幼而喜唾痰愈唾愈多已而戒
之每喉間梗梗不可耐輒呷白湯數口咯出

口中用舌攪研令碎因而漱之百餘津液滿口即隨鼻中吸氣嚥下以意送至丹田默存少頃咽間清泰矣如未清即再嗽再嚥以化盡爲度方咯出時其味甚鹹漱久則甘世人乃謂淤濁之物無澄而復清之理何其謬哉吾嘗渡河矣見舟人掬濁流而入之甕摻入礬末數分即時澄清此可以悟治痰之法也故上焦宗氣不足則痰聚胸膈喉間梗梗鼻息喘短中焦營氣不足則血液爲痰或壅脉

道變幻不常下焦衛氣不足則勢不悍疾液隨而滯四末分肉之間麻木壅腫治其本則補之宜先先其標則化之有法畧露端倪以需穎者之自悟云如稠而不清宜用澄之之法散而不收宜用攝之之法下虛上溢宜用復之之法上壅下塞宜用墜之之法何謂澄之之法如白礬有卻水之性既能澄濁流豈不足以清痰乎然猶不可多用至於杏仁亦能澄清而濟水之性清勁能穴地伏流煮而爲膠最能引痰下膈體此用之所謂澄之之法也何謂攝之之法如大腸暴泄脫氣及小便頻數者益智仁一味遂能收功益有安三焦調諸氣攝涎唾而固滑脫之妙故醫方每以治多唾者專取其辛而能攝并但溫胃寒而已所謂攝之之法也何謂復之之法腎間真氣不能上升則水火不交水火不交則氣不通而津液不注於腎敗濁而爲痰故用八味丸地黃山藥山茱萸以補腎精茯苓澤瀉

以利水道肉桂附子以潤腎燥肉桂附子熱燥之藥何以能潤曰經不云乎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所謂復之之法也何謂墜之之法如痰涎聚於咽膈之間爲嗽爲喘爲膈爲噎爲眩爲暈大便或時閟而不通宜用養正丹靈砂丹重劑以引而下之使不併所謂墜之之法也至於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行之濕

者燥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見於素問至眞要大論者應變不窮尤爲治痰之要法在圓機之士熟察而妙用之不可一途而取也若乃虛症有痰勿理其痰但治其虛虛者既復則氣血健暢津液通流何痰之有今人乃謂補藥能滯氣而生痰此聾瞶之言流害無窮矣丹陽賀魯菴年七十餘膈間有痰不快飲食少思初無大害就醫京口投以越

鞠丸清氣化痰丸胸次稍寬日日吞之遂不輟口年餘困頓不堪僦舟來訪問脉於余則大肉已脫兩手脉如游絲太谿絕不至矣見余有難色因曰吾亦自分必死但膈間脹滿太甚大便閟結不通殊以爲苦但得稍寬即瞑目無憾也固强余疏方以至親難辭教用人參白术之類大劑進之少頃如厠下積痰升餘胸膈寬舒更數日而歿夫二丸乃時師常用之藥本欲舒鬱適增其痞本欲清痰反

速其斃豈不悖哉明效若斯而病家與醫了無懺然悔悟懲創之色豈宿業已淡大命垂絕故天塞其衷而使之決不可返也耶不然何不論於理而甘就屠戮者之衆也

東垣云高巔之上惟風可到故味之薄者陰中之陽自地升天者也所以頭痛皆用風藥治之總其大體而言之也然患痛人血必不活而風藥最能燥血故有愈治而愈甚者此其要尤在養血不可不審也一人寒月往返燕

京感受風寒遂得頭痛數月不愈一切頭風藥無所不服厥痛愈甚肢體瘦削扶策踵門求余方藥余思此症明是外邪緣何解散不効語不云乎治風先治血血活風自滅本因血虛而風寒入之今又疎泄不已烏乎能愈也又聞之痛則不通通則不痛故用當歸生血活血用木通通利關竅血脉而行當歸之力問渠能酒乎曰能而且多近爲醫戒之不敢飲因令用斗酒入二藥其中浸三晝夜重

湯煮熟乘熱飲之至醉則去枕而卧卧起其痛如失所以用酒者欲二藥之氣上升於頭也至醉乃卧者醉則浹肌膚淪骨髓藥力方到卧則血有所歸其神安也有志活人者推此用之思過半矣然有火鬱於上而痛者經云火淫所勝民病頭痛治以寒劑宜酒芩石膏之類治之又不可泥於此法也又有一方用當歸川芎連翹熟苄各二錢水煎六分去查以龍腦薄荷二錢置碗底將藥乘沸衝下

鼻吸其氣俟溫卽服服卽安卧其效甚速然亦爲血虛者設耳

補精之藥固忌溫熱然以天道驗之時非溫熱則地氣不能升而爲雲天氣不能降而爲雨人身之道何莫由斯然則腎雖寒補宜資溫助故昔人以蓯蓉巴戟故紙茴香之類發揚腎氣使陰陽交蒸而生精知此理也自丹溪出而以黃栢知母爲補腎之藥誤人多矣夫黃栢知母雖禀北方寒水之氣而生然其性降而不升殺而不生暫用其寒可以益水久服其苦反能助火經不云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可不慎歟

治渴必須益血益血卽津液所化津液既少其血必虛故須益血凡吐血之後多能發渴益知渴病生於血虛也

今人只知脾胃虛則當補補之不應則補其母如是足矣而不知更有妙處補腎是也脾土克腎水不相爲用如何反補其所勝以滋肝

木曰不然此其妙正在相克處也五行以相克爲用所以尚書大禹謨說箇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此聖人立言之妙其說甚長今且以水與土言之水不得土何處發生何處安着土不得水卻是一箇燥坌物事如何生出萬物來水土相滋動植化生此造化相克之妙而醫家所以謂脾爲太陰濕土濕之一字分明土全賴水爲用也故曰補脾必先補腎至於腎精不足則又須補之以味故古人又謂

補腎不若補脾二言各有妙理不可偏廢也

經云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爲口糜宜以清涼之劑利小便易老用五苓散導赤散相合服之神効又云少陽之復火氣內發上爲口糜則又當用苦寒之劑也如二法不効則宜加炮乾姜之類反佐之

身重之症時師止知燥濕而不知補虛素問示從容論篇歷言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足知身重乃虛症也宜用補中益氣湯

加減八味丸消息與之

治積之法理氣爲先氣既升降津液流暢積聚何由而生丹溪乃謂氣無形而不能作塊成聚只以消痰破血爲主誤矣天地間有形之物每自無中生何止積聚也戴復菴以一味大七氣湯治一切積聚知此道歟　肝積肥氣用前湯煎熟待冷卻以鐵犁燒通紅以藥淋之乘熱服　肺積息賁用前湯加桑白皮半夏杏仁各半錢　心積伏梁用前湯加石菖蒲半夏各半錢　脾之積痞氣用前湯下紅圓子　腎之積奔豚用前湯倍桂加茴香炒楝子肉各半錢

難經云陰維爲病苦心痛陰維行諸陰而主榮榮爲血血屬心故苦心痛也潔古云其治在足少陽三陰交仲景太陰證則理中湯少陰證則四逆湯厥陰證則當歸四逆吳茱萸湯

令人治一切氣疾止知求之脾肺而不知求之腎所以鮮効夫腎間動氣爲五臟六腑之本

十二經脉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房勞過度或禀受素弱腎經不足氣無管束遂多鬱滯是生諸疾醫者以爲是當理氣枳朴烏藥香附之類褊然而前陳而氣愈不可理矣宜之泄之以快藥下之而人之死者已過半矣於是醫之中見稍高者以爲脾虛不能運化精微之故而從事於補脾然僅可以苟延歲月而多至於因循蹉跌而不可救此不知補腎之過也　氣藥內須兼用和血之藥佐之

蓋未有氣滯而血能和者血不和則氣益滯矣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何謂氣化津液乃氣所化也經脉別論云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蓋辟之蒸物然湯氣上薰釜甑遂爲津而下滴此脾氣熏蒸肺葉所以遂能調水道而輸膀胱也故小便不通之症審係氣虛而水涸

者利之益甚須以大劑人參少佐升麻煎湯飲之陽升陰降是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也自然通利矣丹溪嘗治一人傷寒得汗熱退後脉尚洪此洪脉作虛脉論與人參黃芪白朮炙甘草當歸芍藥陳皮數日其脉仍大又小便不通小腹下妨悶煩爲所苦但仰臥則點滴而出曰補藥服之未至前藥內倍加黃芪人參大劑與服兩日小便方利

金匱眞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故腎陰虛則大小便難宜以地黃蓯蓉車前茯苓之屬補眞陰利水道少佐辛藥開腠理致津液而潤其燥施之於老人尤宜若大[illegible]燥結之甚求通不得登厠用力太過便仍[illegible]通而氣被挣脫下注肛門有時泄出清水而[illegible][illegible]後重不可忍者胸膈間梗梗作惡乾嘔有聲[illegible][illegible]水飲食不進呻吟不絕欲利之則氣已下脫命在須臾再下卽絕欲固之則溺與燥矢彭滿腹腸間恐反增劇欲升

之使氣自舉而穢物不爲氣所結自然通利則嘔惡不堪宜如何處家姑年八十餘嘗得此患余惟用調氣利小便之藥雖小獲効而不敢全功常慰之令勿急性後因不能忍遽索末藥利下數行不以告余自謂稍快矣而脉忽數動一止氣息奄奄頹然床褥余知眞氣已泄若不救攝恐遂無救急以生脉藥投之數劑後結脉始退因合益血潤腸丸與服勸以勿求速効勿服他藥久之自有奇功如

言調理兩閱月餘而二便通調四肢康勝如平時矣向使圖目前之快蔑探本之明寧免於悔哉便秘自是老人常事益氣虛而不泄故能壽考而一時難堪輒躁擾而致疾若求通潤之方非益血而滋腎烏乎可也丸方雖爲家姑設而可以通行天下故表而出之以爲孝子養親仁人安老之一助云

益血潤腸丸

熟地黃六兩 杏仁炒去皮尖 枳殼麩炒黃色 麻仁揀去殼令淨殼

反溼大便也各三兩已上三味俱杵膏 橘紅各二兩五錢 阿膠炒 肉蓯蓉酥煮透烘乾各一兩五錢 蘓子炒 瑣陽酥煮 荆芥各一兩 末之以前三味膏同杵千餘下仍加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白湯送下

腦者髓之海也髓不足則腦爲之痛宜茸珠丹之類治之若用風藥久之必死

外兄賀晋卿因有不如意事又當勞役之後忽小腹急痛欲溺溺中有白物如膿併血而下莖中急痛不可忍正如滯下後重之狀日數十行更數醫不効問方於余余作汚血治令以牛膝四兩去蘆酒浸一宿長流水十二碗煎至八碗再入桃仁一兩去皮炒紅花二錢五分當歸稍一兩酒洗赤芍藥一兩五錢木通一兩生甘草稍二錢五分苧麻根二莖同煎至二碗去查入琥珀末二錢麝香少許分作四服一日夜飲盡勢減太半按素問奇病論云病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今瘀血雖散宜用地黃丸加兎絲杜仲益智仁牛

膝之屬補腎陰之不足以杜復至因循未及修治遂不得全愈或閉或一夜數十起溺訖痛甚竟服前丸及以補腎之藥入煎劑調理而安　從兄爾祝得淋疾日數十溲畧帶黃服五苓散稍愈因腹中未快多服利藥三五日後忽見血星醫以八正散治之不應索方於余詢知其便後時有物如膿小勞即發診得六脉俱沉細左尤甚此中氣不足也便後膿血精内敗也經云中氣不足則溲便爲之

變宜補中益氣湯加順氣之藥以滋其陽六味地黃丸疏內敗之精以補其陰更加五味子斂耗散牛膝通血脉終劑而安　此余初學醫時所錄以用藥頗中肯綮故存之

小便黃赤有寒熱虛實之別素問云諸病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宜黃柏知母之類治之此熱症也脉經云尺濇足脛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湯此寒症也素問云胃足陽明之脉盛則身已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饑

溺色黃宜降胃火又云肝熱病者小便先黃宜降肝火此實症也又云肺手太陰之脉氣虛則肩背寒痛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宜補中益氣湯之類以補肺氣又云冬脉者腎脉也冬脉不及則令人眇清脊痛小便變宜地黃丸之類以助腎脉此虛症也

小便遺失責在肺而不在腎益肺者腎之上源又其母也上源治則下流約矣甲乙經云肺脉不及則少氣不足以息卒遺失無度故東垣謂宜安臥養氣禁勞役以黃芪人參之類補之不愈當責有熱加黃柏生苄

朱丹溪於此道中甚有發明而其臨病處方又多以扶植元氣爲主蓋意人遭厄運其手書皆不傳而傳於世者皆爲盲夫俗子裁翦增續疵繆實多纂要一書其行尤盛凡丹溪長處皆爲刪去甚可恨也卽如疝症一門首載云專主肝經與腎經絕無相干而不知世所患由腎虛而致者甚多肝乃腎之子而前陰

腎之竅也欲補其肝能無顧其母乎而世俗執肝無補法之論逢一疝症輒謂肝實過用克伐死者多矣今纂要中全不載一補法時師旣無自悟之明又無他書足攷焉得而不誤也按丹溪云疝有挾虛而發者其脉不甚沉緊而大豁無力者是也當以參朮爲君疏導藥佐之何嘗無補法哉　張仲景治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裹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本草衍義稱其無不應驗豈非補肝之效

乎余每治病甚氣上衝心危急者以八味丸投之立應又補腎之一驗也又大便不通者當利大便如許叔微羅謙甫皆用芫花是已小便不通者當利小便如許叔微治宋荀甫以五苓散是已今如纂要言不干腎經則五苓不當用又言疝不可下則芫花不當用而所列者惟數種破氣之藥苦辛襍收寒熱無別既不能補肝腎之真陰又不能通利二竅使邪有所洩而徒耗其氣於冥冥之中且日趨於危而不覺也豈不悖哉

一人生附骨疽膿熟不能洩潰而入腹精神昏潰粥藥不入醫無所措手延余治余診之脉細如蛛絲氣息奄奄欲絶余曰無傷也可以鈹鍼刺其腹膿大洩然皆清稀洩時若蟹吐沫在法爲透膜不治或訊余余又曰無傷也可治參芪附子加厥陰行經之藥大劑飲之爲製八味丸丸成服之食大進日噉飯升餘肉數觔旬日而平所以知可治者潰瘍之脉

洪實者死微細者生今脉微細形病相合知其受補故云可治也所以刺其腹者膿不洩必有內攻之患且按之而知其創深卽刺之無苦也所以信其不透膜卽透膜無損者無惡候也所以服八味者八味丸補腎腎氣旺而上升則胃口開而納食故食大進也洩膿既多刀圭之藥其何能濟遷延遲久且有他患故進開胃之藥使多食粱肉以補之肌乃速生此治潰瘍之要法也

隆慶庚午余自秋闈歸則亾妹已病矣自七月乳腫痛不散八月用火鍼取膿醫以十全大補湯與之外敷鐵箍散不効反加喘悶九月產一女潰勢益大兩乳房爛盡延及胸腋膿水稠粘出膿幾六七升畧無斂勢十一月始歸就醫改用解毒和中平劑外摻生肌散龍骨寒水石等劑膿出不止流濺所及卽腫泡潰膿兩旁紫黑瘡口十數胷前腋下皆腫潰不可動側其勢可畏余謂產後毒氣乘虛而

瘍醫　卷乙

熾宜多服黄芪解毒補血益氣生肌而醫不敢用十二月中旬後益甚膺口廿餘諸藥盡試不効始改用余藥時膿穢粘滯煎楮葉豬蹄湯沃之頓爽乃製一方名黄芪托裏湯黄芪之甘溫以排膿益氣生肌爲君甘草補胃氣解毒當歸身和血生血爲臣升麻葛根漏蘆爲足陽明本經藥及連翹防風皆散結疎經瓜蔞仁黍粘子解毒去腫皂角刺引至潰處白芷入陽明敗膿長肌又用川芎三分及

肉桂炒栢爲引用每劑入酒一盞煎送白玉霜丸疎膿解毒時膿水稠粘方盛未已不可遽用收澀之藥理宜追之乃製青霞散外摻明日膿水頓稀痛定穢解始有向安之勢至辛未新正患處皆生新肉有紫腫處俱用葱熨法隨手消散但近腋足少陽分尚未斂乃加柴胡一錢青皮三分及倍川芎膿水將淨者卽用搜膿散摻之元宵後遂全安白玉霜丸乃明礬末雞子清爲丸每服一二錢　凡治癰疽須審經絡部分

今所患正在足陽明之分少侵足少陽經分俗醫不復省別一槩用藥藥無向導終歸罔功甚可嘆也近有患之劇甚如亾妹所苦者一庠友就余求方余以冗未及應諸瘍醫卒拱手以待其斃余甚傷焉議且刋布其方不忍自秘也隆慶辛未九日記　余自庚午始究心於醫會亾妹病旁觀而技癢幾欲出手拯之家人皆弗信醫亦訶其見與已矛盾沮不用也已而亾妹恚曰醫之伎窮矣如是而

猶倚之吾且束手而待斃今一意以聽吾兄乃請余治藥一傳而膿稀再傳而創斂先是邑之人傳亾妹疾不可爲矣俄而起且歸馬氏人始傳王生技能起死人則此之爲也馬氏宿有憾於家君方亾妹之病而歸寧也固虞其不起愈而還其舅醉駡之且及家君返於室其夫亦然於是亾妹俛而思曰彼舅也夫也虐我我何敢怨然而辱及吾父母吾欲絕而歸是逆舅與夫也忍而受之則父母之

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義度之吾分當死乃從容自經死臨其棺視其尸創尚未盡平也嗚呼痛哉余既裒集璅錄得是紙於故篋中歔欷久之因述其顛末於後自余製青霞散至今十年所治潰瘍不知凡幾矣而應手輒効今始刊而布之償宿願焉庚辰長至後一日記

青霞散　治癰疽潰爛膿多不斂先用楮葉猪蹄湯洗過以此敷之

青黛二錢　乳香一錢五分　沒藥一錢五分　韶粉一錢　海螵蛸一錢五分　枯礬一錢　白斂一錢　寒水石一錢　氷片三分　紅粉霜一錢各另研極細和勻再研入　杏仁廿四箇去皮尖　有死肉加白丁香五分　大癰疽爛甚腐多加銅綠一錢五分

此方專治潰瘍因血熱肉腐化而爲膿故用青黛涼血解毒而使肉無腐爲君乳香沒藥之活血止痛而消腫爲臣寒水石之寒而佐青黛以涼血肉使不腐枯礬之收澀排膿而追毒韶粉海螵蛸之收濕止膿汁之多而不燥粉霜之拔毒白斂之斂創氷片之透肌以爲佐使諸藥多燥又假杏仁之油以潤之此製方之意也

發熱所因不同當以兼症別之外感風寒必兼頭痛項脊强等症內傷飲食必兼頭痛呑酸噯腐等症無諸兼症而發熱不止者此必勞倦之後或用心過度而心火散溢於外故也誤用汗下涼解之法不止必死最宜審之今錄一二事於左以爲醫鑑外兄虞文華病發熱一醫審無身痛等症知非外感用平胃散加人參五分投之而熱愈甚又一醫至診之曰此人參之過也亟汗之汗而不解又一醫至診之曰邪入裏矣急治涼膈散下之煎成欲服而余適至急止之診得六脉皆洪大搏指舉按有力則笑而語之曰此醫之所以誤也用茯苓補心湯加人參六錢麥門冬三錢酸棗仁一錢五分投之時不臥九日矣服藥即大鼾良久而甦病已退診之脉頓微弱余

爲治方每劑用人參四錢他皆酸棗仁茯神
歸朮黄芪麥門冬川芎之類令其多服勿輟
遂別去數日以小便不利來扣余令間服導
赤散明日熱復作舌黒如墨復延余診脉復
洪大如曩時扣之始知連日所服藥皆減參
三分之二而導赤散中一醫又加天花粉苓
梔等藥故病復作也亟令用人參六錢合前
諸藥大劑投之舌色始淡熱始除小便亦遂
清利愈後康健逾平時使進涼膈之劑逝久
矣藥可妄投哉今人不解此理至謂人參能
助火發熱謬也昔人謂甘能除大熱益熱爲
心火而心以醎補以甘瀉又甘能補血血生
則火有所依甘能緩中中緩則火不至於妄
行而自斂况人參性能安神明爲手少陰經
之正藥固宜其清心降火若此之神且速也
雲中秦文山掌教平湖與家兄同官因勞患兩
脇滿痛清晨弁饑時尤甚以書介家兄來求
方余知其肝虛當子母兼補令用黄芪白朮
當歸熟地川芎山茱萸山藥酸棗仁栢子仁
之類仍用防風細辛各少許姜棗煎服仍囑
家兄曰勿示他醫將大笑恐口不得合也無
何而秦君書來謝云服之不數劑愈矣余客
長安時聞魏崑溟吏部之變因投謁忍饑歸
而脇痛無他若也而粗工以青皮枳殼之類
襍投之遂至不起吁可不監哉
古方治白濁皆用收澀溫補之劑而時師株守
丹溪書槩作濕熱處治投黄栢知母猪苓澤
瀉之類不復通變腎無瀉法利之不已其害
大矣余尋常治此疾純用人參白朮茯神麥
門冬酸棗仁益智仁之類無不應者新安汪
機嘗治洩精以人參爲君自一錢加至五錢
其病乃脫知此理也余家藏丹溪書有云赤
白濁即靈樞所謂中氣不足洩便爲之變是
也先須補中氣使升舉之而後分其臟腑氣
血赤白虛實以治與夫其他邪熱所傷者固
在瀉熱補虛設腎氣虛甚或火熱亢極者則

不宜峻用寒涼之劑必以反佐治之要在權衡輕重而已按此皆活法要語率爲纂集者删去而止存濕熱一條流禍無窮豈不痛哉又丹溪高弟戴原禮云如白濁甚下淀如泥稠粘如膠頻逆而澀痛異常此非熱淋乃是精濁窒塞竅道而結宜五苓妙香散吞八味丸　嘗聞識者云傷精白濁須肉從蓉治之又云用大烏梅六枚雄黄三分研細同杵勻丸如菉荳大分三服以烏梅湯嚥之効

治病之法有五曰和曰取曰從曰折曰屬王太僕云假如小寒之氣溫以和之大寒之氣熱以取之甚寒之氣則下奪之奪之不已則逆折之折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已則逆制之制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今人不復辨此矣惟滯下用下藥猶存通用通用之意而粗工習焉不察也近代薛立齋善用塞因塞用法遂大破丹溪舊套以名於時若求屬之法則舉世迷焉嘗熟嚴養翁相公春秋高而求助於厚味補藥以致胃火久而益熾服淸胃散不効加山梔石膏芩連而益甚以爲涼之非也疑其當補聞余善用人參因延余診而决之纔及門則口中穢氣達於四室向之欲嘔余謂此正淸胃散症也獨其熱甚當用從治而旣失之今且欲從而不可矣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天門冬麥門冬生地黄熟地黄石斛犀角升麻蘭

香之類大劑投之數日而臭已止矣經云諸病寒之而熱者取之陰所謂求其屬也火衰於戍故峻補其陰而熱自已後因不屏肉食胃火復作大便不利目瞖耳鳴不能自忍穠進涼劑時或利之遂至不起嗟乎苟知其熱則涼之而已矣則塗之人而皆可爲盧扁何事醫乎

萬曆癸酉春余與家兄應督學試從宜興歸則從子楙鋸痘後兩目生瞖羞明特甚窻牖幃

幕皆以衣被重重覆蔽就明展兩睥視之則白膜已遍覆黑睛淚如湧泉嬰科眼科投藥不効束手告技窮矣余素不閑於嬰科莫知爲計家兄曰女弟垂夗之症弟能生之豈遂技窮於是試精思之余返書室閉戶而思目者清陽之所丞也而忽焉有瞖膜是濁陰犯之也濁陰烏敢與陽光敵故羞明特甚吾得治法矣乃以黃耆助清陽之氣爲君生地當歸養目中眞血爲臣羌活獨活防風白芷川

芎甘菊花薄荷荊芥升清陽黃芩豬膽汁車前子茯苓降濁陰爲佐仍間服瀉青丸八劑而目開徹幃幙瞖已去矣時眼科所進點洗之藥一切屏不用止用橄欖核磨汁敷上睥而已蓋嬰幼柔脆點洗之藥必有所傷故也

腹脹多是氣虛不斂用辛散之藥反甚宜以酸收之白芍藥五味子之屬少佐益智仁以其能收攝三焦元氣也朝寬暮急用當歸爲主暮寬朝急用人參爲主朝暮俱急二味並用

按之有痛處乃瘀血也加行血藥經云濁氣在上則生䐜脹又云下之則脹已謂宜用沉降之藥引濁氣之在上者而下之非通利大腑之謂也凡腫脹初起痰多發喘小便不利者服濟生腎氣丸無不効

邑侯許少薇患口糜余謂非乾薑不能愈公猶疑之後竟從余言而愈從子懋錇亦患此勢甚危急熱甚惟欲飲冷余令用人參白朮乾姜各二錢茯苓甘草一錢煎成冷服日數服

乃已噫此詎可與拘方者道也

余雲衢太史形氣充壯飲啖兼人辛卯夏六月患熱病肢體不甚熱而間揚擲手足如躁擾狀昏憒不知人事時發一二語不可了而非譫也脉微細如欲絕有謂是陰症宜溫者有謂當下者時座師陸葵日先生與曾植齋馮琢庵二太史皆取決於余余謂是陽病見陰脉在法爲不治然素稟如此又値酷暑外爍酒炙內炎宜狂熱如焚脉洪數有力而此何

爲者豈熱氣怫鬱不得伸而然耶且不大便七日矣姑以大柴胡湯下之時大黃止用二錢又熟煎而太醫王雷庵力爭以爲太少不若用大承氣余曰如此脉症豈宜峻下待大柴胡不應而後用調胃承氣調胃承氣不應而後用小承氣以及大承氣未晚也已服藥大便卽行脉已出手足溫矣余謂雷庵曰設用大承氣能免噬臍之悔哉繼以黃連解毒湯數服而平七月初遂與陸先生同典試南

京不復發矣明年余請告歸里偶得劉河間傷寒直格讀之中有云畜熱内甚脉須疾數以其極熱畜甚而脉道不利反致脉沉細而欲絶俗未明造化之理反謂傳爲寒極陰毒者或始得之陽熱暴甚而便有此證候者或兩感熱甚者通宜解毒加大承氣湯下之下後熱稍退而未愈者黃連解毒湯調之或微熱未除者涼膈散調之或失下熱極以至身冷脉微而昏冒將死若急下之則殘陰暴絶而死盖陽氣後竭而然也不下亦死宜涼膈散或黃連解毒湯養陰退陽積熱漸以宣散則心胸再暖脉漸以生然後撫卷而嘆曰古人先得我心矣余太史所患正失下熱極以至身冷脉微而昏冒欲絶者也下與不下大下與微下死生在呼吸間不容髮嗚呼可不愼哉宜表而出之以爲世鑒

問相火人皆能言之而迄無定見有謂心包絡三焦爲相火者有謂右腎命門爲相火者夫

腎陰也右亦陰也腎居右陰之陰也而以爲火何哉若以爲心包絡三焦則包絡之位在上焦三焦分布上中下而何乃皆診於右尺也　答相火專以心包絡得名謂眞心君主之官不用事而包絡代之以行事猶相也治膻中在玉堂下一寸六分猶岩廊焉三焦爲之府其位在寅火所生也而胎於子腎之位也一也心系有二一則上與肺連一則自心入肺兩大葉間曲折向後並脊裏細絡相連

貫脊髓與腎相通正當七節之間所謂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者也二也自乾坤交而六子行則六子以所交之爻或用互藏其宅或用互爲其根而坎離獨得所交之中者以爲用故離火內陰而外陽心藏屬之坎水內陽而外陰腎藏屬之於是居於上下子午君火對化之位體天地生成變化之元始故坎中之陽於子半以後而一陽生分陰而出至卯而平至午而極午半以後而一陰生含陽而入

至酉而平至子而極靜極復動而一陽復生夫如是循環無端者不唯應於歲月晝夜而已其在呼吸之間亦然難經所云命門藏精繫胞者乃指相火輔於子位對化君火之用在於此猶輔午位君火之在膻中也三也

問坎中之陽動何乃獨偏於右耶　答經云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天地之道神明之府血氣之男女萬物之終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坎中之陽偏於右者陰陽所行之道路固然耳如上所云者左升右旋流行之路也命門從右者五體生成形質之道也本左陽而右陰氣陽而血陰坎中之陽火也氣也坎體之陰水也血也腎坎居下焦地道也萬物皆生於地長於地故坎中之陽火互從右之陰而上行生脾土脾土生肺金坎體之陰水互從左之陽而上行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肺居上焦天道也地氣生至於天其動已極極則復靜則天氣下降故離體之陽

退入於地轉居右之陰部以藏精離中之陰從肺降入於地轉居左之陽部以生水地因夫天氣所入施化之德靜極復動動則還復以相生也於是居左心肝之陽藏主司血居右肺脾之陰主司氣者皆本地道互合陰陽而致之也夫聖人論陰陽有離有合內經以腎爲一藏者用合體之坎而言也以水火氣血各有其路而行者用離體之坎而言也此浦江趙以德之說也明乎此可以無疑於右

腎之爲相火矣

問天元紀大論云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暑亦火也何火獨有二乎　答君主不用事相代之故火有二也固也當看陰陽二字陽燧對日而得火天之陽火也龍雷之火天之陰火也鑽木擊石而得火地之陽火也石油之火地之陰火也丙丁君火人之陽火也三焦心包絡命門相火人之陰火也陽火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陰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濕愈焰遇水益熾以水折之則光焰詣天物窮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撲之則灼性自消光焰自滅故治陽火者利用正治陰火者利用從治陽火者利用降治陰火者利用升均之內虛火動也李東垣主助陽朱丹溪主助陰各有攸當也

問今虛損發熱者皆言相火乘陰虛而動至於補中益氣證則未聞言相火也如前所云則勞倦所動乃相火而虛損所動乃君火乎　答勞倦所傷之爲相火東垣明言之矣曰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其系繫於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於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脉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然則以柴胡升麻佐參耆歸朮非特從陰位升出陽氣行春生之令乃是順其性而揚之蓋治陰火之法也若療之所損者精也離中之一陰即坎也坎中之一陽即離也陽無體以陰爲體陰虧則陽無所附而不得不恣其炎上之性以爲嘔血欬嗽骨蒸之症矣非質重味厚陰中之陰者安能固其陽根而斂之使返於宅乎故地黄丸所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補中益氣湯所謂形不足者温之以氣也問地黄

丸藥耳何爲補之以味曰地黃之甘微苦山藥之甘山茱萸之酸牡丹皮之苦辛澤瀉之鹹茯苓之淡以五味各入本藏用桂附之辛開腠理致津液通氣道輸而與之非補之以味而何何藥無氣何藥無味氣者天也味者地也溫熱者天之陽也寒涼者天之陰也陽則升陰則降辛甘者地之陽也酸苦者地之陰也陽則浮陰則沉有使氣者有使味者有氣味俱使者有先使氣後使味者有先使味

後使氣者不可不審也

問五味之補瀉五臟其義何居　答天地之氣不交則造化幾乎息矣故辛者散也東方之氣散宜辛而反酸是震中有兌也酸者斂也西方之氣斂宜酸而反辛是兌中有震也故酸入肝而補肺辛入肺而補肝是震兌互也鹹入腎而補心苦入心而補腎是坎離互也脾不主時寄旺於四季則守其本味而已矣至其瀉也則又不然腎肺肝之各以本味爲

瀉易知也乃心脾獨異何耶曰心君主之官也脾臟腑經絡之所從稟氣者也故獨異也君主之官以所生之味爲瀉惡其泄氣也脾納水穀散精於臟腑新新相因故以生我之味爲瀉惡其休氣也我王則生我者休故也

鬱岡齋筆麈第二冊

金壇王肯堂宇泰甫

西瓜不見於本草草木子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之然胡嶠陷虜記云征回紇得此種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則五代時已有之矣而松漠記聞諸書又言洪皓使虜攜以歸何哉劉楨賦曰藍皮蜜理素肌丹瓤陸機賦曰攄文抱綠披素懷丹張載賦曰玄表丹裹呈素含紅斯皆非西瓜無以當之而三子皆晉人也

則謂五代始有者亦謬耳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使非西瓜安有所謂五色者哉

果清上人在余齋中讀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有云財帛相侵猶能安忍小諍義理即大瞋根風馬不交是名諍論瞋發相不解風馬不交之義以問余余應之曰馬喜逆風而奔風南則馬北故曰風馬不交言其違忤不相順耳若牛則喜順風而奔故北風則牛南而馬北南風則牛北而馬南故曰風馬牛不相及也所謂背馳者也

益智子療滑脫之病甚効益其功能收攝而不澀滯故余於下利遺精帶下諸症每喜用之而味苦氣辛不堪噉然古人每入食品晉遠公答盧循書曰損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二十六國春秋

曰盧循爲廣州刺史遺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續命湯觀雜和委雕盤方厭永夜歡之咏則當時以爲奇食故循之遺裕猶其餉遠公未必含譏諷也其子止雜五味中若椒桂之用或鹽曝以下酒而蜜煮爲粽者乃取其外皮耳

王維畫雪中芭蕉世以爲逸格而余所知嘉善朱生因以自號然梁徐摛嘗賦之矣拔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碎色葉漬

雪而傷枯則右丞之畫固有所本乎松江陸文裕公深嘗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鎧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時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墻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乃知冒雪着花蓋實境也

李廓庵先生嘗爲余述其師趙浚谷先生之議論也浚谷名時春爲嘉靖丙戌會元仕至都御史勳名著於邊陲罷廓庵先生以女妻之其子有儁才不課督以舉子業廓庵恠而問

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一日故不欲兒曹爲之廓庵曰其謂近年舉業日盛一日先生乃以爲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者以示余余爲子剖之廓庵因檢得十先生稿信手揭得瞿昆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曰子所取此文佳處何在廓庵因指其講子說處云即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即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

谷曰吾所謂近年舉業之敝正指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愚也即如近日撫按奏吾鄉災傷若止敘目前凍餒流離之狀　天子必爲之惻然憐憫而蠲賑乃云若不蠲賑則他日必爲盜爲亂而國家且受

其禍以禍怵之而惻隱之心薄矣又如言官論高中玄若言其剛愎褊急無宰相器度彼亦何辭乃云他日必爲秦檜李林甫言者非聖人何由預知其必爲此耶中玄素以豪傑自負不可一世士以此目之彼豈心服他日柄用其恣睢不平之氣必有當之者吾老矣子當親見之乃信吾言之非過也已而部覆陝西災傷得　旨果無蠲賑而隆慶間起高公於家以閣學涖吏部首考察科道黜向時

言事者一一如趙公言

京師軍人將受糧於倉先期給籌輒賣之南人利其價廉每買得籌以受糧於倉都察院經歷劉雲嵩庭芥家人方執籌赴倉行至 皇城東墻下見羣丐中有一童子酷類其主幼子所謂五叔者因惟而熟視之其子疾呼某人救我乃知眞是五叔趨而負之羣丐皆散走歸及門讓其門者曰爾何不謹視門戶而令羣丐誘五叔以出使不遇我奈何門者曰

五叔適假寐館中未嘗出何子言之謬也愕而排入館中則假寐者已不見而背負者昏噤不能言時余與同館諸公會於盛學士訥私第太史楊荊崖道賓與劉同邑親見而言之於時諸公莫不駭嘆更數日所謂五叔者始蘓自言爲羣丐誘出月餘矣爲脫其衣寘陰溝中而衣以破衲晝行乞於道夜則宿於神廟爲神所呵逐輒棲息門廡下果於陰溝中得衣其在館者僞也戶部郎陳景梧之子

與同學一日師賞其所爲文亦輒喜躍了無他異陳爲其僚于振方仕廉言之于以告余皆疑其爲鬼余謂是狐耳誘之相與爲丐而又代之爲學生矻矻讀書作文有何意味此怪可謂好事矣於知事則未也因相與爲之一笑

蜀人江鍾廉以進士知吳江縣調獻縣涖任次日以謁府官至河間比歸則妻女皆暴卒口鼻有泥窒之旣不勝惋愕因詰父老其故則

前此有劇盜反獄爲圍守不得出突入知縣衙攻者不敢格第縱火焚之殲焉遂爲祟前令虛其舍而處他館有年矣江將至吏以修衙之費視修館倍省故乾沒其金而爲此江甚恨之言於府罪其吏而徙居於館方涖事家人駭奔而出曰鬼又至矣江亟入內則一婢方發狂若有所附者江責之曰吾受 命宰一方未嘗得辠百姓且於爾無宿雠爾已殺我妻女矣乃猶嬲我不休謂我不能奏於

帝誅汝耶婢言吾非鬼祟卽夫人也自公赴郡之夜見被髮裸身者數人入室捽余出二姐驚叫抱持我因幷捽之至一街有人隨而解之曰彼與汝無讎捽之何爲數兇乃捨去我因謝其人且曰我知縣夫人也汝亟覓轎來送我歸衙舍且厚勞汝其人曰夫人誤矣此已入冥司非告於主者不能自返吾引汝告之因引入一官舍見有貴人方據案理事我趨前陳說求歸貴人曰鬼不能妄殺人或汝命盡當來俟吾檢之然遷延數日不卽檢吾哀懇再三始檢之則與二姐陽壽皆未盡貴人曰汝母子當再生顧宅舍壞矣奈何我因號泣不已貴人意殊不安又慰我曰今卽予汝善處且爲男子勝前生遠矣汝毋悲泣因命人引我至所應托生之家楚中巨室也因產期尚遠故以間來報公公其善自愛因悲不自禁其形則婢其言音舉止眞夫人也此萬曆戊子歲事同年張容宇輔之黄愼

軒輝爲余述之甚詳黄與江同鄉素相善而是時黄之尊人方同知河間府其所目擊也江旣宪恨不已張眞人過其邑求其行遣而竟無纖毫之驗乃譌言是蛇精爲祟業已遣之去矣知其故者莫不哂之嗚呼令之善良受屈者不得於明猶覬得於幽不謂冥中貴人亦爾憒憒

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夏小正八月鴽爲鼠是二物交化如鷹鳩然田鼠亦名鼹鼠鼢鼠隱鼠脚絶短僅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莊子云鼹鼠飲河不過滿腹卽此鴽卽今所謂鵪鶉也鶉亦多有鼃黽及魚化者不專田鼠又魚黽亦或化爲田鼠楊文公談苑云至道二年夏秋汴人鬻鶉者車載積市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者李時珍云隆慶辛未夏秋大水蘄黄瀕江之地鼢鼠遍野皆鯽魚所化蘆稼之根嚙食殆盡則鼢之化不獨一種也又謂鵪鶉爲二

物鶉則始由蝦蟇海魚所化終卽自卵生故四時常有之鴿則始田鼠化終復爲鼠故夏有冬無鶉有斑鴿無斑然未之親驗也適閱鄧孺孝藝㪍載與余游鶴林見田鼠問余以化鴽之事余以爲鼊鼂余不復記憶當由誤記談苑而以蛙當田鼠耳

余爲庶吉士時館師韓敬堂先生每邀入火房劇談自世務外於星曆太乙壬遁之學無所不究先生嘆曰惜子不遇趙文肅公文肅公

爲館師時日孜孜爲余輩苦口如子所談者無所不談惜吾輩素不諳習無所領解三十年來僅見子耳又述文肅公一日至館謂諸吉士曰昨晤張太岳詡吾何以課諸君吾應之以方今讀楞嚴經太岳搖首曰也太奇然吾思之諸君少者幾三十歲長者逾四十矣人壽幾何不以此時奇更待何時耶

甲問乙曰吾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吾有千金矣何爲敬事子甲曰吾不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子不予我金我何爲敬事子甲曰吾與子中分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中分之則我與子等耳何爲敬事子

萬曆庚辰余與外舅于見素翁同下第歸至南陽則新建知縣張可庵棟亦寓宿焉外舅酌之張中席而嘆曰公等無以得失介介取科第無關文字唯有命耳余曰何謂也張曰余以癸酉應應天府鄉試而同邑朱明山熙洽應順天府鄉試有友人與吾兩人者至𢍰也

望吾兩人之捷甚切一夕夢見鄉書余與朱同捷而余第五十九人覺以告余余謂是夢其不驗矣明山與吾南北異榜安得同鄉書乎友人曰今同鄉叙同年者不論南北皆同籍是安可泥也迨榜出余無名而數日後明山捷報至其第五十九人與余同姓名蓋安肅人也迨余丙子領鄉薦亦五十九名造物者何其巧也夫科試未有朕兆而名之高下已預定於數年前何關文字乎

龍溪儒學教諭翁正春將赴南宮試祈夢九鯉湖夢神謂之曰三人同行一次一故意甚惡之已而狀元及第其第二人晋江史繼偕第三人崑山顧天埈也

余應已丑會試與從兄德謙及同年史崇質甯顧寅同宿呂公祠中祈夢余且陰禱於神以二親年邁恐不及見余登第倘是年不當第則願減已壽以促其期已而就寢至夜分諸君皆覺曰無夢是時外舅于見素將南歸未

有定期其寓在　朝之西而余寓在　朝極東日日穿朝往候送是夜余夢穿朝如平時而已意以是晝所歷熟境未必神告而崇質曰子其登第矣是入朝之兆也已而余果倖第謂已驗矣迨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院寓西而院東辰而往未而返無不穿朝者然後知此夢之淡而有味也

嘉靖中分宜嚴相公嵩生辰館中諸公往賀之至則江西諸士夫皆在焉少頃嚴出江西諸公磬折以俟時新鄭高中玄拱笑於列嚴顧問中玄何笑高曰適見老先生與貴鄉諸公相接偶憶得韓昌黎鬬雞行兩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笑嚴亦爲之大笑益是時館閣諸公僚誼浹洽無先後尊卑截然之隔故當分宜權可炙手時而新鄭詼之無所忌今不復有此風矣

隆慶初大學士華亭徐公總機務而新鄭高公負氣不相下臺省交章論之高公遂罷居數

歲徐公亦罷而興化李公當國時士大夫數人家居邑邑不得志欲求復用與丹陽邵芳商之芳曰是固未易圖也李公以恭默居位何暇論繩之外乎公等即欲起廢誰爲主者是固未易圖也諸公曰雖然必爲我圖之芳曰今新鄭家居久矣　主上以青宮之舊不能忘情顧其居約左右無從臾之者諸公誠各捐千金芳爲居間則高公必起高公起必重德諸公而後事可圖也諸公曰善乃裝爲

遣郃生郃生以萬金市諸金寶奇貨至新鄭
高公第叩閽者曰丹陽布衣郃芳求見相公
門下高公固不欲久之乃見所以接遇之甚
倨立語斯須高公奇之乃索坐待於西隅復
語良久高公起而握手曰吾老友也因寘上
坐命酒食盡歡夜分乃罷辭歸邸詰旦郃生
復造高公門不見高公見其左右曰始吾聞
而公豪傑士未之信也昨與語殆百所聞曷
不出其餘以澤天下而高臥為左右曰今

上左右無推轂者公即欲不高臥豈可得哉
郃生曰吾必欲起公公強為我出我且不別
公兩月後晤於長安邸耳左右相與目笑之
曰敬諾郃生即之長安先使人宣言諸大璫
東南有大賈至多奇寶大璫爭延致之郃生
固利口遇之者莫不盡懽恨相知晚也郃生
有寶刀長尺餘搏之成丸大璫欲得之問價
幾何郃生笑曰丈夫意氣相投合何論貨哉
即解贈之大璫喜曰留郃生款洽有間因說

曰今元樞虛已不任事而新鄭高公最賢去
不以罪上以講幄舊宜思之公等何不從臾
令復起而澤天下哉大璫曰謹受教顧上左
右衆宜捐數千金贈遺之吾聞高公貧安能
辦也郃生曰吾與高公素昧平生特為天下
故言之信如公言當盡捐吾橐中裝為諸貲
人壽大璫許諾不數日而高公果復相則前
家居首謀諸公頗以次起用高公頗修華亭
隙吳中監司承望風旨多推辱之追逮紛紜

徐公意不自得門下呂生智士也名與謀之
呂生曰此獨去新鄭可耳吾當為公行乃持
千金至長安會　莊皇帝崩高公與江陵張
公受顧命輔政呂生喜曰吾事諧矣乃使客
說高公曰　大行皇帝握公手而以　少主
屬公公何以自效哉高公曰誓捐軀報國無
足言者客曰固也今事有最急者非公莫可
行　高皇帝時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而以
秦王領之晉燕周楚為之貳公所知也高公

曰然然靖難之後不復設矣今奈何客曰宗人令雖不設而國無長君儲貳未建則親王未之國者不遣豈非　祖宗深意哉正德中欲令榮王就國則廷臣動色而爭之土木之變非　郕王在朝宗社之計未知所定也今主少國疑如此而公方宴然奈何言報國乎高公愯然起把客臂曰此　先帝神靈教公言也敬聞命矣客退則呂生宣言傳入宮中高公將援立外藩不利於社稷　皇后貴妃聞之大驚且不信乃令妃父李偉造高公探之高公曰親王領宗人府　祖制也今當復之李還報曰信矣乃夜降旨責高公即日屏出國門野史氏曰余兄弟嘗造邵生辯士也甚喜余余退而謂家兄曰是其言動浮誕且豕形禍不久矣無何高公罷相江南撫按陰檄郡縣詭致而支解之呂生者殺人亡命河套中二年盡得其山川險易城堡虛實圖之謂不難於攻而難於守畫守之之策若干條以說總督曾公銑曾公喜以白元樞貴溪夏公有旨兵且起矣會　上入分宜嚴公言謂其生事開邊釁夏公曾公皆弃市呂生復亡命後以貲為鴻臚丞今老矣意氣勃勃猶不減少壯時嘗過余信宿而別未嘗忘有為也呂生固善謀然適會　莊皇帝之變高公自以　上師傅遇大璫倨張公又與之有隙故呂生計得行豈非數哉元樞之重一起一廢權在布衣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耕可哀也夫

世宗皇帝晚年多忌諱每賓興鄉書以文涉刺譏下　詔獄者非一嘉靖乙卯袁文榮公煒主順天鄉試首場首題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次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譏於　上者曰首題下文云死而後已此欲官意在詛　皇上也　上甚怒問徐文貞公階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徐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上大喜遂不復問

故相嚴文靖公性拘忌余先聞繆仲淳述之甚詳萬曆癸未秋嘗以疾招余療治余至其第時日初昃耳公諸子皆盛服出迓賓主儼然相對至於然燭而不見余訝問之則公自擇戌時見余公諸子亦時時以指候鼻息左右驗時之至否良久乃見每坐起必回還曲折數步乃行問之曰向喜神方行耳明年夏疾劇欲自就余醫爲諸子勸阻遂留蕪州而令所親邵生來迓余余遂破暑以往公聞余至

即發舟歸常熟見余於舟中既診脉疏方童子以黃牋進（公所用必黃牋曰此天地之正色也）公諦視大怒投之地長公中秘（治）責童子曰奈何以此紙進余取視之牋面有研人物形不甚可辨問中秘此何故事而諱之中秘曰乃三顧草廬耳迄今不知其諱之何故也遇僮僕素寛至無畏憚每對客坐左右嬉笑喧然或相撲擊馳逐屢觸公身公宛轉避之而已初拜吏部尚書命家人治具以俟既自部歸家人白已

辦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諸君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負而壞私賓必自汝曹始以夙儲博奕具授之曰若曹無聊可以此自娛愼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皇恐受教訖任無越軌者至今稱冢宰淸謹必數公公舉動乍見之若可笑然其寛仁謙和規行矩步汪汪如千頃陂自當於古人中求之何可復得也

隆慶間古長城有圯者中有小棺無數開之人

形衣冠儼然皆長數寸一僧棺中有梵字經一卷一婦人棺中有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不知所從來吳中治兵憲使徐公（節）親見之爲王荆石先生說乃知大槐安國未必寓言

金匱首條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唯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

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故實脾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虚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實實虚虚損不足益有餘是其義也餘藏准此（工大醫醋卽酸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見靈樞逆順篇肝病實脾乃七十七難之文而仲景述之補用醋云云則仲景之辭也嘗以問學者皆不了其義解

難經者亦復憒憒若以肝病爲肝虚則何不補其腎母而補脾土反生肺金以爲之賊乎若以肝病爲肝實則又與肝虚則用此法語相悖戾且實脾又能傷腎以致心火盛金氣不行而肝氣盛則肝病何時而已乎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乃起死回生之祕訣而不熟讀素難則仲景湮心委之草莽而已今不憯饒舌博證而詳著之　素問玉機眞藏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

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而當死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

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傳之心心卽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之次也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

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也　右風邪入表益傳之緩者也　標本病傳論曰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心火傳肺金）三日脇肢痛（肺金傳肝木）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肝木傳脾土）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肺病喘欬三日而脇肢滿痛（肺金傳肝木）一日身重體痛（肝木傳脾土）五日而脹（傳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肝病頭目眩脇肢滿三日

體重身痛（肝木傳脾土）五日而脹（傳胃）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脾胃土傳腎水）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脾自傳胃）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脾土傳腎水）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傳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腎病少腹腰脊痛胻痠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腎傳膀胱）三日腹脹（腎膀胱水傳小腸火）三日兩脇肢痛（小腸傳心）二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靈樞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此乃倒置又兩脇肢痛非心痛當有外誤）　胃病脹滿五日

少腹腰脊痛胻痠（胃土傳腎水）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傳膀胱）五日身體重（膀胱水傳心火身重非心病誤也）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昳　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胻痠（膀胱自傳腎）一日腹脹（腎水傳小腸火）二日身體痛（小腸傳心體痛亦誤）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右靈樞經謂之大氣入藏益傳之急者也王太僕云有緩傳者有急傳者緩者或

一歲二歲三歲而死其次或三月若六月而死急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或五六日而死婁全善云王氏此言甚能推廣經意然不能驗日數者但驗病之次傳如心先病心痛次傳於肺或欬或喘次傳於肝或脇痛或頭眩次傳於脾胃或閉塞不通或身痛體重或脹或泄次傳於腎膀胱或少腹腰脊痛脛痠或背胎筋痛小便閉如此者必死無疑累驗有准鄰人趙氏始病脇痛半載次傳之脾腹脹

而死又卜叔英嫂氏始肺病喘咳次傳之肝頭眩不寐次傳之脾腹脹而死又楊白鹿師始脾病腹痛次傳之膀胱小便淋閉次傳之心眢痺痛遍身青脉而死益心主血脉故也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藏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於肺肺傳於肝肝傳於脾脾傳於腎腎傳於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

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母子自相傳周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故言生也

七傳者死卽素靈所言諸病以次相傳皆有死期不可刺者也間藏者生卽素靈所言間一藏及至三四藏乃可刺者是也然傳其所勝不必皆歷七傳而後死故要全善以七字爲次字之誤　玉機眞藏論又云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受氣謂受病氣也　通前觀之乃知治肝補脾正爲大氣入藏立治法故曰起死

回生之祕訣也邪正相爲勝負今正氣橫傾邪氣泮衍無與爲敵故曰大氣也因正氣横傾故謂之虛苟未至乎是皆作實論也故曰虛用此法實不用也本爲實脾使肝之邪不得傳於脾卒之脾實而肝亦治故歷推之自脾能傷腎以至於肝氣盛則肝自愈也或曰脾氣盛則水穀之氣盛水穀之氣盛則五藏之精亦盛而腎有所受而藏之故曰補腎不如補脾此何爲言脾能傷腎乎曰輕病緩治

可論一氣之相生重病急治唯論五行之相尅孫兆宋名醫也虞部郎中汪奉老疾革有子可升當遣表奏蔭名孫診之孫以爲不可治可升日生且固難如何可延三日以待奏回孫曰郎中之患肝氣將絕脾土反勝當後脾土大旺肝氣乃絕方今日辰巳間當瀉脾土使不能勝肝則木且未絕三日後早奏下當日氣絕若以一氣相生之常論之則瀉脾豈所以延生亦豈所以扶肝乎明者可以

不言而悟也曰病之初起卒然而來何以知其爲大氣入藏而用此法乎曰以五診得之諦視其邪正之分數以定强弱勝負而知之如肝病先從喘咳來其爲七傳所不待言若從心痛來卽防其傳脾而預實之緣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必傳之於其所勝故也然則未至乎是者當用何法乎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其法不一而足經言之詳矣

米元章云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卽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柯敬仲云看畫本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友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奇鬪異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畧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剝疵纇用心計購至於

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不彰若賞鑒之士固不待破說平常目力不定者或爲所惑巳收一物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阻難得善價而後巳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按二公宋元賞鑒名家故其說如此可爲好事者頂門之鍼矣然柯說又不若米說之脫灑也米顛於書畫中俗氣脫盡得不爲千古英傑余甚喜之常有志博易奈所當多俗子何唯吳康虞有韓幹畫馬米元章

書天馬賦一卷留余處數年不問可爲破俗

前輩畫山水皆高人逸士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癖胷中丘壑幽映廻繚鬱鬱勃勃不可終遏而流於縑素之間意誠不在畫也自六朝已來一變而王維張璪畢宏鄭虔再變而荆關三變而董元李成范寛極矣至黄子久則脫卸幾盡然不過淵源董元今士大夫能畫者多師之川岑樹石祇是筆尖拖出了無古法便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不知量也

余有黄子久畫數軸雖不能如唐宋高古然舒之屋壁則覺山川雄潑林木鬱茂烟雲遼浡乃其落筆亦自遒逸想其時有兎起鶻落之勢今人有此乎

三代秦漢畫可見者金石耳猶可想古人典刑也漢李翕五瑞碑所圖者黄龍白鹿連理木嘉禾有一人承甘露於喬木之下武梁祠堂畫記自伏羲至夏桀齊公至秦王管仲至李善及萊子母秋胡妻長婦兒後母子之類合七十六人雖形質粗具而古朴可玩繪事不古於此矣

漢人多圖畫於壙塚間范史趙岐傳云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讃頌冢在荆州古郢城中嘗見不其令董君畫碑圖數人展墓一樹扶疎係馬其上下有三鵝一龜甚高古漢人麟鳳二瑞碑極多今鎭江府學有二石

余於一骨董處得唐人雪景乳牛圖尚是宣和

舊裝失去徽宗題識標綾別以新者綴之後俱元人詩跋想宋亾後流落民間舊絹上隱隱有戴嵩乳牛圖五字筆法高古遒勁意非嵩不能到也後以構屋乏貲託吳康虞售之聞今在何侍御肖之處

嘗見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有宣和題識而畫譜無之想自庚子譜成後購得者余家有唐人雙鈎郭塡右軍長風賢室飛白三帖卷脫落止存虞思東閣印章今書譜亦無之此類甚

衆善鑒者不泥也
畫譜宋齊諸家記錄或臣下撰述非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者如山水部稱王士元兼有諸家之妙而宮室部以皂隸目之之類許道寧條稱張文懿公深加賞愛亦非徽宗口語蓋仍劉道醇名畫評之詞也
劉道醇名畫評列許道寧妙品稱其精妙得李成之氣而柯敬仲不甚喜之謂早年畫俗惡太勝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始入妙理嘗見道寧秋山晴嵐圖一大卷敬仲跋爲晚年之作了無獎語物固係其遭乎
宋南渡郭有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師李伯時白描人物山水思陵極愛之每見輒加題品余家藏蓮社圖人物差短筆法磊落作出水紋謝靈運所騎馬極不佳且不布景當是諱其所短也李嵩工人物花鳥蕭炤善山水余家有二人奉高宗詔合畫中興六瑞圖而名畫賞鑒以炤爲宋季人殆未之深考也

吳偉畫仙釋人物神采生動下筆亦遒緊但不古有一種俗氣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甚濁俗平山張路傳其法徒汙酒肆壁間有上官呼之不至拶其左手而使之畫殆華報也
國初太倉周元素善畫　高皇帝嘗命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奏曰臣雖粗知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高皇帝卽秉筆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高皇帝笑而頷之當時天威嚴重臣下奏對往往失措而元度酬應雍容如此其智略固不凡也所作必可觀今不復見矣
今人畫佛菩薩草草數筆備諸醜態前人無是也余嘗於嚴道澈家見沈啓南補陀觀音則此老已作偭矣萬物有體萬事有法愚而自用諱拙以爲奇言之短氣
友人吳康虞有李伯時畫王荊公定林蕭散圖

荆公跨一衛氣韻如生一奚奴負字說前驅一奴後隨一松挺秀前度一橋一僧一士人立於橋側後圖蔣山全景乃爲陸佃農師作後有農師跋語今載集中趙文敏公跋數字亦甚佳按畫譜亦有定林蕭散圖今此畫無宣和題識當又是一本

唐子畏畫多周臣筆要在具眼辨之子畏師周臣而青於藍雅俗之辨也或問周臣畫何以俗曰祇少得唐生數十卷書耳

友人嚴道澈有周砥畫一卷佳甚砥元人以詩名不聞能畫乃知耳目之所不及掛漏多矣題字學蘊長公亦佳舊藏海虞一士人家沈啓南見而愛玩不釋手士人捐贈之啓南感其意爲作銅官秋色圖啓南平生落筆蒼勁故學倪雲林不甚似此則幾逼眞矣後因其父追覓復索還因裝作一軸王元美先生題云啓南欲以己畫作鴈媒不意併媒失之遂成延津之合無論得失皆佳事也

前輩評書者謂黃庭經象飛天仙人今世所傳石刻本嘗疑其不類後韓敬堂先生出示宣和藏本前標綾是徽宗題字黃素完好織成烏絲欄中用朱筆界行筆筆飛翥眞有淩空之勢乃知前人所稱蓋指此也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群鵞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米南宮以爲是六朝人書並無唐人氣格跋云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群鵝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鵝經甚可笑也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札皆是僞作唐人以畫贊猶爲非眞則黃庭內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此卷在元章家不知何時歸內府今亦無元章跋豈進御時去之耶

韓先生又有王右軍小楷曹娥碑眞蹟亦是絹本今石刻止存髣髴耳先生謂余云周公瑕

天球嘗泥舊說謂有千年紙無千年絹吾以此示之始信絹有不止千年者

韓先生又有樂毅論眞蹟字畫勻整遒美不類黄庭曹娥後有褚河南奉詔排次小字二行世傳此論是右軍親書於石不知何又有此本米元章書史云馮京家收唐摹黄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僞好物豈此本亦其儔乎又見一士夫云吾家有王右軍樂毅論眞蹟所從來最久具有源流他皆僞也然未之親見

韓先生出示一卷宋徽宗題云展子虔春遊圖余謂是唐以後人筆先生不懌問子何以知之曰子虔北齊人何得作唐衣冠先生乃服今宣和畫譜中亦未載

智永眞草千文嘗於御史大夫袁公貞吉家見之用大麻紙眞書頗類今中書體乃知雲間沈度學士兄弟螯步趨此老者絕與石刻不類

李伯時蓮社圖後有李元中跋小楷遒勁縱逸而不越規矩嘗於骨董吳生處見之今長洲文氏刻入停雲館帖乃無一筆似其畫則贋本也

王右軍筆陣圖字畫文章皆不類晉人而米元章不以爲僞又有執筆圖後有褚遂良跋亦非唐人語然其執筆之法則固有所授矣東陽陳及時甫跋云先人諱夢魁字希元登咸淳甲戌進士大德末典教嵊庠至中歲留意書法嘗於同里趙文叔家得王右軍執筆圖并文序跋其圖則懸腕者二腕就几者一載於張彥遠法書要錄目中而不見其文先人言獲此本依其執筆似覺紙上有瑟瑟蠶食葉聲隨意所之畧無滯礙其法當大母指對用食指頭以小指壘無名指倚管則腕回而筆正忽使管端於食指第二節內則鋒藏而筆直然用事又全在中指運動取力於肩則字畫秀潤氣骨遒勁矣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此右軍筆圖之所以不可無也余患失先人所傳因攜至松江遇錢氏慶餘甫名裕者錢塘人也其家貧而好學慕義資鈆斬養親以孝聞一見此本惜其不廣傳於世欣然為余鋟梓以成余志庶幾易於披閱幸得與天下後世工書者共之彥遠豈專美於唐哉至正辛卯正月二日

元國子助教汶上陳繹曾法書本象云唐太宗開三館命虞世南歐陽詢褚亮于至能等撰翰林客論教三館書手其後玄宗命張彥遠增修又撰翰林禁經未及上進漁陽兵起藏彥遠家至宋彥遠孫孝祥以書名朱文公張宣公皆從孝祥受書法孝祥孫卽之書名益振先曾叔祖文林府君年二十一登科妙年多暇留心藝事盡心力以事卽之求二書不得竟以奇計取之有錢塘陳思道人者善事卽之頗窺管豹見於書苑菁華者得什一焉延祐中先人之官澧陽風濤失櫛書多蕩逸繹孫童年羸疾先人慮其夭條禁絕學書唯許游心書翰以此研究積年頗能記憶嘗為學者述法書要訣又述禁經提要散在人間不著家藁吳郡時彥舉案書筆訣年過知非又加十載目昏心耄非復昔時勉備忽忘隨筆所及襍體寫之曰法書本象禮士笏魚須文竹大夫本象以備忽遺故取此義余觀古法書唯風韻難及漢書多局蹙唐書多粗糙唯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

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此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此所謂法外意客論禁經之闕文而余所自得也大要書體有十二一曰古文二曰小篆三曰漢隸四曰八分五曰楷書六曰眞書七曰小楷八曰行書九曰草書十曰小草十一曰章草十二曰飛白書法有十二一曰執筆二曰血三曰骨四曰筋五曰肉六曰平七曰

直八曰圓九曰方十曰偏傍十一曰分布十二曰變化大要在心淸眼高見廣功熟

大篆　古削竹爲筆管中盛墨汁於竹簡上作字直流筆鋒水注簡上員運之縱横出鋒皆三過筆自然筆筆爲虼蚪形也注淺則圓出疾則活援腕則開闔自如其變爲懸針爲薤葉爲栁葉爲剪股爲幡信爲鵠頭爲横印紅文

小篆　李斯初用竹筆句墨爲難吏牘多以章程得罪軍中期會尤難之蒙恬乃以鹿毛爲柱兎毛爲被今之毛錐筆是也作平直筆首蹲鋒畧如大篆先鎗提後蹲駐乃視偃仰向背三過行鋒尾先提駐視乾燥蹲之後鎗廻鋒作圓左肩常不足右肩常有餘自左肩下施而右以成環則圓矣作方右肩欲低左足欲長乃可中度其變爲玉筯爲金錯爲繆篆爲模印紅文

漢隷　蒙恬筆行未遠程邈以章程臯繫雲陽獄作徒隷之書以獻轉圓爲方則筆駃矣有古匾圓方四體秦隷多古漢隷多圓去篆近也盛唐成方後漢漸匾變八分矣法貴藏鋒穩重訣與楷書同肥用蹲法瘦用提法書碑石時用去其難識者乃佳

八分　漢光明以後吏文嚴急隷書復不足用上谷太守王次仲作八分書隷從小篆𢌞鋒故遅八分從大篆出鋒則加疾矣大篆圓而從出八分方而横出捷之至也法險峻遒健餘同楷訣以其筆鋒横出故體須微匾也

楷書　動合楷法謂之楷書執筆合法筋骨血肉合法平直圓方合法偏傍分布合法變化合法方可謂之楷書凡作楷書須筆筆依法書之鍾繇王羲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顔眞卿七家乃合楷法其餘不過眞書耳楷書變化皆象本文如樂毅論端人正士不得意黄庭經象飛天仙人洛神賦象淩波神女也

眞書　眞書眞謹之書亦謂隸書十種隸書此其一也官府表箋及寫諸經史用之務欲便捷整齊以爲觀美而已唐人所謂經生字是也亦從楷書中來但逐字結束不暇筆筆合法耳其筆法粗率而分間布白乃更嚴於楷書也鍾繇孫權表亦是眞書智永千文凡題眞草者卽是眞書褚遂良薛稷柳公權皆慕楷書而不得其法不過名書未得爲法書也又有正書偏傍皆欲合六書之正寫六經用之眞書則偏傍唯取巧便如祇通衣轉袖袖通祇省點之類

小楷　小楷筆畫欲小而皆中楷法也顏眞卿黃庭經楷而不小以其筆畫滿字分也褚遂良西昇經小而不楷以其方圓平直不中楷法也欲小有法五分九宮止可四分點畫如此則傍容閒豁寬裕有容五分字中有方丈氣象矣一君欲靜二臣欲平三佐四使以次短小此小法也欲楷有法一血二骨三肉四筋五圓六直七平八方九結構十變十者具備謂之楷書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像贊五分中有楷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凡作小楷不可尋常須有法象黃庭經肩有力而腰腳隨風洛神賦頭足用力而胷腹慊然天僊水仙宛然可見樂毅論勁正而擎斂東方朔贊和易而逍遙以寫二賢之性情力命表柳葉溶洩於光風象微臣之遇寵曹娥碑花蘂漂流於駭浪似幼女之捐軀巧匠不能摹雄文不能寫而形容分明可見於翰墨之間此天地之融精鬼神之翰妙惟小楷爲能得之所以數帖神護神持傳寶百世也必求善本先用魷版依八法模榻次用褚紙准九宮臨倣功夫精熟變化自由矣

行書　後漢中葉文牘益繁八分眞楷猶不能勝杜度乃作藁書鍾繇更加精麗謂之行書

其法以筋血爲主骨藏肉中八面拱心大忌横畫凡遇横畫皆變化使圓之鍾繇每筆爲圓猶近楷法眞區而行長王羲之筆方字圓一變楷法獻之筆圓字方求意家君乃差擻緩耳大要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故曰行書尤貴偏傍緊密間白寬舒神閒思暢則圓活自然稍加拘束即億矣所以右軍修禊帖冠絶千古以其工夫精熟適意自然也

草書　草書貴使轉屋漏法食指用力中指掩

轉壁折法名指使轉中指用力有圓無方有直無横

小草　王羲之草用楷法大指用力食指使轉晉人皆然獻之草食指用力中指使轉六朝人皆然矣張旭大草皆用羲之法懷素皆用獻之法

章草　漢章帝時承光明之餘章奏繁多八分亦不暇給乃變八分作章奏章者奏也皇象貴筆重務爲奇惟乃八分遺意索靖貴流麗漸近小草矣蕭子雲極輕圓特妙飛白此三家者章草之聖品也曹子建頗局促王羲之止作小草寫之不可入章奏獻之漸疎大矣章草有一筆象形者點或如栗栗如蹲鴟如捲葉葉如柳葉㇏如韭葉㇏如竹葉㇏千變萬化草畫波擎皆然有一字象形者王羲之之字皆作　形王維畫鴈如章草字蕭子雲如字爲宇皆作采鸞形趙承旨子昂少於朱家舫齋學書舊迹猶存學乙字先作羣鵝乙

乙乙乙〜學子字不字先作羣鴈乙乙乙乙學爲宇如字先作戲鼠累幅以極其變此法眞行草飛白皆然唯於章草見之耳今世所有古跡皇象急就章索靖月儀帖蕭子雲出師頌眞跡俱在可謂希世之寶皇象如奇峯惟石骨力有餘索靖如金華翠葉精妍莫比子雲如晴雲點空輕圓自得天下古今之爲章草者莫過於是矣然貴精熟大巧若拙乃爲盡善須先學楷法以得用筆之

妙學小草以熟使轉之功學飛白以窮象形之變閉戶造車出門合轍矣

文淵閣藏書皆宋元秘閣所遺雖不甚精然無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貲生既不知愛重閣老亦漫不檢省往往爲人取去余嘗於溧陽馬氏樓中見種類甚多每冊皆有文淵閣印已丑既入館閣師王荆石先生謂余與焦弱侯曰君等名爲讀中秘書而不讀中秘書何爲吾命典籍以書目來有欲觀者可列其目以

請少項典籍果以書目來僅四冊凡余所見馬氏書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則又十無一二存者又多殘缺詰之則曰丙戌館中諸公領出未還故也時館長彭肯亭烴已予告歸無從覈問試以詰院吏院吏曰今在庫中余大喜亟命出諸庫視之則皆易以時刻人事書非復秘閣之舊矣余亟令交還典籍典籍亦竟朦朧收入今所存僅千萬之一然猶日銷月耗無一留心保護者不過十年必至於無片紙隻字乃已甚可歎也

鑾坡遺事載宋太祖平江南賜翰林院書二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鍇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錢惟演再入院編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帙乃知人情不大相遠此弊自宋已然然今行人司尚寶司皆有藏書署印者司其扃鐍出納亾所散失而翰林乃無一書豈不可恥嘗至一室鏁閉頗嚴問爲何室曰藏文書者亟命覓其牡啓之乃陳案

牘委棄屋角與糞壤俱積糜爛過半矣因問藏書在何處吏曰本院從來無書

論九星八宅吉凶之源　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所謂先天八卦也乾父坤母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巽得坤初爻爲長女坎得乾中爻爲中男離得坤

中爻爲中女艮得乾上爻爲少男兌得坤上爻爲少女所謂後天八卦也陽道主變其數以進爲極故乾爲父而得九震長男而得八坎中男而得七艮少男而得六陰道主化其數以退爲極故坤爲母而得一巽長女而得二離中女而得三兌少女而得四此先天八卦乃河圖洛書自然之數而不離乎五者也故先天之合爲生氣焉後天之合爲延年焉五數之合爲天醫焉乾九合艮六坎七合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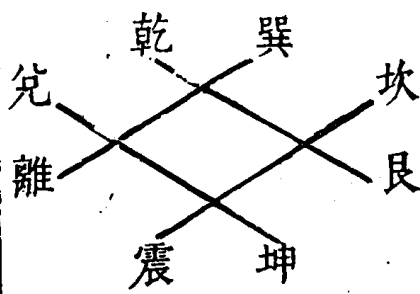
八坤一合兌四巽二合離三陽得十五而陰得五故曰五數之合也五居中央乃土之數故天醫屬土也其不合者則皆凶矣先天圓圖之中越一位而左旋則乾與離兌與震坤與坎艮與巽皆以陰而尅陽凶莫甚焉故爲絕命金也縱而相值則乾與震巽與坤坎與艮兌與離皆陽尅陽陰尅陰其凶次之故爲五鬼火也越一位而右旋則乾與坎艮與震巽與兌坤與離皆六親相刑故爲六煞水也

横而相値則乾與巽坎與兌艮與離坤與震金木土相尅而子酉丑午相破害故爲禍害土也八卦雖錯綜不齊而合者相比而生吉不合者相尅害而生凶此東西四宅之所以判而九星分配之所以殊也畫卦自下而上變卦自上而下故一變而乾得兌兌得乾離得震震得離巽得坎坎得巽艮得坤坤得艮所以爲生氣也二變而乾得震震得乾坎得艮艮得坎巽得坤坤得巽兌得離離得兌所

以爲五鬼也三變而乾得坤坤得乾坎得離離得坎震得巽巽得震艮得兌兌得艮所以爲延年也四變而乾得坎坎得乾艮得震震得艮巽得兌兌得巽離得坤坤得離所以爲六煞也五變而乾得巽巽得乾坎得兌兌得坎艮得離離得艮震得坤坤得震所以爲禍害也六變而乾得艮艮得乾坎得震震得坎巽得離離得巽坤得兌兌得坤所以爲天醫也七變而乾得離離得乾坎得坤坤得坎艮

得巽巽得艮震得兑兑得震所以爲絶命也世所傳遊年歌與紫微卦座其源皆出於此而特爲捷法以括之時師執流而忘源不復湥求其故此吉凶所以無據也或謂一變爲禍害二變爲天醫以萬物生於土成於土故先得之以爲五行基而後金水木火以次相生近乎鑿矣自下而上既非變卦之體而五鬼之火反生絶命之金又理之不通者也此殆求其故而不得而强爲之説者也

先天圓圖

坎 巽 乾 兑 離 震 坤 艮

兩兩相比爲生氣
斜對爲延年
四角間兩位相對爲天醫
間一左旋爲絶命
間一右旋爲六煞
縱而相直爲五鬼
横而相竝爲禍害

紫微卦座即先天圖之變

兑	坤	巽	離
震	坎	艮	乾

對宮爲生氣　穿心直數爲絶命
穿心斜數爲禍害　同邦爲天醫
隔界横數爲五鬼　隔界間一横爲六煞　間一斜數爲延年

乾一對兑二離三對震四巽五對坎六艮七對坤八對宮即是生氣如乾宅開離門於兑宮起生五延六禍天絶伏自震而坤以次數去則離爲絶命門凶

通眞秘要云門內安危專用紫微紫微卦即黄石公八宅對宮吉曜亦名羅紋卦以生氣加宅之對宮起生五延六禍天絶伏或以伏位加宅宮起伏絶天禍六延五生（俱是中起中散紋起紋散）或以延年加門位起延六禍天絶伏生五（此是中起紋散紋起中散）

今相宅家亦稱陰陽二宅而不諳其故或以墓爲陰宅宅爲陽宅者謬也陽宅之福德即陰宅之刑禍陰宅之福德即陽宅之刑禍刑禍

之方各有命座一犯之而眷屬必有受其害者可不辨哉今世所傳宅經每稱陰陽二宅不著所以分余細攷而得之按分二宅之法凡新造宅者取其居人移徙來方入路而定之若是故居則依地形川陸定之山東及南爲陽宅山西及北爲陰宅水西及北爲陽宅水東及南爲陰宅路東及北爲陽宅路西及南爲陰宅地形高處爲陽宅低處爲陰宅見日多處爲陽宅見日少處爲陰宅在官府門

東及南爲陽宅門西及北爲陰宅在城郭四通之衢則隨地分以配八卦得乾坎震艮爲陽宅坤兌巽離爲陰宅若四面俱有山水道路去宅近遠相似者則水以深淺道路以濶狹人行以多少山以高下皆取高山深水大道則知陰陽宅也四方山水道路俱相似者則水以清濁流停取清流之水則之山以首尾快鈍取山之極快者則之其山不辨首尾者但令一人於山側近當中大呼而聲有響

應處卽首也

星與宮水火相尅者有二文曲水尅離火星宮之勢相當也水火交煎故有訟焉有祟焉有灾盜亾失焉若坎水尅廉貞廉貞勢惡不受尅也勺水而沃輿薪之火熙至卽耗定無餘貲家業蕩然矣

星與宮一金一土是相生也然土有二焉巨門入乾兌則資財旺而子孫盛固矣祿存爲陰土陰土重濁金必被埋沒不日生也故田蠶

不旺財帛不興入兌陰人死入乾男子亾

十年前吾江南未有談陽宅者自山東周志齋太常署應天府印修學宮以爲當出鼎元而明年焦弱侯及第志齋所素厚也故士大夫翕然宗之而志齋又自以爲不及汝上郭箕川民部濂精余與之同朝數年常過從講究又得梁止菴山人輩爲之發明大抵有火庵宅有般移宅有分房宅締搆之宅必先立火庵以爲初爻故曰火庵宅造成坎體卽爲坎

宅非坐北向南之謂也自此移彼謂之般移宅以來路抵向與門竈合成三叉如有造作即從下抽換名懸空卦一爻分諸子為數宅謂之分房宅有十五分法至為繁瑣茲不具列古宅經云宅無宅氣由人為以變之此論宅之精髓蓋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方位原無定所乃一從人為起耳今談宅法者不論為何宅而止從坐向爻法以斷吉凶又何惑其不驗也乃謂宅法驗於北不驗於南豈理也哉

表叔于完白於城東南隅坐壬向丙造宅三區皆四進總開巽門或畫宅圖三宅穿宮皆首層土二層金三層水四層木以示余余笑曰此業無師傳杜撰之過也法云儘東頭首層起伏位木星次火次土次金中宅起天醫土星次金次水次木西宅起五鬼火星次土次金次水

凡第二進屬木或樓或堂宜高過於水為金之財第四進屬火宜低若高則尅金洩木財神反耗火燭時防第五進屬土土能生金不宜太低低則不能生金矣凡宅以高者為主以金木土三者宜高水火二者宜低又以檯門屬金為主以木為財或檯門屬木為主以土為財所宜高者各有所論不可執一

但入人家看宅有吉凶星辰宮分流年干支相冲合有吉應吉有凶應凶若貴人横傍則主有登科之喜若横傍冲射星殺主有火凶灾禍之憂若太歲[illegible]人相合星殺亦應如甲與巳合之類

假如坐壬向丙屋艮寅宮住有[illegible]冲射長急遇丙寅太歲斷作火人果驗蓋太歲干支乃本宮頭納甲也其屋往來門路於巽宮屈摺犯黃泉煞太歲丙與巽卦納辛合寅刑巽宮巳又況平番卦破軍金星在巽所以損人

八宅細分之有二十四山向門路與宅宅門與本命有刑焉有冲焉有破焉有害焉有祿焉

有馬焉有贄焉有生焉有尅焉皆當細而論
之或論納甲或論三合或論六合變通不拘
如坎宅開巽門吉矣而坎有子之坎有壬之
坎有癸之坎巽有辰之巽有巽之巽有巳之
巽如正坐子位則宜於辰上開門坐癸位則
宜於巽上開門是也若坎宅開未門未害子
又未土尅子水主有腎疾又坎宅開震門雖
吉而星爲巨門天醫屬土亦主腎疾長男當
之應在申子辰年月若坎宅開酉門子酉相

破坎宅開午門子午相冲他可類推
懸空裝卦訣帶去二爻呼任宅爲三相氣口返
爲初此般移法也假令陽入陰位虛布一陰
爻帶一陽爻再加氣口一爻成卦若陰入陽
位虛布一陽爻帶一陰爻亦加氣口一爻成
卦凡氣口向南向西是陰爻向北向東是陽
爻假令正西遷入正東陰入陽位先得震爲
雷卦三爻在上然後虛配一陽爻帶去二爻
卻是陰爻任北房氣口向陰是一爻通前得

雷山小過凶
般移法從西北入東南門向北開爲般得六煞
方法主殘疾官灾小口多歿余同年張明初
比部恒顧海揚侍御際明皆犯之不旬日張
家出痘喪子女三人顧騎馬將及門忽驚而
蹶折其左肱其驗如此
余里中一老友劉生素不信陰陽機祥之說一
日過余見余搆屋謂余曰開門極關係吉凶
宜審擇之余知其必有爲因詰其故劉曰予

向開一後門而失火失盜官訟退田術者勸
予塞之禍乃巳可不信乎余漫笑曰人受命
於天奈何歸咎一戶劉曰不然何術者之奇
中也居數日劉生引術者樂生來余虛心訪
之樂曰劉本命丙戌爲上元生人寄位乾宮
而所開乃坎門爲六煞在法應火盜官訟退
田其亦不知其所以然其書具在因啓篋出
以示余其書名金光斗靈經專以人命論宅
門余用而試之良驗後官於京師閒有聽調

縣令王姓者精於宅法乃專用此書談禍福往往奇中屢欲訪之而以煩促故不果往南陽孔生爲人卜宅又單論竈禍福尤捷如影響工部郎中閻春藿邦嘗師事之得其訣以授余大抵亦從遷移𡚒數不論宅坐向與炎所謂宅無宅氣由人爲以變之者吉未嘗不符合也

關煞三十四犯之極凶流星一至禍不旋踵然有制伏之妙焉假如大門是壬山丙向癸亥分金坐甲子穴室五度是火關金丙向屬火火尅金門上𡚒武曲金星金生水第一重是曲水星本不宜高惟此分金第一層宜高反吉若土爲關煞亦吉第二重乃文曲水星生貪狼木星最宜高大惟此分金不宜太高恐木助火爲殃第三重乃貪狼木星生廉貞火星若第三重高大遇流火一到必主回祿無疑否則定受癆瘵肺痿久咳之病甚則傷金命人餘倣此

七體六壬捷徑

釋七體逆順貴神歌　七體逆順先究月將加干逆狩貴先反體天定後埽地分夜晝從戌至巳逆行以辰到亥順就貴螣朱六勾青空白常玄陰后

釋七體逆順定四課三傳歌　七體從何定先時後將成掌上求傳課干支倣體行

釋伏吟歌　伏吟無克陽初日陰日傳辰訣最眞三傳遁遲皆刑盡陰逢有克日先呈初值自刑中何取辰初日次日初辰自刑若在中傳見中傳冲即末傳神

釋返吟歌　返吟有克即初傳比與涉害例亦然初末兩傳同一字中冲初末妙通玄

釋井欄射歌　返吟無克井欄射丁巳辛臨丑未中丑日登明未太乙辰中日末用其冲

釋七體變傳歌三宮丁巳丑日辦掌中四位無遙克一在干支上重非別責乃昴星也　五六無遙克即昴三位同無剋八專四無遙克名別責此訣千金不與傳

釋昴星歌　五六無遙克當以昴星窮陽日地
酉上中辰末日穹陰日天酉下中日末辰窿
酉上從傳轉酉下反傳宗貴神司順逆陰日
昴星同 穹窿天也
釋八專歌　三位同無克八專陽日日陽順行
三陰日辰陰逆三位陰陽中末日陽傳
釋別責歌　四無遙克別責例柔日支前三合
位剛日干合天神初剛柔中末日陽寄
釋六體順逆貴神臨傳歌　伏吟甲戊庚臨丑
返吟暮未取冲言乙巳順聯冲後暮辛旦冲
前暮逆聯丙丁順間順三合壬癸逆合逆間
傳此是神仙親口訣掌中六體貴人鈐 課傳有七體貴人今言六體者乃貴人不臨辰戌無順逆三宮也
逆求逆體順求　課體辨順逆貴體定貴神
初傳從貴體中末倣傳行
釋吉凶神煞加臨歌　天地加臨凶與吉但係
七體掌中輪地上天神同體轉反傳天覆地
中辰

釋三傳天干捷法歌　甲巳化土乙庚金丁壬
木分水丙辛戊癸火從寅上發父兄子才官
的眞
釋涉害見機察微歌 見機見事宜見機王先難後易察微宜細察其微若孟戌加土主奎婦多帶涉害孔事艱辛
涉害五卯逆間傳逆
合松 寅庚 覆 辰甲 路井田順合巳卯并巳亥甲辰
冲後鋒冲前
釋涉害陰陽相反歌　路松五 逆三合 十一 順間傳
山井三 逆間傳 白羊 冲前 覆八 冲後 兼辟子 順間傳 剛
日用辰良金鋒九 順三合 洪十 順四正 洪林鋒六
冲前 鉆涉害陰陽反柔日用剛强
四課三傳直說　凡四課中一上克下以上爲
用爲元首一下克上亦以上爲用爲重審上
下互相克者取下克上爲用亦爲重審上下
二三四克者取與日比者爲用爲知 一陽日比陽陰日比陰
二上或三上克下與日俱比俱不比者以
地盤孟仲季定用神先取孟無孟取仲無仲
取季若受克神臨地盤俱孟俱仲俱季爲復

等剛日取日上神爲用（戊辰第六課戊辰戊戌第七課）雖有柔日取辰上神爲用之訣柔日本無復等此乃對待之言耳用起四孟爲見機用起仲季爲察微若二下或三下克上取地盤所克之天神順埽本家路經克多者爲用爲涉害如甲辰日第五課以孟淺仲淺取用神三傳戊午寅以路經克多者取用神三傳子申辰若埽本家不經克者依前例取見機察微所以順逆連茹無涉害者乃路近無克故耳若受克二神埽本家路經克均者爲涉害復等取先舉者爲用如甲午日第十一課申辰俱受下克以辰先舉取辰爲用四課中上下無克先取神遙克日爲用爲蒿矢無神克日次取日遙克神爲用爲彈石　又剛日遙克爲蒿矢柔日遙克爲彈石或日遙克兩神或兩神遙克日取與日比者爲用又有四課無遙無克陽日爲仰昴爲虎視轉蓬陰日爲俯昴爲冬蛇掩目三課無遙無克爲別責兩課無克爲八專返吟無克爲井欄射巳上變傳依前歌取三傳

凡征伐先視日課與將課之陰陽二神和否并二神之生克制化刑冲破害旺相休囚空亾墓絶次視二課末傳之生克旺相以決勝負若日課之陽神與將課之陽神和宜揚兵於九天之上與陰神和宜伏兵於九地之下候時至舉兵大勝將課之神克日課之神大勝日課之神克將課之神或日之末傳克將課之末傳不可舉兵將之四課多水末傳亦是水宜征南火宜征西金宜征東土宜征北凡安營寨東支子南支卯西支午北支酉此大將軍定位亦宜伏兵豹尾之下九天之上宜下營寨止宿豹尾局尾之冲位是九天春寅夏巳秋申冬亥上神是行軍吉凶以申子辰下神定之　假如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四月十一日甲子太陽在申宮昴八度主將本命丁丑行年在亥辰時發兵以申將加發兵日

甲干之上逆至辰時乃順三合體凡求地上天神從順三合凡天神加地盤以逆三合求之求日之四課從順三合甲午戌子辰申求日之三傳一上克下以辰爲用三傳辰申子旦貴立酉爲逆貴甲日貴神乃伏吟體辰得玄武申得青龍子得螣蛇主將本命丁丑以申將加丑將命之丁干逆至辰時亦是順三合體凡日課與將課七體永定相同求將之四課丁亥卯丑巳酉求將之三傳一下克上以酉爲用三傳

酉丑巳將之四課陽克日陽陰克日陰太冲又臨行年太乙又臨本命本是全勝之課但將課之末傳受克所喜者勾陳救之雖衰水不能克旺火終嫌所傷余斷云出師征南必大勝士校不立大功亦無大賞賚或恐主將小有不利後征南果得大勝士校如其占主將有錢糧之累終無大咎可見日課與將課末傳皆不可忽論六壬者但知日課而不知將課故表而書之　子日乃北支大將軍在

卯　豹尾夏在巳逆三合巳下有丑止宿宜丑以子爲亭亭逆三合子下有申亭亭在申上將居之迷路天罡加仲中道通處險隘勿在中問井亥子上有卯辰卯辰上有水　問賊所在甲日遊都丑逆三合丑下有酉賊在正西　問賊來否游都在酉在日辰後不來出圍斗下有子出正北方　右甲子日出軍課乃故友黃參軍廉爲陸北川中丞穩所推蓋討海賊張璉云璉旣擒而中丞乃以詿誤

歸挾黃俱返吳興至今家焉余所用七體六壬亦黃所授也將課之說今談壬談兵者皆罕知之余嘗以告易水梁止菴止菴驚曰此兵家秘傳公何自得之

奇門之術以超接置閏爲要而今術家以爲符先節到則用超節先符到則用接超過旬餘則置閏如是而已蓋以意論而無一定之準程余心疑之而又無以易也呂鴻臚霈嘗謂余當以拆局補局爲是且自言久於兵間得

於達人而屢試之後聞欽天監進　御壬遁曆亦用此法而又不能無顛倒之疑及晤易水梁山人然後得其法葢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者歲周之日也以歲周之數減去十萬零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而以其餘十二歸除之得二十九萬五千三百零五分九十三秒爲朔策以歲周之數二十四歸除之得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爲氣策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爲率餘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爲通餘分以一月三十日爲率朔策所不及者四千六百九十四分零七秒爲朔虛分以半月十五日爲率氣策所餘者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爲氣盈分倍氣盈加一朔虛而得九千零六十二分八十二秒爲一月之閏以十二乘之得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年之閏若以歲周數累減朔策則不及減者亦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所謂閏餘分也故以歲餘分求來年冬至趨神之數爲陽趨策半之得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求夏至趨神之數爲陰趨策以氣策之餘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累加之得各節趨神之數爲氣餘率以閏餘分爲閏期以閏期加半歲餘得一十三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分三十四秒爲閏限在閏期已下用趨局在閏期已上用接局過閏期未滿閏限則當置閏率於二至前大雪芒種節內重用三局過此即在閏期已上亦無閏矣其滿閏限已上及在閏限以下者無閏可知也其三歲一閏十九年而七閏與曆法置閏畧同乃知趨神接氣固自然不易之數而世罕有知者何哉古歌云閏奇閏奇有妙訣神仙不肯分明說又云趨神接氣若能明便是天邊雲外客其鄭重如此余懼夫矇瞶者之誤世無已也而不惜洩之

求冬夏二至趨接法以弘治戊申爲元置歲餘

分五二四二五在地以距年積算減一乘之得數加入趂準滿六十萬則去之如不滿以十五萬累去之餘不及去者便是所求之年天正冬至趂接之數也　假如萬曆戊戌年距弘治戊申一百一十一年減一算置五二四二五在地以一一乘之得五百七十六萬六千七百五十加入趂準二千五百七十五分得五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以六十萬去之餘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分又以十五萬累之去一次起巳卯去二次起甲午存六萬九三二五是節氣未到符頭先到趂過六日乃庚子日方交冬至節也

置冬至趂接數在地加入陰趂策即夏至趂接之數也　如求萬曆戊戌年夏至置冬至數三十六萬九三二五在地加陰趂策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得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三十七分半是趂過九日乃癸卯日方交夏至節也

視二至趂過之數在閏期以下用趂局在閏期已上用接局二至用局既定則其餘諸氣以十五日實挨　如求戊戌年夏至次氣置九萬五五三七五在地以氣餘率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秋半累加之　小暑九萬七七二一八七五　大暑九萬九九〇六二五　立秋十〇萬二千〇九十〇六二五　處暑十萬〇四二七五　白露十萬〇六四五九三七五　秋分十萬〇八六四三七五

寒露十一萬〇千八百二八一二五　霜降一十一萬三〇一二五　立冬一十一萬五一九六八七五　小雪一十一萬七三八一二五　大雪一十一萬九五六五六二五

置閏法　視二至趂接之數在閏期以下則無閏在閏期以上則當置閏若滿閏限已上則又無閏矣若冬至當閏則於前大雪節重用三局若夏至該閏則於前芒種節重用三局除二至外餘氣趂數雖在閏期以上亦不置

閏也　如戊戌年大雪數在閏期以上合於
十三日甲午符頭起重用三局　置大雪數
加一氣餘率得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爲己
亥年天正冬至之數在閏期以上用接局
以十五萬爲率所不足者三萬有奇故交節
後三日而後用己酉符頭入局謂之接氣也
年禽起例　古人以紫炁紀直年宿蓋紫炁在
天無象二十八年一周天即年禽也今人習
用而不知耳　洪武甲子在虛　正統甲子
在奎　弘治甲子在畢　嘉靖甲子在鬼
月禽起例　如一元甲子起於虛則前癸亥年
冬甲子月便是虛宿直月矣正月當是室宿
而今禽家乃是角宿蓋誤以去年之十一月
爲本年之十一月故也　訣曰識得年禽月
易求日室月星火逢牛水參木心金值胃土
宿須從角起頭如房虛昴星四箇太陽直年
正月起室每月一星順行十二月是也
月禽鈐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陽　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
陰　星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
火　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
水　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角亢氐房
木　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
金　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土　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
日禽起例　一二四二五　因乘除四七
五紀易一準　今準一三一　加節與相同
一九二萬氐　二十一萬井　十一萬爲危
二十八萬角　禽星眞秘的
求立春日禽法置宿章全分一萬二千四百二
十五爲實以積年爲法乘之得數加準滿二
十八萬去之不及去者命角宿筭外即得其
年立春日禽也如求次氣者累加氣策一十
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滿二十八萬去之
弘治甲子準二十二萬五四八七　嘉靖甲
子準一十三萬零九八七　未來甲子準三

萬六四八七　假如求萬曆戊戌立春日禽
置一二四二五以嘉靖甲子至今積三十五
算爲法乘之得四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五
分加準一十三萬零九八七共得五十六萬
五千八百六十二分以二十八萬去之二次
去盡止餘五八六二即係立春日是角宿也
如求雨水日禽者加一氣策得一十五萬有
零十一萬爲危十五萬爲婁即係雨水日禽
是婁金狗

求正月初一日禽法置宿率全分用積年乘之
加準減去當年閏餘分滿二十八萬去之用
太陽入氣太陰入轉朓減朒加過便是正月
初一日宿也一萬角二萬亢三萬氐四萬房
餘倣此大月加雙小月加单　弘治甲子一
十萬七千五百九十八分零六秒　嘉靖甲
子一萬三千零九十八分零六秒　未來甲
子一十九萬八千五百九十八分零六秒
假如求萬曆戊戌年正月初一日禽置一二

四二五以三五爲法乘之得數加準共四十
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三分零六秒減去閏餘
分一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九分一十一秒
存三十〇萬三千六百二十三分九十五秒
以二十八萬去之存三萬有零即係元旦是
亢宿直日也其求閏餘分及太陽入氣太陰
入轉朓減朒加具載大統曆法不復繁引
日法亦如年例以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四箇直
日之宿爲符頭名氣將各管十五日如一元
甲子虛宿直日即以虛爲符頭氣將總管至
戊寅十五日

時禽起例　歌曰七曜禽星會者稀日虛月鬼
火從箕水畢木氐金奎位土宿還從翼宿推
右訣自一元以至七元皆用以起子順行十二
時而不知起於何時乃爲倒指之法每退二
星遁起如二元日鬼月箕之類風蛇添足誰
惑愚蒙可恨也且如一元甲子終癸亥壁水
貐直日子時起畢順數至亥是亢宿直時則

明日二元甲子日子時直宿當是氐連續不斷自然之理也今乃越十二禽而以奎豈理也哉彼蓋見一元之首日時同起於虛而以爲元元皆當以時從日也謬亦甚矣余久疑之而猶以爲古法未可輕變迨後晤梁山人乃信古法眞不倒指且傳自異人屢試有驗故論而著之

進退大法　每一節氣以第一宿爲將星統領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如一元甲子以虛爲日將之首以將星從虛數起次危室壁至星而止蓋自甲子至戊寅此十五日爲進星其虛以前如牛斗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張十三宿爲退星卻在七元甲子之末逆數自女至張而止一元十五日既終則此十五星爲退所爲進而退也至第二元第二節氣卻用張爲首以張氣將統領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從張數起次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而止則張以下十三宿乃七元末之退今同一元首既退之虛危二星共爲十五宿又爲進星此所謂進而退也自此以後室爲第三氣之首星二十五宿進十三宿退其十三宿後進則同於廿五宿之首二宿爲十五以周氣候七元甲子皆同一例循環無窮靡有間隙此五行之氣運行不息自然之妙也

一說退下之宿入未申酉戌亥子丑進星位爲退中進占病今日雖退明日又來如進星入午巳辰卯寅爲進中退求財問事今日雖許後日番悔凡以類推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亢龍

六月廿八日余正寒熱時季弟從金陵歸遺余以新刻李卓吾先生易因余力疾閱之一條云知進知退便是聖人便不失正不至待其亢也故時有亢而聖人無亢故重言聖人以勉之余意竊不謂然夫聖人無亢則亢不可以爲龍龍六也而缺其一矣則又何以言六位時成乎哉

夫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常道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亦常道也然而有不可拘者桀紂毒痡四海而莫之救則湯武不得不行弔伐之事管蔡與武庚叛則周公不得不案王法而誅之當春秋時夷亂華侯僭王亂臣賊子接迹于天下則孔子不得不轍環列國且退而作春秋尊周攘夷而使亂臣賊子懼是皆勢窮理極萬不得已而後出乎此豈聖人之初心哉故曰與時偕極又曰窮之災也不然則是夷齊叩馬沮溺植杖其不能乘風雲而變化明矣而又何以爲龍德乎故貴而無位湯武是也高而無民周公是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孔子是也或曰湯武爲諸侯矣何云無位曰以位則天子乃可以廢置諸侯而諸侯僅可以廢置大夫今湯武以諸侯而廢置天子則不以位也故曰無位也周公何以無民也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而不得子一民非無民而何孔子有七十子矣何以云無輔也曰七十子從孔子學者耳不可以言輔輔

之云者扶而掖之以致于用者也君相是已然則聖人時亢而亢矣而又烏乎有悔曰湯放桀厥有慚德則既著于書矣周公之於管蔡亦然夫臣伐君弟誅兄聖人以爲吾時行而行得理義之中正而無悔心焉吾不信也孔子之有悔何據也曰浮海之歎居夷之欲皆是也故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之處亢也知退而不知進知亡而不知存知喪而不知得賢人之處亢也如賢人之處亢則任

世界之平沇而已矣聖人則不然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也乃所以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故兩言其唯聖人乎于以見亢之爲龍也于以見非聖人不能亢也至于漢有霍光者無龍德而行伊周之事卒不免于赤族之禍然後知聖言之有味也

一倍瞻視

楞嚴經云卽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毋陀羅手爲正爲倒阿難言世間衆生以此爲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爲倒將何爲正阿難言如來豎臂上指於空則名爲正佛卽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徧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爲顛倒無盡居士云如來一臂換首爲尾換尾爲首等無差別世間之人一倍瞻視故有正倒紛紜之見若悟一臂首尾相換見性無移何處更有正倒名字舊解云以正爲倒以倒爲正誤也何謂一倍瞻視曰眼識現量緣境得法自相後起意識便增一番分別故曰一倍瞻視後云迷中倍人謂卽迷中一倍瞻視之人耳

姬

葉夢得乙卯避暑錄話云周人以姬爲姓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齊言姜宋言子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以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戚姬虞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按此語誠然然毛詩東門之池云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意皆泛指美女而不專于周齊之出則不始于漢矣詩疏謂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

美稱是則承襲而用者固無所傷然亦不可不知其故也

借書

顔氏家訓曰借人書藉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然人之借書因而不還者多矣能如顔氏之訓者百無一二故世俗有激而爲之言曰借書與人爲一痴還書爲一痴甚言書之不可輕借與人也而字書有瓻字讀若痴注云古之借書盛酒瓻也酒罌

盛書亦太不韻此必未解據人書者借亦何妨聞見録云嘗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痴之云後見王樂道與前穆四書云出師頌最絶妙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乃知今人訛以瓻爲痴也余謂還書固是理無柰不循理者多何二說並存之可也

知來

余座主故禮部侍郎陸蔡日先生素不喜人談將來禍福嘗謂余曰卽今嚴君平邵堯夫而在吾不貴也余曰何也先生曰禍福之來也出於不意卒然而遭之故福可喜而禍不可辭亦且安意受之而無憾何用預知預知之則可喜者索然無味而可憂者先其未至而迎之以攪吾胷無謂也聞余談醫而善之曰若醫則吾之所重也嘗有日者言余何時有災則問之曰還醫得否渠以不可對則曰旣不可醫烏用君言又言主試江西時有一人善談命及吐納葆養之術可以卻病而延年則誚之曰子之談命有驗

則身之殭疾年之長短有定數矣又可以術而攺疾爲殭衍短令長則命不驗矣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而其人亡以應也

流黃

詩中多用流黃機流黃素而不詳所出蓋本於古歌云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梁簡文帝徐陵盧詢虞世南俱有中婦織流黃詩按廣雅云鬱金流黃綦綺環濟要畧云正色有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有五

謂紺紅縹紫流黃也今俗名火裏烟卽紺銀紅卽紅月下白卽縹紫不待言四者之外唯鈇綠耳綠者黃與青相間之色故曰流黃亦曰留黃說文莀草也可以染留黃通釋以爲紫亦黃之閒亦是臆說漢書諸侯王金璽盭綬晉灼曰盭草名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晉百官令三公綠綟綬古字多通用莀盭綟一物耳字學諸書歷歷可據則流黃之爲綠色明矣又會稽竹簟供御號流黃簟當亦以其色名之

或謂以其織文黃色滑膩若流故曰流黃不知何據沈雲卿詩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機耶簟耶皆未可知也名義考乃直以爲簟則巾婦乃織簟乎亦窒而果矣

罘罳

漢書文帝紀十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則罘罳另有物此特象之耳而又云一曰屏也五行志註則云罘罳闕之屏也博雅亦謂之屏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古今注云罘罳復思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屏是已名義攷見殿廷夏月以黃絲爲網自檐及階張之遇視朝則捲朝罷復設以爲卽罘罳之遺制引唐蘇鶚曰罘罳从网是形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檐戶之間也唐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罘罳晝

捲此皆可證若屏與曲閣則字不當从网又豈可裂斷可捲耶按顏師古生於唐初夙稱博物其注罘罳已無定見中晚事辭豈足爲據劉熙崔豹去古未遠恐竟當以照屏爲是

子虛賦罘罔彌山則罘罳之爲網無疑而謂施之殿廷則非也嘗見刻彫玲瓏如網狀以爲屏取其爲限隔而又可以見外耳而後代務苟簡乃合板爲之今兩京部堂前照屏卽其遺制至於築土則小邑之貧陋者也

返璧

今於人所餽遺有不受者恒曰返璧蓋用左傳晉公子重耳事僖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是也而昧者誤以爲藺相如事乃新其詞曰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夫秦恃彊詐而取之相如以死爭偄歸此何等事乃施用於和好之交際不亦誖哉

濫觴

江之始出于岷山也其流可濫觴而已言其發源之甚微也今乃以末流之猖獗者爲濫觴誤之甚也

浮屠

梵語佛陀達摩僧伽卽三寶也浮屠卽佛陀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皆爲浮屠後人因承襲之誤之大者不可以不正

龍鍾

詩文以龍鍾爲老態而不詳其義蘇鶚解以爲不昌不翹舉之貌亦不能釋字義也楊用修云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摇曳不能自禁持也按龍鍾特竹之一種耳凡竹枝葉皆摇曳何獨取此竹爲名南越志云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則竹之至大而不高者必無摇曳明矣埤倉云躘蹱行不進貌一曰小兒行也然則假借㓜態爲老態而龍鍾又字之假借者耳

天祿辟邪

楊用修以天祿爲大蝦蟇眞可發一笑陳晦伯作正楊雖斥其誤而止引瑞應圖靈帝紀注爲證亦欠明不知漢書西域傳注中已詳明矣烏弋山離國有桃㧞師子犀牛孟康曰桃㧞一名符㧞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邪今人有志乎博洽者率以左國史漢爲熟爛而欲搜奇索隱以見長不知適增其寡陋可歎也

雉堞

今人常呼城上女墻爲雉堞蓋本於春秋傳及周禮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羊傳家不

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之義未詳按爾雅翼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内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埤雅云雉鷄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前說主畫地而守後說主尺度合而觀之而名堞爲雉之義了然矣羅壁識遺乃引申生雉經以爲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今以死守埜封疆之臣故名雉不以鑿乎

五夜

今人常呼五更爲五夜按漢舊儀中黄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顔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後人又呼丙夜爲子夜謂日臨子位於時爲子也又爲午夜謂半夜時如日之午也故李長吉七夕詩云羅幃午夜愁杜少陵所謂五夜漏聲催曉箭則正謂戊夜耳

谻字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傲谻受詘上林賦云窮極倦谻皆用谻字谻音與劇同說文云谻勞也徐氏云相踦谻也燕人謂勞爲谻从丮谷聲谷其雲切說文云口上阿一曰笑貌與山谷之谷不同即古文噱字今本史記作𧮫漢書作谻文選作谻當以谻爲正左从谷不從谷右从丮不从丸今乃作𧮫則音桓非勞倦意矣方言云谻倦傍也今江東呼極爲谻音劇外傳曰余病谻矣

彖佩觽總是一字傍卽倦字也王元美先生詩文亦往往誤用𠊳字恐承襲無已聊爲正之

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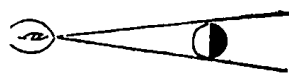
今人謂引物從喉而出之口其音與歐同瞖書作咯字書咯音各雉鳴也然各字本从口从夂烏得復加口乎則亦俗字耳春秋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𣪊之是以不敢見杜註云𣪊嘔吐也音

許洛反正與歐同而不知製字本指何以从青从殳今字書亦不載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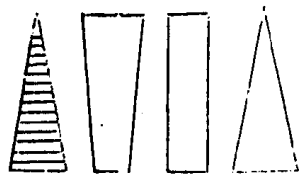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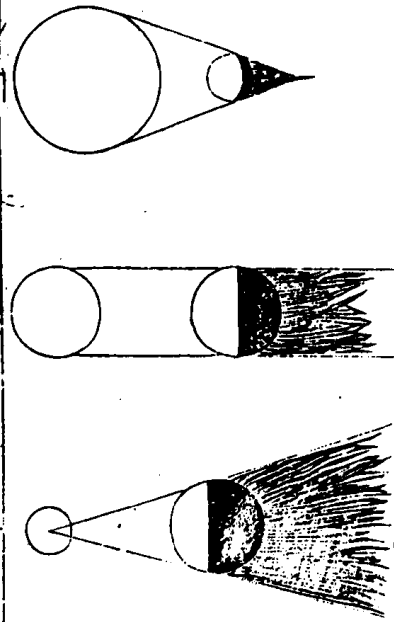
日體大於地月體小於地

西域人利瑪竇言日體大過於地人頗駭而不信言其所以則確乎不可易也今著其說于左方

論日體大過山海大地總毬月小於地　凡三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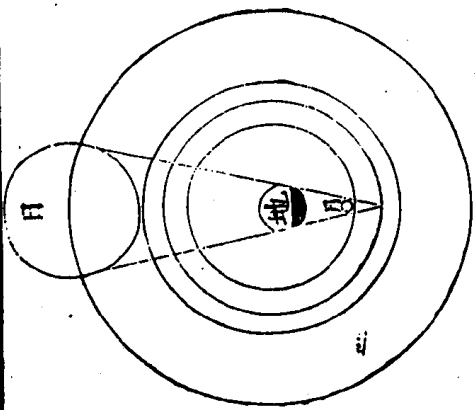
第一題照視皆以直線

凡光之射物皆從一線光不能曲線必須直也與光相對中無間隔從此照彼光之所及謂之直線相對之背則爲相對之面形體所隔若欲見者必從彼處反觀非從此視彼直光能及縱欲從此視之則必放光過彼相對之處然後曲回其光以照彼背是謂曲線光雖曲轉照視不成若有曲照處處光明應無黑闇而出物影今物影宛爾曲照難成矣故曰照視皆以直線

第二題圓尖之體其底必大

物皆有底而未必大唯物尖者其底必大蓋底齊者首尾必等底小者未必反大故底不大則尖義不成矣試以圓尖之物圈圈斷之則近尖圈小近底圈大愈差愈遠理勢必然

第三題光體大物體小必照大半而其黑影必尖此尖體以所照半圈爲底

能照之光體大過所照之物體則黑影必尖

能照光體與所照物體齊等則黑影亦必齊等　能照光體小於所照物體則黑影必大　蓋物與光等則一半入光物大於光則少分入光二者皆無光過物體之半不能倒射以出尖影故相對之背黑暗無窮譬喻算數所不能及唯光體大過於物則物大分入彼光中而光過物體之半矣故能出尖影而其影有限有限者以過體之光倒射而限之也影之尖者其底必大（理在第二）尖影以黑暗爲體必以物之受光盡處相對之背黑暗初起之圈爲底

論日大於地月小於地

日在第四重天上月在近人第一重天上相去不知幾千萬里或東西南北日月相對則地居其中月食之時與日對度被地間隔月居地與日光相對之背黑影之中無從受日之光故地上人見其食以此觀之日月地三者之大小昭然可見矣

問何以知月小於地曰地能遮月之光則月體小於地矣月在天上度低而近於地則居近黑影底邊底大故復光遲月在天上度高而遠於地則居近黑影尖處尖小故復光速大約月食之時在地影中奔走四刻而後出影復受日光豈非地大於月乎　問何以知日大於地曰月食之時地有尖影則知日光體大而地為小物故其暗影有限而尖理在第三　問影之尖者其體小光體大者其影尖我無疑矣然與光齊大之物或大過光體之物皆

能蔽光而有黑暗之影何以見蝕月地影為尖影也答光之射物不能曲轉皆從直線理在第一　若齊大者齊謂物等於光大謂物大於光相對之背黑影無窮月未食時星當有食謂與日對度有地影故地影無窮星當有食矣　月既食時星當隨食星天雖遠無窮之影當能及之乃至第八宿天皆當暗蔽今不爾者其影有盡有盡之影非齊非大當是尖影矣所照之地影既尖則能照之日體豈不大乎理在第三

交友

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病懊為之爽然勝枚生七發遠矣使其素熟于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于篇　吾友非他即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　我與彼二身也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夫是謂之友　孝子繼父之友如繼其產業焉　有為之君子苟無異仇必有良友　未交之先宜察既交之後宜信　友之饋友而望報焉非饋也為市焉

耳矣　銜恨每深于懷恩記仇常切于思友豈不驗世之弱于善彊于惡哉　人情叵測交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今日之仇亦或變而為友可不懼乎可不慎乎　交友如醫疾然醫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救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口醫不恐病者之身友宜恐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額之蹙　友之譽仇之訕皆不可盡信焉　友之無所以善我與仇之無所以害我等耳　友者過譽之

害較仇者過訾之害尤大焉友人譽我我必因而自矜仇人訾我我或因而加謹　友之定於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我所能爲不必望友代爲之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黨比之於賄惜哉　多容友則無容友矣　友之道廣矣雖至不肖如盜非友不能行焉　吾幸而終身無禍患則終身不識友之眞僞矣　視友如巳則遐者邇弱者強病者愈何必多言哉死者猶生也　吾有二友訟於吾前吾不欲聽而判之恐一以吾爲仇也吾有

二仇訟於吾前吾猶可聽而判之必一以我爲友也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　友友之友仇友之仇是爲厚友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據之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天予人以耳目手足無不兩而成身者苟非兩友相助事何由成乎友字古篆作㕛即兩手也朋字古篆作羽即兩羽也人兩手始能握鳥兩翼始能飛古賢者視朋豈不如是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厚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吾榮時招之始來吾患時不招自來眞友哉　世間

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是耶　交友之旨無他彼有善長於我則我效之我有善長於彼則我教之是學卽教教卽學互相資矣向使彼善不足以效彼不善不足以教其與羣嬉以謔而虛靡駒隙者何以異哉　有人於此信道未篤執德未固出好入醜心戰而未決如欲剖其疑培其德而援其將墜計莫過于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見漸透於膺豁然開悟如行霧露之中能免沾濡乎嚴哉君子

嚴哉君子時雖言語未及聲色未加亦有德威以潛沮其邪心而消其戾氣矣　歷山王太西古總咸王　求友賢士善諾而使人先之以幣爲金萬鎰善諾艴然曰此何爲而至我王以我爲何人哉使者曰不也王知夫子廉故以此爲夫子壽善諾曰然則當容我爲廉巳矣而麾之不受於是國人爲之語曰王以重貲購士爲友而士弗售也　有二人同行者一富而一貧或曰此兩人者爲友至密矣竇法德曰審爾何爲一富而一

貧哉　知友之益者凡出門必獲一新友而後歸而後不爲徒出也　有以非義事求諸友而友弗從其人曰爾弗從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友曰爾以非義事求我何復用爾友乎　世無友如天無日人無目矣　國家可無武庫而不可以無友　友也者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　是的亞北方國名俗獨得友多者稱之爲富也　客力所西國王名以匹夫得大國有賢者問其何以得國答曰惠我友報我仇賢者曰不如惠友而用恩致仇爲友也　墨臥皮古之鬭士析安石榴或問之曰夫子何物願獲如其子之多耶曰忠友也

近言

利君又貽余近言一編若淺近而其旨深遠矣亦錄數條置之座右

物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欲也志也勉也避也等我事皆在我矣財也爵也名也壽也等非我事皆不在我矣在我者易持不在我者難致假令以他物爲巳物以巳物爲他物必且倍情必且拂性必且怨天必且尤人若以巳爲巳以他爲他則氣平心和無所牴牾無怨無咎蓋無害也是故凡有妄想萌於中即察其在我乎不在我乎如其不在我者置之可矣

欲之期期得所欲也避之期期不遇所避也故不得所欲謂不幸焉遇其所避謂之患焉藉令吾之欲惟欲吾之可得者吾之避惟避吾之所不遇者則豈不長有幸而無患哉爾覬榮祿康壽爾畏貧賤病夭固不免時不幸而屢患也

游富貴之門者富貴之人以珍羞饗之以統綺遺之爾弗得焉勿以爲憂何則彼所爲爾弗爲之則彼所得爾弗得之彼以便辟以諂諛斯得矣爾不欲便辟諂諛而復欲得便辟諂諛者之所得弗思耳不予其價能取其物乎如爾適市有買菜者捐錢若干而爾不然爾不妬夫獲菜者也彼携菜而去爾完橐而往等耳富貴者之無饗遺于爾無他焉價未至也彼以順以譽賣

之矣爾欲其貨勿惜其價矣雖然珍羞繞綺於我何有焉不苟從不苟譽存直蓄忠於已所得不既多哉

適遇難事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則在乎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其猶博塞之精者乎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

有傳於爾者曰某訾爾指某某過失爾曰我猶有別大罪惡而彼不知不然何所訾止此歟認

已之大罪惡而所指過失固不辯也

倘有受益於物而愛之爾極思夫何物類也從輕而暨重焉愛盆盎曰吾愛瓦器則碎而不足悼矣愛妻子曰吾愛人則死而不足慟矣瓦者毀人者喪常事也難免也

欲安靜其心當捨俗心俗心曰吾不汲汲于恡惜則不免饑餓矣不恒怒則臧獲不賢矣吾意寧甘心死於饑餓也無寧苦心生於豐饌也寧臧獲爲不賢也無寧我爲不肖子也即其小者

而始焉如忽瀉燈油忽破罌缶且毋駭怒而默詢於已曰心之安靜貴耶天下貴耶心之貴無疑矣今何不買之以勺油片瓦乎欲得其物輒捐其價耶又爾呼童子童子不應彼或未之聞可原也或聞而有所避固當譙讓雖然豈可因彼心之惡而遂暴怒以挫損吾心哉

物無非假也則毋言已失之惟言已還之耳妻死則已還之兒女死則已還之產業爲人攘奪獨非還乎然彼攘奪者惡人也吾假物於人人

遣使索之吾豈論其使者善歟惡歟但物在吾手須愛護之如他人物焉

嘗有所遇諸不美事爾即諦思何以應之如遇惡事吾必有善以應遇勞事吾以力應遇貨賄事吾以廉應遇怨謗事吾以忍應猶敵人以矛鏦我我設甲胄以備之又何徒懼乎

爾之處世當如作客然與同宴飲列坐于席餚醴厚薄由乎主人爾無責望彼行炙人以次當下爾徐取之行過不下爾毋援之行而未至爾

毋迎之爾所服御如此妻子如此財貨如此權勢如此則爾且爲天主所延而宴之乎清都太微之閒矣

人生世間如俳優之在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隷后妃夫人婢妾皆一時裝飾者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旣畢解去裝飾則漫然不相關矣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境界順逆爲憂喜也唯隨其所充者而肖之乃至乞丐亦無不酷肖以適主人之意而已矣分位在他充位在我

今之養形者如多飲多食多眠多色是賤丈夫之效也君子之所重者心耳彼形事則恥之卽不能絶姑輕事之耳夫吾身譬則馬也而心譬則子也養馬者整其庛櫪豐其芻豆華其羈緤而令其子餒焉凍焉殍于溝壑夫賤丈夫乎嗚呼今之賤丈夫盈城而人莫之惜也

爾之身或爲虜掠而賣之爲奴隷係緤之則不勝愧且恨爾之心日受役于物爲物所束縛而乃熈熈乎哉

君子毋自伐自伐也者無實矣爾在學士間毋談學以身踐之可也評隲古今宜讓齒德之尊者毋輕置喙焉道集虛德集謙愈下人則愈上人矣設因爾訒而譏爾爲無知爾喜之爲學不旣有符矣乎蓋羊之示飽非吐草之謂也其腹果然其毛油然而牧巳知矣

歸除開方筭法

筭法至開方而稍稱難矣以其有實而無法須用商除故也新得歸除開方法著之以便初學

積一十五億九千一百〇五萬二千五百四十四步　問平方一面幾何

答　三萬九千八百八十八步

法曰置積爲實初商三萬步於左亦置三萬於右下左右相呼三三得九除實九億九除十還一餘實六億九千一〇五二五四四却以右下三萬倍之爲六萬就呼見六無歸作九六變六爲九下位加六卽係次商得九亦置九

於右六萬之下左九對右九相呼九九除八十一餘實七千〇〇五萬二千五百四十四再以右邊廉法九倍之共七萬八千呼見七無歸作九七起一下還七即係三商得八亦置八於右邊七萬八千之下呼八八除六十四又呼八八除六十四餘實七百〇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四又將右廉八除二進一十共七萬九千六百又呼見七無歸作九七起一下還七即係四商得八亦置八於右六百之下對左八相呼九八除七十二六八除四十八八八除六十四餘實六十三萬八千一百四十四再於右隅法八去二進一十共七萬九千七百六十首呼七六八十四即係五商得八亦置八於右方六十之下右對左八相呼八九除七十二七八除五十六六八除四十八八八除六十四盡

積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問立方一面幾何

答　二十五步

法曰置積爲實初商二十步於左亦置二十於右下自乘得四百步與[illegible]商二十相呼二四除實八千餘實七千六百二十五步却以右下四百步以三乘之得一千二百爲法歸除之呼逢五進五又呼二五除一千另置初商二十步以次商五步乘之得一百步以三因之得三百步加入自乘次商五步得二十五步共三百二十五步於右與次商五步相呼除之呼三五除一千五百步又二五除一百步又五五除二十五步積盡

積一億〇二百五十〇萬三千二百三十二尺

問立方一面幾何

答　四百六十八尺

法曰置積爲實以七千萬該商四百尺於左上又置四百尺於右下自乘得一十六萬相呼一四除四千萬又四六除二千四百萬餘實三千八百五十〇萬三千二百三十二尺却以右下一十六萬尺以三乘之得四十八

萬爲法歸除之呼四三七十二少除呼四歸
起一下還四呼六八除四十八另置初商四
百尺以次商六十尺乘之得二萬四千尺以
三因之得七萬二千尺爲廉法加入次商六
十尺自乘得三千六百尺共七萬五千六百
尺却以次商六十尺相呼除之六七除四十
二又五六除三十又六六除三十六餘實五
百一十六萬七千二百三十二尺以方法四
十八萬併入兩箇廉法七萬二千再併入隅
法三箇三千六百尺共得方法六十三萬四千八
百尺爲法歸除之呼六五八十二呼三八除
二十四又呼四八除三十二又八八除六十
四右下之法不用再置所商共四百六十尺
以次商八尺乘之得三千六百八十尺以三
因之得一萬一千〇四十尺併入再商八尺
自乘得六十四尺共一萬一千一百〇四尺
又以次商八尺相呼除之一八除八萬又一
八除八千又一八除八百又四八除三十二
尺恰盡

西曆

回回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東異人馬哈
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
其法常以三百五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
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
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
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
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
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
分經緯之度著凌犯之占曆家以爲最密元之
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高皇帝造大統曆得
西人之精于曆者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
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
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
步自戌特見星故歟

推西曆中曆黃道赤道宿度相通法

置中曆周天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以

西曆周天三百六十度除之得西曆度法一度○一四六不盡一十五秒

置中曆各宿度分以西曆度法一度○一四六除之得西曆各宿度分共得三百六十度

置中曆赤道起子中虛六度外以西曆度法除之得五度九一三六加一秒爲西曆入子中度分置虛宿西度分八度八二八六以入中虛宿五度九一減之餘二度九一五○爲過中度分又置半宫一十五度以虛過中度分減之餘得一十二度○八五一爲危宿入亥初度分又置危宿全度分一十五度一七八四以危宿入亥初度分減之餘得三度○九三四爲危宿過亥度分又置半宫一十五度以危宿過亥度分減之餘得一十一度九○六六爲室宿入中度分凡書入初入中俱加一秒以通不盡餘倣此

曆法

中法入曆以冬至加時爲始西法入曆以夏至加時爲初中曆歲首以寅建朔日爲始西曆歲首以戌宫一日爲始中曆定星以子中西曆定星以午中中曆交戌宫初度宿有定度西曆交初宫初度度無定宿中曆以日爲主天會日則成歲歲分節氣而無定氣月會日則成朔朔置閏餘而無定閏西曆以天爲主天分十二定宫常以戌宫爲首是以春分爲首節氣有定則不必推氣故不用二十四氣以日分屬宫分不必推日故不推中積以月流配宫分不必置閏故不推閏餘七政之行但推其宫其度不用二十八宿其用七曜日一月二之數卽曆紀甲子其立成閏日在何年月據七曜之數卽可知矣

唐荆川曰日與天會而成歲故以日不及天之分秒謂之歲差是歲差者日差也然五星之行雖遲速各有不同以歲實爲周曆之日以周天度無有不及故無歲差

歲差古無而今有前遲而後數亦氣化之漸漓也

月道每移一度四十分爲交日道交於赤道亦

因歲差移動但其差甚微耳每交百年差一度半是也冬至黃赤道有一十四度之差而黃道在赤道外所以黃道歲差比赤道歲差少一十一秒此斜直之別也

中曆星宿不動冬至動而追西曆冬至不動星宿動而進如大統一百年前冬至在箕宿七度六十分（成化丁酉歲前）一百年後冬至在箕宿五度五十六分計退一度五十分而箕宿之度未嘗動也西曆一百年前冬至在寅宮初度一百年後仍在寅宮初度其百年前之寅宮初度非百年後之寅宮初度矣假令百年前之寅宮初度乃箕宿七度六十分百年後之寅宮初度乃箕宿五度五十六分不換宮而換星不退冬至而進星二曆立法不同其歸則一也

中曆以天不動六十餘年為日不及天一度西曆以日不動六十餘年天過一度考日南至北至須正子午之位春分秋分須當地平環上平分天地東西相直之位則謂日未嘗退而天行過度亦甚有理也然今天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則六十餘年亦只是天行過一度耳

問日行一度乎謂日不及天一度是謂天周而日周不及一度乎抑謂日周而不及天周過一度乎曰據昨日午中太陽晷影至今日午中太陽晷影漏水每得百刻是日一晝一夜一周天無餘欠也據今日夜半窺筒中星得昨日夜半窺筒中星漏水未及百刻至於百刻而已過一度是天一晝一夜一周而過一度也蓋天過一度而謂日不及天一度耳非謂天周而日周不及一度也若不據日晷不可以知日之一周天不據星筒不可以知天之過一度無惑乎謂天周而日周不及矣

曆始於黃　筭立於容成是曆筭初創未能有一定之法也三代而下造曆羣賢各有增創如太初起之以律而候氣於黃鍾大衍衍之以易而較數於分秒授時准之以晷而測驗於儀象是今日愈精而愈密矣或謂古曆有一定之法

蓋不知曆而云耳

唐荆川曰經度黄道歲差約百年差度半積六千年差一象限一萬二千年差半周天經度差一象則緯度當差二十四度假令冬至日在斗出赤道二十四度六千年後差一象限則前時冬至度以作春分度止與赤道交緯度差二十四度矣經度差半周天則緯度當差四十八度假令冬至日在斗出赤道二十四度一萬二千年後差半周天則前時冬至度已作夏至度而入赤道又二十四度矣較其緯度相去共差四十八度大約二萬四千年而爲一復矣黄道既移而五星只是随黄道出入不過七八度可見五星聽命於日也

五星經度疾遲留逆伏見随日遠近而緯度之出入亦随乎日之遠近蓋日君也五星臣也故其聽命有如此若月之晦朔弦望固随日之遠近至於黄亦反復其道出入黄道相距六度亦未嘗[illegible][illegible]是緯度之變亦随乎日之南北也但日爲君而月象后其遲疾之行則自其有所專制而不若五星之盡聽命於日耳

唐荆川曰各曆所命赤道經星度分以赤道南北二十八宿當黄道者取爲距星測而命之此雖歷萬古而不可變也若各曆之黄道宿次度分則因歲差改移其出入赤道南北緯度之變積有四十八度之差又當随其時之變差而更命之此雖未及百年而不可以爲常也

中曆交黄道二日後纔交春分秋分後二日纔交黄道西曆日入白羊戌宮是春分前二日交黄道之日也或有在前三日者中曆相距日或有八十八日或有八十九日故也

要求盈縮入曆何故必用减那最高行度此意只爲歲差積久年年欠了盈縮分数却將一箇日中行度那一段去補那年年欠數剰下的度分方爲所求日行入曆度分用推盈縮曆差方應得所求日行盈縮差度

西曆不置閏月約至三十四年而兩正月如不

究元時以前正月爲本年乎抑以後正月爲本年乎其日本年月分有閏日本年月分無閏日要當據其前後以爲之加减也否則豈不致於誤減其閏日乎是西曆雖無閏月而有閏年乎須據其元以明其何年爲閏或以中曆而較其閏在何年庶不致差加其閏日而七政中心行度皆不致於差求矣或謂不置閏月則年計混亂終不如中曆之置閏也殊不知年計以宮分定氣爲准又安在於以閏定時而成歲乎

中曆黃道寅申度狹巳亥度濶以分至去極近交之故也西曆以白羊戌宮之類爲不動的月而每宮分屬日數則其濶狹宮分似乎不容變矣故以白羊戌宮爲春正第一日則對冲天秤辰宮爲秋正第一日而冬夏二至亦爲定度於寅申之初矣然歲差東移積差至久宮濶狹豈容不變乎盖其以宮爲活隨歲變遷但不可以白羊之像專係於初宮若二分宮分之濶二至宮分之狹雖歷千古而不容變者也

或云曆法先太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度之歲分歲分旣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其說與回回曆法盖默有相契者矣金水星黃二道互相偏交星道如出黃初之南爲入黃六之北如出黃六之南爲入黃初之北所以作譜反用黃道兩周乃盡出入黃道南北緯差之變若土木火之星道交有定宮只用黃道一周而南北緯差之變已盡矣火星周速而差多故分二譜

其實非用黃道二周也

唐荆川曰月與土木六宮半周天而一交火星行二百七十五日歷四宮而一交金星行一百十七日歷四宮而一交水星行四十餘日不勻二宮而一交

五星疾遲留逆段々平度雖各不齊但殊於周率之內而不差於周率之外其周率平行度分又有盈縮加减以爲定度然盈縮相消亦只以平行度爲實耳

唐荊川曰作曆造月道而不造星道蓋未備事
也然星道以經度去日之遠近爲緯度距黃之
濶狹況經度之自逆而順又成緯度之勾已是
星道委曲萬殊所以不容於易造也
中曆金水先日而日追合之故限度段整用周
率度火木土後日日行一周而後追合之故限
度段除去日周止用餘數限度段加一日周始
於周率合金水先日所以有退合火木土原不
及日退則與日益遠所以無退合金水先日所
以先夕見火土木後日所以先晨見凡先日皆
夕見不及日皆晨見也
西曆太陰五星譜土木大約百八十度而半遲
疾故一度當一度所謂十二宮者真是十二宮
也月三宮而半遲疾故用加倍相離所謂二十
四宮者乃十二宮也水星兩宮而半疾遲故用
三倍相離所謂十二宮者乃四宮也火星三百
六十餘度而半遲疾故日止半度所謂十二宮
者反是二十四宮也西曆作此齊譜無非欲便
於筭法自初宮至五宮爲加六宮至十二宮爲
減之二句■非有深奥義也
五星緯度自行定度止於一百二十度是以一
百二十度該十二宮也每宮止得十度小輪心
定度止於六十度是以六十度該十二宮也每
宮止得五度所列〻百二十度六十度仍作譜
而約其宮度之號數非星所行之實度數也其
立推步之法不過是變其得經宮度以合於緯
度之譜而求其緯度耳其知緯度之變而作譜
之意又在於外也
五星入曆遲疾與太陰之轉周同但五星又因
太陽而有遲疾不與太陰同也
唐荊川曰土木火三星因行度遲則周率遲金
水二星因行度速則周率速
加倍相離度一日行二十四度二十四分差三
度二十七分加本輪行度十三度〇三分共一
十六度半得第二差一度一十七分又以比較
二分乘遠近三十四分得一分〇八秒共得爲

太陰遲疾行一度一十八分

唐荊川曰太陰第一第二加减如母子得子則不用母五星第一第二加减如兄弟相併而各致其用

月緯立法妙絶月初交黄道則南北之度速去黄道遠則南北之度遲月初交黄道每經度十二差緯度一至象限滿處三十一度差緯度一月五星譜皆從與日合度初交黄道處做起經緯度皆合於日是起處也

星命

今星命家亦論通關加臨而不知天地盤之説陋矣夫日之一月而過一宮朞年而周十二宮者此天盤也日之一時而臨一宮臨子則爲子時臨午則爲午時一晝夜而周十二宮者此地盤也天盤常運而不停凡日月五星四餘之度數皆從之而定焉天地盤一定而不移凡從歲月幹枝所起神煞如天狗天德之類皆從之而定焉如余命太陽在辰以申時生則天盤之辰加地盤之申而地盤卯上實見天盤之亥故亥宮安命凡七政四餘之在辰者皆當書於申之外盤而天狗天德之類却於內盤書之不易之理也如今星家盤只是地枝一定之位而却以麗天之曜與方位神煞强而同列自伏吟體外其氷炭矛盾可勝道哉余恒爲星家言之而不能解即解者亦不能翻然而改然而後世必有行吾說者矣

星家以日安命以月安身其理未有言之破的者蓋得西域祕書而後知其說西域之術凡選

擇占候皆看東方是何宮分出地平環上即爲命宮不獨論人生命而已此即六壬月將加時之法皆以太陽爲主意者人生於寅動於卯而卯爲日始出之方也歟其書定受胎度數之法云先賢亦的里思說若人生下時節看太陰在何宮度只此宮度便是受胎安命度數受胎安命時太陰宮度即便是人生的安命度數凡人懐胎有三等日月有多有少有得中者最少者是太陰行周天九遭半計二百五十九日近之

十三箇時辰中等者是太陰行周天一十遭計二百七十三日又近五箇時辰最多者是太陰行周天一十遭半計二百八十六日又近二十一箇時辰凡人生時看太陰在地平環上或地平環下若在地平環下宮從命數至太陰計幾宮幾度若在地平環上從太陰數至命宮計幾宮幾度將此度數以太陰所行中道一晝夜行一十三度二十一分除之看該幾日幾時若太陰在地平環下將此日時加於懷胎中等月日內若太陰在地平環上將此日時於懷胎中月日內減去此數正是懷胎月日之數將此懷胎月日之數從生時日期以大小月日退除到除盡時則知是此時受胎此受胎時太陰所在宮度與生時安命宮度同則知此生時辰眞矣吁此太陰之所以為身也歟

夜子時

曆家以子之前四刻屬今日為夜子時而以子之後四刻屬明日今人生子以夜半者皆作明日推筭萬一以初為正則四柱已差兩柱矣禍福豈不舛乎要之如西域法分二十四時而後無兩日共一時犬牙參錯之弊也

天乙貴人晝夜列

天乙貴人旦暮所治法當盡一晝夜而後更此古法也蓋壬課以日出之後屬今日日未出之前屬昨日猶夫曆家之以寅月為今年丑月為去年云耳如甲日貴人旦治丑暮治未則自日未出以前貴人尚在卯也日出以後貴人在丑矣日入而後移治未直至于戌夜盡日復出也而後移治子為此理之必然無足疑者蓋貴人一也所治不同耳若從寅中分晝夜則無重複再遊若以子時分晝夜則一夜每移兩宮而昨夜之後半與今夜之前半乃同一宮中則有晝貴宮以間之豈理也哉今習壬者仍訛襲誤而未之思耳

佛生日

釋迦佛生日之説紛然不一應城陳氏歸雲外

集考辯極詳所引乃釋氏通鑑周書異記汲冢紀年吳地記謝丞漢書之類而未及乎佛經然就佛經中亦自紛然不一矣瑞應經則云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佛所行讚則云於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過去現在因果經則云二月八日夫人往毗藍尼園見無憂華舉右手摘從右脇出故法苑珠林謂世代既遥譯人前後直就經文難可論辯考求外典如似可見春秋魯莊公七年卽莊王一十年四月辛亥恒星

不見星殞如雨檢內外典當以四月爲正也所以今叢林率以四月八日行浴佛儀然有説焉歲月日之分古今異制華梵殊風如夏建寅周建子則周之四月巳非夏之四月而今曆以寅建朔日爲歲首西曆以戍宮一日爲歲首則西域之四月又非中華之四月也西域月之大小常相間如第一月大則第二月小第三月復大不論合朔中華曆法以日月同宮度爲朔日而古用平朔今用定朔則又自不同今所謂八日者不知是西域之八日乎抑中國之八日乎大抵貝葉西來翻譯不無藉乎此方之人而人非篤誠謹守戒律則舞文傅會者往往有之未可以爲佛語而輕信不疑也

褦襶

字書釋褦襶爲不曉事而不知何以皆從衣或云卽今暑月所戴涼笠以青繒綴簷而蔽日者也暑月戴此訪人其不曉事可知故程曉伏日詩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然説文急就諸書

並無此字

瓊

名義考云古人詠雪多用瓊樹瓊枝瓊瑶皆誤也瓊赤玉也安得以象雪乎按此亦太拘錢氏云詩言玉以瓊者多矣著瓊華瓊英瓊瑩木瓜瓊瑶瓊琚瓊玖皆謂玉色之美爲瓊非玉之名也許叔重云瓊赤玉也然木瓜所謂瓊玖玖乃黑玉亦非赤也

黃髪鮐背

爾雅云黃髮覨齒鮐背耇老壽也郭註謂黃髮髮落更生黃者覨齒齒墮更生細者所訓兒齒得之若髮則率由黑而黃黃而白白而復黃故人之始衰也髮晶晶如銀絲而及其篤老乃更蒼以黃不必落而更生也鮐即河豚其背皮甚麤澀老人皮膚索澤不寒而粟故似之若訓耇爲色赤黑如狗則入于罵矣

詩韻

金陵李士龍留心字學近爲余同年宋民部屬令校刻五經四書正文甚殫心力而於易詩書皆以古韻音釋爲尤精病中閱之誤處亦不少今畧舉數條于左方

關雎寤寐思服之服音北按凡轉注之例無出二母者服字在並奉毋下轉入職韻當音白不當音北也今韻書蒲北切中原有服字楊雄解嘲范雎扶服入槖禮記扶服救之皆音白蒲服匍服三字皆諧服聲而皆音白故徐蔵謂服見于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今用蒲毋音其誤明矣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字音末與樂字叶按芼字無音末之例況末音又與樂音不叶今北人言歡樂之樂其音皆若澇原自與芼叶不必轉也

葛覃次章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濩音活綌叶音學斁叶音約按濩字正音胡郭切本與莫同韻今音活則反不叶矣此章與三章俱二句各自爲韻綌斁之音甚諧而强扭之以合于莫甚無謂也

麟趾章麟之角振振公族角字居六切音與匊同漢蘇伯玉妻盤中詩令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可見古韻皆然楊用修古韻音録非是此欠註

鵲巢維鳩居之居叶音巨按居字去聲讀之即與御叶豈有音巨之理周易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章玄成詩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可見古人常作去聲讀也

采蘩公侯之事叶史按轉注例當上紙切讀若

市不當音史

行露誰謂女無家既叶谷又叶工豈有此理後代作詩第三句率無叶韻者則此何必强爲之叶乎　何以速我訟訟字平聲讀今音宗非是

羔羊委蛇之蛇音移雖入唐何切然古韻歌哦波多和皆與支韻相叶則虵亦可叶題音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下叶音虎按下字原在匣母下當侯五切毛詩一十有七陸德明云叶韻皆當讀如戶

騶虞虞字既叶牙又叶豝無此理如吁嗟麟兮之例何必叶也

燕燕燕首章遠送于野野字承與切讀作竪與墅同徐鍇曰墅經典只用野今叶黍非是

終風且霾霾字叶迷惠然肯來來字叶黎按霾與來俱當如字讀唯思字當叶音腮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簡兮右手秉翟翟音狄今音的非

研瓦

今人多呼研爲研瓦此唐人語也邵伯溫云非謂以瓦爲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爲貴百餘年後方可就平古人用意於一研尚如此況其他乎今之作僞者輙窪其中若臼然以示古又纍烈日中乘其燥渴而飮之以墨爲墨鏽皆研之賊也

聚寶盆

俗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以物投之隨手輙滿用是致富敵國後爲　高皇帝碎而埋之金

陵南門下故名門爲聚寶門初疑其誕今觀聞見録所紀則宋時有是事矣主父齊賢自言少羈貧客齊魯村落中有牧羊兒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黃磁小褊瓶樣製甚朴時田中豆莢初熟因用以盛之纔投數莢隨手輙盈滿兒驚以告同隊兒三四試之皆然道上行人見之投數錢隨手亦盈滿遂奪以去兒啼號告其父父方耕田持鋤追行人及之相爭競以鋤擊瓶破猶持碎片以示齊賢其中皆五色畫人面相聯貫色

如新夫金翅鳥心之爲如意珠也有此功用矣然彼神物也此陶人之所爲耳而其神如之異哉

蚺蛇

藥中珍蚺蛇膽而餌之能瘻陽其蛇絶大以呑鹿爲恒而南越人徒手取之或呼紅娘子或以婦人褻衣投之則伏不復動惟人之所牽纈屠剥殆淫夫之後身歟

李伯時米元章

李伯時米元章雖以書畫知名而其流品故在秦黄張晁之列故其書畫益重維東坡亦重之而二子亦心折于東坡然黨禍之作也二子不及焉元章乃特爲蔡京所厚今世傳一帖云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黄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某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嚴廓像後東坡南還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畫於人不復留夫元章滑稽玩世類東方朔時方禁蘇黄黨人而輙自供出雖曰不入黨與直玩弄當時君相於股[illegible]間耳乃公麟何爲哉則亦俗畫師而已矣以道眞快士也

界畫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層見疊出良木工料之無

一不合規矩其人世以爲狂士而寔世外人也尚於小藝委曲精微如此今之作畫者握筆不知輕重而輙蔑棄繩墨信手塗抹何哉

法製長生屋

東魯王氏農書載造屋禦火之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而水火皆能爲災火之爲災尤其暴者也夫火得木而生得水而熄至土而盡故木者火之母人之居室皆貪於木易以生患水者火之牡而足以勝火人皆知之土者火之子而

足以禦火而人未之知也水者救於已然之後土者禦於未然之前救於已然之後者難爲功禦於未然之前者易爲力此曲突徙薪之謀所以勝於焦頭爛額之功也吾嘗觀古人救火之術宋災樂喜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蓄水潦積土塗表火道此救療之法也鄭災公孫僑爲政郊人助園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此祈禳之法也是皆救於已然之後嘗見往年腹裏諸郡所居瓦屋則用磚裹杣檐草屋則用泥杇上下既防延燒且易救護又有别置府藏外護磚泥謂之土庫火不能入竊以此推之凡農家居屋厨屋蠶屋倉屋牛屋皆宜以法製泥土爲用先宜選用壯大材木締構既成椽上鋪板板上傅泥泥上用法製油灰泥塗飾待日曝乾堅如瓷石可以代瓦凡屋中內外材木露者與夫門窗壁堵通用法製灰泥杇墁之務要匀厚固密勿有罅隙可免焚爇之患名曰法製長生屋是乃禦於未然之前誠爲長策又豈特農家所宜哉今之高堂大厦危樓傑閣所以居珍寶而奉身體者誠爲不貲一旦患生於不測數起於微眇轉瞬搖足化爲煨燼之區瓦礫之場千金之軀亦或不保良可哀憫平居暇日誠能依此製造不惟歷劫火而不壞亦可防風雨而不朽至若闤闠之市居民輳集雖不能盡依此法其間或有一焉亦可以間隔火道不至延燒安可惜一時之費而不爲永久萬全之計哉

製灰泥法用磚屑爲末白墡泥桐油枯（如無桐油枯則以油代之）莩炭石灰糯米膠以前五件等分爲末將糯米膠調和得所地面爲磚則用磚模脫出趁濕於良平地面上用泥墁成一片半年乾硬如石磚然杇墁屋宇則加紙筋和匀用之不致拆裂塗餙材木上用帶筋石灰如材木光處則用小竹釘簪麻鬚惹泥不致脫落

兩頭牛

嘉靖辛酉夏予從先公南歸抵徐沛間舟人言

灝河民家有牛產犢一身兩頭命取以觀已死矣兩首東西相背而共一項又聞有五足牛一道人牽而行乞於市未之見也後閱　世宗實録則嘉靖間屢有此異按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時分宜擅國時借　上喜怒爲寒暑而大工婁起倭訌東南兵疲于徵調民疲于餽餉是其應已

牛生麟

萬曆癸巳丹徒唐里灣民朱旺一家每夜有光上騰若火已而麟生徧體皆鱗青黒色頂瑩如玉氣氤如雲氣口紅色頷下有鬚項上皆細鱗具九孔臍以後具六乳一字排列背腹皆巨鱗横列長而稍方腹下微紅其腰脊近尾處一巨鱗上有紋横五豎一如王字形尾皆細鱗尾稍一全鱗裹毛四足亦細鱗近蹄二寸無鱗惟直紋二三見而已生時聲如洪鐘衆以爲怪物斃而瘞之鄉人殷博士士望聞知往啓而濯之聞于郡郡守王公瘞于北固山二賢祠左繪圖而爲之說又五年前生麟牛之子復生麟數日死王公復瘞之爲雙麟塚云或云牛之生麟前古不經見惟宋朝一時四見而皆在宣政時祥耶妖耶予曰古今言物妖者衆矣不聞以麟爲妖也宣政之間宇内晏安乃過於　今日麟之出也亦承平之象歟夫妖祥何常之有恃安而逞欲則無祥非妖思危而修德則無妖非祥妖祥在心不在物也今　聖天子惓惓愛民雖　國用久詘而不忍加賦誠由此一念而充之膏澤之下於民猶建瓴耳即百祥可致況一麟乎

萬歲山

京師　大内後有山峯巒秀整林木鬱茂俗呼爲煤山言其下皆石炭而土覆之以備非常者非也蒙古初起時塞上有一山或言有王氣恐不利於金故金人取其土石輦運之京爲此山而夷其故處後元滅金而代之遂名山曰萬歲云夫輕百姓力至于移山不以爲難非狄人不

能也

陜

說文陜失冉切陝疾夾切而隷書皆作陜失冉切者秦中州也疾夾切者由楚入蜀州也以與秦中陝混故唐人改从石作硤後又从山作峽而印文則仍爲陜州宋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陝與陜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陜州從阜從夾夾从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从兩人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辛從洵直言改鑄云周伯琦六書正譌作陜以爲別作狹峽陝硤皆非也

僞術

今之術士往往預緘一紙于案問數者來令書數字或口舉經書成句談已則開緘示之卽其所書與口舉者也人皆駭以爲神然其言後皆不驗夫一念未起卽天地鬼神一切聖賢三世諸佛無頁見我身孔處而況區區凡夫乎稍知理者卽可一笑而唾去矣而士大夫中亦有惑之者何哉石埭孫生挾此起家至爲中祕書丹陽令薛侯嘗爲予詑之曰恐袁天罡邵康節不逮也予應曰思慮未起而能預知之豈但勝袁邵恐伏羲文王周孔皆拜下風矣

巡按訪察

今制巡按御史行縣輒有所名捕多里豪之武斷者與胥史之舞文者重或立斃杖下輕亦不免流戍破家自予少時猶見人惴惴畏避今則玩而狎之矣蓋吾邑二十餘年以來有所謂縣雨會者里豪市猾自知作奸犯科恐罹憲網則務以厚賂結司理掾史爲援蓋御史耳目常寄於司理故也而亦有不出於司理者不問何官不容不寄耳目於人其人來必有所主則奸民於凡業客舍者皆預結之矣乃或自業客舍於是所刺詗皆得預聞焉因以爲脫禍計如逃雨者庇人宇下以免濡濕耳而後乃以中私所銜者則亦能興雲作霧以害人寧止于縣雨而已

耶金壇一僻小邑已如此況其大者乎觀風者至必嚴禁密訪葢已知其弊久矣然非空言所能禁即捕治之多不得真奸弖備員史局時嘗爲御史大夫李公世達言之李公因而　奏請禁革訪察既乃有言不當懲噎而廢食者復奏行之近聞此曹與吏胥皆死交諸伍伯皆畏之即爲人訐發奸惡有嚴明官長在上鍛鍊榜笞並出其黨與終不能害以故益無忌憚觀風之使即有激揚澄清之志無如耳目所不逮何雖網密秋荼必不免吞舟是漏可歎也

行李

資暇録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註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蓋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遂作李焉按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人乃用李字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理以節逆之乃用理字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曰理史天官書作李管子書大理皆作李古文二字通用理治也料理也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世有不料理而能行者乎故謂使人曰行李謂行橐亦曰行李即行理也

范蠡壬課

吳越春秋吳王欲擇吉日赦越王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

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以子胥諫而復囚之石室　按以十二月將子加卯第一課寅加戊騰蛇第二課第三課亥加寅太陰第四課申加亥白虎四課中

帷一課上克下以寅爲用三傳寅亥申蛇陰虎先鋒門既是日鬼課傳四寅又是四鬼所賴末申爲救却乃旬空不勝四寅一卯之實鬼也況支臨干克干乃上門亂首夜貴又入獄能免囚係之辱乎時克其日以下乃玉衡經中語

子胥曰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　按三月當用酉將甲日青龍乘午而此云在酉則卯上得戌是太陽尚在戌宮也此丑時用旦貴四課甲亥申戌未辰三傳申巳寅課名蒿矢申乃旬空蒿矢已無力空亡爲蒿矢無力甚矣能免失脫乎又發用申加亥爲六害申又爲日上衝破又爲日鬼三傳刑戰干克支上神支克干上神名解離卦干與干上神相破支與干上神相刑是滿盤畧無和氣故主有逆子叛臣也按越王歸日是三月甲辰則此當是二月乃傳寫訛耳

越王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眂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　按以三月酉將加日昳未時四課甲辰午辰午申三傳辰午申此斬關課大利逃亡

越王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巳巳之日時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　按此若以十二月子將加巳時則四上克下課名無祿寅巳子未交互六害三傳皆自刑傷日初酉破碎土敗于酉辰乃土墓亥爲空財無一可者范公不應取之當是十二月初大陽尚在丑宮也丑加巳則四課巳卯亥巳丑酉三傳卯亥未木局官鬼初末旦暮皆乘白虎克干是謂催官使者主赴任急速故勸越王車馳馬走以應之況稍遲延至午時則犯前課無祿之凶危矣

授時氣應

授時曆以前代鑿立曆元不久輒差遂不復遂

遡開闢之初而一以測驗爲準故其法超越前代至今用之所爲氣應五十五萬六百分乃從至元十四年丁丑歲冬至前後測日景起至辛巳年止累歲不差而氣應遂定故以至元辛巳爲元按史至元丁丑年十一月十四日己亥景長七丈九尺四寸八分五釐五毫至二十一日丙午景長七丈九尺五寸四分一釐二十二日丁未景長七丈九尺四寸五分五釐以己亥丁未二日之影相減餘三分五毫爲晷差進二位

作三百五分以丙午丁未二日之景相減餘八分六釐爲法除之得三十五刻四六用減己亥至丁未相距日八百刻餘七百六十五刻折取其中如半日刻共爲四百三十二刻半百約爲日得四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爲時得三時并五十又作一時共得四時餘以十二收之得三刻命初起距日己卯算外得癸卯日辰初二刻爲丁丑歲冬至卽戊寅天正冬至也又求至元辛巳歲前冬至用加戊寅己卯庚辰歲餘三次得一十五萬七二七五又加癸卯日三十九筭又加入三十二刻半共得五十五萬五百二十五分今作六百分葢虛加七十五分以就成數耳至今已三百餘年當更測驗修改無疑而監官執守定局百僚漫不加意始者日月交食時刻多舛今則氣候亦漸差矣予故曰郭氏死法尚未能施用乃遽議改作不已踈乎

太乙

太乙之術所從來最久世俗流傳往往失眞今

所宗尚大率是統宗寶鑑其求積年術置演上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〇一十五萬五千一百一十九年以爲七曜齊元之法然用此積算逆推至上元甲子得氣應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分乃戊戌日酉正三刻非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也其非七曜齊元明矣作太乙書者不精算法不明曆法故往往謬舛如此行之數百年莫爲是正可歎也

以歲實二四除之卽氣策也以氣策二四乘之

即歲實也今統宗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〇
四十六分二十五秒而氣策一十五日二千二
百九十三分五十九秒三十七微半以二四乘
之只得三百六十五萬五千〇四十六分二十
五秒不合歲實之數
歲實多於大統曆一十八萬三〇三七五者乃
日法所餘五百分之積也統宗日法一萬〇五百分若用大
統曆法以萬分為日則歲實當三百六十五萬
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大抵太乙用數自相矛盾不可勝舉當一以大
統法正之但大統宗授時不遡曆元而太乙須
從開闢甲子起算故未有能合而論之者至嘉
靖間吳郡陳星川先生壤始悟曆元而所推氣
朔七曜四餘大槩與大統相符真超越千古矣
偶得先生所推太乙一小冊恐其湮沒附著于
篇

太乙家演紀上元甲子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一千一十五萬
五千四百八十算以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
千六十八乘之得通積三十八萬九千四百
六十九億五千六百三十七萬二千六百四
十又以日法一萬五百除之得實積三十七
億九百二十三萬三千九百四十日二五一
四二八更以宿周紀二千五百二十累去之
餘五百八十日二五一四强則歲前天正冬
至在第四紀內甲辰日二十五刻一十四分
宿却直氐

又置前通積以朔實三十一萬七十一分二
十四秒累去之餘二十九萬七千二百一十
八分五十二秒以日法一萬五百約之得閏
餘二十八日三〇六五二六用減冬至四十
日二五一四餘得天正經朔十一日九四四
九
氣後天一日五五一四其經朔與今見行曆
同氣朔欲合直日宿須加三百六十日
欲合君基臣基加十年起寅

欲合五福加一百一十五年起乾
欲合陽九甲寅元加一百三十年
欲合百六甲寅元加二千五十年
如欲陽九百六俱合須加三萬六千六百一
十年
太乙家又一術演紀上元甲子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一百九十三萬
八千一百二十算以章月八千一百二十六
乘之得一百五十七億四千九百一十六萬
三千一百二十如章歲六百五十七而一得
積月二千三百九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八
朔九四四九七七一又以月法一千四百四十
七乘整朔得三百四十六億八千六百五十
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如日法四十九而一
得積日七億七百八十八萬七千九百九十
二日一十六刻三十三分又以朔策乘朔下
餘分得二十八日四刻七十三分通計積日
七億七百八十八萬八千二十日二十一刻

○六分更以宿周紀二千五百二十累去之
餘二千三百八十日二一○六則冬至在第
四紀內甲辰日二一○六宿却直虚
氣後天一日五一○六朔後天二十二刻一
十一分氣朔欲合直日宿須加一千八十日
欲合君基臣基加十年起於寅
欲合五福加二十五年起於乾
欲合陽九甲寅元加三百七十年
欲合百六甲寅元加二千七百七十年
如欲陽九百六俱合須加四萬五千九百七
十年
太乙家又術演紀上元甲寅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四十二萬四千
五百七十算
陽九術以四千五百六十累去之餘四百九
十內減陽九小元四百五十六年餘三十四
年乃嘉靖九年庚寅歲入小元以來之數也
百六術以四千三百二十累去之餘一千二

百一十年內減百六小元二百八十八凡四次一千一百五十二年外餘五十八年乃正德元年丙寅歲入小元以來之數也

愚按其術專推陽九百六而無氣朔之法又與劉歆三統曆內災歲不協今據二術上下通考即有一二可徵亦偶中耳

曆元演紀太乙天元甲子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算內天元地元各歷二千四

百一十九萬二千外今當人元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算以歲策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乘之得通積一十六億六千八百萬四千五十八日七十刻以宿周紀二千五百二十累去之餘九百三十八日七十刻則冬至在第四紀內壬寅日七十刻宿正直星此天地自然真數上考下驗更無差忒又以積年與朔會總數八億九千七百六十三萬九千九百九相乘得四千九十九萬三千七百七十八億四千二百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如元法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而一得積朔五千六百四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一朔九〇六一〇六一五截去整朔止用朔下餘分以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四秒乘之得閏餘二十六日七五七八用減冬至分餘十一日九四二二是為天正經朔更考太陽盈縮太陰遲疾而加減之則得定朔矣

曆元算君基以積年加十算起於寅三十年行一宮順行凡三百六十年為一周（大抵太乙所知人事吉凶故每先期十年巡行邦國以觀人君政治得失）

曆元算臣基以積年加十算起於寅三年行一宮順行凡三十六年為一周（君基臣基與甲寅元起午邪者自然脗合於此亦可見曆元之真信不誣矣）

曆元算五福減積二十年起乾歷艮巽坤中五宮每宮四十五年凡二百二十五年一周

曆元算四神太乙起一宮天乙起六宮地乙

原缺第七十二至七十六葉

起九宮直符起五宮各順行十二宮每宮管三年凡三十六年爲一周一乾二離三艮四震五中六兊七坤八坎九巽十絳宮巳十一明堂申十二玉堂寅

曆元算大遊太乙加積年三十四算以滿八卦周策二百八十八累去之餘再以每卦策三十六約之爲宮餘即入宮年數起七宮順行八九一二三四六而復七也其大遊之目加積三十四算以九十累去之餘又以十八去之餘起於未順行十六神遇乾坤俱重一算若將曆元積年減二算則大遊太乙當起於丙寅年入八宮之坎其目與起未脗合又考淘金歌以大遊太乙自七宮之坤逆行者非是然大遊之説原非正經所有因附辯於左

愚按太乙之行八宮三歲一遷分司天地人乃其常也豈有小遊大遊之別哉緣一宮三年則有三十六箇月後人不達其理遂謂大

僖公 壬戌

光武建 武乙酉 中元 丙辰 明帝永 平戊午

高祖永 初庚申 少帝景 平癸亥 附元魏 道武帝 登國丙戌 皇始丙申 天興戊戌 天賜甲辰 明元帝 永興己酉 神瑞甲寅 泰常丙辰

南宋高宗 建炎丁未 紹興辛亥 附遼 大康十 年甲子 大安乙丑 壽隆乙亥 天祚帝乾 統辛巳 天慶辛卯 保大辛丑 附金太祖 收國乙未 天輔丁酉 太宗 天會癸卯 熙宗 天會乙卯 天眷戊午 皇統辛酉

第四紀甲子距曆元積年得算四百五十六萬

四六二四九八五三四五七〇六〇六六四二六七八七一四七五〇

周惠王 二十年 襄王 庚午 頃王 癸卯 匡王 己酉 定王 乙卯 附魯隱 公三年 文公 乙未 宣公 癸丑

周赧王 十八年 附戰國 七雄起 丙午內 秦昭王 五十二年 丙午 孝文 辛亥 莊襄 壬子 始皇 乙卯

漢明帝 永平十七年 章帝建 初丙子 元和 甲申 章和 丁亥 和帝永 元己丑 元興 乙巳 殤帝延 平丙午 安帝永 初丁未

劉宋文帝 元嘉元年 孝武帝 孝建甲午 大明丁酉 明帝太 始乙巳 泰豫壬子 蒼梧王 元徽癸丑 順帝昇 明丁巳 齊高祖 建元己未 世祖武帝 永明癸亥

唐德宗 興元元年 貞元乙丑 順宗永 貞乙酉 憲宗元 和丙戌 穆宗長 慶辛丑 敬宗寶 曆乙巳 文宗太 和丁未 開成丙辰 武宗會 昌辛酉

南宋高宗 紹興十四年 孝宗隆 興癸未 乾道乙酉 淳熙甲午 光宗紹 熙庚戌 寧宗慶 元乙卯 嘉泰辛酉 附金 皇統四 年甲子 海陵王 天德己巳

大明 孝宗弘 治十七年 武宗正 德丙寅 世宗嘉 靖壬午

局數	太歲	計神	合神	太一	天目	主算	地目	客算	計目	計算	四神	天一	地一	直符	臣基	民基
第一	子	寅	丑	乾	申	七	坤	十三	坤	十三	乾	兌	巽	中	巳	申
第二	丑	丑	子	乾	酉	六	戌	一	戌	一	乾	兌	巽	中	巳	酉
第三	寅	子	亥	乾	戌	一	亥	一	丑	廿三	乾	兌	巽	中	午	戌
第四	卯	亥	戌	離	乾	廿五	丑	十七	辰	十	離	坤	巳	兌	午	亥
第五	辰	戌	酉	離	乾	廿五	寅	十四	巳	一	離	坤	巳	兌	午	子
第六	巳	酉	申	離	亥	廿五	辰	十	申	廿三	離	坤	巳	兌	未	丑
第七	午	申	未	艮	子	八	巳	廿五	亥	九	艮	坎	申	坤	未	寅
第八	未	未	午	艮	丑	一	坤	廿二	艮	三	艮	坎	申	坤	未	卯
第九	申	午	巳	艮	艮	三	酉	十五	巽	廿三	艮	坎	申	坤	申	辰

局數	太歲	計神	合神	太一	天目	主算	地目	客算	計目	計算	四神	天一	地一	直符	臣基	民基
第十	酉	巳	辰	震	寅	一	乾	十二	坤	廿五	震	巽	寅	坎	申	巳
十一	戌	辰	卯	震	卯	四	丑	四	戌	十三	震	巽	寅	坎	申	午
十二	亥	卯	寅	震	辰	廿七	寅	一	丑	四	震	巽	寅	坎	酉	未
十三	子	寅	丑	兌	巽	大	辰	十九	辰	十九	中	巳	乾	巽	酉	申
十四	丑	丑	子	兌	巳	十	午	九	午	九	中	巳	乾	巽	酉	酉
十五	寅	子	亥	兌	午	九	坤	七	酉	六	中	巳	乾	巽	戌	戌
十六	卯	亥	戌	坤	未	一	酉	廿三	子	廿六	兌	申	離	巳	戌	亥
十七	辰	戌	酉	坤	坤	七	亥	廿七	寅	十六	兌	申	離	兌	戌	子
十八	巳	酉	申	坤	坤	七	子	廿六	巽	十一	兌	申	離	巳	亥	丑

局數	太歲	計神	合神	太一	天目	主算	地目	客算	計目	計算	四神	天一	地一	直符	臣基	民基
十九	午	申	未	坎	申	八	艮	卅二	坤	十四	坤	寅	艮	申	亥	寅
二十	未	未	午	坎	酉	七	辰	廿六	戌	二	坤	寅	艮	申	亥	卯
二十一	申	午	巳	坎	戌	二	巳	廿七	丑	廿三	坤	寅	艮	申	子	辰
二十二	酉	巳	辰	巽	乾	十六	未	卅	辰	一	坎	乾	震	寅	子	巳
二十三	戌	辰	卯	巽	乾	十六	申	廿三	巳	卅一	坎	乾	震	寅	子	午
二十四	亥	卯	寅	巽	亥	十六	戌	十七	申	廿三	坎	乾	震	寅	丑	未
二十五	子	寅	丑	乾	子	廿九	亥	四十	亥	四十	巽	離	中	乾	丑	申
二十六	丑	丑	子	乾	丑	卅二	艮	卅二	艮	卅二	巽	離	中	乾	丑	酉
二十七	寅	子	亥	乾	艮	卅一	卯	廿八	巽	廿四	巽	離	中	乾	寅	戌

局數	太歲	計神	合神	太一	天目	主算	地目	客算	計目	計算	四神	天一	地一	直符	臣基	民基
二十八	卯	亥	戌	離	寅	十四	巽	九	坤	廿八	巳	艮	兌	離	寅	亥
二十九	辰	戌	酉	離	卯	十三	未	廿九	戌	廿六	巳	艮	兌	離	寅	子
三十	巳	酉	申	離	辰	十	丑	卅二	丑	十七	巳	艮	兌	離	卯	丑
三十一	午	申	未	艮	巽	卅二	戌	十	辰	卅四	申	震	坤	艮	卯	寅
三十二	未	未	午	艮	巳	廿五	子	八	午	廿四	申	震	坤	艮	卯	卯
三十三	申	午	巳	庚	午	廿四	艮	三	酉	十五	申	震	坤	艮	辰	辰
三十四	酉	巳	辰	震	未	廿六	卯	四	子	十二	寅	中	坎	震	辰	巳
三十五	戌	辰	卯	震	坤	廿五	巳	廿八	寅	一	寅	中	坎	震	辰	午
三十六	亥	卯	寅	震	坤	廿五	午	廿七	巽	廿六	寅	中	坎	震	巳	未

局數	太歲	計神	合神	太一	天目	主算	地目	客算	計目	計算	四神	天一	地一	直符	臣基	民基
三十七	子	寅	丑	兌	申	一	坤	七	坤	七	乾	兌	巽	中	巳	申
三十八	丑	丑	子	兌	酉	六	戌	廿五	戌	廿五	乾	兌	巽	中	巳	酉
三十九	寅	子	亥	兌	戌	廿五	亥	卅四	丑	廿六	乾	兌	巽	中	午	戌
四十	卯	亥	戌	坤	乾	廿七	丑	十九	辰	十一	離	坤	巳	兌	午	亥
四十一	辰	戌	酉	坤	乾	廿七	寅	十六	巳	三	離	坤	巳	兌	午	子
四十二	巳	酉	申	坤	亥	廿七	辰	十一	申	廿四	離	坤	巳	兌	未	丑
四十三	午	申	未	坎	子	八	巳	七	亥	一	艮	坎	申	坤	未	寅
四十四	未	未	午	坎	丑	卅二	坤	十四	艮	卅二	艮	坎	申	坤	未	卯
四十五	申	午	巳	坎	艮	卅二	酉	七	巽	廿五	艮	坎	申	坤	申	辰

局數	太歲	計神	合神	太一	天目	主算	地目	客算	計目	計算	四神	天一	地一	直符	臣基	民基
四十六	酉	巳	辰	巽	寅	五	乾	十六	坤	廿九	震	巽	寅	坎	申	巳
四十七	戌	辰	卯	巽	卯	四	丑	八	戌	七	震	巽	寅	坎	申	午
四十八	亥	卯	寅	巽	辰	一	寅	五	丑	八	震	巽	寅	坎	酉	未
四十九	子	寅	丑	乾	巽	廿四	辰	廿五	辰	廿九	中	巳	乾	巽	酉	申
五十	丑	丑	子	乾	巳	十六	午	十九	午	十九	中	巳	乾	巽	酉	酉
五十一	寅	子	亥	乾	午	十五	坤	十三	酉	六	中	巳	乾	巽	戌	戌
五十二	卯	亥	戌	離	未	廿九	酉	卅一	子	廿四	兌	申	離	巳	戌	亥
五十三	辰	戌	酉	離	坤	廿八	亥	廿五	寅	十四	兌	申	離	巳	戌	子
五十四	巳	酉	申	離	坤	廿八	子	廿四	巽	九	兌	申	離	巳	亥	丑

局數	太歲	計神	合神	太一	天目	主算	地目	客算	計目	計算	四神	天一	地一	直符	臣基	民基
五十五	午	申	未	艮	申	十六	艮	三	坤	廿二	坤	寅	艮	申	亥	寅
五十六	未	未	午	艮	酉	十五	辰	廿四	戌	十	坤	寅	艮	申	亥	卯
五十七	申	午	巳	艮	戌	十	巳	廿五	丑	一	坤	寅	艮	申	子	辰
五十八	酉	巳	辰	震	乾	十三	未	廿六	辰	廿二	坎	乾	震	寅	子	巳
五十九	戌	辰	卯	震	乾	十二	申	十九	巳	廿六	坎	乾	震	寅	子	午
六十	亥	卯	寅	震	亥	十二	戌	十三	申	九	坎	乾	震	寅	丑	未
六十一	子	寅	丑	兌	子	卅二	亥	廿四	亥	廿四	巽	離	中	乾	丑	申
六十二	丑	丑	子	兌	丑	廿六	艮	廿九	艮	廿五	巽	離	中	乾	丑	酉
六十三	寅	子	亥	兌	艮	廿九	卯	廿二	巽	十八	巽	離	中	乾	寅	戌

六十四 卯 亥 戌 坤 寅 十六 巽 十一 坤 七 巳 艮 兌 離 寅 亥
六十五 辰 戌 酉 坤 卯 十五 未 一 戌 廿八 巳 艮 兌 離 寅 子
六十六 巳 酉 申 坤 辰 十二 申 卅四 丑 廿九 巳 艮 兌 離 卯 丑
六十七 午 申 未 坎 巽 廿五 戌 二 辰 廿六 申 震 坤 艮 卯 寅
六十八 未 未 午 坎 巳 十七 子 八 午 十六 申 震 坤 艮 卯 卯
六十九 申 午 巳 坎 午 廿六 艮 卅二 酉 七 申 震 坤 艮 辰 辰
七十 酉 巳 辰 巽 未 卅 卯 四 子 廿五 寅 中 坎 震 辰 巳
七十一 戌 辰 卯 巽 坤 廿九 巳 卅二 寅 五 寅 中 坎 震 辰 午
七十二 亥 卯 寅 巽 坤 廿九 午 卅一 巽 九 寅 中 坎 震 巳 未

太計 台 太 天主 地客 計 計 四 天 地 直 臣 民
歲計 神 [illegible]

太一君基立成

第一紀甲子 甲子在寅甲申入卯甲寅入辰
第二紀甲子 甲子在辰甲申入巳甲寅入午
第三紀甲子 甲子在午甲申入未甲寅入申
第四紀甲子 甲子在申甲申入酉甲寅入戌
第五紀甲子 甲子在戌甲申入亥甲寅入子
第六紀甲子 甲子在子甲申入丑甲寅入寅

太一八門置上元甲子距所求積年以二百四十累去之不盡者以三十約之爲直門數命起開門順行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周而復始其零數卽所入之門也月日時門倣此求之

太一行宮主客計三目得算立成

太一所臨 [illegible]
一宮 一 卌 廿九 卅二 卅一 廿九 廿八 廿五 廿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七 六 一
二宮 廿五 廿五 廿四 七 十六 十四 十三 十 九 (一) (二) 廿九 卅八 廿二 廿一 (廿六)
三宮 (九) 九 八 一 三 (卅六) 廿七 廿四 廿二 廿九 廿四 (廿三) 廿二 十六 十五 十
四宮 十三 十二 (十一) 四 (三) 一 四 廿七 卅六 卅八 廿七 廿六 廿五 十九 (十八) 十三
六宮 (卌) 卅四 卅二 廿六 廿五 廿三 廿二 十九 十八 十 九 (八) 七 一 六 廿五
七宮 廿七 廿七 廿六 十九 十八 十六 十五 十二 十一 (三) (二) 一 七 卅四 廿二 (廿八)
八宮 (一) (一) 八 卅二 卅二 (卅) (廿九) 廿六 廿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八 七 二
九宮 十六 十五 (十五) 八 (七) 五 四 一 (九) 卅一 卅 卅 廿九 廿二 (廿二) (廿七)

歲計三目局

數	歲計	天目	地目計	數	歲計	天目	地目計	數	歲計	天目	地目計	數	歲計	天目	地目計
一	子寅	申	坤坤	二	丑丑	酉	戌戌	三	寅子	戌	亥丑	四	卯亥	乾	丑辰
五	辰戌	乾	寅巳	六	巳酉	亥	辰申	七	午申	子	巳亥	八	未未	丑	坤艮
九	申午	艮	酉巽	十	酉巳	寅	乾坤	十一	戌辰	卯	丑戌	十二	亥卯	辰	寅丑
十三	子寅	巽	辰辰	十四	丑丑	巳	午午	十五	寅子	午	坤酉	十六	卯亥	未	酉子
十七	辰戌	坤	亥寅	十八	巳酉	坤	子巽	十九	午申	申	艮坤	二十	未未	酉	辰戌
廿一	申午	戌	巳丑	廿二	酉巳	乾	未辰	廿三	戌辰	乾	申巳	廿四	亥卯	亥	戌申
廿五	子寅	子	亥亥	廿六	丑丑	丑	艮艮	廿七	寅子	艮	卯巽	廿八	卯亥	寅	巽坤
廿九	辰戌	卯	未戌	卅	巳酉	辰	申丑	卅一	午申	巽	戌辰	卅二	未未	巳	子午
卅三	申午	午	艮酉	卅四	酉巳	未	卯子	卅五	戌辰	坤	巳寅	卅六	亥卯	坤	午巽

十精內天皇帝符太尊五行立成定局

	甲	戊	壬	丙	庚
	辰申子	申子辰	子辰申	辰申子	申子辰
天皇	寅申	子乾	戌艮	坤辰	巽午
帝符	辰戌	艮[illegible]	亥卯	酉巳	午坤
太尊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八
五行	九一	三七	一九	七	八

	乙	己	癸	丁	辛
	巳酉丑	酉丑巳	丑巳酉	巳酉丑	酉丑巳
天皇	艮酉	亥亥	寅艮	未巽	巽未
帝符	卯乾	丑丑	乾卯	申午	午申
太尊	四六	四六	四六	四六	四六
五行	二八	九一	三七	一九	七三

	丙	庚	甲	戊	壬
	午戌寅	戌寅午	寅午戌	午戌寅	戌寅午
天皇	艮戌	乾子	申寅	午巽	辰坤
帝符	卯亥	子艮	戌辰	坤午	巳酉
太尊	八二	八二	八二	八二	八二
五行	七三	二八	九一	三七	一九

	丁	辛	乙	己	癸
	未亥卯	亥卯未	卯未亥	未亥卯	亥卯未
天皇	丑乾	乾丑	坤卯	巳巳	卯坤
帝符	寅子	子寅	酉巽	未未	巽酉
太尊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五行	一九	七三	二八	九一	三七

右書者爲陽遁

左書者爲陰遁

十精內飛鳥八風五風三風立成定局

	一	五	九	十三	十七
	午子	戌辰	寅申	午子	戌辰
飛鳥	九一	五五	一九	六四	二八
八風	八二	四六	九一	五五	一九
五風	九一	一九	二八	三七	四六
三風	七三	九一	二八	四六	六四

	二	六	十	十四	十八
	未丑	亥巳	卯酉	未丑	亥巳
飛鳥	八二	四六	九一	五五	一九
八風	七三	三七	八二	四六	九一
五風	七三	八二	九一	一九	二八
三風	三七	五五	七三	九一	二八

	三	七	十一	十五
	申寅	子午	辰戌	申寅
飛鳥	七三	三七	八二	四六
八風	六四	二八	七三	三七
五風	五五	六四	七三	八二
三風	八二	一九	三七	五五

	四	八	十二	十六
	酉卯	丑未	巳亥	酉卯
飛鳥	六四	二八	七三	三七
八風	五五	一九	六四	二八
五風	三七	四六	五五	六四
三風	四六	六四	八二	一九

右書者爲陽遁

左書者爲陰遁

十精內天時立成定局

一子	二丑	三寅	四卯	五辰	六巳
申寅	未卯	午辰	巳巳	辰午	卯未
七午	八未	九申	十酉	十一戌	十二亥
寅申	丑酉	子戌	亥亥	戌子	酉丑

右書者爲陽遁

左書者爲陰遁

欝岡齋筆麈第四冊

金壇王肯堂宇泰甫

萬曆癸卯十二月九日陰雲凝沍薄晚雷聲隱隱隆隆亦有電光明日雪

僧有破戒噉酒肉近婦女而口談大乘者余弟稱其聰明不覆藏余曰此謂無慚愧非不覆藏也彼破戒而畏人知者猶有慚愧也慚愧即佛種無慚愧即三塗種豈可以不辨

楊慈湖謂眞西山曰希元有志聖賢之學而不能忘情富貴利達何也西山不服慈湖曰嘗見以命問日者故知之每見今之講學者好談命看風水其眞情固已和盤托出而猶自謂步趨孔孟恬於勢利豈必慈湖然後覷破哉朱文公先生亦談風水亦是通人之一蔽

國初曾狀元棨道經舉場見舉子三場畢占課者笑曰此秀才必不濟有人爲考官閱卷庸庸者多而解額有限難於去取因思舉子在外如何不去占卜故凡昧昧前途而聽於卜

筮者皆自信不過者也豈獨舉子乎然則古聖人大事必卜非耶曰所謂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者未嘗不先定也特命之龜筮以見天人合爾故余謂易爲不知易者作不爲知易者作

古語云虛願不至然有不願而至者矣奔競不願黜而黜至賭博不願貧而貧至召庸醫治病不願死而死至醉飽房勞不願病而病至則不願乃實願也又何惑乎虛願之不至也

摭言云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爲獻其爲幕賓明矣而宣城梅禹金輯青泥蓮華記遂以爲薛濤蓋因濤有校書之號故傳之然書記非校書也雲溪友議云相國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劉採春自淮甸來篇詠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春云云覩此則洪度之跡不至浙幕明矣鑒戒錄所述薛濤獻連帥五離詩與摭言似是一事而男女自分禹金合之亦博洽者千慮之一失也

廣陵邵伯湖中有小洲上建露筋烈女廟俗傳有姑嫂乞適至此而暮蟁勢甚盛時有數男子長嫗宿其中嫂不能忍亦就之宿姑獨露坐飼蟁至于筋見而殞詞客過者或詠歌之不知其誤按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

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齧至曉見筋因以爲名北音謂鹿爲露故訛爲露爾酉陽雜俎云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血滴筋露而死始則訛鹿爲人既又訛男爲女世事往往皆然雜俎續集世既罕行卒莫爲是正故特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志方輿者

王彥輔麈史以所見杜牧之書村舍門扉墨迹隱然突起爲可怪又建安吉祥寺柱有蔡君

謨題字亦然疑松煤所漬非也嘗記一書言柟木上書字皆突起第未之試爾吾邑慈雲寺三門有碑蘆席迹隱然深數分俗傳有仙人宿於此是其遺跡不知霜天露地以蘆席覆石皆有痕正不足爲異也

揮麈三録載趙叔近以秀州守免官居於郡代之者殘酷軍民囚之而迎叔近復領州事先是王淵爲小官時狎露臺娼周者稔甚亂後爲叔近所得淵每對人切齒至是張韓皆爲

部曲乃命張提師以往張素父事淵黙解其旨乃斬叔近而獲周娼歸以獻於淵淵勞之曰處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自取之張云父既不取某焉敢耶時韓在旁淵顧曰汝留之無嫌也韓再拜而受之既歸韓甚見寵嬖爲韓生子韓既貴盛周遂享國封之榮按鶴林玉露載韓蘄王夫人梁氏爲京口娼至見於正史今又以爲周何耶若並有之則周不應膺國封也豈蘄王功盛封及妾媵耶王明清與韓同世又在羅大經之前其可傳信無疑者世人知梁而不知周故著之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趙岐注艾美好也乃隨文鑿解非古訓也按曲禮五十曰艾方言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艾爾雅艾歷也郭璞曰長者多經歷也盖淫夫之情有好老者故並舉二種以敵之程大昌攷古編以爲衰減之意是亦知美好爲非是而思易之然血氣方壯慾火日熾安有所謂衰減

者哉

仇池筆記云徐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之者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按羯鼓錄云汝陽王璡寧王長子常帶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置帽上笪處二物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前詩所用盖本

此而以爲群仙者謬也意此子勦舊詩以爲
已作而誤記其出處以欺其父乃弃以欺坡
仙而記之且簪花而舞正以不落爲奇今乃
誤云皆落去可發一笑
世俗謂僧道有妻者爲火居乃火宅之譌蓋以
在俗爲火宅而出家爲出火宅又爲火宅蓮
華若有室則復入火宅矣
蘇魏公談訓云韓子華出守禁從館閣皆祖餞
焉坐有言芸閣何出而坐間諸鉅公皆不記

祖父曰事見初學記蓋諸公忽而不讀爾今
檢初學記無之按魚豢典略云芸草辟紙蠹
故藏書閣曰芸閣陳子昂集云祖欽仁檢校
秘書郎持三筆終入芸香之閣是也
翰林於　朝班中序齒不序官此舊制也後以
有新科而年長者一旦據前輩上於心不安
遂更爲序科科同則序齒至五品則不然故
戲謂之五品不遜至於初授官而其人已拜
學士者即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

刺皆稱晚生官之崇卑無論也詞林典故修
於近年猶明載此事辛卯冬漵水趙公由吏
部左侍郎大拜癸未翰林諸公與之相去五
科乃改稱晚侍生余甚訝之後見王弇州先
生觚不觚錄云余入朝見分宜首揆而華亭
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
亭爲首揆而常熟嚴公次之科第相去亦六
科華亭又不爲學士投刺俱稱晚生已小變
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次之相去僅二科而

亦稱晚生何也則局體之變有自來矣不當
稱而稱之必有當稱而不稱者冰炭交懷雅
道漸滅吾不知其所極也
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言南京五城兵馬之納財
舞勢蓋因有一二道長欲入苞苴有事發五
城兵馬勘處兵馬遂爲之鷹犬即爲其所持
而莫敢誰何之故恣肆無忌若此此嘉靖間
事也近則不至是矣然聞癸卯冬以妖書獄
興奉　旨令廠衛城捕緝捕奸人廠衛不聞

有所擾而巡捕武弁與五城兵馬之勢張甚逃
事罷官與役皆富不貲然終得奸人者廠衛
也而城捕又與之同受賞焉後雖以考功法
罷之猶不失爲富翁也何以儆將來乎
皇城東安門外稍北有禮儀房乃選養奶口以
候　内廷宣召之所俗名奶子府隸錦衣衛
有提督司禮監太監有掌房有貼房俱錦衣
衛指揮每歲每季精選奶口四十名養之於
内謂之坐季奶口別選八十名籍於官謂之

點卯奶口倘坐季者有故即以補之而取盈
焉季終則更之先期宛平大興兩縣及各衙
門博求軍民家有夫女口年十五以上二十
以下夫男俱全形容端正第三胎生男女僅
三月者雜選之仍令穩婆驗無隱疾具結起
送候司禮監請　旨特差内秉筆者一人出
合各衙門所送奶口會選乃定每口月給米
八合肉四兩光祿寺支領每年更番什物每
季煤炭雜器兩縣召商辦送每遇　内廷不

時宣取則就中選一人易高髻新衣宫妝以
進即不當至十餘易不止也
故事民間婦無得入　禁中者即諸宫女已承
恩賜名稱其母非得　旨亦不入惟三婆則
時有之一曰奶婆即兩縣及各衙門選送禮
儀房坐季奶口若　内廷將有誕喜則預名
數人候之内直房産男用乳女者産女用乳
男者初亦雜試候月餘乃留一人一曰醫婆
取精通方脉者候　内有　旨則各衙門選

取以送司禮監會選中籍名待　詔入選者
婦女多榮之一曰穩婆即民間收生婆中預
選籍名在官者惟　内府所用之如選宫女
則用以辨別妍媸可否如選奶口則用以等
第乳汁厚薄隱疾有無如　内廷有喜則先
期預集老於事者直宿日夕候之事定乃罷
諸婆中有一經傳宣者則出入高髻彩衣如
宫妝以自別於曹偶民間亦以此信而用之
醫婆穩婆事竣皆得出惟奶口一留用則終

其身事所乳得霑恩澤無復出理其食報蓋
特隆云
京城西阜城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甃二井
屋以塔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為洞
四方通風卽宮女火葬之所也　北安門外
有屋數楹名安樂堂　令甲　宮人有故非
有名稱者例不　賜墓則出之　禁城後舜
貞門傍右門承以斂具舁出　玄武門經北
上門北中門達安樂堂授其守者召本堂土
工移北安門外停屍房易以朱棺禮送之靜
樂堂火葬塔井中凡　宮人故必請　旨凡
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凡堂房皆掌之中貴
人凡授受皆以籍其宮人出父兄或在者從
棺所送之堂外而止不禁也而亦不得入嘉
靖末有　貴嬪某捐貲易民地數畝圍之堂
內其後焚燼不願井者悉內地中今亦隆然
高起矣
世說所載多非事實如石崇火浣衫珊瑚樹事
定皆無之此君亦當時俊傑若懵不曉事如
此血汚西京市久矣豈待趙王倫哉至於豆
粥韭蓱虀乃三家邨乞兒所為鋪張豪侈遂
至及此殺風景極矣
老學菴筆記云昭德諸晁謂壻為借倩之倩云
近世方訛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
至今悔之按方言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璞
曰言可假借也放翁偶未之考耳然一疑失
問至老悔之而筆之書此吾儕所愧也

陳眉公秘笈有云陳希夷聚諸少年將入潤州
為變聞藝祖登極而止夫不知天命之有歸
則雖百藝祖登極何關人事何遽中止既知
天命之有歸而又何變之圖也大笑至墜驢
曰天下自此定矣此其踴躍與唐明宗願天
早生聖人意豈異哉夫腐鼠不可以嚇鵷雛
高士豈辦作賊設如眉公言則希夷亦近日
李王龍鳳之流爾
眉公見聞錄有云羅念菴拜唐荊川荊川他出

荆川之翁出接念菴坐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與他說交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是念菴對云此病在它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有吾幼時嘗於先公案頭見念菴先生冬遊記具載此語蓋二公皆以宮僚　內召相約同赴　闕迨念菴至而荆川已先行時已歲暮念菴恐阻氷故駐家廣陵而獨身之金陵晤王龍溪諸公相與論學時唐有懷翁爲南曹郎念菴謁之翁言及

荆川有固執不近人情處念菴曰在它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有然令郎儘精進久之亦自消融矣雖記得彷彿然大意如此若曰交際一切不受則吾見亦多矣形迹可以矯飾即貪廉邪正互有之又何必以有無爲校耶如此記載所謂道聽塗說者也

非父而與父同其尊者舅也非母而與母同其尊者姑也故女子謂夫之父母爲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爲外舅外姑今世俗婦隨夫而以父母呼舅姑已是二本乃至壻亦隨婦而以父母呼外舅姑不已甚乎每見士大夫亦有稱妻父母爲外父外母者不學之過也

甲辰春錫山錢大夫景醇故知也過余而言及報應因舉所聞見曰向同知開封府時謁監司王公明時以鄉曲留欵中席而歎曰人命至重居官不可不慎也錢起而請其說曰吾有警焉吾鄉有喬憲僉者姻也治兵蜀中與大將劉顯等奉　旨進兵攻九絲城克之數

萬衆殲焉又數年免歸一日爲宴于家延賓而吾預焉喬居主席有稚而坐於側者其從孫也忽愕而起曰席之下有蹲焉者蓬首黎面耳貫環是爲何人也坐客驚顧左右尋視無有也笑以爲妄而主人面色如土默不言蓋若有見焉無何客稍稍引去主人亦不留吾甚訝之詰旦遣力謝主人則已死矣夫奉旨誅叛逆玉石俱焚勢所不免且有大將在也使者雖名治兵徒持文墨論議耳猶得報

若是而況身殺之者乎君其識之以告諸居官者愼之哉余曰王公長者也吾嘗識之京師斯亦仁人之言也錢大夫又曰吾邑有尤生者故解元瑛之從子也爲諸生有盛名太守穆公延之郡齋教其諸子晉陵之民有爲盗者爲其仇訐諸郡盗懼而介尤之外兄戈生請尤生爲解釋尤生許之因爲穆公言穆公信之因反坐訐者鉗鈦錫山郵舍竟瘐死一日尤生之義與就督學使者試閒行市中

忽見其人從前來爲尤生舉手交臂而過尤生固已心動然無他也秋闈既迫至白下入貢院趨號舍則有人焉訾而起之又其人也乃大恐稱疾以出歸錫山遂臥病日以沉困尤生素謹事關將軍一日怳忽見關將軍坐其牀拊循之生因哀籲求救將軍曰此怨對索命吾力不能禁以汝事吾謹特一視汝耳生叩首曰此外兄戈生誤我我不知果眞盗也將軍曰戈生一細民爾能動太守者誰乎而尚誰諉哉將軍遂去尤生爲家人言之無何竟死

吳中一富家子忽思一日而盡千金計諸人莫能就或教之曰以千金盡買金箔擇大風之日適廣漠之野於上風解而縱之使隨風飄旋於空中成金色世界於公何如大喜如其言頃刻而盡夫鄉市不乏貧者衣食其饑寒櫬死者藥病者或齋僧道或買放生命皆可一日盡千金也而莫有爲之計者何哉雖然

卽有爲之計者彼亦不從也故富人多不肯爲善作福非不肯也天不許也哀哉

千金養性篇云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心少過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凡人不能絶嗔若用無禮之人易生嗔怒妨人導性此言若爲余設也余性卞而數奇無便僻使令分觸事易怒多由於此然常思之能安命則不怒能恕物矜愚則不怒能了心外無法則不怒而不能不怒者正坐

放逸故耳每思覔稍謹慧者以供指使僉雖
可省闐適以養闐輒復中止昔有問大熱向
何處避者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
所不到此言可以深長思也

東坡頳濵相遇梧藤間就道傍市湯餅物惡不
可食子由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顧子由
曰尚欲咀嚼耶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
但飲濕法也内典有四食以變壞時爲段食
以受用時爲觸食段食止許充虚養身而已

至于分别好惡取適口者而進之乃觸食事
坡仙但順段食不順觸食故云飲酒但飲濕
也

世所行傳奇但知馮京之父以還妾陰德生子
狀元宰相而不知父之的名遂以爲名商而
爲商此寡陋之過也京父名式爲左侍禁以
終京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
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旣
没十一年京始及第爲荆南通判視其父所
題無一字差者然則京父亦異人也

南唐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
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
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後趙太祖受命
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
及而符讖先著也今人知王衍而不知輔公
祏知宫人之鏡而不知秦淮之石故著之

雲南景東府境内有蛇大僅如守宫常緣樹而
棲見人輒墮地則碎爲數段人去復續以爲

藥可以已大風癧瘍遠過白花烏虵之屬人
挾筒而往見而掇之以入筒一經人手則不
復能續而死矣然亦難值其價與金等名曰
脆蛇亦曰碎蛇

西域有撒法藍狀如紅藍花爇之芬馥清潤至
中國價與黃金等卽所謂鬱金香也陳藏器
云鬱金香生大秦國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
藍四月五月采花卽香也南州異物志云鬱
金香出罽賓國人種之先以供佛數日萎然

後取之色正黄與芙蓉花裹嫩蓮者相似可以香酒唐書云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花而不實欲種者取根此言花色不同或不一種今撒法藍乃作紅黄色與前書異矣此中人謂之番紅花不知紅花元自張騫得之於西域安得又有番紅花耶今之所謂鬱金者惟蜀中有之佳者亦自難得今人惟取薑黄代之眞鬱香雖亦辛香而氣不馥烈古之釀酒以降神者此耶彼耶或四夷來賓重譯而至者遂爲宗廟用耶或古有之而今無耶皆不可知也

今梵侶持戒不殺者於身蝨輙投之地余謂非爲人踐踏則復着人爾烏在其爲不殺也後閱鷄肋篇載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常佽釋教置蝨於緜絮骨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爲青蟲飛去試之信然皆背析而化宜刻之以傳修梵行者

關内劉貽哲謫海南市舶提舉云有持犀杯求售者斟酒青則日夜則月見於酒中酒盡即隱又有珠自然作師子形纖悉畢具

端州硯石中唐以後已漸知名柳公權云端溪石爲硯至妙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斵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斵石李賀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則此時採者已極盛矣蔡絛云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觀中命廣東漕臣督採端溪石硯上焉時未嘗動經費乃括二廣頭子錢千萬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時以三千枚進御二千分賜大臣侍從而諸王内侍咸願得之詔更上千枚餘三千枚藏諸大觀庫於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巖穴蓋欲後世獨貴是硯按下巖石在深溪中所謂千夫挽綆百運斤豈虛語哉彼五十夫豈能辦又安得如許珍材蓋徽宗非精人只誇多鬭而絛之言亦未足信也

爛柯山在高要縣東三十六里峯頂常有紫霞蓋寶石之氣也石之佳者紫氣鮮潤如臙脂中有青紋謂之音絲其文如雲霞如錦綺李長吉集中所謂青花紫石硯者長吉詩云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脣暗灑萇弘冷血痕劉禹錫詩云玉蜍吐水霞光淨綵翰搖風絳錦鮮非目睹斯石則不知是詩狀物之工也

硯譜云下巖北壁石背為泉水所浸瀰漫湧溢

下流為溪巖之中歲久崩摧石屑翳塞積水屈曲淺深莫測以是石工不復能採矣今世所有下巖硯唐五季國初時物也觀此則今世所傳宋貢硯非下巖石彰彰矣至我 明萬曆二十七年採珠内史奉 詔開採使蛋人泅而取之則塊生其中有黄臕如玉璞然鑿去始見硯材然百不得一焉於是下巖石始復出世

楊永叔云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米元章非之謂嘗徧詢石工云子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余意其說必確今乃知下巖石品貴重隣於寶玉皆有黳臕裹之如子之在胞胎故名之曰子石爾米氏又云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則所詢石工所見乃半邊山巖及蚌坑石耳豈復知有下巖子石者哉

端石堅潤如玉而著墨如泥蓋天生硯材也宋

時下巖石既不可得而蚌坑等皆山中常石故宋高宗翰墨志與蘇東坡米元章范石湖輩皆謂端石不發墨而以歙之龍尾方城之葛仙公巖石温州之華嚴寺巖石品出其上豈定論哉新歙硯絕無佳者而宋硯光滑拒墨特甚蓋用久則鋒鋩頓[illegible]遂成棄物方城温州石今絕不聞可硯者惟下巖端石萬古如新今日所得直追中唐遠出宋硯之上何啻千百倍亦一時之盛也

聞之自嶺南來者云彼中良硯材多石璞解去麤膔乃得之有至心只是麤石不可硯者其如霞如錦如水波紋等千百中之一二爾米氏硯史乃謂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佔則謂元章目不識端硯可也

宋時品端硯以有眼爲貴有死眼活眼之別至以眼之多寡爲價之重輕今所開下岩石絶無眼而有眼者乃出新坑圓暈重重中有瞳神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者然皆下

材也此宋之所貴者耶歐陽永叔云眼石病也官司歲以爲貢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巳非虛語也

古物之所以貴者以今人盡技爲之不能彷彿其什一如古銅彝鼎官窑哥窑器物之類是也若硯石則生於山中久矣特取有先後而石無今古但當論其材之美惡不當論其硯之新舊自昔之譜硯者皆然今俗子聞是古硯則寳重之聞是新石則不顧至使射利之徒取頑石草草斲之刓刻殘缺取舊銘刻其陰束草熏之使其色變然後曝之烈日中渴燥之極飲以墨漿積以歲月洗滌不去售之輒得重價閩人蘇人業硯者藉此溫飽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目前紛紛皆是何足道哉

發墨與下墨不同下墨謂磨之墨易下也石理麤有鋩者皆能之然不惟損筆亦能晦墨盖石質麤燥故也發墨者研磨良久金光燁然如漆如油而者墨如泥無聲盖發墨者未有

不下墨者石中有火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剛生熱故膠生泡墨光豈得發哉歐陽永叔誤以下墨爲發墨至謂瓦硯爲第一可發一笑也

青州青石硯柳公權以爲第一盖此時端石未著故也唐子西家藏古硯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其硯今在于潤甫處乃青州石色青如瓶著墨如泥而不甚發質理亦不堅潤堪與

端石作奴爾

今之俗子於硯則重古於墨則重香甚至曝於烈日使渴甚以受墨瀋而爲僞鏽雜入珠寶以爲珍雖有良材茂不敗矣宋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晩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爲輕巳嗚呼天下之至異不出于至常非篤好深造未易知也豈獨硯與墨哉

端溪石堅潤如玉至于剗鑿不入而着墨如泥不經日洗滌輒不可去盖其性與墨相入故

是天生硯材自古重之有以也宋人作硯譜録乃謂龍尾遠出端溪上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其過於端溪以此誤矣今宋硯之爲龍尾者滑而拒墨不復爲世所貴而惟端溪萬古常新豈可同日論哉

端溪出一種白石黑章作山水屈曲之文土人琢以爲屏亦可作硯爲研朱之用

古硯黑漬處洗滌不可去謂之墨鏽購古研者必以此辨之此三家村小兒強作解事者之見耳余在京師時數見古研有鏽者絶少有者初未受墨者盖古人謂研不可一日不滌初未嘗使點墨停留安得有鏽今市賈欲以新爲舊故焫草熏之磨墨漬之以變其色而或有病古硯之無鏽亦如前法修治者眞燒琴煮鶴手也

鑒硯無奇法石理細潤者必不受墨其麤燥者墨易下而損筆亦損墨色皆非硯材若細潤

如玉而着墨如有鋒不數研巳濃則天生硯材也然石中如此者絶少故端溪下巖歙之龍尾皆爲世所貴重鑒賞之家不惜重貲購之大抵石之細潤而拒墨者必磨久久則兩剛生熱而膠泛煙浮石之麤燥者性必不堅往往石與墨相雜故兩者皆損墨色若細潤而下墨則自然發墨此理不難見也而知之者鮮矣

研之發墨者又以用久不退乏爲貴龍尾硯在

宋人稱其發墨在端溪下嵒之上而今研磨
幾如鏡面蓋用久退乏故也
有宋盛時端溪下嵒舊坑亦竭士大夫所用
失故不復采而中嵒石翳泉深取之者得不償
研石往往皆上巖新坑產耳故歐蔡蘇米輩
皆有拒墨之歎至下其品謂不及歙之龍尾
方城之葛仙公巖石今世好古之家所蓄古
端硯悉此品也以墨試之滑如鏡面不復可
用徒以耳鑒目玩而已余嘗謂作書使鈍硯

如娶妻得石女將安用之
洞天清祿集謂唐時所取端溪石無紫者然蘇
長公所蓄許敬宗硯實端溪紫石也此在初
唐已有之況中晚乎今世所有古端硯雖光
如鏡面而以墨試之索索而下覺有鋩用久
不乏者多唐末宋初物也蓋盛宋時下嵒冗
閉絕無此種
唐紫端硯多無眼宋硯乃有眼眼之在石猶木
之有節也其膏潤發墨乃由于此故以眼之
多寡爲價之重輕若舊坑石初不藉眼爲重
而或者謂惟舊坑石多眼或謂眼爲石病皆
非也
黃山谷先生就書閣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
以示濳谷谷隔囊捫之卽置几上頓首曰天
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之作者又取小錦
囊亦有墨一丸谷捫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
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時作者嗚呼古人一
藝之精至于六根互用如此此其心可知口

不可得言而世之人方較量濃淡之間以爲
知音不亦謬乎故曰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
知之者如烏鵲也
造朱挺子法用辰州朱砂有神氣者乳鉢內輕
輕研細淨水飛澄陰乾上好入漆截角心紅
用廣膠熬水浸之以手搓洗飛澄去黃膘候
水清爲度却以淨水再飛澄煎去濁脚紫黑
色者不用獨取澄淨鮮紅者再用烏梅湯搓
洗二三次隔紙曬乾每砂六兩配心紅十兩

於紫肆中取成造紅花汁以新汲水浸之澄去浮面清水取盌底濃汁約盌許作三四次拌朱令濕攤於磁盆內不許見日唯取日色逼乾亦忌見火若犯日與火則通身盡變爲黃矣乾後乃用上好透明眞廣膠一兩二錢入分清化半盞頓化候冷和朱搓合成劑一方加珊瑚末一兩氷片三錢二分妙

製朱砂法朱砂如箭鏃如蕎麥起稜明瑩者佳劈砂末砂和尚頭砂俱不可用先以冷水洗

過揀去頑黯夾石者入乳鉢內研極細每砂一斤用河水二十盌入烏梅肉二兩煎湯以廣膠三錢投入同熬化勻候冷去滓濾清用飛朱砂漸加漸澄輕輕傾去黃水以湯盡爲度以紙覆椀面置日邊熁乾不可正晒日中乾後復研又如前另煎烏梅湯飛澄黃膘盡而止熁乾每研時盡一人之力約半日爲度造朱墨即以前製過砂每一兩入龍腦二分廣膠和之不用餘物爲妙

新安程幼博以漆入油然煙爲墨自詫前無古人然宋人固嘗以松漬漆爇以取煙矣避暑錄話云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爲之古法以瀝青與油等分用皆取其煙之細也

藥之有助于墨者梣皮解膠益色藤黃雞子清生漆牛角胎至堅猪膽鯉魚膽至黑而澤甘松藿香零陵香白檀丁香龍腦麝香辟膠煤氣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煙末以麝香方下筆地榆卷栢五倍

子丹參黃連紫草鬱金茜根黑豆百藥煎蘇木胡桃青皮草烏頭牡丹皮棠梨葉阿梨勒助色皂角除濕氣梔子仁青黛去膠色黃蘗研無聲川烏頭使膠力不勁酸石榴皮令研中遲散巴豆增肥多則損光綠礬加黑色多則敗膠朱砂益色此出古墨譜然煙之至精者不假藥物之助假藥物之助者皆色不足也

造印色曬油法　六月上伏日用蓖麻油或眞

脂麻油每壹觔入新白芨片四兩煉去黄黑者飯鍋上蒸軟又入胡椒壹兩略敲破分入大磁盆内以絲綿覆碗面晒烈日中盡三伏爲度油色白如水以滴紙上不暈開即油成矣

製艾法將艾或烘或晒乾取去粗細二斡又揉去粗皮不可太揉見綿將艾入砂礶以河水煮數沸去黄水又換水煮如此十餘次將艾取起擠水滴紙上晒乾以無痕爲度如有痕再煮　配法每淨砂八兩入油三兩白蠟

黄蠟各貳錢半白礬貳錢一方每兩三釐一方一兩入油内攪勻磁鑵盛油紙皮紙封固日中晒數日却以艾綿五錢拌入一法先將艾入印池内次入油和透次入朱砂拌紅不紅加砂乾則加油油透加艾

余見西域歐邏巴國人利瑪竇出示彼中書籍其紙白色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奪贈余十餘番受墨不滲着水不濡甚異之問何物所造利云以故布浸擣爲之乃知蔡倫擣故魚網作紙即此類爾又宋時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其品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盖水力不同故也

能書不擇筆此浪語也古來唯稱率更令不擇筆然其字瘦勁多骨少肉故平生喜用貍毛筆今人兎毫中亦必雜以貍云非是則不健然稍多即不佳而歐陽氏能使純者則又何筆不可使耶然晉人遺意至歐陽氏漸失矣

不擇筆是其長處亦即其短處正不足稱引也

小米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嚼物誠然誠然今天下業筆者推吳興爲第一吳興又以黄文用爲第一文用死矣有兩孫皆往來金壇其長者以文用行冣有名而冣無行近乃作一色惡筆濡墨作字輒有小米之嘆而好事者猶以高價購之以手寫字以耳買筆可發一大笑也其少者以朝輔行與其兄

初至時已駸駸欲度驊騮前矣已乃技日進而筆日益佳每至輒不同余不善書而喜佳筆遇可意者至輟衣食求之然慣使羊毫羊毫之價廉不為筆工所利故趨余者少而獨小黃生特製遺余余非是不能染翰每來金壇必先謁余余字中無筆而渠手中有眼故喜而識之

漢晉人專工草書故古法帖中真行絕少觀趙壹所云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昃不

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鰓出血猶不休輟則其臻于草聖亦不易矣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

世以淳化帖為法書之祖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真蹟響搨雙鉤者何以知之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真蹟及唐摹王右軍帖多矣凡閣帖所載僅得其髣髴甚則併點畫形似盡失之豈有摹脫真跡而舛盭如是者至於賞鑒不精真贋並收迺綴蠹蝕不成文理又其小小者也學書者欲據之而希蹤鍾王不亦遠乎近世盛行長洲文氏停雲館帖皆作待詔父子手脚而小楷尤為失真之極不特晉法盡亾即褚虞歐顏筆意蕩然無遺矣吾友董玄宰刻戲鴻堂帖亦一色自書即雙鉤亦甚草草石工又庸劣故不能大勝停雲玄宰書家能品作此欲傳百世乃出新安吳用卿餘清堂帖之下甚可惜也

晉人書妙在藏鋒非無鋒也但不露爾唐人則露矣然鋒之為鋒則無二也趙宋而後此意寖微惟老米一人得之而炫露之極至於掀舞故但長於行而不能真草為世所譏至本朝諸名家尚未知執使轉運而妄意藏鋒然實無鋒可藏古書法幾澌滅殆盡矣刻石手唐人為最今世所傳宋搨本神采飛動恍如真蹟如雲麾將軍碑九成宮銘聖教序之類皆唐刻也其轉摺波磔處俱稜角分明故

鋒穎雖露而古人運筆意象隱然在目後世摹勒者亦妄意藏鋒而轉摺波磔處俱以圓渾爲工故成無骨之身無榦之樹停雲戲鴻之刻手固劣亦書家誤之也

吳郡韓敬堂先生家藏黃素黃庭經陶穀與米芾跋皆無之想入宣和御府重裝去之矣徽宗題云晉王羲之黃庭經米氏書史以爲是六朝人書無唐人氣格趙魏公以爲楊許書而董玄宰不知其何據盖未攷之眞誥也按

眞誥翼眞檢云眞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眞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羲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第三息上計掾翽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掾寫眞受四十餘卷多楊書又云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効郗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故也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殆非人工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據此則此絹本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即是許掾書今眞誥所列皆三君手書多荆州白牋梁時去晉不遠已首尾零落魚爛缺失而此卷黃素如新雖歷代尊奉少見風日非有神物護持亦不至是晉人筆意一壞於王著二壞於

文氏父子而小楷尤甚不可不使世人見此本韓長公昨見過以油紙橅本相示已付工刻之矣

今學小楷者大抵宗黃庭經然世所行石本盡作文衡山手脚無復晉人筆意屢見宋榻本已然則傳訛襲謬其來久矣近時潁上得石於井金陵甘氏得石於池皆古刻黃庭經潁上本拙而近古甘氏本工而太今吾寧取潁上爾淳熙秘閣續法帖第二卷有褚河南臨

本乃致佳與黃素黃庭頗相類初疑登善對
臨或其力不至此及檢黃長睿東觀餘論稱
其單郭未塡筆勢精善乃知從眞迹上橅出
非對臨也余以板本直絺毫髮不爽天下黃
庭帖當以吾此本爲第一具眼者必領吾此
語
宋翼每作一波甞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如高峰
墜石每作一橫畫如千里陣雲每作一戈如
百鈞弩發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

縱如足行之趣驟了如鋼鈎乀如崩浪此古
人運筆取勢之法若胸中有萬卷書無一點
塵俗此法作字何患不到鍾王吾老矣無能
爲矣後來之秀勉之哉
禮部韻略宋人業舉習詩賦者無不人置一編
猶今之四書五經焉其注援引該博字句儁
拔當時宿儒如楊誠齋輩往往時出之以見
奇如配鹽幽菽之類是已而李文定南宮一
賦不免落韻之失范蜀公彩霓二字亦誤爲
主司所黜以見字釋之不可不正其重如此
厥後毛晃父子以韻略爲未備故增之而聲
韻離合之間尚仍其舊至我朝　高皇帝召
儒臣宋濂等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
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淸靑之屬
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
皆當改正後纂集成書大略釐正如・天語
而註釋則一用毛晃增註　賜名洪武正韻
頒行天下而韻略自此廢矣余求之三四十

年得宋本三皆經後人刪節非復全書若不
蒐而刻之百年後恐無復影響奈無同此志
者何
正韻之分合尚有可議者如通攝原當分爲二
韻東冬固當合矣公弓不可合也蓋牙音中
原有公空傾崆弓穹窮顒兩種公之入聲爲
穀弓之入聲爲匊豈可淆而爲一此不難知
而當時儒臣懾於　天威不敢執奏遂致一
代同文之書不爲世所遵用今亦無　奏請

重修者豈非鈌典

古字母三十有六其聲遠而不相涉者見溪羣端透定幫滂並明精清從心邪審影曉匣來凡二十其聲近而常相誤切者亦十有六如疑喻在魚韻則喻歸本母而鈌疑基韻則疑歸本母而鈌喻不當以疑移分押欠泥孃在薑韻則孃歸本母而鈌泥基韻則泥歸本母而鈌孃不當以泥尼分押欠知照在基韻則知歸本母而鈌照高韻則照歸本母而鈌知

不當以朝昭分押欠穿徹在堅韻則各歸本母其在東韻不當以充忡分押欠澄牀在京韻則澄歸本母而鈌牀江韻則牀歸本母而鈌澄不當以牀淙分押欠非敷在基韻則非歸本母而鈌敷模韻則敷歸本母而鈌非不當以跗敷分押欠奉微在東韻則奉歸本母而鈌微基韻則微歸本母而鈌奉其在孤韻不當以扶無分押欠禪日在堅韻則禪歸本母而鈌日巾韻則日歸本母而鈌禪不當以人辰分押蓋法非不精也傳之者失其真用之者不得其要耳金陵李士龍作字學正譌止存三十一母而知徹澄孃非五母以爲重贅悉去之其所離合悉金陵鄉音不可以行之四方况後世乎進士何六陽六安人其鄉音與金陵相近遂以爲不刊之書用其說改定切韻指南序而刻之余恐古法從此漸亡故稍爲駁正於此

字何用哉以記聲也有一聲卽當有一字今之

字多至於數萬而爲聲幾何故吾謂倉頡亦太拙矣然猶幸有假借一途可以旁通也而後之人輒復造字以益之且一字而有科斗焉有大篆焉有小篆焉有隸焉有八分焉有行焉有草焉有古焉有俗焉固已不勝其繁矣然猶益之而不止有好事者盡古今之字而集之可以充棟而其有聲無字者固自若也以故尹　儒開卷多不識之字何論淺學如此則字宜不可勝用矣而婦人豎子以

俗名一事物求誌之冊則執筆不知所措豈
非字學之一大弊哉
顏師古嘗言西域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
省而義廣其字之母凡五十其中十六字爲
轉聲之號三十四爲五音之祖或一或二或
三至於正載互合而有輕重清濁非清非濁
等聲其詳見於天竺字源余未之見也昨一
西僧來自烏思藏精於字學其書卽今　內
府番經廠中番書與西天梵書稍異亦如篆

之變而爲隸云爾其爲字母亦如前數若一
音而轉注他母或一音而轉注他韻者皆於
母字之上下左右別之大略如今之圈平上
去入之例故其國開卷無不識之字以反切
卽在本字之內不似此中字反切另注且有
不能反切者也鳥獸之音草木之聲莫不可
記而可譜況人言語乎吾恨倉頡不得此法
故以爲太拙
余丙戌秋七月至吳江得觀澄清堂帖十餘卷

皆二王書字畫流動筆意宛然乃同年王大
行孝物後余在翰林時有骨董持一卷視董
玄宰玄宰絕叫以爲奇特余告以吳江本玄
宰乃亟就王君求之王君遂珍祕不復肯出
無何王君物故聞近亦歸太倉王荊石先生
丁未秋過先生齋中出以見示則已亡失太
半矣玄宰鉤數十行附戲鴻堂帖末無復筆
意後跋以爲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按東
觀餘論云世傳十七帖別本蓋南唐後主李

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置澄心堂者而
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踈拙蓋玄宰
誤以十七帖爲此帖又誤以澄心堂爲澄清
堂也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
之石名昇元帖是又在閣帖之先矣昨晤汪
仲嘉謂淳化帖卽翻刻昇元帖不知何據當
又是誤以十七爲昇元爾博洽之難如此
法帖勒石必假翻朱朱用膠則不甚分明不用
膠則易於磨涅以刀隨朱宛轉石屑蒙翳每

以意爲之豈能纖毫不爽乃知閣帖只用棗木米老每稱板本蓋有爲也况今世絶少刻石高手而宣龢間剞劂之工刻寫意山水花木皆不失筆意若郭塡者能從眞蹟精意脫出令以棗木刻之豈復數閣帖哉

定武稧帖石刻有謂唐太宗以眞蹟刻置學士院後朱梁徙於汴耶律德光載歸棄於鍾山土人李學究得之埋土中李沒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買置公帑者有謂游士攜此石走四

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永濤取以獻者有謂太宗既得辯才眞蹟令趙模等摹十本賜方鎭定武以玉石刻之者有謂卽江左所傳會稽石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歸者大抵首說具有原委近是然其爲石刻之鼻祖其爲蘭亭之肖子因於衆論紛紜不能詳其所自出而具見之矣

定武石爲薛紹彭鐫損湍流帶右天五字故世有五字損本不損本然此石一出土之時巳鈌首行會字一角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六行列字七行盛字九行盛字十行遊字十四行殊字二十行古字二十一行不字皆有刓損處今世所傳五字不損本乃有一字不刓者皆贋物也

唐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眞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爲湖州刺史重加補緝更於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

其書於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爲證然後註以諸家字書解釋旣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句末字編入本韻差及諸書皆倣此自有聲韻巳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曆二年入爲刑部尚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奉敕宣付秘閣賜絹五百疋今唐書與晁氏讀書志馬氏經籍考中皆不載篇目則其書巳不傳久矣宋人錢諷

唐韻分四聲而以十一史之句註於下名爲
回溪史韻凡四十九卷元人陰氏兄弟作韻
府群玉趙子昂稱其上涉羣書下包諸子賢
於回溪史韻多矣　高皇帝萬幾之暇嘗好
觀之故解縉封事有曰韻府出元之陰氏鄙
猥細儒學孤識陋蜩集一時兎園寒士抄集
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閲則
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
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奥下及關閩濂洛之

佳葩根實精明隨旨類别以備勸戒删其無
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
制作之一端也歟至永樂中　文皇帝乃命
儒臣裒粹祕閣書籍分韻采入以備檢考供
事編輯者三千餘人爲卷凡三萬有奇名曰
永樂大典書成貯之文樓當是納解學士之
請也嘉靖初年　肅皇帝好古禮文之事時
取探討殊寶愛之自後凡有疑郤悉按韻索
覽几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十六年三

殿災　上聞變亟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
甲夜中凡三四傳　旨是書遂得不燬四十
年復諭大學士徐階選儒士程道南等百餘
人就史館宣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而
命學士高拱左中允張居正同諭德瞿景淳
等校之以　國家全盛之力刊之於木布之
四方傳之萬世亦開闢以來未有之盛事也
然而未聞有議及者將使數千百年後好學
稽古之士復悵然抱鏡源之恨豈不惜哉

漢懲秦焚書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
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
太常太史博士之署内有延閣廣内祕室之
府至成帝時頗有散亾乃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
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
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會向卒哀帝復使向
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群篇著爲七略凡
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此焚

書而後書之一厄也光武明章好文尊經術
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
臺彌以充積初遷洛陽所載經傳二千餘輛
爾後撰錄三倍於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
東觀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
書縑帛軍人以爲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
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
時焚蕩此則書之二厄也魏氏采掇遺亡藏
在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

更著新簿分經史子集爲四部甲乙丙丁之
目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京
華蕩覆石渠文集靡有孑遺此則書之三厄
也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
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爲三千一十四卷其後
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文帝元嘉八年祕書
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
十二卷元徽初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凡萬
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曰經典志諸
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
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書目凡
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
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受命於文德殿內列
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經典凡二萬三千一
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中處士阮孝緒
更爲七錄曰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
技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
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凡十萬餘卷周師

入郢咸自焚之此則書之四厄也宋武入關
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字赤紙文字古拙魏
孝文始都洛陽借書於齊祕府稍僅充實爾
朱之亂散落復多北齊遷業頗更搜聚後周
定鼎書止八千後稍增至萬卷武帝平齊先
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
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
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
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

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前東
西廊厦列以貯之唐之克隋鄭公盡收圖書
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
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而已貞觀中魏
徵虞世南顔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
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
内庫以宫人掌之玄宗時又借民間異本傳
録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又於大明宫光順門
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太府月給

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
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
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
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
籤皆異色以别之祿山之亂尺簡不藏此則
書之五厄也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
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又
詔授搩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
黄巢之亂存者蓋尠此則書之六厄也五季

之亂有國之君疆土既促日尋干戈而猶汲
汲以搜訪遺書爲要務後唐莊宗募民獻書
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
一選後漢令凡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卷帙
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周世宗於凡獻書
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又選常參官三十人
校讎刋正是時諸國分據皆聚典籍而吳蜀
爲多宋興之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平蜀
又得書萬三千卷平江南得二萬餘卷始平

荆南終幷兩浙皆盡收其圖書而朱載錢弼
彭幹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於
是群書漸備矣太宗時詔中外購募有以亡
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録酬奬餘第卷帙
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藏書之所爲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
録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
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
寫九年新作崇文院成時已增募寫書吏專

事完緝先後上經史子書二萬七百餘卷詔
購求逸書復以書有繆濫不完始命定其存
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曆初成
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
取而棄不錄者大觀中祕書監何志同言漢
著七畧凡爲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
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
曆間常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名曰崇文總目
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

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爲全本者不過二萬
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之數浸多謂宜
及今有所搜採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
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錄之外別
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卽其家傳之就
加校正上之策府從之政和中校書郎孫覿
言頃因臣僚建白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
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詔祕書省官
討論譔次增入總目合爲一書從之名曰祕

書總目宣和中祕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
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
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順所進二
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
乞加褒賞詔順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
年祕書省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
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
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
本比前後所進書數頗多詔闡補承務郎宿

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
盛矣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
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
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
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錄鬻
者悉市之淳熙中祕書少監陳騤等言中興
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
目類次後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
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

一十七卷後叅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中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秘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多充祕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又多闕自是而宋且不祚矣元立經籍所後更爲弘文院又立

興文署以編集經史收掌板刻爲職宋元遺書賴以不廢我　太祖高皇帝克燕首命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戶口版籍既又　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移都北平　命學士陳循輦　文淵閣書以從購遺書之官四出所蓄甚富正統六年大學士楊士奇等言　文淵閣見貯書籍有　祖宗御製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來一向於　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　旨移貯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曰　文淵閣書目合請用廣運之寶鈐識仍藏於　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　詔從之然自是而後閣臣既鮮省覽典籍又多竊取而祕府書籍往往散逸於民間矣嘉靖中御史徐九皐建言欲將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今貯經籍凡有不備者行令中外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

還量優賞賚其有志所不載及近世中外文僚山林碩學記者撰述有裨治理者並令搜採解送禮部發史館看詳校正藏諸中祕而又乞　上於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之暇時賜召見講讀侍從諸臣從容諏訪辨析經旨　詔下禮部議尚書夏言覆奏仰惟　皇上尊　祖敬　宗右文重道邇者恭建史宬尊藏　累朝寶訓實錄幷　列聖御製文集四書五經性理等書及修輯歷代全史

誠帝王希世之曠典萬世不刊之事業也今本官具奏前因具見仰贊　聖謨廣敷文治之意合候　命下移文翰林院查祕閣所貯經籍有無缺遺不備之書備開書目行本部通行兩京及天下撫按衙門轉行提學官員用心搜訪凡藝文志所載歷代遺書及　本朝名臣碩儒所著述文集凡有補于世教足成一家之言者一體收採藏貯及奏請　召見侍從諸臣亦是仰承　皇上緝熙聖學延

見講官以備　顧問之意尋得　旨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示虛名耳苟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爲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召見亦虛應也都罷是時　上漸廢朝講矣而請不時召見文學之臣爲忤　旨故并求遺書亦報罷然不遺博雅專使而徒行提學官負真虛應耳夫以我　明之盛崇儒右文超軼前代而購書之詔希闊無聞東閣之藏蕩析殆盡將使萬世之下有遺議焉恐不可以爲迂闊不切事情之務而忽之也

載酒問奇字今人常用之然漢書第言劉棻從揚雄學作奇字而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則載酒學奇字蓋二事爾今人又以字之新僻者爲奇字至以名齋名書皆繆也此所謂奇字乃大篆耳王莽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

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蕭子良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爲之故與古文異也今乃以隸書之異者而冒其名皆不讀書之過也

字書謂鄭重殷勤也而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錫符命之意注云鄭重猶云頻煩也頻煩正見殷勤之意然二釋不妨別用故顏

氏家訓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正用頻煩義不然謂之吾亦不能殷勤可乎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正取殷勤義不然謂之使人通頻煩可乎

北音之鶻突即南音之糊塗而南人兩用之

黄大癡題張子政所畫山水云山水之作昉自漢唐古筆遺墨不復多見米南宮評品獨稱董北苑山水無半點李成范寬俗氣一片江

南景也厥後僧巨然陸道士皆宗其法陸筆罕見然筆往往有之亦有逼於董者其有學於然者曰江貫道用墨輕淡勻潔林木樹葉排列珠琲宋人亦珍之視然則大有徑庭矣作山水者必以董爲師法如吟詩之學杜也大元聖世區域之大前古無儔高公遠追北苑其用意高古用墨沉着天眞自然特立雖置之巨陸之右亦何忝焉松雪文敏公生於宋末而學問之道凡經史子集古樂府音律天文地理百家之藴無不詣其深妙亦豈特書畫而已以其翰墨入神揜其實學耳愚生多幸獲侍杖屨於松雪齋中動經歲月目擊揮灑耳聆議論至於丹書紫翰之理莫不提撕而訓誨之何可忘也惟其頑懶荒惰日以滑稽从事深有負於公耳數十年來見張子政其先世宣勞王室拓開饟漕於鯨波之間爲一代偉事古昔河渠貨殖書傳之所未載者而子孫乃能從事此道雖房山松雪九京

可作亦將喜而進之矣僕老垂死誠有愧而畏焉者至正五年六月廿又七日後學黄望時年七十又七觀此則子政乃張瑄之子孫也子政名守中

蘇長公赤壁賦末云惟江上之淸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余平生四見長公手書眞蹟皆作食而俗刻妄改爲適可恨也食字之義世

罕解者王弇洲公以張蒼傳食酒數石不亂釋之亦非是按内典言一切有情皆依食住其釋食字云能生喜樂增益身心故增一阿含經云眼以眠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膩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然則耳遇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正是食義耳細味之乃知其用字之妙也

王弇洲先生文章氣節風流皆當代大家其惓惓汲引後進有海岳不讓涓埃之意自當於古人中求之然世人每比之蘇長公則余竊不謂然無論其它卽讀其文章弇洲尚微有紗帽山人氣長公雖鑾坡玉堂貴人自是從十洲三島謫來者何可同日道也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爲文字縛伸紙濡毫何異桎梏得趣者哀憤侘傺皆於文字中銷之而况志滿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品外錄錄孫武子行軍篇甚訝其不倫後綴歐陽永叔醉翁亭記以爲記之也字章法出于此也何意眉公棄儒冠二十年尚脫頭巾氣不盡古人弄筆偶爾興到自然成文不容安排豈關倣傚王右軍筆陳圖帖謂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吾以爲必非右軍之言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則是死字豈能造神妙邪世傳右軍醉後以退殘筆寫蘭亭敘旦起更寫皆不如故盡廢之獨存初本雖未必實然的有此理吁此可爲得趣者道也夫作字不得趣書傭胥史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學究下初綴對學生也

詩卽樂府也古樂府音節至唐而變矣故唐人不爲古樂府而以近體爲樂府是眞樂府也後人析樂府與詩而二之非也然取可歌者而爲樂府不可歌者而爲詩猶未爲大失也初盛唐近體詩皆可歌者皆謂之詩後人擬古樂府皆不可歌者而謂之樂府則非之非

者也近代二三名家句橅字擬甚至全篇僅易數字自以爲古樂府遂厭薄唐人而不知唐人所不屑者也可愧也

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余不謂然漢魏高古而變化易窮六朝綺麗而情事不鬯若夫窮工極態抉奥發扃極胸臆之所欲言道前人之所未道則唐古詩又何讓焉余爲此論久矣顧不善詩而談詩又違俗如此將爲人

所唾罵又誰信之今見于穀峰先生自敘其五言古詩與余意合而後敢出之敘曰余爲五言古風好學魏晉非其質也夫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琱軌塗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古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耳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五言古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舍魏晉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能遂似之也嗚呼先生業已爲魏晉而不爲唐矣然猶盛推唐如此若其不能爲者而自以學魏晉爲藏拙此豈特識鑒之高而已哉

四月四日燈下獨坐偶閱袁中郎錦帆集其論詩云物眞則貴眞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逮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黄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

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爲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爲選選之不能爲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讀未終篇不覺擊節曰快哉論也此論出而世之稱詩者皆當赬面咋舌退矣雖然猶未盡也夫詩樂章也歌之而比於八音以成節奏者也三百篇之歌失而後有

漢魏漢魏之歌失而後有選選之歌失而後有唐唐之歌失而後有小詞則宋之小詞宋之眞詩也小詞之歌失而後有曲則元之曲元之眞詩也若夫宋元之詩吾不謂之詩矣非爲其不唐也爲其不可歌也不可歌矣又烏取夫五七言而韻之也哉吾固無詩才然其絶不爲詩未必爲無見也

餘姚管名志其 嘉靖初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同官言貴里陽明先生初仕提牢時獄吏白宰豬訝而問之則以囚飯餘瀋飼豕既肥而屠之售其肉以充本署公用先生歎曰囚應死之人而不絶其養此 國家之仁乃竊其羸餘以自潤此豈人所爲乎立白之尚書散其肉於諸囚禁勿復畜管後奉差歸謁陽明因言先生勳業在宇宙無論已而初仕時如此舉措尚爲人所稱慕語未卒先生面發赤曰此吾少年不知好惡欺天罔人之事賢輩當以爲戒乃稱説之耶耿恭簡公嘗舉以爲言

曰此舉何以爲欺天罔人想其未嘗處在白尚書一節近於形人之短耶余謂此在一念隱微處自勘自知不在形迹間也陽明先生嘗自言少年初入仕途幾墮落鄉愿坑穽既更患難乃爲狂狷晚年始庶幾中行耳提牢之日正其爲鄉愿時乎余觀世之賢人君子默默墮此境者不少矣學之貴講全在此處不然吾不知其所講何學也

萬曆丙午冬日余過鷲峰寺訪汪仲嘉仲嘉留午餐高原昱法師王太古吳翁晉皆在焉仲嘉謂余曰公知王節齋所以死乎余曰不知也仲嘉曰節齋爲四川參政時得心腹痛疾醫療之百方不衰日以益甚聞峨眉有道者善醫然不可致也節齋親至山屏輿從徒步至其寓處以示虔道者望見卽驚曰病深矣既展拜禮讓坐定問公於服餌有生用血氣之物焙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年矣中用龜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

歸屈其指曰猶可將及家也節齋遽授檄歸至吳閶輒大下赤色小龜無數是夕卒于舟中余諗於衆曰公等知其說乎夫貪戀軀殼者萬物皆然而龜爲甚故最壽而難死昔有支牀足三十年無恙者愚癡之效也道家顧以爲善導引而欲効之不亦謬乎先王知之故用之以卜謂其有識神在焉古人用之入藥必取自死朽敗者防其得人生氣則復活也活則以人之氣血脂膜爲糧竭即及五藏

六府而死矣本草稱龜甲所主大率破癥瘕已瘧痔陰蝕漏下赤白不言補心腎自丹溪有補陰之說而後世煎膠製丸服之無纖毫之益且有害若是可不戒乎既歸而識之冊以告來者

藥市中唯麝臍易雜而多僞塵史言宜賓諸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輭者眞也堅實者僞也欽人黃聖期爲余言嘗見有鬻麝臍人華服浪游多費因規之曰君之所業勢在不豐何過侈若是其人曰世之業藥得子錢多無如其者問其毋錢曰以銀二銖易麝一銖問其賣之直曰亦以銀二銖售麝一銖然則何謂子錢耶曰吾以它物雜之而其香同其色又同雖老於藥市者不能辨也然則子何以辨之其人恡不肯言固問之因密語曰麝臍之內悉一氣凝結原無滓質第口嚙良久泯化無迹者眞也有滓質不化者僞也

狗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傳於人義也令人叉手指擦禮也生骨節罅閒智也痒必以時信也猫亦有五德不捕鼠仁也足跡徧鄰家義也同客飲饌禮也藏肴羞幽顯處必得之智也寒輒煨竈信也

劉寶庵先生爲吾邑令時余外舅于見素公入縣過主簿門有隸坐門閾不爲起公怒使從人批其頰主簿泣訴于先生先生笑解之曰金壇人批金壇人於吾輩何預而爲之動心

乎夫隷賤役也而鄉士大夫之至於吾室者
賓也吾役慢吾賓吾亦有咎焉不自引責而
彼是尤何哉主簿慚謝而退
正德丙子劉襄毅公知金壇縣事始修縣志時
先大父中憲府君實受聘主之書成王文成
公爲之序謹嚴詳核時稱良史且六十年而
未有續之者庠生虞天與年七十餘以所更
歷私有譔述而文詞猥俚不足步武前躅且
氷炭交懷不能無曲筆人弗之善也會劉實
菴先生知縣事欲增損前志虞以所撰進先
生略就而增損之遂付之梓一邑盡譁先恭
簡尤不喜晚年因重修郡志命堂續丙子之
遺因循未果友人劉幼安聞之以爲取怨招
謗貽書止余遂決意不爲今又八年所矣索
居無事汎覽群籍遇有邑事輒手錄之兼之
追憶舊聞感慨新事心閒手健時時弄筆寖
下久而成帙名曰䘖曲記似無與於邑乘而
將來續邑乘者固不可以不考也至於士風
淳漓民生利病尤三致意焉倘讀之而有興
然動念者乎亦不無少補於一方雖怨謗何
恤哉萬曆甲辰秋七月念日念西居士識

東軒筆錄云夏英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
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
相李文靖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
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
之終卷皆佳句翼日袖詩呈眞宗及敘死事
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今邑
乘主簿中無英公姓名

吾邑俗故淳樸鄉民有白首不識官府者自隆
慶庚午海忠介公開府江南頒條約有但知
國法不知閣老尚書等語時邑有一二士夫
稍不循禮邑令西蜀王侯儼欲摧抑之意稍
露於是一邑閧然凡一錢交易無不形之訟
牒不問歲月久近服屬親疎孫訟祖業弟陳
兄財以卑凌尊以奴叛主比屋皆然南畝之
夫盡釋耒鉏以告訐爲事城市闐溢食肆至

不能給而邑之風俗始大壞矣忠介亦聞而惡之出榜嚴禁始爲衰止厥後所謂一二士夫者卒因郡守河南王公惟善來重懲向時告者盡復故所失蓋王侯欲損富以利貧意非不善而不知以害之之道利之也

當庚午喧競時余伯父懿齋公爲訟者齧傷其鼻訴之王侯侯詰之訟者曰彼自齧之非關吾事左右無不失笑侯默然叱出蓋以不畏强禦爲名高而不自知庭每於奸民其傷體

殆有甚焉

士大夫非甚不肖孰肯縱下人魚肉鄉里卽有一二武斷者終與閭閻不相[illegible]患若有數矣惟鄉民之桀黠者爲閭閻患害最甚乎時與士大夫關通錢財因而有隙遇有司不右此輩時猶或斂手遜避若窺探上官有抑彊扶弱之心輒以勢宦欺凌興訟動必得志因而立懂於鄉曰鄉官如某某吾猶折其角何有若鼠輩於是細民俛首懾伏惟其所吞噬而莫敢誰何吾於吾邑見之屢矣安在其爲抑彊扶弱哉蓋鄉農柔懦者目不識官府口不能道辭寧受人欺奪至死不敢抗卽以事連逮至公庭又往往以木訥受屈抑無辜而抵罪何嘗受涓滴之潤於不畏彊禦之有司耶不虐無告堯舜猶難之今之有司長才風而庇奸民自以爲不虐無告而不知其所謂不虐者正有告者也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欲眞不虐者正賴以至誠從事爾

誠之至也豚魚爲孚金石爲開而况靈人乎卽有不肖士夫暴横豪民且將革心向化又何必僇及妻孥擾及雞豚爲伍伯增聲價也哉

余報謁邑僚因談及船事邑僚曰本邑額派修船十六上官每賤其估以屬佐貳首領船成而船中所用之物畢具焉其費視所估或數倍甚且十百輒取諸邑僚私財耳余不覺拊膺曰上官如此而欲小官之廉豈可得哉小

官不廉而欲小民得其所豈可得哉且邑佐貳首領之賕必取諸詞訟則有錢者伸無錢者屈豈暇問曲直耶柰之何徒摧抑一二失意士夫以爲惠小民也

邑僚如縣丞石鏘主簿周仕典史馬鎮安皆以廉能爲邑人所稱頌石周皆以不謹罷而馬遷遠方巡檢貧不能赴官嗚呼上官激揚如此欲望政善民安豈可得哉

前令武林梁公嘗謂人云天下鄉官欺小民惟

金壇小民欺鄉官或問何故公曰金壇士大夫賢者斤斤自守而不肖者相娼嫉因親爲佐遠交而近攻無唇齒之顧而小民反有狐兎之悲寡不敵衆故也

金壇士大夫遇有義舉不肯併力一心往往甲可而乙否此倡而彼不和雖有一二慷慨仗義者亦往往以寡援無助而中罷其來似巳久矣故謂金壇人爲烏龜頭言其䋼事即縮也邑之詈人極穢者曰烏龜故惡之而爲之解曰張文簡公五冠賢關之試故名之曰五魁頭嗚呼居其實欲辭其名得乎

金壇子鵞自宋巳著載于郡乘然皆有力之家欲饗大賓則偶一爲之其飼也有法其肥也有時過期則復瘠矣至於供應上官則往往用常鵞蓋難乎猝致故也癸巳以後有御史行縣縣求肥鵞爲餼以鄉紳之饔巳者爲準行戶迫於鞭朴而求援於余余辭焉御史訪余亟稱金壇富庶予力言其不然而御史弗

信也巳而丹徒因糧重欲加派丹陽金壇言于御史御史曰丹陽吾不知若金壇之富庶誠宜加也嗚呼鵞之爲祟如此

周君食自京師歸述舊令尹許少薇公之言以爲金壇士夫遠交而近攻自相殘賊不避骨肉爲風俗之最惡者河南鄉情至厚而固始頗有金壇之風然亦出于鵞豈鵞能爲祟耶然余家自祖父以來不知飼鵞饗賓類用常鵞耳至余奉不殺之戒市無可買則有時不

設鵝雖客疑其慢已而不之恤而竟不免乎同類之攻安在其爲鵝祟也

金壇新令尹至鄉士夫郊迎起於萬厤間然亦以義起不爲過也令尹上計還士庶逵迎有過江者則起於十年間近則幾至傾邑出矣後此士夫亦必隨風而靡恐父毋公以爲驕蹇不得不爾故也昔楊晝以釣道語宓子賤曰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亾若食不食者魴也其爲

魚也腴而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驅之夫楊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今之士大夫妄意令非子賤而以陽橋自處是慢令之尤者也

鄉士大夫閉戶讀書不事干謁宜爲郡邑長吏所重而多以落落見疎忽有非望之訟在公庭則藉手推抑之如此者多矣然其爲人可知也吾邑張虛菴先生棄雲南守歸山日唯讀書賦詩課花鳥不入城市會有仲子之訟守意叵測先生不得已拉先恭簡與偕至郡庭迄於屈膝而後爲之少降顏色焉至今仲子尚不得牽復而先生亦未與於里社之祀嗚呼是豈爲守者賢守也而猶若此得不爲世道人心長太息哉

巡按御史何公行縣畢訪余問曰貴邑之南有雄鎮爲通杭湖徑道者乎余曰有之其地名湖溪然非雄鎮也明公之問其有爲乎何公曰有投牒稅監言商舶多避滸墅稅而由此

者欲增設抽稅官爾余曰縣之自北而南淺狹不通巨舟故商舶不得至焉惟湖人之糴穀者往來於此巡檢司時取錙銖以自潤然恒饑欲死設有商舶而何以至是巳而別去後杳不聞行勘蓋何公納芻蕘之言而寢之也至今邑人不知德焉嗚呼賢哉

金壇地僻非商賈所集既無末可逐而小民又安故常拙于謀生第賴南畝所入耳富家亦惟租入是籍故田多者爲上戶然至萬畝者

少矣往往屑麩麥爲稀粥以充腹而高大其
屋廬以侈觀故吳人嘲之曰啜薄粥起大屋
然因屋之大也遂浪得富庶之名而吏部第
天下郡縣繁簡亦註曰地僻民饒地則誠僻
矣民果饒乎哉

金壇額設民壯二百名專爲捕盜守城之用而
今皆不然率市猾惰農充之以勾攝公事爲
業焉恃城社妄作寒暑爲閭閻之害不可勝
言近年城中典肆兩遭劫掠白龍蕩之剽奪

殆無虛夕數壯夫之力可以縛之而無敢誰
何者不知歲糜數千金養此輩何用與其竭
民脂膏有害而無利曷若一切罷去以少紓
吾民也

勾攝公事萬萬不可用公人蓋其所至之地雞
犬不寧無論已而需求稍不遂意輒以拒捕
爲名爲膚受之愬以激上官之怒其昏懦者
至于惟其言是聽則是曲直之斷全在此輩
掌握而欲刑清訟簡事得其理民得其所豈
可得哉

盜與捕盜者州里惡人之可備憲訪與窩訪者
皆密交也水火貓鼠合爲一家而欲盜息奸
戢得乎

蘇松常鎮兵備道所轄地廣而事繁每直指使
者行縣則郊迎陪謁　廟慮囚閱操縣縣皆
然故爲此官者每疲於奔走余在翰林時言
於政府謂不若以糧儲水利歸併兵備而分
而兩之政府以爲然會言官有建白者遂有

常鎮道之設

先恭簡以鴻臚卿家居時每張蓋入縣縣令頗
不懌姜鳳阿先生亦以爲入縣不宜張蓋也
余質之先公先公曰鄉士夫謁父母官不張
蓋禮也父母官報謁而因去蓋以報之亦禮
也此鳳阿之所執也今吾邑不然鄉士夫去
蓋以謁令令則張蓋以報謁是明以令驕士
大夫而士大夫去蓋自如則爲諂而已矣吾
惡夫士君子而以諂事令也故寧張之

金壇自建縣以來無以善書名世者書史會要稱戴幼公善書筆畫疎瘦婉麗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不能以書名世者盖以才學著又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爲人知也

元有王翼字元徵號華陽生金壇人有所篆四書行於世見書史會要

萬曆甲辰九月七日未申間地震有聲如兩舟相觸者十一月九日復然月杪丑寅間復然

筆麈　卷中

鬱岡齋筆麈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尙書要旨已著錄是編第一卷所載論醫諸條凡四十頁皆深切微妙得古人法外之意與所作證治準繩足相表裏其他雜論天文算術六壬五行家言以及賞鑒書畫之類亦頗足資參考惟生於心學盛行之時凡所議論大抵以佛經詁儒理甚至謂教習庶吉士當令看楞嚴經是何言歟